

寶菴集八卷

〔明〕顧紹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寶庵集八

卷》提要

刻顧先生詩集叙

初先生讀世中秘

天子時、垂顧、四夷使士至必問

先生名中外士大夫多不以先生

為端矢業進 官寮駸、嚮用

而一旦以脩文地而去海內無不

為先生寬之先生見世人不可

乃思兄其言而不係于先生門

之士乃正初為干冒付之剗剗

嗟、先生腹中如波所覆客如

魚斛、舟珠玉屏月行而不

低、先生立立必且踞、初

密勿接膝矢口為自半之語尹之

訓施之誥說之命旦燕之雅歌之天

球河圖並垂象祀乃屈於經造
僅、從靈象中極其飭饌之儀
以傳于世亦之然金不佞每于風
清月白之時坐胡床擊手唾壺言
歌一闕未嘗不恍恍淋漓泣血
不困忘 明之詩人豈無如十百
曹執事十詩、最奇名其如月

仲默徐公穀宗子相梁公實少不
逮中壽以死豈詩固孤仉人耶
然二三君子之集月在玉之學人
宗之亡我者于辭亦相軒輊必先
生之以示不朽其蓋不在矣哉
門人西晉趙標頓首撰
後學錢曾謹書

寶菴集目錄

卷之一

賦一首

孤燈賦

五言古詩五十四首

夏日山亭述懷

紀夢

陪啟孫外舅及山甫諸君游天池

寄和甫

寶菴集 六目錄

初理小齋率爾有述

秋日大風

得家書具聞江南水勢間及時事慨焉

感述四百三十字

張質卿黎陽道中詒詩見懷答寄 二首

詠懷 五首

瀦盆水蓄朱魚數頭

讀陶集 有引

南征詩 二首

中秋夕風雨交橫舟寢不安述懷

周市道中書所見

情詩

夏夜與客石橋看月用月明星稀爲韻

四首

寺橋待月月出歸院命酒次前一夕韻

三首

集王孟安池館

秋日游行山間

寶菴集

六目錄

二

自屏巖歷陽谷洞登曲巖

思友人詩

三首

題溪雲閣卷

贈僧大通

婉兒怨戲爲陸敬承賦

八首

徙宅

二首

寄示小兒子

和王季中任城登太白樓作

謁關里廟林

二首

黃河

大風

飛來峰

卷之二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赴金陵別培甫兄伯見弟

庭前積雪作峰巒狀援筆歌之

歌寄周伯中

集馮開之醉歌

寶菴集

六目錄

三

除夕述懷

三首

初春再飲馬體良戲成短歌

家弟書來知讀書七十二峰閣作歌寄

之

送伯任還南昌

謁陵篇

陳園歌示沈少卿

送沈伯英儀部徵選八郡良家少年

送沈少卿還吳江

送陸敬承還越

七夕遊草橋作歌

贈別龍君善

今昔行送侍御張質卿兼柬馬體良

送莊中熙

行路難送王世周

二首

送沈晴峰翰長

大閱應制

卷之三

寶菴集 八目錄

四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見月行寄沈茂仁

八月望前一夕作

放歌示諸僧

老櫓行

并序

月夜沈少卿邀遊長橋還登三高祠作

汎太湖覽七十二峰歌

尋林屋洞天

平坡行

黃樓歌

雲龍山放歌

屠生行

杏花下作歌

四懷詩

并序四首

送陸彥先南還

歌寄沈茂仁

長安西第行

玉蒼山歌爲王季中賦

送張伯任行邊

寶菴集 八目錄

五

泰山吟寄何侍御

送楊公亮兼柬馮開之

初春與虞甫仁甫遊西山作長歌紀之

兼柬應之

衛河行

卷之四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浮佛寺雜詠

五首

汎澱山湖

陸廿七文學護其女弟至即無何告歸

賦此爲贈

唐甫應之仁甫偕遊摩訶菴兼贈琴僧

無絃得村字

浣詹園

諸子夜過

贈別滕山人

九日集梁氏園兼餞別滕山人即席賦

至日書懷

二首

寶菴集

八目錄

六一

西山道中

經華嚴廢寺

課童子藝菊

答寄子克七叔

再遊釣臺

二首

同公亮敬承茂仁郊游

二首

寄家書

和袁子壽傳臚日雙燕來巢詩

夏日閑居即事

出郭

再遊陳固安山莊

表兄柴欽甫至夜話

送李汝培侍御

二首

送柴氏表兄出塞謁張中丞

忽憶陳廣文相詎步武久不覿面悵然

寄懷

夕眺

送欽甫表兄南還

寶菴集

八目錄

七

卷簾

歲暮

送朱可大

沈少卿邀遊韋莊

春思

喜雨

病思

即事

贈金玄朗

初入舟卽事

南旺道中

白鳥

鴈

雨中過寶應湖

月夜自高郵度邵伯湖 二首

九日過維揚

冬日憇王氏山亭

寶華寺

寶菴集

八目錄

八

過沈氏山亭

夏日閒居 三首

晏起

卽事 四首

舟行卽事

雨中過浮佛寺

天平山

靈巖山

家弟園亭集山甫諸君得肥字 二首

因山甫問沈少卿

送十一舅之山東省視家君 二首

天津大風舟中雜感 三首

晚春同公亮敬承汝培郊遊因過張惠

安園亭看海棠 六首

夜過莫廷韓適張質卿費國聘携酒成

集分韻得魚字

題費國聘市隱園 三首

卷之五

寶菴集

八目錄

九

五言律詩四十五首

喜陸彥先至 二首

陳長倩鄭文父沈少卿夜過 二首

遊雙寺分得名字

宿淨土菴

清涼寺

馮開之見訪

山家

孤山問林處士故宅

庚寅元旦

山亭閒居 八首

遊金山寺 二首

清河道中

輓周伯中 三首

憶永園

聞道

書懷示王季中何无咎

清源逢龔汝修之嶺南

寶菴集

八目錄

贈開上人時方校刻藏經

涿鹿署中遇雨

葉給諫邀遊暨公莊同敬承用韞賦 二首

首

詠用韞庭花

郊游

郝園看海棠

題柰樹

韋公寺

夕眺再登抱靈亭

濟上逢敖嘉猷

阻風瓜洲

集杜句寄懷京邑同好 四首

五言排律一十三首

集周行之得懸字

碧雲寺

立春侍班恭紀

送孫以德翰長

寶菴集

八目錄

入直應制

陪祀長陵

舟中書懷寄同館諸君子四十韻

陳少尹園亭看菊有贈

秋思

登六和塔

新篁斐亶相對映悠然會心爲賦新

竹篇

南宮道中紀早兼識所感

游靈巖寺

卷之六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秋日山亭喜伯中見過

賦得玉河春水

得和甫書云讀書虎丘

九日張睿甫史應之萬仁甫同登總持

閣

張史萬三子約遊燈市阻雪不遂率爾

寶菴集

八目錄

十一

述懷

曹子運要過張常侍山莊

三首

送陳卜野之新昌

不得伯任問怪之

送傅司訓之越

今年

寒夜集周光祿分得元字

病中史應之遺橘走筆爲謝

寄俞仲蔚

二首

香山寺

二首

寄顧山甫

送徐侍讀使楚

二首

諸子遊釣臺

長安秋懷

歲杪過楊公亮招費國聘不至

伯任上計都門畏禁不見悵然賦詩

人日集馬體良

寄懷陳吉水卜野

寶菴集

八目錄

十三

王伯楨侍御邀飲梁園

山行道中

碧雲寺

送馬水部之南莊

送于進士使劍南還

贈懷座主伍先生由蕭令擢守順州

首

寄上谷張中丞

二首

李武清園亭看蓮

二首

送褚司理之武昌

秋日書懷

徐司寇詒詩家君見懷述感

十五夜獨酌

陸敬承自彭城詒詩見懷次韻答寄

九日小齋枯坐

九日柬沈少卿

冬日閒居 三首

小至前一日述懷

寶菴集

八目錄

十四

至日大雪和費國聘

與國聘過馴象公署看雪茂仁携酒偕

集

徐少司寇簡拜宗伯喜而有賦

沈陳二子集小齋

國聘臨別贈我小桃盆草走筆爲謝

送朱子得之懷慶

恭題 御藏商喜畫鹿

送何啟範

花下集同世周賦

端陽同王世周小酌

卽席送王世周得登字

懷費國聘

沈少卿見過

萬仁甫餉蕙酒

費國聘詒詩見懷次韻答寄 三首

遊草橋 二首

悶

寶菴集

八目錄

十五

茂仁見過讀余悶詩遂任和什再用前

韻賦答

沈茂仁夜集分韻得分字

卷之七

七言律詩六十九首

萬壽節恭于舟次瞻拜述感

任城道中

彭城懷古

得沈君典書知未有北上意却寄

將抵維揚寄李汝培侍御

元夕同夔弟奉家君及諸親故小集

郊遊

過浮佛寺書感

答寄周伯中

答寄馬水部 二首

登錫山

登惠山絕頂望太湖

外舅故孫宅遇顧始餘悵然有作

寶菴集

八目錄

十六

惠山遊黃顧諸家園亭

雨中度江將登金焦二山

金山

許繼顏園亭看玉蘭花

山中看梅

過外舅山中故居

答陸七丈

喜沈茂仁過訪 一首

小窻綠萼梅盛開

夏日陳虞部園

姜仲文招集彭城諸勝處

遇蓋卿東昌

送萬大參仁甫之山東 二首

費國聘甫入都門過訪扇予病中留酌

小齋遂枉來什因有此贈

張質卿陸敬承費國聘馮用韞集小齋

得秋字

質卿公亮貞復國聘集蓮花菴得魚字

寶菴集

八目錄

十七

質卿國聘集小齋共賦槐字

韓臣書至怪不得余問賦此爲答 一

九日諸子出郊見約阻弗克赴旣以重

陽登高詩相示輒用韻書懷 四首

吳仲文沈少卿集小齋看菊分得笳字

送鄒爾瞻請告南還

湖上

九日石湖讌集唱和詩

送諸進士之南陽教授

天竺寺

九里松

寄馮開之

遊招隱寺

維楊贈李汝培同卿

贈陳從訓

度龍泉關

南臺

中臺

寶菴集

八目錄

六

西臺

北臺

東臺

清涼寺

曲陽謁北嶽廟

入都補故官效長慶體

九日摩訶菴作

秋望

送姜仲文視學關西

蒙恩予告給驛

登岱

四首

酬徐宗伯過訪山園

七言排律三首

遊惠山

遊韋公寺因懷沈少卿

送袁子壽

卷之八

五言絕句四十六首

寶菴集

八目錄

九

子夜四時歌

四首

除夕

二首

晨起卽事二絕句

舟行卽事

三首

卽事

二首

題敬承來爽臺以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爲韻

八首

夜歸淨慈寺

二首

拙圃雜詠

十一首

宿獅雲菴 二首

車中雜言 八首

古意 二首

六言絕句七首

夢菴詩爲周吳生賦 二首

園居戲題 五首

七言絕句一百四十首

紫薇花

獨酌有感

寶菴集 八目錄

二十

游浮佛寺有感

歲暮送友人歸

別王三 二首

閨怨

旅思

楊柳

長門怨

送張伯任 二首

除夕口占 三首

遼陽凱歌 二首

燕來

送王詹錄使閩 三首

問開之疾戲題

送黃律元舍人 三首

和外舅陸翁山居雜詠 五首

送馮開之 五首

上巳郊遊絕句同楊公亮陸敬承賦 六首

秋江曲

寶菴集 八目錄

三十

中秋獨酌

觀泉亭

送姜仲文 三首

桃花

春山曲 七首

送曾直卿 二首

燕子樓

江村 二首

壽隱者

題孤雁圖

舟行遇雨 二首

傅伯俊明府邀遊石湖因訪王玄靜抵

暮云別 四首

南旺逢崔處士 二首

送金玄朗 三首

朝陵曲 八首

曉行聞西苑荷香 二首

中秋病中口占 二首

寶菴集

八目錄

三

送陳伯符 三首

遊天池山

哭沈茂仁 五首

湖上曲

別家

題鶴林寺

別戈生

送客歸後泊舟江頭

三月晦日度江

寄和甫弟

午睡

新月

清江夜雨

閱元微之集有醉題詩十二首舟中枯

悶無聊悉爲和之因寄所知 十二首

阜平道中戲嘲山民

代山民答

戲嘲山兵

寶菴集

八目錄

三

代山兵答

清涼石偈

山寺見芍藥花

定州道中

送王季中 三首

送何无咎 二首

塞上謠 八首

送王侍御之關中 三首

韋公寺海棠

目錄終

寶菴集卷之一

吳郡顧紹芳寶甫著

賦

孤燈賦

當夫羲和促駕陽景戢曜露凝霜而未飛星含
芒以漸照肆目則黢黯而若迷極聽或泐吟以
如咷爾乃燧人獻伎祝融效靈沃以馨蘭之膏
列以黃金之檠覆以綃縠之幕然以琪華之莖
續龍銜於既灰俾幽室之大明爰有貴介公子
寶菴集 卷一

耽妖冶之劇游縱浩夢之至娛曲房隱閒高軒
周疏左擁姣女右挾子都趾動流光齒露生姿
盤辟巧笑終宵不疲玉漏漸撤猶仰餘輝又有
遷臣逐客投湘竄澤獨啼兮腸斷林嘯兮夕惕
淹寂寡儔面之太息亦有桀客俠朋豪舉踔厲
風流相師吐辭眩日積醞成池振歌舞吹埙篪
御翠尊撫瑀卮爲歡未央聯翩淋漓怳修炬之
爛朗佇扶桑之朝暉又有思媛成婦神挂紫陌
龜馳玄關日晷空擲良夜徒闌握金剪以凜霜

抱孤嫻而盤桓睹殘燼之在壁攢哀思而長歎
茲物情之詎殊亮憂愉之異觀惟余今之所覩
將爲悲兮爲歡始焰焰以炤爛旣幢幢而飄颻
乍隱乍舒若邇若遼當隙風以披靡近閒牀以
沈寥於斯時也鼯鼯啼覘乎其側塵空繚繞乎
其上月皎皎以奏光鴈嘒嘒而飛響悄焉孤影
悽其萬狀爾乃沈酣千代咀嗽百家彤管吐精
竹素揚華寐不知其枕席游罔借其煙霞於是
孤燈亦熠燿吐氣輪囷生花似目余以知已矢
寶菴集 卷一

久要而靡他亂曰騁靡曼兮寔無貲狗節俠兮
獨無徒蹇余賤兮焉所放穆余姣兮焉所思塊
兮軋兮大化紛以離披乘運順流安余其居余
弗知其懌又焉知其悲願優游以卒歲請終身
而誦之

五言古詩

夏日山亭述懷

空翠鬱飛閣岩堯玉山陽軒窗何悠哉巖巒互
低昂纖埃絕衡門嘉樹縈曲房靈臺澹無營况

乃山風涼茲辰復何事臥起弄縑紉古人骨雖
朽精神宛相望冥心探淳源庶以膏枯腸曠彼
有莘野鬱此南陽岡龍蛇道自殊舒卷豈有常
逝矣纓組懷卒歲以徜徉

紀夢

喟此泉下一夜一夢之素體被流黃螭首紛
威蕤明明金釧搖裊裊珠璫垂春山淺螺黛是
我畫時眉隨風忽蕩漾宛若平生姿盈盈向我
語何悟生若茲結髮事君子百歲良所期上堂
寶菴集 八卷一 三
奉姑嫜委曲蒙至慈娟好掌上珍况乃有諸兒
一身不自由千秋長別離篋中有羅襦牀上有
繡帷前軒挂朱箔四壁列罍窵事事手所置各
各經心思奄忽閉泉臺一物不堪隨此物何足
論但感事差池君今議娶婦樂哉新相知新知
誠云樂翻憶妾曩時欸欸語未卒涕下不自持
哀哉黃泉下永與世相辭君懷亮自堅死者復
何爲

陪啓孫外舅及山甫諸君游天池

夙懷茲山美廿載苦嬰縛欣奉屨杖遊一副生
平約紆迴歷層巖窈窕度窮壑隴阪何青青松
陰鬱成幕幽塢模仰孟穹墳象懸橐中有清冷
潭灣環巧如鑿上有縹緲峰片片吐蓮萼法侶
奏春茗玄房動宵酌雲林乃宿契舉坐况善謔
一榻翠微間身世寄寥廓明發便城市回首塵
漠漠爲謝山中人更理高秋屨

寄和甫

爲客鮮懽悵寤寐歎今昔昔我同心人欸欸日
復夕連株必交柯接羽無分翮人事一以乖緇
裘長安陌肆目眇故鄉落月見顏色安得仍與
子化爲雙翔翼參差青雲端娛樂無終極
京洛何奕奕從風交繁纓日出理罄折日入倦
逢迎携手視繾綣豈無我友生洵美彼友生不
如我弟兄流月佇孤影浮雲鬱長征觴至不願
疾沈吟以屏營子爲南浦魚我爲北海萍微波
通有時良會終合并

初理小齋率爾有述

處世不諱貧甕牖固其常廣狹中所含焉繫室
與房達士侈畝宮憂人局八荒念茲忽欣然所
得固難量結廬城北陬湫隘謝廣堂所貴遠市
喧塵慮澹相忘小庭纔盈丈杲杲延日光衆卉
紛布列逢時媚春陽仰眺蒼天高雲物浩縱橫
閉門理縑帙客至復壺觴陸沈苟如此爲樂未
渠央亮哉溟池翼不能笑榆枋

秋日大風

居閒罷行游窮巷隔連駟塊焉覽時物惻愴歲

寶菴集

卷一

五

華旣商秋日馮陵春草萋以頽玄霜緬已深况
乃涼飈厲薄扉激疎櫺卷籜委深砌天吳恣恣
湧噫氣駭漂肆庭樹敷晚榮娛目洵所寄遽訝
柯條披悵無藩牆衛飛埃蕩無垠頽壁支半墜
蓬蓬從何來冥冥復何逝倏忽流雲停萬籟喑
以寐天道信有常喧寂焉所繫乘運一險夷永
言悟茲義

得家書具聞江南水勢間及時事慨焉感

述四百三十字

憶昨歲在丑機槍西南盪光芒長竟天朝野氣
沮喪聖君儼垂裳八方頗清曠其占當云何吳
越虞漂邊歲行卯暨辰淫潦積奔放十日不一
晴千里靡寸煬雖謝商羊妖竟符離畢象吳中
故澤國今者益彌望青山孤蕭條白氣莽沲蕩
人家夜栖木原阜盡行舫二麥爛不收新禾弱
難上老農疲枯槁疆吏困隄防久厭玄雲屯俄
愁黑風颺蟻孔一以潰浩浩復瀼瀼沈陸竈產
蛙排窗水浮益村落銷炊煙龍蛇鬪溟漲繫繫
寶菴集

卷一

六

溝中瘠往往魚腹葬况乃苛政猛所在吏無狀
椎剝罄膏髓露溢規府藏窮簷迫迫呼餓骨供
榜掠胡此太平民道傍泣相向析楊滿我前豆
菽不充吭尚愛須臾生且賣妻孥償親盡身益
孤留生竟安仰緬懷東南區歲賦苦無量貫朽
少府錢漕充大農餉惟正誠樂輸豐年理亦當
柰此歲屢凶辛酸備于况死者已無知生者行
遭創束手人不聊根本焉得壯向隅古所嗟竭
澤今豈誑民風殊悲愉國運繫衰王吾皇凜

英姿一體寄三相寰海跋至仁有司久推廣未免恩澤擁終然隱憂釀我聞九年水不廢康衢唱窮黎幸收卹醲化歛條暢民爲結肺肝天爲祚靈貺帝閤阻萬里耳目易以障但用水辜聞頗異雷霆抗噉喘竟不敢緩急疇足杖深愧太史誦竊擬庶人謫吞聲讀鴻書此意但惻愴

張賢卿黎陽道中詒詩見懷答寄

端居適不樂躑躅臨前除微風東南來吹墮雲中書我友金閨彥總轡大河堤洪濤浩無垠層

寶菴集

八卷十

七

又

及子昔婉嬾會知終別離各負丈夫氣慷慨奚足悲子行未匝月三歎中自疑返顧夙昔歡十駕不得追尋歡歡無端追憂憂更隨吾輩復無情鍾情當在誰天風裂浮雲相失寧自知但最久要誼合并良有時

詠懷

獻歲春氣發百卉潛以滋豈不慕韶豔感此流光馳枯者雖再榮逝者寧復追身名孰爲寶恍慨有餘悲

南國有佳人容華世無匹出身事君子所慕在貞壹婉嬾結素心抑首避私暱秋風彫春茗陰景代白日華色久易故但存昭昭質君心洞如鑒恐不照一室古來金石交何以保初卒

九衢如絃直駿馬若飈馳華冠高切雲蓋綬紛

寶菴集

八卷十

八

陸離白晳清且揚有美誰家兒云是金張子英英步前徽稟秀邁顏冉懷珍過和隨富貴坐相逼挺身躡天達不謂家世豪自詫生多奇哀哉衡門士白首泣路岐

客從南方來津津道冲舉浮雲生我前白日駐我左洪崖爲我徒美門爲我侶愧此浮世塵一息不得處駸駸百年內逝如晨風羽振衣欲從之青天無處所躑躅歸我廬含意莫能吐運至隨物化嗒然吾焉取

白雲何天矯吾親舍其下燕吳迴相望遠在萬里者春風闔閭城蒼雪碣石野跡閱苦莫前憂來浩難寫尊鱸非足懷其物聊所假

澹盆水蓄朱魚數頭

纖鱗曜朝旭清流激庭隅以彼波濤性瞻此耳目娛尋虛入微島汎景緣新蒲揚鬚計焉適涸轍聊自蘇憂幸脫網罟理亦絕江湖洵濡旣所甘局趣安可圖嗟哉溟池鯢簸蕩驚天衢小大各有營吾亦見真吾

寶菴集

八卷一

九

讀陶集

有引

靖節超超高遠故自天性讓者必欲以晉徵士榮之此與井蛙之見何異因爲詩解之

昔有高尚士衡門常樂饑其骨久已塵其文鬱清微人生百年內飄忽終風馳躑躅名利場佻巧獲險巖隋珠下高雀持此欲焉之冥心託宇宙虛名亮所嗤蟻觀晉宋間安問得失誰區區徵士聲詎足潤枯飮巢由固芬芳何必兼伯夷

千載堅儒口烏覩達士懷曠然諷遺編庶以明襟期

南征詩

伊昔守窮巷喟然傷肺肝身乏鼎俎資干時良獨難幸逢休明運實我青雲端搖筆蓬萊宮緩轡黃金門路人指歎息寒士爲低顏豈不貴所遭內顧仍鮮歡譏讒紛驅迫纓組相糾纏貧賤饒外憂富貴滋內患不涉榛莽塗安覩跋躑艱細思返初服裹足甘丘園上書丐休沐恭承

寶菴集

八卷一

十

明主恩爽秋戒征途旌旆從風寒白露薦新涼大河戢驚瀾故鄉雖云遠千里一望殫父母計我程爲日遲我還親朋欣相要候我河之干日與世網疎蹊蹙一壑閒烈士負壯圖小人規自全壽此亮已熟眷焉著斯篇

中秋夕風雨交橫舟寢不安述懷

長河驕曾波遊子憇客縣狂飈歛從東雨落猛成片縱橫各崩奔參錯遂搏戰疑將兩崖圯虛言厚坤奠入夜帆柁喧凌晨枕席顛積陰莽不

開二儀慘相眩宛彼雲中月翳翳莫能見飽聞
道路艱寧知風塵變怛然驚我覓七尺豈余擅
會當歸茅茨身世兩無羨

周市道中書所見

進舟沿村瀨歷歷記井廬值此刈穫後耄稚欣
相扶蕭條何古墳慘然氣不舒荒煙冒荊棘落
日來樵蘇朽骨不自保子孫知有無道傍有老
父對我仍唏噓豈無子與孫乃繫賢與愚昔者
一何賢種樹夾道衢今者一何愚斬伐成丘墟
寶菴集 八卷一 十二
余亦謂老父不見咸陽都茫茫五陵草漢業竟
何如萬物固同盡焉能較區區日暮無語別獨
栢寒風呼

情詩

微風吹精藍雙林澹容與幽禽喧藜枝繁英媚
公渚攬衣步踟躕游目若有佇川路邈且修伊
人曠何許川長泳鱗沈路遠翔鴻阻迅陽靡停
歇感感閱寒暑信美此丘樊良辰難獨處延首
希朔風氣結不能語

夏夜與客石橋看月用月明星稀爲韻

廣淵光熹微清風散余髮陰逕忽朗然長天墮
華月舞影沈淥池歌聲出林樾主人愁空樽客
子坐不發

千山盡月出東林有餘清扣戶起僧寢推窗來
竹聲幽原散葱蒨清流波蕩空明感此良夜色慙
我遺世情

夜久涼露積攬衣起復停快哉水天白中有禾
稗青林梢出古殿澗底涵疎星一呼崆峒叟御

寶菴集

八卷一

十二

氣遊冥冥

衆客醉還別天清人亦稀愛月不能去猶是胸
中機空色了不染浮雲本無期俛仰羣籟絕臥
掩松間扉

寺橋待月月出歸院命酒次前一夕韻

老檜翔雲虬垂蘿亂石髮閒步無近遠虹梁遲
流月紫翠沈夕陽葱青散陰樾目盡天東南冷
然清光發

涼風颯林表流雲無復停中天墮一碧獨夜搖

空青欲乘漢上查手摘金光星道阻不可得且復逃沈冥

嵇阮去我久慨然知音稀且呼空門友共釋尊前機一醉乃今是浮生多昨非持謝溪上月莫辭照荆扉

集王孟安池館

空除警桐葉時氣忽已秋之子何嫵婉命我以遨遊芙蕖被幽渚藂篁夾層丘奇芬襲綺疏涼風生坐周睠此物候嘉所遇况良儔旨酒湛尊寶菴集 八卷十 十三
罌中厨豐膳羞長嘯振林木高譚激清流當暑忘疲繭入夕尚淹留豈不惜傾倒感子義綢繆人生百年內鼎鼎老即休殊方歎羈孤簪紱成拘囚邈往既莫追撫今猶足謀洵美矧吾土不樂行何求

秋日游行山間

高旻蕩纖雲秋氣淒以肅幽悰憺無寄有美此林麓連巖薄層城迴谿羅羣木竒篠僅容舫險仄恒枳足衡門呀然啟虛館抗遐矚密坐臨澄

泉疎影墮修竹改席蔭茂松寒濤響空谷睠我同懷子醪茗遞相屬惠連吐清芬羊何振芳躅沈冥理既超繾綣契尤篤去去何時忘持之謝諸俗

日屏巖歷陽谷洞登曲巖

按圖尋名阿欣與奇勝遇窈窕縱心賞參錯艱杖屨歸雲翠屏聳深谷陽景駐活活流山泉暖暖動村樹覽眺未及周捫攀亦以屢飛巖絕來蹤積蔓迷往路高並獨鳥翔捷爭懸猱度遂歷寶菴集 八卷一 十四
青雲梯奇石饒偃仆怪或蹲獅虬晴猶吐煙霧一裂千仞餘側足竟膽怖湖光延暝色相鄰不能暮歸術欣就夷去跡懷餘基撫景知有窮微尚亮無數寄言同懷子千秋保襟素

思友人詩

始謁承明廬竭遊碣石宮纓簪何倭遲濟濟交雙龍蘭茝揚芬芳膠漆聯心曾平旦行遨戲玄夜復相從新聲發清商羽觴薦甘醲麗藻鬱雲興壯思不可窮豈伊湛大康秉德庶以同爲樂

未詎央惜哉隨飄風

飄風吹蓬梗零落在遠道余嬰幽憂疾丐身詎
云早偃息滄江濱衡門傍秋草寒暑紛遞更獨
操釣竿老有酒誰與斟古意靡共討俛仰追故
歡歷歷傷懷抱何況流光駛百年不自保

百年誠悠悠河清誰能俟念我同懷客鬱鬱成
塊壘飛沈各異勢契濶在萬里欲往從之游方
舟大江汜水深波濤惡臨發旋以止握手成須
臾飄忽焉可恃耿耿遙相詫室遐貴心邇引領
寶菴集 八卷一 十五

希朔風願言崇今軌

題溪雲閣卷

高閣憑清溪蒼翠日凌緬煙表抗層城林顛送
絕巘中有玄栖士遺榮薄軒冕託興溪上雲因
之共舒卷

贈僧大通

陶公薄纓組乃從惠遠遊鮑照才絕世亦復友
惠休奇情儻融契何必皆吾儔通師叢林秀瀟
灑映清流悟身如火電觀世同蜉蝣曠朗但一

照枯寂焉足謀昔余遯囂俗栖羈南林幽微言
吐煙霞雅尚托樊丘此道識者稀君懷良見投
朝蔭修竹園夕臨宿莽洲桂樹渺干霄梅花宛
當樓有適豈獨往無言不見醺清襟寄謔浪逸
興交觥卣豈無頭陀行空然等拘囚感此達者
風日月加綢繆何圖別君去世網俄見收局趣
鞿笈間緇塵蒙素裘陸沈幸自完歸來問鋤耜
短棹訪丹壑穆穆今白頭五十忽已至光景一
何適稽首乞我言一言增一籌是形無不滅百
寶菴集 八卷一 十六

婉兒怨戲爲陸敬承賦

女蘿妾自比松柏將比郎豈意山上松化爲陌
頭楊春風一朝起飛絮逐人狂
十五過郎門十八恩寵衰妾貌詎改色郎心固
多岐新人好自愛願保白頭時

嫁壻得官人生知有根祗富貴非一心連房見
迢遞古井湛竹竿相投不到底

文君昔見疎白頭多苦聲華落愛自渝焉能迴
至誠妾自窺明鏡中心妬未平

歡是儂家歡屋是儂家屋誰載新人來生憎寶
車犢昔作山不移今爲水長覆

雖生鳳不顧棲鸞一何孤虛爲羽族長不如屋
上烏雌雄并哺子猶得兩相於

生作蕩子婦不若妾道邊蕩子意何如明月當
寶菴集 八卷一 十七

下弦清光雲中發夕夕不如前

莫悲嫁征夫莫怨嫁估客儂壻不出門空房履
無跡寧作遠別離何堪眼前擲

徙宅

奕奕啟文戶戢戢聳高薨作者一胡勞居者樂
厥成蹇余寔非德負乘以屏營緬追先公烈清
標何英英崎嶇仕中朝歷世乃彌貞庭有旋馬
窄市無丙舍羸小子何所藉居然饗其盈毀齋
殊仲寶辭宅慚晏嬰俛仰但跼蹐余衷誰能明

夙夜敬爾躬庶以貽雲仍

髫歲學古記忻然慕同居矧惟我先人家世篤
友于止宿恒共舍絲粟無別儲今我何爲者躑
躑將焉如悽悽去愛弟悵悵辭故廬子孫日以
繁食指溢周衢數椽不足庇黽勉求異閭情以
勢故闕事由俗所驅吾聞古人言狗跡乃拘儒
意氣苟不同連牀猶爲疎勗哉此明德母或乖
前模惟有棠棣詠可以喻區區

馬鞍起天中宕宕挺蒼玉吾廬何幽哉逶迤此
寶菴集 八卷一 十八

山曲快意豈在他所得恒滿目曖曖三畝園借
以藏余樸喬松秀樛枝清池皴平綠徙閣來遠
峰編籬入深竹陰徑殊嶮岈陽厓頗迴伏雖謝
愚公愚願師司馬獨臥起惟余心幽棕誰能逐
撫跡鮮故歡屏心遠氛俗幸爲卒歲謀良以明
止足

寄示小兒子

汝兄年長大好惡任渠爲汝姊他家婦妍蚩視
母儀汝今方就傅如田始菑畲而我爲浮名棄

汝卽路岐撫心還自悔回首恒嗟咨所以念汝
者豈惟兒女私念汝方稚小質性殊常見讀書
十二行記誦了不遺側聞古嘉言大意能粗知
燈火旣散塾筆墨欣相隨吾性本詳緩遇汝尤
備慈汝亦頗謹馴痛不假罵笞聞教如轉圜聽
受無所疑吾祖宗積德百餘年於茲能薄吾不
任或汝其庶幾首貴敦行誼次則攻書詩勿謂
齒尚幼築壩先立基勿謂來日長駒隙駛莫追
歷觀古名賢童丱俱岐嶷寸蘖苟不養干霄終
寶菴集 八卷一 十九

和王季中任城登太白樓作

岌業濟上樓興廢屢丹艀中天抗層觀披雲肆
遐矚懿彼青蓮生僊才何皤皤人與流波逝氣
共秋旻邈一爲乘高會英聲撼河嶽君亦斯人

儔璨若豐年玉盱目無凡睽投步必芳躅詒我
懷古唱言言剖荆璞曠代亮匪阻奇情遙相燭
因知高賢風千載寄寥廓

謁闕里廟林二首

悲風問靈光煙榛共荒穢儼然闕里宮業薛
迴盼睽丹雘何煌煌松栢亦藹藹我行出東州
翹望如泰岱睠然諸青衿導我以釋菜攝齊升
杏壇肅若承馨歆絃歌浮陰堂手澤撫遺櫓冥
邈太古人清風穆然在當其歎道窮寂寞百年
寶菴集 八卷一 二十

內末俗見詬嗤素心不自悔刪述一以炳功與
天壤配洵知志士規要當視千代
葱蔥何古林鬱鬱洙水湄四面樵采絕西風吹
枯枝中有千歲楷氣色含餘滋問此誰氏墳下
有萬世師蛻骨豈不朽芬芳良在茲生無立錫
土削迹空所之時命適大謬疇能揚其衰大道
久自彰餘光襲原陂表以萬家封冠以垂天碑
秦陵旣見發漢寢尋以夷易世不自保侈心徒
一時竟此蒼天高吾道是耶非

黃河

空聞崑崙名渺不知所屆河源在其下想見狀
汪濊迢迢萬餘里遠與淮泗會當其氣勢怒青
天恣澎湃一決土囊口波底騰百怪龍鼉奔巨
海決漭失大塊徒有沈璧勞孰禦殫閭敗頃歲
頗安流疆吏亦以戒胼胝不得辭補緝窮破碎
雖罄淇園竹庶弭瓠子慨雙隄垂長虹沮洳半
溝漕秋風或誅茅春雨時乘耒轉漕江南粟千
艘各成隊落日帆相銜浮雲棹俱邁翹首鳳泗
寶菴集 八卷一 三十一

大風

乍出京城中見水滄相入如聞滄浪歌倏然戴
雲笠南浮洪河濶洶洶胡其急萬里注大壑一
往不可繫歎飲長鯨奔蒼茫老龍泣空聞一葦
抗轉見孤舟漉狂飈扇其威怒濤忽人立跼身
風波間利害寄呼吸人情亦何常到此成邑邑
低頭窺長年帆柁幸所習儻其一失足幾爲蛟
螭襲流雲橫天生細雨霑我髮不惜雨態深且
冀風勢戢夜半未安枕客子萬感集暗理垂堂
寶菴集 八卷一 三十一

飛來峰

言來者猶江及深隱淞江湄茅堂且歸葺
振衣陟雲嶠率律青天中石髮日夜滋芳樹何
蒙茸呀然啟靈窟又足隨玲瓏軒翥有餘勢位
置無凡蹤伊昔阻西域鷲嶺相爲雄何年倏來
臻風雷役神工天地固一氣山河亦虛空焉知
不飛去寂寞歸鴻濛

寶菴集卷之一

寶菴集卷之二

吳郡顧紹芳寶甫著

七言古詩

赴金陵別培甫兄伯見弟

余家雙白眉送余登虎丘是時祝融方退舍翩
翩逸氣凌清秋選勝輕阻絕探奇恣夷猶亭高
木末千山稠開襟片片芙蓉投琳宮入雲雲不
流蘭橈貼水水不適絲管遞進舞且謳士女雜
選嬉相求振衣一覽狹九州仰視千載俱浮漚
寶菴集 八卷二 一

庭前積雪作峰巒狀援筆歌之

夜半浙浙薄紙窗小婢起視天蒼黃平明門外
雪盈尺千樹萬樹紛琳琅主人不作洛陽臥呼
童掃雪庭中央卷奇峻嶒恣手腕頃刻幻出雙
峰長何年一洗黛色古入暮迴接瑤臺光彊項

頗欲凌鴈蕩扶腹便擬開羊腸能將瑩徹扶新
月只是光暉讓太陽同雲陰陰意未已青女爲
我添硯礪對之把酒一嘯歌恍似託足煙霞裏
莫言平地生峰巒莫道明朝化成水人間萬事
無不然眼前適意聊復爾東家壘山何太豪蓬
萊鑿石千金拋此山不用一錢買請君自賞還
自嘲

歌寄周伯中

周郎行年五十大一生遭時何坎壈六上公車

寶菴集 八卷二 二

不見收匹馬日向長干過大笑縱擲黃金空清
謳坐使朱顏破自言有身百不憂七尺昂藏肯
摧挫拂袖歸來劇可憐家徒四壁市西偏范丹
大有生塵甌蘇季曾無負郭田世人歎爾沈淪
久爾才宜落世人後男兒榮枯覆掌間但問當
年舌存否余也別君再升穀萬里江南費心目
杖屨遙憐逐老親風塵幸且同旅叔蕭瑟微官
未得歸故園何處夢依依祇遲老驥空羣日碣
石宮前醉落暉

集馮開之醉歌

馮生有酒誇如澗不然那肯要我飛兒觥入門
仰面看數子意氣不肯辭縱橫二沈濯濯月中
柳士龍譚鋒復赳赳元方悅如玉樹枝顙盼光
彩世無有虎頭生平號癡絕片語清風欲生咽
淋漓那更問爾汝談諧但自驕唇舌況是今宵
傍三五亭亭金波入君戶我不痛飲將柰何頭
上清光爲誰吐君不見長安七貴羅絲簧燈明
樂作夜未央又不見狹邪車馬貴公子舞者細
寶菴集 八卷二 三十一

除夕述懷

今夕何夕一事無今夕何夕百不娛北風吹沙
蔽天地屋上片片清霜孤浮雲東征歲云除衆
人以歌我以吁憶時高堂錦不如華燈倒映寒
珊瑚珍饌絡繹進中厨朱絲雙提白玉壺兒女
雜還笑且呼我獨胡爲天一隅丈夫有足自羈
縻白日易匿朱顏徂嗚呼君不見朱顏徂白日

匿京邸風塵渺何極但令綵衣長侍側卽向林
臯老亦得

我今何爲更徬徨有弟往往稱琳琅大者少小
相翱翔得句便擬凌池塘次者十六爲文章意
氣筆底千言強最小跳地宕莫當前年送我牽
我裳只今南北遙相望風雨三載違聯牀嗚呼
汝曹天生總奇骨萬里風雲會超忽爾時汝兄
眞長物舞衣爲爾娛華髮

兩兒風神壓秋水一女清心玉相似參差幸脫
寶菴集 八卷二 四

初春再飲馬體良戲成短歌

東風新吹萬楊柳白日杲杲當牕牖閉門索居
苦寂莫蹙蹙歎段竟何走連山馬生眞我友慷
慨調笑無不有昨日醉我黃金卮今日再過將
奚爲客稱溷主難復畱主言慢客客勿辭大婦
羅酒漿小婦作羹糜盤行赤玉杯傾琉璃五白

呼盧六博圍碁迫暝欲去仍趑趄握手更問重
來期人言馬生不好客君不見顧生三日兩醉
馬生席從今有耳不受人間譚麴頭且聽春濤
溢

家弟書來知讀書七十二峰閣作歌寄之

昔我遊太湖曾登湖頭閣我不知幾千尺仰
拂青雲踞絕壑參差黛色枕上看日夜濤聲檻
前落當時一醉楊柳洲便擬移家傍寥廓那知
世網能繫人酒壚咫尺不可親何況湖山四千
寶菴集 八卷二 五

送伯任還南昌

青燈熒熒照孤牖與君痛飲薊門酒如何酒中
輒不歡容易尊前便分手我今沈陸爲囊粟爾
今折腰亦五斗置身各在風塵間七尺蒼黃爲

誰有燕山三月東風來漸送青青入楊柳我不
得往君不留眼底韶光坐相負關河迢遞望成
塵使君來往一何頻千言昵昵難盡意欲發不
發雙車輪平生結交四海士自顧肝膽無他人
相知豈獨私里閑慷慨契合如有神卽今相逢
又相別豫章城高江水濶試問離愁幾許多千
尺浮雲起天末

謁陵篇

漢家陵闕中天峙疊嶂崇巒幾千里北枕居庸
寶菴集 八卷二 六

巨鎮開西連涿鹿層城起層城巨鎮何崔嵬鬱
鬱葱葱佳氣哉百神戈劒潛呵護九帝衣冠
時往來小臣昔日攀髯哭千古橋山見黃屋玄
宮寂寂閔真龍複道沈沈走馴鹿十葉金甌轉
泰平神孫初作謁陵行霓旌迤邐清馳道法
駕霏微出上京上京佳麗佳何極僊仗乘春動
春色五營列校肅勾陳百隊中官候宣勅前驅
獬廌凜飛霜扈從貂蟬耀太陽金根流水香風
裏赤驥游龍大道傍車馳馬驟稱豪雄繡韎雕

鞍一望同乘輿亦厭鳴鸞節親御拳毛白玉驄
玉驄去去風光好暖日祥煙媚晴昊綠堤萬樹
錦爲屏對面千峰黛如掃黃金鑲甲珊瑚鞭緩
鞚平沙儼自天三河太守行負弩上郡降胡齊
護邊長樂聯車綵茵駐椒房夾轂芳塵度八寶
流蘇溪水濱雙絲步障垂楊路垂楊直接寢園
東更有松楸望不窮啁哳銀笙淒入夜峻嶒石
馬暗呼風雲際重重擁軒蓋峰頭獵獵懸旌旆
金鼎浮煙碧落中璇階燎火繁星外陳籩奠醑
寶菴集 卷二 七

陳園歌示沈少卿

前年陸走燕山道今年四綠燕山草款段蹶躅

風塵間煙水江南夢顛倒休文載酒呼其儔選
勝且作郊西游侯家池館連雲起五月坐覺林
塘秋珍臺曲館尋常事獨傲瀟湘寫幽意青岵
遙借石泉多畫舸雙依柳陰邃虛無一一臨水
湄蘭橈宛轉鏡中飛始隨漁艇尋源入旋逐僊
槎犯漢歸蕩漾中流殊未已赤板橋頭落霞紫
浮觴曲水應暫停濯足滄浪聊復爾南人見水
心寬清南人汎船身亦輕眼前風景差自快况
乃美酒兼新聲吾家五湖空矯首拂衣未遂豈
寶菴集 卷二 八

送沈伯英儀部徵選八郡良家少年

吾有卽須乘興還相過但問步兵厨中有酒否
犀文勅書兩龍赭吏人前驅抱盈把錦袍綠綬
雙垂魚玉勒金羈五花馬沈侯乍輟含香直入
郡良家望顏色白屋欣承禁纓榮青春願附秦
鸞翼甲第新開連桂渚路人歎息仍私語但使
紅顏解勝人誰道生男不如女嬌童駿馬何喧
喧朝來膏沐遲輜軒且希使者垂清顧得向
君王乞異恩君不見沈侯丰姿玉不如妙年拔

足登天衢今者擁傳出國門光彩顧盼世所無
丈夫致身合有策肯與粉黛爭頭顱嗟哉沈侯
真丈夫

送沈少卿還吳江

六月黃塵暗天表火雲連山絕飛鳥單車却出
上東門觸熱自問江南道夫君得意兼少年朝
來行色何草草逢人耻作窮途哭歸心肯待秋
風老翩然脫屣尚書郎意氣直上千晴昊謝余
歸隱吳江頭太湖橫秋天浩浩浮沈白鳥對忘
寶菴集 卷二 九

送陸敬承還越

昔我二十八友俱時英越中四子尤錚錚婺州
陸生才最豪跌宕自喜成縱橫把臂似許山嶽

寶菴集

卷二

十一

移開吻欲遣江河傾雖無使酒罵坐性其氣往
往無公卿近來中原號五子詞壇籍甚推先登
生也一一爲雌黃指顧萬里墮堅城援毫落紙
苦不休千言汨汨無畱行抵掌秦漢若有餘意
乃不屑隨蠅聲亡柰嗜酒兼嗜游竟日閣筆嬾
所營當其興到偶欲吐噴珠漱玉衆始驚眼前
富貴那足道尚爾脫畧千秋名嗚呼生才有如
此淋漓六合鍾元精生年少我稱我兄我常輸
心下此生論交曠然縱爾汝謔浪久矣忘冠纓
我時醉生生醉我子夜星斗交前楹生今抗章
且得報翻然別我東南征橫山九峰高入雲秀
色蕩潏遙相迎馮生前年武林住楊生昨者歸
四明剡溪天台各步武三生倘結雲松盟手翳
丹霞吸玉液倒跨白鹿吹瓊笙嗚呼此樂世豈
有愚子涉海求蓬瀛我偕沈生尚沈陸秋風慘
送雙離旌他時爲見山頭月遙夜相思指漢京

七夕遊草橋作歌

昨遊城西芙蓉池有景醉殺江南兒今朝城南

放雙屐恍然足踏淞江湄不知何年種楊柳萬
樹團雲蔽岡阜涼飈涉水來漸多赤日行空不
相受林迴路轉秋冥冥頭上青天大于斗俯瞰
十畝涵方塘朱華翠蓋浮細香四圍清陰剡溪
障中間一片吳宮粧西來山泉潄作谿石梁蹙
拂垂虹蜺咫尺似有萬頃勢崩奔蕩潏臨前隄
韋曲名園不知數往往春風徧游屨此中一洗
薊門塵但覺蕭森起煙霧今夕七夕清且嘉綵
船搖曳雲水涯悠然載酒乘風去恐作天邊犯

寶菴集

八卷二

十二

斗槎

贈別龍君善

商風吹衣樹葉墮朱榴壓枝瑪瑙破玄亭蕭蕭
日欲頽誰者剥啄驚高臥武陵龍生天下奇朱
顏白晳秀兩眉二十作賦動閭闔光彩如殺長
安兒那更憐才意無比結交盡是賢豪士亦知
世間有劉備遂使聲名忘販履兩心炯炯把臂
傾生也驚坐余倒屣小槽清醑湛於水擊缶酣
歌暮天紫皎然玉樹臨風前時人笑余兼葭倚

樂莫樂兮新相知世事翻覆無常期生今別我
向南國使我黯黯銜離悲黃山飛雲墮滄海浮
丘容成幾千載生也褰帷道其下爲余問訊今
安在二子一去秋山空萬木慘澹清霜中少年
相遇不盡醉明日風塵西復東

今昔行送侍御張質卿兼柬馬體良

張郎手持白簡如秋霜鷹冠戢戢繡襖交龍
勅書抱盈把別我欲度淮之陽張郎張郎試停
爾驄就我夕我且爲爾歌今昔昔時中秘俱駟

寶菴集

八卷二

十二

翔右文幸入熙朝格子夜書紉黎火青芳春

酒泛天漿碧人人矯首摩雲霄往往論心破金
石就中與爾同門友懷抱殷勤更相惜爾過五
嶺來桂林我從三江汎震澤東西茫茫恨各天
一旦傾倒長安陌長安流光驟于電荏苒三年
散雙翮爾今繡衣儼持斧我仍金門疲執戟我
時健戶甘寂寥爾正趨臺少間隙昔時一日再
三見今者經月苦離索何況明朝數千里旌旆
迢迢指淮水燕山落木不堪聞楚甸飛霜又如

此飛霜落木共淒其嗒爾空齋憶吾子別路驪
歌太可憐宦途萍聚真難倚君不見天邊歷落
悲參商頗似人間兒女腸爾才自是濟時具要
使竹帛生輝光東南民力久矣竭爾行見之心
內傷輓漕轉餉責在子更有何術令時康丈夫
意氣背面合萬里阻絕如聯牀我歌暫停酒暫
歇幸子長發毋彷徨馬生襟期非世人與我與
爾俱最親卽今持節按吳會想見風采干青旻
相逢道我歌今昔語次倉皇總肝膈仰視西北
寶菴集 八卷二 十三
雙飛鴻星斗闌干暮雲白

送莊中熙

朱榴作花殷珊瑚灞陵千樹陰模糊青絲手提
白玉壺平明送客城南隅憶昔謁 帝承明廬
五載橐筆與子俱倡女和予笙與竿子今四牡
秦中驅紫書玉節黃金符雲開赤殿錦翟毬風
清蘭臺吹繡襦授簡錯落千明珠顧盼光彩生
頭顱道經秦漢故所都太華削立青天癰朔方
城頭啼夜烏賀蘭山前春草枯覽勝吊古心煩

紆男子墮地懸桑弧子行萬里良壯圖武陵秋
高大火徂此時彩服親庭趨金莖露色寒醍醐
誰其餐者童顏朱子歸不樂將安須片片月出
燕山孤東南白雲仍有無安得化爲黃鵠辭樊
妓一雙刷羽投荻蒲向風送子臨交衢子行爲
我遲須臾

行路難送王世周

喧喧五侯即逸氣排雲端開閣儼珠履乘軒爰
蟬冠銀鞍錦障紫驅馬瓊漿絢食黃金盤繡屏
寶菴集 八卷二 十四

宛轉花如顏畫堂虛無六月寒自憐豪傑世無
偶自顧榮華在人手把臂深交父子驩彈冠竊
附風雲友一時然諾誇如山唾贈千金了不難
報恩似欲效頭頸對面便擬輸心肝世態炎涼
古來有富貴生妍賤貧醜東方豎儒骨節寒敝
服窺門暗搔首君不見平原賓客多於雲肉眼
幾失賣漿人又不見梁生擔簦西入關五噫慷
慨拂袖還人生百年但適意富貴却奪天公權
太湖七十二峰鬪奇絕餐霞弄月可以終長年

送子歸去來長歌行路難行路難爲君作不知
行路難焉知在家樂

郢客唱白雪和者殊寥寥自知已如此千載爲
一朝海內文章競牛耳前有李何後王李眼中
握管何紛紛附驥蒼蠅慕千里古人愛才心膽
傾今人愛才徒噉名名位肖貌世所急蹭蹬誰
復憐王生吁嗟王生已矣乎喉舌不及樓君卿
頭顱不及馮子都長安風塵暗赤日埋沒萬斛
驪龍珠吁嗟王生已矣乎北風揚舲從此逝仰
寶菴集 八卷二 十五
面一笑青天孤

送沈晴峰翰長

瑤函勅書五花馬日照官袍一何赫鳴笳疊鼓
聲喧喧送君朝發薊門野夫君意氣秋天高垂
纓出入承明曹當時一獻子虛賦聲價籍甚凌
雲豪明堂 天子分封日四牡紛紛使臣出紫
殿初頒南土茅丹霄暫輟西崑筆琅琊古句停
雙旌縣官負弩伏道迎遙指泰岱盡雲際作礪
似表千秋盟龍節親持護金冊袞冕叢中儼稱

客新王拜跪不敢驕咫尺天威見顏色花開夜
殿月出高香吐銀槿傾珍醪八公婆娑笑接席
玉女窈窕鳴雲璈乘風逸興翩翩往日觀天門
屹相向瞳矐海上神光生匹練吳門破蒼莽手
摘金光滿袖歸白雲片片繞慈闈已欣沆瀣來
僊掌仍取煙霞傍綵衣煙霞莫戀死央渚彩服
還從日邊舞 聖主終憐班馬徒詞臣共憶雲
霄侶千里秋風朔鴈多平湖渺渺柰君何清宵
徙倚金門月佇聽蕭蕭白玉珂

寶菴集

八卷二

十六

大閱應制

瀚海烽煙淨胡空太白消普天無戰鬪千古見
清朝誰道清朝可忘戰 先帝洪猷況貽燕當
時一肅羽林軍今日餘威尚雷電太平 天子
儼垂裳漢儀周典俱煌煌文教共知漸薄海武
功仍取讐夷荒特勅春卿講軍禮還從司馬論
張皇天上六軍屯細柳苑中千騎出長楊三月
韶光度城北河山錦繡看如織聞道宸遊動地
來長楊細柳增顏色中天縹緲開行殿晴日曛

曉明組練珥貂齊
金根車甲馬雙懸
白羽箭
壁門萬衆如雲迎
令嚴不遣纖塵驚
鳴鉦伐鼓
震山嶽
曳轂搖旌混太清
堂堂六合龍蛇陣
趕赴中分
貔虎兵前偏後伍
握紀律出奇入正歸
縱橫迴旋徧閱魚麗勢
比耦還呈射生藝
赤手能開三石強
側身似輕百步地
汗血飈馳鼓聲起
猛氣人人鬪凌厲
雲中一笑開天顏
士女歡呼夾道喧
熊羆共荷投醪賜冠蓋
親承就日恩
塞上健兒遙賈勇
漠庭蕃落暗驚魂
驪山以來

寶菴集

八卷二

七

紛黷武天討犁庭始我祖
宣英穆廟

皆盛朝吉日攻車陋前古
吾皇嗣曆恢英謨

燁赫威靈滿寰宇
漢水何煩洗甲兵
虞階本自

崇干羽卽今一出事
春蒐坐令先聲動八陬
不

見嫖姚昨出塞捷書來自海東頭

寶菴集卷之二

寶菴集卷之三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七言古詩

見月行寄沈茂仁
八月前望一夕作

去年月挂長松頭
與子醉宿齋宮幽
今年月送長河舟
征帆墮影牽離愁
我歸正及江南秋
丹霞白露環滄洲
憐君尚索長安米
孤飛一鴈寒雲稠
惟餘寸心託明月
隨我直度黃河流
月照我南照子北
兩地仍懸去年色
天上明月無時無
相見難期重相憶

寶菴集

八卷三

放歌示諸僧

梅陰覆庭綠竹雨涼如秋
孤雲獨來往蕭然臥空樓
嗟余牢落風塵客
曾向金門疲執戟
子雲守玄空見嘲張翰思鱸
且爲適當時頗怪朝市喧
平生况負山林癖
雲邊招提何悠哉
讀書舊榻今塵埃
幾年夜月勞相憶
一簑春雨能重來
枕簟開颿爽鐘磬清
心神笑問諸老衲
謂我今何人
歲星不向人間二千載
飄然風流起雲海

由來龍性不可馴偶爾鴻冥又安待枕巨石漱
流泉煙霞在地月在天山中之樂不可言回首
畏路今茫然有手不釣任公鰲有足不登許史
筵直將富貴浮雲似清淨長依般若緣

老檜行

并序

浮佛寺當門老檜天矯奇秀是數百年
物往者幾不免斧斤先伯父贖而留之
至今爲此寺勝觀因賦長句一首以詒
寺僧存山中故事云爾

寶菴集

八卷三

二

石梁秋風動地起上有老檜盤空青銅根蹙沓
怪龍勢翠益突兀藏雲星不知何年種此樹白
頭老宿難分明憶昨曾遭烈風圻冥冥高枝墮
空碧半枯却作旃檀香直上猶凌給園色神明
留惜豈無意過客殷勤歎難得大厦應需梁棟
材荒林詎脫樵蘇厄吾家伯父雅好奇古意未
許時人知囊中錯刀棄如土買此百尺叅天枝
暗垂煙霧曉色動欲裂苔蘚春風滋武侯廟栢
旣老死昭明植檜今離披獨此亭亭鬬雲日攬

結元氣成嵯峨寺門悲涼秋草沒賴此幽壑虬
鸞姿我來徘徊古陰下前代高風一沾灑諸僧
護樹如護法肯使叢林更如赭

月夜沈少卿邀遊長橋還登三高祠作

故人見我能眼青月下坐我臨湖亭白虹百丈
垂作橋吞吐歎歎無滄溟馮夷宮中正高臥澄
波潏潏澹遙汀七十二洞何冥冥葭菼不受魚
龍腥空明萬頃人影絕散亂頗宿漁家舲林疎
間出岸火細水遠却借長天停江蓴初肥泉醲
寶菴集

八卷三

三

沈太湖覽七十二峰歌

秋天茫茫舟一葉萬頃洪濤噴寒雪就中七十
二峰巒一一浮空勢相噴誰挽銀河傾照今我

眉澈夕陽墮影雲錦張明月凌波翠鬟列挂帆
中流心膽豪飛鳥不度吳雲高乾坤浩蕩盡一
瞬島岸偏又成秋毫船欹拖側色不動長風落
落吹布袍君不見三山蒼茫五嶽汗漫尚平婚
嫁何時畢海客瀛洲信仍斷此中去家纔百里
靈境天開有如此幸可誅茅著野夫不知何似
桃源裏

——醉林屋洞天

乘風一鼓太湖花種種靈蹟誰能探天下洞天
寶菴集 八卷三 四

此第九覆石哆口流煙嵐下接我眉徑羅浮黯
黯不辨北與南其脊橫連太湖底風驚濤怒聲
飀飀出入其間靈威生云有神符發真幽茫茫
此事四千載僊賞莫再豈有三嗟余夙負謝客
志靈怪往往竟夢耽不辭袒跣事蒐討偏又菌
蠢身如蠶以背受石膝受水咫尺萬里投深甌
中有金僊栖作龕上透一隙天蔚藍方牀曲几
儼猶設神鬼幻化誰能諳杳眇直與凡世隔筆
墨餘泚雲相涵一時賈勇勇亦竭十步欲前九

不堪嗟哉造物閼此奇使我感歎心顏慚其諸
洞天類險絕青鞋竹杖空能擔側身悵望天漢
末安得玉蚪爲我驂

平坡行

我聞平坡名還疑在平地嗟我鳥道到始知翠
微沈沈吐丹寺上有橫天障日之羣峰片片削
出青芙蓉下有排風簸浪山陰松亭亭百尺騰
蒼龍極目如過紫冥外置身直在鴻濛中猶憐
石磴勢施蕩九節不惜僊人筇平生未敢誇勝
寶菴集 八卷三 五

黃樓歌

眼前興廢何草草獨有黃樓至今好二水濤聲
逼檻喧千山黛色綠城抱學士昔軫宣房憂精
誠自致沈玉禱洪波渺渺去不還高樓迢迢入
雲造土勝直能厭河伯詞雄况復凌穹昊沈吟
此事五百年當時諸公骨應槁文采風流猶映
發六尺殘碑世爭寶我來登樓揖遺像颯然清

颶起蘋藻嘯歌雖廢餘風神樓外河山爲君老
君不見項王之威壓山倒城闕連雲建黃纛卽
今遺蹟淨於掃人間何物能長保

雲龍山放歌

數過彭城下未踏彭城山今日何日晴且嘉令
我覽眺開心顏上有游雲蜿蜒如矯若雙龍偃
溟渤下爲躑躅初平羊草際離離露天骨筍輿
隨風送我上手扶雲根坐硯砢城中廬井紛如
蟻天外河流細于髮高亭縹緲雲之端落日倒

寶菴集

八卷三

六

送珊瑚盤空明未了忽黯澹萬象莽互當重欄
四顧寂寞千峰噴吼絕壑欲墮松濤乍寒金壘
擲地生長歎請看突兀亞父冢王楚謀空蔽荒
茸重瞳高臺雖半存蛾眉對死今無種欲招坡
老放鶴亭白鶴影斷空山青乃知事往竟不復
詞鋒霸氣俱沈冥賴有姜生成客主瓊樹輝光
映眉宇雅語吾真畏後生雄心爾亦兼懷古古
人蔓草繁寒灰今人何苦眉不開多遊名山飲
美酒快意且復須徘徊安能戢身待富貴此物

豈足膏枯骸掉頭長嘯下山阪月滿寒林臥僧
穩

屠生行

昨我超承明坐席未及溫屠生被蜚語罷官出
國門三年不踏長安道至今須洞黃塵屠生
飄然信達者掉頭跨驢如跨馬自言歸去長五
湖寧如作吏風塵下腐鼠區區竟何益鷄難鳴
乘鷄臬嶺屠生已謝世上名世人却快屠生熱
四坐側目驚狂生恨君未識禰正平片語詞壇
寶菴集 八卷三 七
遂相軋那怪李生人欲殺世人欲挫屠生狂天
馬伏櫪神飛揚一脫羈馭宕莫當世人莫忌屠
生詩虹蜺自吐青天陞五采昭灼誰能知眼前
得喪何好醜蒼山白雲竟吾有左拍欄生肩右
接李公肘出不羨縱橫八關當車前居不願嘔
咽管絃列堂後有腰肯向鄉里兒留舌何慚室
中嬾且將一旦讓時人但取千秋落吾手咄哉
屠生勿復言歸與白奪天公權生不見欄李同
時富貴者幾多名姓沒荒煙

杏花下作歌

君不見鄧尉山前梅十里微茫吐香雪又不見
蟠螭嶺下桃水面朝霞抱虹蜺蠟屐湖船隨所
如我自春游占奇絕一從失足長安塵邊頭風
色不端人千緋萬紫苦難放寒沙故勒江南春
昨者朝陵了公事迴馬却踏西山路四圍迸作
青芙蓉中間一片花如霧曲江江頭錦接天僊
林駘蕩飛紫煙高下巧隨山勢合參差競入東
風顛且共班荆坐其下玉杯蒲萄莫停瀉眼底
寶菴集 八卷三 八
那能負物華杖頭況不須高價遙想故山春事
多勞余悵望成流波此中不飲復不醉來日風
塵更奈何

四懷詩 并序

臥痾多憂百端并集爰藉手墨勒成四
懷昔平子四愁寄深喻博余乃師其發
端約其旨調聊以破孤悶攄宿心耳若
與古人亭校工拙則我豈敢

我所懷兮石頭城形勝突兀東西京六代秋煙

蔽江白 孝陵紫氣中天橫家君雍容佐畱鑰
鈴閣無聲萬人樂故園回首衣帶水兩弟來往
如輕雀我獨胡爲滯燕山天空日薄愁朱顏人
生救水亦自可笑殺五斗侏儒間

我所懷兮淞江陰吾家祖墓連雲深母妻冥冥
隔淺土霜楸露柏哀人心哀人心望何極白楊
作風自南來天地爲我黯顏色

我所懷兮馬鞍曲令弟幽栖數椽屋環亭一水
明鏡開入牖奇巒湛眉綠昨日更有佳語聞墻

寶菴集

八卷三

九

角新添幾叅竹汝今爲樂幸及時汝兄風塵尚
碌碌嗟哉男兒六尺不自由讀書何苦長埋頭

又

我所懷兮吳山高千峰莽互干青霄此時梅花
十萬樹湖波不動香風驕輕輿小舸恣所適幾
願結屋羣山樵長安豪華日堪詫三尺疎花吐
高價病夫常自夢江南未與朱門換良夜

送陸彥先南還

歲行在酉春二月羔鴈閭門待君發我輩爭傳

洛下名諸公擬結庭中鞞蓬萊宮闕浮雲平西
山秀色刺眼明琪花宛宛度韋曲玉露湛湛寒
金莖兔園叢臺何足數壯遊自合誇神京君到
神京亦云晚旋有羈心入吳苑南湖尊羹動秋
思拂袖匆匆竟難挽自言野性百不由一日不
醉形神讐嬾骨曾無跨鞍力白眼豈柰黃塵愁
青天茫茫獨鳥倦夢寐颯瑟懸滄洲相如自可
甘犢鼻馮煖何緣戀蒯緱人生意氣別有託富
貴於我如雲浮君不見去年秋風君送我慚愧
寶菴集 卷三 十一

歌寄沈茂仁

薊門風光不殢客雲飛雨散常須臾我抱沈憂
下婁水君今亦臥南山隅昔時待詔銅龍署數
子聯翩振鷁鷺走馬並踏章臺春揮毫各灑長
楊賦衆中澹蕩如君稀謂余落穆心相宜芝蘭

含香出幽谷肯與凡草同襟期自誇密契長如
此豈意覆手成參差人言世路難自保共以滄
洲寄吾道卽今相望一水間兩地別庭跡如掃
男兒齷齪不稱意何限人間事顛倒武林湖山
秀可餐垂髫過此今茫然因君倘躡高秋屐余
亦乘風下越船湖中痛爲十日飲坐上對鼓鍾
期絃向來離思擲天外喚取三竺懸尊前

長安西第行

長安門西立千門家家榮戟如雲屯中有甲第
寶菴集 卷三 十二

何昂藏連房窈窕丹樓騫路人盡指丞相府丞
相沈沈作郿塢今來蕭索不堪論當日豪華眼
曾覩 九重眷顧傾累朝尺一頒來稱尚父浴
日功勞在一身薰天氣勢無千古兩兒黎閭誇
能文小兒金吾猶仰乳百僚懷刺肝不前朱提
囊書日旁午何來寒士空掃門丞相不知閭者
怒須臾罷客歸中堂娥娥紅粉迎戶傍朱繩競
挽彫文輦寶幄先薰大食香邊將璽璫偏匝地
尚書駝錦更宜牀丞相威嚴暫心折美人旖旎

爭容悅花依粉頰柳舒眉歌闌朱唇舞迴雪子
夜初顏白玉山平明再入黃金闕自期年壽等
松喬自信恩波帶礪遙豈知世事翻覆手昨日
之日非今朝霍光勢敗尸未冷竇憲權移家頓
銷朝聞詔書削官閥暮聞詔書來籍沒珍寶連
車入尚方兒孫駢頸需黃鉞死後淒涼付一杯
生前辛苦營三窟緹騎大索高堂空銀鐺鐵鎖
官爲封積雨蝸涎時繡壁經秋孤種畫吟風大
官諱避不肯住至今門戶隨蒿蓬君不見咸陽
寶菴集 八卷三 十三

一片地漢家四伯秦二世長安西第何足避

玉蒼山歌爲王季中賦

仙人吹臺高刺天陽湖流波滙三川湖山相得
各吐氣下有亭館開風煙王生胷中富丘壑自
笑低眉向籬落秘笈峻嶒五嶽符奇襟澹蕩三
山約東顧海上何雄哉玉蒼之山接蓬萊雲梯
直上石壁絕海日欲動天雞催迴崖複岫不知
數蠟屐未破千年苔生也翩然結茅屋滄海爲
池白雲谷古棧迴出天台梁飛泉亂灑匡廬瀑

卽今暫脫芙蓉裳染指聊期大官肉回首謝山
靈不勞移文苦相促平生自信獨往心俗士何
當論飛伏薇蕨不厭山頭雲麋鹿不厭山中羣
西招幔亭伯左挾華陽君中有玉蒼子參差綠
髮凌紫氛我家亦在東海上緱嶺僊笙幸遣聞
送張伯任行邊

去年太白高秦川胡兒牧馬窺西邊邊臣但酣
欵市利一旦束手開烽煙羽書颯颯隨長風
天子按劔蓬萊宮滿朝喧嘩賈生哭猛將寂寞
寶菴集 八卷三 十三

天山弓朝廷養士二百載風塵莽蒼思英雄黃
門自是孤蒲人矯矯意氣懸秋旻封章每迂朝
貴色素節不受長安塵昨來却作行邊使御筆
親勞定名字 九重自合稱知己邊事寧當等
兒戲遙見轅門下璽書俄看精采生旗幟卽今
虜騎猶縱橫洮河蕭蕭刁斗鳴漢兵被甲不得
臥大將蒿目憂空城事去始排魏絳策時危虛
怯終軍纓禁中雍容出頗牧或有妙筭驅櫓櫓
我歌送君青門驛雄心隨君度沙磧安得一日

胡塵清摩筆快讀燕然石

泰山吟寄何侍御

我乘長風望海岱猶隔人間一衣帶側身東愁
梁父艱美人尺書墮天外發書書中何所道勸
我東游拾瑤草坐令寂寞生光輝歷歷雲山吐
晴昊因携阮公屐行窺泰山顛流雲半石壁漱
壑交飛泉天門日觀屹相向一覽八極空長天
却尋東封蹟七十二代俱茫然秦碑漢檢亦剥
蝕但有西來黃河東注滄海日色照之恍忽激
灑如當年古來黃屋已如此萬事自合隨雲煙
此時思美人霜臺儼西巡道逢丈人峰亭亭如
對君一杯一酌之兩意莫逆語不聞夕陽迴光
照磐石我醉欲倒君亦醺醉中忽憶去年事賴
君置我清涼雲僊巖佛窟杳莫盡至今夢寐超
塵氛平生頗負名山癖嗟君愛山兼愛客贈我
兩翼排晨風到處奇蹤傍泉石卽今歸臥海雲
東青天悵望千芙蓉因君倘過舊游處爲余仍
酌丈人峰

寶菴集

八卷三

十四

送楊公亮兼柬馮開之

春風四綠薊門草美人別我去遠道遠道迢迢
度清濟玉節翩翩向朱邱儼然使者多輝光何
况壯遊仍未已行過泰山趾應登泰山顛天門
日觀幾千仞頽視下界心茫然本家四明下曾
遊四明山僊巖古壁窅莫盡一一可以娛心顏
羨君胸中有玄理脩然屣脫長安市金莖掌露
雖遙待碧山風煙日堪倚余亦將從鸞鶴羣來
年獨棹五湖雲掃石尋山何處好爲余先訊大

寶菴集

八卷三

十五

馮君

初春與詹甫仁甫遊西山作長歌紀之兼

東應之

男兒生不能卷轡七尺守妻子又不願開眼紅
塵中朝過侯門暮戚里獨有煙霞嗜成癖五嶽
突兀曾中峙一從出作世網人黃公酒壚竟安
是太湖諸峰七十二境界蒼茫落夢底昨者蒙
恩得休辭正屬春和氣清美千山突兀天都西
神遊其間吾久矣飛書趣召二三子聯騎直過

西山趾平湖十頃波黏天大堤千步柳如綿浮
雲隨風度何處山山入眼爭新鮮碧雲壯麗稱
金田石梁垂虹跨其前絳階泉聲走濺濺我借
一榻春雲眠香山削立雙青蓮羣峰對抱朱闌
干振衣恍欲凌飛仙俯視下界還蒼然玉泉蓬
蒿翳荒煙功德但有長松千幽絕不減山靈權
以西諸山大漠連奇峭一名俱傳決皆極望
皆欲穿歸來笑謂宗少微四壁丹青漫瀟灑若
道名山可臥游千秋禽尚何爲者

寶菴集

卷三

十六

衛河行

衛河北馳疾於箭日夜入海無休時我船汴流
費牽挽南風況復當頭吹隔江黑雲塞天起水
急風狂礙行李南船十步不一前北船飽飯蓬
底眠君看世事那不爾北船南風豈長使

寶菴集卷之三

寶菴集卷之四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五言律詩

浮佛寺雜詠

寥寥西度意吾欲付禪那忍草侵階長慈雲覆
座多無心安用滅是法卽爲魔試閱須彌界茫
茫苦海波入定

萬箇祇園竹蒼苔一徑封琅玕真是玉風雨遂
成龍峭蒨含雲潤檀樂背日濃已憐人境遠况

寶菴集

卷四

復此君從

叢竹

寂寂古珠林惟聞清梵音出雲蘇病骨流月警
禪心曉磴松風遠秋窻竹雨深蕭然聆妙理永
以滌煩襟清梵

丈室鳴琴夜聲聞豈礙禪爾時天籟發如是頴
師傳渺渺雲林思泠泠山水絃曲終人語寂片
月在松顛彈琴

山僧何所供幽茗日隨綠隔竹童敲臼燒松鶴
避煙綠肥春後莢寒汲雨餘泉却笑文園客清

風似玉川 山茗

汎澱山湖

言尋澱湖曲放棹度城原雲破見孤寺樹疎浮
遠村秋風蘋蓼動落日波濤翻勝事看難足漁
家總不言

陸廿七文學護其女弟至即無何告歸賦

此爲贈

艱難涉長道來往愧深情得別翻爲易言歸恐
未成浮名疎骨肉畏路失生平近况君應悉爲

寶菴集 八卷四

郎倦長卿

睿甫應之仁甫偕遊摩訶菴兼贈琴僧無

絃得村字

藉草此高臥稍離人境喧鳥能窺對奕雲似護
開尊榴火迎人吐松濤入座翻斜陽指歸路步
步惜山村

遊詹園

敢負題門傲聊尋看竹綠馬蹄侵岸柳人語和
山蟬逕盡亭臺出天孤島嶼懸但今幽意慳不

醉亦陶然

諸子夜過

空軒散秋雨入夜晚涼新掃榻邀明月開尊傷
故人盤餐具鄉俗譚笑出風塵共是天涯客相
過莫厭頻

贈別滕山人

風高落木聞況乃悵離羣把臂經年約知心此
路分寒辭薊門雪暮宿江東雲後夜停尊處沈
吟應爲君

寶菴集 八卷四

九日集梁氏園兼餞別滕山人即席賦

水淨連城堞園深繞薜蘿龍山高會後燕市酒
人過斷柳懸秋色微風奏夕波淋漓吾不惜無
柰別離何

至日書懷

薄祿淹歸計殘年傷一陽旅懷憎節序官舍飽
風霜積思兼灰動添愁比線長猶憐老親意未
敢問滄浪

暫結朝天珮方知是漢官閒憑開卷過寒伏把

杯寬玉署功名薄金閭道路難蕭條對兒女指點白雲看

西山道中

馬首萬山色蒼然石徑斜大都連梵宇時復見人家遠水煖仍凍疎林寒未花行行翠微近一榻傍煙霞

經華嚴廢寺

胡騎驚烽火祇洹付劫灰已無飛錫住誰復布金來野草埋遺碣寒煙施古臺如諳生滅理過寶菴集

八卷四

四一

客未須哀

課童子藝菊

短短籬邊菊榮枯總化工春來新見葉雨後細分叢灌溉消閒日犁鋤課小童嬾夫何所事煎茗自從容

答寄子充七叔

故園婁水曲西北是天涯吾叔一爲別春風三見花酒腸貧不減詩興老能加極目吳橋路相思寄落霞

再遊釣臺

爲有幽期在頻過亦不妨故園三歲別愛此似滄浪石澗新逾冷田禾老漸香那須憎俗客身世久相忘

風塵出郭少吾意此悠哉馬識曾遊路人登古釣臺林空聊借榻日落重銜杯欲去仍難別芙蓉寂寞開

同公亮敬承茂仁郊游

共道尋春好兼之出郭幽林塘三月暮休沐幾寶菴集

八卷四

五

人遊樹樹陰初合溪溪澹不流從來耽野趣卽此是滄洲

悠然會心處晴日曩東風行酒泉聲裏停驂花影中郊原多別墅臺殿卽禪宮在在堪畱賞斜陽興未窮

寄家書

信使孤帆下吾家婁水西那堪萬里隔僅有數行題牢落態何甚蒼茫語未齊欲窮遊子意春草共萋萋

和袁子壽傳臚日雙燕來巢詩

海外經時別梁間此並栖正逢春社至如賀曲江題竟壘清音續穿花紫翼齊泥金倘須寄萬里報深閨

夏日閒居卽事

百嬾生一靜兀然空小齋紅芳垂徑草綠雨散庭槐掩卷銷公事銜杯卽壯懷倘逢詹尹卜未擬問生涯

出郭

寶菴集

八卷四

六一

結轡此何適悠然問滄浪林深赤日薄樹老清風香小逕夾禾黍前山混青蒼回首是城郭漫漫如隔鄉

再遊陳固安山莊

有亭還借水是逕卽浮梁五月遊人少重來野趣長芙蓉嬌倚棹楊柳暗侵裳一曲波門起那能不盡觴

表兄柴欽甫至夜話

蒼茫數年別把袂薊門塵久客逢今夜他鄉見

至親話深重秉燭情到各沾巾莫作窮途恨榆關是主人

送李汝培侍御

寧親下淮海持節復秦關驄馬行邊去蕃人夾道攀春風茶稅早秋燧馬蹄閒莫謂書生弱飛符動八蠻

繡衣中執法白面秘書郎轡攬祁連月帷褰秋道霜秋深驅驛騎天濶限河梁儻憶雲霄侶停鞭寄八行

寶菴集

八卷四

七一

送柴氏表兄出塞謁張中丞

杖劍今何適邊城落照昏風塵餘短刺今古一平原重以茲遊壯兼之舊日恩那堪故園路芳草望王孫

忽憶陳廣文相距步武久不覩面悵然寄懷

懷

萬慮兼秋動停雲想更深故人今咫尺經月廢招亭始悟簪纓累彌慙稽呂心涼瞻連夜好寂寞負清陰

夕眺

宿雨收虹角西風颯鳳城雲消三殿出日落萬
山橫臨眺非吾土淒其損宦情江南何處所夢
裏獨分明

送欽甫表兄南還

乍返雲州騎仍飛故里驂秋風一蕭瑟別酒不
成酣萬里家何在孤鴻影共南從來多旅思相
送轉難堪

卷簾

寶菴集 卷四

八

積雪長閉戶新晴一卷簾竹梢寒漸老梅蕊暗
能添嬾益時情左愁仍歲序淹故園增悵望更
隱信難兼

歲暮

蒼茫歲云暮何物慰愁顏多病况疎酒畏人常
閉關背簷交凍雪倚杖接青山獨羨前林鳥能
隨落照還

送朱可大

畏路勿復道臨歧惟黯然到家春色暮謫宦古

今憐蹙折灞橋柳相思廬嶽天長安近於目前
席定何年

沈少卿邀遊韋莊

芳榭無人到依微小寺東我來乘野興何處不
春風濃淡樹分綠參差花賸紅還爲後期約試
覘牡丹叢

春思

花落何人問春歸不自由酒貲安薄祿詩思入
羈愁芳樹畱青眼新禽喚白頭徒然稱大隱吾

寶菴集 卷四

九

計豈沈浮

喜雨

漠漠暗雲合蕭蕭密雨過向來勞肝食今此聽
農歌卷幔浮涼細看花綠潤多自憐新水闊無
處問漁叢

病思

清時豈不戀行路古云難傲骨甘多病鄉心薄
一官身將玄鴈住家借白雲看稍待秋風起歸
歟理釣竿

卽事

浮名縱沈陸久客自心兒女殊方長風塵拙
宦深山空紫芝曲秋老白雲岑慚愧嵇中散蕭
條向竹林

贈金玄朗

十年吳市隱幾日到燕臺養母傭書遠逢人彈
劒哀山田近無歲朝士或憐才久厭風塵色因
君首重廻

初入舟卽事

寶菴集 八卷四

十一

秋風灞陵道征旆雨中翻久宦疎行路扁舟如
故園水雲前浦漫簫鼓大河喧去去班衣日天

南戴 主恩

南旺道中

久厭沂流苦今朝心眼明波分南旺聞雲出濟
州城岸樹將帆直江蒲引棹輕網鮮還可市一
酌慰歸程

白鳥

進舟風日好白鳥故翩翩淺掠時翻水交飛屢

墮舷天空任所適玉立自相鮮期爾秋江上蘆
花穩共眠

鴈

颯颯滄洲晚羣飛鴈不驚伴雲疎墮影入暝暗
聞聲物有催歸思人今共去程江南知自好何
意戀邊城

雨中過寶應湖

搖搖湖上槩漠漠鏡中天白散孤村雨青圍衆
壑煙鴈聲寒故急帆影濕難前忽聽棹歌發采

寶菴集 八卷四

十一

菱何處船

月夜自高郵度邵伯湖

湖光渺無際擊汰月明中遠樹微於髮長天湛
若空地分淮浦闊濤接廣陵雄不涉連波險安
知捷石功

愛此青天月能隨獨客舟金波窮浩淼玉塔闕
沈浮杯酒自清夜江湖仍素秋母爲嗟水宿吾
道本滄洲

九日過維揚

九日逢嘉節孤舟泛水涯空持彭澤興不醉廣陵花楚甸仍連海隋宮但落霞登高如可望雲白是吾家

冬日憇王氏山亭

步武柴門外悠然帶草堂水寒猶濺綠林澹一飄黃石逕行雙鶴陰崖宿短簷主人賢可問時許過東墻

寶華寺

乘興尋初地千山面面幽竹深猶有徑花滿正

寶菴集

八卷四

十三

當樓水上白雲老林間清磬流未能從惠遠空復問滄洲

過沈氏山亭

閒居正多暇徒步訪巖亭日落半山紫春深芳沼青花香分徑入鳥語隔雲聽稍借繩牀臥疎林酒易醒

夏日閒居

僻居人境遠高臥歲時淹桐雨清移幄梅風潤卷簾林光看更好鳥語靜翻嫌怪得逢迎少潛

夫本愛潛

一丘元自許三徑與時違幽響借隣鶴清風來竹扉嬾從詩學廢閒識道心微不是抽簪易中年愛息機

西林杳不極引領望難分落日照芳草清心栖白雲無嘲安用解旣隱又焉文徙倚復何道終然離世氛

晏起

不覺東林曙悠然夢亦稀日過高樹緩風度語

寶菴集

八卷四

十三

禽微古梵清禪榻流雲護竹扉却憐趨曉陞顛倒問朝衣

卽事

苔沒寺門古雨深人跡稀果隨山鳥落雲帶浦鷗歸曉漲喧魚市新晴進葛衣不須尋泌水此地亦忘機

垂蘿青不盡香藹夕陽西戶接雲霞變樓涵日月低寺貧僧出少花暝客來迷何計成長往蒼山老灌畦

一境白雲封山窗聞暮鐘炊煙出深竹殘日挂
高松淨業依馴鵠雄心薄臥龍空林百無事吾
亦笑吾慵

小閣上下霄幽人野望遙澹雲清曉樹疎雨綠
春苗天閣前朝寺風多隔浦橋心期竟何託鐘
磬日蕭蕭

舟行卽事

靜愛澄波遠孤篷入夜行涼風吹雨散落日倒
江明岸黍青難盡雲山澹若迎遙看原上叟倚

寶菴集

卷四

十四

杖賀新晴

雨中過浮佛寺

衝泥入古寺雙屐傷林清松際漏天影竹間流
磬聲鳥馴當食下僧狎短衣迎機事今忘盡江
雲片片平

天平山

乍入天平路山深日易曛筍輿秋色裏蒼翠轉
紛紜石立齊看笏泉飛半墮雲古賢祠墓在千
載挹清芬

靈巖山

復道空中峻躋攀盡落暉黃雲過嶺合白浪接
天飛傾國已塵土遺蹤知是非惟餘弔古客吟
眺不能歸

家弟園亭集山甫諸君得肥字

吾弟能爲圃何人解叩扉當尊白鳥下移坐綠
陰肥月似私高會星還動少微經年始一醉寧
惜露沾衣

野色延松徑清言傍竹扉春波同酒湛梅雨浴

寶菴集

卷四

十五

蔬肥客好如玄晏山晴近翠微奇懷各未盡臨
別重牽衣

因山甫問沈少卿

不下山翁榻安知水部賢新詩能進否高飲定
陶然吾道浮雲外相思落照前吳江一衣帶行
泊子猷船

送十一舅之山東省視家君

燈火夜船明依微送遠征翻因太行戀稍緩渭
陽情魯甸秋應老淮流勢已平關門如紫氣或

有候人迎

憲府秋霜淨嚴親旅思孤此時非骨肉何以慰
桑榆峻嶺遙分嶽飛泉競出湖殊聞饒勝賞行
矣莫躊躇

天津大風舟中雜感

屢識川原改能無客思加秋深猶道路日薄轉
風沙木落連江急灘危拒浪譁平生四方意及
此一長嗟

露下金莖迴風前畫鷁孤未能逃薄宦誰得免

寶菴集

八卷四

一六

長途海近濤初壯江寒日易晡遙憐望鄉處雲
物共模糊

迢迢秣陵道衰鬢復經秋起自緣明主歸寧

失故侯我行深帖屺家在有菟裘比夜庭闈夢
憑將泝衛流

晚春同公亮敬承汝培郊游因過張惠安

園亭看海棠

易識郊原路雲深漢苑西遙青衆嶺出新綠萬
行齊度水幽尋寺看花遠就蹊何因暢心賞賴

有玉壺携

繫馬當門柳簷花與客期不妨桃李盡恰及海
棠時暖艷侵衣潤微香過蝶知忍能輕別去猶
折一枝隨

忽漫尋花至將無看竹同主休稱上客吾自覓
東風暗水恒滋碧疎畦未落紅殷勤謝春色畱
貯曲闌中

映戶紅雲濕移尊繡障開從知爲春事未敢勸
登臺遠樹初浮蓋飛花競入杯茲遊暫揮手重

寶菴集

八卷四

十七

問牡丹來

郭外偵花信市中逢酒人行隨綠陰遠坐得紅
芳新此地足淹日他鄉俄送春臨觴莫惜醉歸
路卽風塵

進騎破晨煙迴鑣夜火前世情堪自免春興各
相先草樹深成塢雲霞暝墮川乾坤有雙屐那
可負流年

夜過莫廷韓適張質卿費國聘携酒成集

分韻得魚字

誰能載酒至君自草玄居泉茗夜逾碧庭花寒
漸疎宦情銷欸段鄉思入鱸魚獨有千秋氣相
看偶未除

題費國聘市隱園

聞道林居勝青山五畝園竹深藏蔣徑花發露
秦源不淺江湖意寧知閭井喧自茲稱大隱無
復羨金門

偃蹇逢清世蕭疎遺壯心江山南紀大園圃故
鄉深高臥名愚谷忘機實漢陰因君話幽事吾

寶菴集

八卷四

十八

亦慕拙簪

誰云在城郭臨眺亦悠然月共荆門樹池分夢
澤天世情金馬外心事白鷗前何日相思駕凌
風度郢川

寶菴集卷之四

寶菴集卷之五

五言律詩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喜陸彥先至

常憶秋風裏離尊共黯然所期寧此地相見忽
經年白眼時人過青山旅夢牽懸知有新語羞
屬荊綵篇

何時辭茂苑幾日度蘆溝客路諳垂老詩名起
壯遊未須論市駿那必愧盟鷗況有杯中物偏

寶菴集

八卷五

能洗爾愁

陳長倩鄭文父沈少卿夜過

異國逢秋老佳期背月明猶餘尊酒興得與故
人傾落木鳴階細流雲過眼清翻憐擊筑者燕
市不藏名

浪跡依朝市幽懷傍友生已甘身是客寧避酒
爲名天闊江鴻遠霜嚴夜柝清秋風一張翰千
古共含情

遊雙寺分得名字

欲辯招提路蕭然傍禁城樹疎銜殿影風定落
鐘聲醉卽深禪悅秋能澹物情祇令心地淨不
必怨浮名

宿淨土菴

春山無盡路落日尚行吟下馬逢蘭若栖禽帶
夕陰遠峰青靄積古樹白雲深一借支公榻聞
鐘澹客心

清涼寺

日出孤峰杳諸天在眼前鐘傳萬嶺曙花散百
寶菴集 八卷五 三

重煙野曠行人外雲低落鴈邊清涼誠此地吾
意欲栖禪

馮開之見訪

剡上難迴棹嵇生舊入林二毛驚久別一水慰
相尋落月窺投轄高山對鼓琴因君誇得計生
事有雲岑

山家

紆迴度山磴寥落見人家屋角參雲竹籬根綴
野花茅茨長兒女歲月換桑麻不厭卑栖拙西

鄰有地隄

家在白雲偏深居不問年湖山聊得性耕鑿但
隨緣剥果村村樹燒松戶戶煙無人會幽意風
澗一泠然

一孤山問林處士故宅

行尋處士宅寂寞斷橋東道在軒裳外名參俎
豆中雲深迷放鶴天闊想冥鴻獨向空亭望晴
湖卷白虹

庚寅元旦

寶菴集 八卷五 三

四十仍加四春風又卷簾眼看時態左心入道
門恬隨俗稱家慶憂時問歲占已甘成小隱何
取吏情兼

山亭閒居

豈有避人意經秋長閉關蕭然松下戶對此城
中山得雨深林映隨雲倦鳥還漸語丘壑理聊
復養衰頑

小築類藏蝸逶迤傍翠厓樹深三徑狹花密四
時佳列岫環虛閣流雲護半齋園丁報新景苔

色雨連階

人猶艱半菽吾幸足尊羹况以林廬僻居然杖屨清有園題獨樂無力愧躬耕變理羣公在民巖未可輕

自慙卑栖性爲園近復幽携兒能共出過雨未妨遊低樹時巡果清池靜狎鷗平生五嶽計於此半沈浮

岸幘此何事悠然臨高臺放懷山月出傾耳松風來臥石平依草穿巖喜破苔無人會幽意日

寶菴集

八卷五

四

日長蒿萊

孤懷但有託三畝亦名園深竹自然靜幽禽時一喧馬鞍青作障婁水碧浮門吾計枋榆足何心問化鯢

以此巖巒秀兼之水木澄孤雲栖自可俗客到何曾栗里誇元亮藍田逼右丞慚無二公句空自健攀登

深衷寄巖壑頗笑愚公愚凡木刪仍補危峰又更扶花繁秋不斷松翠晚相紆莫作平泉誠當

生且自娛

游金山寺

把袂金山上雙眸送斷鴻樓臺餘地少煙水極天空壁立千秋氣瀾迴一柱功馮高意無限長嘯領雄風

何年浮梵宇此地足漁磯白水環無盡紅塵濕不飛雲留僧洞冷鐘度客船微獨弔遊仙子天清鶴未歸

清河道中

寶菴集

八卷五

五

客計浮難定離心悵有餘雲山去家遠風雨泊船初漲退濤猶勁沙低樹亦疎老親時借問前路復何如

輓周伯中

并序

伯中死十閱月余前既銘其墓矣爰自斯人云亡知己寥絕俛仰嬰懷不勝黃壚阮笛之慨無所發之北行舟中亡聊追爲輓詩三篇援筆便成語無溢美情不過飾驟而讀之流涕被面語云長歌

可以當哭知伯中者不可不一讀此詩
當亦不忍再讀耳

七尺今何託泉臺手自治餘生終後事一死類
前知隴樹孤難值溪流咽似悲祇應新隧道日
有碧苔滋

夙昔名家子才情故不凡生常憎白髮死未脫
青衫節屋今辭陋藜羹永避饒歸歟傷先骨賸
有數松杉

二十餘年長情親晚更深祇今成死別那復論
寶菴集 八卷五 六

升沈墓有新留劒筵無再賞琴浮雲自飄忽天
地亦何心

憶家園

淮水長東下孤帆迅北征空紆故山目惟有暮
雲平巖樹遙憐色庭花暗識名何時賦歸去稚
子候柴荆

聞道

聞道淮徐境頻年水不驚捍堤推吏績安土見
人情野曠田廬出春深麥麥平陵漕雙大計

大意華 皇明

書懷示王季中何無咎

共是他鄉客難爲令節心苒蒲何處酒綵樓隔
年鍼炎日虞驕塞長河厭滯淫因誰破愁寂傾
蓋足知音

清源逢龔汝修之嶺南

五月疲長路逢君在異鄉幾年纔此會一別又
相望萬里天南節孤雲勸北裝大庾饒驛使莫
惜報春芳

寶菴集

八卷五

七

贈開上人時方校刻藏經

吾聞遠公後之子嗣東林龍象能持法虛空不
住心經翻大海藏菴結五峰陰惆悵人天隔松
關未可尋

涿鹿署中遇雨

亦知帝京近聊息雨中裝觸熱使車少浮陰
公署涼開甌嘗遠酒檢句倒奚囊稍怪風塵色
悠然似暫忘

葉給諫邀遊暨公莊同敬承用韞賦

豈意青雲侶能爲白社招郊園深載酒川路曲
聯鑣亂水分流碧垂楊踈地嬌因嗟市朝裏春
思日無聊

江南二月景宛在禁城西水木澹相映山禽時
一啼遠花畱醉眼殘日送歸蹊不及衡門下春
風足杖藜

詠用韞庭花

萬戶長安道君家花滿闌歲華天澹蕩春意日
更端密綠藏鶯小新紅罨蝶殘惟應比鄰子開
寶菴集 卷五 八
落盡同看

郊游

不斷見游人遙堤樹樹新名園猶隔水幽徑不
生塵易得花前醉從拋客裏身惟應此時意暫
忘故山春

郝園看海棠

幽林一夜雨春滿海棠枝正此新晴好悠然步
屨宜日蒸紅易吐風橫艷難持垂老猶情至逢
花是醉時

題柰樹

嘉樹團如幄清陰一畝垂可憐携酒至正爾及
花時車馬春相逐風霜老自知豫章天萬里寂
寞棟梁姿

韋公寺

却望珠林好斜通綠水灣客迷花下路僧啟松
間關春色故畱閨宦情翻愛閒盤桓殊未已歸
鳥下前山

一夕眺再登抱靈亭

寶菴集 卷五 九
不盡看山意危亭送夕陽峰迴秋半色樹入雨
餘涼月出連三界鐘鳴徧下方如尋遠公榻應
記竹爲房

濟上逢敖嘉猷

濟上此何地翩然逢故歡十年一瞬過雙鬢各
驚看我狎吳山隱誰憐世路難因聲謝諸子不
獨勸加餐

阻風瓜洲

江上忽風浪孤舟空夜磯山如當客住天亦妬

人歸遠火明疎荻層波接短扉幸聞鄉語近鄰舫暗相依

集杜句寄懷京邑同好

獻納開東觀爲僚記腐儒形容勞宇宙樸直乞江湖書信中原闊津亭北望孤他時一笑後夢盡失歡娛

良會不復久踟躕此驛亭聖朝無棄物漁父忌偏醒紗帽隨鷗鳥孤槎自客星平生飛動意相見眼終青

寶菴集

卷五

十

易識浮生理青雲亦卷舒帝鄉愁緒外中散舊交疎晚泊登汀樹秋來把鴈書東南兩岸圻高枕乃吾廬

繫舟今夜遠萬感集清罇相閱征途上長懷禁掖垣故山多藥物隨事有田園濟世宜公等吾知養拙尊

五言排律

集周行之得懸字

策馬衝寒色相過亦偶然宦途驅日月客思滿

幽燕下榻浮塵外開尊落照前新知爭慷慨稚子慣周旋善病疎浮白清言傍草玄雲生齋閣暝花入錦屏妍玉樹紛相映華燈裊並懸物情先令節吾意惜殘年伏臘從他易襟期且自偏春來更有約揮手萬山煙

碧雲寺

逕逐籃輿盡天圍寶刹開石梁浮蟠螭松壑隱風雷萬劫黃金相千盤白玉臺泉聲綠砌響樹影抱峰迴魚競清齋出花依煖洞栽丹梯含薜

寶菴集

卷五

十一

荔朱戶繡莓苔嶺勢環如障湖光浸若杯鐘鳴山更杳路轉月仍來欲問無生偈支公安在哉立春侍班恭紀

吳帝司陽令彤廷肅漢儀甫從元會後况復肆朝時路寢遙傳蹕鑾輿半護旗曙光隨鑰啟宵漏引鐘遲日月懸丹扆雲霄敞絳帷省郎趨玉佩中使繞金龜動地僊音奏彌空法駕移香煙籠柱檻燭影度罍恩蒼壁凝旒見青旂匝殿披土牛京兆進花勝內家持振鷺千班合呼嵩百

隨東郊迎淑氣秘館貼春詞歲序兼風俗韶
華先禁堦暖歸占苑樹寒薄驗水漸子夜流芳
洽農祥與候宜禮均三始重恩以八荒綏寶曆
綿應萬黃圖享正夷垂裳天表近珥筆侍臣窺
清切當螭陛榮光接鳳池平生慚駑劣遭際溢
鴻私莫問行盤菜還傾向日葵

送孫以德翰長

臨岐一把袂客思滿幽燕落木仍今夜開尊是
別筵金鑿初下直畫鷁儼成僊故里日相望離

寶菴集

卷五

十二

居秋可憐白雲浮海激芳草入吳天迢遞王孫
路栖遲傲吏綠舞衣看是綵辭戟守猶玄氣與
鷓鴣香情將薜荔懸平津疎雨外古驛晚楓前
旅夢消征旆鄉心逐大川醉歌驪已駕明發鴈
俱還徑入延陵郭寒催蠶漬船飛蓬驚此地接
羽定何年皎皎屋梁月寥寥山水絃風流京國
盡星散宦途偏余亦尚生侶將歸平子田本家
婁水曲薄業太湖邊瑤草如堪拾相携凌紫煙

入直應制

帝運千齡泰天工庶績熙紫庭多暇豫清蹕少
游嬉翰墨紆宸賞簪裾荷睿慈人當步瀛日殿
敞集賢時橐筆新恩許賡歌後命隨乾臨奎壁
府春繞鳳皇池漏永圖書靜花深劒珮移雲霄
紛接武雨露迴含滋小伎慙蟲篆神謨類管窺
唯餘丹悃在傾向一如葵

陪祀長陵

一望橋山路乾坤儼翠屏岩巖盤北極肅穆敞
明廷萬嶺環爲帶層巖覆若扃殿浮無限紫松

寶菴集

卷五

十三

鬱自然青混合驅元氣騰鸞卜地形鹿馴窺窈
窕龍臥隔沈冥睿筭高遷鼎玄宮俯建瓴當時
夷內難不日靖滄溟業本雲仍固勞曾櫛沐經
至今趨鐵馬猶自震雷霆朔漠遙維險南山豈
辨銘瓊樓標玉穴繡戶鎖金釘古隧新除草穹
階舊見堊墮弓虛碧落埋劒颯精靈虹白低垂
牖泉哀細入汀路人瞻表石中使掃空亭雨露
深皇慕簪裾拜大庭重宵開壯觀下國仰儀
刑仗繞蒼梧月燈懸夜壑星天應畱寶地神或

駐鸞輶四序祠官在千秋 帝臯寧小臣歌盛
烈風栢共泠泠

舟中書懷寄同館諸君子四十韻

世網畱孤客羈愁費五年縱饒婁水夢仍隔潞
河船多病 君恩借長林野性便此生元戀闕
一賦却歸田度郭迎秋爽行舟攬靜綠汀鷗斜
照裏村塢晚霞邊挂席輕浮鷁臨曾細得鮮吳
波將棹遠漢月倚篷圓蹇予非無適同人黯共
憐古祠縈去馬芳草面離筵把酒疎難醉分裾
寶菴集 卷五 十四

暗復牽弟兄俱海內肝膽定誰專憶昔瀛洲選
光騰列宿躔鸞鸞初奉直騏驥必爭先業附青
雲起名驅白雪傳九重霑寵渥七尺仰陶甄筆
底雷春動藜端火夜然曉承中使詔月受大官
錢玉署閒繡帙金門緩著鞭豎儒慙續尾高步
幸隨肩斟酌尊頻倒探尋屐屢穿語深宮漏後
興發苑花前物態消沈陸交情寄握荃雅知容
任誕詎敢鬬嬋娟嵇呂襟期合應徐姓字連那
堪垂柳別更及早鴻天藥餌扶吾往經綸帶爾

偏氣酣歸落莫才小託迤邐跡豈乘桴者心孤
下榻賢宦途工覆鹿吾道倦游燕丘壑無多地
芥次有數椽老親娛杖屨高臥出風煙喜奉趨
庭綵言拋執戟玄漁樵真自狎松菊久相牽小
隱難兼吏離居祇類禪轉蓬驚未定投漆亮能
堅想像依瓊樹淋漓對錦箋溟鯤終浩蕩雛鷄
足翩翾日落供回首潮來應扣舷茫茫儻相憶
關路極三千

陳少尹園亭看菊有贈

寶菴集 卷五

十五

車下聞流水城隅見小亭柏林分徑入桐戶倚
雲扃鑿沼通滄海排峰寫洞庭有懷成墨塊茲
地豁沈冥潦倒遲三益淋漓醉六經老能驅物
役窮合解天刑得士真山斗稱余是歲星提携
常折節爾汝遂忘形九月初繁菊重階正落莫
懸燈交綺繡移席動芳馨爽氣標玄圃餘光掩
素屏質應空粉黛秋亦鬬娉婷歲月誇猶健江
湖厭獨醒柴桑虛寄傲甘谷謾延齡豈是今高
會勞君眼倍青

秋思

何日論長往臨風失故鄉東南自迢遞悵望益
微茫薄祿依金馬流年閱草堂暮雲當戶白秋
葉向人黃避客真成隱攤書稍近忙此生扶傲
骨何物借名場醉卽形神合慵甘請謁妨世情
紛履虎吾道本相羊善病猶懷昔幽栖寔倦郎
乾坤付丘壑煙水歷星霜獨把江梅老親收晚
稻香小舸縈近浦濁酒過隣牆農圃諳垂蓋衣
冠屏漸荒也期歸浩蕩誰識變行藏戀主從

寶菴集

八卷五

十一

交戟携家任畏糧玉京天未遠僊掌露仍涼晝
直趨東觀春遊出建章祇能慚小草詎擬賦長
楊乘鴈嗟徒集冥鴻意豈忘倘期投老處明月
太湖傍

登六和塔

寶塔湧祇園丹梯曲自捫八窗行日月一柱竦
乾坤嶺嶼遙襟帶波濤暗吐吞微茫三界接縹
緲半空騫蟻垤分城市龍宮極海門鳥窺丹葉
下鐘散白雲屯建刹名仍古因山勢易尊扶筇

低碧落岸幘小中原翠掣莓苔鎖青披薜荔軒
雙林瞻領袖三竺拱兒孫地似瀕江斷天難落
日昏錢塘舊形勝一覽見雄藩

新篁斐亶相對映悠然會心爲賦新竹

篇

坐見江園筍檀藥萬竹深泥蟠終磊落雨洗忽
蕭森紫蛻蒼虬甲青抽碧玉簪連雲纔一畝掃
月已千尋矯矯伸孤節亭亭抱素心乾坤清自
許霜霰老從侵古徑高銜日隣窻遠借陰寥寥

寶菴集

八卷五

十七

子猷後千古寄知音

南宮道中紀旱兼識所感

時事艱何甚人情奔自迷似聞寒見雪無復雨
沾泥隴白全枯麥沙黃迴覆畦氣祲連趙魏塵
土暗青齊大氏憂縣磬誰能厭咀藜氣蒸雲似
火農苦貌仍顰歎息盈閭里蕭條及犬雞拊心
悲稼穡延頸渴雲霓遠綠愁看樹微青喜見梯
流亡兼老稚鱗鱗困鰓鮓有市多胥井無泉不
斷溪雩禱雖並舉霖霖竟猶睽聖主求暑瘴

仁風解犴狴至今虞赤地何以謝黔黎國勢方
椎隨宸謨豈噬臍桑林天遠近雲漢語酸嘶大
計歸廊廟餘生付粥壺如何此行役形影共栖
栖

遊靈巖寺

遠岫難逢寺靈巖况有名盤空一磴出揮手萬
山迎棟宇梁朝接風煙魯甸橫樹隨巒壁轉天
入棧雲平積蘚埋碑篆懸厓落磬聲競窺金閣
麗誰悟鐵衣輕列嶂雄千雉飛泉湛一泓古林
寶菴集 卷五 十八
深駐馬春壑半藏鷺竹翠含虛館霞標擁化城
向來塵不到從此境長清杖屨淹留日乾坤汗
漫情坐餘登岱興惆悵把行旌

寶菴集卷之五

寶菴集卷之六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七言律詩

秋日山亭喜伯中見過

庭前蕭瑟見秋歸獨上高樓望翠微雲際素蟾
窺樹小水邊紅葉帶螢稀深山是處堪開徑窮
巷無人任掩扉君自風流解相訪焚魚呼醴逗
斜暉

賦得玉河春水

寶菴集 卷六 一

誰見青皇御蹕回龍池一夜水文開似將玉露
分僊掌元並銀河接上台宮草暗歸漪影綠苑
墻斜送瀑聲來臨流共有游魚美無限恩波日
汴汨

得和甫書云讀書虎丘

薊門南望客心驚汝昨函書報迺兄小隱虎丘
成獨往薄遊燕市愧微名何年更擁諸姜被遲
爾俱飛二陸聲山閣毋勞頻騁望煙雲或恐重
含情

九日張詹甫史應之萬仁甫同登總持閣
岩堯僊閣俯金湯結客乘秋覽大荒日抱五雲
雙闕紫天畱殘照萬家蒼他鄉共鬪看花健此
會仍誇落帽狂休沐向來同數子風流真不負
重陽

張史萬三子約遊燈市阻雪不遂率爾述
懷

戶戶燈輪寶市開漢京佳麗接蓬萊相將斗酒
當春醉忽漫輕鞍礙雪回綺閣夜虛千炬影茅
齋寒仗隔年杯如何咫尺繁華地不駕虹橋去
復來

曹子運要過張常侍山莊

誰家別館城西頭六月觸熱來尋幽一簾槐影
日亭午萬壑蟬聲山欲秋片石遙凌太湖色虛
堂倒挾清池流雲林咫尺不得住安事拂衣稱
壯游

面面軒窗倚淥池紅妝恰就鏡中窺餘霞暈起
當尊媚遠水香生入座遲泰華峰頭天縹緲若

耶溪畔錦迷離採蓮却憶江南樂簫鼓聞門盡
舫移

已向林中宜散髮還從臺上試披襟平原野柳
村村合小徑藍輿步步陰刺眼青山新爽氣窺
人黃鳥故清音翛然楚出風塵外且任明朝更
陸沈

送陳卜野之新昌

長安陌上輕離別屈指逢君又送君落日亭亭
一尊酒單車渺渺萬山雲南州循吏多同榜北
地賢昆雅出羣爾更風流解爲政薊門早晚頌
聲聞

不得伯任問怪之

南去煙雲接豫章東風萬里坐相望卽言龍劍
終雙合無那鴻書斷八行循吏聲名依日月故
人情事隔星霜如論金馬蕭條意慚愧長安粟
一囊

送傅司訓之越

麻青衫何所之南還仍度越江湄早沈萬卷

成華髮晚臨詔主得絳帷虛擬傳巖能入夢將
無匡鼎擅譚詩刻中不盡佳山水知勝衡門抱
膝時

今年

前此常年寒苦深今年寒色故遲侵數枝殘菊
猶傲雪一片晚霞時破陰南北土風乍相似羈
栖客子仍苦心茅齋孤影復何道但有家醪時
細斟

寒夜集周光祿分得元字

寶菴集

卷六

四

坐擁金鑪倒玉尊蕭條朔氣避朱門雲邊暝色
千家靜柝裏寒聲五夜喧此會風流仍鄴下何
人詞筆讓開元陸沈自是吾曹事星聚母勞太
史言

病中史應之遺橘走筆爲謝

伏枕蕭條自不妨朱苞忽荷故人將洞庭千樹
知亡恙薊北三年苦未嘗橘後凌寒偏弄色剖
餘經宿尚浮香野夫消渴如相待欲傲僊人掌
上漿

寄俞仲蔚

玉山南望小于毫有客衡門獨擬騷白首文章
名轉大清時巖壑臥從高草庭花雨幽深砌茶
鼎松風暗鼓濤此際老親便杖屨想能隨意破
蓬蒿

一夜相思寒雨青浮雲碣石爲君停詩從五子
稱同調老向三吳愛獨醒生計自高文苑傳壯
心長付草玄亭憐余暫隔元方御寂寞荀家會
裏星

寶菴集

卷六

五

香山寺

松檜陰森繞百盤自扶雙屐關春寒高臨北極
千門敞晴指西湖匹練看石裏流泉鳴磴道雲
邊飛鳥出闌干卽今矯首諸天近何必乘風借
羽翰

手弄晴霞俯翠微坐來山色黯相依上方佛殿
峰前擁下界人家寺半圍面面風煙銷濁酒垂
垂蘿薜裊春衣尊前一片清流在可是江南舊
釣磯

寄顧山甫

薜荔蒼然一逕斜。夫君寂寞擁煙霞。如雲秋稼
惟供酒。二月春風只看花。老仗詩篇雄笑傲。貧
將林壑鬬繁華。亦知無意論禽向。湖上千峰總是家。

送徐侍讀使楚

四牡輝光夾道喧。林間清吹引朱旛。卽看南紀
諸侯貴。自是詞垣使者尊。雙旂暮雲過峴首。片
帆疎雨度荆門。燕臺九月深秋色。知倒清觴在

寶菴集

卷六

六

故園

鄴下才名自數公。偉長風調許誰同。從知色爲
觀濤起。可信詩緣入郢工。驛路大都春草外。王
程強半月明中。斜陽西北如回首。縹緲金莖是
漢宮。

諸子遊釣臺

每到林泉意便親。偶逢休沐卽嘉辰。藤蘿逕小
恰容騎。禾黍村深自少人。白葛涼分巖柏細。清
尊香入渚蓮新。婆娑但得滄洲趣。金馬何曾異

隱淪

長安秋懷

碣石宮前秋氣高。長林落木故蕭蕭。孤雲獨鴈
時來往。細雨寒花共寂寥。生計未應關出處。野
心終自便漁樵。蒼茫目斷江南道。愁絕嚴城起
暮譙。

歲杪過楊公亮招費國聘不至

百懶從教與世疎。兩眉聊復爲君舒。呼來竹葉
寒難醉。坐對梅花玉不如。稚子清歌消夜半。隣
寶菴集

卷六

七

家燈火逼年除。高陽舊侶今星散。一涉浮名恨
有餘。

伯任上計都門畏禁不見悵然賦詩

別後相思歲已三。逢君闕下理朝簪。尋常世事
何須問。咫尺天涯獨未甘。形影久憐吾道拙。風
塵偏與宦途諳。亦知握手還堪待。春酒新來釀
滿甔。

人日集馬體良

紫陌東風一氣蘇。草堂相對且踟躕。天涯歲序

當人日海內交遊戀酒徒雪色低垂催臘去梅
花欲吐仗春扶殷勤此會仍須惜况有清酤湛
玉壺

寄懷陳吉水卜野

曾記秋風別恨重只今頻見柳陰濃書來楚甸
三千里家近王山第幾峰繞郭花開春寂寂雙
江水煖日溶溶空梁落月相思處把筆題詩手
自封

王伯楨侍御邀飲梁園

寶菴集

卷六

八

小苑春殘黯自驚樹頭花落靜無聲何來驄馬
能乘興况是園亭舊有名遠水潏潏涵夕照垂
楊歷歷映高城清歌綠酒休辭醉向此蕭然少
吏情

山行道中

一一山光墮馬前大堤千步渺風煙卽看眼底
饒靈境莫惜春來費酒錢夾岸垂楊飛綠雨半
塘新水湛青天曾遊此地今如夢彷彿韶華勝
往年

碧雲寺

石子班班小徑成寺門雙抱翠微橫疎簾月蕩
峰巒影曲檻泉飛日夜聲步步芳菲春後劇紛
紛車馬畫中行平生苦覺浮名累莫向山僧道
姓名

送馬水部之南旺

簫鼓喧喧畫色昏風流水部問河源從知官舍
無公事高臥泉頭卽主恩東去名山雄岱嶽
南來家信近吳門何時更具平原飲我欲高尋
寶菴集

卷六

九

日觀捫與水部有泰山之約

送于進士使薊南還

貰酒禪宮破別愁翩翩雙旆指檀州軍中刁斗
烽煙淨南下帆檣日夜浮楊子渡頭天似水茅
君壇上月橫秋母煩故里多畱戀遲爾雲霄接
羽遊

贈懷座主伍先生由蕭令擢守順州

白下秋風三上時雄心半在半堪疑平生辛苦
河東賦此日吹噓國士知雨露幸隨桃李後雲

霄終愧鳳麟奇惟餘一寸銜恩意迢遞能過泗水湄

蕭子城邊芳草班浮雲雙旆指公山鶴川風俗猶存古竹馬兒童半雜蠻劍氣乍開豐令去棠陰雖在沛宮閒何時天上徵書下棘府清光此再攀

寄上谷張中丞

幕府高臨紫塞迴翩翩節制走風雷雲州自古多形勝鎖鑰于今有異材白羽畫閒邊壘靜赤寶菴集 八卷六 十一

城春曉戟門開從知雅負襄陽癖鈴閣芸編取次裁

憶昔中丞建畫旂叨從弱冠客平原崎嶇自合書生相顧盼終銜國士恩春雨訟棠陰不改秋霜臺栢老逾尊燕關北望無多地絳帳風流未可論

李武清園亭看蓮

楊柳城陰小徑通芙蕖千片點晴空當尊野色滄波外隔岸人家夕照中太液池邊分曉露若

耶溪上醉秋風自憐官冷便休沐常伴鷗羣戀碧叢

東傍禪宮西翠微地分清寂占漁磯波間菡萏晴相媚簾外鳬鷺晚故飛盡日林光搖古堞方秋水氣上巖扉淹留縱酒不知暝行趨前村月色歸

送褚司理之武昌

武昌城枕大江流風土于今似石頭到日使君停捧檄經秋父老候行舟問俗時過漢陽郭披寶菴集 八卷六 十一

襟應上庾公樓遙知佐郡還多效江左才名屬褚裒

秋日書懷

浙浙商飈驚綺疏問余秋意莽何如翻因肺病能耽酒不爲窮愁學著書荏苒歲華隨薄宦東南雲白是吾廬寧憂三徑荒蕪久光父明農手自鋤

徐司寇詒詩家君見懷述感

當年蹀躞薊門塵把臂風期共老親宦跡升沈

餘二紀天涯故舊更何人
青雲轉積窮交戀白
雪遙飛上苑春却笑古來山吏部不知中散性
難馴

十五夜獨酌

橫吐金波散紫氛清觴寂寞歎離羣
一年獨占
今宵月萬里空瞻故國雲
薊苑風煙秋漸老漢
宮砧杵夜初分南樓客思真無賴
長嘯人間未
可聞

陸敬承自彭城詒詩見懷次韻答寄

寶菴集

卷六

十三

向晚西風落木深故人相憶大河陰
酒徒別後
空燕市魚素傳來尚越吟
高臥宦情秋索莫未
歸身計日侵尋何時把臂桐江上
明月孤懸照
兩心

九日小齋枯坐

深秋落木徧平蕪
悵望燕臺客思孤
未老風煙
欺鬢髮幾年兄弟隔
茱萸天迴夕照空
齋冷雲
盡高城朔鴈呼病骨
此時增偃蹇燈前花
影倩
相扶

九日柬沈少卿

片雲孤館不勝秋黯黯寒花伴獨愁
多病異鄉
仍令節故人今日自風流
能無對酒知饒菊可
當登高況有樓敢望
白衣來小徑扶筇倘
許後
時遊

冬日閒居

凍雨冥冥吐積寒
掩關脉脉起愁端
側身天地
成孤客失足風塵爲
一官北望羽書虛借
箸南
來魚素勸加餐
母言避世堪金馬動
是人間行
寶菴集

卷六

十三

路難

萬里西風吹敝廬
東南歲事近何如
亦知堯世
頻憂水無那吳民半
已魚宵肝總勤
明主顧
輓漕仍急大農儲
只今禁苑多供奉誰
寫幽風
進屬車

親舍迢迢五湖曲
白雲堪望不堪依
常年逐宦
身如寄永夜思家夢
是歸客路音書遲
鴈到秋
風甘旨憶鱸肥
自緣羈思同零落
豈有高情與
世違

小至前一日述懷

雪淨風高西日垂晚晴如報一陽曦故園梅柳
今何似帝里年光又此時濁酒不妨澆磊塊畏
途難自脫羈縻平生憂國兼懷土未老令人鬢
已絲

至日大雪和費國聘

曙雪蒼蒼迷四隣靜看雲物又茲辰乾坤暗入
初陽律節序頻驚久客身薄宦行藏宵酩酊寒
家庭戶玉嶙峋無由隔屋相呼飲漫發狂歌和

寶菴集

卷六

十四

郢人

與國聘過馴象公署看雪茂仁携酒偕集
他鄉見雪倍多情駐馬銜杯望玉京澹蕩乾坤
仍不夜虛無臺館忽疑晴常餘莽莽雲邊色似
有蕭蕭木末聲相對那愁寒入骨君家宿釀賴
偏羸

徐少司寇簡拜宗伯喜而有賦

履聲初下五雲平建禮雍容衆所榮聖主自
高宗伯選先朝曾重侍祠名文章白首酬經濟

冠冕清時見老成南國衰顏想開慰故人今已
佐熙明

沈陳二子集小齋

九衢風色藹平沙二妙相過問歲華客久漸甘
燕市酒春來仍對故園花清歌渺渺城烏起雙
樹沈沈山月斜縱有玄亭但堪醉時人虛擬子
雲家

國聘臨別贈我小桃盆草走筆爲謝

草色桃香點座隅贈余不減海南珠慈青歲暮
終相保爛熳春風肯未蘇去住總教慙遠志浮
沈何必問玄都寒齋楚楚成幽賞可勝空梁落
月無

送朱子得之懷慶

五馬翩翩出上都春風萬里散平蕪楚材舊起
明光草漢吏新分虎竹符王屋雲高詩並秀太
河月落夢還孤縣知郡閣登臨處直北金莖乍
有無

恭題 御藏商喜畫鹿

寶菴集

卷六

十五

攸伏曾聞育鎬京披圖意態悅生成天垂雨露
真成若地絕虞羅永不驚日出長松窺鼠過春
深豐草引麋行共欣 聖德弘開網歧喙熙然
樂太平

送何啓範

石頭山下鴈高飛申伯臺前落照微當日投繯
曾意氣只今負弩更光輝秋來壽酒分仙露天
上宮袍作舞衣獨有薊門畱滯者白雲南望正
依依

寶菴集

八卷六

十六

花下集同世周賦

落照殘紅暮景懸小庭相對澹風煙避人門巷
時耽靜入眼葵榴也自鮮物色他鄉宜雨後客
途何處勝尊前惟憐明月淖沱棹不得畱君一
愴然

端陽同王世周小酌

寂寞誰堪大隱誇每逢芳節怨天涯囊符兒女
存風俗蒲黍盤餐改歲華萬里羈心牽桂樹一
時幽賞對榴花相看賴有情親在小酌清言日

易斜

卽席送王世周得登字

亭亭片月花間升耿耿離愁拋未能憐君傲骨
倦爲客况我孤懷常似僧尊前青眼二三子別
後白雲千萬層畱取吳山九秋色遲余一嘯凌
風登

懷費國聘

翩翩意氣比金蘭忽漫分飛解豸冠豈是郢歌
偏和寡能無蜀道始知難異時碣石風流盡中
寶菴集 八卷六 十七
夜我眉月色寒萬里題詩倘相憶五湖秋草間
漁竿

沈少卿見過

五月炎塵耐可當掩關甘與世途忘科頭見客
青天小把臂圍碁白日長芳樹淺紅扶酒酸古
槐濃碧墮繩牀殷勤笑口何容易別後相思更
渺茫

萬仁甫餉蕙酒

近來止酒學陶公似是兵厨醺漸窮門外賴能

尋五柳杖頭那必指新豐天連金掌看成露月
洗冰壺映若空抱甕題詩一相憶自澄雙眼醉
東風

費國聘詒詩見懷次韻答寄

千騎南方畫錦歸津頭相送淚沾衣知心我輩
無今古拊掌浮名有是非月在上林孤鴈起春
深湘浦萬花飛遙憐回首悲歌地縹緲金莖落
照微

紫氣蒼茫暗帝闈乍分龍劔詎無神幾從宦

寶菴集

八卷六

十八

海悲微祿况復春風送故人交態閑來偏感舊
物情隨處又成新于今事事歡娛盡不獨當年
漉酒巾

吳儂歸興逐尊絲楚客懷人正此時雙鯉乍傳
加飯字一麾真與夢刀期爭憐吾黨生平氣各
繫中原別後思萬里春明休感慨那能蝸角定
雄雌

游草橋

別墅蒼然野徑通迴塘十畝宛垂虹林端不墮

松杉日天外常吹菡萏風未擬勝懷多病減劇
憐幽景故鄉同當尊乍可拋塵網細逐清歌倒
碧筒

層岡曲抱水涓涓鏡裏垂楊盡倒懸晴晝有時
飛綠雨濃陰無地豁青天游人改席偏依樹稚
子移舟戲採蓮高會只今容把臂可將河朔傲
當年

悶

久耽微祿擬何爲暫鬱歸心可自持萬事依人
寶菴集

八卷六

十九

難肆志一身作客易攢眉天涯兒女仍今夜湖
上尊鱸正此時槭槭空庭聞落木不禁羈思共
淒其

茂仁見過讀余悶詩遂枉和什再用前韻

賦答

憐余何事苦吟爲縱有清醑懶獨持相憶故人
能把臂未歸愁客一舒眉還當落月聽鴻處預
數西風泛鷁時卽此尊前堪惜別那須數問夜
何其

沈茂仁夜集分韻得分字

遠漏沈沈漢苑分
小庭月出照微醺
如看酒態差堪賞
但語離愁未忍聞
清夜尚交牛斗氣
故園行傍鹿麋羣
尊前把臂休辭數
別後千山斷白雲

寶菴集

卷六

三

寶菴集卷之六

寶菴集卷之七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七言律詩

萬壽節恭于舟次瞻拜述感

幾年端笏侍金鑾
曾奉君王萬歲歡
紫氣曉瞻天北遠
布帆秋自日南看
鵷行漫擬陪嵩壽
虎拜猶能似漢官
怪道子牟偏戀闕
五湖雲壑聖恩寬

任城道中

寶菴集

卷七

一

秋草依微落照明
川原歷歷總關情
千家網罟魚成市
兩岸蒹蘆水向城
白泛鷗羣將棹去
青懸樹色帶帆行
雲邊暗指淮徐近
十日遙拚盡旅程

彭城懷古

山外高城接斷虹
千秋感慨夕陽中
大河天闕遙當險
壯士時來各自雄
戲馬舊臺荒宿草
逝騅遺響動悲風
乾坤不盡興亡恨
泗水茫茫繞沛宮

得沈君典書知未有北上意却寄

泗水孤帆落鴈前故人書札到愁邊
夜懸燕市相思月天闊清江獨釣船
偃蹇尚耽安石臥浮沈不借子雲玄
秋風我亦歸田者拙宦行藏總自憐

將抵維揚寄李汝培侍御

湖波欲盡見維楊柱史郊居宛在望
別緒舊懸淮浦樹浮踪真憶薊門觴
偶緣同病偏相惜但隔長江是兩鄉
無恙布帆從此去可憐回首更蒼蒼

寶菴集

卷七

二

元夕同夔弟奉家君及諸親故小集

久客初歸戀歲華草堂燈火燦於霞
斑衣對舞今何夕玉樹相看是一家
漸捲暮雲爭擁月乍晴春雪尚沾花
老親近况寬行樂有酒畱賓可待賒

郊游

小舸林中數問津偶逢佳處卽畱賓
一尊天地容疎放雙屐江山借隱淪
雲石背城晴更好桃

花臨水晚逾新朝來莫怪耽遊賞
客夢時牽故國春

過浮佛寺書感

愛弟昔年同隱處重來九度見春風
卽看耆宿頭爭白依舊戎葵花自紅
靜以道心皈大士譚於名理得支公
莫言未老輕投綬漸悟人間萬事空

答寄周伯中

自愛禪堂五月秋敢云吾道在滄洲
故人天闊

寶菴集

卷七

三

能相憶此地雲深不可求
徑入妙香花是雨楊懸空翠竹爲樓
東林好景依然在何必青衫愧比丘

答寄馬水部

秋草門前宿釣艫坐驚飛札問蓬窻
家園勝事能粗遣世路雄心已半降
明月向來懸濟水春風亦自繞吳江
殘陽寂寞虛回首愧爾沙鷗隊隊雙

隔年曾醉美人觴
夜色依微度石梁
吾道白雲

歸去晚異時青眼意何長書來動是陽春曲名
下誰如水部郎莫怪野夫訓和少嬾心兼復廢
篇章

登錫山

青山無伴獨成游籃輿凌風況及秋萬井自懸
高嶂曉千帆如織大河流浮圖倒影橫丹鷺古
殿無人臥石牛尋勝那知行近遠野心何地不
滄洲

登惠山絕頂望太湖

寶菴集

八卷七

四

閣道崔嵬未着梯仙人玉杖豔能攜盪胸秋色
浮雲外指掌山形大澤西白浪驟翻諸島出青
天忽壓衆峰低夕陽樵採依稀絕萬木風前虎
豹啼

外舅啟孫宅遇顧始餘悵然有作

契闊林泉及數秋只今邂逅緩離憂哦詩湖上
記青眼把臂燈前驚白頭遠岸燒殘樵響斷古
橋楓冷夜堂幽平原耆舊嗟何在西磧山空草
樹愁

惠山遊黃顧諸家園亭

窈窕春山幽復幽短筇偏得恣冥搜家家華館
依峰出步步清泉抱檻流乘興偶然同看竹忘
機復爾混眠鷗此中大有玄栖境何日雲邊占
一丘

雨中度江將登金焦二山

鷁首輕帆向曉開指麾飛度大江隈山隨海氣
冥冥至雨挾濤聲隱隱來已道清時虛擊楫可
容佳境負銜杯還看把臂層巔上形勝東南一
快哉

金山

玉華高館淨無埃萬里風煙迴自開江勢漸窮
迴砥柱山形如削擁樓臺雲雷絕頂終爲雨龍
臥空池或起雷斜日振衣聊一瞬壯遊仍得幾
回來

許繼顏園亭看玉蘭花

城頭楊柳漸如絲城曲名園事事宜花信正當
春半好酒人能赴月明期香分楚畹杯前度色

借藍田暝後窺入眼韶華最堪惜可教風雨重
相思

山中看梅

百日春陰暖漸開自扶雙屐破莓苔忽驚眼底
遙成雪爲道山中盡種梅澹蕩湖風香作浪紆
迴村塢玉爲臺十年夢想今初到休覆殷勤掌
上杯

過外舅山中故居

滿屋湖山酒百巡可憐意氣一時新只今高士
寶菴集 八卷七 六

知何在空自梅花相向春徑有蓬蒿長積雨堂
無圖史暗流塵淒涼絕似西州道便欲迴車別
問津

答陸七丈

百事中年嬾便辭祇餘行樂未言疲青春物色
濃相媚白日花陰醉亦宜羯鼓不須催落照羽
觴偏得映繁枝憑君莫作風塵語丘壑中間合
置誰 時有勸駕語

喜沈茂仁過訪

星輶六月下滹沱計日遲君訪薜蘿久別故情
應不忘乍逢秋色爲誰多城隅綠樹孤帆宿屋
底青山小騎過試問南天重把臂可如西陌共
鳴珂

忽漫相逢宴水湄却憐爲別薊門時終然吾黨
成龍劍共歎長安似奕碁窗中風雨聞桐葉江
上芙蓉引釣絲縱飲莫辭今夕醉郭隗臺畔隔
年期

小窻綠萼梅盛開

寶菴集 八卷七

七

小樹繁英亞竹闌巡簷時借一枝看香浮片月
娟娟淨弱倚輕風颭颭寒直有春陽施翠黛虛
疑夜色混琅玕仙根窈窕人間見轉向蓬山憶
羽翰

夏日陳虞部園

故周太守園

石逕陰陰迴隔塵不煩張坐有莎茵重過臺館
驚新主漸老松篁是故人慷慨百年堪縱酒蕭
森一壑稱垂綸玄雲暮色催歸興取次尋花叩
戶頻

姜仲文招集彭城諸勝處

久向長淮厭溯湍應攀玉樹罷愁端天容鞭弭
周旋約地盡河山表裏觀片月自懸空霸壘野
雲猶在護詞壇相逢懷古成蕭瑟況復風塵把
臂難

遇蓋卿東昌

逢君此地客愁寬累歲相思兩鬢看同學尚宗
牛耳約幾時重合鳳池歡尊前濟水流難住別
後燕雲望自寒莫以時平輕建節祇如吾嬾亦
寶菴集 八卷七 八一

彈冠

送萬大叅仁甫之山東

薊門花發又花飛晚閣登臨戀夕暉天外豈堪
垂老別省中嗟已故人稀丹泥尚濕新題疏紫
霧常縈舊賜衣何日棠陰成蔽芾好從明主
贊樞機

柳岸春風潞水流使君旌旆去悠悠東方開府
元千騎三十專城更上游關里文章歸大雅岱
宗風雨入冥搜惟應臥閣無他事指點停雲動

別愁

費國聘甫入都門過訪屬余病中畱酌小
齋遂枉來什因有此贈

吳楚風煙緊遠思薊門相見喜成悲肯緣久別
疎知己共對清觴憶往時蜀道縱難官未左文
園如故病何辭惟憐夙昔襟期在握手匆匆各
賦詩

張質卿陸敬承費國聘馮用韞集小齋得

秋字

寶菴集 八卷七

九

紫苔門巷不勝幽卽有招尋總舊遊十載襟期
常卜夜一尊風雨便成秋翻將白眼窮歡笑各
吐清言佐拍浮可憶年時離別否萬家砧杵動
生愁

質卿公亮貞復國聘集蓮花菴得魚字

芙蓉池閣錦爲居不遣秋風日夜疎垂柳古城
堪駐馬倚綸高檻莫驚魚昆明草樹分慈舊銅
狄雲霞對卷舒漫道後期花事晚一枝畱賞倍
踟躕

質卿國聘集小齋共賦槐字

積雨空庭漸長苔
聯鑣或恐問奇來
絺衣月色涼侵戶
人語秋聲暗入槐
畏路同心猶未失
清時笑口幸頻開
當尊磊塊澆難盡
莫聽高城急柝催

韓臣書至怪不得余問賦此爲答

珍重三裁薊北書
知君情事不爲疎
乾坤自著嵇生懶
歲月仍深楊子居
汀樹水雲空悵望
酒船茗碗近何如
莫言少日飛翻意
取次人間萬念除

寶菴集

八卷七

十一

九日諸子出郊見約阻弗克赴旣以重陽

登高詩相示輒用韻書懷

病骨年來萬事慵
却逢佳節罷扶筇
浮名尚戀金門戟
遠興仍違野寺鐘
籬菊待霜黃未吐
煙林落日翠還重
難將雙眼隨君去
卽恐鄉心望裏濃

木葉蕭蕭下夕陽
疎簾颯颯晚生涼
掩關把酒有何意
出郭登臺偶自妨
黃菊幾家當令節
青

山無數只他鄉
惟憐吾黨風流甚
浪說千秋落帽狂

常緣散署聯鑣出
更想高臺立馬登
過雨山容應倍好
滿天秋色似初澄
銜杯定可淹林日
歸路何妨借佛燈
會有重陽畱閨月
也拚携興白雲層

不盡風塵長二毛
那堪秋思復牢騷
天邊有弟茱萸隔
眼底何人杖屨豪
已道勝遊成載酒
兼聞佳句競題糕
蓬蒿徑裏無餘事
臥看涼雲片

寶菴集

八卷七

十一

片高

吳仲文沈少卿集小齋看菊分得笳字

雲物蕭條日易斜
卷簾邀客暨成譁
夜長空館偏宜酒
秋老寒城尚有花
自訝年光隨轉燭
可憐月色向鳴笳
相逢不醉緣何事
却恐西風上鬢華

送鄒爾瞻請告南還

曾看九死爲批鱗
忽漫雲霄又乞身
豈有朝疎直道祇應華
髮戀慈親十年客夢燕山路

萬里鄉心楚水濱
癩病自嗟人事絕
灞陵空復望行塵

湖上

暗壁幽泉百道開
平湖十里碧於苔
晴沙不動白鷗起
遠寺猶微青嶂來
踈地柳陰相映帶
連雲麥隴自縈迴
江南風物何如此
立馬鄉心轉自猜

九日石湖燕集唱和詩

水面秋雲殢日黃
競扶籃輦叩僧堂
那期燕市分裾後
重見龍山落帽狂
叢菊且拚開病眼
千峰直取佐清觴
使君標舉能超俗
始笑從前吏道忙

寶菴集

卷七

十三

送諸進士之南陽教授

蚤聞優詔下江干
從此天衢縱羽翰
聖主自來容折檻
同人今已競彈冠
名高不入芙蓉府
祿薄聊供首蓓盤
諸葛祠前春草色
千秋仍與臥龍蟠

天竺寺

開山何日剏珠林
入寺翻容上翠岑
松檜老成祇苑樹
石泉喧作海濤音
風吹寶界三花落
日射丹樓萬竹深
習靜不妨來此住
白雲常自護禪心

九里松

高松一一拄秋旻
九里垂陰路不塵
天與冰霜扶正直
地分泉石漱清真
尋常梁棟難爲用
夭矯虬龍未可馴
回首五株參泰岱
虛名無賴辱函秦

寶菴集

卷七

十三

寄馮開之

古徑蒼苔愛獨行
却憐雲霧擁高城
青山縱自成賓主
白社猶堪憶弟兄
樹引晴峰煙漠漠
天橫秋水月盈盈
卽今慚負連牀約
汗漫虛稱五嶽盟

游招隱寺

覆谷松長草徑迴
最深重見寺門開
天排複嶺成雙障
地縮澄江浸一杯
石裏幽泉喧客屐
巖間新綠隱花臺
山空路僻人稀到
誰更明朝載

酒來

維揚贈李汝培同卿

與君追數秘書時——風流惱夢思
玉署銅龍天不遠
苑花宮樹日相隨
已嗟靈劍分燕市
況值飛蓬落海涯
聚首不堪成黯澹
廣陵煙柳共低垂

曾從白簡一蜚聲
立掃妖氛見太平
去國肯孤魚水眷
避人聊逐海鷗盟
懷將楚璞愁難辨
佩有英鉤拭自明
遙想賜環應不久
可容吾黨看

寶菴集

八卷七

十四

崢嶸

贈陳從訓

草樹菲菲島嶼陰
美人踪跡近中林
冥鴻不在青天外
隱豹長依紫霧深
小西圖書仍素業
南徐山水寄玄心
憐余獨往成疎懶
遲暮從君始盍簪

珍重高風未可攀
千門落日抱玄關
簾前秋倚王猷竹
屋後晴開謝眺山
生白齋虛甘自老
殺青編就許誰刪
風塵小草成何事
羨爾沈冥一

壑間

度龍泉關

寄崙鳥道接邊城
行李蕭蕭朔馬輕
翠嶂宿雲平地出
綠陰飛雨半天橫
褰帷日散千峰紫
吹角風疎萬壑聲
欲寫丹青入歸橐
臥遊他日似宗生

南臺

寒旦名山起道場
曼殊靈蹟寄蒼蒼
圓巖似覆千秋鉢
異卉時飛百和香
日出羣峰當礪塊
天

寶菴集

八卷七

十五

低六月下風霜
懸知三昧存千劫
儻許凡夫見佛光

中臺

迴巒無樹亦冥冥
罕堵波高碧落停
千界佛光時見白
四圍山色盡環青
橫天飛鷺中峰秀
出鉢潛龍太華靈
禪榻蕭條心似水
臥聞清嘒發巖扃

臺上有太華池

西臺

崔嵬扶杖白雲巔
一望乾坤曲檻前
清夜半峰

畱落月夕陽雙嶺界寒煙平臨北嶽青冥合極
眺重關紫塞連寄語安禪須此地西來應更近
西天

北臺

北極仙巒百丈懸卽看雙袖破風煙高雲片片
涼生雨絕頂沈沈暗吐泉礪道層氷餘太古巖
扉落日居延浮生未作栖禪計已覺諸天在
眼前

東臺

寶菴集

八卷七

十六

平巖歷盡見崦岵指點扶桑路不賒大海波濤
先浴日亂山煙霧獨蒸霞峰浮鰲背連雙闕徑
入雞園繞萬花不向乾坤試寥廓寧知世界有
恒沙

清涼寺

窈窕迴峰衆木陰憑陵雙屐片雲深千盤磴裏
開僧寺萬壑泉中出梵音室利西來曾示迹清
涼此地足栖心何年世網還拋却一鉢蕭然倚
道林

曲陽謁北嶽廟

香火崇祠畫不扃遙瞻北嶽峙冥冥等碑代落
名公筆飛石人驚太古靈接影松楸昏日月凌
空臺殿鬱丹青何時直躡恒峰頂手扶浮雲叩
紫庭

入都補故官效長慶體

四千里外帝京路九十日餘遊子程差幸老親
天與健未携妻子累猶輕幾年穩臥滄江色何
物仍聯玉署名出處聖朝無一補較來長策

寶菴集

八卷七

十七

是歸耕

九日摩訶菴作

十年漫作林中別九日閒銷陌上塵給苑舊陰
如遲客山僧新句忽驚人臺臨寶刹懸青漢徑
入瓊泉隔紫筠誰道漢京佳麗地不禁鄉思逐
鱸尊

秋望

秋老燕臺落日陰一尊何處快登臨蕭條萸菊
自賓主蒼莽山河成古今萬里未休秦塞甲千

門不斷漢宮砧江南諸弟應相憶愁絕孤鴻海上音

送姜仲文視學關西

年少曾高視草名璽書新拜領諸生臨岐燕市空車馬改歲秦人望旆旌四顧河山雄左輔中興文學在西京還應矯首浮雲外突兀憂時意未平

三十橫金衆所誇翩翩雙騎去凌霞千門朔雪辭華省二月春風散絳紗天外黃河朝度馬城寶菴集 卷七 十

頭連嶽晚當衙傳經世業君堪繼不用瞻雲苦憶家

蒙 恩予告給驛

多病無能合罷官虛蒙賜傳主恩寬由來禮數橫經渥無復間關行路難稚子解誇新雨露長年如狎舊風湍空然戀闕成何事早晚滄江一釣竿

登岱

震嶽居然五嶽尊中峰忽爾衆峰蹲天含萬象

平開闔海浴雙九對吐吞終古松蘿清石骨有時巉巖暗雲根秦匡宋障俱陳迹嗚咽幽泉與細論

六龍馳道出雲邊絕頂栽差更可憐阿閣迴開羣帝府晴闌微辨九州煙卽看嵩華疑無地却借滄溟別有天漫道蓬萊應只尺茂陵松栢正淒然

矯首初驚積翠流俯身如揖萬山稠經過不盡前朝色莽蕩真成五月秋齊魯片雲隨倚杖乾坤雙眼在登樓休論汗漫如禽尚已薄張衡賦寶菴集 卷七 十九

四愁

西望迴巒綴夕曛振衣猶得破氤氲空中複磴懸疑斷樹杪飛泉杳自聞歲月暗銷秦碣字陰晴不改漢封雲清朝久讓云亭事司馬何勞草禪文

酬徐宗伯過訪山園

自愛衡門遠市譁偶逢籃輿破蓬麻迴舟却笑山陰雪倒載真迷漢渚花月出峰巒低枕席秋

來草樹鬱煙霞從今相送還相望歸有園頭路
未賒宗伯以歸有名園

七言排律

游惠山

五度惠山游自愜于今信宿更堪誇涼當水榭
狂呼酒巧直巖亭飽看花露下清歌聲似玉燈
前紅粉氣如霞春憐青眼歸仍緩月笑酡顏起
便斜臥石且停蕭寺屐汲泉重試虎丘茶翻因
小草窮靈境莫倚長繩繫歲華興到肯嫌杯斝
寶菴集 八卷七 二十

游韋公寺因懷沈少卿

九市飛沙晝亦昏卽看韋曲似秦源清波渺渺
迴山雨綠樹沈沈到寺門紫馬不驚芳草路玉
壺遙駐浣花村從來久客耽鄉思乍到空林澹
客覓楊柳梢頭天弄碧海棠枝上月生痕二毛
未覺多情減一壑終慙此道尊却憶同游十年
事故人牢落臥江樊

送袁子壽

滹沱楊柳暗鳴榔遙指金陵落日黃如爾才名
真武庫此邦形勝自高皇請看定鼎雄龍虎
還擬登臺識鳳皇閭闔靜分楊子月長干曾貯
令君香豪華振古成都會風物宜人近故鄉六
代宮煙移畫艇萬家秋色對胡牀平明拄笏當
鍾阜薄暮垂鞭度雀桁宦計去來同混世主
恩南北並爲郎三山未老仍逢謝兩賦俱傳倘
似張爲憶薊門畱滯者好因雙鯉問行藏

寶菴集 八卷七

三

寶菴集卷之七

寶菴集卷之八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五言絕句

子夜四時歌

歡似枝上花隨風落誰家儂似花下枝花去終不移

種荷荷不花翠葉空田田莫怨不成荷有藕終自蓮

手種黃蘗樹須臾鬱成林西風吹空房容易多

寶菴集 卷八

苦心

朝看地上雪暮看雪上跡從朝看至暮門前雪三尺

除夕

自作燕市人今夕幾除夕無夜不夢家何言四年隔

山瓶貯美酒婢子且莫斟有酒不成醉應知羈旅心

晨起卽事二絕句

一宵風稍緊八月草全腓未是清霜候閨中已授衣

昔日矜朱華今時墜黃葉莫恨西風吹長門閉嬌妾

舟行卽事

願得三千里飛帆一夜還生憎衛河水十步九成灣

白日鬱不開輕舟蕩煙渚不見行舟人但聽煙中語

寶菴集 卷八

葭菼兩岸闊日出片帆過坐覺前溪漲夜來秋雨多

卽事

落日人煙少臨江惟數家篷窗試一望寒色滿平沙

枕外江流駛燈前客夢殘豈堪重入聽一一鴈聲寒

題敬承來爽臺以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爲

韻

却月臺高起披雲望不迷萬山無限好只在赤
闌西

下界疑無地浮空祇見山自來青眼色祇寄白
雲間

片雨羣峰出清秋萬木凋芙蓉千古色最好是
今朝

有酒常玩世無金仍築臺自稱方朔隱誰問郭
生來

支願看青山飽飯無餘事咫尺官道傍誰知此
寶菴集 卷八 三

中致

拄笏秋天空羣山落吾手偶爾逃醉鄉嗒然復
何有

高臺生雄風披襟對颯爽但撫少文琴當令衆
山響

可憐車馬間自挾煙霞氣却問山中人爭言出
山貴

夜歸淨慈寺

連波曜積雪明月到湖心十里南屏寺山僧臥

正深

山深斷行跡宿鳥亦無喧相送前村月殷勤到
寺門

拙園雜詠

枝撐葉蒙茸垂陰宛如蓋
天外松蓋巖

平巖何所見見此西山陞悠然會心處多在夕
陽時 夕佳巖

誇他歲寒色愛此庭中樹五月嗽楊柳輕帆過
寶菴集 卷八 四

玄墓 楊梅隴

斜陽媚幽石相縈不能去主人抱書眠松風獨
知處 雷暉洞

一夜春風生中庭萬花坼惟有巖間松不借春
風色 看花巖

磊磊山頭石鬱鬱崖畔栢并入池水中連天作
深碧 影碧池

谷上爲盤峰峰下卽盤谷中有幽人居白雲逗
喬木 盤峰

修嶺跨虹梁望望情何極青山出林端蒼然翳秋色餘清嶺

泓澄洞中水月明浮蒼玉寄語高尚人何須鑑湖曲浮玉洞

欲攬衆山色不借葛陂龍登樓卷簾坐面面青芙蓉皆山樓

小齋無長物經卷共蒲團欲問安心法無心那用安超然齋

宿獅雲庵

寶菴集

卷八

五

日出霧露稀青松澹於沐偶然禽語喧尚有幽

人宿

芒屨青嶂遠草榻白雲寒不盡殘陽色鐘聲自掩關

車中雜言

六月車中坐觸熱良苦辛未識熱中熱試問將車人

上山復下山人憊馬亦憊賴有馬頭山觸目能醒睡

無事高山頭屯兵費倉粟自不識邊烽迎官下山麓

山中泉汨汨山下聲嘈嘈丁寧出山去莫便作波濤

青山臨大道寂寞長荆榛行人自來去誰是愛山人

臥石臨丹壑長松結翠嵐龍泉關外路步步小江南

五臺高何如迴車出雲根千盤下坡路猶未到寶菴集

卷八

六

平原

白雲從何來又復從何去切勿妄舒卷時人知汝處

古意

春雪何狼籍春風鬱未開梅花纔半吐應待可人來

空疑聞白苧真自隔青山不及雲中月流光照玉顏

六言絕句

夢菴詩爲周吳生賦

覆鹿元爲薪者化蝶卽是莊周莫問誰真誰妄
白眼天地悠悠

長嘯五湖秋色高臥千峰白雲處世同歸大夢
何人清夢如君

園居戲題

前林竹聲暗起半畝桐陰漸涼三徑未通求仲
北窗自傲羲皇

閒雲往來曲渚落日暝冉巖扃消盡三杯白墮

寶菴集

八卷八

七

看殘一卷黃庭

竹林沈湎太豪三閭獨醒坎坷意在醉醒之間

自笑古人無我

青草漸迷竹徑白雲長護柴門春來些子公事

抱甕朝朝灌園

案頭翰墨塵滿閣左親朋面生諸君莫怪我嬾

不嬾應至公卿

七言絕句

紫薇花

紫薇開偏一庭花閒逐東風檻外斜夢起漸憐
身是客却驚花影是儂家

獨酌有感

孤影銜杯送夕暝秋風落木靜中聞人生骨肉
東西去世上浮名解誤君

遊浮佛寺有感

獨遊山寺宿成趣松桂蒼茫和夕煙老衲伴余
良久立兩年情事曲闌前

歲暮送友人歸

寶菴集

八卷八

八

忽聞歲盡轉陽春漂泊天涯一病身無限關山
煙雨裏臨岐先送故鄉人

別王三

眼中年少紛紛是誰似阿戎風骨奇看取別來
煙水闊月明何地不相思

一棹翩翩水上雲故人應自惜離羣無情最是

前溪水流下扁舟不見君

閨怨

夫婿長安遊俠時黃金不惜醉花枝那知故國

三千里日日閨中待畫眉

旅思

看花遙指鳳臺登鄉思如雲日日增昨夜夢裏
中斷處半江風雨下毘陵

楊柳

楊柳春來映遠山一身憔悴寄禪關無人更上
樓頭望陌上青青只自閒

長門怨

鳳闕千官早罷朝金輿自向主家邀誰憐深鎖

寶菴集 卷八

九

長門者卽是當年舊阿嬌

送張伯任

握手燕山道上時共言南北兩相思使君但有
飛鳬術何必尊前悵別離

我住京華君獨歸君歸仍向大江西臨岐爲報
親知道從此生涯信馬蹄

除夕口占

小坐寒窗近一更山妻供酒話羈情不知今夕
爲何夕賴有鄰家爆竹聲

黃金雖盡未言貧祇歎三千里外身此際高堂
燈火下停尊應自爲征人

小女燈前笑語譁汝兄汝姊在天涯不知兄姊
今宵會可解含情憶汝爺

遼陽凱歌

榆關一夜掃胡塵白霧風清喜氣新聖主祇
今優汗馬將軍寧復讓麒麟

西去呼韓款未央東來遼水得名王不須更挽
天河水瀚海從今罷戰場

寶菴集 卷八

十

燕來

前門春老見花稀夜夜家園夢裏歸惆悵堂前
雙燕子朝來能仿舊巢飛

送王詹錄使閩

碣石宮前楊柳青依依偏自傷離亭長安正爾
愁今雨南部遙應指一星

鴈去君來潞水濱鴈來君去又當春莫言來去
風塵苦雨露隨君徧七閩

三十六峰溪九曲知君到處愛登臨山中倘遇

僊人在爲道東方正陸沈

問開之疾戲題

北風蕭蕭走燕市十日高臥九不起因君笑謝
當墟人那更文園病相似

送黃律元舍人

遙驅六傳下三吳回首燕臺落照孤一自使星
南度後金門還識歲星無
別酒淒其竟不酣朔風歸騎自驂驪憐君一似
隨陽鳥纔見寒雲又向南

寶菴集

八卷八

十一

我自因君悵別離君歸應不解相思江南二月
閨門道楊柳春風徧酒旗

和外舅陸翁山居雜詠

不向叢林師遠公閒翻貝葉悟三空人間縱有
無窮業總入毘盧覺海中

看經

莫歎支離一病身病中翻得見天真縱然藥裹
無錢買芝朮山頭歲歲春

養病

柴門不掩萬山幽有客相過自勸酬低是蓬蒿

三徑滿也知無意避羊裘

對客

但飲何須較聖賢三杯常得醉中禪從今萬事

都休問且課兒童種秫田

飲酒

枕閒窗夢不醒醉鄉深處自沈冥山中久與

塵寰隔太史何勞奏客星

高臥

送馮開之

鷓鴣首南浮落照孤片心終自傷江湖如何無限
金莖露消渴秋風竟未蘇
青草春風點地斑浮雲不度薊門關故園楊柳
初舒眼恰見征夫萬里還

寶菴集

八卷八

十二

與君今作別離身別後風流事事新三竺六橋
春似錦那能不妬獨遊人

樵李千峰刺眼青越王臺畔暮雲停宮袍盡舫

擁歸路却笑金門老歲星

一曲驪歌響入雲濯纓亭畔思氛氲尊前請看

金堤水流青門尚不分

上巳郊遊絕句同楊公亮陸敬承賦

蒼煙白日野茫茫立馬高原問古牆遺跡漸隨

青草沒路人猶自說昭王

窈窕雲林總不迷春風偏繞薊城西桃花望裏
三千樹步步紅香帶馬蹄

隄下流波澹蕩時倒垂楊柳綠煙絲東風半似
江南道只是前村無酒旗

萬白千紅釀彩霞杖頭錢盡酒還賒春光何處
最堪惜明日不知今日花

無邊芳草綠如雲點點香泥屐齒芬十里春波
渾似鏡就中偏映石榴裙

胡姬半醉彈雙鬟也向江頭被袂還女伴穿林

寶菴集

八卷八

十三

又相喚競將花瓣鬪紅顏

秋江曲

畫船秋浦泛新紅水面羅裙妬晚風不分夫容
能並蒂歸來惆悵月明中

中秋獨酌

今夜長安月正圓小庭寂寞倒清尊已知萬里
身爲客却怪清光似故園

觀泉亭

蒼崖石竇古時泉灑灑循除幽可憐昔日引泉

人不見祇今泉響自年年

送姜仲文

長向燕山望白雲那堪春色重離羣天涯把贈
無餘物一片鄉心遠送君

二月東風吹柳絲潯沱南下片帆遲丹陽郭裏
花如錦正及仙郎畫錦時

錦袍玉哲擁前旌六傳光輝動舊京夾道行人
齊拍手當年卽是棄繻生

桃花

寶菴集

八卷八

十四

小窻微雨潤輕紗一樹芳菲似彩霞誰道薊門
春事少梅花纔落又桃花

春山曲

亂山高下碧嶙峋古路無人可問津但少太湖
千頃玉恍然疑是洞庭春

山下淒淒芳草春依微一徑似通秦此中莫道
無相識樹樹桃花欲向人

芙蓉朶朶白雲層指點西方問老僧怪得連天
常紫氣萬山如帶是諸陵

西去名山隔洛塵一年一見一回新山靈不似
山僧嬾更勑千峰作主人

籃輿步步踏香塵拂袖空辭洞口春千樹桃花
渾欲醉那能不笑獨醒人

一瓣蓮峰着地垂蒼然秀色上鬚眉遊人乍見
驚相賞盡日山僧看不知

南岸澄湖北岸山柳條新綠板橋灣風塵來往
人如織不及羣鷗隊隊閒

送曾直卿

寶菴集

八卷八

十五

紫書玉節下承明天上詞臣畫錦行不獨縣官
親負弩故園花發待雙旌

秋風嫋嫋動三湘迴鴈峰頭夜有霜此際思君
千里夢還隨明月到衡陽

燕子樓

門鎖殘陽暗草茅千秋寂寞舞衣拋樓頭燕子
能懷古歲歲春風入舊巢

江村

野花如繡菜花黃十里春畦步步香遲日暖風

無一事自移輕舫過橫塘

芳洲楊柳綠參差千樹桃花盡倒涵莫向武陵
求別業儂家元自住江南

壽隱者

抱甕當年甘息機顰眉鶴頂世人稀夜來拄杖
看南斗似有祥光指少微

題孤鴈圖

獵獵寒蘆風倒吹南鴻獨宿晚江湄何時天際
冥冥去不向人間賣羽儀

寶菴集

八卷八

十六

舟行遇雨

時吳中又大水

水雲濺濺黑風旋篙師繫船古柳邊行人不度
住亦得簑笠老農泣向天

湖波將雨接隄平何處田家不望晴一曲農歌
聽未了桔槔千轉盡愁聲

傅伯俊明府邀遊石湖因訪王玄靜抵暮

云別

十里澄湖畫鷁浮主人高論客能酬不妨厨傳
朝來薄面面青山供案頭

使君行部挾春風宛轉蘭橈處處通不但勝懷
能獨往自來公事了湖中

五柳當門隱石湖千旄小隊隔林呼徵君頗似
陶彭澤爲問江州餉酒無

汝憑官事入名山我慙辭官亦不閒湖上夕陽
分手後晚潮相送下胥關

南旺逢翟處士

一片羈心折五湖逢君客路漫踟躕關頭此別
如流水半入幽州半入吳

寶菴集 卷八

十七

憐君頭白始歸耕陽羨青山寄此生回首少年
無限事五陵裘馬五侯鯖

送金玄朗

薊門落鳧劍歌微自合青山老布衣作客問君
今幾歲可知萬事不如歸

潞水流漸暖自開歸心暗逐早春迴也知不獨
尊鱸美玄墓峰前十里梅

五噫歌罷出燕關猿鶴林中待客還明月灞橋

天萬里不知何處是吳山

朝陵曲

形勝天開萬載安九朝於此葬衣冠雲爲寶
幄垂垂下山作青龍曲曲盤

一自髯龍入杳冥遺弓雖在閉空亭祇應寂寞
橋山下夜夜風雷走萬靈

戍削千峰繞御臺中天日月寶城開清宵不斷
松濤沸疑是駭駭羽衛來

複嶂連天展翠屏世人無路拜玄扃偶因祭掃
開門入得見長松分外青

寶菴集 卷八

十八

如聞遺令欲卑宮流水因山制朱崇試看咸陽
秋草沒霸陵無恙在西風

景陵

黃雲渺渺連黃屋翠巘重重起翠臺莫訝此中
多瑞氣神孫新謁寢園來

陰森寢殿遙傳鏞肅穆靈官儼奉祠絳節雲中
似來下可能猶憶受朝時

紫荊關北古風沙二月春深柳未芽却向九陵
回首望萬株文杏一時花

曉行聞西苑荷香

玉露濛濛水殿涼內家相向鬪紅粧亦知無限
威蕤鎖不鎖秋風茁茁香

上苑芙蓉覆曲池暗香遙得馬頭吹雙橈舊倚
橫塘路隔浦風迴似此時

中秋病中口占

竹牀如水不勝寒檻外明蟾耐可看猶有少年
心未盡自扶孱骨倚闌干

往往追歡厭獨醒祇今多病托沈冥姮娥誤記
年時約猶送清光到小庭

寶菴集

八卷八

十九

送陳伯符

風塵渺渺復漫漫許大長安着眼難何似掉頭
秋色裏五湖天際不勝寬

燕市悲歌不可聞片帆明月悵離羣祇餘禁苑
城邊柳無限風流總似君

北風初起送歸橈故國清歡未寂寥明月晚鴻
初憶處鴛鴦湖上赤欄橋

游天池山

下榻何方認竹亭風塵回首愧山靈迢迢十五

年前事依舊茶煙一縷青

哭沈茂仁

籍籍才名在漢京蕭蕭白髮送浮生山中馬鬣
新封墓海外芙蓉別作城

鮑門一別渺相望從此青天斷鴈行處處爲君
堪墮淚不須鄰笛起山陽

一掬相知淚不收草堂無復舊風流孤魂似憶
平原飲凍斷寒江十日舟

余哭茂仁阻凍
嘉禾道中數日

曾向金門指歲星只今埋玉更無靈鴛鴦湖上

寶菴集

八卷八

二十

春風起依舊王孫草又青

堂前垂白對蕭疎地下沈沈恨有餘欲向門人
寄心事平生不作小邨書

湖上曲

不耐春遊動地喧愛他秋色靜林樊猶嫌十里
芙蓉岸露蘂煙枝斷客魂

別家

老妻應怪別離輕萬里匆匆拂袖行解道少年
心已盡不知何事戀微名

題鶴林寺 寺即古竹院

纔到鶴林尋竹院又隨籃輦過前山
縱然身在風塵外難弄人間半日閒

別戈生

擬唱陽關調不成船頭相望眼波明
憐他江水無情物也作潺湲送客聲

送客歸後泊舟江頭

金焦相向插波微伴我船窗送落暉
惆悵身如兩山寺昨來遊客盡辭歸

寶菴集 卷八

三

三月晦日度江

瓜步柳陰如碧幢也能相送到篷窗
可憐春色畱難住一似輕帆曉度江

寄和甫弟

何事拋家別弟兄一時無語鬧銷魂
於今客夢千餘里猶在惠山山下園

午睡

嫩綠陰成靜卷簾圍棋罷局卷抽籤
如今蓬底無餘事學得騰騰午睡甜

水程空向長年探漸遠家鄉我自諳
怪得邇來貪午睡夢中常得到江南

新月

黃河無岸水漫漫不作風波膽亦寒
瞥見船頭新月墮故園人在畫闌看

清江夜雨

枕畔燈前夢不成暗風吹雨助濤生
故園竹下蕭蕭聽不似清江此夜聲

閱元微之集有醉題詩十一首舟中拈悶

寶菴集 卷八

三

無聊悉爲和之因寄所知

不惜歌喉接曉雞此時消得醉如泥
無端酩酊三杯後自訝新來酒戶低

客帆搖曳向清淮回首同人各一涯
不願獨醒翻獨醉醒來無事可安排

獨醉

瑟瑟畫鼓報船開紅日穿窗困眼迴
非是酒醺成宿醉自緣情少怯深杯

宿醉

透船明月照空觴未敢將心縱酒腸
借問醉來何所懼懼他清夢不還鄉

三杯自勸只醒然燈影濤聲共一船羨殺舊時

花下飲玉山頽向玉峰前羨醉

生平痛飲復何疑月下花前少定期一自別家

難取醉依稀憶得惠山時憶醉

儂病自知非爲酒病來如與醉相讐何當家釀

持爲藥醉倒春風病亦瘳病醉

十里梅花鬪早春一庭松月更清真此時不飲

寧消得擬乞閒身作醉人擬醉

浮生三萬六千朝何苦歡娛換寂寥人言酒是

寶菴集 八卷八 三

銷愁物試取愁來爲爾銷勸醉

止酒陶公漫自訶劉生荷鍾也從他明朝決策

抽身去白眼長酣柰我何任醉

甕頭春酒誰同醉吾弟休文近結隣憶自野夫

投世網不知充替是何人同醉

金谷千花擁綠珠醉來甘自命狂奴于今獨酌

狂何似高詠新詩擊唾壺狂醉

阜平道中戲嘲山民

一望平沙地有餘疏泉決石便堪鋤閒田好種

無人種笑殺山農懶不如

代山民答

半收充厨飽卽餘山田堪種不教鋤老農自懶
君何健六月長驅冀北車

戲嘲山兵

築堡山頭號備胡時遭縣尉一追呼平生不擬
黃金印辛苦經年自荷戈

代山兵答

清時未免荷戈勤也向蒼厓領白雲世路風塵
寶菴集 八卷八 四

君自見可能回首北山文

清涼石偈

何年厓畔臥頑石奔走愚夫爾足尋那知秘密
清涼藏不在臺山只在心

山寺見芍藥花

誰破深山六月寒數枝紅葉映朱闌應憐游子
拋家去償與春風一度看

定州道中

長隄雨過暗塵銷垂柳千行陰板橋最是此時

情不惡尚迴鄉夢入蘭橈

送王季中

客子翩翩散五陵尊鱸秋與正堪乘那知回首
風塵裏猶有未歸張季鷹

此去不妨仍隱豹舊遊何日更登龍與君心擬
相逢地鴈宕雲邊第一峰

君歸彩服過庭時倘問孤蒲舊所知爲道十年
京洛客素裘猶幸未爲緇

送何無咎

寶菴集

二八卷八

五

殘月猶堪盡一卮西風況是別離時長安塵土
難畱客莫訝梁鴻賦五噫

楊柳蕭蕭覆荻花灞陵亭外問歸槎今朝相送
還相望一片寒雲接永嘉

塞上謠

虜帳千羣控北沙黃雲白草動鳴笳洮州入犯
雲州貢誰道胡兒是一家

少婦年年嫁虜營穩眠氊帳駝輕雲中城裏
三千戶半與胡人敘舅甥

考鼓從金制府開萬人齊擁氣如雷放衙長日
無餘事隊隊胡兒受賞迴

眼看金寶向胡中月餉消磨到骨窮主將不知
枵腹苦曉來催赴築墻工

幕府春風客曳裾馬頭光彩有誰如轅門將士
吞聲問曾乞中朝大老書

萬里無烽戍甲閒秦城空自壓千山重門不下
威絀鎖怕有胡人夜叩關

昨夜關頭胡騎囂朝來市罷散空旄可憐漢地
寶菴集

二八卷八

五

黃金賤博得邊城馬骨高

身沒胡庭廿載餘屠酥長醉臥穹廬南雲亦自
時回首聞道中原未可居

送王侍御之關中

秦川遙見使星高况復才名起佩刀胡虜只今
先破膽秋風不敢近臨洮

勅護西南塞上夷轅門日夜望旌麾從今天馬
來西極不用軍前拜貳師

前門雙騎快凌秋秦地寒雲想獨愁夜夜栢臺

天似水不知誰與唱涼州

韋公寺海棠

東林小徑漸成蹊
雨後重來花已齊
忽憶故園春未老
一枝斜臥曲池西

寶菴集

八卷八

七

寶菴集卷之八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承務郎學海

顧君墓誌銘

宮贊學海顧君以癸巳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家其孤縣學生同德以父友都諫可菴張君狀走書乞予銘嗚呼余何忍不銘君顧君官不蔽才年不竟志可思者什九而可述者什一予所爲躊躇執筆而不忍下者恐天下之以吾銘盡吾顧君也君司馬公長子幼有雋稱以孝友學行聞于世母王淑人歿時君才九歲哭甚毀已而念生不逮母則事繼母孫淑人益加嚴每逡巡盤辟以陰伺淑人顏志要于無違淑人亦憐愛君忘其非已出也孫淑人有二子紹芾紹芬小于君十餘歲君皆弟畜而師教之而從弟孝廉君紹夔司馬公所字亡兄之孤也與君齒差輩行友愛尤篤與其臥起相切磋人亦忘其爲異父母兄弟也君旣以弱冠補弟子貢焚舊所著文盡發古人書讀之學益疾力文益老丙子遂舉于

鄉其明年成進士選爲庶吉士以湛思朗識
秀密溫富之詞爲館中最而會司馬公以藩
憲請告家居君亦卽移疾歸侍脩隨壺觴之
外父子間自爲師友相與揚榷典章討論當
世之故甚具越三年司馬公起長憲山東尋
晉今官而君亦會告滿乃起補檢討與修
大明會典丙戌南宮與校士稱得士君深居簡
出不爲緒使無域外竿牘之問而清望都焉
俄而司馬卒于官訃至君哭幾絕出都門之

日色深墨流涕被面觀者皆爲感動迨服闋
當北上君戀孫淑人不欲行淑人曰而忘五
年前先大夫所以教子者乎盍趣爲裝君乃
勉奉淑人行而淑人故虔事佛欲以其便紆
道五臺山禮文殊君念不可中止又念非道
五臺則淑人固不行欲依違從之而交游間
皆切諫將母遠游以禮文殊爲名不可且爲
君累而君則謂柰何以已故重違慈母心卒
奉以行然淑人雅耽薰修厭市囂意獨登五

臺止耳若不欲居長安君涕泣留之不獲與
其初念違意已不自得會進

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
管理

制誥而爾時

天子方決事齊居不出御外朝君念已職講讀
而徒默默旅進退不能簪筆橐簡有所關說
失職甚意逾不自得遂具病牒當事者當事
者不可議予之假乃請假歸不兩年竟死君

未死前朝議欲用君又恐君不起欲暫用之
留京其爲人所急若此而君且不克待矣嗟
乎君哉益君通仕籍十七年里居居半而又
適當恭默之朝爲

天子侍從臣故其可記述止於此而君之幸不
幸何如也君性潔廉一介不苟取與念祖父
世清白吏得第後毫末無所增加已而小築
于崑山之陽讀書吟嘯其中輒復心口自訟
以爲場圃踰前人得無乃過其刻身自好如

此里人有暮夜懷金囑君居間公事者君叱之去顏其堂曰遺清以見志逮卒之日而私橐如洗幾且無以爲歛也人始知君生平且因而歎息司馬公有泣下者然君雖廉而貧獨好行義常立義學教族人卽稱貸應戚黨緩急無所吝居常雖絕跡公府里中繇賦不便者趨詣有司平亭之又出私困若干爲助役倡人益以此多君焉余與君有世好丁丑余在館謬爲君師君雖不數數造請然每見君未嘗不心下也間而與君談軍國事及世道士風之變未嘗不高目內憂彈指而三歎也而今以誰正哉且夫今之循嚙泯忍與權奇佻佚者更相笑也兩似不能相勝計必天下有真恬淡乃勝僞隱真練達乃勝僞才余耄且倦不勝任後來者其在君乎而君不幸死矣然使君不死旦暮居余地操一無名之樸以當衆庶求多之心人之知君惜君或亦未必如今日時然則君之幸不幸未可量也

君諱紹芳字實甫別號學海生於嘉靖丁未十二月初八日卒于萬曆癸巳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七所著有寶菴集藏于家娶周氏先君卒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子男二同德縣學生娶于周周出同應府學生聘沈娶何陸出女三適縣學生金履莊周出次歸余從弟太學生元爵次適金壇縣學生于玉理陸出孫男三緝聘許維雲孫俱未聘同德等卜以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于六保尚書浦君父司馬公諱章志祖爲刑科給事中諱濟皆以清直著聲爲名公卿自有誌不具論銘曰
丞相宛宛導厥美七徙而崑德山歸五傳于婁澤流水冠冕詩書世其里直躬寅清秉倫軌貴而不富道所履賢而不壽天曷以子子孫孫勿忘此惟其有之是以似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

國史

玉牒總裁太原王錫爵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前

賜一品服充使編修修撰侍講春坊諭德同修

兩朝實錄 大明會典兼理文官

誥勅武職貼黃 起居章奏國子監祭酒南京

禮部侍郎

召教庶吉士掌翰林院事知 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長洲韓世能篆蓋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前工部虞衡司郎中奉

勅專理河道年弟松陵沈季文書丹

初先君叨勸

講之列今蒙

恩賜祭一壇蓋異數也而求誌在

請祭之前故誌中不具錄亦不敢擅自增入

云

不肖男同德泣血謹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學海顧君行

狀

萬曆癸巳二月二十又二日左春坊左贊善

兼翰林院編修顧君卒遺孤笑笑若不可以

爲生稍解則來謀葬余旣趣使決矣無復何

來蹙以泣曰孤先君之不幸也年不逾下壽

志不酬平生有子不能爲而翁重今且就葬

矣遂使泯泯與下中同草木腐乎孤將謀諸

當世之名史官志其墓而願吾子狀厥行吾

子知先君非吾子莫能狀先君非吾子狀先

君無以昭可信嗟乎悲哉余忍狀君哉然余

實知君余卽旦夕不忘君則狀君奚辭于是

考君世系蓋顧自晉永和雍顯於吳而吳之

顧氏特爲巨族族旣繁衍後遂徙而滁陽又

徙而崇明又徙而崑山是爲君之始祖伯善

則顧氏爲崑山人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勝
國時官市舶司正觀凡五傳而生珩于時割
崑山之東爲太倉則顧氏又爲太倉人而兩
家焉珩生鑑封刑科給事中鑑生濟

毅皇帝朝爲刑科給事中以直聲聞濟二平長
樞太學生仲章志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
院右都御史是爲君父司馬公司馬公元配
王淑人實生君君生而卓穎雖弱不勝體然
神采奕奕人固已目屬之矣王淑人歿君才

九歲卽哭毀如禮司馬公旣傷王淑人見君
哭輒加損又不忍見君哭以毀更撫而慰之
稍長益敦內行諄諄人倫司馬公繼孫淑人
君嘗以不及終事王淑人爲恨則以其所以
事王淑人者事孫淑人孫淑人性方嚴間有
小迂君爲之曠跡舍七箸孫淑人解頤而君
始食之甘也孫淑人且多君之孝不必自己
出而司馬公亦自多其閭閻之內無間言甫
弱冠以明經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諸博

士弟子咸折年輩而讓君君則愈復下帷盡
發先秦古書而讀之與從弟進士君紹夔刻
厲切劘罔間寒暑益紹夔卽太學生樞之子
樞歿而司馬公子視之唯君益篤友愛人莫
知其爲異父母兄弟矣君旣肆力於學則其
學日長進而文亦日爾雅丙子遂領應天鄉
薦其明年丁丑登進士第選爲庶常吉士故
事吉士入館雖設有專督亦屬輔臣考校掄
其儒授史職而君婁校獲雋卒授翰林院檢
討居京卽日閉戶讀書懶事還往獨念念司
馬公不朝夕少置時司馬公爲外憲方請告
家居君亦竟移疾歸歸而侍司馬公討論經
籍評騭典故考鏡古今治亂興亡之迹以資
用世暇則與一二同志相羊山水酒酣耳熱
矢口嘔吟人往往相傳誦之三年滿告起補
檢討預修

大明會典丙戌南宮校士共以識鑒推君拭目
君所拔果得名下士若干人一時時望翕然

歸君而司馬公訃忽至君蹕踊長號欲絕者再伏

闕上書請

賜贈葬

天子許之奔訃之日涕泗漉沱目皆盡廵道路觀者無不欷歔淚下比渡江石尤陡作來舟鱗次莫敢進而君竟渡竟以無恙人謂孝感所致云居喪悉遵古禮拮据兀窳窳以安司馬公而所以事孫淑人愈加謹孫淑人二子

曰紹芾紹芬君親愛之教誨之不獨以弟視之而已紹芾嘗有疾幾殆孫淑人泣君亦泣至調聲色而入視履屐不及限夜再三起無怠而紹芾疾亦尋愈迨當服闋君戀戀孫淑人不欲行孫淑人固勉之謂家世受

國恩司馬公未究其施先朝露以待而後人而忘之者非孝也君不得已奉孫淑人以行孫淑人雅信因果行將紆道五臺山禮文殊君既重違其意而交遊間以爲奉老親涉遠道

非計且禮文殊不可爲名致煩宦轍恐爲君累君伏自念吾於親承志之謂何藉令身負孫淑人結念在五臺無意入長安也君辛苦畱之不從則含淚而送之孫淑人歸而君嘿嘿不自得既補檢討遂進

經筵日講官尋以纂修功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

制誥歲當秋閣校士時又屬意於君若以爲三

輔重地非君不可而君意正不爾是時

天子方深居密勿簡御

朝講言者屢請不得報君自以不當言路耻爲出位之言而鬱有湛思擬在

講筵陳危論引繩批根以感動

君心迄未有會會北虜肇亂廷議紛紜君重傷時事之多艱未有能爲

國家効死力者而徒持寸管侍

文石食大官猶爲不得其職於是去志遂決具

疏乞假

天子以請讀恩

賜馳驛歸蓋君入仕厯十有七年一以艱再以告退而里居者且八年立

朝不爲矯矯以飾名而一念惇誠可貫金石乃其刻廉介潔則又無論也已君之始入仕則茂苑爲主師其入史館則婁江爲館師二公皆同里閭兼戚黨先後柄

國人爭趨焉而君自落落於尋常公會外絕無

私謁卽二公亦終敬畏君君初謀歸已具病牒不可始就假知君者謂君之歸意念深矣君歸益杜門謝事築圃山陽而爲樓居雜卉木竹石環之登樓啟牖則朝爽當前圖史映後偃仰歌嘯無不得也唯遇伏臘一登有司之堂有司非時請見多謝不與見俗故澆淳善莫夜懷金以求居間於有司高貲輩不悉君輒亦詣君君詫恚大叫柰何以阿堵汙我家世清白耶因顏其堂爲遺清以見志先是

司馬公稱清白吏無厚遺所居逼隘至不能容食指君既盡推與二弟而別購山陽之居居後築圃庶幾苟完已內自訟此固司馬公生平所不能得者驟而得之亡乃浮吾量乎司馬公拓產無逾中人君寧自取其瀉鹵而盡割其腴以贍二弟祖挈所入幾無以供歲將而於門戶之事又悉自一人肩之不煩二弟曰吾恐妨而綴學爲先大夫辱也紹興之同父母姊二長適於周遭家中落生無以存死無以葬君一一爲之經紀而次適於金善病病且瀕危君憂甚計畫無復之爲撫諸甥不遺餘力三族内外星處崑山太倉之間實繁有貧者咸待君舉火君皆曲爲週全雖昏莫叩門亡不應也而自以垂橐稱貸四出亦所勿惜族子弟有有志可教者君爲立義學羣而教之親爲督課如已子弟里有繇苦不支因緩急於君君卽爲有司陳其疾苦調停處置以就輕減所不可減者則又建助役之

議竭私庾以繼之里之人共德焉君不自德也蓋君至性孝友砥節修正居恒翬翬溫和襲人不設畦畛峭整而曾中硯磊堅確非其義毛髮不可干嘗謂士君子立身必先根本本之則亡而徒飾虛弔詭以務名高也者此世俗之靡薄吾弗爲之矣亦以誠其子云君在

朝則重於

朝在野則重於野世方以大用期之而不圖其

遽止於斯也君卒之日子弟相與哭於位支屬相與哭於寢宗黨相與哭於廟肺附相與哭於庭交遊相與哭於門外而至於田夫廬叟公輿私隸無不相與咨嗟痛悼謂天道無知哲人已矣於乎此可以知君矣而訃聞天子傷之

特勅守臣祭之塋隧人共歆爲異數云君諱紹芳字實甫生於嘉靖丁未十二月初八日享年四十有七所著有寶菴集藏於家娶周氏

先君卒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子男二同德縣學生娶于周周出同應府學生聘于沈娶何陸出女三適縣學生金履莊周出次適太學生王元爵次適金壇縣學生于玉理陸出孫男三緝聘許維雲孫俱未聘同德等卜以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于六保尚書浦鳴字圩之祖塋余與君雖非總角交而自丙子同薦迄今十八年臭味相投襟期相許殆無形骸爾我之迹矣余性剛褊遇人間不平事輒瞋目髮上指冠而君時引之屏處而數之與爾然信以死者豈謂是與君誠余之益友也因憶長安邸舍早晚過從偶談說當世立言君子每每爲人諛墓不辭用佞共穢唾之余今日狀君而忍負此言以負君哉第据實次第如右以告執筆者同里友人張棟謹撰

寶庵集八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顧紹芳撰紹芳字實甫太倉人萬厯丁丑進士
官至左春坊左贊善是編前有馮琦三太史集序
一篇稱紹芳及王敬卿葛仲明之詩皆所手定則
此集爲三家之一種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實
甫詩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
孟襄陽高蘇門者今觀其集終覺意境未深也

石雲居文集十五卷

〔清〕陳名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雲居士

集十五卷詩七卷》提要

陳百史文序

余未弱館學爲古文辭好空同弇州之集
朱黃成誦能闇記其行墨每有撰述刻意
模倣以爲古文之道如是而已長而從嘉
定諸君子游皆及見震川先生之門人傳
習其風流遺書久之翻然大悔屏去所讀
之書盡焚其所爲詩文壹意從事于古學
序

衰遲晚力不從心世故荏苒酬應牽率
每一搦管愧汗涔淫與墨瀋相漬流傳人
間浪得讀歎輒慚惡累日門生故人收四
十以後未焚之藁刻成一百卷會有國難
棄置牆壁不復省視甲申三月以後誓斷
筆硯士友過從絕口不及文事非敢享其
敝帚故自矜重誠以少而失學老多遺忘

墻高於基名浮其實庶幾晚年刊落重自
懺悔不知後世有和凝鏤版之誚也今年
入燕平陵陳百史先生以詩文見示讀其
自序推許遵巖荆川震川諸家而深以俗
學爲詬病于吾心有戚戚焉已而卒業其
書知其好學深思自出手眼矜慎持擇卓
然有志于古學者也辱不余鄙折節下問

序

二

且屬爲其序余滋媿焉然而不能無一言
以復也泰昌記元之歲與秦人文太青齊
人王季木譚文左掖門下各持所見斷斷
不相下余曰子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
之學者六經爲經三史六子爲緯包孕陶
鑄精氣結轆發爲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
就飛昇出神無所不可今人認俗學爲古

學安身立命于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
變望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太清喟然曰
善哉雖然吾不能舍所學而從子矣讀百
史之文追憶三十年之緒言輒書以復于
百史并以爲讀百史之文者告焉百史之
學已成其文可以傳矣吾所謂就聖胎者
信矣自時厥復願一努力自任以汲古去

序

三

俗爲能事余老且賤不敢如先正所云以
斯文付子庶幾正告海內曰當今不得不
以此事推百史余自此益絕意翰墨不復
以隻字落人世豈不快哉

順治三年二月

謹序于

城南之桂王館

自序

遵巖王公爲荆川唐公序其古文辭至比
之季子予游氏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荆
川則抑抑然不欲以文示人且云刻文爲
士人無廉耻之一節痛哉斯言進乎道矣
予素好遵巖諸家能按古作者之旨歸乎
六經頗好之者少後遂剽奪支離而不可
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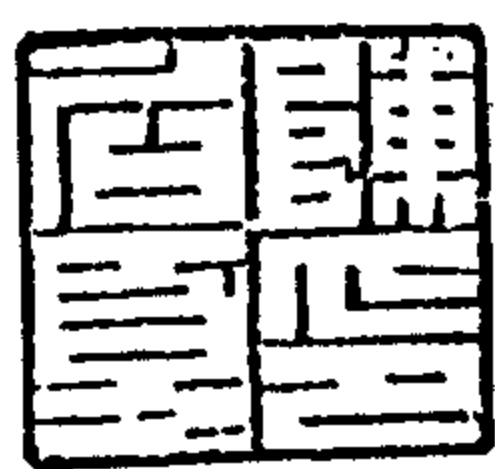
訓其能與荆川相上下鹿門震川耳震川
序項思堯集云一二妄庸子妄詆歐曾蓋
指弇州輩而言也弇州最輕震川晚年獨
推服爲近代名手摹震川小像自作贊詞
有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起異趨久而
始傷予旣服震川不惑于時俗所爲古文
又服弇州公能服震川也服震川則又可

以無間于遵巖荆川矣古人學問真不可
及如此予著古文辭凡十餘卷甲申之變
流落館中無一存者乙酉居長安偶得序
記若干篇輒付梓人予非不知蹈荆川所
謂無耻之足戒然亦不敢逆天下知弇州
不知震川也有能爲遵巖荆川鹿門震川
之文者必能起而教我矣于是乎書

序

五

順治三年三月陳名夏書於五雲堂



序

錢玄溪文集序

送呂霖生任崑山博士序

送施玄度治兵江上序

送謝中丞招撫廣西序 賀宛平馬先生序

送郝崑岳大中丞序 贈僉憲涂公序

賀熊雪堂任吏部右侍郎序

刻告祠開侯祠序 青雷集序

方直之詩序

石雲居

卷一

送去亢陳公巡撫淮揚序

彭疇五文序 高太常從祀序

送謝寤雲都督還山陰序

送梅公李司馬序 程其相制義序

胡秋卿制義序 汪兩若虎丘近義序

沈無封制義序 侍衛齒錄序

金豈凡先生息齋集序 李叔則制義序

黃銓士制義序 彭于民小試文序

顧晉昭制義序 祝尊光集序

王元倬制義序 王楚蒙詩序

劉阮仙詩序

甲戌文明序

單質生詩序

凌二吉制義序

李舜良制義序

程仲孚搜原集序

胡進也制義序

余大微中台制義序

王穆如制義序

送周子靜序

黃壘瞻詩序

史扶九制義序

金豈凡先生集序

彭于民制義序

賀成青壇家宰序

石雲居

卷一

石雲居文集卷之一

序

芝山陳名夏著

錢玄溪文集序

予讀漢書至梅子真上書譏王氏擅權干政一不用乃輦妻子變姓名隱于吳門市未嘗不感慨歎歎想像其衣冠笑語以爲海上安期羨門之流及予登里中芝山父老傳聞爲子真隱居之地竊怪而異之以爲予里有上世仙人之跡後之人可以興起矣及予讀邑志又盛稱九龍盤白諸勝黃鶴真人養禽種藥

石雲居

卷一

一旦乘絳雲而去益可怪也豈傳者之誕耶抑上世多隱君子如子真有托而逃耶抑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遂傳以爲仙去耶錢公玄溪棄時名慕高隱著述文章以自娛老又喜周旋世外之士平時公卿罕得見其面年至八十而有嬰兒之色然公固書生又未嘗言飛昇黃白之術其得仙與不得仙未可知也而今之人聞其風而悅之登青山之巔望天井白雲之舍安知不疑公爲神仙也哉予將與公徘徊石門洮湖之間觀子真之舊跡吊黃鶴之高風至于伍大夫投金報恩之處爲一大招招專諸諸人而告之曰

今 國家政由上出長令盡一彼挾持七首叱詫刺仇如取諸寄苟能爲國家驅銅馬赤眉而刃之格之古烈士何多讓乎公必且有勃然于中談劍色動者乎是以知公非一行之士也然則世所傳爲仙去者皆誣也其卽公類與予讀公古文詩賦而爲之序此如

送呂霖生仕崑山博士序

丁丑呂子霖生旣不得志乃就吏部謁選得崑山學博士秩比歸友人陳名夏送之爲言曰吾子亦知博士之責之重乎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此飲于泮宮而稱頌之詞也我 國

石雲居

卷一

上

家右文崇儒俾天下士執經問道于聖人之廟寢邑擇一人以爲之師朝夕振鐸以警其惰每朔望盥沐旣畢潔衣冠率諸士拜先師洎諸賢者如師弟子問起居禮諸弟子亦皆以博士爲師平立長跪不敢傲睨言視有悖者能抗于法如童子受外傳時甚則能以文移懲父之故悚然懼豈非威儀所自出乎師道之不立久矣然僅見諸博士諸弟子之間可不重哉况夫學聖人之道官于堂室馮于俎豆豈不以典文章倡仁義使民之則之復見師道之盛哉故博士位雖卑比于小臣苟能淑人于道雖高位通顯或以此

訓霖生抑無意于此乎霖生少慷慨尚名節讀古忠孝之篇發爲文章思意橫厲視掇一第甚易及屢困憤然去爲博士師霖生固著稱賢豪間今一旦有志于聖人之學務抑抑其容謙謙其詞告予曰吾將于六籍之書程朱諸儒問荅者而從事焉若此者其可貴乎哉退之爲博士多稱韓門弟子陽城爲司業多直言敢諫之士胡安定爲教授文正頒其式于諸州邑弟子多至大官皆有法度以成其名師道之重如此霖生豈肯讓而不爲使民則威儀者昔在民而今不在士哉

平書居

卷一

三

送施玄度治兵江上序

大中丞張公開督府江上率水師教授方畧聞吾友施玄度善談兵事以勇氣冠于時乃檄以請玄度戒行李詣道上謁張公論議欬洽毅然擐甲贊謀畫嚴如大帥玄度固諸生也嘗爲予言古人戰守攻陣諸要鑿鑿如古人臨敵而畫予已服其學爲士又學爲將然未敢必玄度果能躬詣行間樂用士卒乃玄度伏自思儒者盛飾容服抗談古昔試之多事咸恐懦規避以爲不能至于朝廷之上皆有輕天下士之心士寔自輕耳吾安得棲遯南畝之間游戲寬閒之野

不一發憤任天下事乎此玄度所以應張公之檄而起也玄度事親孝事兄敬又嘗率二子從有道之士鏗陶仁義講貫德業居恒凜凜向敵今將有將帥任矣江關萬里姦宄竊發軍實頽敗人無戰心惡之則如羈馬緩之則如靡羊玄度將易幟變壘以勵其進耶抑堅中室瑕以固其志耶吾聞之善將者在善養士之怒氣使之百戰而不挫一有百戰不挫之氣而後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均其甘苦時其糗糧則士可怒教其作止習其耳目則士可怒慷慨誓師憤不與賊俱生則士可怒惜乎士有可怒者以應將帥而將帥不能用其怒且至于反爲敵用而莫可誰何但竊嘆天下事果不易爲可慨也吾聞之蘭相如叱秦伯于殿上曹沫執桓公于盟璽彼一時節俠之流猶足以成功名而昭垂史冊况玄度學聖賢之道發中正之怒此良平之所不得而爭智育之所不得而爭勇慶忌之所不得而爭捷者也豈非氣有以勝之耶予爲玄度歌六月之詩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後章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今大中丞承天子命治兵于江請玄度自耶將有以敵王所愾非私辟召也至于功成喜燕有玄度孝友其人則詩之

平書居

卷一

四

所榮也若玄度豈不足以交驛中丞哉以

天子之命昇孝友之人予知其必有成功云

送謝中丞招撫廣西序

今上之二年既定江南改爲省選道府鎮撫之湖廣
江西浙江皆隸版圖其間命稍稍後不欲勤以兵命
諸臣招撫慕化者中府都督僉事謝公請廣西制曰
汝謂乃命吏兵部臣議加文武職兵部加左都督吏
部加都察院副都御史以行陳子旣壯公行不畏險
阻能爲國家建非常之功又以公久與處真有道
君子于其行也安得嘿嘿不以言乎予嘗過公所府

石雲居

卷一

五

第厨傳荒落矣其隸府籍者淮餘地爲畦蒿菜雜植
而公坐卧其中感物微吟又喜臨池效古人盤脫漉
滴之致客至設枰按壘勝敗不以動其心予習公儒
者也旣而稍叩公所以歷勲階貴顯矣或喜與時浮
沉無所短長以自效乎然公數佩上將印屯列要害
諸所遷殺捍禦功次鑿鑿可睹記然公旣恬讓不假
黃金交驛貴人輒不得侯而公數向予摹畫九邊之
虛實諸督撫之成敗與夫機宜之呼吸變詭未嘗不
顧躍馬橫戈備緩急之用予聞而爲之色動乃知公
真可大用者顧念公老矣雖然以予觀于故將軍孰

如公豐鑠哉公適得廣西命又爲予言因率連入案
府陽朔徃徃維處大征多不能服前朝韓襄毅王文
成僅能勝之官茲土者無事則懼土官梗義變革之
後倚鬼子諸若負固莫可誰何彼實未知天威指戈
所向莫敵而又未有人諭父老所以不加兵之意若
者非怙終後至也予聞公言乃知公撫必有成矣予
又竊按古大將敦詩書悅禮義漢晉以來或雅歌投
壺或輕裘緩帶或好讀左氏春秋或攜圖書數篋皆
表表爲後所稱述藉弟當公豈在諸公下哉

賀宛平馬先生序

石雲居

卷一

六

國家初定鼎燕都人材輻輳焉我田先生武功煥燿
特貳冢宰先生視國事如家視同官如左右手
上察其通敏慎勤勞而有成錫腴地若干頃遠其祖
兆域而環爲址禁樵採護松楸俾世世母有奪先生
向閣下舞蹈以祝如天之福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
年今之錫地而先生喜者豈非萬年之事乎夏竊謂
先生可以使天下服又可以使天下愧先生世爲都
亭豪有力之家姻黨游從轂錯而趾接也其不能不
旬請于銓選之門亦人情則然夏從先生署紙押名
見其所以告冢宰者未嘗私一人而亦無一人求先

生之私之此尤難者昔有今日故人明日按部而不
敢私者猶曰劫以法也昔有求使相不與而卒陰以
成之者猶曰權于才也若先生不私一人而人亦不
求私于先生豈不難哉故曰可以使天下服夏因先
生而竊竊然有感矣或有握手撫心之歡而變爲含
沙下石之計或有杵臼編帶之好而漸至于鉤黨羅
織之毒蓋勢相均則軋名相等則謗束帶而爲同氣
反唇而爲寇仇不可勝道而先生視予及雪堂子也
豈有異于詩人之所謂伯氏吹埙仲氏吹篴者乎不
惟是也凡小宰而下豈有異于詩人之所謂勿金玉

右雪堂

卷十一

七

爾音而有遐心者乎故曰可以使天下愧先生功日
益高服者益衆愧者日變 國家必有異數之賞矢
諸雅歌傳諸金石而予叨從文學侍從之班又不自
量而好爲古文必不能已于贈言今且以錫地爲之
端云

送郝崑岳大中丞序

京師肘腋宿勁兵處恒陽潯沱之間一都會也先是
中丞建幕府于保定隸六府非素具文武材有丰采
可畏愛則不以于是任會王清遠中丞總制淮揚漕
務廷議難其代屈指崑岳郝公吏部列狀以聞制曰

可而公哀然以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行凡屬公所
轄郡邑官于朝者欣欣加額執爵獻脩脯願交歡公
而予係公同門之雅效古人贈言之義則出祖道左
而告之曰公知

天子

所以倚毗公與夫諸縉紳大夫所以願執鞭之意
乎予竊計今日之爲保定撫也有三難矣其一在民
喜爲賊而不喜爲民初則豪者誓衆守土以恣武斷
已而官吏構禍爭探赤白九而起而貧無立錫與遊
手持梃之人爭出其部署之下以緩須臾必移兵則
傷衆姑息則養寇而惟恐卒有意外之事此治寇難

本雪堂

卷一

八

也其一在去賊而爲兵而又復借兵以爲賊方其馳
馬郊外劫奪貨財固渠魁也及有司踪跡其事則皆
帳前健兒操刀挾箠叱詫云捕賊如一縷繩以法使
怯篋斬關之雄無所托足爲憂方大反此而縱養以
朝廷之餉小民之膏譬之日飼虎狼而不知何所藉
此治兵難也至于諸郡邑長吏倪倪忸忸無所短長
若撝撻吏黠悍于文網不顧彈射以私其橐皆民之
蠹而盜之招耳此其人必能善事上官反黑爲白以
故貪汙暴橫之數靡由而至于中丞之前而治化不
進民日以偷賢不肖混處淄澠此治吏難也雖然于

公何難哉公嘗爲諫官爲京兆所彈劾按治不避權貴又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一時民自以爲不冤以不避權貴者出而司紀綱以多所平反者出而解枉抑而三難者之不爲三易也有之乎善夫詩美仲山甫之德也曰柔亦不吐剛亦不茹公剛以持已柔以愛物將見釋荏苒而執田野之器日以多而且歌曰公實荃蕪而噢咻之又見秣耜之夫勤齊步伐廣輔德心爲公執爰而捍災除患且歌曰公實飽騰而腹心之至于抱牘署考而進者知公稟關西之知我而又怡怡如家人父子靡所督切則皆易心濯慮而群

石雲

卷一

九

如析之譬籟之宜也又歌曰公實教誨而輔翼之若是而公名溢三河間何讓仲山甫哉予將以公三易者告諸君子撫視方國且慶

朝廷用公之明與交歡公者非私也

贈僉憲徐公序

賢者之遇合顯榮于世也由于道不由于人由于人者揄揚之汲引之而受者躍喜不能自制其或揄揚汲引所不能及則必怨誹懟恨獨處嗚嗚遇人信信不識其來何自其苦何端若而人者未嘗有北山北門之勞謫而反同于計無復之倒行逆施之流也豈

不重可笑與若夫揄揚汲引所不及未嘗怒形于言以爲彼或薄乎我也一旦躋榮仕未嘗賓賓然以爲彼有德于我蓋自信其道如是遇合顯榮不足以間其所守耳今見于僉憲徐先生矣先生令于吳幾年禁猾而豪者不獲逞志于號號之子至今誦其德不衰而形爲歌咏之詞人而爲侍御主計事則正色侃論行輩折服考核繡衣行郡縣者必署其丰裁舉動無愧與否而不收予以私今國家初定加意中丞之選皆心屬先生爲無愧其任矣會予以南人司小宰未敢公言于家宰之前大理丞高谷虛予生平所敬事乃舉以應予雖幸谷虛子有同調而終以畏人之耳目遂置先生然而先生不怒也及家宰獨許先生僉憲議始定一切會推文法皆置不行是時傳冢宰知人而先生亦未嘗請讓予且向予稱谷虛子如初嗟乎豈非當世之賢者遠過于人萬萬哉予嘗讀史李克論相于文侯未言魏成子而文侯已得其相若予既知先生爲令則賢令爲御史則賢御史及以人言雜沓之故胸中懷有先生而不敢言末世口舌所以可畏而予不亦愧李克遠哉雖然今先生既膺憲職必能發抒其生平之積使予愧心若聞天下有

石雲

卷一

十

懷如予而不敢言者必以予爲戒然又欲天下聞先生之風而有以自安于掄揚推引之勿及則知賢者之遇合顯榮果由乎道而不由乎人也

賀熊雪堂任吏部右侍郎序

予友雪堂子爲吏部郎會冢宰知其才聞于一月陞通政右使旋擢吏部右侍郎制下之日凡有殺間相及者則皆躍然以喜其或有不能下雪堂者亦色沮氣索而不能張一辭彼素不能下者毋具論以予觀夫躍然以喜者不過喜雪堂子能厲嚴談事于公卿之前慷慨舉動無所顧瞻低徊于人情反

右雲居

卷一

十一

覆之間又曾見雪堂子胸懷坦坦不設城府水火之形遠方來就官者俾各有彈冠而奉朝請之慶耳然則躍然以喜者將謂雪堂子帶劍具櫛口頌手批一高材生雄特自命者哉予竊從雪堂子游最久知雪堂子最深其才可見其志不可見以可見者應紛糾盤錯而有餘以不可見者從事于微言大義而侃然願得聖人而爲之師願得古人而爲之友非朝夕之事也人見其厲嚴而談而予謂雪堂子終日默而解帝之強者也人見其慷慨奮袂而能任事而予謂雪堂子如紀渚子養雞而去其虛僞疾闘之氣者也人

見雪堂子曲當人情各厭所欲而予謂雪堂子樹人百年過于樹木舉世怨誹而不加懼卽舉世依歸而不加喜者也然則人之躍然喜者何足以盡之而予豈不有獨見其不可見者乎雪堂子守一疲且數饑之肥水與百萬之賊騎爭一旦之命事勢岌岌乎不可支雪堂子手一編而朗朗誦讀于枹鼓煙火之衝而賊亦稍稍解去矣至趨走公府之役日燥泥淖之苦與夫簿書鞅掌夙猾鈎棘窺伺短長莫不束手坐困雪堂子手一編如故入而上計進而銓衡雪堂子手一編如故甲申之變同朝受辱各家所蓄皆以星散火焚而雪堂子焚焚守其四壁獨百計購書以共晨夕鷄鳴燈火書聲時徹戶外皆服其有書生百倍之勤嗟乎此雪堂子之所以不可見而爲可見者也予數欲問昔時父老子弟環對橋門考課辟雍武夫世胄裒然受經尚未可得卽一二號爲通敏沉博之才未免以爲得全當世實有天幸又有覲觐朝廷之官得而喜失而怨怨而挑隙厚毒以竢人之中其機而困之睚眦投之東甲甚可畏也誠于今日求如雪堂子豈可得哉雪堂子可見者在人耳目其不可見者靜如山深如淵予且知天下必爽然愧其見之

右雲居

卷一

十二

未盡也

刻告祠關侯祠序

靈園王子能繕完孤城當賊數十萬環攻無此騁蟻
子之援卒挫若鋒不獲逞志先定偵賊必乘間蹈籍
乃飭庀關侯祠宇屬書院俾羣士出入仰觀慷慨勇
氣雷動洒誠堂階聞者莫不泣下誓死矣嗚呼士以
義怒何敵不摧王子一虔事侯若致其靈爽如此真
雄矣哉然予尤善王子以春秋討賊之義端爲侯許
也方侯誦勢下邳崎嶇不測之危已乃跳身歸漢大
節若且至今兒童父老燁燁望如天人豈徒以萬人
敵哉亦察其心神終不欲留與侯志在討賊凡討
賊皆侯志也然則後世已實不能討賊反因之以爲
利而又騰張口說以汙避賊而欲討賊者之名豈不
大有愧于侯哉王子刻所告侯者如此春秋大復仇
故云然且以愧夫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

青雷集序

吾宗自太丘長而後皆有賢父子後先相繼晉公恕
起于江寧魯公康伯起于豫章宋尤稱盛魯公後居
溧子安世爲奉議族遂大衍今江南祖義門蓋實自
奉議始毘陵一宗最久且著職方伊庵公舉孝廉第

一成名進士爲一時聞人之冠不幸不獲大用且下
世矣文章之士思公之名惟恐公之後未卽張于天
地之間則儼然戴公如太丘矣越數年而青雷子復
與予輩爲癸未同年生凡獲見青雷之文與交青雷
之人者莫不遜避折服以致其敬愛如伊庵公嗟乎
吾宗父子相繼之美其在毘陵乎青雷多才博通著
古文辭萬餘言嚴律之學退之所謂餘事然已不懈
而及于古矣予乃邇太丘之苗裔以至有宋之譜系
使知青雷父子兄弟之間可以光顯吾宗必人傳陳
氏如太丘耳若予遭歷讐難憂傷以老發爲文辭寔
無足稱不及青雷遠矣青雷其亦悲予心哉

方直之詩序

龍眠方子密之年十八游吳越間詩名大著吾友朱
雲子娑娑漢魏六朝良久一當密之遂有改學密之
之嘆雲間陳卧子喜爲閩麗之言倔強儕輩亦自嘆
密之爲不可及也最爲予復與密之介弟直之遊直
之所爲詩畧相上下予竊服方氏兄弟不易得但予
見直之有可涕者三予初見直之從兄移家白門會
桐城有寇焚之變中丞公定亂于家人方伺其雛而
中之密之思中丞公鬚髮爲白予風雨中着履覓居

停俾客之匿太學程士章所直之隨王母匿吳太學
所予時視密之直之直家弟也越五年予又見直之
從中丞公居湖上中丞撫楚中武林相國之忌功高
爲罪謫戍於越密之時已爲名進士然直之留中時
有荷戈之慨方娛侍中丞而予適至則直之遂子婿
次兒結婚好也閱五年江南降帆出予歸治喪又見
直之于白門予避賊而南避仇而北一身行萬里如
湖海莫知所屆自顧形影遠絕生理直之適擔簦蹕
蹕而至言及中丞公麻衣草履守太夫人喪密之微
服遠游輒泣下沾裳矣嗟乎予與直之周旋久多不
石雲居 卷一 十五

送去亢陳公巡撫淮揚序

夫人之所就于終身者至難知也予謂視其所與觀
其所交此古今相士而得其天機之說也古詩人稱
美吉甫車馬鐘鼓炳煌煌功成飲至炮鼙脣鯉平
時將率皆不能與獨有孝友張仲當左席列上賓而
後世有能畫者細及堂階酒饌盃盤之事疑張公燁

若天神然吉甫張仲固交相與以有成也今中丞去
亢陳公有吉甫之賢而予亦樂進吉甫之詩則以公
能交我友張爾公云爾公事父孝與弟友推其孝友
之德以及于游從朋好之輩常有天下共號爲君公
厨顧聚黨立幟遇爾公則諱言其所爲一時諸名公
弟子稍稍出爾公門下動有師法與把持標榜絕不
相類予嘗以漢之徐孺子黃叔度歸吾爾公天下不
疑予言乃公所與友且爲其子之師者爾公也公豈
可易及哉公勤兵事當賊數戰輒勝旣當

新朝龍興則悉甲以降爲他人倡

朝廷美其功授

石雲居

卷一

十六

以節鉞俾視江淮之間將藉以息枹鼓馴菴苻屹爲
南北公侯干城而予謂此非公難事也于公之友張
子爾公知之公友爾公則能訓有司如爾公者而薦
之其或有不加爾公者則教訓而督責之棘韜之士
用其怒不用其暴湯火之民不畏賊亦不畏兵若是
頌以吉甫何疑之有予爲公頌得孝友之友使天下
知予重公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彭嶠五文序

予游武昌得黃鶴僊人之樓觀長江之渺渺帆檣鱗
集上下皆間行春樹芳草間詢求山川舊蹟往往得

奇字古篆爲風雨苔蘚之所不能蝕翳則又慨然以思千餘年登陟諷覽不知幾何氏至今稱崔李不衰豈非地以人重耶今孝感彭子疇五若木燃石竹林賢者束囊渡江居停于此儼然爲江山主人予數過三子三子乃出其所著于篇者俾予序而張之豈非予所謂人能重地者耶三子數告予錢塘之游遇翁一嶽先生讀其文而好之今先生旣殉濟南難矣先生之門人賓客又嘗謂先生手一編以益其徒者予制執也其事與彭子同其情與彭子同則又相向于邑人琴之感不能禁涕之沾襟也嗟乎人之相知誰

右雲居

卷一

七

定吾文昔人以此難其人矣今彭子適一遇于冠環道路烽火鉦鼓怦怦不絕之時而又皆思相知定文者良不易得則予能忘情于彭子哉彭子曰子猶可定吾文者予非皇甫士安何足爲太冲重抑使楚游之士采芳佩蘭遇彭子如崔李之徒反以文章益我蒙而去也

高太常從祀序

君子之能致人之情也豈不甚難矣哉仕者承簡書儼然居上能使人歷堦前而譽盛德居天下隆重烜赫之名而君子以爲無與乎我之事也在位則與去

位則不與人之情也仕者旣能自振拔于流俗之中無位苴鄙瑣之行爲士林所譏射一時羣奉于俎豆之列矣而君子亦以爲未盡乎道也去位則德之久則忘之亦人之情也若夫居位而有來庶之思去位而有借寇之感始則如赤子離父母之側久則如後世懷高曾之武亦君子之所自爲者耳君子不以勢位動人而必能致人之情君子不以一時盡分爲幸而必久而致人之情此三代之所以可復大道之所以可行而君子之樂盡其道者蓋善致乎人之情者也予讀安陽之祠太常高公也安陽之情則致于公矣而公之致安陽之情豈可易及也乎公在安陽安陽曰此予父母也枯者以澤瘠者以肥汙約者以安全并兼者以戢歛天下知有安陽之政者公也公去位則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誰爲澤之肥者誰爲肥之安全戢歛者誰爲安全戢歛之天下不易如安陽之政者公也閱數十年又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肥者安全戢歛者更世變矣長子孫矣公未嘗一日去安陽也天下知安陽之不忘公者亦公也公能致人之情者如此朱邑治桐鄉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民召信臣治南陽吏民親愛立祠祀

右雲居

卷一

十八

之公之治不讓朱邑召信臣而安陽又遜桐鄉南陽
乎雖然公列御史臺晉秩容臺歸來丘樹其畫道皆
安陽若也若公者豈可及乎哉予兄給諫雲韓向予
稱公爲一代偉人薦之于朝而予友孫二如先生當
世老成人又向予稱公既下世後人愛慕不衰予常
以不獲見公輩爲恨會公子侍御君督學南省試旣
竣則授予安陽祠事公而見諸文檄者余讀之而嘆
曰侍御君可謂孝矣侍御善致諸士之情與公正同
其將以表世德爲天下訓乎余與侍御君爲同好之
友而又習聞雲韓二如之言輒執筆序之以見仰止
石雲居 卷一 十九

于公之意云

送謝寤雲都督還山陰序

陳子曰進退得失之間豈不係夫學問之道哉進者
得者時爲之也君子之道亦有以致之也而揚揚然
竊以爲順指氣使之具甚而假陸沉淖阿之行以固
其位而索其藏則喜心見于顏面矣退者失者時爲
之也君子之道當有以安之也一旦蹇蹇落則戚
戚然若家人有交謫之情游從有棄予之嘆視人之
有各位而相與繼繼留連者皆無可以歡其心而平
其氣其或托于恣睢猖狂酣歌恒舞以發其叱咤無

聊之思而不知古人閉戶自咎周身之防何如其至
尤君子之所不取也令人爲晏子御而有自得之色
其妻鄙之楊惲家居治生產而有南山落其之歌其
友孫會宗戒之今之可鄙可戒者予未敢言也每翹
然以思君子能去其鄙與戒而齊之以懼懼夫進與
得之不合于道也尤懼夫退與失之足以累道也乃
見之謝公寤雲矣公以高才淹通舉武科第一人歷
仕幕府輕裘緩帶讀書誦詩寒儉如故予見公歸輒
嘆當吾世而獲見元紫芝真可以無生平之恨然公
嘗任招撫桂林諸郡撰行李戒時日子身往返數千
里將率未敢以饋遺及公公之懼心見于此矣公適
以官藁之誤司馬議落職還里公恬然來揖予曰將
歸于稽山之廬矣然竊見公色愈莊氣愈和不爲小
夫窮日之力公之懼心又見于此矣嗟乎公所謂齊
之以懼而大異于鄙且戒者乎公行矣公携詩百篇
其有寓意于鄙與戒者如美人夫君之不淫于情也
香草芳蘭之不憚于君也如曾氏之窮餓而出金石
之歌也予又悄然以思公得于學問之道非特其少
無宦情如醉鄉之徒有托而逃也予固公友也其于
鄙且戒者相去之遠又俟公他日賦予之懼心矣

石雲居

卷一

十九

送梅公李司馬序

少司馬李梅公先生既解職留長安旬月而後治行
行之日友人某惜先生之去而又重其能盡道也乃
贈之以言曰先生不可以去而去者命也先生可以
去而不即去者道也先生之爲司馬也朝廷知其
才同輩服其誠入有賓恭老成之蹇蹇退有委蛇飲
食之衍衍忽以謝鯤軍牒之誤遂致司馬歸洛矣君
子于此將以爲朝廷棄之耶抑所以思老致逸耶
故曰命也先生罷樞府之柄闔宅思過始而慄然天
顏咫尺也旣而怡然眷眷然耻爲窮日之力也君子

石雲居

卷一

十一

于此以爲大臣去國志在君父而不忍怱也故曰道
也予于先生惜以命而重以道則私願先生復致通
顯終留闕下然後命誄而道伸而或有進予者曰是
豈足以方先生哉有印而累累者緩而若若者富貴
顯榮若將終身而至于成理萬物之事如育無以與
于觀聾無以與于聽道不在則然若夫解組遺榮困
窮汙約處世所不堪之遇而至于息虛曠之宅解鵲
毒之溺如魚游于水鳥戾于空何其優優而自得也
道在則然也先生在位則盡在位之道去位則盡去
位之道先生去國而知朝廷之愛臣子先生遲遲

去國而知臣子之愛君父命何嘗不誄而道何嘗不
伸耶抑予又觀疏仲翁偕兄子移病乞歸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設祖東門外車馬餞送觀者嘆賢泣下太
史公又思善畫者圖爲光榮賀知章歸四明請爲道
士天子錫以鏡湖羣公祖以詩以寵其行疏爲見幾
賀爲辭榮如一當盡道之先生又將抗古人而出其
上矣今日嘆賢者幾何人送詩者幾何人予獨以惜
命重道之說佐先生行橐尚不及或者見先生之大
若是乎古今人果不相及而先生又奚藉于予言也
乎

石雲居

卷一

十二

程其相制義序

桐城江上雄邑也地當天柱之勝翳雲滙湖詫爲名
山大川徃徃有至人伏處不見予數欲徃觀之而未
果焉數百年英傑蔚起紆青拖紫者可當江上諸邑
之半其邑人士博學好古又能自張嚴名于天地之
間如仁植中丞坦庵詹事密之太史仕而蓄文以生
符采爲諸生祭酒又如農父默公諸人里巷善鳴互
爲雄長一時彬彬稱盛矣今又得吾程子其相裒然
爲選首豈非天哉程子對大廷予抱卷而質諸先生
必信爲端人學士旣相見詢其相第宅必在龍眠左

右其相唯唯予既知其相之人又知其相之地劉子
蛻曰地能助人信然哉其相有友王定爾方吉偶皆
富年著書數萬言者豈不尤異哉其相處諸先生之
後會一時同人之美又當予兩據知人知地之譽其
相勉乎哉

胡秋卿制義序

胡子秋卿以制義雄長于時久矣然猶逡巡諸生間
歲得制義百餘篇合爲一卷以秋卿自視其文氣勢
震動不肯爲人下矣及予過鹿城又偕予抗議古文
自宋潛溪而下無慮百家而作者以雲蒸霞蔚虎視

石雲居

卷一

二三

驚擊之才所傳聞異詞所見異詞其間奇正虛實之
相間攻堅取侮之相反蓋不啻邯鄲九道之師昆陽
百萬之衆相爲馳且驟而搏擊也乃秋卿爲之按其
戰塋分其部曲使夫爭道而馳者得秋卿一言而翕
然以定何其雄也且世之捷得功名者多矣彼以功
名惟人所欲但揣摩于章句嚴容非有義理深長之
味而有司尺度如此而足則遇者勝而不遇者不勝
矣至于功名之得世稱以爲榮而反至獲罪于聖賢
苟能爲理義之文則有功于聖賢矣而有司不能得
之以此失其明天下不能得之以此失其治而識者

又從旁感慨而爲不平之鳴如北門之咏榛苓之思
是也又可謂遇者勝而不遇者亦勝矣有不善處不
遇者一不得志輒怨詘不已再則憂傷之至呼天搶
地而不能以自存或者矯枉太過如醉鄉之徒托于
酒而逃之而韓子悲其不得聖人爲之師故至于頽
放若此又況于怨詘憂傷幾幾小夫之一不合而見
于顏面者乎若我秋卿固無慮老而不遇也公孫兩
對賢良而爲相買臣五十而後富貴逸少之于書高
造之于詩皆以暮年而得盛名而至于蚤遇者徃徃
不幸秋卿豈不識乎况秋卿又將遇矣夫伯樂之所
不顧匠石之所不採非下駟則散才矣若伯樂匠石
之顧與採則國馬千里之技而豫章萬世之用也今
之張宗曉顧瑞屏兩先生豈非當世伯樂乎匠石乎
其于秋卿也匪惟譽之而且傳其文以爲不遇者之
鉅公又且傳其文以爲遇者之明鑑而予也從事于
文詞有年矣乃一見秋卿之文譬之觀馬于天閑擇
木于鄧林但有所慕而已彼夫不知秋卿者將視予
于秋卿何如哉

汪雨若虎丘近義序

新安天都爲南方之山最奇者又爲宗最遠其諸峰

涵衍元氣變化幻詭萬物翳雲石闕空而凌不測之
谿谷仙人釋氏之所宅而藏車馬之士罕至焉山既
負勝窮絕人跡自外氏而外必多雄傑魁岸學道有
得之人予未嘗一至其地是以不可見會汪子雨若
自新安來于吳之虎丘吳中多名士交遊蔽聞被于
四方千里文士皆裹糧通姓氏然或不逾時而返猶
數見達人之踪跡乃汪子處吳既數月閉戶爲文百
餘篇未嘗一伺候他人亦奇矣予遊于吳見而定交
且知汪子嬰家難生產式微氣專而容寂不屑屑于
此乃一意學爲作者文辭閎然抱素食蔬求進長雖
石雲帙 卷一 二十五
處交游殷聞之地不爲之稍稍動豈非予所謂雄奇
魁岸學古有得者耶予又因汪子馳心于黃山之麓
矣

沈無封制義序

予交無封三年矣無封爲文章屢示予予心畏服其
能又時求予叙予輒遲遲無以應予或有論著多未
及無封無封不以怨知予之畏服其能將以博其學
深其識毋取乎朝成一文旋即登于水以博市之人
取而觀其姓名也然無封益自刻厲扁戶不出非親
交至密罕得通問予後先至吳無封即挾所爲文就

予次第其得失匪惟不以怨且幾于古人所稱知己
矣數爲予勞問感遇周旋友朋如同室之親而又時
時嘆慨友朋之變朝握手夕下石反覆變幻如鬼神
之不可測乃各發憤肆力于文若文以外置勿問可
耳嗟乎無封豈惟不以怨且教我矣若無封何有于
予哉左太冲三都賦成得皇甫士安爲序一時紙貴
今考士安傳不及太冲遠甚當口能重太冲何也豈
士安固長于論人耶予之于無封亦猶恐如士安之
于太冲也故不敢速爲之然予不敢避而竟爲之序
其果足重無封耶嗟乎無封之可以怨予者屢矣而
必以予言爲請予幸遇若人即疎慢有過猶相諒如
此此賢者之廣大也安得遇人皆無封其人而無怨
予者哉

侍衛齒錄序

今上五年公卿予以侍衛恩咸獲就吏部以次授府
若州縣之貳年未及仕者予歸既定選格諸子恐一
受職各散去或不能舉姓氏乃謀仿兩關以齒錄云
錄成予爲之序曰予讀漢史至張安世金日磾侍衛
著勞辭爵讓賢之間何閭閻也則慨然想見其爲人
可以爲 朝廷左右臣之法乃者諸子由父任延賞

恩意甚盛前此未有騎馬帶劍揮貂垂帶率先羽林諸兒者僅數月一旦膺眷輒奉朝請沾一命佐大吏以行比之出入禁闥數十年周密無過始勞苦將軍假休沐榮子孫者勞逸又倍遠矣諸子咸拜手作頌曰朝廷待臣子之厚如此其試以民事之速如此其優未及仕之年又如此所不靖乃心者有如日故錄以齒不以位以忠勸也先以讓教也諸子又復進言于予曰某某述家世父母昆弟俾如伯仲倡和願天下太平俊承星發使人稱公卿子以文學進身不擇美仕視古不習事能自立如此不署曹在從史行

石雲居

卷一

七

漢詔曰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至于諸子退然訥然勤宣令德篤鴻序去智色摩操道德浸漬庭誨慕儼富平掇侯之小心亦云久矣國恩不可負毋曠而官也毋溺而職也是錄也諸子以身所爲將推美于父母庶幾相與以有成哉

金豈凡先生息齋集

豈凡先生外集者先生與浮屠氏博山雪關等微言往還及夫倡蕙里巷勇于爲善破吝除貪從不惜財力始者也先生爲學內明外通其爲文錯綜古昔澤于仁義之指今之後生小子望見顏色咸以爲開闢

濂洛之傳若外集者何爲示人耶嗚呼此先生所以不可及也予見世號爲儒者浸淫勢利日深月異反不若深山學道之外氏能淡泊攻苦以有得于性命而乃隨衆附和虛稱壇宇輕詆二氏爲世道人心之害抑可嘆也又有點者自謂承絕學明悟宗旨翻然返于古今以來之聖人以廣大歸于吾儒又謂前此非謬也乃狹也予考其寔則猶然大雄氏之賓主機用耳入室而捺戈果衛道耶抑好儒名耶韓退之毀佛骨一疏表裏孟子至其稱大顛曰外形骸以義理自勝是韓子未嘗諱言佛氏之徒也而何儒者諱言之甚乎惟其諱也是學儒學佛兩無得也豈凡先生曰吾所不必爲者髡與緇耳求福田利益耳若夫號爲傳心得法者卽謂聖人之徒亦可而又何敢諱言外集耶予聞豈凡言乃爲序其集以告夫學道而無所諱者亦韓子之學也

李叔則制義序

李子叔則由開中沂江而南蓋將盡見洞庭錢塘之勝而後入北都試焉予旣遇之金陵歡如平生數讀其古今文辭數萬言竊嘆叔則天下士今所云地能助人是耶否耶雍州之域井鬼之野山川旁薄而韓

石雲居

卷一

七

積如泰鴻衣冠元氣曼衍毋有佻捷猥給之氣得以
詭陳其下英傑附離而起皆能別異同立名寔于聖
賢之後 明興崆峒諸子其尤著者也雖南山之學
號得其英華莫不逡巡推遜以爲不可及數十年間
三吳以制義科第手劍而盟而至于名山大川諸士
領袖一至吳會往往可與爲援亦未嘗以名相軋也
豈地勢使然抑彼不屑與文士爭一旦之技且不樂
有其名與然予觀李子何藉于遊于南也哉李子之
于古文辭也旣已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及其應有司
尺度則又能以文物俊采照耀江左其有能傲李子
石雲居 卷一 二十九
以所不及爲者乎予友張爾公側宗方密之所謂南
方之學然一遇李子皆以未至渭南關門爲憾若因
之思其地與其中之人物焉以李子其才豈限于南
北者哉李子將公車行矣昔之儒者奏雅歌張盛業
倘 國家金石之宣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以漢家之
封不得與從事爲憾今李子挾持大業必有侍從之
臣矢其和平之音于廊廡細旃之上如柳子以文章
報國矣可不謂遭遇哉抑遇鄉邑之士復以予言告
之使知南北里道相望而不可以交譏也則地能助
人之說又當信其然也

黃銓士制義序

乙酉歲大比士黃子銓士偕淮安劉子義烏朱子問
業于五雲堂已受司命之知哀然爲名孝廉而黃子
攜其所著數萬言向予道其思意求所以張之予于
黃子益信文章遇合之權在我而不在人也在人者
有司困人以所不能矣在我者勝而不敗得而不失
合于聖賢之義理通于當世之務有司雖欲困以所
不能而我之文章足以奪其權而歸于相信此卽韓
子君相能爲時而學靳勝乎已之說也若有司之能
棄人必不引以爲已咎而安予以不能之名進而就
石雲居 卷一 三十
有司之尺度者不知求勝乎已而妄予有司以困人
不能之權將謂利目懸于造物之不可知富貴福澤
參差授受于世俗之萍聚而覆射也豈足以勸天下
勤學好問之心乎黃子一爲文而予曰必有遇合果
遇合矣黃子爲友皆如黃子求勝乎已者而予曰必
有遇合又遇合矣予非深知黃子之勝乎已而能必
予言之幸而中乎然黃子之重于予者豈獨以文哉
甲申之變黃子尊甫恭庭先生留北都是時南北足
跡未接畏江河不肯前而黃子處于舍未嘗通四方
風俗言語一旦拜毋而行履霜雪之途觸鋒鏑之驚

舟陸兼程垂橐而當肱篋之驚走親友惘惘有難色而黃子呼天而號若一見親萬萬無悔嗟乎黃子真孝哉子又因黃子竊自悲予志也予北歸歷七省走萬里今又得黃子而與之友以文章上下其論議而乃識恭庭先生于奮袂招撫之時前此南之黠者托言子實左右恭庭磨勘闕牘奸人得金遂將株連求報今已成遄事矣嗟乎彼寔不知黃子求勝乎已而又不不知恭庭父子之間相見在患難之後讀黃子文可以愧而思矣

彭子民小試文序

石雲居

卷一

三一

予聞之昔人以爲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故爲文至于小試則皆鄙爲小技而去古遠矣我國家限取士之法甲乙兩試稱爲大比以至郡縣較文而錄之學使者別其文而署之則皆稱小試漢時如諸家上書廷見置對會公卿召問得失至爲隆重今之廷對猶存此意若小試諸士林立戰藝束筆而前鴈次坐廡下竟日偃坐畢題義而退其爲文格惟貴流麗可喜作者觀者不求深義將去古益遠乎永叔讀古本韓文乃悔少時成進士之文有類于俳優者之詞其送曾子固也則又數感慨于有司之尺度彼如見

近世有司小試之尺度所以約束天下之才與智如是則合不如是則不合者其感慨又不知何如也然則應試之文遂可廢乎士由郡縣學使者然後列名甲乙榜猶夫好古學道自少及博自淺及深且上之人賢者出而爲文章司命則下之士奔走于風簷之間亦必有英華果銳之氣異于庸庸之流抑下之士寔能好古學道凡遇小試又輒見知于有司安知他日者不且如永叔之自悔苟如永叔之自悔則小試之文又安足廢也彭子于民承吾友古臣家學之美近復于吳子見末共研席所見所聞皆先輩法言大義茲刻其小試文若干篇此非合于有司之尺度者耶抑猶有永叔之自悔者在其後耶張子厚曰賢人務爲天下所知于民其卽此意也夫

顧晉昭制義序

石雲居

卷十

三二

顧子晉昭旣舉于鄉友人章子拙生旣評其制義而予爲之序曰君子之未知其文也觀其人未知其人也觀其友予知晉昭之人與文自吾友拙生也拙生修儒者之業服聖賢之訓獨行不惑于敬事之不敢失言矣然拙生數爲予言晉昭名家子博物洽聞志意抑抑自下未有驕人之色嗟乎此實難矣况晉昭

又兼有文辭之美哉易曰吉人之辭寡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今觀晉昭抑抑如此由志意達之威儀由威儀達之詞章且有朋友明于義理日進其所未至豈不抗古昔懷風雅卓然稱仁人君子哉董仲舒曰高山不弛似仁人君子又曰所不爲而勿爲是聖人之寔也予觀晉昭所爲者求己之學也所不爲者驕人之氣也予庶幾得良友哉

祝尊光集序

戊寅余遊越凡五月從海上歸遇友人祝子尊光于聖水盡讀其著述數萬言竊嘆予所嘗遊者皆在焉

石雲居

卷一

三

古司馬放遊東南網羅舊聞其作史記也婁云至某地又云聞諸某生傳其人記其事如接言語笑貌後世嘆以爲奇且以爲遊助平子太冲賦京都閉戶精思多歷年而後成唐劉子峴亦云文有天助此爲好遊者言耶抑爲未嘗遊者言耶以予觀于祝子制義之偉人也博聞立言戢戢于函則已盡得山川之勝矣凡予所常遊如錢塘之怒潮桐廬之客星縉雲諸山彷彿帝鴻衣冠抗立其上揚蕩龍湫石橋華頂神仙隱士相招爲宅又時時遇之而予以祝子之文舉所謂怒潮客星仙子隱士海上諸奇一旦盡有于文

而人不敢爭今天下之爭者衆矣若夫名山大川無是非毀譽以提其體無賢愚好醜以亂其中故能歸然沛然以獨全其功名雖有盛車騎美容服之士間一至者然而不得而有焉祝子無事擔簦蹕屨徬徨山澤之間述其所志詠其所見而一旦盡有諸勝即予且驅馳數月一遇祝子所謂予得其形祝子并得其意也若是祝子且得天助哉雖然予重視子不以是祝子爲人道腴于中文見于外不忍獨賢獨智以私其身仁義之言藹如也行且登玉堂陪侍從列風俗獻箴規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可以感而興矣

石雲居

卷一

三四

王元倬制義序

予少時聞金陵王子元倬爲諸生有最最後予獲識元倬于杏園卽爲綰帶之交每讀其所爲文章竊嘆元倬負才如此然不獲中有司尺度以致其婆娑蹇產鬱鬱不得志甚可怪也乃者朝廷思得茂才異等洎能任巖郡鞭笞冠盜者當事上元倬姓名應明詔同輩喜相賀以爲盛事然元倬自惟攻舉子業數十年卒不得中有司以見其能乃從布衣得邀仕豈真

天幸耶以故元倬發憤下帷獨處攝山婁月甫竣關
事持文示予且示予以必勝意予亦知元倬屢擯于
前將收功于後也今元倬果勝矣然元倬何以自信
不疑如此予嘗按永叔讀李翱幽懷賦每置書而嘆
嘆已復讀恨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其賦曰衆
器器而雜處咸嗟老而嘆卑惟予心之不然慮行道
之倘非永叔習見嗟老嘆卑者往往而是得一翱不
以嗟老嘆卑爲心故爲之嘆服欲見其爲人若夫士
之一再不遇輒頽廢于殷伎歌讌不復自振甚者憂
憤之過至于舉世不容何其愚也有如易其嗟老嘆

石雲居

卷一

三

卑之心以學道績文爲已任安知其終不一遇輒益
厲其氣養其力必俟其後故得之足重也予觀漢時
循吏如汲鄭龔黃罕兼文學儒術如賈董卒不得大
用後世惜之今元倬既應賢良之詔復歌鹿鳴而至
闕下試于禮部擢上第必爲侍從之臣必當得大
用可以無賈董不遇之感又可以無罕兼文學之譏
壯哉予既喜元倬久而獲遇又喜元倬數不遇能自
振以及于遇今觀其文辭當必有如永叔之讀李翱
之賦而稱服者然又欲同輩之士如元倬易其嗟老
嘆卑之心處可爲賢良出可爲文學未有人而不遇

者也

王楚蒙詩序

予客括蒼門人王子心宁數爲予言從祖楚蒙奇士
也楚蒙學爲儒輒不喜伍諸童子操筆就有司試魚
立驚行仙首俛氣一旦棄去遊于越賦性疎簡不喜
問生業耗美好與諸俊少馳騎挾箠有冒矢石立戰
閭風而楚蒙數任俠喜事遇人之急義形于色雖日
飲醇酒狎戲市上益有托而逃于醉鄉之意也以政
能張其聲名于甌海之間予至甌楚蒙高冠長佩謁
予河干予心儀其人久矣已乃數過予數同予奕雖

石雲居

卷一

三

小劣于予而色不挫氣不辱與之飲醉則仰天嘯咏
旁若無人射覆彈棊無不奇中一座嘆以爲絕倫無
何楚蒙高誦三巖之詩沉壯可喜予就詢作者楚蒙
白已所爲予初疑之楚蒙憤患甚乃復益誦其平昔
數十百言皆有今人之所不及予以此益奇楚蒙頗
疑楚蒙如彌明之流姑浮湛當世使人驚愕歎抑如
建安才子傳粉調朱爲一時風流之冠及與之陳帝
王之道談天人之理若裁衣博帶容與翱翔于廣廈
細旃之上抗首而談雖老師宿儒莫敢詰難歟予又
讀古游俠傳如朱家郭解之流以睚眦中人傷義犯

禁其事不足道太史公自傷于交游之莫贖其辜也
予彼能緩急人者盛爲稱引使後世讀之如見其慷慨之狀且能令人輕財賄慕烈丈夫焉今楚蒙生于新安之華胄挾有父兄之貲又有少伯計然之策樂豪侈恣騁馳然獨能與物無競坦然而游諸所游從爭附楚蒙故賓客日進而未聞有志仇報復之事特其謹重然諾有類于游俠者楚蒙復能脫穎濡毫爭詩人文士一日之短長俗人知其易與有道者亦歡然盃酒而不忍去興會所寄發爲吟咏文采人物照耀江左豈如朱家郭解待馬遷後傳耶楚蒙真奇士

石雲居

卷一

三

哉抑予聞之楚蒙上世有十岳太古兩公皆與汪司馬唱和里門司馬後先七子以文章起家學者望之如泰山北斗而十岳太古起而爲之友豈非太史公所云附青雲之士哉楚蒙爲中岳孫其才若此爲之友者又不知誰爲汪司馬也汪氏世有才人令聞不墜其烏衣馬巷之苗裔乎

劉阮仙詩序

予學詩二十年餘矣白門交方子密之乃大悔所爲詩飾虛捕影近于時人所稱意陵之體竟陵兩君好以方言俚語漸易才情其流也薄而輕佻而瑣識者

知風氣之日下也是時滄上閩子用卿吳門朱子雲子貴池劉子伯宗獨深信密之復能信予悔若知名之士狂醒不醒且笑罵予輩爲狂生予不以此介介也故後乃交潛江劉阮仙于密之所密之時爲秀才雖尚遠通顯然席父兄貴盛之勢挾聲氣之盟能奔走天下士而密之素簡脫或不及成賓主以去獨與阮仙綢繆如鴈行予怪之旣與阮仙晤則阮仙早已飄飄乎進江漢之雄風于和平窈眇之中矣予竊謂阮仙楚人也其能不爲竟陵之詩甚難阮仙生潛江去竟陵數舍而又有門第游從之舊宜乎予望阮仙輒料其必爲竟陵詩乃阮仙卓然獨立徒步江左得密之以爲之友而予亦因以去其所大悔于昔者嗟乎阮仙豈易及哉阮仙旣成進士讀書館閣出而衡鑒南國學日富文日積詩日益工恐予之所大悔于密之者又將大悔于阮仙也楚有三先生黃崗王夢澤興國吳明卿京山李本寧今又得阮仙云

甲戌文明序

予讀密之房書其有憂患之心哉先是宜興溧陽樊數起桐城踵其事操戈向諸姓如戰場鉦鼓不絕主者大創之而後稍稍定密之奉大劫犖幼弟居金陵

石雲居

卷一

三

恒念尊人仁植先生以王臣義守片邑廢寢食者月餘又時聞流言感世道之衰慷慨于邑髮爲之且白劉伯宗蘇武子見而泣下以故著述文章非其好矣初坊人迎密之于江上後乃見此事強卒業密之姑爲之以應其請豈不多闕畧乎雖然世稱能言家孰過密之哉密之少博學揚厲買馬翱翔崔蔡天下士聞其風而宗師之者衆矣乃者密之之論制舉業也稍得其大意耳弗以士律也而且有所正焉密之問爲毅然如此抑密之自悔其說與嗟乎世稱能言家好自是其說而不變且曰此人之異于我也而我何

石雲居

卷一

三

異乎求一二自悔者不可得矣况夫說之至美尤不易變者哉密之經歷大變發憤爲文章一意于溫厚和平置少作不復道天下士讀密之所自著述原本古今可以觀其志焉至于房書中或是或非亦已沉晦光采與人無憾矣密之其有憂患之心哉

單質生詩序

予友質生以虎視鷹揚之才兼馬卿枚叔屬文遲速之長年壯氣盛著詩歌百餘篇皆可讀單子當世所謂高才生然察其志意復抑抑有以自下以觀大才士善刺譏維然而爭者何有哉單子兩上春官渡江

涉淮泗過鄒魯之鄉觀仲尼師弟講業之堂秩秩如也已而聞易水壯士之悲歌習幽燕老將之猛鷙遲遲有所感焉今國家隆平浹洽久矣文藻蔚起問昔時所號爲棄繻生發勇開門繫南越傾月氏徘徊下位其或伏匿林灌幽翳之中則單子方鏗陶渤鬱如大轍呼之而立見至于京都現麗冠蓋車馬雷動雲委平子太冲之流單思研苦乃成篇章而單子蹠衣擔簞驅車而前抗手奮筆備有國容比聞其詞章之美如登王會相與鱗集而翱翔者皆金馬門之英銳宜夫山澤之癯望之而却步也予既將置單子于石渠虎觀之間而又欲以世外仙人石林雲館之寂窈秦鳳綵鶴之杳冥以爲此足窮單子所未有矣予閱歷海上諸山凡旬月而歸遇單子于湖上竊讀單子之詩文但見其鏤物肖形環峰飛瀑如揖我于鴈蕩龍湫駿發凌厲橫絕區宇又如逍遙于赤城華頂旁皇乎葑房桂棟矣單子殆先得勝遊哉長安都會富貴功名軫相接也然諸客子所遊歷則皆悠悠勞苦罕所進長今單子克自容蓄而兼擅世外之勝如此其于世人洎予輩度量相越何如哉

凌二吉制義序

石雲居

卷一

四

予游吳一年將歸而凌子二吉挾所爲文謁予虎丘執弟子之禮甚恭若予好言先正之法其于今之多智自將者未有不笑之以爲迂矣而二吉乃能不顧流俗之議而樂與予遊豈不誠有大過人者哉雖然予尤願二吉之堅其志而勿有他徙以求進于道可也韓退之弟子曰李翱張籍者嘗以友待退之而不以師待退之其與陸修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于張徐州又曰昌黎韓愈而翱之言又曰如師之于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旣名愈則不師可知矣豈翱未嘗師退之耶抑翱石雲居 卷一 四一

者誠有所不得已也今天下文辭競勝有堅而僻者乘聖道之不明而以邪說爲訓其爲人心之害不可勝窮矣而有一二賢者出而救之其爲力甚艱難矣予能無望于同志之士無惑于所向而且自以爲障也哉凌子之文多不背于理而予爲言師弟子之義當慎之于名稱之間又欲二吉勉之又勉以求至于儒者之學毋爲邪說所中而莫知其所終也

李舜良制義序

予少時聞方孟旋先生稱嘉定姜子柔當世之曾子固也則心識其名久矣其後予游吳中交子柔先生之同鄉王子魯克沈子無封同年友傳子令融乃獲讀先生古文詞二十餘卷又時時聞諸友談先生往事及從陸子履常觀先生法書每恨予生之晚未及見先生一坐其堂與之上下論議作者之意其樂不知如何也然先生同時多聞人如李先生生長衡皆制義之鉅公也最後予獲交長蘅之從孫舜良會一時鄉邦父母督學使者皆賢而能文得舜良文輒相嘆駭以爲天下之奇舜良年二十而能以高等出諸英傑之上亦云屢矣竊私計舜良殷震動當必有趨時之技好爲新聲曼詞使觀之者耳目眩怪托爲非常

之物而予讀舜良之文則斷然不出于此抑所謂雄偉不羣者與予觀古文至今日衰敝甚矣稍有才力之士皆至于摹擬而失真如子由之所慨于剽奪珠貝綴飾口耳者耳其不及者則空談以爲泛覽重複以爲游行而古作者之意蕩然盡矣予于王文成王遵巖茅鹿門端震川而下獨推服子柔以爲得之而今且見舜良之可爲子柔也則舜良日求所以爲子柔之道豈區區制義足以測其所至哉聞子柔與李公長蘅相友甚善而子柔之嗣婁思修卓然與舜良並擅文譽魯克令融履常無封諸子又能先舜良而

石雲居

卷一

四三

推明子柔之古文以及于制義者也然則舜良尤可敬者在能爲子柔先生之古文詞而同于思修之將以古文詞之世其家也予好古文詞有年矣因讀舜良稿序之使人知予敬舜良者如此

程仲孚搜原集序

程子仲孚閱覽博物善言當世之務既憤其身未卽見用向闕下抗陳得失乃著書數百篇凡屯田馬政海防兵制鑿鑿言之皆得要領尤熟于形家言子午斜直坎離補互以至天星卦氣之書靡不確究仲孚儼然招長沙諸子與之同列哉昔蘇允明作權書

自居賈子以爲有其志又有其才欲以強主壯國附三表五餌懾伏匈奴諸策之後然卒荏苒以老于修禮之役至今惜之今仲孚年壯氣盛適逢國家採擇奇才下公卿責保任議旦晚之間必有以仲孚應是選竊計今天下蓋用程子輩亟亟矣程子之言曰天下粟賤而金貴金貴而民貧莫如墾土棄金不用然予聞之交豫地多于民荆揚諸郡民多于地至于沿邊上下虎落榆塹旣已撤拔武剛偏箱明哨暗哨又多不講敵至如風馳波移飄忽震盪安得土著爲我屯種又曰閩廣私市但嚴爲稽察陰有以相磨耳

石雲居

卷一

四四

嘉靖中如徐海汪五峰輩突入海上諸邑豈皆有司之過耶又如馬市不可罷之說云絕之則相惡懷之則相畏然彼以疲馬當我上駟我金繒不甚惜將遂空其廐耶凡此者當世士觀望揣摩不敢出殷息程子明著于篇若操萬尺之綆以級重淵之水殆水得而後知其所操者非他人耳目之事也然此非程子之新說也塞下人不田則金不可得而輕江南之財不可得而羨也又聞漢武時縣官常自漢海魚亦不出復許池與民魚乃出又聞昔人因糧于敵我國家因馬于市我得其馬則彼之長技皆爲我有先臣詳

言之矣程子探國初之成法以救今日之疲敝有立言之利而如予之所疑而不敢試者程子必有以處此嗟乎士患不知先王之法度耳封建井田治世之典要雖千萬年不可易而柳子以封建爲非聖人之得已樂于自伸其說而以郡縣爲天下之始則何怪乎變法者之紛紛也嗟乎如程子者豈常人也哉

胡進也制義序

君子之爲學也虛其轂而員其輪說在柳子之說車也君子之取友也聞道先而術業工說在紀昌之學射也君子之澤文也流觀泛覽探幽索隱必不爲飄

石雲居

卷一

四十五

風過耳之言滅沒不傳說在永叔之送徐無黨也君子之擇地也賢人聚處氣俯而恭誦呼婢直一倡百集說在太史之過鄒魯墨子之廻車朝歌也胡子進也何予言曰高山景行夫非昔人不能至而竊欣慕者乎可謂惻惻然有學道之風矣又曰東北海心同理同吾不難跋涉以從之游豈寶山在望而下同徑寸之得乎可謂趯然求友于時俗之外矣又曰文者載道之器器不用則蝨文不精則朽藏之名山傳之國都倚賴不敵君山賁育不及子雲吾其求諸美而傳者乎可謂有立言不朽之志矣又曰學者所見異

詞所傳聞異詞切開一室長不通方此蟪蛄不知春秋耳吾其去而通都大邑以聽先生長者之言乎可謂有居而能遷之智今觀進也挾持文章事吾友楊維斗由新安而來吳門問叙于予其文可重其言可重故因而叙之

余大微中台制義序

余讀韓退之送王含序云欲張醉鄉之子孫又觀于瞻三槐銘于晉國王公洎王文正公數世貴盛留連感嘆稱不易得凡巨公偉人德望丰采旣已見于當世而後之人思而慕之苟得見其子孫之賢者以爲

石雲居

卷一

四十六

此忠孝之所由萃也此列聖涵濡之恩所以成其門第也故古之君子往往喜接其賢者稱道盛事使人聞風而思以震耀後世如同社友大微中台兩君景宰余公之後人也余公以名御史歷位公卿又生考亭朱子之邦發明理學予嘗思慕遺烈足以爲力學之助而又獲見其子孫爲能張大祖德以有文辭之美乃伏而嘆曰兩君將得無興起乎哉予嘗論之文之不易工者以其易心也或者貧而在下歷危處困以故銳發思慮磨礪萬物之情狀至于貴家世冑稍雜嗜好逶迤冶罕能大肆力于文章今觀兩君席先

世貴盛非貧而仕者比而其志意經營發爲文章皆危苦之士之所不及也豈不異哉兩君言予子曰今之爲文者日夸以奪而中無所主也其求之宋人乎宋之理學莫盛于程朱而兩君固朱子鄉人也是以守師說考要道而又時以永叔子固爲文之法以濟其所欲言之意誠哉其合于道矣語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韓子亦曰外慕徒業皆不登其堂者也如充兩君所志雖以至于聖賢不難也而況區區辭章比偶乎哉予獨羨余公歷通顯克以理學振于時爲之子孫者復連翩有嚴鄉國間柳子厚所謂以石雲居卷一四十七

文章報國此其時矣予知兩君將如魏公文正家學特盛何至如退之發憤于醉鄉之後世也哉

王穆如制義序

予從豫章楊維節先生讀金陵王穆如制義以爲古作者之流其後維節旣逝穆如連不得志于有司又復居憂抑志無時俗嚴名之好類深山學道者抑何困也予數就穆如論議觀其所爲文何其閎以肆也然則予之所謂不得志者乃其所以自振也與詩云鼓鐘于宮嚴聞于外鶴鳴于九皋嚴聞于天此言其寔有諸已之應也天下至遼遠廓落矣雖有巧曆不

能窮紀毫釐其遁而去者幾何而學士家以鏤刻萬物之情接以藻績而遂能使遼遠廓落之中若有嚴氣呼吸而不可間此卽蒙莊所謂在堂滿堂之說也今觀穆如處窮而道不訕予立而神不懼此其自信者非常人之能故視天下之浮名起滅而不執以爲已有者直等飄風之過耳而已矣而謫謫者又奚測其文辭之所至乎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聞譽不彰此朋友之過然穆如自振如此患不逃名耳何必近名哉

送周子靜序

吳門周子靜補青州兵備副使過予求所以贈言者
青州山東要地也副使外臺之貳也周子久仕益
能其官而予交周子歷二十餘年以交之久而當周
子歷仕之久此豈易爲言哉予亦告周子以儒者之
道仁者之學乎仁者視其隸于籍屬于治者非異姓
之各居折爨也其家之主伯亞旅也而仁者視夫街
命驅車朱服丹轂而爲之大吏者非他人之徵召期
會也乃其家之父母師保也有不便于民者不俟號
呼于我之側而必使螟賊去于田射工去于澤不如

石雲居

卷一

四九

是雖日有寵金加秩而不樂也若有便于民者力之
所致勢之所圖惟日恐後至于上有所掣下有所牽
望恩急惠之夫皆諒我飲食調饑之切切而引以爲
愧使上無施德之名而下有蒙德之實不如是雖日
有歌誦嘆美如詩人所云百福而不樂也甘棠召伯
之思南山君子之咏以至于吳公謹身庶平從化率
教次公不失賢者之言仲卿篤于故舊之情渤海以
安民爲勝九江以均水息爭傳之史冊赫赫如昨仁
心爲質功效如此試與嚴酷武健比紮短長何必以
彼而易此也以予觀周子之於青州也將從吾仁者

之說耶抑謂守常以文濟亂以武或與時推移稍稍
近文法吏耶予知周子之治開封矣鑿泉而飲治蔬
而食則泣來則喜交老拜庭兒童迎路親愛視他
郡莫與爲比周子之於荆西也如其治開封時則周
子之於青州也又必如其治開封時然予知周子又
不以開封而荆西而至於今之青州也周子爲文學
游從徧天下習見貴游陵轢之勢刀筆刻深之毒數
數向予太息以爲法令滋張盜賊多有制治不於其
源猶舉火而欲止沸也予是時游吳中與周子登覽
千人之石俯仰龍池鶴澗之旁則皆願爲循良吏撫
綏赤子蚤見太平不使召伯以後諸名卿得專其美
而予既衰老蒙恩閒廂不能復張言天下事矣周子
治青州其尚思昔遊與今日所以相期之言哉

石雲居

卷一

五十

黃豆瞻詩叙

溫陵黃子壘瞻自閩陟仙霞嶺徑衢下蘭溪徘徊七
里瀨吊富春客星與所謂披裘而漁者未見其人古
今不相及久矣渡錢塘涉大江以北登黃河岸買騎
走風塵中至止長安其得詩若干篇問序於予將謂
予可以張黃子載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聞譽不彰
友朋之過也黃子所爲詩貌瘠而澤氣潔而和充其

志意學問不倦可以抗行作者之壇矣若是猶役役
感慨旅食京華經營當世之務未得一試必有起而
任其咎者抑予又聞之柳州曰健者非梯舉足愈多
身愈高人愈仰之道不悞矣勤而不忘斯可也予之
鄉王遵巖先生以道德仁義之言貫通韓歐曾王諸
家以破除當世之誕詞勸說其所爲詩雖退之所謂
餘事作詩人亦已的然可傳矣予於黃子輒言遵巖
亦予之待予者如椰子升梯之說至學詩而及於文
學文而成於仁義道德則天下之善言詩者恐不得
以予言爲不足信也子其信予言否耶

石雲居

卷一

五十一

史扶九制義序

予少時偕吳子見末爲文章之友因游于孟旋先生
之門其後十年而得于章子佩又十年而得史子扶
九扶九爲諸生試高等洎成進士時則抗顏爲人師
久矣扶九史侯裔也自漢而下宰相一人拜武功封
爵者數十人成進士孝廉數十百人嘉靖間史公燕
峰名特著燕峰富而好行其德鄉人賴之又嘗事甘
泉陽明先生講道慕義有古人風晚故蟬脫利名游
衍山谷至今傳以神仙中人以此益張史氏前此富
貴赫奕者皆不與焉今扶九習聞上世蟬聯之盛又

承燕峰諸公道德之美計所以張大門戶夸耀鄉里
皆扶九所不必爲而扶九子獨正襟端坐揖予而言
文章予亦願扶九深靜學古刻厲名節以自表見且
告之曰子以教人者治人以爲師者爲仕則無不可
矣扶九色婉容欣然承教毫無拂逆然後知扶九所
重果在此而不在彼也至于扶九文章簡而有體淡
而有情望而知爲端人正士可以使天下尊望史氏
者又在扶九能不爲世俗之文此則人人能言之矣
扶九與見末于章同登壬辰榜屬子佩親族故樂言
史氏扶九勉乎哉

石雲居

卷一

五十二

金豈凡先生集叙

晉江王道思先生嘗稱有吳三千年之久傳者三人
季子子游與唐應德而三子嘆服以爲知言其後有
文章名莫如司寇王元美元美頗薄唐公不足爲然
予實不好其文顧獨嚴重歸熙甫太僕以爲有唐宋
大家之風洎吏部周恭肅氏公用而已熙甫名籍籍
一時元美晚年益自傷不及熙甫見于題公像有繼
韓歐陽之語人皆知熙甫獨周公之文竟無口之者
良可嘆也今又得豈凡先生云予自諸生時則知先
生以名進士歷爲知府兵備卓然有聲實未見其文

同朝縉紳亦以吏治推服不及于文及余同官而先生文稍稍出知先生文自予始先生又謂予曰文者載道之器也言者心之聲也言不根于心必支文不幾于道必誕支與誕所不敢爲吾擇其雅馴者而卒業焉是以先生文大者炳炳烺烺小者謹嚴法度尺寸不苟此歐陽子之文也知先生文如歐陽子亦自予始嗟乎文難言矣人尤不易知哉文如先生其好學深思揣摩古人積有歲年而予輩不及知乃僅知之同官之時數十年間號爲名公鉅卿察其文曾不足當先生之毫末而名反出其上何也雖然山高可

石云居

卷一

五三

以致群羊淵深可以致沈玉績學可以永久比于金石先生之志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於周恭肅爲同邑有葭莩之誼又於茅觀察鹿門爲曾外孫先生之文所從來如此然則讀先生文而信予稱爲歐陽子者其必如予之信王道思也乎

彭子民制義序

壬午之役彭子于民爲南國第十二人予見試錄于金華郡中喜告友人王諧五徐貞庵曰此予同年友古臣之家學也曩予讀其文則已信其英華果銳之氣騰躍而出如風胡初拭赤堊之精九方舉馳驟展

之步至于瑣瑣物色不可以備其價而盡其技矣乃今三試而冠都人士視予言若券風搏而上樂虛而雪木秀于高山而玉潤于深淵名如是也實如是也雖侍從有司欲繩尺天下之智勇而丁民恢恢與與掄尤而授之若手劍而盟壇上諸侯屏息而觀無敢歷階登者抑何壯與雖然予敬于民不以是予友古臣事親孝事兄友生平定交急然諾出肺腑仁篤于中義形於色當世所謂篤行君子也予既友古臣而又喜于民氏光大其學益張其聲于德門馬巷之間能使承命而醮士者舉手加額曰此其人必端良

石云居

卷一

五四

謹厚可屬大事又使吳越績文好學好論議辨說之士咸相告曰此其人必端良謹厚不以小技眩主司之日而欺天下于民豈猶夫今之文辭哉唐初四傑赫然賈浮譽於天下而識者嗤爲浮薄之體率以見訕彼浮薄者何足當吾于民哉予邑自湛其泉錢緒山兩先生過而倡道于嘉義書院蓋將百年矣必有能爲聖人之徒者出以文章明道爲已任其在子民與其在于民與今于民文刻旣成而予述其所以告諸五貞庵者爲之序予敬古臣父子家學不必爲夸詞也

賀成青壇家宰叙

今上之九年青壇成公晉位吏部尚書人情咸喜朝廷得人公門下士尤以公得行其志爲望謂予宜爲言布于堂稱盛事焉予不能辭而告諸子曰青壇公前相國文穆公之中子也宋呂公文穆以器量爲一代賢宰相其居維也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其宗至幸其第問諸子孰賢文穆獨舉姪夷簡爲宰相材夷簡由是大用崇禎朝成文穆公在內閣時救主事李基跪中左門日晏竟免主事處時以方呂文穆公而青壇公復繼文穆公爲家宰可謂盛矣青壇公初爲石雲居

卷一

五五

編修恪供史職旣爲學士率友侍院務和平而通理以至冢宰晉今官統均百官遇同列挹挹自下人皆曰青壇器量不可及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公自少奉文穆公京邸親見文穆公長者行友愛無間以爲傾危之習勿自我輩開之翰林官習爲謙謹拜一官讓不敢當不欲人誚讓謂爭得美仕及遇門下士一進于道未嘗私議一人謂可中以危法奪其秩而有之青壇公薰其德淑其行旣深且久是以外無赫赫之名而內有昭昭之行進則侃侃論事私居則安安自得一與公接見議論則欣然喜相告曰公實親我

素倚公者對公和氣愉色亦且踧踖遜避不敢被以惡以予觀公所爲可不謂古之大臣哉

朝廷親臨太學命祭酒講義諸生徒青衿儒冠侍階下聽誦說蓋盛世君臣之道將導天下于父兄之教習爲仁人長者之行使于戈戢風俗美也如我青壇公一命少宰兼學士又申以學士爲家宰

朝廷所以重公與所以用公者豈非大臣之事哉予從青壇公遊喜公將得位行道也爲述文穆公以見公有家學而又以所聞于呂文穆子孫林盛爲宋右族者迄今數百年蓋有兩文穆矣青壇公子方爲翰林三世詞臣此亦呂公所不能得者以此頌青壇公庶幾其可乎諸門人曰敬聞命矣遂書爲序

石雲居

卷一

五五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二

序

吳封君壽序

思齋黃公壽序

王太公雙壽序

許健之壽序

華楚望壽序

壽艾封翁序

金公壽序

黃恭庭序

賀翟長離年兄壽誕序

李封君七十壽序

王太夫人壽序

洪太夫人壽序

賀黃鵬淵太史生日序

賀王太夫人壽序

送呂錫馨南歸序

石雲居

卷二

送少叅于靜庵先生序

黃亶瞻詩序

少宰佟公生子序

關中文序

賀內院范公次君舉孝廉序

熊次侯制義序

壽柳毓華序

王太古詩集序

賀侍御魏昭華序

李健伯詩序

王梅和詩序

河雒解序

吳際飛詩序

京衛鄉試武舉錄序

課士錄序

史氏詩序

送周農父序

送諦先上人歸西泠序

吳見未制義序

司農祝公生日序

自訂義序

自題石雲居制義序

石雲居

卷一

石雲居文集卷之二

序

芝山陳名夏著

吳封君壽序

有吳之盛能盡通詩書禮樂之微聘問上國名著春秋莫如季子不有其國託于延陵而以久特問當時叔向子產告以國事孔子喜書其來其聞道之蚤慕義無窮凡有所爲矢心合理數千年之後稱道勿絕其羣人之情願登公堂祝眉壽無害者未可知也予嘗以此陰求天下之士有合于季子之行誠所願見

石雲居

卷二

爲之執鞭今于公之子孫如某公者則庶幾季子之風哉此可以觀德矣公席門第之盛擅通敏之才掇拾青紫愉快生平其所優爲公率棄去若不肯竟學視夫抱知自將爭就有司尺度以爲功名之事得之則生故汲汲焉而公不屑也公豈非有慨于中而然耶及公子貴爲名侍御直言敢論同朝壯之公爲鄉邦祭酒矣鼎革之後諸世家大族多倚訖之者引繩排根靡所愬言公視之如身受射工之爲中而烏鵲之爲翬也則數向有司直其誣枉賴以安業而率無毫髮居間得貨有壽公者公曰吾直心許之耳此亦

恢恢乎季子之後繩武景行者哉夫古今不相及感慨之詞也至于公而始知其說未盡其指未詳則如公可以仕而不仕可以取而不取謂是天性然耶抑得之學問耶予謂公所爲益難矣夫科第顯榮有千乘之得失而排難解紛之惠有易見之德色而公泊乎無有淡乎若虛則予之稱爲季子之風也實也非諛也予又冒公執杖引盼乘舟自得俯震澤之浩渺餐神液之泉流振揚伯鸞之高蹈使人望之如黃髮老成之貴以爲公必能蕪引久視而孰知公又不屑意于此殆有春秋卿大夫之所稱而聖賢之徒之所

石雲居

卷二

二

思齋黃公壽叙

天之所以與人者德也而非福也其于叙時中明皇極以貌言視聽準諸雨暘寒燠其爲壽福康寧皆人所自致此善言天者也古之詩人於豈弟君子則祝以萬年百祿松栢岡陵如造物錫齡增筭之事皆人情所得而取携以歸于有德之人此善言福者也至于人子欲壽其親謹其續也戴其厚也百行之原也而予必欲以壽親者使親所自致之壽符于箕子所陳之理而爲壽親者代致祝頌之詞必如詩人推衍其彌性昌熾之由然後舉觴獻觥可以無愧三代而

石雲齋

卷二

三

後世族之家鮮克由禮求是以爲壽也不亦難乎以予所觀黃公思齋行事爲詳是可以爲壽矣公父文簡公以篤學寔行爲名公卿諸子多任子之榮封君之貴成進士者二人諸孫成進士者三人長孫之子復成進士爲編修門第之盛甲于郡邑而公以貴公子翺翔兄弟間其氣穆然以深其志凝然以遠若山澤之癯皤然引杖于丘巷而不知功名富貴之足以震耀也若學道績文之士鏤刻萬物之情狀接以藻績而不知時俗戟手掉臂之爲何事也剛柔之性旣倚于中韋弦之訓復佩于身倚于中者不爲矯而爲

順佩于躬者古爲貌而天爲徒無貴盛之色則無彫伐之慮無功名之累則無困苦之情心和者形固氣平者神定若是則與之以壽福康寧而天有所不能吝也譽之以萬年百福岡陵松栢而非人所能私也而又奚美乎熊經鳥伸引年久視以爲得全之術乎某月公年六十矣公子太僕方需次大用竟發其所懷而太僕爲侍御時曾昌言貪酷吏大壞吏治爲擊邪首倡時論歸直然太僕君中正發憤無所矜忌凡與太僕君游者皆知陶煦醇懿思齋公之源深而流長也由六十而進之抑抑于威儀而秩秩于德音積而期頤猶是也公年其可量也哉予爲公言天人之際而又言太僕所以行公之志于立朝正論之時予蓋自比于詩人而使天下言福者必言德云

石雲齋

卷二

四

王太公雙壽序

予讀三原冢宰端毅公司農康僖公傳輒願見其子孫而張之今戶部王某二公之裔也自三原徙滇凡數世君尊甫瞻雲公以文章顯于時試爲令入爲比部郎又能自致聲名承倣祖德滇稱家學必自公始戶部君承公之教舉乙科索書遊長安仕金部稍稍露丰采得僚屬心將復如僑向綰帶交而公與孺人亦已偕老稱七十壽矣于是王子調梅輩進而請于予曰不可以無言也予將稱君所以致于親者官階之榮祿稱之養及夫陳饌執爵推召賓客而進舉階石雲

卷二

五

前者乎此丈夫得志于時之所爲也予將又爲君稱所以致乎公者如歲星南極之杳渺金光瑤草之陸離以爲不朽者名不衰者壽三見滄桑閱視人世幾于安期羨門之屬乎然公固通儒也予又何必以世俗驚怪不可得之數爲公祝也予但以公所自爲壽者爲戶部君致之而已公在滇日西向而問端毅康僖之丘樹茂落何若端毅康僖公之從昆弟之子孫盛衰何若又日率其子弟而告之曰野人不知父母何本子夏之所譏也教授河汾而不忘銅川府君孝子之志也予乃知公所自爲壽者可以教後人而君

之所以致于公者果不在世俗所爲壽矣君但以公不忘端毅康僖者望滇而祝曰日南蒼山之間老成忠厚之遺觀時而服安身而處吾親在其可以曠若職而墮若業乎君但以公之率子弟而相告者又望滇而祝曰滇去京師萬里父兄教而子弟謹必無兵革戰鬪之虞反復攻取之勢吾親在其可以不駭衆而無煩兵乎公聞之必解顏怡色而進一餐若此者皆公所自爲壽也予于公先世記其事懷其人願見而不可得而獲從調梅之請爲公祝頌之詞以質不以文以理不以數公其以予爲友乎

石雲

卷二

六

許健之壽序

予交許健之二十年矣健之名家子居金陵習見其族黨姻戚皆貴且盛以豪侈相尚健之泊然非其所好也顧日鍵戶樂琴書延賓教其子自辰至酉危坐聽講說無倦色健之能文章嘗爲儒生祭酒循例當得郡縣貳又念毋孺人春秋八十高矣以爲一日之養雖三公莫能易自是絕意仕進云生平寡召客獨好予予至未嘗不設醴率以數器予過飲亦不自知其歡然而醉也若健之者豈惟今之人不能望其津涯挹其器量乎予因交健之竊嘆慨豫章之木以材

而伐荆山之玉以美而剖嶰谷之竹以殷音而解其節而又習見古之有托而遊者往往頽放于當世之所不屑以自全于譏刺仇怨之時然而君子悲其志亦悲其疎于道矣若居山林而邑不稿居市朝而身不辱彼夫所謂射工黎丘一旦自絀其技惟恭謹寡怨之道得耳以予觀于健之其斯人乎其斯人乎

華楚望壽序

楚望先生年邵而望重于鄉長公華子渚之友洎華子之門人相率爲歌詩助華子舉觴悅其親已得數

石雲居

卷二

七

百首乃集爲卷命予序之盛哉予竊惟孝子之悅其親也非榮顯貴盛之難而獲令名之難閭閻之家輝煌俎席陳優舞每召客數十百以爲閭里光榮之事其中狎暱者輒摺撫南極老人西崑王母之詞稱譽于前而居之者不以其寔譽之者不以其情此相爲設欺而已矣若華子有道君子也楚望先生倡明家學與華子言者皆前輩篤行可敬華子有所請益則馳驟于同工異曲之間若聚百萬之衆聯絡形勢鈞盤奇正而未嘗稍稍有孤虛游墮之氣亂其中心故華子推此以爲友則友而善交矣推此以爲師則

師而善誨矣而爲華子之友華子之門人者感華子之教則楚望先生不可忘也進而有篋篋之將焉進而有文辭之祝焉而先生與華子得之無愧慙之色其友與門人亦無阿華子之譏然則人之愛敬有道君子者豈不在富貴之上耶天下事親者如華子則可以無愧矣天下舉事親者皆如華子則可以無愧矣是華子一舉親觴而天下之有愧與無愧者皆由此而辨之華子之于人相去何如哉

壽艾封翁序

檢討艾君長人以省親請于

石云居

卷二

八

朝得

俞旨

乘傳歸里某月朔日適介某翁誕辰門下士某輩謀所以佐檢討君奉觴爲壽謂予好爲古文辭多以文予人子能祝頌親年者必爲吾師一言何能辭予從山東諸前輩長老遊好問其人物里第懿行姱修表樹末俗竊志而藏之則知太翁爲濟上聞人云翁令沙河循循體要訟獄毋擾俾虎冠爲民蠹者咸拔去不致滋蔓邑號大治早魁爲虐蝗棲畝食稼至南門居民畏欲走而太翁出請命于神卽逃飛而去此與爰風滅火虎渡河者何異然翁不欲張大其事廩廩

德讓君子也予心屬翁如司馬氏所記循吏而翁竟
移疾歸蓋因翁有所感矣俗吏武健嚴酷好爲虛名
使人畏不能使人愛親其牙爪叛其子弟毫不顧恤
至于儒生一行作吏奔走周章耳目旁午使人玩不
能使人信雖不致上操下急如束濕之流其于豈弟
君子胡不萬年之頌未嘗獲一進階前也此孰得孰
失耶太翁爲令距予所聞見不過數年而時事變換
求如翁者不可多見矣翁春秋高顧健飯策杖遊行
有人問爲令時治狀何似輒不荅意念深矣翁課諸
子嚴皆能成立檢討君探中秘書網羅前代吏治之

石云居

卷二

九

美攄爲芳詞次公穎川少卿渤海有味乎其言之也
蓋翁家學然耳次君治博士言實大毅弘掇拾青紫
拭目待之而翁號鄉邦老成賓社祭酒沙河民思而
不忘士君子相傳以爲美談予未奉翁杖履爲翁指
次行事有過于目見者翁雖不言必且莞爾一笑者
謂當世尚知我也予且因祝翁以告天下之爲吏者

金公壽叙

紹南北爲衢咸謂勝地其林壑邃密窈窕出奇
其扼敵緯文雄概吞吐數爲有道君子所慕處或慨
然而賦豐樂之亭古今不同久矣然士生其間必言

朴固忠信魁奇博碩足以傑于地靈者而予則欣欣
願從之游今乃得于金公公少而開敏于當世榮顯
疑可以撥之公若遊于昭曠潛于冥冥獨督修內行
以無悖于長厚老成者流此其志不在小也凡以爲
功名無寔必什于盤錯耦俗乘會必不能有濟于艱
難銅鞮伯華多聞內植莫不稱之公何愧于不仕哉
其將策杖放游曳履而歌金石放意于襄城之野具
茨之區而樂滁之山公亢爽高明之所有也滁之泉
公停泓湛微之所汨汨而鳴也滁之風物車馬里巷
社會賓客姻戚公之所以古處而與天爲徒也若是

石雲居

卷二

十

則願從公遊者豈惟予也而公亦既老矣公年九十
子貴爲吏部郎諸孫九人皆能以文章名世則子將
頌公朱衣象笏祭酒于鄉以鳴得意乎公神明炯炯
步健如壯夫鬚髮兒齒期願未艾則更將頌公以海
上安期羨門乎此亦世俗所爲壽予壽公不以是揚
弘農刺譚以東堂歸于戴氏柳子曰山若闢而深水
若闢而廣歐陽永叔治滁之年太守游而賓客從必
能如戴氏足以重東堂者今之滁猶昔之滁也予必
以公爲能有滁之勝者富壽康寧地戶見榮何讓戴
氏又何必他求賓客哉當吾之世而有永叔其人且

登公堂而酌春酒以介眉壽也

黃恭庭序

吾友恭庭子寬揆之辰長君太史門下士謂予知恭庭子久咸造門求一言以祝之子何能辭予竊謂恭庭子貴盛無驕色仕進無卑志貞不絕俗義不戾行俾諸子歎然從太史君後長跪奉觴莊莊融融可謂盛矣天下最難得者諸士之歡心耳諸子自學官弟子以文章尺度遇衡鑒者之采而錄之號爲師弟子豈非名與位然耶然師所取不知其人弟子所受不本于師以名與位收之亦以名與位應之至于以天

石云居

卷二

十一

經地義至德要道歡然于父母之心致之其師以進于其父兄不可易得也恭庭子何以得此于諸士哉恭庭子由璽卿被命招撫行其行也材官蹶張呼熇奏技恭庭子謂予曰吾志在安反側耳于千騎之從負弩之迎何有恭庭子既輟招撫旋需次補京朝官從行者多至惘惘失意恭庭子怡然不以動心頃擢用爲納言將日踐華要矣恭庭子侃直引大義不可犯以色其實煦和樂易惟恐抱贖而進者失其所懷來也恭庭子以身爲律度如此太史君則而行之諸士望而敬之以觀于聯袂振履願助太史君壽其親者

蓋進于道矣豈徒以名與位然耶漢重師法其弟子顯名于朝拜爵榮受車馬必曰吾師某如鍾典于丁恭張禹魯伯于施讐至今傳之乃恭庭子方壯健之年兄弟鵲起之勢太史君開關閩越省親于都門一年成進士四年授編修爲考官得士一百五十人多成進士爲大官又不待互相推引此更過漢代師弟之遇矣諸子曰如先生言德門鄭鄉風嚴不遠位不稱道猶有餘憾若世濟其美必在吾師父子間乎子曰然遂書之爲恭庭祝

賀在長離年兄壽誕序

石雲居

卷二

十二

古者無爲壽之禮而愛君子之豈弟正直則欣然願祝萬年百祿祝者與受祝者皆不爲誇誕非分之事是以君子可爲壽也或有年未及篤老而人之祝之者出于誠一而不僞則爲頌崧高生民之詩于其始生也推原祖德闡繹令緒此惟子弟祝父兄弟子祝其師爲然君子因人情而許之以爲無譏也今乃見于吾年友君長離之受祝于門人矣長離年方強仕晉秩尚書即位將日高名將日著何羨乎人之壽之也長離大父教授公父文學公績文力學未致通顯長離成進士俯仰堂階方與諸弟孝廉君感慕起家

其又何羨乎人之趨而稱述于懸弧之日也門人則進言于予曰壽我師宜有待門下士以稱述生日爲壽詩人之所許也古聖賢之所不禁也且予亦既稱述之矣長離居此部察其心必定求生活人者又不以簿書訟獄爲儒者所不道言簡而慈貌恭而厚日以惟刑之靜告人而君子以爲推是心也于公之陰德不疑之平反張廷尉之不寬長離似之有之惟其有之可以壽天下而予則又有深感嘆于長離者他人于已所生日也管絃嘈嘈賓客襍進盈珍于庖貴游獻諛以此鳴得意而誇當世長離夷然有所不屑

石雲居

卷二

七

顧獨喜有道而能文者爲之發揚潛德之光以隱寄其不逮先志之感足以傳其寔而快其願此則長離真有大過人者矣宜其不羨乎人之壽而又若不忘乎人之稱述其祖父兄弟也于其不羨乎人之壽也可以知長離之位與名未有艾也譬之採木于山採珠于海日有所取而不窮也其不忘人之稱述祖父與兄弟也可以知長離必至于乞言授杖如三代盛時之公卿也獨愧予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逮竊欲自附于詩人萬年百祿松高生民之義以應諸門人之請而安得謂作頌肆好穆如清風爲長離仁心爲質

義形于色者舉觴而前乎

李封君七十壽序

大行李君敬奉 朝廷追封尊號詔旨布告江南計竣事獲有碧螺翁于里居用是趨程踴躍惟恐後先爲山雨樓記乞言爲翁祝予觀李子所述竊知翁先世家吳中遷六合竹里鎮自翁父占籍焉鎮故號士林比于南岡士宦王謝子弟居之率文學進身以武科拜爵綬綬則自翁始也又述翁旣仕棄去歸里門伏讀陰符書復時時擊劍自娛抑何壯也楚豫盜起翁護諸將士杖策從幕府一當賊戰輒能殲厥魁張

石雲居

卷二

十四

吾軍會大帥不知倚公爲干城翁垂手而還及其諱羣不逞橫行數百里翁潛避山谷皆能識故將軍寔愛我以此全其家奇矣翁喜論議爲文章又時教授大行君以故不廢學成名進士士林以進士起家自翁之子始也翁七十春秋高矣可以頌而傳矣翁處世在仕隱間而翁之遭遇也一張一弛文武互用其乞歸著書似虞卿壯心猛氣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似魯仲連敦詩書悅禮義德謀智府委蛇容與又似祭遵羊祜諸人公且冉冉老謂是山澤之癯耶抑如子真谷口陶令栗里至德可師耶昔唐有張萬福以老

將徧拜陽城等斥裴延齡事舞踊闕下至今赫赫傳之史冊翁今日親見 朝廷隆尚典禮上尊號前洗牙孽與百姓更始而大行君捧持德音諭告父老子弟咸知一代所尚務以厚風俗而美教化如此翁舉手加慶更過張公矣然則翁之獲百福而康寧也不亦宜乎予聞公生平仕不違親貞不絕俗則願從公杖履效童子嬉遊丘樹又願從公泛洞庭陟包山登縹渺之顛觀七十二峰之勝探丈人宛委之藏不識翁能許我否也 大行君試以予言告之色益腴氣益和輾然引滿歌聲如出金石使人望之如造物與游

石渠居

卷上

十五

而古人爲徒其將笑予碌碌徒矣言溯從一方也乎

王太夫人壽序

王君我渥拜武功爵十年之間致位上將軍佩印鎮井陘要地天下所謂精兵處也其後鼎革束身歸

朝廷從恭順王征西粵不庭者歸而書績司馬門公卿

或藉藉王將軍能自立功名如此無何督府請蘇州

總兵下廷臣會舉又咸拜手稱王將軍宜任是職制

曰可遂秩都督僉事以行一時君將佐從百戰未散

去及君故舊知君太夫人居廣陵君便道舉觴爲人

生不易得之事皆願爲君致祝頌之辭君又能使人

致孝于親如此予尤知太夫人賢有家學教子有程人之稱之也有以也太夫人爲進士祝公之女孫婦太學中岳王公席内外家姻戚之貴盛潛素不事華飾率先諸婦鵲鳴勤苦不輟教諸子二十餘年王將軍特以智勇聞于時予習君書生也當守真定時巨寇竄証人心靡定君跳身山谷間爲游兵扼賊不肯屈何其壯也予以此多君則數從君游言笑歡好詢其家狀君慷慨言太夫人名家子數舉大義教誨諸兒每遇忠臣孝子未嘗不向君嘆息也君不敢負太夫人遠擐甲挾旆嬰城堞阻鋒鏑恒山以北晏然歸

石渠居

卷上

十六

朝廷矣此固君才豈非太夫人之賢不可及耶詩不云

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

人君用得賢人爲邦家造締根本增益人壽而賢人

之壽考百福與賢人之親壽考百福又可知也闕宮

之詩魯侯燕喜壽母及于宜大夫庶士言能合大夫

士庶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今國家昭格天地肇舉典

禮追隆慈極覃恩方內而王君以南國干城之任適

當太夫人皤然含飴弄孫之期豈非臣子顯揚其親

與國家德澤相應耶王君行益懋乃績銘之太常天

下望君名願爲祝太夫人壽如詩人者正多也其以

予文爲始事也乎

洪太夫人壽序

八月八日吾師洪母太夫人之誕辰也諸門下上謀所以助吾師家庭之歡竊計筐篚甘脆諸儀弗獲登于師門惟是稱述太夫人盛德康寧壽考貴盛不渝患難不憊備有諸福古今所難必莞爾受之宜莫若夏爲文辭其居江寧年餘熟師招撫諸事爲朝廷新附士民保愛生全類于慈父母之不忍提扶諸子也則從吾師詢太夫人起居有家人告語之義無何閩內屬大帥承命鎮撫護太夫人泊諸子婦歸于邸

石雲居

卷二

十七

舍夏爲吾師驚喜倍常是時人聞吾師母子相見于十年之後或有泣下者云江以南歸命朝廷土寇竊據吾師數治其魁翕然以定諸所全活供力役粟米使戶口不耗不下若干人則仰而祝曰太夫人其弗祿爾康舍飴弄孫庶幾我公效舞衣于前乎泊吾師解兵柄入贊機務謀國諸大畧不具論入典閣試求得真才晨夕靡倦旣畢試進諸子教以忠孝大義人入以爲親已也則又仰而祝曰庶幾太夫人繼七箸受祿養膺國家殊等異數使小子輩知所瞻依乎蓋吾師能令諸士之歡心以事其親如此魯之詩人頌

唐公更治有壽母之祝至其所以壽母以宜民人士庶之故也吾師鎮江南而民人士庶宜之旣歸朝而民人士庶又宜之如所謂仰祝者蓋至于千萬人未艾也何其盛也夏于吾師母子相見之樂則知福莫師若矣在內在外皆仰祝太夫人以致其敬愛于吾師則德又莫師若矣于太夫人來京侍養朝廷禮意隆盛莫與爲比于吾師奉養承意使人知事親不貴華腴浮飾貴得民人士庶之歡心則人人皆知所以自致至于太夫人教吾師以忠恕存心不苟煩細在服官之日數十年如在膝下及師遭逢盛朝更立功

石雲居

卷二

十八

賀黃鵬眉太史生日序

詩人之美甫申也推厥嵩岳降生以篤其祐而降其德韓侯之受命錫土也亦盛言梁山禹甸以志其功與山川並也蓋賢人君子生也不偶出也有爲以不偶有爲之身上足以修衰補闕下足以收召後學之文章俾有師法人皆樂致百福之譽豈第萬年之祝

因以顯榮其親此天下最善事也予今得之太史黃君銓士云銓士伏處閩海之濱足跡不出門外聞尊甫恭庭留燕乃牙身行兵戈離亂中垂索達燕冀一見親而旋此時憂形于色重繭不前豈料登第高等入館閣爲侍從羅畿輔人才獻之闕下哉君成進士遴選入翰林戊子爲主考黜浮崇雅使文章日下之勢障其狂瀾可謂大力一時翕然稱爲山斗凡屬門下士莫不願得以爲師而又願太史君強盛而躋公輔安閒而著經史侍尊甫恭庭公之福履父子官于京朝前後追隨比于石建之事萬石君可謂美矣然

石雲居

卷二

十九

諸士所致于太史君者未已也于是升堂長跪咸奉觴稱君壽于覽揆之辰相率而告予曰吾師之孝也不避難行也吾師之出不違君退不違親能盡道也吾師之能知人能下士也有三善焉文以載道道以論才才以全用王師旦正文體于貞觀陸宣公著文譽于崔韓之徒今日僅見一太史君耳太史君盛年強力而諸子事之以黃髮鮐背之禮太史君抑抑自下而諸子事之以几杖劍履之尊禮無爲壽而持觴者在前雍容挹注儀觀甚偉絕可圖畫太史君從恭庭後效童子舞衣豈非盛事與予奔走萬里始入長

安與太史君同然予所遭遇皆人世所未有者若太史君父子伯叔爲京朝官北闈弟子英立自奮咸從太史君遊予視太史君何相去遠甚也太史君不忝所生以附于古之申甫諸子以師弟子之義附于古之詩人而予與恭庭友故知太史君深于諸子文章淵源匪一朝夕則夫爲太史君祝其生也不偶而出也有爲者非予而誰也

賀王太夫人壽序

裝予奉

命旋里歷淮揚親見清遠王公迎養太夫人于江上畫

石雲居

卷二

二十

鶴雲舉岍戟如羽行者莫不咨嗟嘆息相與道稱爲子當如是公諸屬吏請爲文紀其盛以佐公舉觴太夫人前然予所遭歷大異于公其詞荒畧不足存也既太夫人來居京師長君又轉官翰林學士地益親近縉紳交歡公咸登堂效詩人壽考之祝授簡及予予不能辭而復以詹詹之言欲比于筐篚玉帛邀豆酒漿不可得也今又爲長公已丑所貢舉士抒寫歡心踴躍堂階與太夫人色和神怡健飮含哺俾長公喜次君亦喜豈易得哉然太夫人之德則既知之詳矣太夫人于長公始出閨督勤冢婦鷄鳴寒暑十餘

年如一日問里之間姑婦慈孝日以著聞躬教次君至壯有室成立門戶不悚不仆以至于今稱難弟此非世俗健婦可同日語太夫人既貴有封號從長公食大官俸甲第成列歲時貴游族黨來集問起居孫子蘭苗玉映可供愉快鳴得意矣太夫人老而益勤縫紵不已纖細必親率諸女婢以指爲績不令有惰容又嘗奉竺乾之教善施予毋吝然賦性方嚴不出閭域凡婦人女子驚駭非常者靡由至其前可謂不惑于流俗矣以前所稱處困而亨以後所傳述嶮然不以富貴動其心遇險而順此今人學道所難能者太夫人蓋以身爲教云予輩碌碌仕宦實不問道寵辱驚心聞太夫人之風豈不知所愧哉予辱與長公稱莫逆是以一書再書而不能已也至于言之不文則益加愧矣

送呂錫聲南歸序

中書舍人呂子錫聲請假南歸予忝爲舅氏行於其行不可以無言呂子尊甫吏部君於甲申之變投河畢志爲賊所執備極困辱乘間南歸遂棄去家人產洎囊中裝數千金游方之外緇衣芒鞋苦行霜雪中陸走匡廬諸山舟渡錢塘彭蠡諸水一瓢一笠雜

禪者不復知爲貴官達人矣吏部君既放棄名利遊心寂寞蹤跡去住罕有知者錫聲聞而悲啼晨夕幾不欲生子見而憐之會院中諸先生亦憐呂子乃復以省親歸今

天子仁孝慈愛體悉臣子有以子情請輒得俞旨而呂子與焉豈非異數耶呂子將戒行李而南矣抑馳驟車馬赫奕僕從以爲榮耶抑如古之棄繻關外抱犢公車衣不華飾食不甘腴亟奉承膝下以爲愉樂耶然予知吏部君所以教子備于其自治者矣吏部君所皇皇而求者非世俗之事也所與爲偕行者非世俗之友也其視昔華秩顯名如掉頭洗耳之欲避也其縱覽山水如擔夫販人之屢道里不以爲憊也然則子之歸也又何必以世俗之事親者事吏部君也予爲子計之入子里巷排抑其容見子游從秩秩其音不以居閭爲釣奇有魯連之不取不以作使爲吐

氣有晏子之自下若是子可謂善學吏部君而予又願吏部君更有進焉是乎已無待于外清其質不必濁其文儒者之道通天地萬爲一體一體之義以是生以是死天地之始終萬物之榮枯與我同耳而禪者必謂天地未有父母未生使賢智之士樂而趣之

豈復有過于儒者之道耶吏部君亦可以反求矣雖然吏部君立志之堅操行之潔安知不釋其名而儒其實哉子歸以予言告之其有合乎否也

送少叅于靜庵先生序

宜府古上谷地東接大寧西接獨石距居庸數百里國家藩衛要地也總督重臣駐陽和遙控三關宜府一鎮又特設布政叅議以轄兵民員缺吏部慎重其選必得文武互用平昔治行表著者乃上請報可奉璽書以往鎮撫之比者于公靜庵實蒞是任同朝與公友善咸執爵祖道述朝廷所以待公之意以壯

石雲居

卷二

三

公行焉于公嘗爲巡撫中丞矣叅議亞叅知爲中書行省官其與中丞秉憲樹勲同也宜府一鎮轄州縣以統于總督其與中丞專城而居撫綏一方同也且公自家居以來開府官吏或皆擢顯秩而公尚翱翔一藩司間聞命之日公速治行携僕馬赴鎮未嘗有幾微不平之色又嘗語所知曰邊圉無事務傍兵如戰城堡完固軍實既張務收民心以壯屯食此豈優游閒地任我坐食待美仕遷去耶公於是取其素所著治辦于真定大名黃河以北太行以東者經營宣布于西北邊簡厨傳節送迎閱尺籍嚴卒吏脩各堡

踐更之法申羣役隸名之實賢否精明而佐助大吏耕買雜殖而克實荒徼凡此者公所以報朝廷亦朝廷所以待公之意也何今昔殊仕之感乎予聞之御馬者馳騁康莊如組如舞及與之臨登道經羊腸莫不恟心駭目而馬力不竭人智有餘誠不以險易動其心也今于公之閱世深矣觀物審矣捺作其智府而擴發其德心亦已久矣試之于彼而應以暇試之于此而功以閑如公者豈復使我疑耶酌公者既信予之言以壯其行而又爲公頌蒸民之詩出則經營四方入則典司政本公能柔不吐剛不茹克舉職業于當宁而思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其在公乎其在公乎

石雲居

卷二

二四

黃亶瞻詩序

溫陵黃子亶瞻來長安閱歷江南北郡邑與夫山經地志所傳述人物里巷戰鬪遺蹟一切悲歌慷慨之事黃子盡發之于詩予讀其詩輒爲道其所以謂黃子文人之雄不得志于有司尺度乃俯仰而爲不平之鳴耳及予見鷗眉史氏則數數稱黃子智深勇沉呼吸應變經營當世之務儼然公卿之望而黃子澹乎其懷粹乎其容恂恂乎其議論若無所見知于人

何其閎以深也然後予懷前者失言而又歎黃子之不可及也黃子得予序未嘗一自言氣勢竟藏之懷袖而去魏舒不以射名而鍾毓不能盡其才王湛不以騎名而王濟不能測其技其黃子之謂乎黃子歸里門將刻其詩而予言所愧者如彼所歎者又如此黃子雖欲逃名胡可得哉

少宰佟公生子序

詩人之善頌君子也其燦然爲華而凝然爲基以此見其佐耶國家延眉壽而茂德音未已也必祝其保艾爾後焉國家旣成太平之業一時名公巨卿皆有

石雲居

卷二

二十五

賢子以世其家以大其傳如斯干之什吉夢旣醉之錫爾類所謂厚積而光遠者理固然也今少宰佟公方以六典貳天官天下想望風采壬辰之秋始誕育令嗣蓋公于是年五十餘矣先是習公者皆謂公長者必有後又以公爲磐石之宗文章武功後先輝映視諸世族最著公居已潔與人以厚與公交莫不以爲公親我共何疑于穀詒孫子乃遲遲而得之何也萬物之生莫貴乎其本而天之生物必因乎其材是故崑崙之脊磅礴萬里于是乎域中有方岳黃河之源不出于宿海通于析木則不足以歷龍門長四

濱貴木之說也嘉禾秀草辨壤除莠黃茂於樂郊野芻於瑞庭因材之說也公之立本固矣又卦而殖之矣則後之碩大蕃衍也安得不遲遲而得之乎抑公嘗爲予言服官必先存仁心始可以奉公濟物非仁心爲質者未能爲斯語也夫心爲生理而仁卽人之所受以生者也由其善端擴而充之若汲河取燧何窮之有至是公果舉丈夫子其體貌聲音大非凡兒可伍一時知公者莫不深爲公喜且以予言信而有徵因爲修酌者之詞以進公堂爲異日亢宗券余惟國家之興肇迹之地恒爲間氣鍾萃類有濟美顯世

石雲居

卷二

二十六

之士克生其際紀傳所載未易更僕數以予所聞佟公家世自曾大父拜爵顯貴至於少宰簪纓蟬聯雖稱世族寔有世德焉予從諸公知公之生平復因公之言竊有見其用心商瞿之下未有艾也延世之賞累葉益盛則願附於南山詩人之說者衆矣

關中文叙

予交關中李叔則劉克生東雲維諸君皆當世所謂高材生也獨數聞韓子聖秋會聖秋寓金陵爲幕府重客未及見壬辰六月聖秋來予松亭相得甚歡且出其所刻關中李空同康武功王永寧洎文太青諸

先生文俾子序之聖秋以予爲諸先生之文耶抑謬稱子所爲有不同諸先生者耶空同子龍蟠虎躍薄視漢以後人發爲詩歌沈雄悲壯紹述少林何其壯也至于碑傳序記之文合者半離者半其遇莊渠而悔不問道此空同之所以爲空同也予讀空同則互見是非以求爲空同千百年之知己空同如此他又可知後空同永寧氏最著稍變空同之音節而激昂其辭餘姚孫司馬以爲此足伯矣而予則曰空同之流亞也至于太青史纂組文心擘績學海一時奔走門下皆知勇絕倫之士何待予之助其濶而張其散

石雲

卷二

三

乎然子自少學爲古文辭卽不肯屈太青下數言之友人或疑或信子置之勿復道乙酉與錢牧齋先生論文牧齋先生之言實與子同牧齋所與友多震川之門人宜其深見文章之本末源流不苟同于俗人也予雖與東卿厚善虞山往復論議而天下疑信東卿虞山者亦畧與子同蓋空同永寧卽制藝苑久矣弁州自雄于時亦推空同首功而太青以艱深之辭荒詭之氣破裂體裁隘一家言儒者畏怖其言猶河漢而靡極也然則聖秋何取於予言爲哉雖然聖秋向予稱牧齋文則聖秋僅張其秦之有是人與文兩

非謂文章家必同于諸先生也予是以畧述其概以俟後之君子有定論焉至于三原公之治蹟苑洛公之博通史臣有紀傳不具論予獨論喜爲文章者數家云

賀內院范公次君舉孝廉序

今上八年順天舉鄉試始合滿漢士子之傑者爲一榜元輔范公次君首以文學表見舉孝廉爲曲臺冠都人士盛稱次君能文章合于尺度爲人循謹以法度自閑不知其爲貴公子也凡官于翰林者師我范公視次君如鴈行則益大喜願與次君游者日益進

石雲

卷二

二八

謂予好爲文辭宜賀以言而予不能辭予初謁公于廷及公家泊予從公內院前後凡八年薰其德以和親其教以善韓子所謂不知視昔人何如也次君少而績文不出戶庭公教以言之文行之遠矣次君三試而三勝人不能先公教以信在我者信在人矣次君偕諸友生揖讓偃僂禮進而恭公教以君子大成矣公所教次君所學豈惟予知之又不知視漢韋氏所云高山企而者何如也先是公之曾大父大司馬公諫武宗南巡指斥近倖直聲滿天下巡祀淮揚特祠祀之百餘年不替豈易得耶後之人懷司馬公之

遺烈聞公佐國家定典經營庶務皆喜而相告曰司馬公其有後乎及次君舉于鄉聲聞不戒而孚則又必喜而告曰司馬公後人祖孫父子其繼美乎又不知視文正公諸子家法又何如也予既喜公有次君以大其業而又喜次君入聞教誨出見人情始知廉吏可爲仁人有後所謂人定者勝天非與公以予言爲然遂書之

熊次侯制義序

予嘗游漢陽一識次侯子則心竒其文次侯入長安出所爲文示予益竒之予言於彥升宗伯宗伯以爲然然知次侯者獨予與宗伯耳而次侯亦不屑屑求人知之也次侯既成進士高等吳越之士聞次侯名爭讀其文願一通姓氏爲門下弟子不可勝數文章之遇至于名實兼備可謂榮矣次侯又不屑屑於此居一室不妄游從與雜沓宴會之事日取前此稅苑諸公所爲登壇手劍以發其伯心勇氣者比而觀之又成文數十篇豈特予謝爲不如宗伯衡量古今少所許可于守溪則以爲唐之初體于宣城則以爲非古人之法獨心服次侯能自立爲一家言矣孰謂古今人相去之遠耶雖然次侯之文予能言之天下

之所知也次侯湛思學道心通義理一見之於文章此予所未言也天下或自予所已言而求予所未言則皆可以與乎次侯之文矣

壽柳毓華叙

會稽毓華柳君年踰七十客于都門都人士與君子弟游皆欣欣願祝君眉壽而予與君交最久親厚無間何能已於言予重君之義懷君之德而又愧多過之身人言叢集不及君之寬閒自得淑其身以教後人而行乎不爭之途處乎不競之道宜其神明益康色澤益腴克有此壽也予固習公平時持數千金橐權衡子母錢會甲申之變同舍金皆攫去不可問君亦落落無所怨排及事定客持空券索前所分直君悉棄償之不以貶僮爲辭然人皆知公之義不肯負人如此也公既償負而貧會有天幸不至乏絕長君克自立雄于羣賈人之間然公好交天下士聞公慈惠和易爭仰就之以故遇人厄輒寢食俱廢百方經畫償其逋負與衣食之資室人謫之友朋戒之公未嘗少變也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行君之義施君之德或者疑君爲善近名約已利人則必損其思慮勞其作止疑夫有爲而爲之者然而察公所以自處與

其所以處家償所有于人而不求詭異激昂之名通
所無於已而不責慷慨懷報之重與人言依放乎道
德仁義而莫不薰其和飲其醇如嬰兒之與游也與
人交布衣而有宗公之譽處士而有朝廷之行不震
悚于勢利不回惑于患難如博太真人之藏于無何
有而御于無窮也此則君之所以大過人者而以稱
曰今日之仁者其不信乎公大父某爲都昌訓文長
先生書其詩以示後人君父一時聞人其門下弟子
多至大官至君之子兄之子皆揚眉吐氣以文學進
身則皆願君之後人大其門戶傳其經術使知楊氏
家法如是而予則以盛大顯榮之事聽之天之自定
惟言君之義君之德與君之不爭不競而善自全其
天年爲合于古人之道此則君所爲自致于悠遠安
寧而非他人所得肆爲誕罔之辭以取悅耳目也予
與君言出而莫逆于心且廢閒以來惟君與晨夕何
敢以誕罔之言望君進一觴哉

王太古詩集叙

予居金陵蓋聞有詩人王太古云太古源太原生新
安王村爲著姓既壯游金陵數十年以老子孫家焉
予當系之以金陵詩人矣太古以高材生棄舉子業

多讀書學無所不通尤精內典金陵焦漪園先生文
章道德如太山北斗負笈擔簦而問字者踵相接也
先生獨嚴重太古以故太古之名重天下七子而後
李本寧先生官金陵益與太古往還唱和如爾汝交
天下知有二先生者皆知有太古氏一時英傑以大
雅自命必之太古氏焉太古所爲詩有桐花吹劍諸
刻講臺天閣遊履勝集登高而賦臨流而詠及夫贈
貽酬和之什大率金陵之貴游布衣名山川也雖欲
不系以金陵詩人可乎然太古名既高年齒八十爲
詩文祭酒又多爲縉紳重客而太古深自挹損敝車
羸馬家無百金之儲其人可貴重如此則其詩可知
矣太古之族有十岳先生者偕山陰徐文長客于總
制胡梅林幕府文長負才倔強獨見事十岳氏汪南
明司馬有盛名亦稱服十岳今又得太古詩而讀之
何王氏之盛也嗚呼甲申之變新安擁厚貲雄鄉里
者多散爲單寒之子不可復道而王氏詩書科第數
百年不絕又聞廣陵有隱君子喜著述暇則操筆墨
易金意氣豪上甚慕之久而知爲吾友王尊素也尊
素於太古爲親族故及之以見予之喜言王氏之盛
且以張金陵也

賀侍御魏昭華序

侍御魏昭華先生誕辰其門下士白孝應夢龍等謀所以壽其師向予請爲文予于侍御友善久何能辭先是侍御督學江南進子衿歲科兩試矯持繩墨一時貴人不敢干以私侍御又貽書于余曰言文而不及理是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此文申子所以援槩而歌也侍御所取士大抵平正簡要與言文而不及理者有別士子蒸蒸然咸一意義理之學矣侍御既竣事入臺班大中丞疏薦俾掌河南道以肅察正綱特繫焉豈惟門下士欲壽其師哉侍御望日崇從游

石雲居

卷二

三

日多然察其中淵乎若谷接其貌冲乎若虛就而與言依放乎仁義道德之旨藹如也以名位如彼以德業如此將有爲侍御述南山君子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言侍御豈弟之德能致壽考以佐助太平也將有爲侍御頌蒸民之詩曰柔不茹剛不吐侍御之生也不偶出也有爲能備剛柔之德保身補闕以紹成文武之業者也若若干廷者讓其能紘紘于野者懷其德驕語貧賤高尚可則者莫不奉以有道仁人發于性情止于理義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天下皆能頌侍御矣而或有爲冰雪綽約物無疵厲之說爲

放而已或有爲金盃玉杯三見滄桑之說爲妄而已侍御之前斥此不復進予所謂門下士壽其師皆未嘗願以此爲獻莫若舉天下所公言者爲之廷百福祝百祿然後知淵乎若谷者量廣而能受也冲乎若虛者隨所應而無所底滯也仁義道德之言藹如者薰天下以善良而幾幾乎大道之行也侍御之年從此未有量矣予以侍御論文章貴近理者亦以近理之言進庶幾自居於詩人之義哉

李健伯詩序

予遊楚二年識楚士能文章者爲多最後我山知州招入沔陽而潛江李健伯投予詩筵有既見全銷處

石雲居

卷二

三四

士殷之句頗習其人真天下壯健男子也無何而賊亂楚健伯挾妻子展轉山谷間亂既定予數問昔時健伯何狀云健伯病歿矣傷哉健伯既歿生平所爲文章皆散逸不可收拾顧健伯喜吟僕某獨喜誦主人詩猶口述數十篇或有簡脫者奇矣健伯歿于長亂其詩具在如健伯不歿然健伯所以不歿乃不歿于其僕之口述其詩也昔蕭穎士有僕杜亮雖受播楚愛其博與不忍去今又過之矣嗚呼屈大夫而後楚士以孤憤流離而歿者多不具論顧予所見聞如

周伯譽天歿王在明客歿王叱生歿于水易曦侯汪亦嘗歿于賊今健伯又繼諸君而歿所可幸者其僕也然則士不得志窮愁著書如健伯者豈少哉予序健伯詩亟傳其僕或有問而涕下者云

王梅和詩序

毘陵唐荆川先生嘗取杜工部以下泊王荆公邵康節陳白沙王陽明莊定山諸先生之詩題爲二妙集蓋取白沙先生理與法俱妙之句也萬曆安宗伯刻之嶺南嗚呼詩至正嘉之間李何王李爭帝制秬苑以爲天下詩人之雄而自有道者視之玩物喪志終石云居 卷二 三五

不聞道竟何益乎空同所以遇魏莊渠悔不早學元美讀熙甫集而自傷異趨也後之學者不知空同之悔與元美之自傷而但取其未知悔與傷者曰李也王也豈不大相刺謬耶予于二妙集初不甚好今而知先生言道也非徒論詩也予則因是以爲論詩之法矣凡鐫刻景物彫飾偶對高談日月河山而不切于事情者謂之妄其駕虛矯俗空疎固陋不顧尺度武斷橫視者謂之常所謂今日之儒也妄常以儒爲誦病也或有當世之盛名高爵足以夸耀末俗奔走後生小子而予直以妄常棄之似不爲過最後予始

讀王公梅和之詩公成進士高等所至有能殺爲大吏入筦計都人咸知其爲篤誠君子若予知公爲詩則自公解職居京師始今公詩具在質而不華乎而不佻有和平中正之風無怨怒嚙急之思庶幾荆川所謂二妙乎公善爲詩如此知者絕少予交公久而後得之王湛床頭著易王濟自視缺然謂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魏舒爲鍾毓長史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始嘆曰吾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人之難知知之不盡豈特公哉公侍老親居斗室讀書自娛平時僚友罕驅車過而問者公自如石雲居 卷二 三五

河雒解序

予嘗讀易至河圖洛書之說蓄疑于中久矣其曰龍馬負圖伏羲則之畫卦神龜負文大禹演疇者孔安國也其曰洛書有字可觀者劉歆也其曰河圖有九篇雜書有六篇本諸緯書者鄭康成也歆不足道而鄭亦爲之豈非符命天書所祖述者哉至于邵子堯夫先天後天有圖對待流行有義得不傳之秘于希夷之徒劉牧范謬昌皆號闡明精蘊而朱子文公以

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圖相生書相克虛其中總其實
何言之詳也夫子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紛紛如
此不幾于太玄潛虛之攤幽莫測者乎及予讀歐陽
永叔所著童子或問以謂準圖書作易與仰觀俯察
遠取近取始作八卦及生著倚數三說相反非聖人
之言傳者各以已意增入耳則心竊竊喜永叔能以
易論易而不以諸子之易論易也然永叔每謂已發
此論安知後無知者荆公子因著洪範不言雒書歸
熙甫亦不以雒書洪範並論然後予之所疑者稍稍
知合于古人之一二而未敢公言之于人也吾友胡

石雲居

卷二

三七

孝緒年兄倡明絕學考索易傳一日以圖書解示予
其言圖者自一至十之數鬼神自行變化自成非五
行生成有一定不易之法也其言書者陰陽之原五
行之本天道本乎陽人道始乎陰非諸家以相克
爲主右旋一周而附合于五行之方位也觀河圖必
以夫子之言觀洛書必以箕子之言先生則已探象
數之源于一畫之初矣由此推之作易于易而不作
易于圖叙疇于疇而不叙疇于書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卽萬物也有以見此心此理之大全而不惑于紛
紛圖書之說然後予豁然無復有疑義也雖然此非

獨吾友言之也象山先生曰河圖屬象雒書屬數先
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陸
子之學得文成先生而益著陸子謂友人曾學神宗
平時私其說以自好及教學者則又徃徃秘此而多
說文義陸子不肯爲禪學如此若深信圖書作易經
緯表裏與夫河圖相生洛書相克者皆希夷之徒老
氏之教也學者能信象山則能信吾友矣能信吾友
所已言者必能信吾友所未言者矣

吳際飛詩序

石雲居

卷二

未

詩之有北地信陽也是詩之盛也詩之有竟陵也是
詩之衰也而予猶竊怪夫爲詩者既能矯然知竟陵
能禍天下則皆好聲律對偶以庶幾所謂北地信陽
者固宜登作者之壇手劍而盟矣然而詩之衰如故
也以培塿爲高其基下以坳堂爲深其流隘而予爲
之說曰是有賦而無比興者也三百篇而後楚屈氏
獨行騷賦遭說而怨慕君而吟蘭芷菰菴不一其辭
夫君公子不一其思以至于幻眇挑招之說鬼神怪
迂之狀使人數讀慷慨欲涕豈非得比興之體者耶
若胡子際飛則可爲北地信陽而予又將進以比興

之意者也胡子舉孝廉高等乘時應變爲李官于其鄉獨能奮袂整容吟咏不輟此其才力真有大過人者管子曰山高而不崩則泮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如胡子之才而縱之使高使深豈培塿之阻于昭曠而均堂之畫于汎濫也乎胡子又將任衡州矣長沙桂陽之屬洞庭瀟湘之間雄風香草可以感而興矣胡子又幸有風人之地如此予其樂觀詩之盛哉

京衛鄉試武舉錄序

我

右雲名

卷二

三九

國家定鼎數

詔上將軍護兵討遐方不庭赫嚴濯靈亦旣柔輯皮奉自有武事未能與比廼更

注意京衛諸士以近地濡磨忠勇所鬱振而蕩之皆可

以敵所愾于是舉武試準鄉比選士之法而三試之例右司戎分董其事旣竣進諸士而告之曰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應上豈惟端事決機闔勝哉兩軍營陳多寡奇正惟強者制人耳若材官蹶張羽林伏飛泊方剛之力惟是控大黃持繁弱發必中中必洞貫決拾旣同亦已足矣乃復沾沾如文士條畫時

宜必有先事制勝未發屈人觀其方畧考其心術發策得全方克上選此何爲也且

國家文武互用爲憲萬邦其求士以技歟抑將求士以

道歟求以技應以技則技或有時而窮求以道者應

以道道無時而或窮也戰勝攻取其銳可不恃善養氣

者必謙讓無恃弗征只尺拳勇超距其鋒不可犯善

藏用者必守如處女不震不惑是以敵交于前兵刃

互接鉦鼓銜笑而士之有道者若無敵焉安節而振

轡容與而馳軌不待見敵而賀勝于帷幄之中矣然

則士之所重者技耶道耶技者上之所以待將才道

右雲名

卷二

四十

者所以待將將者在昔荀子之論儒將也儒者陳先

王道古昔於禮循義所謂迂濶而反出智勇之上豈

非道可以用技而技不可盡道耶觀士之道其言不

誣者必能料情其言不忍者必能安下其言有倫有

次者必能明于節制至于有道君子韜鈴其學韙韜

其備孔武其容本仁祖義觀天察地若未可旦暮遇

矣而臣深異于吐詞陳策之中或得一二人以仰若

旁求京衛諸士之意尤勉諸士共勉于道使天下知

求士以技而卽以道文爲經武爲緯庶幾頌詩秦雅

相與樂太平之盛云

課士錄序

歐陽永叔稱孫明復石守道胡安定師嚴而道尊安定之徒尤盛教授湖中弟子嘗數十百人其爲人爲文皆有法程不問而知出于安定之門天子開天章閣詔天下興學取湖中條敘頒之太學而安定復以太學侍讀稱名臣至于今誦其教不衰嗚呼師道不立久矣吾友胡孝緒今日之安定也孝緒由檢討晉秩大司成其志必爲聖人其教人爲聖人以明善誠身爲本進六館之士月有課日有程而先閑之以文辭謂夫文者載道之器也書載堯舜易載九聖詩載

石雲居

卷二

四一

商周春秋載是非賞罰之法記載朝廟經曲之典孟荀載六經之旨騷之詞載忠愛風雅漢之徒載時主殷名文物之盛今之爲文辭者安所載耶孝緒于諸士之文辭必取其載道而可以明善者其有不合于道者棄弗錄始而譁然以爲迂濶難行之事繼而學者翕然尊師之亦不問而知爲孝緒之弟子與弟子之文也卽同輩素仰孝緒亦仰如泰山北斗矣若使邑懸以爲式將見善人多而天下治功豈在哉定下哉孝緒于安定爲同姓又同官學爲聖人又同道也

于其試諸士之文辭也故云

史氏詩序

今與人言富貴家簪纓蟬聯之盛第宅如雲如華之美歌鐘宵旦不絕于耳賓客雜遝環獻薄技童僕千指呼諾當前中朝貴人莫不嘔吸相左右此亦人世之所健羨以爲大光榮矣而儒者鄙之爲不足道且謂貧賤驕人耳至于吾邑史氏在嘉隆間號爲極盛繇前所稱皆史氏所有繇予不足道者皆史氏所無是以史氏之名甲天下至于今不衰云史氏始于漢封潁陽侯自晉魏而下代有顯者四十餘傳而爲給

石雲居

卷二

四二

事知山後太僕王陽公際實大其家王陽公旣成進士任吏部文選特轉翰林侍書清紀卽會免歸用計然策致少伯之金累聚累散好行其德救荒則壞汙萊之泮講學則構嘉義之院分產給族人予粟食諸生江以南名山如句曲僊館玉女潭上諸方外釋子羽士所不能爲者率歸王陽公然王陽公抱材以老實鬱鬱不得試嘉靖倭大入剽掠徐海其通倭之點者總督巡撫延挨會勦未克而王陽公方家居號召拳勇教以作止擊刺身親行間出橐餉士士皆怒願戰一敗之於舊縣再敗之於皂林盡殲焉以故寇大

創不復登岸胡公上其事于朝晉官大僕謂史鄉老
乃官其子若孫世錦衣職嗟乎如玉陽公者功名富
貴蓋可忽乎哉古之以貨殖起家者多至數千萬南
陽之宛孫巴蜀之程鄭氏山東之刁間宣曲之任氏
或以鹽鐵或以販脂賣漿或以酒削胃脯甚者賤而
馬醫擊鐘又甚者椎埋博戲皆比于素封然要非本
富驟致鼎食今人不能道姓字爲有道君子所羞稱
安能與史氏比絮短長耶史侯封深陽至玉陽公益
大其子若孫流傳枝葉咸祖侯史而義興金壇與邑
史氏最爲親屬皆謂史氏能大其家不與他富貴家

石雲居

卷二

四

史

等玉陽之曾孫史君鼎以文學爲邑令賢而能文尤
長于詩乃前刻知山公玉陽公園居詩及都指揮使
雲津公詩附君詩于後予讀而序之欲天下讀史氏
詩者知史氏二千餘年名族天下史氏水源木本其
道德文章世以爲訓云

送周農父序

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馬公我田山鎮真定總督三
省聞吾友周子農父懷抱利器浮湛長安親執幣聘
卜日造請招農父于幕府農父卽日撰行李載書冊
從大司馬陳子名夏送之張掖門外而告之曰昔韓

愈氏送董邵南爲燕趙之游語以天子在上可以出
而仕蓋河朔盧龍之間藩鎮跋扈已久適茲土者類
有輕朝廷之心韓公以此爲諷耳其後公從董丞相
于汴從張建封於徐則皆辟召書記之事烏重胤鎮
河陽羅致洛南北石生溫生韓公張其辭以爲相與
有成益和陽節度使出自朝廷號令非軍士擁立留
後之比也今我國家統一區宇整齊士民先是山
東韓不逞伏匿跳梁朝廷亟思所以削平之乃簡
大司馬以行與唐節度無異而周子農父從之行庶
幾復見韓公文章功業炳燦汴徐間若石生溫生又

石雲居

卷二

四

三

不足道也農父行矣抑爲我告司馬公曰山以東日
苦寇又日苦剿寇之兵苦寇則民不肯爲寇苦兵則
民反願爲寇而况苦兵之外又在諸有司乎司馬公
必有道以處此農父慕仁疆義經營當世之務二十
餘年必有以佐助司馬公如韓公所謂相與有成者
豈如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而後遊燕趙耶農父將
發都人士莫不欣喜予爲文章以送之又不識與韓
公送石生溫生二處士何如也

送諦先上人歸西湖序

昭慶浮屠氏諦先從其師昭元來長安見予昭元旣

客死而諦先徒步千里必見予以言其師不忘予也居數月將歸于杭諦先又竊竊願予一言以贈之又恐予不易爲言則就吾友沈元子代予爲之諦先歸雖爲諦先請猶不能不言况肯藉之友哉則予何以與諦先言亦言其所以必見予與不必代予爲言者而已爲諦先之師者曰毋傳其名也必學道而有得也諦先承其師之教曰非收僧其名必學道而有得也學道必期得夫道猶之欲見予則必見予矣自杭而江自江而河自車馬之塵以至于盜賊兵火之驚饑寒生死之苦諦先以爲艱難不前則不克見予既

石雲居

卷二

四五

能見予則推之見夫妙員道者又何難也予既喜諦先之能見予矣而又欲絕其代言之請以堅其見道之心夫天下事安往而可代也車馬紛如也盜賊兵火饑寒生死可怖可畏也然而諦先不以爲艱難不前也誰代之乎緣此不畏車馬盜賊兵火與夫饑寒生歟者又誰能代之乎諦先之得于不代者已如此而又何以代予言爲哉愚公移山竭其力以移之又欲其無窮之子若孫以移之安見其不可移也故欲諦先以見予者爲愚公之移山也卽心是道卽象是悟卽離困頓是解脫知慧吉人有斷臂以求道者彼

不知其身之猶可代也故願諦先毋求代言也湖上學佛者皆與予有往還之雅試以此言告之必能感而興矣

吳見末制義序

吳子見末以公車業謁予松亭喜相謂曰子文當必售若閣中牘遇黃岡劉克猶定不復舍去矣其後榜發而見末登第果爲克猶所賞識見末之文凡經數變予皆能道其所以在前序中予竊自惟數十年以來里門好友落落如將旦之星顧獨深念吳子若得一第長安朝夕與共論議上下採錄古今出處之跡

石雲居

卷二

四六

得失之數及夫山經海志稗官野史可怪可愕之事勒爲一書吟咏以老洎予復廁班行晨入酉出率以爲常欲構一文動淹旬日吳子起家比部獨能以餘力應酬文章之請可謂才思過予甚遠而吳子又不能忘其所爲制舉之文復刻以傳如吳子者豈特以此傳耶雖然吳子之文實又有遠過于予者予嘗評曰茅鹿門長于詠歎歸震川善于設端吳子視兩公實有兼長嘗與克猶言之克猶以爲然天下士亦以爲然然吳子所爲文尚有未盡之才又將望吳子著書立言相與有成以釋數十年之願則予之稱述吳

子者其亦藉以自廣也乎

司農祝公生日序

司農祝公懸弧之辰都人士咸願矢音以頌之授簡于予予交公久矣知公敏而能勤清而能慎佐大司農出入錢穀纖悉燭照數計辰入酉出歲以爲常公仁心爲質平易近人四方水旱報聞下部議仰承

朝廷德意僉同衆謀不病國而能力民者必爲之然公小心謹畏推賢讓能不敢私其功于已未嘗出以告

石雲居

卷二

四

人人亦不及知也推是心也可以壽天下矣予因以壽公之言進以予所聞山谷之人類放形骸顧養天年其有淵潛晦處與天爲徒不勞其形不損其精乘六氣之正御無窮之門所謂古今旦暮天地蓬蘞或庶幾以久特聞而公則拮据公事惟日不足寒暑侵迫同事者倖息爭去公獨倚几措辨神明炯然勞耳口而不惰于欲繁經畫而不撓于勢又何與恬澹冲漠者有間乎公所處者朝廷會計之事也公所難爲者上下俱益之事也若公惟恐拮据勞瘁其處鈍守滌與時推移悠優而得康裕矣其或謂劉晏顯于唐

趙開顯于宋不過轉輸盡能軍興不匱何民瘼是問而公曰否國家愛養赤子林林總總千萬其姓實一其心生遂其身實永其命萬國之歡以事一人仁壽之福以及天下而在位老臣肩壽無害保介景福不亦休乎是以公孜孜報國不出于彼而出于此予雖欲頌公亦莫如公所爲自頌也公嘗語予于朝曰人患不聞過責我言是但當反已公又嘗語予于家曰朝廷之事知無不爲知而不以告朋友之過也公又嘗語予于途曰爲朝廷當實計國家應用錢穀幾何其餘皆可在民不可在官在官則吏胥侵渙不可究

石雲居

卷二

四

自題石雲居制義序

予十歲卽知爲制舉業從里中得所艷稱南宮第一人稿而好之手自抄錄朝暮成誦數年當湖過公來督學上江試予文大爲稱許以爲有宣城會稽之風會予師湯築夫先生與崑山顧宗伯友善偕至宗伯所聞宗伯師事西安方孟旋先生先生方爲禮部郎

願一見之宗伯爲致書先生先生見予文則大喜過望謂予文韻勝于詞法勝于才予因從先生下帷卒業先生雖即署官儼然公卿俾望門下士造請無虛日然先生實謂晚得予也先生既歿諸君子各散去予獨好爲高潔絕俗之文知己甚少予立里中形影自歎會金沙太倉爭相標榜趨和有徒而予不肯爲之下然屢試輒蹶輕薄予私傳其文以相非笑併及吾友芮子巖尹一二主持文章之事者或更敬畏如得一敵矣予遊山東侍御褚君俾諸子從予學予爲唐宋大家之文每成一篇多至千餘言時人皆以爲

布雲居

卷二

五

能凡出遊數年歸來白門宗兄旻昭談文甚洽楊維節來華陽評予文告揚子曰子當以此爲式癸酉榜發予幸附榜中方密之劉伯宗張爾公皆謂予文以少爲貴如先正云予實好爲長言非其志也甲戌落試坊人童仲虞以書幣逆予有房書之役予爲辨列是非無假借先是號相敬愛者或更詆毀有水火之爭予不小屈抑所執持如故及相見歡然如楊子吳子就商所爲文且謂予位直有古人風此又不可知也予爲孝廉久遠不得志于南宮則思放遊山川以終其胸懷溯九江登黃樓窺樊鄧湘沅之遺風煙波

浩渺之勢作爲文章行止轉側若不經意一題在矣又手數武立揮而就予最苦于文乃流迅如此癸未項師于場中得予卷定爲予文或曰陳子審矣其後拆卷立言久矣豈其然耶項師曰知陳子審矣其後拆卷得予名一時大喜呼殿直徹門外嗟夫子何足當知遇然項師以文章能信予如此此誠不可知也予居長安述集制舉業分爲三集一擬古一擬先正一擬閭閻方竣事而甲申之難作生平所爲古文辭零落館中不復收拾予既北來復稍稍理前業凡遇部試及館閣中試提學御史等官皆一裁以制義而予友

布雲居

卷二

五

素庵宗伯素以博雅名當世諸子英立退食之暇輒倚案成文呼諸子與語文既成又携過我所商畧不倦而予適有文十篇宗伯見而好之北海蓬玄岱與諸先生又復有同稱程其相劉克猶熊次侯諸君謂宜公之天下予迂疎無似實無一長獨好爲文章雖至鄙司選人吟咏前輩日親几案制舉業與古文辭畧相等予爲文凡數變丙辰丁巳之間摹擬元祐差肖其似癸亥甲子汎覽諸先輩以義法兼到爲宗既恐質實太過篇不及格稍縱而爲博大之言癸酉既成孝廉道過日廣馳騁百家畧以歐曾法試之比偶

又嘗以生平閱歷使一見之文章則不知其言之何以反覆不窮矣其所經歷數萬里其所師事爲孟旋先生其一時知予友有交道張賓王韓求仲曹根遂姜鼎愚翁一桓方密之劉伯宗張爾公張公亮周簡臣楊太冲凌蒼舒家侍御兄旻昭徐思曠梅惠連至如散見諸刻如子常麟士諸君皆未及握手論議故不書而予書此姓名俾吾兒掖臣藏之使知文章之道師友之功積數十年之勤苦非澟然爲之可以求一言之合于道也

自訂義序

石雲居

卷二

五三

予既評成弘迄今文共五十卷又合選一卷復取予癸酉所爲文更定之癸酉前後備錄者僅十之二耳一刻于金陵張爾公方爾止密之爲序一刻于吳門顧天樂爲序散見行卷者周介生楊子常顧麟士錢吉士鄧左之各有評劉伯宗尤好予長篇爲序二刻特詳張爾公今文辨大旨與伯宗同乃者更定百餘篇予竊嘆制義之難矣自制義而外如詩賦雜著或得之于羈寓奔走感慨俯仰之間他如盃酒流連友朋執手抑至贈遺問荅長言泳泆而工此者反以偶然而得之若予所謂制義之難求之于心而發之于

言以學者之言而代聖賢之心其義可謂深矣道可謂廣矣而欲以偶然而得之豈可幾乎故學者之言如此而聖賢之心如彼此叛道而去不足數者也卽言或有當于聖人矣以至于內外淺深幾微妙忽有一之不當于聖賢或其言則是而其人則非而識者且有以知其言之未嘗是也此易故與夫人之言未有不似其人者誠能惕之以聖賢陳之以萬物依乎和平止乎理義行文之時兀坐一室以已之心與聖賢之心相與問荅授受于百千載之上漸得其所謂合一無間而後發之爲詞章乃可以爲制義之至乃可以爲言是而人亦是否則神之嗇也氣之漓也其言則是而人則非去叛道者不能以寸矣求如何之所謂羈寓奔走感慨俯仰盃酒流連友朋執手而詩賦輒工者今皆不可得矣若是其難哉予自束髮習舉子業揣摩先正十餘年更歷患難饑寒困苦去之齊魯之邦沂黃河登泰岱縱觀闕里禮樂威儀之盛徘徊不能舍止于嶧之南常者三年有意爲一家之言而未得其道歸游已山獨處華陽之巔寂無交遊音問之跡時從暇隙與羽客釋子談世外之事予又不樂有其術以故游心于寬閒之野凡天下之美好

石雲居

卷二

五三

皆不足以動其心及當一題之命輒痛疾浮游刻苦
自厲既得安居深山無奔走之艱苦意有所動盡發
之于文章而至于流連執手者又無從而聞之是以
得文最多而予亦稍稍喜有一言之當乎聖賢可以
免于叛道而去之譏若古人之文以貫道也非徒以
尚詞說也則竭終身之力以從事焉而已矣敢自以
爲是也而不見予之不足也哉

石雲居

卷三

五四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三

序

送楊敬諭序

送浙江諸學博序

送孫長君序

送周子靜明府序

送侄令滕縣序

送王少司序

送王雪園巡按上江序

送若水序

峩眉山序

詩序

送王侍御巡按下江序

陸長年集序

賀大司馬王翁次君序

房書序

朱先生詩序

天咫樓會課序

石雲居

卷三

擬陝西試錄序

試卷序

乙酉程墨選序

程士偉詩序

王守溪先生制義序

明朝大家制義序

錢鶴灘先生制義序

李崆峒先生制義序

王陽明先生制義序

董中峰先生制義序

唐荆川先生制義序

諸理齋先生制義序

薛方山先生制義序

茅鹿門先生制義序

瞿昆湖先生制義序

王方麓先生制義序

周萊峰先生制義序

錢兼山先生制義序

王荆石先生制義序

許敬庵先生制義序

歸震川先生制義序	胡熙泉先生制義序
鄧定宇先生制義序	黃葵陽先生制義序
孫月峰先生制義序	趙儕鶴先生制義序
馮具區先生制義序	蘇紫溪先生制義序
楊貞復先生制義序	顧涇陽先生制義序
湯若望先生制義序	李九我先生制義序
鄒泗山先生制義序	萬二愚先生制義序
郭明龍先生制義序	葉永溪先生制義序
陶歌處先生制義序	董思白先生制義序
和楚望先生制義序	吳因之先生制義序
顧開雍先生制義序	沈何山先生制義序
舒碣石先生制義序	湯宣城先生制義序

石雲居

卷三

二

序

送楊教諭序

芝山陳名夏著

古今之爲人師者何相遠也三代而後漢爲近古治經博士各有耑師如田何之于易轅固生之于詩伏生之于書高堂生之于禮董子之于春秋師以此教其弟子弟子以此事其師雖至受爵爲大官必曰吾師某師道之尊如此然爲師者非數十年下帷之功耑門之勤未嘗輕使人北面事我而有孟子好爲人師之忠與韓子取譏召侮之說也師道之難又如此

石雲居

卷三

今之爲師者邑設一學學設一教諭一訓導蓋以師爲官矣非以道也以茂才衰邁得例任矣非以明經爲當路所推擇也既無漢儒經學之勤而亦不食漢人受爵不忘之報豈非與古相遠哉雖然以賢者而居教諭之任則謂之相遠者又非通論也賢者處學宮如登闕里之堂朔望拜跪如侍天子于杏壇之上課程諸士以微言大義如播間琴瑟之音于顏閔侍側之頃雖謂仲尼至今存可也而較之漢人之尊且盛者又安足遜謝乎楊子某從予學號有志于學者于其任教諭也既告以古今之相遠必不安于今日

之爲師者又告以宮牆在望聖人可爲之道必將不
收不及于古之爲師者使古今相遠

之說從是而論則予有厚望矣

送浙江諸學博序

浙之士以明經試闕下若干人秩縣令者三其餘
咸秩訓導去金公豈凡其鄉人也以文張諸子而進
于道謂予不可無言乃告之曰古之詩人于城闕挑
達之風若望子矜之嗣音而知考道問業鄉校不可
廢也泮林集鳥食棋懷音若望人就我以善而知師
道不可不立也學校之中羣秀良爲弟子員以十百
計爲之師者侶同類變好音其位卑而尊其業專而

石云居

卷三

三

重誠難之也有人焉道彌乎中而藝褻于外藜藿爲
食而有猗頓之富弱不勝衣而有責育之勇可謂大
過于人矣彼不知天下有不及我者而我得據席登
壇而抗顏後學之上以使人之北面而事之曰師也
弟子也然道德之積也久而嚴聞之及也遠于是乎
一人倡而衆人和遂有師弟子之樂比于群公德讓
之美嗚呼何其盛哉今之諸子儼然爲人師矣果何
道以處此耶服官之日有先生長者之稱自朝廷
予之同時治文績學咸紬于弟子列亦自朝廷予
之諸子得此爲師將以爲富貴資耶雖然朝廷之

上命大臣觀諸子之文以考其行諸子屏息魚貫執
筆就試各出其文以言其志于其鄉有學而未得師
者列名選格俾掌邦教而褒文治旣與之以功名復
許之以道德旣以文學進身又以聖賢教人使挑達
不刺于老成好音不感于曠廢如三代之人才出于
學而又如漢人之經說出于師此諸子今日事也諸
子鄉之先輩執爵贈言如金公者輒言一時之盛有
魯官之贈而過于詩人諷刺之意豈不與有光榮哉

送孫長君序

石云居

卷三

三

孫長君以侍衛恩秩泰州州同以行吾友金豈凡爲
祖之以文辭皆予所欲言者北海先生告予曰將以
公輩言載之家乘予竊嘆先生愛長君而義方之訓
如此其深以篤也予何以益長君哉然聞之君子學
以川世雖布衣之賤藜藿之養而寔有成理萬物之
具何則其素所蓄積而期待者先定于胸中也故有
人焉皇皇然惟恐赤子疾苦不獲聞天下太平不早
見其責任未昇而若已受之其名譽未隆而若已肩
之循名者方以爲杞人之憂出位之慮而君子曰位
在人道在我吾盡其在我者耳是以州之貳非顯仕
華階召呼赫耀之官也長君習父兄姻戚公卿之貴

親侍 天子于只尺一行爲吏或視爲閒曹無所事
亦非大吏有督責之意也長君爲此誠無難于擅轂
譽而避怨怒者予則以長君北海先生之家學也英
傑願以文章自試者也長君爲諸生予必知其愛天
下之憂而不敢惡出位之請况州之貳耶守爲理俾
人仰而歌之曰此道勝位也豈不美哉今日之泰州
倍難矣泰隸于楊而濱于海治鹽筴者攘利如鶩然
驚少年持挺縛草而起號爲難治守有虛已者惟長
君是聽長君更何以應之昔者成綰坐嘯宗資畫諾
岑公孝范孟博兩賢爲之功曹也同知去守不遠以
石云居 卷三 四

古之爲豈遂不復見于今日乎古之吏治本于愛人
愛人本于學道不學書而治民人社稷孔子之所惡
也韓魏公謂介甫當讀書亦此意也予何以益長君
哉亦思孔子所惡于子路與魏公所以教介甫以盡
其道之在我庶幾用世之學乎北海先生謂予曰子
言何與豈凡同也遂書以送之

送周子靜明府序

余遊吳時子靜周子隱于講堂之前從萬峰禪者談
無生之義具通辨之才以故予雖就之旣而周子名
日著交日廣又爲若上茂才子又知周子能文章矣

甲申之變吾師項公以中鄉人之忌多文致其事者
友朋散去獨子靜素仰諸貴人能鉤致其情爲居間
抑奇矣南中貴人敗大兵將抵姑蘇子靜恒深念吳
人毅然任招撫以行兼程至吳向之滄滄訖于項公
目周子爲黨者且長跪乞憐于周子之庭而周子怡
然曰吾活此一方民耳尚肯以私怨仇若輩哉諸人
慙而感抑又奇矣子靜功旣在吳應得顯仕入長安
朝廷勞其來歸之誠特畀以開封守開封諸縉紳
咸喜有良二千石而予告之曰子其毋忘昔日之爲
周子者乎始而隱且外其身安問世旣而士且咕嗶
石云居 卷三 五

送姪令騰縣序

予宗自潁川徙江寧爲晉公晉公孫徙居豫章宋紹

與初魯公從如臨安長子學正公居奉安鄉丁溪由
丁溪而後前馬者凡二十餘世族屬數千指大以蕃
矣然自學正公而後世耕讀爲業茂才高等有文名
無顯仕明代鉞公成進士爲吏部善公舉孝廉以武
公爵拜衛指揮者一居盧龍一居遼東予大父猶數
言遼東支最親而伯父來南猶識其祖宗丘樹而去
始予稍長音問寥濶不可復言家人事會 國家定
鼎于燕伯兄偕子侄皆從予入長安問昔時南來伯
父之後始知伯兄德軒克自振立且日望族人之相
見予見伯兄伯兄喜諸兄子亦喜其下僮僕皆喜而

右雲居

卷三

七

第三任一正適以特試貢士授滕陽令予喜而告伯
兄曰陳氏其將興乎會陽羨太史 實庵海寧學士
彥升皆集 闕下皆登伯兄之堂亦喜而告伯兄
曰陳氏今日其庶幾復見元方季方乎伯兄爲江南
布政長子爲遊擊將軍次爲武功四品行三者爲令
而予輩一時兄弟皆幸君館閣侍從適見子弟英英
而起豈非天厚陳氏哉子行常知自勉矣陳氏渡江
居江寧又居豫章自豫章而溧陽又分而盧龍遼東
凡數百年而復合于長安豈非天厚陳氏哉吾子念
祖宗詩書之澤追惟大父歸里不忘丘墓之心則勉

力爲令不負 朝廷以母負予輩祖行之詞此子之
事也豈惟勝之民實賴之晉公魯公實厚望吾子矣
子其重思予言哉

送王雪園巡按上江序

君子之居位而任事也其名已立而名之立者不至
于損其功已者而功之著者不至于狹此非學道而
有志于爲仁者不能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藏
于中者願使天下各得其所而出于政事者能使人
親而愛之夫親愛之心天地所以長有萬物所以各
正而一旦集于貴人大吏之躬如山之必極于嵩岳

右雲居

卷三

七

水之必谷于江海人品之必遠企三代之英而豈有
以柯易葉之患乎若吾友王子雪園所謂名立功著
而不患于損且狹者也雪園官侍御容貌悄然如布
衣山谷刻苦厲操一切嗜好不足以動其心雪園告
我曰淡于嗜好踈于應試一意朴野此學道始事不
足以造微而極變也治天下以道學道以仁仁無不
愛愛無不治愛而不得其道與不愛同愛一人而不
能使天下人皆可愛其過更甚于不愛雪園子是以
竊竊懼之朝而問道于師暮而問道于友無厭色無
倦心予是以知雪園子名立而不至于損功著而不

至于狹也昔黃次公以治行爲天下第一而入爲宰相則般名損于治郡其仁不足于相也此豈知力不足哉雪園按浙而浙之民慶于野浙之士慶于舍浙之縉紳慶于朝皆曰雪園仁人也豈有仁人而損于名狹于功哉雪園又巡視上江行矣予知雪園之于江也如其爲浙也豈惟是縉衣使者之任宰天下亦如其治浙也予樂吾里有仁人而重美之以文辭然雪園之志方迥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求其至也又何有于予之文辭哉

送王少司空序

石雲若

卷三

八

錢山王公疏辭工部侍郎忤旨去一時從公游者咸祖以詩予受而讀之竊嘆朝廷共任事而惡虛名非斥公也斥夫不如公而效公去者故聽公去而公之志寔未嘗去朝廷也惡夫言去而終無一去者故公一辭而卽去公之來也同里之人慶于同舍縉紳知名者慶于大庭廣衆之前公任山東都御史盜賊不敢入郡邑其素托公寧宇者尤舉手加額喜其來而悲其晚也而公遂去矣宜夫都人士愛之敬之則相與惜之而又相與思之慰勞不已而咨嗟咨嗟不已而懷慨咏歌其事公得友如此亦奇矣昔漢之

世天下有大災異必策免三公以應之三公位至重而責之備也然以備位之三公而強責以陰陽水旱隕星盲霧之事漢法于是失倫今國家定鼎以來布政寬大未嘗一行督責而在廷之臣亦未聞引咎責躬如漢故事公曰朝廷待臣子如此其厚而臣子報朝廷以淹留不去之身豈任事無過真過于漢人耶是以朝下命而夕拜疏必欲一去以明臣子不敢貪位而公遂去矣然則公之去也公之報朝廷也朝廷斥公而因以重公也夫如是安得不惜之思之而載歌白駒之章也乎予數年以來遭歷患難胸懷苦

石雲若

卷三

九

送若水序

若水以戶部郎權稅蕪湖請一言于予予告之曰子知國家之所取于商者將以病之耶抑以通之耶古者山澤之利弛以取民而上不與下爭利其後豪強逐末棄本資雄鄉里號爲封君且以日張其貽籍蓬戶編氓之勢而人遂不安于土若亦不能一意于耕故設官而稅之將謂彼竭其心智我收其贏餘以之

佐寬大之令行減租之澤是商者民之餘也而又有病商之說者曰居則列第行則導騎御游站履沾沾自得雖盡吾取之之術毋傷也而豈知病商卽以病民乎安邑之棗燕秦之粟徙獨之木江陵之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凡荻漆桑麻竹箭與時苗莖悲之具產于其地未必用于其人而既有病商之法矣則將使假稻羨魚火耕水耨者皆身有處士之義而無藉于閭閻智爭時者耶漢之盛也或以鐵冶或以魚鹽或以販脂賣漿皆累鉅萬然未聞盡法籠取俾商賈誠一權計之所致下與姦富同科其後窮事征討

石雲序

卷三

十

國用不足孔僅桑弘羊之徒紛紛用事箕舟車筭緡錢析及秋毫雖有饒用之名寔不足也然則病民不可而病商亦不可莫若以不病之者爲通之也若水以經術起家非言利之臣之比而其役于蕪湖也當商賈轉輸之始又非居奇積貨之比爲國家懷遠賈之人如行子之游里巷也爲百姓通本末之利如子弟之貯藏于父兄也若水不欲朝廷之上與賈人爭利而又肯借朝廷通商之法以爲病商之法哉若水行而予告若水如此天下皆知若水可與言也

峨眉山序

予讀班氏紀廣郡南賈滇樊北近邛笮會文翁倡教相如嚴遵揚雄之徒以文章顯天下彬彬比于齊魯都會矣心竊向慕之然未能至焉又聞峨眉山爲宗最遠觚觚峻削矗起天外雲雨之所蔽虧神仙之所窟宅金光瑤草旄牛碧鷄可以誇世所未有是以予尤願徒步而前一觀峨眉之勝或遇相如嚴遵揚雄之徒以觀其言語文章然竟未能至徒想望見之以爲神山云胡菊潭先生居長安先後游峨眉者三頃彙唐宋諸公詠什洎石湖范公紀凡有鏤刻情狀于峨眉者皆得書而先生所謂詩各載日月皆備而書之又爲分畫里道部署名勝有岷者岷者突者萃者虎豹蹲而伏者此猥嗽而飲者曰是山之鎖雲綴日也有童童者有謾謾者有龍門百尺豫章千尋者曰是山之真材壽木也有異然堂紀者有藹然衡茅者有憑虛而凌倒景鑿坏而流仙鼎者曰是山之樊桐玄圃也有頽唐而緝髮青瞳者有乘鹿而飛彈遨遊者有巖居谷飲而壽至數百歲不灰者曰是山之神明奧鬱也計投跋以萬縑屋以數炫奇以惝恍襄城之野孤標以日月避行之上秦人攻戰而後屬郡邑漢人文論而後爲天府凡盜竊名字皆不能久據此山之

石雲序

卷三

十

四

勝胡先生一且使是山情狀盡出于文章俾不及相如嚴遵湯雄者皆不得而爭先生之所有亦奇矣先生不予鄙輒以詠峨記峨者示予流覽使予不出戶庭而獲比于放游名山大川之人然後竊嘆予向往不能至者遇先生晚也先生有相如嚴遵湯雄之文章能使予不能至者如見其人如見其地讀先生書其又爲今日之班氏乎先生聞予言而嘆曰子非蜀人也而能語蜀山也曷書以序譯游予何能辭哉予何能辭哉

詩序

石去居

卷三

十三

退之之稱李杜也曰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李杜可見于世者以詩耳而退之以爲文章然則退之所謂餘事作詩人者又何說也豈非詩如李杜則可以文章稱之李杜而下詩與文章必有間與夫子刪定六經四始六義則如易明如禮紀事如書咏善懲惡如春秋而後之人志之所之稱詩以喻得失于是乎考盛衰于是乎觀何其重也若夫彫刻景物淫佚失措穿鑿倣傚茫然無所感觸于聖人之義但以駢偶俳優爲詩也何足望于退之以文爲詩者哉以文爲詩者本之易以著其深本之禮以著其寔本之書以著其

質本之春秋以著其變雄剛如遷固溫醇如孟荀簡切如孫吳皆能陳其義悉其辭舉天下悲愉得喪之事一發之詩而後杜李可幾也吾友巖華子之于詩也僅以詩稱巖華耶抑如退之所謂文爲詩耶巖華當世貴公卿也聞館中王先生執持文章之柄而愛之慕之與之周旋晨夕探討幽渺久而不倦而予習古文辭二十餘年獨好自持其說拘守尺寸幾于操瑟而立齊門不顧人之好竽也而巖華又從而悅之氣彌和言彌簡其志抑抑有以自下予知巖華如此然猶未見其詩也及巖華以詩示予予遂無疑于退

石去居

卷三

十三

之文章光燄之說而巖華可謂卓然獨行其志者予讀登臨贈行諸詩如登高顧盼而有所思焉如持綆探不測之淵而慄慄以懼焉颯颯乎將使懷鉛吮墨列于廊廡之間其人不沒其氣不浮巖華但自成其爲詩而止世豈無知之者乎予謂巖華以文爲詩豈謂予阿所好乎巖華以文爲詩將有合于退之之稱李杜者使天下不敢以詩爲餘事發乎性情止于義理因文見道進乎聖人之學使予不能盡知巖華譬之酌江海之流採鄧林之材未嘗不爽然自失矣

送王侍御按察下江序

江南上下巡江之任重任也今上命吏部封司撰書以侍御史往按部視繡衣持斧行舉刺事而又蒞其責于江上江得王君雪園子與豈九子則大喜序以送之既又得王弼廷侍御爲下江子與豈九子則大喜過望朝廷加惠江南如此豈易得耶弼廷當世所謂仁人長者也有人于此使虎而冠者侵渙寔甚使貪墨而緩者接踵不解去豈其智勇不足耶乘其詡詡爲智勇而智且昏勇且倏也是本末不相應之術也有人于此以彈壓爲鎮撫以師帥爲父母宣著朝廷寬大之事惟恐旦夕之緩視赤子如在已

石雲居

卷三

十四

懷抱惟恐不及三代之世議論以朴操持以謹不襲搏擊之名不攘彈劾之譽子謂此天下大智大勇修之于內足乎已而無刻薄微之于外親乎人而無憚忌此本末相應之學也昔暴公子以威嚴逐捕督課而不疑有太剛則折之戒張子高表賢顯善不用誅罰而有過于廣漢之績然則仁人長者以視詡詡智勇得失懸殊矣而君子之所重果不在彼而在此也今弼廷侍御豈特予重之哉弼廷與王子雪園學道有得請明義理耻天下好言吏治而不出于聖人之學親雪園如伯仲一時繼出爲江上使者都人士愛

慕不已子與豈九子喜而效贈言之義願使天下愛慕智勇之心不過于仁人長者之心願使天下觀感朝廷加惠之德皆如弼廷不恃智勇之德不亦盛哉侍御行矣子友沈元子言江防事甚詳子皆不具論但論侍御之學云

陸長年集序

陽羨友人陸玄成嘗過予欲令其子長年出予門下予知其能制舉業也今長年既早世玄成子有逾時之思至于伏枕枕醫藥者數矣稍稍愈有唁慰者輒痛不自勝予將以彭殤同觀之說解之一日玄成子

石雲居

卷三

十五

手一編俾予讀則長年所撰者爲古文詩賦予始驚嘆玄成有子才而弗克永其美誠足悲已是時玄成子泣予亦泣文章能移情如此哉明興以來弘演六藝之指而接以澹永淵著之說莫如王遵巖唐荆川歸震川諸先生然而賦詩則與古人有間矣上而斟酌漢魏下而纂組三唐莫如李北地何信陽王太倉李歷下諸先生然而文辭則與古人又間矣若夫能爲李何七子之詩賦而又能爲韓歐蘇曾之文辭求之當世蓋亦如荊門鸞鳳之音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其人也何幸于長年見之長年少年成古文辭若

于卷又成詩賦若干卷嗟乎天假長年以年予將見李何諸子之所不能兼有其長者而皆如承蜩弄丸于長年之手矣然如是以終焉豈不痛哉雖然歿生亦大矣與其龐眉皓髮無所短長終與草木同腐孰若篤志秉翰出風入雅以其能爲者傳之後人使人稱小年不若大年也哉長年著述如此則長年不朽于天地之間猶日侍玄成子于里巷丘樹也玄成子其將反其悲者而滋以喜乎

賀大司馬王翁次君序

大司馬王孺劉公克襄武功震耀四國忼直引大體

石雲居

卷三

七

訢訢秩秩則數爲頌文武爲憲之詩翁之歿次君橐筆戰兢掇麟經高寺孝廉同朝縉紳榮之羨之皆願有美詞進公授簡及予謂予稔知公予何能辭哉猶憶公爲南京兆尹提調闔中一聞人登榜其文稿墨本實無點畫公憐其才乃命易成之人罕有知者公亦不言也公好行其德而無責報于人心類如此蓋公嘗仕晉仕豫仕浙而晉豫與浙之前輩向予頌公榮不茹剛不吐行德于人惟恐人知之又類如此宜乎次君英年夙知一出而驚人鳴也夫造物之富貴利澤若以爲人間不恒有之遇而仁人君子或至

厚集一門先後濟美如鼓鐘磬間有內形外所謂華才產于鄧林夜光潤于深淵匠師工人求天下之至寶必于其地豈不信然與予旣知公有厚德必有厚福而又知次君以福事公科名之榮也以德事公文章經世之業也且次君豈屑以世俗浮游不根之談寒華振采而掇世資哉次君以諸生應尺度而前爲之司命者方奉朝廷命正文體逮真才稍不如式者損弗錄獨向予稱次君學問原本探究義與他日必能爲名臣云然則予重次君僅在科名也次君方成孝廉宜淬勵不怠務求言合乎道從司馬公之後

石雲居

卷三

十七

房書序

文章之權在下則亂在上則治在下者鄉國諸士子唱和提掇互爲標榜以爲某某君公也厨顧也名浮于定議過于行此禍患之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在上者羅士則曰帝網採奇則曰國書列甲乙則曰王制文章侍從之臣旣殫其天機相其寂寞而天下以爲

人倫模楷也學者山斗也文如其人人如其心此事功之所以日增昭著也若丙戌之役吾友蔣赤臣房書之選文章之權其在上乎天下其將治乎上之求乎下者不求非常可喜之論而必以發揚乎義理動盪乎和平者如鳳之鳴而鶴之和而下之應乎上者不敢有僥倖以得功名之心而必以無詭託無匿采如陳廣野之奏而諧明庶之風予故曰文章之權在上矣抑文章在下既久而返其權于在上此時爲之乎時者心所寄也而天下治文章之心天地之間所以能爲時者也升而爲雲旭而爲日聚而爲星蒸而

石雲居

卷三

十九

爲陽燄散而爲玄雪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江海遇之成響觸之諧聲皆此心也豈非樂之出虛而蒸之成菌乎籥橐于神明微妙之中而充滿于安危鼎革之際聚百英傑才能之氣而皆有當于聖賢知行之理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見之于文予亦不知其所以然但見其文之治而不亂豈非權在上而不在下也哉文章之權在上而治則夫叔在下以歸之在上者此亦臣責也予將觀厥成矣

朱先生詩序

予友金沙張子公亮數向予稱縉紳先生折節愛慕

其文者予竊笑高材生抵掌自譽故態耳然口畫朱泚起先生如古韓歐能成其門下士之聲名于天下則願執鞭以從而靡由睹其面以爲韓薛也會先生抱牘至京過吏部予從匿堂後實以致遜謝前輩之敬且將出而語所聞于張子者求先生不我遐孰知先生久爲吾師乎先生戊辰闈中以曲臺禮拔黃岡王宜蘇師師予固王師所得士以故益愧事先生稍晚矣然先生匪但不我遐也而暱愛如受業者進而翼之敎之又以予好治古文辭輒就論議出其素所著萬言俾予讀而序之此真暱愛予也予嘗論之漢

石雲居

卷三

十九

人尚經學而守師說久而不變弟子轉相敎授以至于爲大官于是有田何施孟之易伏生歐陽生大小夏侯之書大小戴之禮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可謂彬彬矣若朝廷有大事則各以其師說爲對如張禹魯伯之于施讎鍾興之于丁恭一受爵不忘其所自必曰吾師某某何其盛也今先生以六經之文崛起河汾蚤致通顯翱翔乎金馬石渠數召譏侮而道日以高名益以著無待于弟子推明其敎而予也知有先生二十年尚不知爲吾師之師豈不大有愧于漢人之受爵不忘所自者乎幸而先生暱

愛予又習見其坦坦乎無町畦也雍雍乎其與人言
論而歸于大義也則予但舉師說以應國家之事可
也而先生非徒以言教也實以身教之韓子曰仁義
道德之言藹如也微先生孰爲教而又孰爲聞乎先
生富于詩文太青雕刻象義張公亮敷陳詭特言之
詳矣予皆可以不言予言其聞于公亮者如彼知先
生爲師而晤愛予者如此是公亮不能獨有師說而
予亦藉是以知師弟子之淵源當如漢人受爵不忘
所自毋如予愧則進于道哉

天咫樓會課序

石雲居

卷三

三

姚子仙期會義成問序于予予知姚子之文矣既知
其人又知其友與弟子之文予皆不可以無言而爲
之序曰夫學者之文豈不以敬肆分得失哉主敬則
神凝神凝則氣定神與氣相守而後發之爲文詞章
句斷斷可以入聖人之道古人所以積之數十年之
力使其存于中者既已旁皇周浹而無淺迫拘異之
病及乎放而爲言不敢有呬號嘻戲之習必正襟危
坐兢兢盡尺寸而後得之何也道非文不載文非道
弗貴六經而下如韓歐諸君子觀其所以自明立言
之意何其艱難而不苟也故曰文之至者敬之至也

今之習舉業者分比例之體習漫漶之詞以爲朝學
爲文而暮卽成旣不必用力數十年其行文之時又
復率意爲之惟以疾書勝人至于學者功名得失之
關惟係學使者之進退則稍稍屏息柔氣以庶幾盡
去其呬號嬉戲如處女之畏人以自幸無過而外此
如郡縣之試則不復有敬心之存矣及按其應學試
之文又多習爲軟熟柔便之語惴惴焉惟恐褻辱之
加而其文輒不得工則其所爲敬者皆出于一時之
勉強而不得其自然是以氣雖小斂而求如古人之
內外如一始終無間沛然幽然言不盡而意有餘者
不可得也姚子負通敏之才擢鄉黨之譽發憤于屢
試之後悔少作之不工欲進其文于古人而操之以
敬然性固喜豪上又時以多言犯人之怨怒而又恐
一人之所爲是坐而馳也乃者欲進其文于古人則
以學使者之法繩其弟子而兼以自懼月之朔集弟
子于庭相向長揖姚子居上坐弟子各以序相向而
坐姚子先擬論孟諸題置竹筒中臨期掣一籤令一
人爲題乃宣言曰某題題旣列諸弟子各伏几案研
思罔敢出聲息有回視側坐者皆罰其友丘天民章
拙生張玉賢聞而悅之時時往觀焉予來吳中姚子

石雲居

卷三

三

于會日子過其處坐中多熟識未敢有作禮者予待之終日埃戰藝畢乃成賓主而退姚子之嚴而可畏如此予爲諸生十餘年就歲科兩試凡有七寒暑屆期每雞鳴振操觚挈餅請文憲廡下使者端擁絳紗丰采凜肅卒吏搜剔諸生恐有挾文者每厲聲以壯其威乃入坐惟恐犯諸罰性因喜動自辰至酉不獲欠伸呻吟一出而愆甚此非學使者之困我也予無以習之下常耳今觀姚子令必行罰必嚴率諸弟子日成五義乃行之一年未見有叛而去之者豈非始之不便久而相忘也哉此姚子之善借諸弟子于主

石雲居

國卷三

三

敬之學而一旦臨學使之試可以知其循循焉油油焉而惟恐褻辱而文不得工者必不然矣然予于姚子又有不可測者章子拙生丘子天民學聖人之道躬蹈仁義之行倡明儒術之大坐而可則行而若思而姚子素爲知交之最驪每相遇于宴會之間必盛氣厲詞與之相抗予常比之以爲宋儒之陳同父今觀其所爲如此則豈惟文辭之工姚子亦將變而入于聖人之道矣李贊皇曰士無義氣雖學桑門亦不足貴况夫學聖人者乎若姚子可謂有義氣者拙生天民于姚子能合異以爲同姚子能操心以入道爲

姚子之弟子如其某能因姚子之教以弗叛于拙生天民是皆今日之師友所僅有者也予交姚子以其不強同于拙生天民而率能自立如此彼天下之強附嚴名而自失其所以入聖人之道者亦可聞吾說而愧矣

擬陝西試錄序

今上御極之五年臣某受命偕臣某往典試陝西提學某既達士若干進之棘院巡按臣復遵新令擇有司教諭之才者爲同考官内外加飭三試拔士若干人刻其文以獻而臣序諸首簡曰國家右文

石雲居

國卷三

三

崇道俾登事進身咸專一于科舉正文體端士習黜一二浮說相高務得通經學古之儒而尊顯之豈非文章盛衰關係氣運因言知人亦因人知治哉關中人才一都會也其山川麗厚而雄特其風氣端朴而駿急前此爲文者左右班揚較鏢崔蔡皆有一時鷹揚虎視之意及隸我國家兩應戰藝魚魚雅雅質有其文可謂盛矣諸子既藉地靈勉先民潤澤于仁義道德不敢違經畔聖以取悅時人之耳目今又惕息功令務竭其清莊和厚者與政事經緯與嚴氣旁薄與一代統一聖真之訓相表裏非是雖有其辭

不合程度皆棄弗錄臣豈敢謂文章之盛視齊魯文
學吳越秀民由一二臣揆藻采珍之力哉凡此者所
以奉揚德音宣明文治爲國家求多英傑也抑臣
爲諸子慮者諸子伏處繩樞甕牖困頓博士之業勤
而不嬉聊而不惰一旦成孝廉由此登文石之陞集
金馬之門以公車贖上謁陳策亦嘗顧孝廉名義乎
若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庶者周官所以六計獎群
吏也諸子于此蚤作夜思以求爲真孝廉者抑相告
曰朝廷所敬求主司所對揚士子所以庶歌康績
看官孝廉出則地呈教化因仍漸更不足恃也卽依

石雲居

卷三

七

彷彿言使人驚望老成猶未足稱塞明詔也必勗
爾躬乎埴爾德乎靜有山之容動有淵之智乎然後
無愧于孝廉之名亦無愧于以人事君之義區區富
貴顯榮豈諸子之心哉臣取諸子以文也又以行也
諸子所以受知于臣以文也又將以行也言不幾于
道而謬收之臣用是以懼言幾于道而勉之于後以
爲關中人才之光諸子得不以是懼乎詩曰藹藹王
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此言多士翊運而興如
此其盛也今諸子當國家鼎興之運又當關中鶴
鳴鳳和之後使臣收之不爲失言他日效用登進不

爲失人臣能無厚望哉臣敬言其盛又言其當懼者
爲得賢頌而兼以規云

試卷序

陳道莊先生既兩試士拔其尤者以應西閣之選而
又選其受知之文梓而公于世予讀而嘆曰此可以
觀道又可以觀世已道蘊于精神性術之微而發于
語言殼氣之表世極于治亂因革之變而藏于音節
抑揚之中道與世交爲應而又真爲無窮則夫文者
載道之器而運世之本也文不衷于道駢技雕鏤克
吝于繁繪使人有感于是非之未明矣文不關于世

石雲居

卷三

五

則離歧于方隅震盪于水火使人有感于前後不相
及矣如能雅厚而爲經疏明而爲傳部署按次典重
盡情而爲唐宋諸家道同而不見有異世治而不知
有亂讀百氏之書如見一心經兩代之變如遇一時
此非有仁義道德之師主持論議于上而英華果銳
之士善相風氣于下不能盡一其守而大洽其化也
道莊先生之試士與士之就試于先生者尚有是非
不明而先後不相及者乎抑亦如予所謂如見一心
如遇一時者乎與朝渡江武功奮揚崇尚文治兩
行科舉或將旋士子之文出于疑畏未必出于靜深

應以才智未必應以性情乃兩試之文浩浩乎如河漢而靡極也坦坦乎如歷四達之衢而不躓也又如古之儒者容與端履宴言寤歌而未嘗有兵革戰鬪之事也衷乎道故道可以變亦可以常關乎世故世可以因亦可以革道莊先生其大有功于斯道斯世哉昔李漢序韓退之文比于武事摧陷廓清雄偉不羣予于道莊先生亦云然矣

乙酉程墨選舉序

王荆公以經義取士議者謂不足以得士輒思變科舉爲選舉之格者如欲挽長河之溜而逆流也且予

石云居

卷三

三

之爲是說者匪以勢不可返而實以道不可易勢不可返者君相能自爲權一更令而下已靡然道不可易者不操于君相之權而操于孔孟以來人人能爲聖賢之心所爲聖賢之心者能言仁義道德者是也故取士之法一斷于經義非聖賢之心不可以代孔曾思孟而爲言非仁義道德之言不可以代孔曾思孟而又不可以見收于求爲孔曾思孟之言者如語孟諸書語約而廣義深而顯試以周秦諸子之詭怪誕肆者與之相絮幾于壤之去霄黑之比白矣諸士爲經義者註疏取于漢之老儒修辭敷引則取于

孟韓之溫醇試以詩賦之駢偶策略之剽掠與之相絮真如棘輪之去文雅正音之比元殼矣若是又何譏于經義取士之格乎雖然有譏也今之爲經義者不言聖賢言奸雄耳不言仁義道德言機械變詐耳故有聖賢定靜安慮之學而謬及于摯鳥伏擊之術聖賢布帛菽粟之教而借爲吹竹震獸之音至于增益句讀徑省字義合比對偶如狂醒不醒作者不識所由來而有司曰詫心捭私爲帳中之寶而收之抑知其足惑人心禍當世而莫之救哉嗟乎此有司不知經義之過非以經義取士之過也有入于此噎而廢食而食可廢乎有司實不知經義而廢經義可乎經義取士者先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濟選舉之窮而使人因言以見道之具也故曰聖人之道得經義取士而後尊而予竊嘆荆公之所謂新法者皆聖人之道也青苗之錢以貸得民準于周禮之以國服爲息保甲之法民自衛而力強準于周禮之士大夫爲什伍顧役卽庶人在官之義均輸卽日中爲市之遺戶馬蠲科賦保馬蠲征役卽成周丘甸之所出至于變詩賦爲經義則予必曰聖人之道所以常明常行者此耳而後之人不察王荆公之有功于聖人而耳

石雲居

卷三

三

食以爲詆訶且謂經義不足以取士而欲變之豈非聖賢之罪人哉予非知文者若此選其亦荆公之意也夫

陳士偉詩序

予交士偉蓋十年餘矣士偉家貧能行古道予資敬之如師長不敢有輕略之意予嘗讀史至魯仲連先生排難解紛一無所取慨然想見其爲人非獨慷慨自勝亦聖賢之學然耳又思當世有能爲仲連者得若人遇諸困窮患難幽疾羈寡日勞且怨弗克自振者咸有賴以存豈不爲高世絕俗慕義無窮哉今惟

石書居

卷三

文

士偉可以語此士偉無中人之產僦屋以居罕有殷援如古金張據要津噓吹私意可以動人然嘗見士偉有所許諾雖有力者莫不靡靡奉其言而士偉又能不盡人之歡以故人爭效托都人士與士偉通姓字皆喜士偉固儒者任俠喜關置勿道推其成功困窮者給之患難者平之幽疾羈寡者皆無憂傷之心古游俠視此抑未矣士偉誠當世之仲連也哉士偉親密莫如滇南唐大來唐子去家萬里徧觀十五國山川絕奇者十年以歸著書百餘卷士偉兄大來往來論議星夜不輟大來別去萬里之外士偉見予輩

言之哽咽稍稍見之于詩念彼伊人躊躇握手而不得其詩可以觀矣然則讀士偉之詩者或以慷慨稱之豈知士偉哉

王守溪先生制義序

予按古作者之指如韓歐諸人其于序事以感慨辨析義理以曲折可謂渾渾乎六經之遺矣然考其篇目既繁其爲體甚博意之所之旁及百家之書而援引譬喻蓋不能以一辭至于制舉業既入夫子諸子之意之後則皆代聖賢而爲言而學者苟不能專一于孔孟曾思之道雖有雄才博辨將安用之守溪先

石書居

卷三

文

生豈非一代制義之大成哉洪永而後諸將相附麗而起功業丰采照耀前代然或學者白首而不能舉其一二而至于守溪之制義且自少至老自名公鉅卿以至于老夫童子莫不高其文辭以爲訓此唐宋大家之不能得于當時之人者而守溪何以服人無異詞如此士窮經義考試凡三歲中是科者人以爲能且光榮極矣豈非使人專一于孔孟之道者耶守溪以前僅僅數公有文名而猶半涉宋體至于守溪而洪始備嗚呼盛哉

明朝大家制義序

制義者士之所以進身而爲之贊也古者見君之禮必以贊我國家士非由科第雖有長才異能亦無從而進故制義之道君子重之然君子尤惡士之無禮于始也其求制義者甚詳嗚呼一代之得失盛衰見于是矣乃今之爲說者制義求爲科第何必工將以悅時人之耳目將以悅時目而得顯官高第耳將以得顯官高第而榮其身家以及其後人耳苟獲成科第而去者是亦足矣抑思時人者聖人之身也高第顯官者時王之制也身家後人又人心善端之克也三者皆將于制義求之而顧汲汲爲一旦之術而

石云居

卷三

幸

意其所自是何資于制義者甚重以周而士之爲之甚輕以約也嘗聞之源深則流長土沃則根茂黃河之水萬里滔漭而不知其所終豫章之木千尋蔽雲而求棟梁者必任之如水無本木無根盈而竭華而萎所謂以一旦計者也故君子甚亟亟乎游其未流之源而培其未茂之根然所謂濬之培之道何居見君國者惡無禮于其始而先之以贊士之贊也以制義若士之贊以求科第而君子斷斷歸之有禮所以示之以水之源木之根也而君子之起而濬之培之亦惟求之于心而已矣今有人焉語以上世五帝三

王之事方內萬物之數明而日月星辰幽而鬼神以至禮樂刑政百家之書此巧曆所不能計而學者一心實足以管之始而無形聲句讀也而諷咏之義起始而無格律意思也而比偶之義起若制義之形骸句讀格律意思與唐宋以來之爲古文者畧相殊矣而先輩之饒者又兼而有之凡五帝三王著其畧方內萬物緯其運日月星辰經其度禮樂刑政百氏之書錯陳而不越饒者又于制義兼而有之是制義之道之大而君子以爲心之能則夫先輩之燦而可見者其跡也而微而莫測者其心也人以心爲心而君子以心爲天君事吾心如對吾君然則學者服習制舉之時師以此授其弟父以此戒其子所以教之爲事心之法也亦所以教之爲事君之法也有言之欺于心者卽爲有欺于君欺君者謂之無禮君子見無禮于君者則惡而逐之如梟音之不祥而無禮于君自欺君始欺君自欺其心始商君說秦三見而三變其說卒用以富強其國而秦亦以大亂此欺其心者之罪也抑嘗論之時人之饑寒迫而望救于天下之士顯官高第如此其光榮而待天下之士士之思榮身家以及後人者又如此之多憑藉也而顧以欺心

石筆居

卷三

三

之言欺其君而身冒于始進之無禮如三見而三變其說者豈不深可痛歟故君子以爲夫輕制義者皆欺其心而遂以欺其君而無禮者也予又嘗論之行文之要莫若存心先輩自守溪而下其勲業表表卓冠當世或見于館閣侍從或見于疆場荒域或見于藩司守令可謂盛矣然以予觀其行文及嘗考其師友淵源莫不相戒勿爲慢易無稽之辭以欺其心而又以爲身既見用于時以至榮身家而及後人者皆至焉是則君之所以待士者既盛矣區區以詞章之學而得之而又皆爲其易者不能求之于古作者之

石雲居

卷三

三

天下使天下知夫存其言者所以學文而卽所以學道成人非徒尚詞家之能也

錢鶴灘先生制義序

予見鶴灘之文于文紀者幾三百餘篇存諸集者僅三十餘不幾闕畧乎予曰不然鶴灘長于用寔而不長于用虛此制義初體也一篇之中有排股有排句此古人之所謂四六體也永叔少成進士久乃自厭其文類于俳優者之辭後得古本韓文始爲古文卽其所爲四六體者轉折員動大槩本諸宣公之奏議而稍稍紀律之蘇子瞻最善用此法然終非其好也況制舉業者爲論語之文大而渾爲大學中庸之文微而切爲孟子之文醇而婉而必以四六之體行之役使經義強就比偶豈足傳世久遠而無敝乎故曰鶴灘之文初體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李崆峒先生制義序

先生者可不謂有浩然之氣者哉方先生以小臣而抗疏斥大奸幾危其身然先生由是益肆力于古文詞日益有名其爲歌行古風沉雄悲壯有杜少陵之遺及觀先生所評杜本似更過之制義亦奇動以氣勝者也國家英傑蔚起盛著作然至于崆峒如嵩

嶽在望不能慢易稱曰李北地豈易言哉

王陽明先生制義序

昔人有稱先生事功而譏其講學予心折先生惟講學乃有事功亦惟講學乃有文章茅鹿門于本朝獨愛文成公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諸文以爲程朱所欲爲而不能又稱撫田州等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所未逮又稱其涖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人皆稱先生倡明絕學使數百年知有師弟子之樂矣而孰知其古文辭乃可爲古八家之續乎予既讀其古文辭而又欲傳其制義區區制義之工與否何足以論文成然制義亦自殊絕矣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文成之謂與

董中峰先生制義序

昔人稱中峰之文無他長惟熟于朱子或問耳或問一書朱子殫厥心力考據詳審而中峰讀之以名家然則後之人何爲棄而不觀也雖然註疏者所以貫道者也學者之心又所以貫註疏也不求其本而徒擬註疏以爲文是又中峰之所大懼矣

唐荆川先生制義序

先生爲古文辭後于王遵嚴若制舉業之名之盛守

溪而下未有及先生者茅鹿門亦嘗推之爲本朝第一將不得爲定論耶予何敢再議雖然陳唐宋大家之文于前而辨其孰爲六經之文孰爲六朝之文孰爲戰國縱橫之文如韓子稱儒宗者而後之人猶評之曰諸誌銘不及史遷柳子厚奇崛峭削騷賦有餘爲序記不足且以偶麗不得與韓齒蘇子制策卓然爲古今之冠而至于撰次名臣言行亦不獲詳而盡後之聞此言者不以爲怪而且以爲論之至當若荆川先生之時文不過韓柳蘇之文而荆川之名亦不過此諸人後之人有議其制義必以爲狂誕而不之信是何人之敢于議唐宋大家而不敢議荆川先生耶先生之文誠大家矣如以予所評者或未進于古法耳先生中年學歐曾之文惡知先生不悔其少作耶然先生古文辭則善于用古法者矣學者不得其古文而觀之而以制義盡先生予恐先生亦不以爲知已也

諸理齋先生制義序

理齋先生文中逸品也萬物之情各有其至不得其至者雖絢爛于采色汗浩于篇什徒取憎耳譬之畫水者不能狀其洶湧澎湃噴噴鬬舞之景而僅僅摹

刻一二紋折以爲盡水之道此意與法俱失者也若理齋真得其至者矣

薛方山先生制義序

先儒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視士之器識又須仰以文藝觀之西漢文辭最爲近古老師宿儒專守經義一時公卿稽古在位考諸功烈赫然金石矣浸淫及晉魏綴浮蕪之詞飾比偶之體本之不立末于何附文采日卑大雅淪喪其宜然哉方山先生多容善蓄爲諸生時殷聞隆赫諸大家望之隱若敵國一旦釋褐爲臣兼有人物之鑒至今誦之視其文寧失之板重毋失之佻達器識裕如也寧止一世之士與

石雲居

卷三

表

茅鹿門先生制義序

先生真文人之雄也予嘗讀白華樓古文辭蓋歐曾以下一人耳本朝李于鱗王遵嚴唐荆川諸人皆不及也先生尤長于兵事熟古戰陳方畧爲憲使以此奏奇功然卒不獲大用以此益鬱鬱不得志時見其感慨歔歔之氣效古之屈史被放斥而工于文辭者之所爲亦可悲其志矣先生于制義最服荆川而予以爲荆川之文時文也先生之文古文也王唐四家並稱于世既久予一旦易之而冠之以鹿門震川兩

家世必有狂笑而欲走者然先生之文只在將無有以予言爲然者乎先生集中汲汲師事陽明而不得以爲遺恨故制義長于序事而短于說理若先生得陽明而事之其所以造就豈在游夏後哉

瞿昆湖先生制義序

時文之有四家猶之乎古文中之有韓柳諸家矣諸先生何以得此聲于天地之間耶夫人之力亦視其前與否耳李杜耑于詩韓柳諸家耑于古文後人起而爲之卒無有過者若昆湖之于時文亦可謂耑矣當昆湖時坊刻未布學者尊尚經術以故質而少文者有之而以予觀昆湖則以爲文之變而入于時者矣況乎後之浸淫詭僻而不可訓耶

石雲居

卷三

表

王方麓先生制義序

方麓之文理學之文也予嘗得其全稿于其族孫王藩室置之笥中甚久乃逸去不可得今刻諸集者僅十之二耳雖然先生又何以多言爲哉顏氏之子學聖人之道未嘗有語言政事之可見而仲尼贊嘆之爲德行之首科曾閔游夏之徒皆遜謝而不敢當又如漢季黃叔度一時名高諸人莫不有顏子之稱而至于所爲徵君書皆僞筆耳然至今學士大夫誦之

不衰此非有大服乎人者而能然耶然則方麓先生又奚袂以多言爲

周萊峰先生制義序

學者睹記制義八股之法而忽有萊峰數輩之文豈不錯鐫可怪乎夏蟲篤于時曲士拘于墟其所習者非所見而所見者非所習夫安得不錯鐫可怪之甚也然余以此信萊峰之文必傳毛穎傳人皆怪之柳子厚獨稱韓子怪于文今觀韓子所爲傳司馬遷以後一人耳而當時不能知惟子厚爲之稱道文如萊峰又何傷于人之不知

石雲居

卷三

三

錢兼山先生制義序

有善爲比偶之文者自以爲至足矣及以古歐曾諸家相比而論如遇執雕虎試象力雖矜踔而終不能前故先輩起而惡之乃稍稍變而入于古彼以其整我以其散彼以其詞說我以其氣格所謂氣格者胸中渾渾自行自止理之所御氣之所之者是也苟非理深而氣博而欲以古人之段落行之不幾如孱筋緩肉之夫精神不能守勉強步趨數武而蹶焉足以致遠乎予于茅歸之下而得一錢兼山先生蓋庶幾理與氣相配而行者矣

王荆石先生制義序

荆石先生少以雄才稱其文何淹通而多思也然予之所存者有二一爲諸生之文雍和容與稱名家矣其一爲宦成之文取材汎濫而又多矣之不雅馴者此荆石游戲之筆而學者斤斤奉之以爲帳中之寶不幾欲南而北其轅乎諸生之文心細而手和宦成之文心粗而手滑予是以去彼而取此東坡海外文此其頽然自放時也而或者以爲有加于少作有是理哉

許敬庵先生制義序

石雲居

卷三

三九

或問曰文人有過乎曰有之如遇湯武之事必微文刺譏以佐後世滑稽之雄如遇夫出處之事必掇拾六朝之殘瀋以恣其諧謔之談甚者借聖賢之言以爲翻案假二氏之放以壞義理若是者皆讀書不窮理而過之莫大者也免于此者其惟先輩乎先輩讀程朱之書以發明六經之旨非聖者弗陳于目而無忌憚之小人又無由至其前是以根據深厚而詞章坦坦莫得而攻其隙也若敬庵先生之文則先輩中尤合乎道者矣

歸震川先生制義序

予嘗論學者日陳六藝之遺文而觀之其中禮樂人物之數天地陰陽之變興亡治亂之感可謂詳而明矣因其義以考其事論其世以及其人宜乎見諸言行辨說之間者遠無所禦而近無所遺然後可以爲文人之雄問嘗上下比而求之其以行諸制義者蓋鮮矣制義之法以聖賢之言爲言而每比屬對則六朝詞賦之遺耳有工者婉以麗矣其于古作者渾渾灑灑之氣不已失之遠乎而下此則僅有句讀耳震川先生憫俗學之口非有意爲一家之言始稍稍變而博大其辭以紹述歐曾之遺法一時名達多起而

石雲居

卷三

四

議之閱數十年後乃稱道無異詞豈先生文固怪于一時而傳于後世耶以予觀之其傳于後世宜也若一時怪之則不知其何說矣江海之水汎濫涵演小夫望之而不知其涯涘徒驚絕耳若震川之文而欲以尋常之尺度求之宜其望洋而返也世稱王唐予稱茅歸不知後世定論何如

胡思泉先生制義序

文章家繼王唐四家而稱者必曰歸胡歸震川純乎歐曾矣思泉先生未免夾襍時體而其氣特雄厚于文之美境無所不有洵不易得爲一澗一沚之水藻

荇紋石澄映取妍浮塵撼之幾不可觀矣若夫黃河之水排龍門而下千里爲曲萬里爲濤豈與尺濤爭潔清哉讀思泉文者當作是觀

鄧定宇先生制義序

文潔爲辛未第一人今讀其文真第一人也嘉之季靡極矣文潔起而振之蘊含其義清鴻其辭以視古作者何多讓與然予于文潔有不敢同人附和者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而傳銘不及司馬氏蘇家長于制策而紀載鉅公行事多至千言然皆不失爲大家予于文潔互有去取其卽此意與

石雲居

卷三

四

黃葵陽先生制義序

予嘗過嘉禾求葵陽先生遺稿皆散失不可得最後乃獲見其宦中稿總計諸集得二十餘首此亦足以傳先生矣先生爲諸生時卽以第一人自待試南宮竟屈于文潔之下然後之學先生者輒以此得元開開之先生入會場誦先生行卷不置况其他乎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惟先生似之他如摛藻之家其文則工美矣而罕得其寔予無取焉

孫月峰先生制義序

月峰文僅數義耳而世之稱之者謂其品在蕭漢冲

李九我之上然則文固有以少爲貴者耶文者士子英豪之氣也平居學義昧于本原發爲文辭靡靡漫漫識者譏其英華竭矣雖多亦奚以爲孔明出師二表可與說命相表裏彼工于文者終不敢望其萬一豈非道德積于中而英華發于外者耶予于月峰之文知其歷年久而無惡于人矣

趙儕鶴先生制義序

儕鶴先生常示門人引陸士衡選義按部考詞就班二語以爲訓且曰部也者若軍法之有部伍班也者若朝典之有班行夫莫嚴于師旅之會士卒狗大帥

石雲居

卷三

四

莫敢失堂陛之間百官盛容服以對一人而行文之時或得之几席或得之比試而先輩乃行以軍國之法甚矣其重于行文而惡近日之襍亂也予嘗論行文以敬爲主不敬則氣懈氣懈則支吾于詞說先輩論學道者必曰正襟危坐予以爲學文亦然讀儕鶴先生文并紀其論文數則使天下知先生不輕爲文如此也

馮具區先生制義序

往予學爲文時世所號爲能文者某某然直一時悅之耳其力不能以久遠其文亦不能無遺議是以嚴

聞艷甚而數年之間漸滅殆盡可嘆也已若具區之文童而習之知其爲大家也置之于諸大家之中而亦知其爲大家也數十年文人代興而先生之名終不可易豈位分使然與蓋其文有久遠之力故耳具區行誼最高嘉禾之人猶能言之古今以來未有其人不足傳而猶傳其文者幸而傳適以叢之刺耳予于具區重有感矣

蘇紫溪先生制義序

方孟旋先生爲予言紫溪爲兩浙學使者凡諸生試高等莫不成科第凡有獎許後莫不驗至今傳以爲

石雲居

卷三

四

奇予嘗讀其易義數十首綽有大家之風矣惜乎語孟之文不多見也予于諸集中得十二義喜而付之梓私自惟士子白首窮經生得知遇或者鬱鬱以至不卒其業且逃于世之外氏者多矣安得如紫溪先生爲之懸百不失一之鑑而使伏而處者揚眉吐氣于戰藝之地乎

楊貞復先生制義序

評貞復先生文有周海門先生馮具區先生具區之評曰游戲生天此真善狀先生之文矣邇者豫章艾千子以爲先生之文不免于爲外氏之學其果然耶

否耶以予觀之先生蓋求聖道而過于自信者也前刻中所爲證道書義真有先儒之所未發者而惟其過于自信不免爲一偏之說若直捷若痛快以自見其漸漸于章句文義之外而其流也廢註疏而尚解脫是則千子之所大懼而故駁其文以爲不可訓也然先生發明性情之旨蓋皆聖賢之微言矣故予評貞復文必合具區諸公之評而後定也嗚呼貞復本原儒術而猶不免遺議如此立言可不慎與

顧涇陽先生制義序

制義自鹿門震川之後罕有爲古體者若涇陽先生

石雲居

卷三

四

真雄偉不羣者矣夫聖賢之言求肖似甚難戰國之書軼于理六朝之文浮于辭此皆背聖道而去者也求其肖似者程朱之論議乎然程朱之言與聖賢肖似矣而或有所欲言而不能言惟歐曾之法足以演明而光大之故先輩有取于此法取于歐曾而理取于程朱其于聖賢庶幾肖似矣故予最服涇陽之能爲古人也

湯若望先生制義序

先生詞家之冠絕者矣今觀其古文辭及諸制義巧心駿發鮮采動人魏晉諸名士不足多也爲魏晉者

有真有僞學既荒塞取資偶麗貌既瘁惡而粉飾盛容此有識者之所過而羞也若先生文有其質言有其則鏤刻萬物之形巧奪前人之義雖未純乎大雅豈不卓然領袖于英華之苑哉

李九我先生制義序

凡言之不可以久者其中先不足而故求之深詭秘怪恟恍無涯之說以爲天下卒無有加于我者而君子之起而鄙之者蓋已甚矣曾子固曰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入君子之文辭與與如也何貴乎深詭秘怪恟恍無涯者爲耶九我先生起于晉江一時游從皆海內知名之士其所爲文大者及于古小者亦高出時體矣而以予讀之所謂出乎時如見乎人者先生有焉先生立朝丰采嚴毅人不可干以私卒觀其文溫厚和平有作者之風矣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而有不然者噫人可易知也哉

鄒泗山先生制義序

予讀癸未之文何其盛也九我泗山名位相伯仲文亦畧似豈非時爲之耶泗山之文傳于世者久矣乃者思復古昔制義必以泗山爲宗其名又似出九我

之上然則文之傳與否又豈不以人耶雖然予不敢軒泗山而輕九我也鹿門先生論曾子固折衷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憊而不能副泗山則誠有然者矣

萬二愚先生制義序

文之以識勝者萬二愚先生也正嘉諸公雖極博洽然多者千餘言少八九百言蓋靡極矣二愚乃稍稍變其法以簡削居勝其後數十年乃有黃貞甫方孟旋兩先生文心文法畧與之相似其他不敢望也嗚呼亦異哉

石禾居

卷三

四

郭明龍先生制義序

明龍先生之文何其坦直而易明也于經史則富矣于才情則壯矣富于經史而裁割成說者無之壯于才情而橫生已見者無之蘇子瞻譏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誠以爲文無取于艱深云也子雲好湛深之思漢人稱之以爲文中之鳥獲而卒不免貽譏如此豈非布帛菽粟易爲衣食如火浣龍鄭饑寒者不可過而問哉明龍文以予論之其亦李九我之流亞與

葉永溪先生制義序

予于癸未得五先生焉九我泗山明龍人皆有知之者若士則已有大家之稱矣乃未有及永溪者何與嗟夫文章之顯晦蓋亦有時矣韓子沒數百年而後有歐陽子歐陽得古本韓文悅其文辭而後韓子之道益明曾王蘇氏相繼倡和猗與盛哉今觀永溪所爲文逼于諸雄之間尚能卓然見其光輝不少挫抑予論次如左必有爲廬陵者

陶敬庵先生制義序

登高山者視其下之人物官室若野鳥氤氲于虛空之中而不得其名狀以是爲文章觀止矣然彼惛恍怪詭之言又將廢一切之紀律而求之譬之馳追日景中道不及而速之斃也有韓子登華山之慟而又得之不然今而靡實博而寡要儒者病之若敬庵之爲文有二長而無兩病矣

董思白先生制義序

先生精釋氏之學其爲制舉業也醇乎醇者也豈始之持論甚正而後乃浸淫焉如子瞻所與了元諸人耶然先生文嘗自稱參青洞語錄而始悟行文之妙豈釋氏之學足以助之耶抑先生別有不傳者在而

故托于此耶若其文則真可以傳矣

郝楚望先生制義序

先生位不甚顯而其爲文也有大人長者之容天啟甲子間予由及聞先生爲留都大行欲索所爲文往見之而卒不果嗚呼士困于有司貧賤艱苦望見能文之大人長者如神人在絳霄如各位卑卑可以就見議論而終不獲有姓名之通豈非學者之大懼哉予讀先生文而好之爲紀其事願天下有能文者知天下有欲見之人而不可得也

吳因之先生制義序

世傳因之先生臨場入藝耳予至吳中獲觀其前後稿何閎以深與予又聞先生爲人嫉惡甚嚴罕謁見公府方正岸異人不敢狎而求之當吾之世而有賢豪如此真師表也先生年既老家居闔然予仰止切矣未能一歷昔前太史公願爲晏子執鞭夫亦重有所感云若予之于先生徒以風流節俠相尚哉

顧開雍先生制義序

張懋元勵志詩曰研精軌道安有幽深又云水積而成川土積而成山言學者之致于道不可不力也今人學制舉業始爲之不堪力倖而售世志盈氣溢樂

有先輩長老之稱其于文也朝華而夕落而已矣豈可久乎開雍先生少負俊才比壯益苦心舉業又聞之鹿城有人云先生老而家居日起居千百回壁間皆有策數備其思索其爲文大率如此嗚呼後之人不欲爲可傳之文則已耳如欲爲可傳之文而又無有先生之苦心其可乎哉

沈何山先生制義序

作者竭終身之力成制義數百首後之人簡之又簡以至于可存者益寡矣然又有存之集中者必爲推其深索其隱以發其毫厘之謬而不復護先輩之短一何刻也若夫可存者則已知咸英韶濩之樂可以降神人和萬物使學者聞聲而思旁皇而不得其處故人之愛先輩之文勝于先輩之自愛其文而其文乃常存于天地之間何山先生之文所謂常存于天地之間者也壬辰迄今數十年文章變化未有涯涘而至于何山先生之文選家百出而終不能舍去若是者又何處于後之人論文之刻也

舒碣石先生制義序

豫章友人蘇武子言碣石先生行誼甚高卑官樂道有古人之風尤喜著文辭老而尤篤客有携文就教

者語之且移日嗚呼文生于好好生于誠陳聖賢之義發古今之辭苟非殫心勞思鷄鳴風雨罔有二三

湯宣城先生制義序

先生有自訂百藝予盡選入集中又爲之分別其是非以見宣城之足重者如此萬曆之季尊重宣城太過以宣城之文爲前朝第一矣天啟子止之間學者又惡言宣城體予以爲皆非也夫宣城亦成其爲一

右雲居

卷三

序

人之文而已矣先生常自言以奇崛與動者見諸古文辭以員美秀善者見諸制義古文之法自王陽明上遵嚴茅鹿門歸震川而後蓋難言之若時文則真可謂員矣善矣宣城有沈子眉生其文之博大典雅浸浸乎不懈于古矣人知宣城之文而是之非之至于眉生之文或有知者有知之而能置之霍林之上耶予是以欷歔于士之不過也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四

記

息齋記

吏部藤樹偶記

單臣素画記

吏部右堂藤樹記

陶家祠記

吏部藤花卷記

石雲居

卷四

石雲居文集卷之四

記

芝山陳名夏著

息齋記

豈凡先生于室之西偏命予題曰息齋蓋先生從署歸而讀書其中無祿賓無物玩取古韓歐曾王蘇氏父子兄弟之文則誦手批置之几案毫不涉外事間作爲文章以示予或他人所不及見可謂勞而勤矣何取于息之義耶吁此先生所以爲息也先生服官中外二十餘年所至輒令人思未嘗投刺長安貴游爲聲援乃卒至大官可謂息于仕矣先生教諸子恂

石雲居

卷四

一

恂儒者告以義理之言成茂才高等舉孝廉世其家諸子環侍未嘗一言及家人生產可謂息于所愛矣先生貳天官熟典故文移應答如飛清而通端而和同朝縉紳各爭致先生爲重客俾予從先生善親人召飲必陶陶然未發一醉語予竊嘆先生神全于酒矣先生告予曰子將息于酒耶醉鄉之徒子悲其志焉先生遂偕予屏絕酒約深居少出日以讀書績文爲事有叩門上謁者先生且攢眉曰吾方與聖賢對何暇與人親耶以故學日進文日多思意風發泉湧而澤于仁義之旨醇如也先生殆將息于道哉予子

先生有所感矣少年仕宦騎馬走塵如鶩率探竊世事相見縱談又喜耳語以爲智計揣摩做人以所不能若此輩者不憚煩也予見其勤勞在貴人耳口之前而不得息也何不過息齋一問先生所以命名爲

吏部藤樹偶記

蘇州吳文定于吏部堂右手植藤樹二株歷百餘年根枿碩大其枝纏附糾曲有虬龍奮鱗怒攫凌虛直上之勢夏初花放香過蘭芷客履其下如騷人之佩扶留采芻車而雜薰以博爐百和也吏部郎龔君嘗爲予言于瓜州趙氏之所閱數年予始第時入翰林

石雲居

卷四

七

又不能來部中然龔子所云藤樹輒欣願從坐卧焉甲申之變都城第宅園樹多被焚而侯家中貴能植芳樹名花矜奇鬪艷于古之梨園金谷者百無一二存甚可痛也比予任吏部左侍郎而友人熊雪堂爲右選得日摩挲以爲兩人几案之具青蒙樾蔭森森如故豈非物有幸不幸耶予更有所感矣瓜州趙氏素多金今以貧落龔君亦物故而予來往都門又已爲隔世人友朋散去但有熊先生數輩在耳此予之所以于邑而不能出聲也然予又何以解于文定哉

單臣素画記

沛湯沐邑也漢興一時諸侯王將相附星日起越數
千年閭子用卿始克以經術文章鬱然爲時聞人予
嘗後先用卿至歌臺之下數就沛父老問諸侯王將
相樓臺邸第子孫丘墓皆已荒榛翦滅于沙風塵積
之間百無一二存者然風俗語言悍武猛惡有惟屠
立闕之遺蓋國家文教凋泯久矣閭子用卿一旦憤
發爲學盡奄天下榮名而有之交用卿竊竊嘆以爲
不可及亦其時固然歟予既交用卿會單子臣素亦
以善画顯于時遊京師卿交當世賢公卿吳中文湛
持姚孟長兩先生各有贈言廣輔臣素之氣勢異哉

石雲居

卷四

三

嗟乎武功文學先後相去天下後世稱引閭子將如
漢興諸人而單子臣素亦以此顯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吏部右堂藤樹記

江南多藤樹葉綠如染茜花紫有香如豆竹木凋落
或寄生焉或卧地爲虬龍待人偃坐人不以爲貴也
而卿之若藤在吏部堂之右者不可卿而可貴矣藤
始生一柔木之小者既歷年所蔚色榮澤條攀糾幹
與他木附麗終不能舍去俯仰松木亭亭獨立多辱
之以小人曲士既受茲辱亦不能辭若藤在茲堂之
右者不可辱而可貴矣其不可卿者堂垂數百年藤

亦數百年無改柯易葉之患孰得而卿之其不可辱
者藤二株交互曲攔如相揖立計盤錯數十丈春夏
之交蔽虧繁陰可以坐蔭可以濯涼不知有夏日之
可畏也及木晚商飈歸然偃仰霜雪無所損泐入其
庭如深山高流休糧食氣有把臂入林之象向辱爲
小人曲士者大謬藤以吏部重耶吏部亦以藤重耶
君子有黨小人無朋孰得而辱之嗚呼藤亦有遇不
遇哉植藤者吳文定公圖爲卷冊者徐文敏公爲藤
樹築牆則金公豈凡與予也豈凡既陟大司空而予
與張公遂玄高公岱典日夕友之遂書以紀

石雲居

卷四

四

陶家祠記

予邑陶氏自漢世徐州牧陶恭祖謙破西羌功封深
陽侯子孫因家焉恭祖墓卽今大石山麓石馬或歛
墮荆莽中鄉人不敢樵牧望而敬之以爲故侯云侯
在徐有功德于民後世若某若貞白先生皆隸丹陽
豈非其苗裔耶然自齊梁而後千餘年未有聞者抑
又何也然聞諸陶氏或本丹陽或別爲潯陽氏未有
知丹陽之爲潯陽者以故侯墓歲久卒不顯著于時
萬曆之季鮑宇公父子起家成進士兄子之卿舉孝
廉潯陽之陶遂與諸陶等孝廉大父某公父某會以

陶氏族屬散處未有恭祖特祀先是請祀于鄉不果乃于西門之左宅屋數楹老樹數株皆數百年間物遂祠恭祖侯侯以後世次多闕畧其有名字爵位卒葬者始設主附祀侯生平表表爲漢良牧至今墜墓久而不廢然陶氏之可知于譜系者自某代以上無問焉宗法之不立久矣宗法不立則族屬無紀族屬無紀則子孫散處如路人祠之立所以寄宗法于千百之中而使千百世之子孫咸知所本也寅九公治諸生有嚴後好飲至醉不辭鄉人言俗事者與之飲酒皆不復開口而一時父執伯朋輩與孝廉往還諸子弟皆謂寅九公姑託于酒以全其神志於如是之間然公舍他事不務獨汲汲于立祠故侯且告孝廉曰此汝大父某公志也亦汝伯父匏宇有志而未逮者也嗚呼公可謂恭祖之孝子慈孫矣祠旣成孝廉請予爲記予言侯之功德與陶氏之廢興寅九之愛祖敬宗則陶氏皆知丹陽爲郡溧陽爲墓溧陽之陶實爲陶始可以感而興矣

吏部藤花卷記

吳中吳文定公官吏部右侍郎手植藤樹二本其後王文恪繼之文恪甥徐文敏又繼之文敏作藤花詩

石雲居

卷四

五

一時和者有顧未齊李空同王雅宜兄弟陸包山畫圖精妙絕倫世傳爲文敏家物甲申吳中數苦于兵世家大族所寶以爲靈蛇拱壁者皆化爲烏有矣藤花卷展轉流傳以及于予予珍喜過望客至出以相示王尚書覺斯又磨爲五言古四七律一七言詩二書法細小奕奕有神氣卷益增重然予故疎嬾生平無貯藏友人借觀輒付之無難色而此卷遂不可問孫北海數向予歎息予告之曰楚人失弓人亡人得我何與哉李贊皇于平泉草木愛不能忘謂子孫不可棄他人不可奪文章如贊皇功業如贊皇而瑣瑣如此何其愚也予于藤花卷不能自置一簣而他人以爲我之簣他人珍重此卷令長留于天地之間其爲我之所有者又何其久而靡極也北海子曰夫子曰去其楚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子其學孔氏者乎

石雲居

卷四

六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五

傳

湯築夫先生傳

施羸閑傳

沛姜君傳

蕭縣寇五傳

謝公素庵傳

劉雪筠傳

胡泌水傳

施順衡傳

戴已陽傳

石雲居

卷五

湯築夫先生傳

築夫先生年既老將歸隱新安天都峰之下一時識知欲盡其生平傳之各有一事在本序中夏師事先生十年悉其生平著作數十萬言當在魏晉間尤難其貧而好施云李太白上裴長史書云以三十萬立散維揚蘇子瞻以五百緡卜居陽羨老嫗夜慟置券不受金而去夫世之人得失一金牽毛髮割肺腑膠膠動色信然爭之而有所不顧何其愚也太白子瞻棄三十萬五百緡如屣豈不誠毅然稱大丈夫哉雖然兩先生者得名于時甚蚤雖風尚高潔無所取然人爭附之以致此三十萬五百緡或易易耳如我築夫先生少不治生產家所餘悉以推諸兄子然治百家之言爲一時長者每儉衣蔬食急人之厄義形于色此深足難者先生往南都道中遇少年與一婦哭甚哀旁一翁叱之先生驚問故少年曰家貧負富人債將棄婦以償婦不忍棄故泣又驚問叱者少年曰婦之父也渠利嫁若語畢復重泣先生盡出橐金與之一友人曰與以半可先生曰彼負債而棄婦將以自存也如所與者僅償債而不足以自存猶之乎不與也遂盡與之且囑曰汝不獲已問吾姓名來城中

必終濟若其叱者亦愧謝嗟乎先生真仁人哉先生少慷慨凡存活者不可勝紀及老矣貧且甚猶能道路間活一夫一婦愧一老而忍者且始得其實無市義心終亦有濟無倦施心先生真仁人哉

施瀛閑傳

吾鄉自國初迄今日俗以貴雄喜訟鬪若夫彬彬稱文學者不數見予將采摭溧陽前輩言行著爲錄以予所聞施公瀛閑行誼甚高殆有道君子也大父云

石雲居

卷五

二

公歿家日落寡母依倚公泣告諸兄曰奈何令吾毋勞如此而子猶待他日榮耶公遂絕意進取學爲畊歲時伏臘烹鮮擊肥娛事母氏鄉里以孝聞公嘗自憤曰吾以事母故守村舍數十年今幸老矣宇內名山大川迥出見聞之外而吾輩齷齪人世未嘗一至其地且未得訪求安期尚平之流里中芝山相傳爲梅子真隱居于此豈後無其人耶抑有之未獲見耶公于是改號瀛閑以見志云公于方外友無不善又素好山水如強鹿莊蒔筠菴皆得法于米氏父子鹿莊先公卒購得其畫不吝厚值若筠菴則猶及與

遊時與公談神僊軼事爲作林木甚多公且出素所蓄積令筠菴辨識公曰吾老不及策杖遠行然心切嚮往之存此以當卧遊也若公者可謂超然于流俗者矣凡今之人多積貨賄罔有饜極其子若孫不能守適以召侮取亂耳而好古之家窮索墨寶誇示塵俗惟公事寡棄母儒業治生產勤渠苦勞以得母之歡心卽寄托于山水之間思老氏之玄虛懷僊人之遐跡庶幾一遇之要之不以物動其心誠爲有道之士者也公五十始舉一子諱某實好施有父風

沛姜君傳

石雲居

卷五

三

沛姜君上桂以夙遭歿故鄉士人素狎與遊志名字不忌私謚爲靖節先生從其稱也謚八九年會沛無顯者守令未有以上聞予來沛沛人言姜君泫然淚下爲之傳謹按君父某爲州庠生家夏陽舉君及君季君少孤依母劉氏少倜儻不治家生產工文詞雄悍峭削有提戈千里之氣君父執賀應魁謹舍事之以故君得大肆力于學年三十二始補邑弟子員君慷慨自許讀書畧觀大意每同儕輩語及當世事撫然曰大丈夫不能殺賊卽罵賊死安能處兒女子手纏綿枕席作牽衣流連情狀哉君稍稍放于酒不

肯卒學醉則仰天鳴嗚人或嗤以狂君不恤也及進
秋寇夏陽君居北庄村里人挾瓜走迎賊君以義爭
之里人怒自詣賊賊執君及君子君謂其子曰吾得
死所矣吾爲國諸生不能伍行間捍賊鋒又不能蚤
自引決去然終不能娶伏荷請以幾一生凡死數
吾死義等死耳將辱之君遂前罵賊不絕口君之
子亦義不屈賊榜願曰此狂生易令諸囚給曰汝醉
矣君益厲聲曰吾以義死于賊其肯以醉死我哉遂
遇害時君年五十也太史氏曰甚矣姜君之似古人
也方賊之寇夏陽也勢熒疾圍境畏襲挈妻子遁君
石雲居 卷五 四
能去可得不死里人以瓜遺賊君弗詬詈彼亦可得
不從賊執君矣君諸生耳非賊所甘心弗痛辱之君
與子俱可得不死賊以醉給君將生君也君稍示沉
酒又可得不死君何以死爲哉雖然天下可以死而
不死者獸心之尤也君可以不死而必死深足以愧
天下之可以死而不死者君可以不死而必死矣而事
後論君不知君所以必死之心猶腴顏鼓舌訶君爲
可以不死此之死君更甚于賊矣古人如顏知段義
不與賊俱生何其壯也設姜君後先其間豈當可以
從而猶不死者哉甚矣君之似古人也

蕭縣冠五傳

予往來徐沛間則知蕭縣有冠生某云蘇州沈山人
孟有口辯善摹畫人笑語數爲予言冠生之奇及予
願交冠生而已不幸罹禍以死悲夫冠生行第五伯
兄尊生有穀江淮間嘉定姜子乘有詩稱焉家故饒
能致客尊生既死無子家人產皆歸冠生生則益大
喜任俠振人急出于天性又能讀書讀已擊劍自豪
又喜飲飲輒醉逢所不足輒請讓若素所莊敬則父
事兄事抑抑能自下多不可及者春夏生率閉戶不
出架上藏書數千卷標識成誦二麥登歲得千金秋
石雲居 卷五 五
冬之交生輒出游遇人窮乏輒出橐金與之嘗鮮衣
行市中見故人無衣輒解衣或至裸體生又好喜吟
詩喜書詩成覓側理投贈游倦必至垂棠旬貨然後
歸里門江澗老儒走糊口于齊魯之鄉皆館于生家
或至數歲不厭生嘗一應童子試州守大奇其文將
置第一生即索原卷曰予于制義無不能此以文自
娛耳局趣效轅下駒無以爲也且與人爭名非所好
願袖而出州守大笑如其言生嘗偕諸賓客馳馬芒
碭山中奴子挾簾被短衣執壺榼以從生箕踞呼嘯
仰視浮雲不可一世者見之辟易而去生又好擊

刺或多集無賴少年得寒爲娛性素剛不能受人色
小不如意輒思報之舍旁富兒辱其客誣以賂餽客
訴生大怒乃令諸從者火其居富人訴諸道府遂案
責客生又匿客令不對簿有司怒生所爲武斷匿客
無三尺法遂併治之逮繫州獄其後多言生有義氣
者令責保狀歸其家會李賊破歸毫諸郡掠徐方聞
生名令卒縛而生致之將以爲前鋒生大恚曰吾家
世文學恨不得當以報國家乃反爲賊用耶行山徑
酒灌諸賊皆刃之乃逃而歸詣州守請復入獄然州
守不能知生義聽之且有文致其罪者久不脫而生
病瘦死矣悲夫生就治之日諸客顧百其身以贖及
死則又皆流涕不能止生既死而徐沛之間亦無有
能養客者

石雲居

卷五

六

陳子曰予不識生何狀然聞之沈山人云豈非古
之義士哉方其馳馬芒碭賓從如雲揮金縱酒意
氣自得何其壯也而卒以喜俠扞罔不獲蒙宥至
其脫賊之脅從而俯身就法可謂志操孑然矣當
世有氣力者不引之以爲友而反擠之至死雖有
文采不克表見予未嘗不爲生涕泗也生既死矣
山人言生如見其人生又幸得一山人也生養客

其傳以客有以夫

謝公素庵傳

公諱天選號素庵新昌里人也公少好學治舉子業
隨棄去學爲古文詩歌遂以詩名家邑人士皆稱詩
人素庵云予師湯築夫多世外交數詢所厚善輒舉
素庵予欣然從先生過素庵所留三日不去素庵顧
素知予使其子問業焉予山城必過素庵予好遊旣
歸邑中素庵必過予如是者十年子真隱于芝山太
白遊于石屋此後寥寥矣不圖今日復見武陵居人
娛樂也猶憶予將赴金華主人招素庵呼相謂曰子

石云居

卷五

七

行矣求山水勿求金錢公教我如此其後予客西子
湖夢公向予求輓詩夢中曾得數語解而忘之及歸
里公逝矣公逝三年而予舉南宮第一成進士第三
人歷官編修修撰戶兵兩科都給事中甲申三月之
變間道南歸馬阮難作跳身行萬里皆公所不及見
設公親見予避賊而南避仇而北其爲予慷慨涕泣
又不知如何也公生平孝友不妄交著有詩集若干
卷藏于家所與交者湯築夫先生錢玄溪兄弟劉雪
筠數人後惟予然予欲傳公則益愧而又恐後之人
不知有公也乃述予辱交于公公死實見于夢然則

千里素車豈漫不可信耶

劉雪筠傳

劉雪筠諱邦本溧水人也少習醫學既精熟素問諸書乃居溧陽西城予見雪筠子則年六十餘矣雪筠子既老于醫一時業醫者皆不能及然雪筠既不能大顯其技所居僅河上一廬上漏下濕風雨不蔽所賣藥僅足糊口或數客不能出門戶生平所與游從莫逆惟錢玄溪湯築夫謝素庵數人然予獨心知雪筠子爲良醫也雪筠子喜爲詩又爲對偶誇其習中所蓄積又喜奕晨起與客奕或有問疾者輒曰我方石雲居

卷五

奕何潤我爲以故鄉里人稍稍引去雪筠于疾病家數多齟齬投劑先効者其後庸醫敗之必歸咎于雪筠子或有不可治之症雪筠子應手而愈必曰前此藥有後効非雪筠子能雪筠子怡然然予獨心憐雪筠子數奇如此也予游廣陵瓜步雪筠子偕至日坐趙氏樓既而耽奕諸家以予益重敬雪筠子以疾來求診視者立挾隱微洞貫受傷之故授藥少許霍然矣瓜步皆稱雪筠子爲神仙云吏部龔昔庵自淮來渡江一見雪筠子大喜過望遂邀去景陵雪筠子涕下不能別予予慰勞之曰君子吾邑有知己而無人情

貧困甕牖無爲也龔君雅重君其妾婢宜子者皆待君爲大父行老人不憂衣食宜得多壽數年復過問予可也予楚游又見龔君問雪筠子近狀龔君則泫然流涕不能已雪筠遂物故嗚呼可悲也已龔君親爲治喪事築墓于某原魏華山爲之題主觀者歎息皆指爲通儒劉公雪筠之墓云史氏陳某曰予悲雪筠子未嘗不以其命之窮也居予邑既不獲沾潤自適及依附貴人多持金購劉公藥者又不幸客死或者謂雪筠子貧困當得長年抑然耶雪筠子有道君子也其貧與死皆能齊視一志爲之悲者陋也予過石雲居

卷五

江上夢雪筠子大笑求予詩是可傳也夫

胡泌水傳

予癸酉舉孝廉來試南宮則聞有泌水胡君談星命多奇中名籍甚公卿間予訪泌水於家一見以第一入奇之甲戌丁丑皆落第君復竊歎其術課不驗鬱鬱者久之癸未予來長安泌水喜迎告予曰子不爲第一人當下簾輟講耳是時予果舉南宮第一成進士第三讀書翰林都人士以故益稱泌水胡先生云甲申之變予自南而北泌水來相見歡甚數過予輒呼舛吸茗無趨謁狀數爲予言星命軼依切乎仁義

道德或泛及前代報應吉凶之事以相懲戒未嘗私有所若問也泌水既臞予惟恐人不知予輒向人指天日甚以諸子爲誓必欲人知予爲廉官而後已及予遭張氏構難詰責對簿禁私舍未得出入友朋叛去或令沙中人無所顧忌辭及泌水泌水西斥之又爲予布策慎占書易辭之吉者令門者致予嗚呼泌水于予何如也壬辰正月予奉命入旗下泌水憐之跨驢過我猶索書前日所贈詩而去而泌水年老不耐事胸中多所不平遂卧病予嘗至一歲家強起迎之而泌水辭然不謂其竟至死也死之日神明炯炯

石雲居

卷五

十

預治舍殮諸具呼二子至前教以爲善無妄求名利語畢而逝泌水是時年八十有六矣予聞訃涕不能已將俟其子之狀銘其墓予先爲之傳蓋知泌水者莫若予也論曰人莫不走利其皇皇求仁義者卿大夫之行也亦不可槩矣以觀于胡君身爲處士能使貴者色下之不可狎侮及得金以惠貧苦寒賤毫無吝惜然飭躬介嚴少干謁未間曲意事人可謂獨立不懼也况悱惻良朋金石不渝出于天性哉

施順衡傳

順衡居士者姓施名某予所傳瀛洲子居士生而體

弱棄舉業顧獨好岐黃之書手抄數百卷尤精小兒醫里中小兒有痘疹者皆延居士到家治視立效其症危者居士開出新意獲甦咸稱居士授異人書予里一幼子痘白色如灰羣醫望却走居士來醫審視良久云可活謂其子一身痘皆灰尾間一痘紅鮮有根古書名草祖珠居士投藥少許果愈矣居士治痘里中兒貧不能藥者居士輒與不吝以故呼爲施父然居士好居鄉足跡不出數十里外城邑薦紳家來致居士輒不往嘗告予以爲己福薄僅可茹素食淡報謝無厚儀物則可受若久潤富貴人恐戒笑也居士

石雲居

卷五

十一

士獨行其志類如此居士晚年最臞予一歲之中數過予所最久談世外事真有尚平五岳之願而居士衰老不復能健步矣予遊楚三年居士歿于家問其歿之時口中時念予遠道但問予歸否其後云云居士子亦不能述也陳子曰居士治予痘及諸兒女痘凡數世云予嘗叩居士術居士曰治痘無他謀巧惟小心謹視症候知其虛實寒熱而已居士言近道理謂受書異人者妄也然居士歿所言不可述予則已知之矣予則已知之矣

戴已陽傳

何容戴君諱文冠號已陽既歿十年其友人陳名夏
授拾其一二事稍稍爲詮次使人皆知有戴君云君
弱冠爲諸生有嚴爲文簡辭刻思有前人風度一時
聞人張賓王曹四如輩爭延爲子弟師君家近華陽
上下兩峰之間比年開館教授生徒至數十百人咸
彬彬多文雅矣然君喜自負一再不第卽慷慨言曰
士君子束髮授書不能早擢科名爲國家用而坐困
諸生仰屋咨嗟計畫勞拙其耻之遂輟業樵子毋術
不數年起家費千金君又能爲鄉人排難解紛就君
廬者日十餘輩皆喜爲居間或得金贏甚鄉人心感

石雲居

卷五

十三

其侃直曲中故就君如府邑令長焉君既饒于財好
行其德君所居旁有田數千頃水澤所鍾草不能殖
然流者易竭沮茹而赤墳矣君乃出橐金率先鄉人
立水閘旱則決淮潞則洩救數千頃盡爲肥田至今
稱爲戴君田君之弟得罪邑令學使者怒秀才把持
多事不可解君請相君孔玉衡所稱引古義相君立
爲自其事君家居久執經弟子及同學友爭勸君或
稍稍親几案可得科名或有惜其大才小用者君笑
曰吾正恐富貴耳何以此爲君晚年喜博諸博徒能
詭獲過君輒不勝或問君故君曰汝輩博而獲勝必

多計量有喜心一不勝則恐恐然是以率不勝我我
以氣懾之于博徒何有君旣多嗜好及遇事剖別曲
直亦未至廢事以故賓客日進君亦侵尋老病矣旣
卒之日鄉人聞而走哭者如市四方之士聞戴君行
義多至泣下嗚呼此所以爲戴君已史氏陳名夏曰
君長予十餘歲相敬如老友予少爲文不爲流俗人
所喜有聚而訕笑者必正色爭之予嘗以歲試居下
等留滯華陽山中君來執手稱予文持酒食慰勞惟
恐予介介嗚呼君可謂知我矣予舉孝廉君則大喜
予成進士更歷患難君皆不及見然以君之精爽必

石雲居

卷五

十三

容容華陽相遇如一日事也予何能重君姑誌其一
二事平君之子若孫以見予與戴君相知如此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六

銘

昭磨胡明府君墓誌銘

外舅德新強公偕湯孺人墓誌銘

叔象熙公墓誌銘

象賓公墓誌銘

亡弟金殿墓誌銘

處士兌陽汪公暨元配潘孺人合葬墓誌銘

芝山蔣公墓誌銘

蔣公墓誌銘

湯築夫先生墓誌銘

念臣棺誌

姜夫人墓誌銘

姚毋倪孺人墓誌銘

石雲居

卷六

昭磨胡明府君墓誌銘

庶吉士胡君之駿書來長安請予誌其先太華府君之墓謂府君位不及才而君祿又不及養則愴然泣不能已冀獲予文納諸墳使後世皆知有太華府君云予按狀府君諱某號太華裔山安定先生子英由海陵徙山陽譜牒亡逸不及詳凡二十傳始傳雲川翁府君父也雲川翁年四十始舉府君府君生而有異質不好嬉戲學爲古今文日有聲嘗從雲川翁薄宦閬中雲川翁墜車傷其足僦旅舍養病數轅釜矣府君以童子能文奏技于長老先生之前爭出金贈

石雲居

卷六

之雲川翁無恙遂之任及爲治粟主簿邑有大事獨雲川翁文不害悉府君發策有以中之其後雲川翁歸里始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稱高材生鄉里輒屈指必得顯仕府君尤傷雲川翁以吏隱也遂入國子卒業所與交皆一時賢而有文者聲名藉甚安酋倡亂黔中諸縉紳計得有方畧者叅贊軍事咸交手屬府君遂叅蔡中丞幕中丞得府君歡甚多口畫奇計罕有知之府君亦不言也奢平告歸中丞亟稱于朝然亦倦游矣會朝廷徵賢良方正咸推讓爲選首府君旣老貴游散去少有氣力爲之推挽僅得按察司

昭唐以行大吏知翁名檄署興安又署脩仁脩仁巖
邑也從徃維處怯篋者徃徃見告號爲難治府君故
嘗隨從雲川翁持善吏治以故視真令狀爲最一時
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交章願授府君別駕而府君
又以勞致病而歸日督課諸子曰願無墮先人之志
則數舉雲川翁及生平所爲趨走伺候大吏狀雖稍
稍著治行非所好也或更泣下云及長君中甲乙科
選爲庶吉士方臥床褥蹶然起作書遺吉士君曰吾
家安定以師道尊一代泊後徙淮無顯者自予父始
仕予又不幸躋躅以老子其勉之授書而逝府君生

石雲居

卷六

二

其年卒其年享壽七十有三元配朱氏所夫教子學
問有賢行先府君其年卒子三長卽吉士君也次口
之嘯曰之馴女三皆適士族孫某某府君生平孝友
出于天性居父母喪哀毀骨立如孺子泣叔三華卽
世推財讓宅皆今人所難者契其原 銘曰安定
之後宅于淮鄉頽然一儒抱器而光從父祿秩爲善
則長泮林懷音疇遜俊良既升六館蔚興譽望中丞
定亂維容孔揚拂衣績業下帷含章鄉舉里選爰慰
遠疆旣茂令德遄歸梓桑從諸父老集飲成行嗣君
奮跡蘭茁其芳士而爲仕乃垂後慶遠同輝封爲銘

永城

外舅德新強公偕湯孺人墓誌銘

予外舅德新強公既下世數年權厝祖塋湯孺人繼
歿莫浮江新阡長君之翰謀合藏來長安請銘于予
予墀於強氏方五六歲計予至婦家數百武則時時
過之覓棗栗嬉戲爲常其後婦旣歸予又數遊出外
婦率偕子女徃依外父母子亦以爲家也竊知公與
孺人行事爲詳然則銘何能已公父子才公治生產
屢致千金至公始讀書爲儒子才公歿輟業一意于
農歲之時雨穀之豐儉公占決不爽晨起親執田器

石雲居

卷六

三

或荷蓑戴笠率諸僕徃芟荒闢汙老農率無以過家
川益饒給予以童子侍公每矜述父師所訓公爲是
正句讀向予談忠孝節義輒不失一字予驚嘆公非
徒農云公旣以農起家性樂易好施予鄉里質公錢
貧不能償未嘗一開口效世俗索逋狀徃徃焚其券
一時有善人之稱公善飲至醉益恭謹無賴年少或
馳騁意氣目憚公公言笑自若卒解去無如公何然
公所居奉安里素健訟伺人短長攫其所有以爲能
公多受侮辱卒不報坐是家中落失其故業處之怡
然公常以田假人業未受若直後田益腴諸子以索

直爲請其人惟恐奪之願輸直以謝公徐曰我與若
田下產也今取之何名卽書券歸其人公病亟呼諸
子曰汝輩勉強爲善耳母以貧故改行且貧富何常
之有公不肯欺人雖垂歿不亂如此湯孺人相公治
家甚久勤苦婉德于公多育諸女親乳之得諸子最
遲及公歿諸子方克樹立前所失者皆復得耕種歲
可入粟數百石孺人喜又竊竊傷公不及待也孺人
病猶日爲幼兒經理其家數念子婦居江寧強病一
往相見及歸家遂不起蓋後公三年云德新公諱某
生于某年卒于某年享年若干孺人生其年卒其年

石雲居

卷六

四

享年若干子三之翰之林之方女三一適西管管某
一適上沛施某長卽子婦封夫人強氏先世錢塘里
人宋南渡某始徙溧陽至今名強埠強氏爲里中望
族凡經十數傳至德新公公初艱子嗣日與湯孺人
盛額相向謂多女無益也子慰之曰仁人必有後無
何連舉三丈夫子之翰尤老成謹慎甲申之變馬士
英仇子乃跳身出走波及之翰累係御史臺受朴杖
亦不予怨公不及見此苦孺人及見之涕下沾衣然
卒未怨爲女子家事也今幸解免孺人又下世矣傷
哉予少貧嘗絕糧不備朝夕食外父母令婢爨飯視

其女以爲常子成進士又以患難及外兄弟何以爲
報耶然之翰兄弟皆有子必能大強氏之門戶者予
牽連往事書之使後世知我兩家患難相顧不可緩
也 銘曰惟強之族公爲宗惟公之家不輟農農定
阜財德有容惟母愛女子能從後人門第瞻喬松作
爲銘詞藏幽封

叔象熙公墓誌銘

叔氏象熙公歿八年矣卜藏某原未有片石誌其生
平泊鬱鬱飲泣至死狀後世何由知叔氏名夏又何
以辭過也乃泣而爲之撫拾遺事焉叔氏少孤事寡

石雲居

卷六

五

母孀幼弟友愛無間得長者餅果輒餉弟多忍飯啜
水就外傳予曾祖隆公見而哀憐之稍長知讀書爲
文穎異大過羣兒鄉人邀至館穀抗顏爲師嚴厲不
苟其門下弟子多成名士歲所得金輒予弟易錢粟
出入雖析箸不私爲已有如是者三十餘年公旣以
高文賓于貴家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屢試學使者
蹶不前歸益憤發攻舉子業舍中葢茅盈把呼夏爲
文章風刺雨漏皆不輟易及夏登賢書時公傷不遇
久矣癸未某舉南宮第一成進士第三人公色喜與
先君飲至醉甲申之變夏問道南歸公抱持慟哭馬

阮雖作夏出走在外偵捕者累及父子公匿影金陵
冀得間解柄臣忌乞生活某數向豪家卑辭下氣公
性固侃直不耐訕辱奔走數百里口卒瘠足重爾遂
遭疾臥床凡十餘日不復具食淚簌簌下念夏遠道
稅駕何所一子少多病一子方懷抱數月公皆不問
也公遂不起嗚呼痛哉公于文章可以自致通顯以
數奇故廢而又不幸以門戶之故受人顏色與訕侮
竟至于死夏之哭公尚有已時哉然公既死又不見
夏之爲長安人也誠足悲矣公年五十有三歿之後
長子名復壯健如有力人且生子次子名廣數歲能讀
不雲若

卷六

六

象賓公墓誌銘

叔象熙公既歿三年象賓公又不克登上壽十年之
內予父見背連喪二叔皆不克親承含殮一慟几筵
尚可以爲人哉然夏正不敢不述叔氏之行以告後
人也象賓公初與某同學讀書數十禁過目能誦然
象熙公方負笈在外公事老母課童僕畊遂棄舉子

業一專意于農公最強有力族中鴈行戲搏擊皆出
其下同里強氏糾衆侮辱陳氏指宅後阜爲祖朝奉
墓又集無賴少年與得當示氣勢公忿然怒形于色
手折樹一枝向強氏曰汝等將祈得志耶衆畏公勇
踈巡退公躡之有脫履遁去者此後諸豪咸歛手矣
然公固恂恂德讓長者與人遊處不妄言語惟恐人
怒我如馬少遊所云稱善人足矣至于大義所在輒
奮不顧身以此阻抑橫逆可謂大勇其後夏匿影北
來長子名亮中危疾不愈公朝夕嚮嚮遂以病卒公
年方五十餘也豈不悲哉公孝弟出于天性生平加
修能至數升客至坦然無復城府未嘗有一欺人語
而壽止于斯豈非天哉公配強氏子三長名亮邑庠
生後公卒次名襄再次名登貢監生來長安將謀葬
公于某原而夏爲之銘其不及知公者多矣銘曰公
之能學也而力畊不已公之能勇也而退讓無伐公
之宜獲上壽也而復止于是予爲之銘將以使後世
子若孫皆知叔氏也

二弟金殷墓誌銘

予弟金殷諱名亮象賓公長子也邑諸生年三十有
四卒于順治辛卯年未有嗣以弟之子爲嗣將葬于

某鄉某原予恐弟成而弟之美行人罕知者故列而論之君少從予學爲制舉業獨好茅鹿門歸震川兩家其行文頗有大家之風一試卽青其衿學使者大奇之予甚喜家有賢子弟云予既舉孝廉成進士移家江寧君仍居里門嚴督童僕毋效豪家縱奴子爲暴狀弟尤謹行潔已不肯爲人居間得所壽金田宅如平時有人謂君宜厚自封殖君曰吾不忍以此汙兄庶名也鄉人咸稱仲氏之賢矣君嘗偕宋乃成一來長安邸舍時歲除圍爐買醪茹蔬用笑語爲樂噉以謹視田園待予歸老及君別去宋圻遂暴成君得

石雲居

卷六

疾數年不離床第亦成矣嗚呼豈不悲哉君生平孝友二弟析著田取其瘠者僕取其老者與人友善終身無間言有負君者君悉隱忍不以告人君歿之日竟無中產此足以知君矣然使君見予未能歸將從長安老君如何但但也爲之銘曰富于文貧于身篤于義及于隣猶子剛知所親爲銘詞番後人

處士兌陽汪公暨元配蒲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應秋字陽卿號兌陽其先出于唐越岡公爲唐模汪氏孫唐模別居十有六族公之祖諱浚始遷鄞岐至於公凡十四世云公十歲而孤依寡母家貧不

克竟學學爲賈涉錢塘上吳會偕鄉人主鹽筴費漸起然公僅中賈耳多長者遊未嘗一日不揖客也以故諸大賈皆出公下嘗遊中州縉紳先生叙伙投壺公一見遂精其技飛矢命中魚魚雅雅人皆不能及也然公雖賈顧獨雅好儒者之行數致千金急人之厄隨手散去而公亦倦思歸矣歸與族子謀所居環水爲阜俾鍾美秀以張其後人又爲營數世兆域備諸勞苦弟恤也公慕義好行其德鄉人敬事其舅清祖義卜其母所藏處豪者視爲吉將奪之畏公一言而止嗚呼此可以知公矣公得壽若干云配蒲公女佐公奉姑以孝稱內外戚皆知其賢後公十九弟而卒子兆奎合葬于霸王山之陽而予爲之銘曰惟山則高惟水則長惟公之墓卜云其藏此何待卜以視厥祥刻予銘詞後世莫忘

芝田蔣公墓誌銘

芝田蔣公既歿之三年孫修撰君起持僉事君行狀來長安向予求銘謂非予銘無以稱祖德報父命也予於修撰父子師友之義勤勤懇懇何能辭謹按狀蔣氏爲東漢九侯苗裔宋元豐間義興觀文學士文忠公而亭侯最著文忠孫應龍始徙金壇朱林漫塘

劉公作義莊記焉應龍生觀觀生禮父子好施予建
茅山殿造東墟橋亦有碑記荒年山穀數十石賑饑
民受七品散官禮之子爲志順志順之子爲瑞瑞之
子爲漪漪卽芝田公父也公生十三歲失怙依母倪
氏同母兄二人異母兄于析著時予公棲三間廨敗
漏濕比於露處毋倪憐幼子泣不已公獨身舁屋奉
毋未嘗怨諸兄也歲歉諸兄缺毋養毋或譏譏督過
至諄諄不應公曰有兄在何必以五子養公于是棄
儒生言一專意于農公爲農親執耒耜雜傭作不輟
歲所收入率倍他農養毋必得其旨怡如也然公憤

不棄若

卷六

七

棄儒而農喜儒生言更甚又時時陳說所受經明曉
成熟老師宿儒不能難是時僉事君方七歲督習句
讀稍長爲文章公卽令與里中名士遊文會必佐飲
食不少倦僉事君困小試公曰患業不成耳何患世
無知者其後僉事三試冠軍補弟子員期而食餼期
而選貢又期而登賢書公又命僉事君爲遠道之游
歸德候祭酒黃州劉中丞爭致爲館賓丁丑成進士
高等公于僉事君大小試率具數十人食以待報名
者人或嗤笑公不以爲意至是果券其所期也僉事
君任台州司理署臨海多惠政皆公所指教台州臨

海至今德之僉事君既貴入爲諫垣益顯凡公所爲
治農之具益纖悉督諸童僕力于耕作如平時徒步
入城無態色遇耆老賓客款款而語申旦不假寐遇
人之厄義形於色居家未嘗屏人而食有徵召竟席
未嘗倦歸至於方外羽士釋子之所求地里橋梁之
所需諸公必滿願公曰此吾家法也公年已八十矣
僉事君在山東念公春秋高乃乞歸孫修撰君乞假
歸一時祖孫父子融融家庭皤然執杖孫子侍履里
巷榮之望如神仙中人無何公病而卒語未嘗及家
人事人皆知公爲生順歿寧云公生於某年卒於某
年享壽八十有四先封給事中繼軍恩未封配某氏
相夫子振其家封宜人子一僉事君丁丑進士鳴玉
孫二長卽修撰超次某婚嫁皆名族備載行狀中予
獨稱公所爲皆人所不能爲如外大父韓寄金若干
公還其幼子隣母號呼於蚊者撤已帷與之族子或
有欺公語終愛而教之不棄其人此皆公所不言人
所不知而僉事君不敢隱其德以附于先世義莊之
後者也甲申乙酉之間方茅旼起攻城鄉人之貧者
掠公家所有事平令將置于法公悉置不較此尤難
哉此尤難哉當時爭名利者牽一毛髮信信立聞乘

危擠井而下石方自快得計視公所爲賢不肖相去
何如也淳于恭荒年種穀謂人曰我終不得食他人
食之庸何傷嗚呼如公篤誠愷悌可謂近之矣銘曰
維公爲農以篤其孝維公爲儒以廣其教攷行無遺
食天之報施及孫子被以華誥門閥旣張德業斯邵
貴不殊昔福壽安寧委化自然不怛不驚刻銘于幽
鬱鬱佳城

蔣公墓誌銘

刑部主事蔣君之綬書來長安乞予銘君父某公之
墓而綬之言曰先人少而好義不治生產壯而好游

石

卷六

七

往還河淮間老而好讀書談說古人格言懿行後

咸敬事之伺公出樂與之遊焉嗚呼公所謂有道君
子耶公生徐州籍洞庭西山多豪于貲輒經紀子
毋錢而徐亦南北都會也輪蹄交錯輻輳輳居者
習遊閒又時時有問難走狗之遺趨便乘利尚機巧
相豪長公治如也顧獨登龍山之巔尋放鶴之跡慨
然而賦戲馬之臺間一返吳會携杖兩山乘舟一往
凡公所爲止于此矣予聞公行義甚高泊司馬王公
孝廉萬君所述將有不勝書者然公年五十餘春秋
未老將從公杖履扣公所得或以許我而公遂下世

蘇源明以猶及見元紫芝爲不恨然則予之有歎于
不及見公者又何如也公出山亭裔十餘傳某公占
籍西山至公以孝弟聞稱一時家法之最配某氏皆
克莊事公子四之綬成進士授主事以病告歸卜公
兆域于某山之陽予爲之銘曰塞其身坦其履吳之
賢徐之士歷河淮皆企爾不遺親惟公子刻銘詞壽
不已

湯築夫先生墓誌銘

築夫先生溧陽桂壽里人也姓湯氏初諱霖美後更
帝資邑人士皆稱爲築夫先生云先生少穎異讀書

山

卷六

七

數行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郎能爲古文詩歌嶄然
崖異不苟同于時俗會邑令某于府試卷暗用閑節
通于京兆就試者莫不譁然指令劣狀先生于是日
輟文弗爲立草一陳情表又賦一詩有浥風滿轂吳
牛健踏月空塵燕馬閒之句時論狀之然令遂憤恚
中傷先生以諸生好誣歌被黜而一時同研爲友意
氣橫厲或各引去未能爲先生營救先生更號無朋
以見志焉然先生名日益著學日益高令旣滿秩亦
旋悔當日失此高材生給諫王池史公知先生名請
爲諸子師遂獲入邑庠更名帝資教授生徒嘗數十

百人多至爲大官其平居論議文章一以王翟爲宗尤惡時人工巧偶麗之習凡爲文斤斤尺度不問而知爲先生子弟也先生七試南國竟不遇然皆知先生非不能于文者先生入華陽山采藥又嘗過黃山登天都峯將謂長生可期神仙可立致然先生疾病數月而卒可悲也已先生性至孝居親喪遇朔望祭祀日流涕滿面如嬰兒諸兄弟貧窘先生出囊金與共未嘗獨私衣食朋友與交久益篤愛其有患難者卽百計求脫免至寢食俱廢鄉里有饑寒苦困去妻易子泣告先生者多方卹之務完其室家恩愛而後已或不知其姓名蓋天性然也先生尤好罷後進者有一言合乎道必津津向人道之惟恐不爲人所知辛巳之歲予楚遊先生過予家送之河上云子速歸歲荒年老幸早歸視我餘息黥然而別及予歸而先生逝矣悲哉聞先生下世一時邑人士莫不流涕蒞子城獨拜墓長號云二子早卒一孫名某權厝于嵩里之祖塋予將爲先生卜地改葬是以銘之曰維邑文學管人挈持鼓舞大雅一掃糠粃旣會羣彥又壯殷施覃厥惠心沾慨如馳旣老不過探息嬰兒三茅之嘯排抗雲旗疾病于室不驗所爲德全于天寶聚

人師神明不歿鬱然令儀改宅于楚以副風翔小子作銘百世不移

念臣棺誌

第五兒念臣生于順治之丁亥年壬子月己巳日丁亥時正月十三日以痘殤長安之邸見母李氏哭泣失聲李氏從我後遭難南歸獨居翰林院五雲堂都人士聞而傳之乙酉北來再舉汝我實不德累汝殤情事如此可憫也汝一歲有餘能言矣能舉步行矣我又恐汝不能言乃書一紙付之置棺中遇執薄註人生處者長跪叩首或念我父子關切再來爲喜或不雲若

卷六

十五

汝父罪過已深恩義當斷須乞憐轉輸王度生德門長壽多福不至夭折致父母憫汝汝性聰慧半歲能呼及一歲步履如成人我晨起署歸每抱汝看放鴿笑語食餅餌率以爲常此必有宿根者今已矣悲夫生歿轉瞬前因後報歷歷分明若未卽轉生魂依父母難鳴烏宿切勿驚心我當誓行萬善返歸汝魄于曾父母之墓或可嬉遊松楸間也汝勿悲森羅殿前貌似可畏其實豈弟如人父呼而必應汝勿以年小卻步必深憐汝汝勿悲同年戴君之妹爲蔣探花側室賢而有義樞厝琉璃街今以汝依之一老一幼

與共晨夕必能提携汝來我夢寐必能令汝持此紙乞憐淚與墨併不知所云矣

· 姜夫人墓誌銘

予友岱輿先生悼其夫人之亡也爲予述請予爲銘以藏于墓予不能以不文辭謹按夫人姜氏故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某公之曾孫女杭州知府某公之女夫人生十九歲而歸于岱輿先生以

朝廷親政恩覃恩封一品夫人二子某某舉人得年若干而卒夫人生于貴族又有

龍命之榮令子承家之美可謂備具諸福矣予友岡汲

石雲居

卷六

七

汲稱述惟恐其無聞于後世者何其悲也予竊知其意焉先是岱輿先生因公車久或習見貴遊之子僞侮實甚未免懷抱鬱鬱向夫人談說如牛衣對泣之狀夫人顧迎慰曰何以此爲其殂而學以授科名乎自是岱輿先生大肆力文章成進士第三人讀中秘書十年以來致位公輔皆姜夫人有以成之而一旦遭病以歿宜乎夫子之悲之也然夫人之賢又有進于是者夫人生而喪母事後母以孝聞其既字也事舅姑一以事父母者事之夫人爲婦以順稱及其教子也又一以舅姑之教其子者教之其尤難者側室

有子愛如已子凡內外姻黨往來報施僕婢之賤飲食衣服莫不周恤詳至可謂有均平之心而又有惠下之德矣卒之日夫子泣長君失母幾不欲生而一時來唁者咸咨嗟涕淚以助長君之哀嗚呼賢如姜夫人生與歿皆可稱如此其子女嫁娶皆名族予不具述但述予友所以深悲夫人之意而質言之且以慰長君之孝思也銘曰觀其爲女知其爲婦觀其爲婦知其爲母生也有封歿也有後刻此銘詞以垂永久

姚母倪孺人墓誌銘

五雲居

卷六

七

予觀古孝子之事其親也母氏思其子嚙指而子心動亟歸而母語以思子也精誠感通如此其至未嘗不三復流涕也今都諫姚君文然方以伉直引義爲當世所推遽請疏假歸其假歸疏中又乞終養部覆奉

命假歸而君母倪孺人之訃遂至嗚呼豈非心動而亟歸耶都諫君哀毀骨立幾不欲生苦次狀孺人行寔請予銘墓予又讀而哀其心焉以予觀于君所爲狀孺人爲女于家稱孝爲婦于姑于庶姑稱孝于夫子稱順爲母子諸子及庶子稱慈皆人情所難然都諫

君所重哀及予所不忍述又不能不傳於人者惟是
甲申之變都諫君問道南歸會南柄臣脅力擅權毗
昵殺人甘心左三山侍御侍御故嘗薦君父平東陽
許都之亂于朝將中左侍御以危法辭連君父以爲
侍御姻家也都諫君兄弟求居間柄臣脫父于難而
柄臣叱條曰吾于若何仇借若激變以殺左某耳汝
能疏事係某則可免坐君兄弟歸告孺人孺人怒呼
君兄弟責之曰孺子其何以爲是言哉汝父義不負
左侍御不負而共歿生也負而生歿也孺子勿復言
會柄臣出兵江上而敗敗而遁去君父與左侍御
獲免嗚呼此非獨孺人智其賢過于人遠矣夫歿生
患難人情所難言聞孺人之風而有相負者真可愧
歿孺人智而有德如此宜登上壽祝偕老矣乃得微
疾而歿歿前數日獨深念都諫君及君新婦疾雙瞽
以未能一見爲言嗚呼此卽都諫君心動而請假請
養時也孺人某公之子某公之妹觀察公之中婦蘭
溪公之妻而孝廉貢生給諫及諸生之母貴而能下
貧而能安相夫有成教子有方可謂備福所不足者
壽耳其子女嫁娶皆名族不其述卜藏于某原予獨
悲都諫君述孺人之于歿生患難者而爲之銘曰凡

人之智利惟身卽卽損于人不欲與俱况在歿生有
避有趨南之貪人借口肆捕以及姚公謂當保軀惟
毋之義教子勿虞天定勝人大患以徂其誠貫石其
德格魚不足于壽神遊于虛心動子歸今古同符作
爲銘詞以昭令模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七

墓表

都給諫梁君素洲墓表

衛封侍御公暨太孺人墓表

都給諫梁君素洲墓表

都諫梁君病卒于京師予數過泣旁觀者皆嘆息既而編修君清寬請爲銘墓子曰宗伯王覺斯先生爲之又請爲傳予曰宗伯陳彥升先生爲之乃復以墓表請予不能辭其生平昌言正論備載銘傳不具述予但言君所爲相信不惑非人情所有是以深爲君悲也君初以中書與考選予實拔之上卷授給事中君獨深自念選不以格以其人選不以名以其文遂有知己之感每向同輩言事必曰吾師以爲何如及見予于庭則逡巡退讓未嘗不側席委曲言其所以

石雲居

卷七

今思之如在于目也君家世貴顯有劉姓者乘車用之亂將搆君于難會邑人士知君侃直卒脫之君所素莫逆游在父子間或不能大聲呼救君疑恨彼意在得金則切向予言若必得當以甘心焉予每以言解之解之不得則數以危言撼之稍稍色沮然未嘗謂予私其所仇也予數好論議文章長公以南國鄉進士文俾予流覽予特稱其清約簡貴之文間有一二逞華敷藻時輩所許予不敢苟同輒摘其疵病以告于長公時或謂予論文何執拘無所徇豈君所樂聞然君私謂予論文誠當雖不同何傷君過予商

今古如舊無幾微不平之色予就君所談他事又抵掌相合也以故有讒間兩家之交者竟不行無何君病君病數日子詢其狀則整衣出迎勞曰恐與吾師已矣不復能事吾師矣泣下沾裳予急謂君善自養毋憂傷以老孰意君遂不可起悲夫九君所爲皆人情所難而予又竊見世之有氣力號爲相知者同則苦異則排戈矛生于議論傾危見于一旦朝而管鮑暮而蘇張如鬼如蜮不可究詰聞君之風豈不愧死如予者俛俛子行四顧倡嚮求如君能容狂論不至中爲怨毒者可再得耶君疏請立學教養然後爲吏經筵日講育成聖德爲百姓求恩澤讀之不忍遺讀兩宗伯言之詳人皆能知之予獨言其人所不知及厚予如此者俾刻之石以見君有古人之行云

衛封侍御公暨太孺人墓表

封侍御某公既下世之二十餘年元配 孺人亦卒大理少卿君周胤文選君周祚列狀請銘于大宗伯王覺斯先生又俾予書其墓上之石子竊嘆封侍御公粹德弗耀克傳于子孺人相之以有成多人所不及知者云封侍御公棄儒家章句不爲獨身遠賈江淮間以爲乘便闢捷用計然三策姿致千金易耳然

公意不在是遇人之厄義形于色解囊與之毫無所吝過修武客遺金數十斤公慨然歸其人嗚呼此豈區區智計逐末利者哉公好飲尤好與故人賓客飲飲輒醉醉輒縱談名理娓娓雖老師宿儒莫以過也公固自負其豪宕不羈之氣可以致身青雲之上然論列當世之務旁若無人而不獲如其志乃躑躅效賈人所爲宜其有托于酒而以自適也然公生平當臻上壽稱鄉邦有道君子而不幸客江西以病卒深可悲已太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十年朝夕督二子以文學進身每進而誠之曰此衛氏家學也其後兩君成進士有殺入皆謂太孺人榮福過于人矣然孺人于大理君之司李金華也則教以善理冤抑平民不援及爲大理多所平反則喜如不疑之毋焉夫世俗之情既見其子成立矣貴顯矣惟豐厚華侈是望孰能督責若此孺人性情柔嘉嫻于內則嘗從封侍御御公舟車數千里凡城郭宮室人民風物莫不諳悉習懷視逐末家如鳥伏勢擊推貴微賤皆勸封侍御公不爲然有天幸亦不至有匱乏此皆壯健男子所不能爲者封侍御公既寄藏遠道而孺人歸故里勤苦教誨字下操家數十年如一日貧不能生活者輒

石云居

卷七

三

食之其婢僕有過則忍之次君文選即嗣叔父某
必告以善事父母毋以老人爲念此尤人所難者屢
久頌竺乾內經多所開則孺人慈儉蓋天性然也孺
人病作呼文選君至前汝語而兄惟報國恩而已嗚
呼此豈婦人女子所能及哉少卿君聞訃之日號痛
毀瘠辟踊言歸予于少卿君爲同門友而文選君爲
予屬其知封侍御與太孺人之行特詳封侍御君祖
父皆以儒術進身爲教諭太孺人出某家代有明德
備載銘誌中不具述但傳其所不及知者使人知
衛氏之典以德不以位爲之列叙如左而予之報于
衛君者亦以實而不以文也與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八

碑文

玄武廟碑文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八

石雲居集卷之八

玄武廟碑文

大街析木之次其神玄冥肇于秦漢作北時相傳北
爲玄武太乙帝庭有閣道焉及按禮典武當神明與
區祠特著以至郡縣遠方民各自奉祀不煩于天子
之祝官往往祠玄帝皂旗靈文光華燁燁動人愈信
尊事之至于今不廢云司農祝公所稱述長君萬年
童時卧病夢神廟地以手扶之覺而禱于玄帝宇下
尋愈亦奇矣甲申扈蹕入京師瓦廠玄帝廟歲久而
壞如前所夢公遂出俸金若干齎板從事撓缺者隆

石雲居

卷八

起剥啄者丹采祈禩入廟稽首威神興神慶斯下然
神實見夢遠左豈于此徵符耶夫天與人相去遠矣
理同則神怪不惑心同則感應不爽天之心陰陽于
人水之道流行于地豈非神將大庇覆民俾安有寧
宇神人不相瀆亂乃假手祝君以見于宮室之事耶
惟神不以祝君之疾而不施惟祝君不以神之賜而
不報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其德和平斯聽之
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祭祀順時于後不廢而引
長之也以予觀于祝氏其居官也盡其職其交神明
也恪其事可謂古之恭人矣廟落成請一言以紀夫

馬強紫虛之說圖記者文既不經君子所不道季梁
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司農公裕國阜民至
廢寢食益糴不少輟令子成奉家訓事神益虔誠可
紀者昔羅池柳侯夢告歐陽異曰必館我于羅池又
能驚動其民禍福之以食其土况神聰明正直仗劍
章川止戈爲武福善禍淫如有命誠宜導此役也庶
幾仰佐國家神道設教之意矣或曰神出樂清傳其
寄鄧梅之事強志精業極命枯木此道家言予但述
天人之同者志與廢之大而繁之以辭曰泰元惟尊
兆位北紀天一所生萬物繁祉執柄握魁圖疇先開

石雲居

卷八

二

靈龜蟠蛇蜿蜿斯來藏險于順布昭聖武削除繁穢
登娛封戶翼翼廟貌歲久而湮民所拂則風雨以愆
子之致誠曰惟厥職扈蹕惠來藉神永錫甞瓦易桷
折腐更陳孔煥其容有茲其聲謂予史臣式喜瞻對
摘辭貞珉虔事不懈靈旃洋洋恢宣淑嘉民用太和
天瑞物華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九

祭文

祭項官詹老師文

祭劉年伯文

公祭劉年伯文

祭王母太夫人文

祭涂印海中丞文

祭亡兒魯臣

祭孫二如中丞文

祭梁眉居侍郎文

祭洪母太夫人文

祭王太夫人文

祭熊太翁文

祭劉母太夫人文

祭祖夫人文

祭姚太孺人文

祭項官詹老師文

嗚呼夏之去吾師也甲申七月長興之合溪嶺也夏之哭吾師于吳門也丙戌之十二月也三載悲難音問濶絕夏幸而再生將謂從乞歸里巷進侍函丈而豈料哭吾父又哭吾師耶天道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如吾師報國之忠周身之智而弗克臻上壽耶痛哉甲申之春賊乘勢窺京師在廷無敢畫一策吾師奮不顧身倡議儲君南守會有賊者噉言官執灰守之說以與之抗方旬而破始悔不蚤從師言晚矣師議行如奉天之難乘輿播遷忠義因緣響應大物未有不敗也豈料讒夫之勢張而反使南之人因之以爲利耶城旣破賊旣入都張官置吏師偕予匿詹事府小吏家乘間出城而南決踵繭足日無加飯集同志檄討賊天地鬼神實鑒此衷豈料馬阮輩惡聞青宮無恙之說而反欲加之罪耶夏師之門人而桐城方密之之戚友也豈料獻媚于馬阮者其心欲殺師而及于夏耶師匿武林夏則從師過給諫兄雲韓所夏則從師病卧九龍之峰靜山張氏之堂夏則從無何偵捕者四出計從合溪舟行而宜興羣惡來搜金子遂與師南北矣予旣北行父子受誣辱官府恣魚肉

言之傷我心也師入園室而仇者方肆其爪牙以快其胃應其不灰者亦幸耳大兵渡宵人遁降帆四出橫議消阻師冤白矣豈料師不灰仇乃灰賊哉妄言居守悞國家事無如吾師之智開關數千里饑餓無悔無如吾師之忠生不負友不侮人報以橫逆而無怨言怒色田產漁奪而不指奸人之名無如吾師之恕而不克終如此天道其有知耶無知耶每見當世好爲議論貌爲曾史反唇鼓舌自許古人察其舉動多非人類所有其媿吾師又何如耶靈兒在堂霜露方凝九原可作庶聞夏言兩子焚焚門戶衰薄皆夏事也吾師名在天壤心在國家萬歲避賊一身註賊北廷諸臣皆能言之鬼神實陰鑒之此天下後世有心人事也吾師或可以釋然于地下乎夏也與師同難與師同避賊而父灰師灰皆不能一見夏尚何言哉師又將憐予矣嗚呼尚饗

祭劉年伯文

嗚呼公之德粹乎其有諸躬者也公之學卓然其可見諸世者也公不仕而隱固宜超擢丘樹之間享有國家仁壽之福乃遂舍吾友而長逝哉悲夫予昔從公省試遊于白下南岡之門第王謝承冠浮雲蔓草

慷慨登覽爲歡無間是時推公爲文行祭酒矣公猶子慈生已見頭角公子方就外傳而公之季與夏間鹿鳴歌則視公方厚顏也閱十年季成進士矣予與公子又同試南宮金玉堂矣予方幸與公通家兩世也甲申之變予北歸柄臣忌而將執之出走萬里間公子幾不免虎口匿跡糾宇柄臣敗公往跡之大憫而返丙戌之春予又娶父喪南歸就見公舍執手慰勞惻惻如隔世人因告予口談其當與君偕出哉予友遂扶策入春明遷職內翰方謀歸養而公亦適至公子泣幾不欲生公猶予泣予亦泣予與公爲同年友爲公子同難友又同爲焚焚子能不悲哉龍眠之麓樅陽之許公魂氣無不之也突靈千歲蟪蛄春秋公明識洞達能齊化而不怛也公子歸矣夏與公少而有綰帶之交繼而申負劍之誼易代而又有車過之痛曾幾何時而公爲古人予又爲病夫不能從公于南效束芻之敬也公其知予耿耿哉嗚呼尚饗

公祭劉年伯文

嗚呼我公誕生華胄蔚爲閭人方伯爲父侍讀爲兄武選爲弟庶常爲子可謂天下之至榮矣公席父兄之勢而生產不踰中人膺封君之號而偃俸比于寒

素可謂居天下之至約矣公若一出而履玉堂登文
陛揚乾風雅鼓吹休明誰能出公右而公優游南岡
東山之閒棄諸生鉛槧之業思老氏之玄虛效仲生
之樂志固宜偃仰松雲詎仰泉石有金石之壽無缺
折之虞乃年方及艾一旦嬰疾下世哉公少喜嘉隱
近慕棲禪幻脫灰生中無怛化獨庶常君旅食京華
一子焚焚靡從呼而易寶也悲夫子輩于庶常君賜
行也庶常君莊行寡言則思公之敬慎威儀矣庶常
君淡懷潔守則思公之清白傳家矣庶常君富年積
學晨夕靡倦則又思公之博通疆直矣某輩將拜公

有

卷九

四

于堂進君子萬年之祝效通家循子之敬而執意
人云亡逸然隔世哉庶常君行矣麻衣苴杖凌厲霜
雪見者莫不墮涕况某輩乎生芻絮酒殯歌黯然公
其知耶否耶然孝子在墓側馴烏援鹿他日傳公兆
域比于高山則仰止者多矣又奚羨夫榮名與歲月
也哉

祭王母太夫人

惟太夫人秉德之順相夫之勤鬱停鵲時鳳鳴儀
承冠佩之榮齊絳帷之盛壽登上筭秩秩懸一且
委順而逝與造化俱如太夫人遭遇可謂無憾矣乃

侍御君苦次失殷承望德音者則怡然而悲設位而
享摠爲唱辭聊侍御之哀抑又何也侍御初任銓司
著冰玉之潔繼列蘭臺仰風霜之氣新膺

簡命按部三吳江之南北咸喜相告曰侍御行有司
其鴈暮夜乎小吏其罔敢舞文渙獵乎瘡痍百姓其
安視食息操蹄而爲車籍之祝乎舊隸仕籍者其將
懷德沐休處職整乎而侍御以太夫人下世遂不獲
造吾吳而歸廬也是太夫人未畢之願侍御未行之
事某輩眷眷而不獲之望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君
子不能無故而出涕在位不能均感而致情侍御嬰
大事而推原毋德如出一口感慨仁人之利如失所
侍侍御可謂能以衆人之哀致之太夫人矣太夫人
聖旌將發顧瞻敝辭其鑒侍御不匱之孝哉嗚呼尚
饗

祭涂印海中丞文

嗚呼涂中丞方蒞院十餘日遂得血疾卧邸中予往
省視公猶數問江南事計公年未及艾當卽霍然乃
公竟歿矣悲哉予知公最久公晉位僉都出冢宰公
手執筆爲序致賀于公且以志知公而避嫌之愧公
聞之則大喜數向予索觀予友雪堂子亦數謂予宜

以文向公床第間俾一讀之予日逡巡未暇將俟公
起而讀予文于寤言宴笑之時孰謂公竟未一讀而
歿哉此予之所以涕下如縻也甲申之變故人良友
生死隔世情狀慘黯不可復問而予以萬里來歸于
北一時執手話疇昔摧心于含沙射影之小夫者不
過同鄉數人耳數人之中多以病乞去幾如將旦之
星而公又歿矣然則孰爲予瘞其迷昧平其怨毒而
左右之如家人相告耶悲哉悲哉猶憶公語予曰予
今日任一事不負一事用一人卽不負一人毋畏毋
懼予唯唯今公已矣大江之西匡廬之右星分異軫
英爽特達公且返而宅寧而神以合于太虛之靈物
而游于無窮而獨予與二三子則深痛公未盡其經
管之志以是爲天下人才之遺恨也清酒饌饌憑棺
而慟公其有知尚如病中欲讀予文時耶

祭亡兄舉臣

嗚呼長子舉臣生于壬申二月我在南亡于癸酉十
一月十二日我始來北地兩地乖違生歿未及一見
痛哉憶娶汝母時予伶仃在外形影孑然方懷汝喪
卽南去聞舉汝汝大父母喜汝嫡母喜汝長二姊亦
喜鄉里豪強作難予未及來見致汝婦今癸酉十二

月入長安來北地汝大父母汝嫡母汝長二姊喜相
謂曰當速致汝婦十二月之二日渡江十日過淮泗
諸山道路勞苦宿桃山夜夢汝向我泣不已初未識
而以舉臣呼之卽應汝年甚幼豈遂能懷我耶及過
汝母家果不見汝索見汝云病甚恐予悲也再四問
汝則云汝歿矣痛哉汝生母塋汝于北山之原汝幼
而殤又弗克歸葬汝于高曾父母之傍令汝魂魄有
所依附雖然汝勿悲天地幻化人生草露長老何存
貴達何益汝雖幼然能言語矣能步履矣其毋怨我
之生歿弗一見也汝母明歲可南歸當歲遣人視汝
墓視汝外祖及舅氏嗚呼汝有知耶汝無知耶我
汝耶我不忘汝耶痛哉

祭孫二如中丞

嗚呼予友二如孫公歿矣予之交於公也自乙酉二
月來官吏部也予初以書生貳天官秩泮然無所知
識然獨心倚公爲不欺人公時爲考功卽知予之信
其不欺也亦遂謂交予晚人之知己貴心相知也其
後予南歸治喪事公出爲卿寺每寄予書輒指陳古
今人物與得失狀惟恐予之不知也幼子留養長安
公數遣視之惟恐貧無以爲養也比予北來公位漸

尊視子如故每過輒竟日論議不少休息予嘗伏病几不少怪項之復理前說如燭照數計終不能易也時有向予短公者予曰豈有勗人叔子殺人曾參者哉亦不以問于公居無何公病矣公病始下血予雖不知醫理頗知老人中補爲宜投寒涼則傷氣傷氣則中虛虛則肢體銷沉不可復治則切切向公言之公是予言而不知其誤聽庸醫之專事克伐也公竟歿矣公將歿數日猶作書乞銘其太公泊夫人之墓難又爲地方經畫機宜鑿鑿可聽予方目病未及以應而公竟歿矣嗚呼痛哉予子然一身萬戚羈臣

石雲居

卷九

八

遭遇盛朝三歲三遷志長才短晨夕靡遑誰爲告予得失如伯仲急難者乎誰爲不容人過使予畏得老友乎誰爲諾人周恤義形于色如公告誡我家人者乎予生平好爲文章好言尺度數斥排偶之文六朝之習爲衰世之音譁然者甚多公獨深信之不疑公有所著述時令予觀而後存之予爲一文公亦必極其商確而今已矣將起公于九原而問之耶嗚呼痛哉至于公侃直不畏強禦操持不媿古人不苟游從不妄許諾不輕論議是非兩主聞事以人報國質有其文諸君子皆能言之予獨言公不欺如此予與公

交猶不能逐庸醫以致公病如此豈非命爲之耶公歿之日悉棺痛泣冥冥古今失我良友同官某某皆同心同泣者謂予宜爲文嗚呼公共知予文之悲也哉

祭梁眉居侍郎文

嗚呼惟公挺階大梁盛朝作楨來歸自南司會持盈亦既遽止知我拙誠淵源師席儼如弟兄公暇退食築室依城錫名銀灣嘉樹敷榮惠我不鄙召我邁行列酒數爵高談逾傾式燕以放相忘送迎初式公度佩敬心嚴不知著作經史深閤有王夫子告我先民

石雲居

卷九

九

乃探公簡森森甲兵騰揚虎視行輩莫京以坊衆喙大雅特鳴澄泓不滓星麗秋清我愧寡偶待公定評願共晨夕析義惟精無何遘病中心忤忤亟望顏色淡慮寡營實謂無恙天遺老成忽相館舍摧傷我情豈惟我情實同友生束芻憑棺莫不涕盈斯文所托龍蛇歲征騎箕在天邈矣千旌公嗣篤孝哀毀惻惻請于公朝賁壤易名傳公之德與金石并張公之文以邁青英公不朽矣慰此絮羹嗚呼尚饗

祭洪母太夫人文

惟太夫人挹貞葆德毓祥名門克相君子搢作風興

誕懷碩輔教以有成流離末季子在盛京倚門涕淚
含仰天孫惟太夫人倘有純福大師專征闔閭順指
田野釋兵煌煌令嗣出鎮秣陵義不顧家孝則指心
挾席帝網無忝所生剪克除弗道路以平舟車驛發
引杖下城績勞凭鑰爰卜楊庭惟太夫人入朝祿養
子孫於營思慕舊里過發帝城長跪請留謂子勿驚
神氣完固飭食維均既登城墓訖掃門庭膝前有子
計日來迎惟太夫人慈愛教忠上壽克臻願養天年
膺茲寵榮在龍蛇西池作賓青島沛沛玄旌紛紛
本觴王母生順歿寧元臣擗踊嬰痛陳情帝用震悼

石雲若

卷九

十

祭王太夫人文

惟太夫人德門毓秀內則抱貞來歸作室和夫屏營
既育諸孤督誨有嚴儒業弗輟守家勸耕云胡擗惡
穴鼠吞鯨實繁有衆耽耽是爭惟夫人子畏此縱橫
跳身避舍遂底盛京小夫孔張謂弟非兄可以與肉
不能抗衡惟夫人智戢厥心兵率勤子婦含飴晦明
姑卽是母婦代兄行外則禦侮焚焚錚錚幼子既壯

秋畫九驚惟夫人慈念子遠征倚門瞻望恐傷婦情
一十八載姑婦共生天眷厚德長君盡英危蹕討賊
手劍而盟既殿神皋遂總恒帑帝曰淮南粟米如紫
惟夫人子控制百城大兵龍驤于越斯平道里既馴
按圖奉迎飛鶴雲舉畫戟虎嬰拜母于堂喜與淚并
提挈女孫從養帝城惟夫人儉紡績夜更不以子貴
有失持盈茹素持梵刻勵清添惟夫人德金盤玉杯
青島萃鳴詩降麻姑飯食青精胡天降割嬰病弗寧
夫人遠觀匪藥所傾賓于西池宅于紫清孝子嬰瘠
不能出轂大夫士庶萃哭梁楹非子是私實佩淑令

石雲若

卷九

十一

祭熊太翁文

維公豫章之材軫翼之英少壯篤學迄于有成既獲
時譽益葆令名不慕圭組計畝而耕篤生象賢教以
深閤登秩服誥道宇和平俯仰大儒忠難與并爲杵
臼交出金石嚴遇變守常抱德秉貞出入丘樹等子
天氓嗣君登朝望重諸卿公如不有陶然自鳴嗣君
侍養節杖扶行健飭善步三老五更

帝念厥嗣起握銓衡公勉報國勿隱尊羹時維六月間

公歿寧嗣君哀毀泣歸陳情

帝眷舊學寵錫幽瑩與公子友涕泣縱橫公德既邵公
年必盈未及百歲奄遊化城西山之雲南浦之蘅昔
公坦游吞吐昏明國有隆恩鄉有定評騎箕天上御
風玉京神氣所之旁皇太清古今旦暮何忤何驚
陳辭公靈如生

祭劉毋太夫人文

劉毋太淑人卒于京師同年生兄事學士君牲酒既
陳侑之以文謂夏交學士君久知其家事詳不能辭
不爲嗚呼太淑人之德于女則婦行備美臻善于教
不雲居

卷九

十三

子義訓惟直惟聞治家以勤御下以慈間關來吳從
養京邸貴不慕勢老不怠勞固宜享岡陵之福百年
之祝子婦負杖于晨夕程車照耀于閭里以康以寧
問爲學士君之子弟稱觴而前必色喜加餐矣太淑
人入都卽病伏枕醫藥數進竟罔效學士君不交睫
不解帶涕泣告天求代家人莫不悲之而太淑人不
可起學士君泣繼以血幾有滅性之虞苴杖苴鞋焚
焚餘息顧告諸友曰吾毋宜登上壽而弗獲以上壽
終子之罪不可逭也諸君又言于學士君曰親之于
子天之于人理一心通膺指而痛捧杖而悲誠感于

雖魚鰾雀老至于臻美錫齡以學士君之苦憇精誠
與太淑人之生而不可得也孰謂天道可問哉雖然
太淑人之歿學士君執行喪禮皆非世俗之所能爲
而爲學士之友哭太淑人于几筵恨恨不知其涕之
何從也此亦非世俗之所有也太淑人之賢而教
學士君有不言躬行之美以太淑人之賢而教學士
君之友皆有升堂拜毋之感德徽永遐克歸厥宅可
以無憾于懷矣惟夏誼屬猶子遭歷困苦太淑人過
江寧問子家有學士音問與否蓋知子與學士君未
能忘親以行其所志也子兩人有愧太淑人多矣能
不悲哉

不雲居

卷九

十三

祭祖夫人文

惟夫人之淑善乃秉靈于德門羌修禮而孝謹範閭
閨而如賓慎言色兮愉愉詠雞鳴兮晨興克厥家兮
嚶嚶相君子以有成惟夫人之令子紛容與其振英
采若木以迎旭采金莖以流蔭統均軸于保傅錫翟
車于恩榮宜百福兮相耶羌上壽之克臻何造物之
弗吊遽嬰病之難忱豈西池之弭節抑上玄之雲屏
告去旌以沛沛棄膝下而長冥夫子慟其內友孝子
泣以失聲僕婢掩袂而於邑親黨聞而悼驚惟世好

之篤切乃薦姓而設尊惟夫人之齊化一歿生而來歆

祭姚太孺人文

嗚呼於惟孺人順慎和恭克相夫子福祿之崇實生賢嗣教誨必躬振振昆季文章所宗凡我友生佩言于公淵其自來歸美靡窮子實篤孝心動于中抗疏乞歸侍親養終既奉

命音欣然道東忽傳家報摧痛罔窮實不欲生毋氏是從哭泣失聲傷不明農不耒永訣遂隔慈容凡我友生助哀實同惟孺人賢乘化充融惟令子孝馴鹿倚

石雲居

卷九

松竹錫

寵章以賁幽封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

論

禘論

宰相須用讀書人論

唐論

石雲居

卷十

禘論

說者曰魯禘非禮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矣予曰此言之矣也蓋不達于古聖賢光明洞潔之心而偶執一二書記微文遂依緣附會而輕訾之夫魯禘安得謂非禮哉周公以叔父之親而行負扈之權制禮作樂太平歸之孺子王其有功德于天下後世甚大成王于公之歿也賜以天子之禮樂以示其不忍臣公意誰曰不宜而後之說者必欲依言附會輕訾成王伯禽豈非小儒曲說聾習耳目之見聞而不知其妄也哉然則夫子觀魯祭而曰周公其衰又曰吾不欲觀者何居蓋夫子望魯之子孫如周公而不得不勝愾焉而爲此語也曷言乎夫子望魯之子孫如周公也武王歿成于幼公于斯時儼然南面而朝諸侯管叔流言而不顧召公不悅而不顧卒能隱忍推挽而天下翕然以定可謂善行聖人之權者矣魯周公之後也文武之裔也周天子號令不行于天下責繫惟魯魯能以周公之治周者治之何患乎轍之東而鼎之遷也然而魯君臣且不能以公之治周者治魯矣其于天下又惡克有濟哉以周公之志行桓文之事舍魯不可而魯卒不能又日敝也夫子心傷之

石云居

卷十

一

石云居

卷十

二

魯禘非禮不益妄哉

宰相須用讀書人論

讀宋史竇儀辨乾德爲蜀號帝稱之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嗟乎古今人何不相及哉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而古之爲說者曰將特一人有司之任耳安得與相倫豈非以責宰相甚重禮宰相甚優耶然稱爲宰相者果安坐徒食行嘯諾于庭而不慙者耶抑光榮厥位而將位而將以有爲也試語人曰相某能光榮厥位而將以有爲者也則歡欣鼓舞惟恐其人之不爲宰相也而隆之以譽矣試語人曰相某僅安坐徒食行嘯諾

于庭而已矣則羣起而惡之惟恐其人奄然而處此而或隨之以譏矣譏之誠是也則愚又將語人曰是夫不學無術者耳嗟乎號爲能學者而遂幾幾幾乎三代而後相業莫盛于漢蕭何起刀筆曹叅起行間薛宜偕于僚佐衛綰拔于車徒以至檄召鄧通之申徒嘉不問牛喘之丙吉或以小臣或以獄吏不問其盡以讀書也然而天下之言相業者必歸焉自漢而唐宋詩書盛行家傳戶說少而習句讀長而明經術有茂才通識者出而網羅散失縱橫史傳旁究諸子百氏之書講天下之事諳當世之典可謂周且悉矣

石雲居 卷十

卒至功業卑卑文采不施尚不能與小臣獄吏等况猶表表者歟嗟乎古今人不相及竟如此哉以愚論之凡不讀書而能具相業者必其識義理者也讀書而無相業者必其不識義理者也古聖人慮天下後世之讀書而不識義理也成之以學校之以師稽之鄉黨之月旦其或才且賢則不惜爵祿以勸之而不然則將有刑法之加焉夫如是安得不急急焉激發于爲善以幾古聖人所謂義理之意其敝也父兄之所以教子弟子弟之所以奉父兄以至朋友親黨相羨相誘以求爲科第之學甚者朝勤而暮劾而學者

習見爵祿之可倖致也遂相率苟簡給以爲此而不顧其他嗟乎天下之學者幾何不胥而求爵祿以至干無耻也夫以求爵祿而無耻之人雖與之以郡守牧伯而能堪此者無什之一二矣雖與之以廐長所役千夫百夫之官而能堪此者又無什之一二矣况宰相重任也優禮也而以求爵祿而無耻者爲之其可也哉當宋之世有讀論語致太平者終不能爲托孤之人以觀後世如此者豈少也哉愚故考漢之不讀書而具相業如彼後世讀書而無相業者如此又考聖人之教人識義理如彼而後世不能識義理如此嗟乎得吾說而存之可以慨然觀世變矣

石雲居 卷十

唐論

司馬文正以禁門蹀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此儒者之正論非常日之事也唐高祖之有天下太宗功也建成以長爲太子使不聽元吉之謀親愛其弟管蔡之變豈復見于時哉乃賄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秘舉動乖常幾不可問勅教往來嫌隙遂成遂日以殺弟爲事矣馳射則乘以蹶馬召飲則飲以毒醢雒陽則阻其封僚屬則陷以罪至于王珪告變伏壯士坑謀將謀僞成惡既著太宗岌岌乎殆哉太宗欲俟其

發以義討之藹然惻然可以對天地質鬼神非忍于
 推刃其兄也而建成則既發矣不殺建成唐之爲唐
 未可知也李靖李世勣之辭以事在骨肉之間也房
 玄齡杜如晦之不敢入秦府也惟恐幾不密之失身
 也豈謂太宗不當先發制人乎唐起州將爲天子收
 長安擒王世充平劉黑闥誅竇建德平突厥鐵勒封
 龜茲高昌吐谷渾大小百餘戰所謂以馬上得之非
 有深仁厚澤使百姓得其所懷來而不忍去也若建
 成之謀獲行而元吉又復紆兄之臂而奪之以暴繼
 暴安得傳世四百與漢同久也 如儒者所云守太子
 不雲居 卷十 五
 臧之節效季子之讓是何異謂漢高帝不當負項羽
 而諸葛孔明不當勸烈取璋也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一

議

瀕上水利議

人才議一

接見議二

持大體議三

庶官議四

薦舉議五

加惠議六

體統議七

門戶議八

石雲居

卷十一

瀨上水利議

某伏謁老父母時數言邑中形勢皆蒙採聽以爲可行歸南省以來束橐北上念與老父母日遠而又不
能躬詣里巷細商蓄水導流之法顧念敝邑父兄子弟苦旱甚于涖困窮日甚請得詳言其故望申文諸
臺爲敝邑貽百世之利也某竊讀古人水利書如宋
之邦大夫單君鏐皆爭以開導下流使水不爲害是
皆有得于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之說而善用其逆挽
順泄之法矣明興夏忠宣公治水于吳 朝廷錫以
水利書要亦邦氏單氏所斟酌留貽者耳某獨爲敝
邑之水與蘇松稍異蘇松之水宜泄于江湖敝邑之
水宜蓄于湖吳淞江宜承太湖之水以出于海獨敝
邑之水宜承伍牙廣通鎮及四十八港之水以行于
支河而不遽出于河何也邑有東南西北而西鄉如
奉安桂壽明義從山諸鄉皆給仰于三塔滄之水古
所謂梁成湖也滄水泛則窪田圍埂皆敗滄水泄則
長河生塵桔槔無所施而西鄉之民田子粒不登矣
此非獨西鄉也卽東鄉一帶至縣自縣治以至宜興
接壤之所亦少潤澤矣此曷故也源之深者其流自
長積之厚者其發必久天下之事有蓄而後有泄有

石渠

卷十一

一

聚而後有分非獨水也若西鄉之水非不泄之爲田
害也不蓄之爲田害也不蓄則旱爲田害潦亦爲田
害蓄則旱不能害田潦亦不能 害田梁湖之水自
伍牙注而下通鎮注而下皆總聚壅口壅口直泄其
水而無安頓之處是以潦則破敗田埂衝突激射旱
則焦枯如火蝗蝻易生豈非不蓄之爲害乎壅口者
諸水出口處也若于壅口築隄防或懸置水閘游支
河以抑其流紆其勢毋論旱之時易于取水而田不
枯卽潦之時隄防旣久漸循支流而不怒又安見蓄
水之爲害乎此非獨西鄉也壅口之上既有梁成壅
口之下復有南渡河兩水蓄積流衍無窮東鄉有不
並受其利者乎水之宜曲而不宜直也水之宜長而
不宜涸也夫人而知之也而邑中數百年以來獨不
知蓄壅口之水間有舉行者又有一二人倡爲西鄉
截水之說以惑東鄉之聽而水終不蓄矣嗟乎是豈
知水利者哉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田不史
起曰臣爲之民必大怨大者必其次籍臣願王之使
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
民大怨欲籍史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
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百世之功者

石渠

卷十一

二

豈顧流俗之訾議乎况壑口不可不蓄舉邑之人皆知其有利而無害皆知其利于西又利于東而獨有一二人忌西鄉之得水利耳又何恤哉管見如此謹書之以備採擇北行舟中附此不宜

人才議一

銓衡之重于天下也用人以成功分司以盡職人才之所視以爲消長有無也言消長則人才分大小矣言有無則人才更分治亂矣無才者何也自內廷以至外郡印累累綬若若而縻大官之俸以號于人曰我儼然貴重又將率天下耳目之衆而畏之避之此

石雲居

卷十一

三

夫臨我者也能生歿我者也能禍澤威惕我者也若是才之果足用于天下也而予直謂之無才非無才也非銓衡者之心所由以鼓舞震動而循資墨守以邀至于大官小吏是有才而無才也有才者何也百僚之長控執官人之權豈必日索某郡某邑牧民者如何而進之某郡某邑害民者如何而去之豈必日索言官之敢言如何而告以言皆實事部官外官之行事何如而告以行皆實事乃田畝嬉游而無催呼豪猾屏遠而無奸蠹班行規寒蟬而不畏仗馬百執效通斥而不居肉食未嘗家喻而戶曉也未嘗耳提

而面命也未嘗日督其功過之格而暴其所欲爲以使人效之也然而卒能以銓衡者之所欲爲而爲之如是謂之有才矣前此勞而罔功今則要而無舉此何故哉蓋銓衡者之心爲朝廷長養其才爲百姓詢考其才爲天下後世豫備其才鼓舞而不倦震動而不窮是以才足以用而謂之有才也至于鼓舞震動之方則又得詳言之才有用而後見者有未用而見者用而後見其勢在彼未用而見其勢在我在我之與在彼功相倍而不可計數古之人才有用于草野汗約鼓刀販負之流而又有用于瑣細談笑私居交游之頃我既知其操持堅白則以風憲與之胸懷坦坦而無城府能直言敢諫則以言官與之才畧經營宜于邊圉宜于內地民牧則分內外以與之如遇一員缺過一推補之事出其夾袋所藏之姓名應之而有餘矣如遇一員缺過一推補之事而後採訪可用之人疾則僨事緩則滋議論卽稍稍按資格以應最關係之官爲賢于請託情面而若人之心志未見其鼓舞震動安能以頽然之氣視國事如身家事乎今吏部方急用人而予竊自惟人人當有開創之心人人當有開創之事惟在銓衡獨斷獨裁以行開創

石雲居

卷十一

四

之時之鼓舞震動而已予安得不以百世樹人之功望同人而又敢以衆人自待也哉

接見議二

予既謂鼓舞震動之說可使人才足于川矣或有詰予者曰人隱其才猶夫山之藏玉淵之藏珠也何由而別其大小勤惰也乎予應之曰人何難知知人生于愛人耳有愛人之心者立于朝廷之上則天地必多生英傑以助一代之經營人才必叠出而不窮以備内外之職業愛則虛公虛公則通明通明則變化教誨不一其術其有大才而小用者又有勤學而可

石雲居

卷十一

五

以刮目相待者又有于此合于彼不宜如黃霸之善治郡廉頗之思用趙人者彼何能藏于無何有之鄉以困我之智計而不可火觀燭炤也乎老先生真可謂有愛人之心矣愛以全知知以達愛莫若稍定每月數日與京朝官論議大事卽凡一命出而任郡縣者皆得望見顏色先生因坐而詢其胸中所懷何事口中所稱述何事氣象語言出于誠出于僞可一望而知也說在李克之論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可以行之京朝官者說在易繫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

詞多而汝南月旦司馬冰鑑皆能決人生平于立談面目之間此可以行之受命而出者久之而内外之人才皆爲心胸之所有國家有大事則任其其有小事則任其其如是或滋議論而生黨同未之有也今天下需才急矣與其廻翔慎重于一命之榮不如早使人才奏一日之用與其聽成敗得失于御史年終之交移不如早見人才于聽選之日老先生以天下人才爲任以天下安定爲心彼之趨過堂下者教以清教以慎勤教以不必善事上官而善養百姓遇京朝官又復相訪以公忘私國忘家之道如先生之教

石雲居

卷十一

六

人者以教其率屬如此而衆賢和于朝衆賢和于郡邑豈非百年樹人之計哉予習見前此爲大官者峻絕門牆其實營長物耳何益于國家事願老先生知此陋習慨然以身先之接見賢士大夫此又鼓舞震動中之大端也

持大體議三

予侍左右輒見老先生諸事詳審凡半通之綸以至府史胥徒汰之不以侵大官之俸簡之以勸任事之能始嘆前朝敗壞由于大僚不習事多爲下所蒙欺國家之興以老先生貴重之臣而勤勞如此真足

使同朝各勉勉于職業矣而予則更抒一得以獻敬之至望之重不敢同于唯唯以取容已耳予嘗考之周禮矣天官冢宰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若是其重蓋儼然舉諸卿之事而挈其綱領敷其條目使知冢宰之爲表于天下也老先生爲國家開創之始昇而用人之一人則予當事先生以周禮之所以長百官者若一官一事之能非敢爲先生告也撥亂世集大勲亦在乎持大體而已矣天下之人各有求于功名之所自出而天下之事亦且日新月異係乎

石雲居

卷十一

七

銓衡用人才以辨之而予曰先生毋勞先生毋以有司之職掌爲職掌豈好逸而惡勞哉蓋一人之才力智計用之則易竭不用以爲用則至于百變而不窮不用以爲用用之大者也先生自度門庭之高而無投暮夜之金一笑之慎而人比黃河之清諸爲屬者或拔于久在薰陶之下或進于品望特起之中則皆與先生同心同德者先生又何難而不使之各盡其才以稍稍見其素所樹立也乎且諸司之才皆先生才也諸司之樹立皆先生樹立也不惟諸司內而卿寺外而中丞直指郡邑之才與樹立皆先生之才力

智計也然則先生但爲各司擇賢者而事與但爲內外擇賢者而天下之事舉其名在用人其實在用人而予之所謂持大體之急亦惟有用人其餘則有司之事也匠氏手不執斧斤目未睹繩墨僅僅指畫成室之左右何者宜棟梁何者宜梁柁何者宜榱角室成而他人不能與匠氏學姓名之刻書其上今先生固書名之匠氏也諸司則執斧斤運繩墨者也如是則不勞而功成矣予是以不避愚拙而以持大體之說進

石雲居

卷十一

八

廉官議四

議者曰吏部按資推補按文之等第爲推知之選其人賢不肖撫按舉劾已定不過從其咨部文移畧爲陞降是吏部僅司官而不司賢不肖也何以得廉官而重之予比計吏部有可以使爲廉官者惟開創之時爲政可以責成效于下何以明其然也承平久而吏治玩上下習文法上責下之供應如意下惟上之意指是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顛倒黑白雖有曾史之行顏淵子奇之才不能駕而出于善事上官之上幾何不肖而爲不肖也天下初定事從簡人從新執文法以求下之供應者有罰執文法以聽上之意指

者有罰而苟得一畫一之令使人勸于廉而懲于貪其孰肯挾持繞指柔勒之氣而甘爲盛世之所屏逐賤惡也乎予知天下重廉官在今日矣重廉官莫若爲廉官減其撫而臨者之役屬使不得肆其牙爪莫若爲廉官減其虐民之役屬使不得張其苛歛每見州縣有司供上官者半供上官之役屬者供其已所役屬者又半如是民安得不困而官安得見廉比見老先生裁割堂吏其詳其重竊謂此法可以行之外郡邑矣省官以省民害省吏以省廉官之害至如驛騎之當約其數也富戶之不月以均攤馬戶也里甲

石雲居

卷十一

九

之虛派雜徭役也錢糧之不容酒寄飛詭也而又且嚴上司生辰月節之餽往來迎送之煩俾得專意于撫字而不至以催科爲民之攫肉之烏頴川桐鄉不絕于世非老先生爲之鼓舞震動而能有此盛事哉吏治廉貪非細故也前朝盛賄賂習文法以至于爲賦所戮辱言之髮可以上指今且解而更張之矣然予自南渡江輒見委署者樂于目前姑爲不肖一二久任者輒苦上官之役屬詰責如臨奴僕彼且儼然驅五馬侯百里而反不若役屬之英猛一往而無前予是以竊嘆慨吏治之衰而一二爲廉吏者又有

如此之苦也爲今之計莫若以省吏之法行之各省更以省吏便官之意敎受官而去者使彼自安奮發旣無上官之擾而又不爲已之役屬私其耳目也則是治其上而又治下也

薦舉議五

科目取士之陋識者早知其有盜賊之變矣前朝末年稍更令薦舉倣古徵聘乃閣部鄉官洎撫按各處郡邑紛紛挾所知以請甚有納金投贈昭著耳目受譴責者而諸應命之人冒濫無足比數及厭之或多罷去而薦舉之路又塞矣予竊議薦舉之事端重經術文章可也工戰陣之言必試之戰陣而後知其勇備郡邑之能必試之郡邑而後知其仁所謂下操未然之事以急上之功名而上又虛懸夫未然之事以待下之覬覦蓋兩遇而兩失之道也若夫明于經術善于文章當龍興定鼎之初景附末光依托芳風豈無伏生轅固可以受

石雲居

卷十一

十

上之蒲輪束帛豈無相如子雲可以備上之簪筆給札者哉引經義貫涉諸家臨翰墨澁通三籀此其人藏之名山歷有年所而不得賢公卿爲之鼓舞震動則但能鉛槧方言錯綜舊聞效虞卿之

窮愁著書而已予竊爲天下惜之且其人不苟爲應世之文以求悅時人之耳目則必有戰陣之勇與撫字郡邑之仁而當世有司曾未以此急求天下之人才以備新朝鋪揚戰功鼓吹休明之用豈所謂空愆未明耶然而予之謂薦舉之說者實有見于定天下之勢在于此加之意也南北嚴間相及有如經術文章者有司以殊禮羅而致之闕下則天下士必且欣相告而願出于

皇上之朝又使知空羣之馬伯樂顧盼千金之劍薛卞

珍蓄而尚有畏險阻而不前者予勿敢以爲然二老

石雲居

卷十一

十一

歸周而王業定四皓歸漢而太子安嗟乎天下之得失豈不以人才也哉

加惠議六

予觀臺臣一疏爲東江米巷商人捐錢三十萬以助出痘之徙而遠去者予竊高其行義而重惜此事當自朝廷行之臺臣言之不宜以撫愛民心之嘉惠出自一商人也今日城居之民困敝極矣始而就城外屋繼而有黃尸出痘又遠去三十里民不樂數遷且殺其子女以安一廛又有委棄道路聽其子女自歿商人遂不惜三十萬請之御史一家徙予錢一千

甚可感也而予嘗謂當自朝廷行之者何也朝廷惠民至矣蠲宿逋負數百萬計安插清州俾不擾民若有以百姓畏遷之苦與夫自殺子女之故泣訴于

皇上之前豈吝此三十萬之錢而使商人居德哉善則歸君過歸已此事君之道也古之人臣布一德澤必請自上出而不敢貪以爲功故勿謂蠲錢爲細事也誠得百萬之錢惠出痘之家俾之遠去如歸子女保全依其父母生育數十年戶口益增皆朝廷赤子遠近之民間之見之必有感而泣下者且夫小民最易見德矣一事失業雖有隱痛不敢言一事加惠則欣然頌美而不能已爲人臣者遇有見德之時可以加惠之事而竟無有以告

石雲居

卷十一

十二

皇上者豈直闢于大體抑亦不識開國之始以安定人心爲上策也予居老先生左右但日料理部務以受教于先生綜理之密衡鑑之虛而輒言及此備位卿貳當以古義至治匡補王國願

皇上惻隱之心大布于下不待一行之夫感激行善此亦開創之斷必爭者非旁觀出位而爲言也

體統議七

天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變亂之患者恃有體統爲之維係耳我國家誅逆賊孽鼎燕都官用新舊禮酌煩簡亦既釐然可以貽記而予尚欲以肅體統之說請于老先生者非儒生迂緩而不切于事情也吏部者人才鈐衡之地天下耳目攸聚體統肅各部皆肅體統褻各部皆褻予受命侍左右以來但日飲長安水前授兩科于交際往來餽遺之事久已屏而絕之獨出行則張帷扇從人役呼導如故予非不願從脫畧簡易也竊計治天下之始必使人愛功名而重功名之所自出一日之事後世之事也一人之事天下人之事也燕其舉動盛其威儀人望而知爲天下功名之所由出則吏部重非重部也重朝廷也于晨而赴部西而歸翰林日見滿州之騎者步者遮輿大譟且學役者呼導之嚴以博南人之一笑且以見其豪于不畏法而南人習見此等之情狀逡巡下馬嘗曰法端爲吾輩設耳至于尤可異者則南人之托于滿州者矣臣部如此各部可知城中如此城外可知前此奉有明旨不論滿漢官有犯者送禮部今誰敢送禮部哉此事至小而至大至緩而至急一不避官長耳使長安耳目不知朝廷愛養士大夫

之心使道路傳聞不知朝廷嚴重臣民體統之法人且聚而相告曰功名果不足重也豈不亦輕朝廷而差當世之士哉漢臣如申屠嘉折鄧通于殿上袁盎管引卻慎夫人坐帝所愛幸而申屠嘉袁盎無所畏忌果于大義體統明也我國家德威之盛前代無比豈不樂與諸臣惜此體統耶老先生當以近事告之

皇上者爲令漢官出無論滿漢皆當旁行遠避犯者送部朴責又願老先生于馬前用衙門導從二人使南人見而不敢蹶趨于長者之前則體統立矣體統立而朝廷重矣前此開創伊始猶云官制未定今天下大勢已定願立功名者爭致闕下予是以不憚瑣瑣向老先生言之將使人知愛重功名之所自出也

門戶議八

門戶之說明末年特盛以至于李賊虔劉戮辱振古未有思之痛心欲从幸而有新朝德威逐殺禍明者燕京底定一戰下太原再戰平關中張皇義憤而天地震動使因以爲利者縮舌而不敢吐一辭脫諸臣于湯火之餘予以安全予以爵祿奉朝請凡在同志當捐軀勵業痛前難則涕泣之不暇感新恩

則鼓舞之不暇而尤恐以再生之身嘗試于玄黃水火之中哉比者持門戶之說甚堅其爲計甚毒其爲身謀又甚愚也始而創立門戶之說者其意在得美官耳不得則怨怨則挑隙以危言把持而又恐人之知其挑隙也則托言于某宜巡撫某宜御史何以外任乘此以甚銓選之過而喜可知也故曰持門戶之說甚堅也不得所欲爲之官非疾痛害事也而若以爲疾痛害事也特恩出朝廷事無可議加以賄賂不得加以情面不得是以聚族而謀出千門戶之說以相傾而已不居名人且受禍故曰其爲計甚毒也

石雲居

卷十一

十五

雖然天日可畏朝廷可畏以門戶傾人毒必流于子孫矣無門戶而強門戶毒亦必流于孫矣爲法自敝諸君子豈未讀商君列傳耶故曰甚愚也嗟乎彼爲門戶之說而我必求所以勝之是兩敗之道也喪亂之後僅存數人何忍爲此然不敢不言于老先生前恃老先生可以破門戶而廓成大公無我之世也以甚堅之說而挾以甚毒之計門戶何由而被其必以職業相易乎職業人所自盡非可以口舌告語也如唐虞之世官各一事而無所爭執一事以終其身而無所覲何獨至今日朝拜官而夕思陞任乎彼既

視朝廷之官爲意中所欲得之物而老先生又復循資格以予之毋惑乎其得隴而望蜀也先生于各部寺察其能盡職業者幾何人藏之心中有遷轉則因其職業之能盡非因其人也此卽向者鼓舞震動之說而予又詳言之以爲破門戶之說莫若此之虛而公也予受知最深將來府怨不淺必至數受詰責然而先生既知予之孤苦間關矣既知予之矢誓潔操矣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先生相視莫逆予但聽彼之自爲門戶而已又何尤哉

石雲居

卷十一

其

說

哦松說

石雲居

卷十二

說

哦松說

芝山陳名夏著

惟斯立爲藍田丞儒者韓退之稱其人庭有二松日
哦咏不輟後有贈丞者必托于哦松云然則丞何嘗
負人哉吏部役者某服勤既久擢獲鹿丞來端揆堂
長跪乞予書予卽書哦松二大字與之予竊嘆人負
丞者多矣丞于職爲八品甚卑貳于令則鄉邦父母
也豈不有乳虎而柔比假異者乎豈不有濫觴而漫
淫渙網者乎豈不有令則壅聞而望慙言者乎豈不
有私其喜怒而仇于法者乎若此者皆丞責也其道
莫若靜而有守動而有謀有守者何也如松之挺起
雪霜稜稜而具此龍在山之勢使人凜不可犯但與
栢爲友與桂爲隣雖有惡木之蔭而君子不居也有
謀者何也如松之流膏升液佐神仙服食以速化而
又能扶疎枝葉使人望而有蔭間之庇乘噫氣噴波
濤照明月鬱車輪雖有及夕槿榆榮朝之物而君子
勿貴也此丞之所以有取于哦松也雖然豈惟丞哉
等而上之直而幹無曲而糾附老而成用毋天而彫

琢沃而實毋繁而穢落豈惟承當哦松哉予若是說
以待後之爲丞與不爲丞者哦予言于松下

石雲居

卷十二

二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三

疏

紫霄宮疏

放生大殿疏

靈官疏文

千佛閣疏

冶山疏

祈晴文

石雲居

卷十三

紫霄宮疏

紫霄宮羽士劉某以文疏請予將構室于宮之左將求大姓長者樂襄厥美以故必求予言告之予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惡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俾之憑予說以滋其惑哉雖然此固不可以例論也予邑數百年來三歲賓典邑父母率導從鼓吹詣紫霄宮父母立中階執爵進諸士立廡下次相序無敢譁亂諸士咸向父母前酬三爵畢揖讓而後退識者于其地觀賢父母教士以禮與夫士之事父母以禮者焉教以禮教以始進之禮也事以禮亦事以始進之禮也始進不正則以不正繼之者多矣是故君子莫重乎始進而惟禮可以治已治人如老子之教清靜無爲又云道失而後有仁仁失而後有義此有激乎其言之也考其指歸乃在明禮告夫子曰去子之驕心可謂有得于聖人無驕之訓矣夫子入周問禮其亦深取此與紫霄宮爲賢父母與諸士觀禮之地而又將使學爲外氏者求合于老子當日明禮之意至于有激而言者或稍稍衰止以歸于聖人之道焉羽士新構室而請序于予亦可以觀禮矣然則學聖人之道而并無禮終者寧無愧于外氏哉

石雲居

卷十三

放生大殿疏

予邑數千年民至老成不見兵革甲申變亂以後丘里踵亦未有或艾射工含沙以中人戕獲劫主以報毒甚者嘯聚自畫膏血青野使百里烟火至于短狐之鳴而黎丘之嗥也下河居人聚處雜作有放生之社又有大雄氏糾宇之舉惜其來謁予言予喟然此役也邑其有瘳乎天道惡殺而好生殺則以殺報之生則以生報之此非浮屠氏之言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豈謂天道遠而不可知哉故邑有攻殺劫掠之事予斷其必始于一二好殺之人其人予不欲言也邑有生育教化之事予又斷其必始于一二好生之人其人予欲言之而未及見也以好殺之人聽之于旣往好生之人望之于將來是外氏大有造于予邑者也若夫香城之妙理金河之與說難園提唱鹿苑輪轉當有外形骸以義理自勝者出而振名德紹微言予日望之予不必言也但言其好生惡殺有造于邑使邑將有瘳而已或亦聞予言而無疑于天道哉

石雲居

卷十三

靈官疏文

吾邑素健武喜鬪然頗信巫覡奔走禱祀靡靡衆諸

名山大川或以時典替最皮事者莫如野祭親禪惡
此刀斧環跪肅肅向人則稱曰將軍纓絡瑱瑱明眸
凝竚柔曼易與村里老婦樂從尸祝則稱曰天妃或
稱曰水毋或稱曰某女子遇令時操豚蹄豆觴前致
辭恐稍稍闕失陰受譴罰以故吾邑雖健武喜鬪卒
可愚以神城之西居人以廣濟通惠寺靈官缺常祭
索予言予謂居人曰儒者誦法仲尼未嘗言福曰利
益之事至求福田利益于靈官抑愚矣雖然間居人
言靈官能附人言禍福又能使人恐怖不能袒裸故
導信之嗟乎蘇子瞻以文章名顯天下紫姑神待之

四卷十三

三

作記則靈官其卽此類與抑鄉之正直聰明應得祀
典乃厄于時食姑假聲靈以俾居人之導信之而祀
之與不然有道之世其鬼不靈胡爲言禍福鑿鑿又
能中人隱事胥居人恐怖而導信之而祀之也昔有
入樊將軍之廟祠神之腹旣而大風雨雹近郊之田
麥苗皆死人咸以爲侯怒故及此君子曰適會民之
自災耳此儒者之常道也父言慈子言孝庭戶之中
百福穰穰又安能言福田利益哉居人然予言予當
進而告其所以是爲疏

千佛閣疏

距南常里許有觀音大士堂里人王成道之所願焉
而鳩以幾千成者也厥位亢爽厥材精良事大士甚
謹復謀堂左爲千佛閣本大士千手千目之義以事
千佛者事大士云某將求天下能文章士引其疏端
告四方俾助財助工力而米粟布帛謬諸予某謂余
曰某少習舉子業不成棄去念昔所與同遊皆已出
爲名士大夫某遂將偕草木委蕪以處故發憤其所
爲祠宇宮室以幾後之人過其地而嘆某之有托而
逃也又謂余曰某成大士堂計糾工若干度視材木
葺石若干某從旁授時日圖方位有紀有堂有廡有
布雲居

四卷十三

四

不賦私立淫祀仰其聚徒而處以惑世誣民乎哉况
用人之財而不以爲私用人之功力而不以爲勞用
人之布帛米粟而不以爲無成其許于方之內外者
乎

冶山疏

甌冶子鑄劍于平陵石屋俗傳冶山者是已冶山舊
植梵宇頗闢麗不識始何代今所藏雲磬猶唐式或
者唐興有此名然不可考矣冶山當九龍盤折而下
象巖獅嶺逶深糾屈仙靈釋子之所宅也山多奇樹
十百本爪牙陰森而飛動如張蓋執戈狀人至其地
石雲居

卷十三

五

罔不清肅願棄人間從之老焉冶山居僧玄同者又
將開薪除道而更張大之今國家太平久矣最名
文物江左富盛處則有甲第歌鐘之美出則有輪轅
騎從之樂數百年來民至老死不識兵火問昔時按
劍之雄心爭盟之勁智費直百萬冶鑄神物左干將
右莫邪陸刺虎豹水斷蛟龍侈哉今皆已莽蕩杳冥
星移物換不可復見矣豈非明聖御曆四海同道
長吏柔安百姓沐浴故能優游梵教恬養世外歟玄
同既精釋氏之說兼據有冶山之勝嘗向予一發其
胸中頗能以義理自持此縑泥中不易得者予重喜

之急相謂曰今之有此冶山甚不易也子其念之其
毋徒輩致世資以教爲市也哉予又聞冶山之側多
魁梧奇碩之士伏匿不出窮愁著書感世道之日下
悼性命之日失求如玄同爲外氏之學者而不可得
且聞磬聲而太息矣玄同尚無負予心哉至于四方
樂助破除貪心可以入道賢智當自勉爲之毋勞予
言也

祈晴文

嗚呼恭惟神明長我一方軒衣華旗宇崇而光歲時
奔祝乃潔厥觴乃陳肥腩群從孔皆惟神之靈勿僭
石雲居

卷十三

六

勿忘亢職維序秩此衆常丙子余月因敦歲陽黍落
苗俶霖潦維殃農夫馳走室隅傍徨高高上帝衆感
而傷維神司命籲言于堂代請玄冥卹視窮鄉約束
豐隆蟄息太芒昭融旭日鄣波降康積陰渙散萬物
之慶維神覽揆牖以笙篳式歌且舞用祈麻桑小子
獻詞在上在旁赫濯聲靈鑒我皇皇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四

跋

題陳白室先生卷

宋張公告身跋

書曾子固先生詩後

題邢子愿帖後

題梁少保銘李將軍戰功卷後

書吳吏目事

書張二岑壽卷後

題成大愚先生像贊

書唐宜之祭張枕公文後

偶記讀史書後

曲周劉半舫先生詩跋

題熊謙夫像

題王覺斯書卷後

題張進士書卷

題武穆王卷

題陳白室先生卷

白室先生裸壯游名山大川所至爭客之得其筆墨如靈蛇拱壁橐中屢致數千金隨手散去既老歸隱虎丘貴人姻家構室以安先生予就詢之未嘗一及貴人姓氏予以此敬先生真有道者先生于世利淡然不以動其心顧獨愛予過西巖進予飲予至今不敢忘予既周旋久每觀先生山水筆墨不規古大家然先生老矣輒不敢開口求一爲之獨問答書法細及毫末予所珍重耳雲雲上人稱虎溪智慧得詩數十首真書一卷寒月木晚展示窓几察其神理垂緇鈞盤簡潔詳到今日能手無此腕力昔人觀山陰書煥若神明予于先生亦云然雲間徐君題詞云早不知先生能詩然先生不使人知者多矣

宋張公告身跋

張公告身一通歷宋乾道洎今數百年墨迹完好洵屬寶訓前列職銜屬陳公俊卿虞公允文當國時所給予陳公出予遷深始祖康伯清宇公族虞公諸子世居瀨西今族且蕃大予既觀張氏舊物又竊見陳虞兩公姓字一爲予族一爲予族先輩戚友數百年間如一日事張氏爲潤州望族又能以數言告身求

能文者屢書其後是皆可傳也卜子夏曰野人不知父母何本蓋傷之也張氏珍重告身如此其孝子之志歟

書曾子固先生詩後

世傳曾子固不能詩以爲三恨之一此何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音盲者無以與乎文采之施也哉子固子固古詩朴而深該而健大者少陵退之矣次亦不失爲元與白天下必有然予言者子固之文辭本經術之醇蔚起藻績後人罕能窺見其門戶晉江王遵岷昆陵唐荆川知而好之而子固遂與退之諸人

石渠

卷十四

相伯仲稱文章大家而獨于子固詩味有深信篤慕焉抑何也王逸少在晉惡人以虛遠自廢實有出而經世之才今但傳其能書耳然則子固亦以其文故掩其詩乎退之曰餘事作詩人子固有焉予故表而出之毋使耳食者詆訶古人如所云蚍蜉撼大樹也

題邢子愿帖後

昔人論文有臺閣山林二則論書亦然臺閣之體多莊多勁其流也市夫而矜帶矣山林之體多婉多逸其流也羽衣而冶異矣然又有好用拙筆以自全于爭伎傾危之時書家亦有幸不幸哉濟上子愿先生

殷名藉甚會一時耳目清晏士大夫尚攻文墨復無以短長相軋子愿諸人乃獲得諸葛筆稱中書君今不可復得子愿矣予涉河北猶及見此卷臺閣耶山林耶必有能辨之者間嘗聞摘梁武論書有云吳興小兒河朔少年者當取以贈先生所謂意在山水乎顧若先生時而能以山林自處舍長就短更不可及予感先生之有天幸而又欲觀書者知先生舍長就短可也

題梁少保銘李將軍戰功卷後

退之平淮西碑表裏訓誥武夫爲李愬稱功而指其

石渠

卷十四

三

石乃令段文昌更爲之今誰傳文昌哉李商隱詩退之與日月爭光矣少保梁公銘詞不讓退之而當時又無文昌輩敢以文辭相抗何其盛也新安太傅猶云武功不及漢世豈非有嫌于李將軍耶將軍身當壯戰凡百有奇覆捕功或失其實故太傅微文譏之然不能獨袒燕然銘于梁公之上矣公爲予年家大父行敬其言且喜附公以傳姓名云

書吳吏目事

夫人之賢不肖豈不以立志哉孔門于諸弟子侍坐從游之頃則必令發其胸懷素所蓄積以堅其趨而

動其不爲不已之勢是以賢者益安于賢而人亦可勉而至賢恃有夫子以爲誘進而相告語也今有人于此有必爲賢者之志名不列于顯貴人徒幽潛自喜或趨走爲小吏仰視氣息于無其志而有其位之人惜乎未遇孔子之徒爲之稱引而底于成也以予觀吳吏目豈非有必爲賢者之志哉吏目從予項師最久甲申之變先生偕予逃而南而吳中數仇項師者輦金用事要津以阱予師至毀廬奪生產未已而必欲殺之門下士散而去不復能相問矣予入都吏目向予泣且將南跡師所之已聞并及吏目家乃止

石雲居

卷十四

四

然過予未嘗不涕泗交頤也予以故益重吏目而吏目就選格得耀州吏目治裝行之日乃封其所賈千金託其戚以歸于師絕無纖毫乾沒如他人之忘故而私其橐嗟乎此尤人情所難也吏目當寇掠都城尚能保千金如故可謂智矣予師既誅辱皇皇無家而吏目獨以千金歸之未嘗因以爲利可謂忠矣智以自全忠以不私如吏目者豈特予重之蓋卑然不惑于流俗不染于勢利而不爲賢者其志不已者也天下有願爲聖人之徒者能舍吳吏目哉吏目將見大吏而願毋以卑官而忽之也著其事

書張二岑壽卷後

癸未九月同年友以寧親示某輩爲詩歌效南山之祝者多矣而張年伯慎軒公春秋高蓋八十有五云會一時館中士洎謁邇來旋里皆健羨我公既壽而康嗣君二岑成進士高等婦而舞衣娛側何其盛也甲申之變予跳身以南自四月迄十二月復惘駭于當事之網羅迫而及之乃孑行而趨河北將拜公于堂而公長逝矣嗚呼悲哉予既留二岑所乃就詢當日壽公諸君子之篇什側理完好獲以錦章予讀之輒涕下沾衣也方都門榜下得人倍勝往昔或翱翔

石雲居

卷十四

五

金馬或馳騁郡縣師門相望交騎握手稱公壽者尚有若而人曾幾何時而諸子各變姓名以去其獲過墓棘徘徊于煙荒蕪雲之間予一人耳然予始而欲爲藏孤之事不果而遁旣而爲張儉之亡命又出身至河朔間使公未下世當必握手太息有過人之情而今已矣予是以旦暮惶懼而不能已也又嘗考秦焚書爲令孝經藏河間顏氏家今之壽慎軒公者邇歷兵火而二岑守之不失可以稱孝也夫

題成大愚先生像贊

壬申留都予方以諸生一謁先生先生直予所愬言

甫成案而中予者求解十年佩懷莫由展覲矣未與
青壇同年同館望而知爲先生季也甲申涉河北先
生適微恙未敢請高軒通問青壇出一小像索予題
望而知爲先生也昔人云誰謂山高廋其企而敬爲
先生誦而贊曰瞻彼漳水白華載芳燦燦倩倩玄衣
絳裳言念君子德音弗忘惠我南國奠服鄰疆功高
儉守爵然思臧貴而能下謙而益光壽時作誥以方
贊皇脩然天貌示我周行猗與降岳邦家之祥

書唐宜之祭張枕公文後

蓬玄先生以唐宜之哀嗣君枕公文示予讀嗟乎友
石雲居 卷十四 六

朋道喪予至今日方恨不及見枕公也宜之爲長史
襄陽難作崎嶇就更訊計天下緩急無足恃乃馳請
枕公以枕公必能生之宜之果生矣宜之于枕公歿
述其遺僕贈金情事如此蓋爲天下友朋告也予自
南阮爲仇跳身閩越間昔時門下士皆散去匿影不
復見未有收通姓名者况望其急人之厄義形于色
哉此司馬所以發憤報任少卿書劉孝標所以著論
絕交也俯今追昔不勝泣下若蚤從枕公游豈至予
慨然而發巷無居人之詠乎王成偕李熒爲酒家傭
孫蒿藏匿趙岐令以枕公當之可爲伯仲予讀宜之

所爲文旣爲宜之幸又自恨未有枕公其人與共晨
夕也此豈友朋之過哉予不及交枕公反獲與蓬玄
先生爲同官又嘗評枕公房書誰謂予未交枕公耶
枕公往矣諸公子英立特起以文學世其家常知枕
公之交在窮愁患難之宜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書此
識之亦以爲天下朋友告也夫

偶記讀史書後

天下未嘗有難治之日也苟有欲治天下之心出而
任事之難者鉅者畢其才智謀德無絲粟藏匿而不
試于用則治矣苟有欲治天下之心出而與人傾益
而交歡贈帶而言好至于一切仇恩德怨之情形靜
如秋之涯而萎如木之脫也則治矣任事以作其勤
而與人以廣其益斯以謂之欲治天下耳予謂任事
難與人尤難與人者將與我所睚就扳援者乎抑與
我意氣不相下者乎抑與我相反相成者乎如今之
所與則知我者與之而殺我者必不能與贖我者與
之而絕我者必不能與如古之所與則殺我者與之
猶之知我者與之也絕我者與之猶之贖我者與之
也魯施伯不欲魯遺葬以管仲非不知仲也當日未
聞仲之報施伯也亦未聞仲之必報鮑叔之知也越

石父請絕于晏子非徒以脫驂感恩報晏子當日未聞晏子之不敬越石父也如是則善與人者矣克其能與欲殺之人則小有不合于我者皆足與充其能與欲絕之人則重有不合于我者益足與蘇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由今觀之可謂蘇章不善與人乎武威太守怙權貴恣暴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權貴恨欲殺正和以爲悅計于蓋勲勲素與正和怨念以爲謀事殺良非忠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勢而烹之將安用勢正和得免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曲周劉半舫先生詩跋

予童子時聞半舫先生爲文章龍虎泊偕計入都過平原與盧紫房侍御十日飲酒賦詩佐娛樂輒稱服先生真有前輩之法恨未一識其面閱十年予避江南而北計秋初歷嘉平凡五月計程凡九千餘里始

獲抵曲周登先生堂聞孫出大父所告誡詩則先生忤時相以河事入園中書以紀事者也予再四讀之輒爲泣下王逸少云歿生亦大矣若怨毒傾軋末世尤甚宜乎先生有不平之鳴而予既聞開萬歲趨避汗人之塵併日作伴禦寒無衣遂蒿走兎人影希絕孑然以一遺臣躡屐干戈猶爭之中情事惘惘如隔世人尚忍讀先生詩乎雖然事久論定天下皆知先生冤而予以國變願捐軀藏帝子會謀泄乃跳身去同官諸人皆能言之予又因先生自解免也燕陋不文聊記姓名反藉劉君藏予拙勿輕以示人耳

石馬居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題熊謙夫像

讀豫章蘇武子爲其鄉人熊謙夫像贊謙夫古隱君子也善伺人疾病活人無筭武子故善病謙夫數診視投劑輒愈抑奇矣武子學古讀書著古文詞百餘篇體小却予嘗憂其不永尤好遊名山川寒暑迫切惡復困之以故思得古倉公淳于意其人與之遊卽善病可立愈謙夫豈讓古人哉謙夫名家子通儒者之書去業爲醫幸托武子以自見予尤敬謙夫之善所托也

題王覺斯書卷後

予嘗與友人論文輒舉王元美先生讀書後稱服歸熙甫者以示之元美老而好學故能于熙甫像贊有我豈異趣久而始傷之語今人不知元美之所以自傷而故拾四部之唾餘以矜炫博雅此大可嘆息書法亦然書法有用勁筆柔毫二種用勁筆者以偏側取勢以流迅見力以牽連爲得法未免墮入惡道用柔毫者每筆停構點畫分明有意無意姿態橫生此固可與知者也雪航於書艷慕大宗伯王覺斯先生先生入秦蜀諸山諸札侍御集之成卷珍重如拱璧矣一日述友人謂予譏王先生爲不知用筆予與先

石雲居

卷十四

十

生斟酌風雅揚挖古今號稱莫逆此傳者之妄至于揮毫相對予執持所聞者互爲證可于宋書稱蔡蘇而不及米氏父子于明書稱貢士姜子柔文學許西豪而不及衡山雅諸人此用勁筆與柔毫之異也則予所以願進于先生者可知矣先生書予臨右軍帖亦謬許以柔澹沉刻予不敢當孰謂先生以予言爲非耶先生詩與少陵空同當鴈行古文辭未免有生吞活剥之病予嘗評論唐宋以來爲真史漢者爲宋潘溪王陽明羅圭峰王遵巖唐荆川周恭肅歸震川茅鹿門董中峰楊文忠如李空同何大復王元美

汪司馬李于鱗吳明卿崔子鍾李本寧諸集此以史漢字句爲文者也如丘毛伯文太青鍾伯敬諸人或以方言入文或以譎詭爭勝又卑卑不足道矣覺斯先生論文有與予同者亦有與予異者當兩存之予與先生文俱有集以俟天下後世之同者異者亦予所不得而知也予與侍御論書併及文章之事以人之論先生者未若予之詳也

題張進士書卷

予評甲戌房書竊服枕公爲文必端人正士也既讀唐宜之哀辭則又深恨不及交枕公如昔人所云得

石雲居

卷十四

十一

一人爲知己矣蓬玄先生一日示枕公書數十年中家庭母子流離患難手書問慰性情篤切此與嚙指心動者何異孝弟之德通乎神明枕公宜上壽厚秩稱國之老成鄉之祭酒不及艾而歿誠足悲已枕公作書字畫端好有晉唐人風而枕公少無宦情形于篇牘者又多世外蕭遠之意宜其書超逸不羣也王逸少雅善許玄屏意仕進作誓墓文以見志介稽菓年妙跡擅絕枕公曰不作官一也無官可作二也作官三也嗟乎枕公與逸少同矣枕公書學實出于此頃還山陰觀耳書非小道俗人必不能工也予今于

枕公得其文得其人復得其書然則予如鍾毓者蓋不知魏舒多矣

題武穆王卷

武穆歿且數百年矣而後之人欲生武穆者數百年如一日也由數百年以至于無窮亦如一日也豈非天之報施善人也或不于其身而必藉人心愛慕感慨以行其所不逮與高宗南而不北秦檜北而無南心武穆不歿將安置之金牌召還而黃龍不飲三字成獄而二聖鼎升武侯歿矣後之人過湯陰之里憑吊侯當日百戰之處與大墓門石馬莫不唏噓淚下

石室

卷十四

十三

至夫尸祝俎豆徃徃而是持帛獻醴奔走神滂肅肅沛沛恍若遇之生爲忠臣歿爲明神抑何壯也然則侯果歿耶否耶予讀公傳願讀公書拜公像又願得公之字畫珍重寶之又願見公之子若孫予今乃有三幸矣同年太史氏匡六侯子孫也貌公像如生魁梧壯偉美好如儒者及侯手書許將軍數字館中王先生號博通草籍之英放悲爲九歌之章狀其精墨發其駿抒寫其高冠長佩之好旁皇于神來神去之間然後知楚大夫日月爭光者侯之友也予豈惟邀有三幸又將使王先生輩爲天下後世之公言皆如

侯之所自書與侯之所自爲操筆染翰而他人不得以稱述侯者爲足以重侯也悲夫

石室

卷十四

十三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五

書

答盧紫房侍御

寄宋共武年兄書

寄呂大司馬書

寄王清遠總制

寄錢大鶴先生

寄劉伯宗

寄朱雲子

寄旻昭大兄書

與姜雲滄年兄

答朱夢九

寄朱滄起先生

答王覺斯宗伯書

與宋轅文論文書

寄旻昭侍御兄

與周生於

寄馬總督肇宇

石雲居

卷十五

答鄭兵憲

寄錢大鶴先生

答李映午

與趙丙三

寄李操江

與諦先

答吳駿公先生

答蔣侍御

寄王大中丞

答朱先生

答錢大鶴職方

寄覺浪大師

答陸玄成

寄宋年伯

復李世臣中丞

答方坦菴先生

答秋秋水工部

答聖秋書

與其相

寄馬章民

與馬萬長

答王清遠

與旻昭大兄

又

答張按院

答方仁植先生

又寄馬肇宇

答張完真總督

馬肇宇總督

答金嚴

與袁將軍

示兒書

答李玄佩公祖

答寶庵兄

答鍾文子

與默公

寄馬將軍

寄楊培庵方伯

與旻昭侍御兄

與北海少宰

石雲居

卷十五

寄胡其章

寄張公亮

復吳父母

答王安之方伯

答李玄佩

寄侍御旻昭兄

寄覺浪和尚

寄旻昭侍御兄

答李君

答魏昭華

寄旻昭兄

答魏昭華

寄呂蒼忱

答李映午

答沈眉生

寄旻昭侍御兄

示掖臣

寄通邑孝廉諸君

答張二唯戶部

寄張公亮

荅盧紫房侍御

人都來數欲秦牘門下竊以再世困苦縷縷難盡且未敢以鄙懷仰辱長者聽也頃接手示知己之思語言吞吐讀而泣下門下方抗塵俗而游從古人如泰山北斗之尊遇河汾昌黎或當稱晚學耳乃下及于僕僕何人斯敢當此稱謂哉門下其以世法鄙夷我乎媿悚如何僕生平敬事門下卽近日出處亦必告于門下甲申之三月僕以新進三階與聞兵馬錢糧之數知賊勢積重不若南去以待援師與閣師爭之與司馬洎京營主者爭之竟皆坐書生浮游妄爲正

石雲居

卷十五

一

論者悞大事矣都城旣破僕百計求死而方密之密托以大事中貴人則持泣會極門囑以委曲存孤僕遂收淚抑氣寔不敢死此同朝同官所共知見者乃事旣不果碎心痛哭無可如何間道求脫賊境從海上借師以殲之此時賊探甲而圍守城門數十萬從賊者方張官置吏方謂一紙書能立致江南降服若仇不戴天義不顧身冒萬死求一生惟僕與項水心師方密之實有同心以故跳身而南而南人因君歿爲利不諒僕苦心反以無金錢相結將置之法嗟乎何其忍也僕非不能死者也亦非無所爲而不死者

也不死而逃于賊勢方張之時或猶可得當以報者也然而言門戶恩仇者遂不能舍一僕嗟乎何其忍也昔裴諝陷身史思明以蠟丸致書而唐人稱其忠况僕輩早避賊而去豈遂出裴諝下哉僕南歸獲見老親蒙宥不悔旣聞偵捕四出家居必及于難與其身名俱辱何若去之間中太姥山遇密之知賊西遁僕遂徒步萬里來歸于北冒霜雪之途履蒙茸狐兔之徑日不見煙火夜不得枕席幸而得生僕豈計求美官哉僕知南必不立稍托于故人能爲北海賓石者以映之又將待北地知我者或紀其何以不死何

石雲居

卷十五

二

且不俸至今謂叢桂向曾招隱士登壇今始認將軍之句如昨日事然則門下今日猶以將軍待僕耶真幸矣僕與門下同世而處未能易地皆然僕更何言哉獨生平爲古文辭詩歌二十年篇什皆焚于賊經歷患難此心耿耿竊自惟年力未至衰耗尚可肆力文章以發思意之鬱結幸得一身則願以文士之習供後世之是非或恃門下一二人憐僕出處知僕固能處者則僕尚不至與草木同腐也秋深館居木葉將脫門下祠杜氏頽然相對若能念索居請爲數寄好音無遐心可乎臨楮哽咽瞻企之至

石雲居

卷十五

三

寄宋其武年兄書

去歲南歸苦心絕少知者日望年兄來里門爲我解嘲不謂人言如沸生平相厚善稱父子游皆掉臂不一顧嗟乎交情交態古今不可復問者多矣近從弟一身見之是以仰天椎心泣繼以血千載而下願爲太史公輩執鞭也嗟乎如弟者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竊伏自惟身名俱全上也次則名辱矣或有察其心神者下此則身名俱辱一處不足塞責徒滋詬厲何爲乎僕前朝遷官十日與閣中爭遷徙不聽與江北爭權宜又不聽與司馬商城守巷戰如木偶人毫不

見省而僕之力殫矣已而中官持我泣遲我有所爲又不果乃決去于賊勢衆盛之時此年兄所知九門兵刃相接乘間跳身寄命如髮伏行城野夜以爲晝幸天假餘息歸見老父一面而舊日仇我師友者必甘心于僕又素忌僕稍稍持論不畏強禦亦必甘心于僕漢陳蕃疏曰今天下獄由怨起爵以賄成此之謂也嗟乎僕何仇于彼乃相加已甚如此哉逆知人情既極反覆偵捕且不時至老父堅不欲他徙僕恐身辱無補乃挈一兒躑躅效伍大夫托奔鮑氏痴兒戀母泣求歸勉強聽之嘆其爲時命使然耳此後約下信益急方直之殊深念告以爲當亡命江湖間僕無金錢足自結無交游爲我出一語盼盼年兄無由縮地愬言初尚不敢惜必貽老父辱旣而思市夫朝聚暮散不相顧倒行逆施其何能久不若逃世外以俟之決策行海上邑捕者聞又躡追龍游袁君所又至括蒼山王君所嗟乎張儉亡命望門投止何此輩亦不容一遁臣哉太姥山遇密之得金作糧遂從起入閩而豫章而楚武昌假道麻黃僅停一歲家三日歷商城固始又折而南潁州上睢州渡河旣渡河卽隸大名府大名同年成青壇方治行僕乃知南中多

有官此地者矣嗟乎自七月至十一月步行萬里涉虎豹之穴凌蒙茸之徑百里無人毒霧陰崖貼貼欲墮既入楚豫狐兔橫走蓬蒿執戈者搶掠行客僕越布單衣面日薰里幸而無猜至成子所更無他願與乞稍稍得衣食埋名北山之北中丞王清遠直指衛台孫卽以報聞而青壇亦不能爲北海賓石藏客矣僕至河北網羅不及卽當委身事之李賊竊據尚有喜其帝制而因以爲利者君从之謂何哉大兵戰太原戰關中渡江南平李賊之餘黨數月間指揮大定豈非大憤在天地王者起而逸收之哉然則僕將驕石云居

卷十五

五

朝廷寵錫來歸之義突予以佐銓之任隆恩莫與爲比僕嚴屏夜金茹淡飲冰而都城內外稍稍知僕表裏他日或不貽知已羞但南轅北轍徃徃而是子立無援恃有方寸以報國家因而叢怨不小練達如沈延州才智如熊雪堂或斥去或自求解任僕又何能久居此位不識何時避賢者耳雖然如僕者尚何言哉僕偷生當世便思盡職誠足以發大君子之一笑而僕前事既不爲所諒又不能枯槁效一行受恩新

朝若更懦下無束脩之意益可愧矣僕是以區區明告年兄與兄遇父老子弟宜明此意他日蒙恩賜歸里甚尚可追隨賢者興言及此弟不能禁失聲矣瀨上近江南年兄科名最著將終爲孤臣耶抑有志濟世耶撫按奉行催文必督促赴京新朝尤恨觀望年兄當先驅車來毋使人得開口也張燈作書不覺縷縷老伯安福洎今卽君益長進爲問臨楮不勝眷注

寄呂大司馬書

石雲居

卷十五

六

客歲拜違左右越江河而北途次了然寢夢漂漂雞鳴風雨未嘗輟行視他同袍稱壯遊者不等矣夏少貧且苦立身行已稍稍自知法度前者見先生之時願以此相質惟我先生畧分而篤義嚴外而和中其于夏也惠進而教之敢慢于奉持以蹈之愆哉夏私念古人以天下爲己任尤加意人才苟不得志不能登崇良善則又數致書于有氣力有道德之人以爲言而不見聽與能聽言而不言者罪則同故古人必言之必再三委曲言之幸得深智沉勇能任厥事忍令默默處此且稿項黃馘以終莫爲之一引手也哉夏今有其人矣沙溝守備倪鸞出身行間于三年中

平復曹濮諸劇賊累功致仕其人善騎射絕勇慷慨
以身許國登萊變起強賊據城虎視諸道徵兵數十
萬日費金錢無成功督鎮以倪鸞爲材調署新營統
護夷漢諸遊兵夷漢兵敗將某之棄兵也悍而散悍
則難率以守散則難率以戰于倪鸞無難色甫就列
論以忠義其苦惟均始戢戢無跳驅之志馴伏虎狼
奮然同仇轉戰百圍頭顱被砲石左手被重創然猶
密計祖帥夜半伺敵急督諸將入壞城賊持萬弩趨
下猶負痛大呼先登祖兵于東甬角繼之已兵于西
梁繼之活擒賊領二人斬首無筭賊始環潰逃入水

石云居

卷十五

七

城仍督兵擊水城賊首尾支應始有航海之計嗟嗟
遘廣陷沒諸將不知兵法遇敵至則望風潰無一敢
言戰者間有一二敢戰法令束縛不得動行然亦幾
盡矣以夏所聞見如倪鸞能戢戰能立奇功可謂不
惜死及登固解序次戰功倪鸞又居下賞不踰百緡
爵不過三級深可慨嘆惟先生文武爲憲國家攸賴
可謂有氣力而有道德其欲開倪鸞之戰功耶否耶
夏知賢公卿爲 國家惜才苟得倪鸞其人自不吝
達之 聖明授之以節鉞之任但下僚卑末雖有
殊功茂才弗克陳告當事耳夏過沙溝度歲諸士人

爲夏言之又考諸同守登城者復如是言以是益知
倪鸞之可用也知倪鸞之可用而不以言之于先生
仁人君子之所不敢出也夏與倪鸞無盃酒情面之
緣而獨于先生有師友道德之義故敢告所聞所見
以備採擇不忍淹沒天下長技人才消長天地鬼神
陰鑒主者故承先生不棄夏言獻其實而引用焉

寄王清遠總制

春仲僅兩接教既聞撫視各郡邑遂不敢屢佈鄙懷
弟與兄年齒相若幕府長跪且定伯仲之好雖道修
違問政如千里面談耳聞中初定在廷殷名無敢出

石云居

卷十三

八

兄上界以節制仿古命將肅制閭外弟初爲恒陽念
代任殊難又竊嘆定秦民于難後擣李寇于方奔非
兄不可而不揣愚陋竊有所陳願兄翁收召英傑使
爲國家用保愛良百姓勿爲郡邑豪役所與肉而已
英傑者宜使之躍然而望得朝廷之功名而三秦故
秦漢所按壘而宿勁兵處其人悍勇自將必多潛伏
山林不苟爲賊用或有外委身于賊而能保全鄉里
者此其行義尤在一行之上兄翁儼然古方伯連帥
之任下車卽訪求父老諮其人望清德厚爲禮貌之
甚者暴其才畧俾著于朝廷豈不有欣欣感動于大

將軍之揖客者乎他如瑣細胥徒之屬稍有能者有司別白彙叙不以煩指揮也如此則英傑皆爭出幕府而可以免于秦無人之譏矣百姓于秦中爲尤苦初苦孫督歛財養兵繼苦賊入養兵疲民大兵旣數戰大勝賊遁賊之步騎委棄鋒鏑而居民不獲保全室家亦十而六而朝廷未卽布置各有司其豪猾者必能惑亂署官之耳目私忿傾家訛言激變深可痛恨今以數千里之寄億萬載之封疆付託大君子俾開府坐鎮必不忍赤子之顛連湯火而無告也羊叔子都督荆襄孔明屯兵渭南兵農雜聚安堵如故人望兩公如神明不可測其實推誠以待物養德以惠民敵人之所相望以爲父母師保也而又何戰乎弟屢以安百姓之言爲救時之要務而重惜遠人不足爲重無所以發抒胃臆乃不向兄一發抒也其忍乎哉弟才鈍志懦碌碌無所短長徒有羞惡尚望兄不忌知己之言爲弟憫惜効忠之心俾駕下之質因鞭策而致千里是兄之大有造于弟也縷縷塵聽伏惟鑒採不勝依切之至

寄陳先生

不奉教言數更寒暑然未嘗不懷左右也聞流言困

石云

卷十五

九

石云

卷十五

十

折長者至于就訊江寧同朝知契莫不爲老先生危之有語夏者夏獨謂先生文章規模原本不讓遵嚴荆川震川三先生必能履尾不啞蹈阱不陷況兩朝老成暮歲優游田間當愛之重之何至以不根之謗使從吏議耶頃接手示勤切逾分更悉當事深矧前誣然夏實從尊集知之不待後來欣慰矣承教選定諸家古文集更善震川先生之後學者爭趨詭俊後來漸染偶麗抄襲四六自擬古體豈特悖謬震川卽王李諸公亦不以爲知己王元美有一詩題云恭陪郊壇其下遂云戲呈其其爲于麟傳也前有數史漢句後忽用時文軟熟之句真不可解今之以爲史漢者直坐此病吾友艾千子號西江最能爲永叔之文者特小嫌篇有摹擬然已超絕吳越諸子矣其一時年最少而能文者獨有蘇武子桓武子歿方二十餘歲今遺集刻江寧可取而觀也貴池吳次尾有樓山集殊有八家之意氣格小弱不能自振劉伯宗能擬漢其于歐曾亦有契入惜未多見其文桐山方密之一時才子其有韻之言出入漢魏三唐當爲一朝之冠古文辭常用鄧潛谷斷章取義之法輒不得佳甚矣難其人也夏于近日文章家獨心服先生

爲震川以後一人夏好用長句而先生集中間用勁句未免小異要之言必近道不以剽掠古字古句爲工此則大同耳貴鄉先達有周公用者其文簡要折入古蘊名反出元美子威之下近時友人豈凡司空辨析體裁夷然入雅海寧彥升宗伯多容善蓄能以陡健見長著述甚多可方李贄皇其餘掉鞅文藝夏未及見亦不及知私心所見如此恨不能與先生而談耳吳中朱雲子風雅閎博罕得倫等若明詩平論之選大非詩家所宜有竟陵惡習滿紙可厭如夏少作甚可笑亦半入集中何也雲子初爲偶麗之文其石雲居

卷十五

七

寄劉伯宗

九子峰頭連開十丈知爲老兄青玉案矣草土人能
不心折耶鴈行無幾山林著述終當讓兄願益聳身
進業毋使後來少俊不見貴池名山藏也珍重珍重

寄朱雲子

汪星聚至廣陵得仁兄書問爲慰抵白下後卽來詢
吾師舊日門巷不知如何慟哭也猶憶長安集叙師
弟子據席而談少所當意獨稱服我雲子爲吾國顏
子欣然願往從于西山之麓今則吾師渺渺爲隔世
人矣世兄過唁先君兩家患難正同九原之痛亦同
不知何以爲生也薄儀聊佐山中松夜讀耳幸茹之

石雲居

卷十五

七

寄旻昭大兄書

甲申國難延爲家難獨能破悠悠之口以白弟苦心
者兄與蒼舒數人耳天下方羨陳氏有兩君子而弟
遂嬰多口濱死莫救傷哉一日三階何以塞責賊入
不死何以遲回避賊潛逃何以得當圖報乃南人不
知我心必殺之爲快兄左右史閣部泣陳本末使知
申包胥必復楚而魯連不帝秦閣部感動涕下沾裳
矣兄之骨肉弟也豈待言說哉

與姜雲滄年兄

台旌抵江北卽爲地方拜疏情見乎辭同朝皆知老

公祖所欲言者尚不止此也喜慰無似滄桑之後小民易與爲非尤易與爲德紛紛委署如王中丞所云出身不正者近且如何沛邑閩孝廉諱爾梅者閩博通敏當世罕得倫等前苦署令摧折棄家出走弟廿年鴈行聞之于邑倘能爲弟物色勝弟受萬間之德矣大京兆陳心田弟同里同宗親愛比于骨肉負氣任事尤可敬畏降補海州心田自能言之托在字下心田必能隨地敬共以自效而老公祖垂注老成于禮有加尤弟所切望也生平無他係心獨朋友出處必危每飢不忘况再生之後以數子爲同氣者乎

百五

卷五

三

答朱夢九

足下新掇科名于世態不患不熱但患不冷于交情不患不濃但患不淡冷則隨所處而安淡則擇所從而久若謂科名既得不妨寬縱優游日復一日學問既不進長從此多與則多求多求則多怨併生平所謂貧賤之交亦議我輩改易情面矣弟經歷患難此中耿耿乃明見世路是非皆由我造惟靜處一室可以讀書長智亦可以寡過僕何足比數年過四十尚未有聞此心未敢自己足下年富力強立身伊始何得不奮然求爲聖賢之學乎歲月流迅良友寥落僕

所望于足下者非區區科名耳

寄朱滄起先生

先生以長房之杖致張何兩大雅于黃金之盧真人浮游挾羽都亭又復洒洒出水雪肝腸照瑩門下士使食氣接唾如得方平行厨精華香潔不饑不渴解張以從奚羨夫賓賓燁燁者爲哉惠叙稱江南三子不敢當然吾師屈尊行下掖吳蒙輒盛爲稱引遠想慨然昔蘇源明恨不見古人所不恨者獲見元紫芝耳緱山雲瑤蘇門鸞鳳今乃親承下風豈非天幸夏好爲古文辭二十餘年實見韓歐尺度流漸殆盡一二剽掠史漢者敲調卑下流爲六朝未免小兒強作解事夏有友艾千子張爾公實能割然中解今又得先生推許大河之間君子深思豈易易哉簡中又及釋袂行果旬日拜表耶他日奉杖履而遊者必夏也幸以山中白雲招我而贈之

答王覺斯宗伯書

夏從事文墨輒思就正先生則嘗私評王先生之詩沉雄而奇核遠則少陵近則空同而又習見先生法書轉側縱橫合乎古人特未見先生古文辭則夏又矣自論議王李綴拾史漢博而多僞昆陵晉江鹿門

震川數先生恢恢乎能鏤刻萬物之情狀而接以藻
績矣二十餘年慕義不俸恨不一當先生發我胸中
之所言先生雖未見夏恐亦不能舍爲後學之殷氣
不幸而遭甲申之變有所待而不死賊方盛而必逃
先生聞之必于邑感悼亟引手而呼之語何至如來
示所云乘危而擠井下石也哉此傳者盛其辭夏實
未聞也况如先生所云則夏果在先生包容之中矣
夏竊論古今以文章自雄壇宇者必無殺人之心易
世再生目中英傑所存有幾紛紛怨毒相傾遂至徒
資非笑苟有豈弟君子何忍復以方寸之地特起五
石雲居

卷十五

十五

獄而使人迴車蹇產徒有不平之鳴乎就見不遠先
此佈復

與宋轅文論文書

昨示一序一傳讀竟卽點次奉上尚有不盡言者轅
文爲常給事序蘊深渙澹直入古人奧域矣若近日
之文似有舊序在胸未能舍去以斷句爲勁以離句
爲古此弁州史料之論斷也其去古人遠矣若我所
謂斷者全氣推行行止自如譬之江河之水隨山石
曲折而成波非一往不復之水也我所謂離者篇法
先尚提挈次則敷陳其後迴抱前意使人知立言不

盡之法非忽而入史忽而入傳之爲離也至于摹擬
之文別出新意亦自可觀然不足貴也毛穎傳終當
單行近日于鱗以呂相絕秦書裁節爲絕謝茂秦書
真以文爲戲矣不必効也况嫫母者黃帝使訓宮人
而有淑德者豈可移其名爲楚醜婦之通稱耶美惡
比形自不害理但以之作傳未免唐突古賢婦耳僕
于古文辭不敢謂能當奉教于君子矣寧進毋捷寧
拙毋巧寧切近毋浮誇或稍稍不失古人尺度然時
俗方尚偶麗而僕欲自伸其書生所守之說其不叛
而去者少矣私心竊計轅文讀古人書作爲文章必
盡得其本末源流斟酌醞釀放而爲言然後可以盡
洗惡習是以于轅文之文娓娓言之不敢匿而不告
也友朋遺喪虛譽相高未有真能摩切講究者僕與
轅文何等相期而出于此轅文其然我言否耶

寄旻昭侍御兄

讀大兄荅老人十問可謂微妙員通但不識未荅之
先果能不由擬議旣荅之後果能不落影響如所云
廓然熾然否學禪者以父母未生爲前以末後一語
爲後得弟指切則必逃爲無前無後之說以自捍其
門庭自張其武斷謂儒者支離甚耳然終不能使其

寔人無疑義也弟今年多病病中無世俗思慮惟摩
切聖賢到今一絲不斷一脈不隔之處天地萬物與
我同體只爲己私不化遂成缺陷學道之人未言克
己卽言歸仁未言先難卽言獲未言事卽言得此古
今通患知己之爲害于天下又能知己之爲害于己
而用大師之力不可奪之勇以廓除之由內及外由
親及疎由赤子知能至大人變化終日所言信是也
終日所行行以是也知至知終渾合無間此易之所
謂元善春秋之所謂春王也兄以弟言爲然耶否耶
每見老人與人議論多與王心齋羅近溪有不言之
石雲居

卷十五

七

契非老人援儒以入釋也兄以老人爲真釋弟寔以
老人爲真儒耳言至于此非當面商量幾虛一生而
前此在家混從地師閒過山川今番小有所見又不
得與兄寔竟微言大義慚愧不能已已若蒙放歸田
里追隨杖履必不敢虛負知己拳拳也老人道體何
似念之弟未卽通候老人素念弟如骨肉必以爲布
縑千萬語矣此中相信深切不妄語者惟老人及吾
弟兄耳李聖一年少有古學高才老識罕得倫等頃
因旋里乃托布所見如此兄有真切論亦須寄來也

與周生於

門下數致書皆不識所言何意大率如韓子所云不
爲衣食所困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耳雖然衣食能
困人不困之時其困人愈甚如門下奇才刻思何微
不入何堅不破乃不用之于學道而猶有世俗之見
也願門下思吾言也宇亮招來問業甚慰遠思惟門
下持論平處世和毋輕見人之不是毋偏執己見虛
心體貼論孟學庸語皆學者對症之藥此外更無所
謂博學詳說也僕老矣頭重目昏惟日夜摩切義理
他無所異望念與門下二十年貧賤困苦之師弟而
不以此心此言告之我則不仁矣門下其棄我言耶
石雲居

卷十五

七

抑有以復我耶

寄馬總督擎宇

企懷山斗數年于茲兒子家問泊南中友人有相及
者莫不感荷高深之澤詩人所咏樂只君子邦家之
光敬爲頌述台階矣某固陋無似側聞德音如躬承
披拂然未敢以一函輕竇左右踈濶之罪夫復何言
公和風慈宇弟在數千里之外有溯從伊人之思正
不以世俗往來頻數爲歡好無間也老成碩德親如
冬日弟寔以公爲同心同氣不識許我納交否兒子
愚劣督責不能及賴我公雲蔭之下安守門戶其爲

惠于弟者豈言語所能鳴謝耶大行李君南來肅候
台前附陳鄙意不盡依切之至

荅鄭兵憲

秋初接一函知門下信道益篤守已益嚴必期不負
官以見相成之意若師帥父母皆存此心皆寔行此
事何憂吏治不及古人哉願門下勉之小兒遠居江
寧惟教以杜門不通一問庶幾不得罪于長者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不用情乃用情之至吾輩交儆勿失
可也

宋伯璉先生

石雲居

卷十五

十九

前承惠示卽致報書中有論文頗與時人好尚不同
就正先生以令卽舟行遲遲冀從陸路蚤達苦無便
人遂浮沉笥中此心奉教左右雖達道如几席諒不
以疎濶見過也聞老先生選定前代詩已有成稿不
識于古文辭亦相因付刻否夏二十年來與友人論
議宋文憲王忠文方正學王陽明王遵巖唐荆川崑
震川諸先生爲文有法度有含蓄當彙爲一編其中
神合古人不減史漢矣如李空同何大復王浚川王
弇州李千麟汪南明諸家或摹擬史漢或綴屬左國
雖有離合之不同然去古人亦遠矣其餘不能如潛

溪諸家之學空同諸家之才竊取浮名妄庸何疑公
安竟陵其尤也不辨體裁不求雅馴滿紙機竅韻態
一種一段狂肆詆訶託爲神解稍黠者習求對偶麗
雜浮濁以爲史漢典厚當如是真束書不觀之人也
又當彙爲一集三集成學者于文章知所去取矣先
生以爲然乎幸有以示我夏年來多病苦無良醫靜
夜思維情識流浪何時可已聖賢之心傳諸論語大
學諸書而學者不能反求之于心是聖賢日以言語
告人而我不知其故也猛自省察真無地可以自容
頃畧有小明願與友朋摩切又不能向先生道其所

石雲居

卷十五

二十

以悵悵未可言喻聞先生益精養生家言神仙可立
成豈參究參同悟真而有得于真陰陽之說耶抑如
丹士所云服食長生耶先生于夏有不言之契在世
俗離合之外必悉心告我無隱令卽學業何似讀書
爲制業當力追作者毋謂時趨如是姑寄託以取功
名也取功名而非名理合道之言其事業可知矣願
令卽勉副先生所期耳天氣增寒百倍珍攝爲慰

荅李映午

王生歸附致一書未悉所懷也冰玉之操近益著聞
撫定山巢輟戈事畔真寶豈弟自生智勇學道君子

與俗吏相去萬萬耳天章公祖交門下甚密不勝欣
慰賢者雖有愛民濟世之心而總統方略提衡師帥
者掣權忌能何以克濟今既兩賢相遇而相須之殷
矣何憂盜賊勿戢民生勿遂耶願門下益勉力任事
公論在人擇材在朝廷未有才如門下而聞譽不
昭昭者也孟旋先師後人何似前以佈聞當日從遊
之誼及忠難奔走不及過問之故矣

與趙丙三

門下來知我困如山居人欣然索而返此近日友
朋最難得者共望我甚奢而責我甚重以爲投足太
窄之門便可立致青雲下此亦得潤色持李而不知
不肖謹守法度惟恐有負國恩敢私徇情面乎門
下能不爲流俗人所惑相慰別去如馳數月間正不
能不賦秦風白露之章也眉老益深靜自得大可敬
愛今日驕語岩谷者多是惟恐人不知我之心求人
知便多憤激多憤激便多喜妍藏身不固學術不純
不足比跡古人僕生平敬愛爾公伯宗眉生三君子
正以其讀書學古太過時人交情友誼有金石之堅
芝蘭之好改世而不改心恐情而實有情他日定當
傳諸君懷我耳門下能從徵君遊薰德沐教日新月

異使我遠道欣慰此匪則傷從善則吉與有道君子
甚久論議尚美結交要津呈身公府若哉

寄李揆江

違道絕者數年而不敢以一面輕責左右非自蹈疎
遠之罪也恐鄙悶浮沉知已如公定心相照耳江上
久用兵火民無寧宇公開幕府以來官廉士肅文武
爲憲風聲所樹莫不瞻望山斗況弟素厚知愛比丁
馬行耶兒子居江寧小婿方仁植之孫托在宇下尚
祈垂注教誨遠道不能經營家事所恃以無恐者特
爲公夙契必不使之舉動失宜以召致侮辱耳大行
石室居
李生年少古學論事鑒鑒過貴治喜見顏色而又託
隴西一源其款然可知也秋風高張聊乘鴻便不勝
馳念之至

與諦先

自諦先旋武林而二如輩皆來都門以貧無脫粟之
官而當諸門人絡繹之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此不
特爲滿足不求進迫者戒寃恐世路多艱難于支應
人情也令師既得寶山便須畢此大事宗門無輕化
更不必旁求只此足矣諦先係佛門弟子當思令師
付託之意精進猛力長塵修覺方是出世人家排以

招徒置產爲足畢支持門戶事也日復一日少壯者
老大矣僕日夕痛悼四十餘年渾如醉夢不能爲儒
者擔當遠大虛負知覺言之可爲泣下君輩既無俗
累已省却一半掃除而復紛紛紆紆比有室家者更
甚此名爲僧實非僧也以諦先大有根器切切言之
更望詣守本業毋以多識官府爲能事也公朗太史
來武林便附此音

荅吳駿公先生

夏每擬制義中有震川先生後人萬萬不可追及于
序論朋友之文申明此意及讀先生墨義與易書行
石云居 卷十五 二四

世者輒嘆服震川之文爲不孤矣震川制義茫無涯
涘若大海之瀾嘯魚龍而盪日月也其爲古文特謹
嚴尺度援引古人與人相稱與已意相接大洗剽掠
摹擬之病宜乎王長公之久而始傷也今之爲文者
不知長公之所以自傷與停泓朗著之稱而徒效長
公少年詆訶熙甫以爲文章在沉博雄麗耳此豈可
謂知文者乎夏讀先生制義竊妄意先生必能爲震
川之古文恨無由相見一快生平所愛慕而僅從雲
子所選詩平論得先生吟咏數章庶幾大雅復作矣
夏猶謂雲子論一時英傑之詩多取其近于京陵者

殊不可解則心竊憂之曾投書錢牧齋先生知其將
有不起之疾也而雲子果下世矣良友幾何堪此淪
喪又恨前此未能因雲子盡發先生所爲文惟待異
日奉杖履請教耳乃先生不我遐棄稱引拙文寔發
冒懷何以得此于先生耶夏于制義日竟數義于古
文或有數日或有經月未成忽伸紙草就大意寧拙
毋巧寧遲毋速寧拘毋泛當世所謂高材雄辨不過
四六之雄或以論議不相上下遂至多忤今夏亦自
悔文辭爲累玩物喪志藏之不復書以示人而先生
言之若有所深信不疑者夏又因先生賈勇奮筆習

石云居

卷十五

二四

荅蔣侍御

年兄直嚴正氣上薄雲霄弟方幸從賢者游而甲申
之變任事數日而敗間關萬死而逃仇者借端設阱
遂至經年風雪艱苦倘嘗懷我知己愬言靡從迄今
事定思痛徒令涕如縷縻耳先君大故皆弟宿愿所
致筑筑草土不比人數乃猶辱垂注耶唁慰交切敢

不佩德項下地牛渚日以爲歲不識何時獲晤言也

寄王大中丞

歸後日思淮南矣省下食指多而米價昂田園荒蕪
又久焚焚之子百事艱苦不若寄托宇下時支持頗
易乃悔此番移家真多事也仙霞之事想見塘報矣
奸人厚毒當世善類凋落真是泣下今既殞于厲鬼
江南老少莫不歎舞相告人心怨怒同然如此天道
可畏尤可信也

答朱先生

閣中閱貢卷出始讀吾師手書南華秋水望之而歎

石雲居

卷五

二五

庶幾博大真人哉文序及進乎道者此非夏之言也
昌黎子送張童子之言亦孔孟以來諸儒相傳之言
也道大而無外小而無間儒者于此條貫統理而後
不爲虛無澹泊之旨浸淫而潰其隄漓其醇則我有
所以知之明守之篤也知所守所守是以道在我
而物莫能勝此其說端在師弟子之授受而朋友倡
和如伯叔者猶不得而並之今之爲師弟子者果以
名乎位乎抑以道乎如以名位則名位所在而我師
之苟名位一旦出于其上而諱言師某者甚多也如
以道則以道之所在而我師之雖名位差遠必言師

某相見謹待幽光道人不敢指名張籍輒名韓愈豈
籍非韓公門人耶且夏見有受先生之恩者遇人而
名小有患難則諱言師某斯人也實不能爲先生禦
入室之戈而下同于陌路之悠悠泛泛者夏抱病于
心竊歎今日爲師弟子如此而已是以有受爵不忘
而進于道之說受爵不忘一庸俗人之所能爲而賢
智反有所未盡則夏之立言誠言其切近而非過耳
至于先生齊物我忘得失等語出于毫末幻古今于
且某吐棄名實情遊物外夏未能得其解但能知所
知守所守以求不悖于孔孟而已矣力小任重惟有
退步然亦不敢後先生也

石雲居

卷五

二六

首屢賜爲望

答錢大鶴職方

裝歲出走聞吳門師友盡被幽拘與脫賤軀使鼠輩
遽難成案計幸中而獄甫脫集聚有期延佇不已何
期吾師復罹網耶江南賊起望屋斬關仇如山海委
于草莽焚焚此身何以爲情讀老門翁手疏陳義逾
分愧不敢當患難相同昂慰兼至展視同人涕淚且
縷縷也別論奸人之尤假藉清議以伸宿憾無良至
此惟有仰天歎息然向之所謂忠臣義士者適足資
後人笑柄狂醒不醒流毒安忍生平號父子游間皆

掉臂及唇貴池伯宗貴里雲子真獨立塵表不謂同
聲又得東升也晤間乞致鄙懷滄桑之後怨毒宜永
雪消融而好善之懷知我之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若能矢爲詩歌當令後世尚知執鞭孫賓石諸人耳

寄覺浪大師

去冬讀大師一書泣喜交集既恨情識流浪向虛空
中點綴人我又念人天雙眼炯炯六朝風雨兵火之
後猶不忍舍一焚燹子獨語無侶慰藉勸引倍于座
下當幾者豈非大師與佛齊肩之願力耶是以始而
泣再而繼之以喜也其實喜者仍是可泣大師何以

不雲

卷十五

三七

教之入長安病甚萬里行路疾鬱已久既脫網又復
稍濡情緣染不能割以此一旦周作血痰迸下粒米
進輒嘔出旬月伏枕百藥不效病夫于此小有安歇
然因病得安歇卽因安歇得病占先生操持冰雪能
人之所不能其終身是病耳疾痛在身頓見身世都
幻果幻耶前此遮掩文飾至此伎倆窮矣大師具無
上智慧開拓學人如江如河若蒙指示病中尚能承
當耳蘇子捨所愛作供養不孝惶愧之甚長安門庭
比于世外不肯讓萬松老人一步然病矣病亦病也
安歇亦病也知安歇是病亦病也大師何以藥之家

大兄是居士執斧斤手不孝嘗慮其機熟成習數晨
夕時知不惜智拔吾家弟兄也瞻望江干不勝依切
之至

答陸玄成

老友相別淮南有懷無已旬日歸不識道履何似書
問甚艱得來示伏枕生喜病久未愈請歸不獲藥物
無資焚燹歎慨慎初兄惠顧與否以此日懸懸也龍
池山固佳但聞山田衝去三百畝僅存百畝以百畝
而兼三百畝之糧一不便也萬畝之山無人看管茶
笋之利不足償稅二不便也卽有他可營而入山甚
艱護持少人三不便也爲今之計莫若盡捨入龍池
寺中以爲香火之資貴邑縉紳不思而他日入山不
爲生客此最便事幸卽圖之若寺中不須此山徑還
原主不孝無藉此也

寄宋年伯

不孝與令郎年兄科名姻婭遂中輕薄兒之忌乘間
投金必置不孝于灰地而後已昨歲獲拜床下真隔
世事矣老伯愛不孝如子出入必問休戚相關嬰變
歸里慰勞有加不孝所以晨夕涕下願讀太史公書
矣遠顏失血數斗伏枕爲苦委頓旬月每懷道履恨

不挾長房杖縮地以從陳情乞身又有在京調理之
旨當世老成幾何而睽阻若此徒自傷煢煢耳近履想
益康勝手中鴻戲具有神力幸多爲之不識尚肯惠
示不孝否年兄棲息何所令孫學業何似此時以承
奉菽水爲貴萬勿遠遊貽慮也忝在至戚故敢直布

復李世臣中丞

春初過鄱湖企望道履弗及就見悵惘如何長安從
令姪兩接書問感慨當路殺人媚人此弟所悉于北
來者不待言而知其人矣文定先生以厚德貽子孫
之澤而親翁輩端行顯爵柱石江左反令含沙之衆

石雲

卷五

二

能折墮玉樹斃于吏訊行者莫不傷心如弟遭屢患
難更切憤激但愧言未足重無能爲令姪生氣勢耳
然弟切效于左右者不共之仇兩令姪必不忘報然
以意見定人指使茫無實據又恐仇者日深反激衆
怒能報仇之人必不見有報之迹必不輕出一報之
言如令姪舉動恐反多忤矣老親翁其詳以此言示
之氣誼相關不覺縷縷滄桑之役變異萬端在高門
世族或當婉曲以諛天道之報施耳鄙衷幸察之欲
言不盡

荅方坦菴先生

白門日擬趨教山行委頓希見長者驅車長安每恨
失此良晤今即親丈不孝竊識之于衆口如波之時
十年名場不得姓氏私心怏怏豈相士術疎耶抑才
人杜德幾耶南國榜發高門得三從邸中與次公歡
論森然武庫更過風昔言念前期風雨睽阻再世集
聚珍如夜光相對未嘗不泣下也試中願得香名仰
附不朽短識靡從遠覽遂致就選人格賦詩言別墮
厓以政事文章發皇家學爲囑耳承手示婉委情至
兼以戲鴻之筆下凱煢煢晨夕珍玩不能翫已入夏
苦病血粒米不進伏枕旬月乞身未得奉荅遲緩歉

石雲

卷五

三

罪如何老親翁先生望重東山進留周南同輩厚顏
切何當事言之未得見光素引自媿言不足重敢歸
老親翁推許過盛耶冰如年兄家居安否鴈行多危
遠望神傷幸老親翁時有以慰之密之令姪有歸信
否直之來南更望提誨高門子弟皆異人絕遠時俗
愛而教之此其時也伏枕奉修寸羽致我縷縷惟德
音勿遐爲禱

荅狄秋水工部

邑中數十年來不聞有庶吏可爲之說獨門下信道
甚篤守已甚嚴真不愧水部矣書來益悉夏陽居民

鮮少近增樂聚又知部中託名避役者逐之使去自
有水部未能如此之清肅也月一八日辭職言再四得
遂雖退閑自廢又喜里巷有同心耳徐州楊生渺不
得問豐董兄亦僅持一紙李五官不識治生何狀歲
暮百事俱待秋登數千里盼盼乞一速之俞善長子
乞爲垂注沛邑諸君入京未有通問者人情如此當
不足怪也

荅聖秋書

汪廣文來獲讀門下來書爲沛生號呼乞引手辭旨
愷切可泣鬼神交道浮薄而念友如此僕稱服門下
不雲居

卷十五

三

有古人之風矣但情事諱忌難辭靦縷是以敢爲門
下細陳之僕與某交有年胷中多容善蓄博聞強記
罕得倫等洎所著述初好新超稍進沈深曠渺成一
家言僕心實畏其能每與桐山言之此亦門下所知
也某舉孝廉僕猶爲諸生見某得意豪舉輒數進戒
某叱之曰迂儒也僕于甲戌偕上公車議論抵牾遂
從此辭此沛人所知而門下未及知也丙戌僕過豐
縣豐距某莊五里馳刺來見僕引避疾驅而前比歲
入長安三及門僕拒不與過此都人所知亦門下所
知也然則僕之見絕于某也亦已久矣僕得過之時

閨門皇皇百口爲累未嘗有一人爲僕訟言者嗟乎
人情反覆瞬息倚肩背成陌阡僕竊自惟寒賸逼迨
命實爲之于人何尤若有如門下慷慨急難疾聲大
呼爲某論冤狀豈不毅然稱丈夫哉門下謂僕不出
一言而某夙似若僕可以生某而不爲之一言也則
誠過矣僕與某雖參商十年愛惜高材生不肯棄去
設生所犯事畧可開口論列僕且噤不發聲息此蘇
張之傾危而孫龐之反覆也以大義責僕更何辭若
生所自爲狀牽連飛語陰陽徒黨偷園之徒伏莽喙
息當事勘驗情實不有株連豈肯輕殺一書生而必
不雲居

卷十五

三

責僕以排難解紛將託之華札耶抑傳之口語耶僕
恐生不得福而僕重得禍也昔人親在不肯許友以
成甲申之變老父尚無恙僕偷生跳踰避賊而南尚
未能成又肯輕爲發憤乎非常之事哉嗟乎僕之心
誠未易爲門下言也僕比年多難游從叛散擠井下
石反面負心皆平昔握手歡好之人幸蒙
恩宥放歸旗下足不敢出城口不敢言事春秋祭祀子
立几筵不能呼諸子以從父母丘壠在江寧山麓未
能瞻視松栢數千里舍音問睽絕已易寒暑病妻幼
子比涕下中夜摧痛僕何以爲人趨走入朝比肩良

朋歡笑尉勉及獨居一室百憂叢集嗟乎門下視僕何以爲情乃又責僕以出言救生哉僕于幕府雖有同官之雅出鎮要地不奉顏笑已久其能望以不可挽回之事乎生之生必聽所供虛實僕之不德重絕朋友又承門下之責備惟矢此心于天日鬼神耳門下所引救次梗爲緯真盧生以酒得禍于潯縣令謝茂奈泣于庭陸吏部脫其役非緯真氏也胡公宗憲號梅林脫徐文長于死非胡梅也文氣類古讀之不覺其誤然亦須考証明確也門下勿罪我言幸甚

與其相

石雲居

卷十五

三三

昨匆匆奉荅言不能詳張生口無妄語足無妄動邑中通家子莫不矜式小兒業師芮君號稱老成亦心折以爲老成人唐定西所云實彼惑于舊師入館見妬而不知其狡也虛中博識如門下而亦輕爲進逐之語耶張生師事門下道義不薄而亦有三至之疑耶嗟乎爲張生者實難矣僕自得過以來人言叢至幾如經秋之萍賴有數知己慷慨別白稍有生氣遷延至今望見天日張生以督責生徒蒙此詬語門下不爲慰勉乃亦有惑志耶張御史外任于本院而捏詞吏部陰授線索龔少常力爭其革職而反顏下石

幾不能生亡金失牛豈獨古人多不自哉僕親受之中夜痛心疾首至人前勉爲笑語僕旣自傷又傷張生同此矣至如門下所云進逐少年益爲可怪坐松亭者一爲芮君小兒師一爲王君故人子顧我於患難者也頃歸矣一爲弟一爲猶子從江南來長安周勿悅旅食維艱勉強過我許求若爲許石城之後人僕過金陵數主其家豈至今日不能授餐耶僕不知門下所云少年者何所指也然門下愛僕之意過于尋常萬萬謂之知僕則未也事關張生生平不覺縷縷及此幸以此書聞之坤步親翁若侯年丈毋謂僕開罪于定西也幸甚

石雲居

卷十五

三四

寄馬章民

燕磯別有六載而兄丈文章日係僕懷讀茅山詩如共策杖于三峰之上矣孟河先生詩實比肩空同而七子標位不及私心恨之今得兄丈爲後賢不患有美弗傳也聞讀禮爲怡然尊公先生盛德和風邑中前輩之遺古道日遠後人何所瞻仰若不棄固陋當附一傳以不朽也楊文宗識文名久矣新有著述幸一寄之春來孝履何似郵便示我不勝懸切

與馬萬長

聖天子臨太學環階聽講經義數十百子弟恨我兄丈未能與此盛事也昆仲稱邑中高材生屢困于秋試殊不可解若早來長安偕諸英傑抵掌論議必更有萬丈光燄又以讀禮留里門深爲歎息願丈善自愛垂雲之翼歷九萬里風斯在下豈只尺觀乎坐卧松亭懷人瀨上不識何時握手道宿昔也

荅王清遠

春來正須便郵奉達書問而南旋者多從陸懸懸如何頃接手教知老兄之不棄弟而實有過人之情也弟益老矣比來日如霧飲食減昔半非大用葭附不可而附子求至兩許者竟空諸市價矣以此益信藥物之難也晨入申出日以爲常幸從諸君子後可幸無過但當

聖明切切圖治之時固陋如弟有懷莫展恩眷之隆

愧無可補兄其何以教我乎日望兒子來長安而遲遲不發甚爲可恨兄幸與孿老公祖言之假以一舟便可移家也舍弟來長安貧無可贈舊有房一所在淮城中尚有未足之價萬祈與劉和實年文言之至于兄鴈行之義久而靡篤特令舍弟致我鄙懷伏惟興居萬福爲慰不宣

與旻昭大兄

弟聞大兄問道之心更過于已道無人我聞無先後弟與兄同學同志經歷患難知愛耿耿誰謂兄獨行山徑對坐天空木脫時耶弟亦老矣人言之後閉門日多痛悔前此役使知識不能討挾本源毀譽浮動實未安穩受用將誰欺乎數書請益竟未見報不知兄何以豁我蓬心也兒子賢近豈弟亦無世俗利祿在念但語言失次第舉動不誠實皆心地不明之故有妨有子勢不能不令之歸此後督責望兄以慈心毒手相兼而行若少壯流浪老大無成是亦大兄之憂也覺公近益深到姑孰淹留得自在神通當事大功德與雪園前案正同莫錯認也晤時乞致相懷更與手示近日道體何似秋深吾兄爲道自玉

又

一年中僅得字亮來一書前此數有請益竟不見報豈未達兄前耶學道之心老而益切望大兄精進亦如弟本分事斷游想省應酬語朴實無能不爲人役使雖未問道從此入手是爲究竟文靖公爲無口匏不爲籠罩籠罩二字真學人病根也不識兄以爲然否覺老大有見地實能踏諸佛頂額弟亦不肯作嬌

人觀場也長安馬廐與深山何異大兄不以弟爲妄
言欺人矣兄子南來專望貴成此子有資性而無學
問燕以名教樂地則閒雜之人退矣老年兄弟真實
關切想不待再三囑也

荅張按院

豫章吏治之獎百姓之苦正非一日而門下與撫公
所見諸彈章者能使人心震動從此有更生之望矣
欣慰如何僕經人言之後自知積有怨怒閉門思過
又念

聖明在上太平可計日而効如門下諸公各能經營料

石渠

卷十五

三

理不畏難不拘情其于國家事大有補益真足以起
我衰嬾且知巡方也僕更感佩門下矣南昌徐巨源
宜春張爾公諸君何似東鄉文集有全稿否乞留意

荅方仁植先生

接數書知太親翁發憤于此輩者深矣身受羣小之
口侮辱家世八年來痛定思痛寧不傷心然不肖有
所啟于左右者江海必有風波人間必有恩怨思不
可忘怨則可已人之加我者皆本分應得之事而我
之不必憾人者非故爲迂濶不情之論也諸孫英立

不墜家學太親翁何介介于人情哉至于不肖少年
偏強名場妄持議論避賊而南應受阮馬之毒矣幸
而

自愛

皆本朝再生之德迂拙多患又賴

聖明昭雪朝夕言念感極涕下一官甚貧實願小有報
效裨益生民其于隔世怨毒直一笑置之太親翁道
學淵源仁心爲質胸中尚不能容若輩耶諸人得志
仍肆爪牙此亦聽之天道耳何容心哉問令孫能文
喜甚德門子弟前程遠大太親翁督課娛老又安問
生平有不平事也骨肉至誼敢布區區惟不責愚懦
爲幸

石渠

卷十五

三

又寄馬學老

方託元昭太史一致書問而黃次仁年丈復來典閣
試諸君子獲進台堦傾吐所懷如弟親侍左右矣入
署以來益企道履聞老祖臺于弟多難之日眠食都
廢非知已道義關切何以有此友朋依藉嚴名一巨
緩急掉臂不顧及唇相譏真可慨歎老祖臺不以弟
爲不肖而進之於同氣之列可謂一時心相知者但
有感佩而已屢求出示實不得已小兒來長安親族
無賴尤當豫防生事耳

荅張完真總督

賊巢既破望風瓦解數年根株不拔者一旦釋戈就
畊仁兄于百姓有更生之德矣弟更有所慮者黃河
北向濟運道無損總河先生以數十萬之金錢與全
河爭長流之勢果能挽而入舊河耶抑勞而罔功耶
弟考漕運全國七十二泉匯而成流昭陽微山諸湖
蓄而待洩加河之口自宿遷入前此漕運之船避河
之險急于入口豈至今日反欲趨險以爲功耶役動
民夫久疲不止河上人來皆爭言河勢未能如人意
也總河先生未聞有一語商畧正恐數千里之楊柳
不能應付數年之下帑民力既竭賊盜因以煽從爲

石雲居

卷十五

四

憂不細此仁兄所管轄事敬因使者之便佈于左右
若河未可急回功未能猝就漕運未至大有阻碍當
在下流開濬使入海路寬不當在上流逆拒使全河
足以困我民力也近日無水利需家之學又無善治
水之人是以一倡百和曰河宜使之南行而弟獨以
爲不南行無碍于漕今日已見端矣此言可採仁兄
當于總河言之日抱杞憂不能默默惟仁兄報我

馬肇宇總督

比來不敢與他人通書問惟老祖臺之愛之素中有
所懷輒思傾吐然又以數千里遠道不敢信無浮沉

也前北元昭想已達覽弟有所囑者故里民困于解
役久矣前此一條鞭之法民納銀免役今則法廢而
民少役多矣民何以少以避役而少役何以多以求
避役而益多如紅花顏料上馬豆黃蠟之類每一差
出小民百計求脫溫厚之家善事上官而免中戶臨
期簽點竭力那移而免其所不免者單丁貧戶矣單
丁貧戶不勝此役必至賣田宅鬻妻子而向之所謂
溫厚與夫中戶足以自活經數年之推敲亦幾于盡
矣如此民安得不困藩司既不以折色上請縣官又
不設法豫備各項解頭更換點差不知愛惜各上司

石雲居

卷十五

四

提解役人乘馬至敝里官長剝鄉民解之課不過一
百金而數十金虎役之豪尚張目怒眉以爲不足也
兵火之餘小民僅存皮骨百方休養未能增益而乃
以一解役之故重致摧傷今日所恃以更生者惟我
老祖臺一人某安忍不爲之一愬言于左右乎元二
年之間山中嘯聚寔繁有徒分兵彈壓誠爲善策上
年議裁兵而敝邑有馬副將之留呈實以馬君賢將
也然有兵少餉雖馬君賢能使其不譁而求食乎如
弟所聞鄉民薪米入城兵先要于路以賤價奪之忽
而入城則昂價以與人矣他物稱是小民盼盼莫敢

誰何有司知而不問勢必鄉民交易隔絕豈地方之
利耶况營兵放債厚息估計家資十空八九其有遠
年文契及紙上虛銀民間勢所不能得者莫不投營
借威逼取無厭是漂陽有兵而無民也馬君雖謙謹
清慎能盡除此情弊乎前督兵者不敢再言不肯留
兵者必重怨前此鄉紳士民之多事貽害也閭閻報
又增添四百名原數未移動者已不可支而數百名
之兵不知何以爲居又不知何以爲食也惟老祖臺
詳以示我弟居長安去家日遠于邑中諸事實不能
悉擇其目前所最爲民害者謹告之老祖臺不棄鄙
言機行屬吏爲公派之法使民不苦解役將士有安
頓之法使民不受與肉在公一指揮間耳事關桑梓
幸賜裁察

荅京嚴

老弟雖病必不歿以先世之德與弟之爲人知之也
乞善自調攝老年兄弟不過數人患難憂傷衰白之
狀益非昔比若蒙恩放歸田里獲與弟輩坐對茂樹
持筇觀良苗新麥與鄉里人言往事于願足矣家人
生產不敢問也

與袁將軍

宇亮來聞足下爲我貴家奴之生事者喜甚如此相
聞方不負患難與共之義世俗悠悠何足論也更望
始終督責庶使奴子輩皆知所畏耳明老地理之
當世罕得倫等前有論地九說竟未見報也相晤非
遙率復不盡

示兒書

汝到天津李節丈寄到汝信有談因果報應而爲善
益堅之說深爲可喜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聖人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豈可以
報應爲誕妄之事乎人生一心與造化相通漸染世
味漸失本性夢中擾擾毫不寧帖此日夜之報應也
知日夜則知一生之口夜矣知一生之口夜則知生
死矣天日鬼神昭昭視聽若不猛發深省錯動一念
罪過自受不可不知汝既悟前非不患道心不充滿
也十月間汝六妹竟以痘殤此女三歲能懷父母能
使諸母得其歡心殤之後舉家痛哭前年五官之痘
與今六妹痘皆是元氣虛弱有藥莫救以此淚眼欲
枯矣汝兄弟成行我何苦爲一女傷悲如此但痛念
人言被拘之時汝妹日倚門而呼及蒙恩釋喜躍抱
我頸如此天性孝愛豈不是有夙根之女又自傷年

將五十而不聞道虛糜官俸毫無補益于人世而生
平積聚愈充以致降罰兒女得此奇疾目中罕見尤
不能不涕下沾裳也寒來有此傷心日見衰老告歸
之念益切將激切陳情矣汝六弟幸得笑語稍破愁
城可向汝毋言之山山地須託玄卿事大伯須恭謹
覺老人近况何似併當問之

荅李玄佩公祖

讀近刻諸門人文其湛思厚力足以攘却前此之狂
毒惡酸而又能不與清薄者爲隣使我輩數十年夢
寐于文章之事可以無遺憾矣南榜發知名者絕少

石雲居

卷十五

四三

豈南國以嚴名爲戒皆幽潛自喜耶然聞合尺度者
皆簡少爲貴正與老祖臺賞識不遠也默公高擢甚
可喜有才如此無往不收蚤見之矣寒來殤女爲苦
多患之後以庭前笑語稍解憂傷忽棄老親而去淚
眼昏昏何以不能忘情如此學道雖久于安身立命
茫無所得哀樂過分理所固然又以此益深自責也

荅實庵兄

數問吾兄浮寓京口豈鶴林北固之佳勝足供泳游
耶抑多故人與共晨夕耶比來不得書問抑以弟多
患之後棄置不足論耶使來持一函至既自喜又自

傷也官貧如水兒女相依寒初雪深處一幼女淚眼
枯矣猶憶拘守時蒙

恩釋歸女見而大喜就懷中提携曾幾何時而委之
荒野我實不德以致罰及骨肉安得不憂傷以老乎
弟舊有氣疾近益增劇胸臆作痛目昏如霧兀坐如
枯禪求如仁兄放浪形骸良不可得矣鴈行闊切故
悉陳之詢使知非虛語也千萬節愛自玉

荅鍾文子

年來不得老門翁一問或較士各郡評文爲勞耶得
手示何勝欣慰吳門師門下士落落如將旦之星而

石雲居

卷十五

四四

門翁獨以文章之事宜揚義理使齊魯之士咸有法
程視弟輩作食中書無所短長相去又何如也邢子
愿最妙但見其刻帖若得手書行草一種更爲合作
門翁上書法故及之寒深與道殷節愛不宣

與默公

官以甘勞事以長智默公文章妙一世能時如玉堂
之謹畏溫恭則進乎道矣數日不敢集聚患難之後
實畏多口且議論發于比近尤難防禦惟萬分遠嫌
乃可不爲所中况默公才名既著從旁忌者亦復不
少此時正當靜默多讀書耳古文辭當力求體裁深

于古文則博于時文矣

寄馬將軍

文以精修佛事之心慈愛邑中赤子此真學道人介
量也富家之豪擁黃金自潤惟恐年不荒歉惟恐米
價不貴此何心哉聞親丈行義當愧死矣言之敝鄉
大司馬莫不起敬起愛誰謂當世無公論耶

新命之頒願益鼓舞使部下士皆知與民友助則爲利
于地方永弗謬矣

寄楊培庵方伯

老親翁以厚德篤行懸車鄉里令孫來長安習爲長

石雲居

卷十五

四

者之事繩祖武矣爲之欣慰風雪載途馳騎歸侍左
右心竊念之夏初入都便可畢試也僕近狀無可舉
似多患之後幼女痘瘍入間泣殺何以爲情乃知忘
情之學泰觀無始幻視天地塵視萬物亦不易言僕
又自愧顛倒情識學道未成耳老親翁健健安步望
之如神仙中人必有微密妙道其肯悉以語我否耶
冬來風高雪寒顏色凋枯何時獲奉道履于石湖之
上携筇杖縱談今古爲樂也

與姜昭侍御兄

兒子來侍左右願更切切以其親見患難又聞因果

之事于李太史若迎機引道或可銷鋒浮氣增長道
心失此又是數年流轉矣大兄近日如何大事只在
明心心無其心是謂安心其于吾儒同耶異耶弟謂
覺公是近溪復所二大儒之學未見有復我者亦未
見覺公肯吾言否再及之以俟三平侍者之智拔我
也

與北海少宰

年來同好惟我兩人此心無間紛紛是非人我皆屬
妄境而聰明才智過人之士往往爲人所愚美而不
自知覺其愚美入者又反以爲人惟我使可以得志
不知其喪失本心良可哀也老兄舟還良久未嘗敢
商一負心之事而口語究不能止我輩實已止之矣
道取入署與過一談雪中殤女了却後來牽繫而舉
家涕淚最久不輟于此難言忘情且自傷學道無成
多積愆尤罰及兒女矣

寄胡其章

淮南裁附報書既慕年臺栖息丘園流觀山海必有
古人鏤刻萬物之能藏之名山傳之國都爲同輩不
朽盛事已而慮家食既不耕胡獲罕得游從助長
氣勢安石且老于東山向平徒慕乎五岳某抱愧多

矣才如年臺好言論辨說如年臺度可以上下作者
與之並驅比肩正不以彼易此也敝宗某謁選得州
守矢爲海上稱賢父母都門相見輒詢邑中老成則
首舉駿公先生老年臺以對問又爲某言東南民力
之竭者皆由于民自民而自我自我若以我爲父母
民爲子則困苦疾痛安全利賴皆非百姓之事某聞
此言不禁淚下貴州得福星惠臨而年臺又有風雅
之才其于南山君子之咏必先爲諸人倡矣

寄張公亮

虎臣歸附悉懷恩秋風漸高木脫微吟知老年兄多

石雲居

卷十五

四七

不忘知己也隱賊者竟係何人才如采張朝夕杖履
大有進益後世使人稱某某與公亮游處甚善是一
不朽之事彼夫遂不計及此耶然願老年兄不介諸
懷不形諸口桑田滄海事事變易男兒重意氣何用
錢刀爲年兄必再四咏歎耳弟近况無可舉似老如
六七十人貧如世外苦行食指數十口衣食維艱然
亦已安之矣但此後不知何如經畫也因遠念併及
之

復吳父母

與令叔柳梅先生同朝厚善卽聞諸從多世共家學

者老父母英嚴特著敝里何幸獲藉名賢于兵火之
後也家叔來京備悉善狀役者復持台翰惠示德音
真如金玉矣尚有一二事關係民生者敢爲老父臺
陳之一曰衙役結黨之爲害也深城甚小向爲某氏
諸僕橫據西門招納無賴橫索民財而主人方以爲
得意其後乘亂反戈燼其室辱其主言之髮指然誰
階之厲哉此事深可痛恨不謂此風敎創不變而大
姓諸從者又復踵而行之宜與金壇之倡亂不可復
住者呈身某某始求庇護繼而聚黨插血歛金私圖
有一詞在臺下者卽陽與處分不問公斷曲直是非

石雲居

卷十五

四八

詭云我輩在此不容空過嗟乎此尚有人心乎尚有
法度乎斗大之邑而饑而噬人之虎豺不下數百輩
小民莫敢如何士大夫知而不言兵火餘生何以存
活願門下銷萌杜隙使不能聚而思逞則地方利賴
多矣且屬盜賊隱憂不獨爲小民錮強暴也一日酒
館之宜禁也敝城十年前僅有一二館而鄉民入城
者知沽酒市坊不知有所謂館也兩漢陽至而酒價
十年矣至今開張未見改易前此士讀農畊人家殷
富市飲者反少今幾何民哉貧富交困十室九空而
酣歌恒舞不息豈風俗使然耶酒館旣設鄉民有詞

訟入城捕役入館動費數金惡少年聚集把持號召
招納爲禍滋大一酒館也革之甚易仍之爲甚害老
父室必慮及此尚可使酒海肉林復見于斗大之邑
耶一曰總書之宜去也本邑米數共計若干石耗米
若干石沙荒若何載在賦役書乃者會計不發上下
通同作弊爲奸有一里長加至數石者有里長數百
石竟折入零米不須納兌者彼此飛詭甲乙那移曾
不思小民升斗之艱輸納之苦而總書之欲如壑幾
何而民不爲盜也糧房承行儘足銷筭下兌文冊當
自內發總書何能必不可少老父臺洞見其弊矣尚
可須吏留滯耶一曰解戶之宜豫備也邑中數十年
不知有解戶之苦者張文忠公一條鞭之法爲之也
如上馬豆如紅花顏料等項名目不一僉派不常點
者求脫愚者承役紛紛展轉害在民而利歸吏胥今
日屢苦此役矣上司需求本色而解戶必至破家蕩
產然則將如之何惟在設法早僉派均庶幾不至大
爲民害耳計一歲之中解本色者幾何計費用若干
金先于正項錢糧每零加幾何以備僉解之需則民
之出者無不平而民之解者亦不至太難矣此亦一
時權宜之策也以上數事因仍已久爲害日滋前此

石雲居

卷十五

四

數告于父臺之前毫不省憶僕實自愧徒抱區區梓
里之憂其如言不足重何幸遇賢父臺文學之舊
弟君子之德又能虛已而問敢不直述所懷幸賜採
擇焉

荅王安之方伯

前報門下書托在夙好直述所懷門下不以爲迂闊
無當而于卷冊有珍重之意以此知陳義日上也喜
慰如何可言頃復接示蜀地多虎騰傷人甚多駭歎
久之兵火之後民匿山谷田荒不耕蒿萊滿眼正苦
此種門下悉力驅逐更不可緩又須慈和平易視民
如子力行承流宣化之事彼饑而噬人者寧不一旦
釋其爪牙耶前史反風滅火虎渡河正非偶然可致
在門下自勉之耳賤辰何足勞念謹壁盛儀但達空
函可也

石雲居

卷十五

五十

荅李玄佩

前惠書卽冀使者持報而待之遲久竟不可得旬月
來又不知文旌照耀何所思與時積如何可言文體
還醇反正病眼頓豁此非私譽學者至今日始知代
聖賢爲言當純熟義理非可抄錄艷句如摘段錦也
生平苦心爲文欲以歐曾之筆掃除一切偶對今日

得良友開導多矣願老祖臺勿畏人言行以已意振孤寒拔淹滯當路自有公論豈肯以士子之功名供他人情面乎敝邑文平雅是其本技更進以豪宕則全乎大家矣

寄侍御旻昭兄

兄與毘公念弟之至又念小子慈悲如此能不感涕父母皆下世能見父母方是孝子見父母能斷除一切嗜好妄想求見父母不可然斷除而非斷除求見而終不見此處困苦自知恨昨歲長于虛度好日與言及此發一慟矣兒子開歲省毋囑彼無外交游無石雲居

卷十五

五十二

他記誦但迫切學道毋如弟事後追悔可耳更望寄詢覺老人願力廣大何以使弟得見父母又何以使弟蚤得歸來見父母也滿州四兄乃弟家遷去者其人朴誠可敬屢言大兄矣

寄覺浪和尚

病中得覺公大導師書提唱醉夢得大歡喜歷劫祖位以文字緣收拾諸方聰明伎倆獨見公耳部隔無識生从心切願見一百尺竿頭精進之人乃旦暮遇之入冬更又遠去數千里何以慈悲我耶兒子明歲四月當侍座下出見紛華而悅入聞道義而悅二者

交戰于中能戰則能勝能戰勝則可以不戰而勝矣童子嬉游尚不知痛苦發願馳馬射鴻急不能脫公爲我發其蓬心可也長于爲名德壇宇幸念此兵火流離之後諸佛子機寒相聚大有因緣萬勿飛錫他所使後學瞻望不及

寄旻昭侍御兄

數得書問吾兄與老人磨切甚勤苦白日易墜大道難開惟兄不肯負却此生耳講臺衆聚更須位置若無一人饑飽是細事其言龐雜正足懼也兄智慧所及必能使學道人無取譏訾侮之事矣真切真切兄石雲居

卷十五

五十三

子欲留長安讀書而思母之心切切未可強之案頭乃令端里兒子性浮動不常好馳馬試劍好高談闊論搖擺如不繫之舟幸有學道種子不斷聞人歸向亦復作念大兄令之侍側或可因逼促爲沈實也其師須擇一老而有品嚴而有學者專一課字義不在文采弟遠隔數千里此子成敗全在今年其書室當在僻處上江王公祖舊有一日之雅其人刻苦學道熱問大兄併欲探討覺老人微言也金陵當事皆賢世外人尤借金湯矣

荅李君

門下能于文章變爲四六之時獨按古今以來作者之旨使諸生言義理不言權變言聖賢不言權奸粹然一出于正文人能事幾爭光日月矣僕婆娑此中甚久近于王七棄學使者言之甚力與從變亂之後復歸正始而北方之習喜于抄舊喜于好用不可讀之句與字破承便成對偶中後無一虛字可笑可怪至此徒有慨歎耳入署官人毫無補益強言談文益足非笑然能使後生小子稍知先輩之法雖召侮取譏不敢悔也門下術道切而求士急此非僕所當深言者耶惟門下勿急勿懦惠教越士一意通今學古

石雲居

卷十五

五

摧陷廓清之功豈在退之下哉

荅魏昭華

昔永叔知貢舉黜劉幾之爲天地軋萬物茁者若今日之四六之文文心淪喪爲患不小併不及劉君遠矣幾更名輝卽以純正見收爲四六者卽能不爲四六人才何嘗在當世有永叔耳老祖臺豈猶讓永叔耶昨澈邑人至傳示歲試五名皆平昔不爲四六者善慰無似近年文體敗壞皆由二三好名以不知義理之言捷收科第之效遂至相煽成風相誘成習而不知其非五經性理諸書束之高閣而巧襲六朝五

季之浮艷夫如是安得不日尋于干戈變亂也乎今獲遇老祖臺左提右挈收召後學使爲文皆有法程功豈在禹下哉周銀被黜初不知其故旣而得何公祖之書乃知爲句容宅也亡友仲馭吳買李氏之宅閔壯堅麗甲于邑中前任方君以周銀申文各院以此宅公作官舍夏歸里中爲力言本末于高公祖始得還業仲馭公子洎張公亮書此屋券及夏蓋惟恐方君之籍爲公物也何公祖知此房有屬遂有借住之約夏鳴以居停則可入官則不可有出價者其價數千金價不足者何公祖榮任後宅歸陳陳仍歸周

石雲居

卷十五

五四

此金沙人人所知也不識銀何故而發言又不識銀何故而發言于何公祖入宅爲公者方君乘銀之匿跡也存宅而何公祖借居者夏之大有益于周而毫無所私也青天白日仲馭歿矣孤兒寡婦行者心惻豈容他人入室耶銀之舉動真可怪矣然銀書生也彼豈知蘇公還宅之義其孟浪可笑其顛倒可憫始終欲存宅以還周多言不必計也近已移書何公祖矣若事有定議仍望老公祖收以學官使彼自知愧服可也長安如水事事爲人而猶不能見亮于銀此吾輩之過于銀何尤忝附而愛縷悉胸懷不勝愧悚

寄曼昭兄

天童博山三峰諸老人皆實實擔承生歿之事而門下弟子號得法者搏沙作餅機不可食虛空影响認賊作子吾黨黠人假召嚴氣誤人自阱幸有大兄以大智慧發大勇猛于六朝風雨戰鬪之後護持精藍宣揚導師能使吝者含忍者慈疑者信信者疑因疑得悟因小悟得大悟又適有覺公振鐸長干賓主不立中邊皆徹其受三平之智拔者不知幾何矣而弟從卧病之餘得覺公大兄兩書所謂得未曾有沉醉湖夢冷水澆背兄之念弟無始以來種此骨肉因非尋常鴈行也雪葉諸公俱乞致意世外盤旋毋患昨歲不易得耳茲以宋婿婦便附問大兄道履不書

答魏昭華

春初奉報之後忽困血疾旬月伏枕企想文旌嘉惠南國竟未獲附奏記室恃老祖臺知我多病嫵廢也頃勉力入署數次委頓大減眠食正望天際璣音豁我鬱結而役者持函至真如面語綰帶之交道阻且修几席間耳制義之道潰亂已極比日端尚偶對詫爲雕龍繡虎其實敗絮朽質安所用之學問義理畏其拘拘尺度好言事功權變聖賢體用毫無體究端

尚清俠樵奸不問何題望而知爲帝王大物矣不知何鮮望而知爲圭瓊琬琰矣前輩篇法蕩然無一存者而南國得氣之士多用此技間有二三古學不惑于流俗者又因坊刻衰落不能廣布同好以此益歎維挽之難矣老祖臺力以斯文爲已任既面訓之又拔其能古學不惑流俗者以風之天地軋萬物茁之劉生仰他日歐公門下士也士風庶幾稍更耳僕追念喪亂之端起于文心之險險每不揣固陋陳說再三而不與文章進退之權輒私致悵恨今得老祖臺司命于上飄飄乎正始之音哉不孝婆婆此道二十餘年間于諸刻本外又自訂一集中分三集其一以古文爲文絕去對偶專于斷落處見其本懷其一以先輩法爲文寧淡毋濃寧不足毋有餘其一爲臨場文恐前此二者不入時目則斟酌于古今之間效時人所爲整裕者然猶未至流入惡道也刻成而遭變嬰難坊間人藏其板未一行世私心切痛之束髮受書年壯行文自謂恨古人不見我而我之可見古人又何如耶言念徒自傷矣老祖臺垂問拙作謹以新義十作持上具識相愛相知之深雖不足觀或未大遂謬所云請自隄始耳惟老祖臺有以教之

寄呂蒼忱

別後兩得兄書愛踰骨肉讀而涕下僕非不知賤體
久病須滋味補助再用葠木克實元氣此得志于時
者之福也僕豈能望此哉僕自念違棄先人未克成
葬權厝于永興寺之後山風雨之夜誰爲抱樹而號
音思之摧割兼以受國家厚恩位歷宮保不能進賢
退不肖助成一代休明之業竊祿任事循例署紙坐
視吏治顛倒無所補益又不能引去田間日增愧耻
乃激而自罰自苦枯槁形骸臣苦衣食以稍見臣子
不敢負國家之心也若借債不已至于買居生活勉

布雲居

卷十五

五七

從節省又是餘事矣然年兄厚意則已藏之中心矣
荅李映午

讀門下書憂民之切愛我之深情見乎辭游從中能
爲庶吏能爲古人者惟門下耳衢郡接閩大師駐節
反側漸安門下德惠如春風扇物拭目觀政成矣西
安方孟旋老師文章司命流風不墜僕受知最深前
從避南阮之難匿身貴治地名仙姑巖曾爲其羽客
題一疏其中感慨皆以不及登先師里門問先師後
人爲恨事然亦未嘗敢書僕姓名也先師以文章爲
性命生產微薄嗣子字子玉未識其近况何似竊竊

念之不禁涕下蓋痛先師教愛比于幼子反以忠難
之故徒有瞻望不獲拜慕一慟至今猶期乞放時畢
此耿耿也門下來示義則師弟云云僕何敢當若門
下果以千古自命果以瀨上鄙人之言爲足發明義
理則師門淵源實在青峒之山肯一垂顧盼其後人
使天下稱門下因師以及其師不亦可乎寒風遠道
語不他及專爲先師切切言之雖數千里亦如面相
詞也

荅沈眉生

數年不得音問懷我良朋在九峰之間雲煙吞吐猿

布雲居

卷十五

六

鶴狎遊讀書課兒氣寂而深自知疎濶無足勞念而
仁兄番示實以鴈行待之昔謂知我者四人伯宗爾
公雲子泊我眉生今益信耳遠在天際仁兄靜以勝
熱貞以耐寒名可得聞身不可見悠悠河山豈能廢
停雲榮木之詠耶勉加餐外多所著述若不棄風背
之雅尚能爲稱道盛業也丙三家日落而慕義如昨
相見喜極欲舞但弟署居與仁兄深山相似益無儲
粟幾無餘錢何以贈之徒自羞一貧如此令弟卽致
所知矣

寄曼昭侍御兄

覺老人伸廣長舌嚼破空虛日向竿頭進步聳身萬
仞提出千古殺賊公案而不知者以爲世外人具此
毒手非毒手不能證道也然覺老人這番受用與經
行霜雪相似凍折枯枝寒徹底大有煖氣世俗忙
碌當機錯過耳如弟遭阮難萬里山海齊到步下入
海下畏波見虎不畏虎真生平未易得之事及今思
難既達漸熟情緣生趣漸濃學道無成負造化爐錘
矣言之痛心涕下欲寄語老人佛成佛必魔先成佛
八功德水當以此爲第一功德也弟年四十六目昏
頭童百事顛顛學道一念百折不回不識何時始獲
石雲居

卷十五

五

與老人面語也弟刻苦七年實恐有資盛朝特養其
實從所閱歷得困苦從困苦得安卧長物何益毫不
動心但家中接濟甚難友朋以硯執無所關說遂至
無可假貸舉家衣食豈能點金秋冬間定當陳情乞
歸稍問田園爲治生計耳此數千里苦情惟大兄能
知我也兒子舉動多乖望時時督之猶子之義兄肯
讓古人耶南中似親翁大能苦行精進甚敬之晤間
乞爲致意

示掖臣

元昭歸矣患難之中能不變心者一二人耳汝當達

見覺老人收攝身心有入路則有出路今日能爲吾
儒之學者覺公也年復一年茫茫無所得力然後悔
不精進晚矣游戲無益歲月可惜慎之思之勿謂我
言爲迂濶也大房大叔病體如何須一照管來京

寄通邑孝廉諸君

長安中僕以先伯祖怡山公事實詳告諸年翁之前
祭祀大典百世瞻仰苟非質之天理而安達之人情
而順雖子孫力可乞請不敢強附先正之後雖邑中

石雲居

卷十五

六

親友情好加密亦不能以情面而妄譽朋友之先世
也如怡山公內行醇備文采博通僕幼侍先大父尚
得詳聞之公父與豪有力者爲難困于福堂公年二
十補博士弟子員奮然請長安抗疏白父冤備歷諸
苦有非後世子孫所及知者鄉人莫不稱孝矣家難
釋攻苦學問試高等食餼學官從游者日衆每歲自
廩入之外縣令鄉大夫售文多金皆以奉親瞻弟至
于已有饑色怡然也鄉人莫不稱弟矣公以諸生隆
隆起文譽著怡山集若干卷可謂德成而見諸言矣
公有故友葛懷園先與公結子女姻懷園貧而子有

不起之疾每向公言不如勿婚公門人皆曰此出葛公意何不成之公毅然以爲不可鄉人莫不稱公長者矣公有婿馬叔國氏家貧至不能舉火公輒分以給之公好施惠及親友者類如此公應學使者選貢試當首列會有力者將以要津竿牘得之諸同試者咸勸公當具告所以公不應曰功名造物主之吾輩何爲揚人短耶及貢試畢有力者果得正而公得副且諸生間屢試不第而資志以歿矣豈不悲哉公孝友出于天性德量本于涵養乃奄忽數世不列學宮俎豆此子孫之羞也諸年丈皆知公之德無愧于鄉之賢者發揚幽潛光寵陳氏正在今日能不爲僕家世一垂德音乎僕閱歷多難困苦備嘗何足動諸年丈之聽聞而竊附夙昔縞帶之歡不能淹沒祖宗之善政告同志公出一呈慶使邑父母據以申文學憲據以入告先伯祖入祀學宮陳氏世世子孫必不能忘諸年丈之大惠也

答張二唯戶部

得門下煙霞之筆如涼風之滌塵襟也爲謝無似一詠奉酬雅意恐青山無價此中佳處未許我輩唱和耳

寄張公亮

老年兄伏處里門而文思益沉壯莫敵有心者慕愛不暇乃復過梁上君子困苦庶吏耶人情黨惡良可歎慨然年兄擅有古今文人之譽多取造化過于倚詞豈輕薄子所能貧哉義命自安粗遣歲月正不必憐憫也虎臣太史歸里楚珍可謂至樂且館中磨古不傳有前輩風其書法婉妙獨絕雲間尚書後又有虎臣矣馬行數子得此繼起英傑不勝色喜更念令公丁久病高才何爲困諸生也豈昔慕高隱耶近歲貧苦如山巾力作給食固曰非故徒有懷人胸臆耳

卷十五

六三

石雲居士集十五卷詩七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名夏撰名夏字百史溧陽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

國朝官至大學士緣事伏誅此集卷首有名夏順治三年自序而集中賀成青氈冢宰序稱順治九年則集成之後又有所增續矣集中祭其師項煜文歷稱煜之智與煜之忠又云吾師不死於仇而死於賊殊乖公論厥後歸命

連漪堂遺稿三卷

〔清〕沈峻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連漪堂遺

稿二卷》提要

序

沈子嵐菴種學績文有年順治甲午以鄉薦副車入
雍嗣屢試報罷遂絕意仕進揣摩理學大旨兼致力
詩古文詞聲稱籍甚余抵杭往來無間嵐菴與余宗
鹿菴相友善故余因得并交鹿菴二人者年與余相
上下每縱酒劇飲鹿菴輒乘醉嫚罵嵐菴則娓娓辯
論理學無少差失余以爲皆當世奇士陶然與晨夕
留連顛倒而不厭茲歲正月鹿菴歿余聞計往哭悲
不能已越數月嵐菴使其弟亮章持其平日所著詩
連漪堂遺稿

林序

古文詞若干卷相質且云臥病日久余亟趨唁瞭然
堅握余手弗釋數自指其心有欲吐而不能卽吐之
語余知嵐菴所以屬余之意蓋有在矣歸讀所著見
其豎義之確晰理之精多前人所未發而其文之曲
折酣適又足以達其意至於閱歷世故之語大約得
諸拂逆顛躓中可爲後人韋弦之佩非數十年揣摩
得力未易幾此余又知讀其文者或歌或泣必當如
見其人是嵐菴之精神恒獨往獨來於天地間與左
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作者千古猶生而目前之修短

存亡還之造化皆可以無餘憾也嗚呼余衰矣資以待老者惟此一二良友乃鹿菴既歿而麻菴復臥病如此二人者與余年相上下也余何以自保乎前既序鹿菴而傳之今亟序麻菴幸其及見亦以明余不負見屬之意若將來知余而傳余者悠悠斯世又不知當誰屬也安能無自顧而悲哉是爲序
康熙戊辰端陽日晉安同學弟林雲銘拜撰



序

戊辰沈麻菴卽世僕製哀詞謂麻菴自甲午與史及趙蔡石公嚴就思文戰悞中副車發憤再舉走京闕副車如故麻菴不肯負三北之恥遂棄舉子業肆力於詩古文詞卽世先日屬三山林西仲論定僕爲序今麻菴墓草再宿遺集選竣僕得卒讀焉麻菴之序余伯文宋勉夫也謂宜以神明性情之語置一集不得以應酬者竄入其間卽其所論人者以觀麻菴豈目曉者哉故所著詩文雖有所不得志托之以自見

而其境苦其志衰且熟於古今成敗之數而歸本於道不失尺寸者也其寓言於文士放情於山水固所謂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撰著諸傳則誠有憂愁幽思悲憫於師友骨肉之間而不能自己者非第然也論宋明以來事則又言成敗如指掌非空文無裨實用卽所罕罕於言行理學尤爲有體之儒而其他雜著輒多見道則所哀然成書者皆我麻菴之神明性情也又讀所著詩則惟七律也古詩三千刪以三百有六義焉賦比興風雅頌蓋斷斷如是義者卽詩人之

科律也故虞伯生最擅近體嘗自比漢廷老吏謂深於法律耳又獨註杜律一帙少陵題桃樹前輩每謂不可解自伯生發明其旨乃瞭然於仁民愛物及感嘆之意始寤麻菴之詩其卽神明性情之所在乎惜也西仲爲之選僕爲之序而無人焉爲之註釋惟俟後之覽觀者得之耳僕前所製哀詞得其槩矣猶淺之乎窺我麻菴也

康熙庚午暮春同學弟陸堦拜撰

陸序

陸序

二



序

嗚呼予忍序吾麻菴兄詩也乎麻菴與予同學道二十餘年麻菴清修絕俗壁立萬仞每怪余柔蕙不自勝痛加指摘有古人所難及者其詩超遠澹逸胸有所觸悟境清寂登眺遊覽憤懣幽憂感嘆不平亦時發於吟咏篇什之際憶余丁卯冬走別麻菴麻菴曰子無以得失介懷陳江門養親故事不可法耶僕老病且衰相見無期雖然死生聚散委順而已豈足道哉握手不忍去乃麻菴竟以戊辰六月死矣嗚呼

陸序

沈序

一

吾質亡矣其孰有箴余過而進以善者哉今年春其弟亮章出所藏稿七言律五千餘首示余曰兄志也兄文旣屬林先生西仲序行之詩必以昭嗣裁定余捧讀失聲不自知涕之無從也麻菴嘗兩中副車舉明經高第年未五十棄去舉子業每託詩以自况慷慨歷落視富貴豪華漠然不一動其心諷刺流連止乎禮義酒酣脫帽鬚髮皓白予固已嘆麻菴之澹於名利而悲其早衰不意其遂死也豈其中有不自得雖學道之人有不能自免者耶嗚呼可哀也已獨恨

以佳之節拙而友朋箴過之言爲難得將終於悠悠而無成也是余所深痛也夫昔人論詩有曰康節白沙天真爛熳非雕琢可及若嵐菴之詩則幾幾近之矣

康熙己巳仲冬同學愚弟佳頓首題



蓮漪堂遺稿

沈序

二

蓮漪堂遺稿

晉安林雲銘西仲選

姤陸正夫履貞

校閱

仁和沈峻曾嵐菴著

姤燿生合輝

男鳳起逸久編輯

文

明儒言行錄序

古人之文皆古人之言行也然而粹美者鮮矣自紫陽夫子有宋名臣言行錄而言行錄之見於後人者亦有數家大都古今文字經紫陽手筆如臨淮入汾

蓮漪堂遺稿

文

一

陽軍壁壘一新氣象嚴肅不可移易卽如言行錄一書出之紫陽者有觀止之嘆而他人爲之者皆不足觀吾弟昭嗣向與應嗣寅先生欲分輯古史爲言行錄數年未果而昭嗣多病且丁外艱居喪哀毀骨立暮而後始能讀禮其於他書且不暇觀覽又何能分類而編葺之獨是有明以來諸大儒皆素所仰止而誦述者其言語行事往往不能釋於心寢苦枕塊一念孝思與薛吳諸先生寤寐不遠噫思儒者之言行儒者之事親喪固所自盡也諸先生且若式憑焉且

若鑒觀焉。由是而編之。章之於讀禮。又何礙焉。今戊申四月朔。明儒言行錄成。因先示余。余向與昭嗣。有志於斯者。昭嗣一往超詣。獨立不返。而余年來。悠悠忽忽。不力修持。對此汗而背悚。然不寧勉志以讀。讀數日。始竟。慨然嘆曰。嗚呼。昭嗣之勤敏如此。夫大明儒之支系。卽宋儒之支系也。自宋有朱陸之明。亦有薛王之分。敬軒學朱者也。從是而嚴整力行。者皆朱學也。陽明學陸者也。從是而清虛簡易者。皆陸學也。行莫端於薛。言莫妙於王。薛王之所分。朱陸之所分也。薛王之所合。朱陸之所合也。同學竟異。同師孔孟。異若同岑。異流同源。於是而由繹之。繩法之。皆吾師也。又何殊焉。且編中手筆。斬然取其要。而刪其繁。得其精。而遺其粗。獲魚兔而忘筌蹄。將與紫陽之書並傳。噫。予則已矣。以昭嗣之年。行昭嗣之學。其與諸先生並耀。其言並循。其行吾又安知昭嗣非此中之一人哉。是爲序。

理言彙纂序

道之不明也久矣。自危微精一之傳。六經四子。昭然如日星照於天下。心在是。道在是。言理之家。雖縱橫百端。不能出其範圍。然則理又安在多言哉。國家設制科。取天下士。人人讀其書。講習其說。在上者知有位祿。在下者知有功利。舉而問其心。多有不可言者。卽士大夫著書立言。往往探淵源。鈎遠奧。及觀其行事。悖謬殊甚。言亦何益。蒸世理言。亦何裨於若人哉。河東孫子昭茲。以理言彙纂一書。梓而問世。嗚呼。

世之不樂莊言也。在昔已然。毋乃齊門鼓瑟。枘鑿而不合乎。非然也。人心之不明。聖賢不得已以言救之。諸儒廣其說於後世。如病患之必資於藥。石病愈多。藥愈多。立方著書。以救天下之呼號悲楚。於枕席者。彼諱疾忌醫。毋論已症在必死。亦毋論已餘則尚可。以針砭湯飲療之。九死一生。庶幾仁者之用心乎。昭茲之苦心集是書也。仁人之用心也。凡可以生天下者。不憚痛哭流涕。家喻而戶曉之。務使其明吾心。行吾理。油油然於彝倫日用之中。而不復背馳於聖經。

賢說其功豈淺鮮哉。余向與張子赤師徐子古周家弟昭嗣有志於斯。因與吾鄉應徵君嗣寅先生反覆辨論以求其旨歸。數十年來先生與張徐二子相繼棄世。昭嗣僕僕公車。余身在市廛。謀生無術。向之春風中。今若河漢。讀理言一書。愧作若芒背。然何孫子能孜孜於是不懈也。孫子友人惻甫陳君時往來浙中。以其書梓於坊人。且言孫子爲納言先生佳公子。性至孝。少失恃。哀毀幾滅性。以是多病。病中時取古昔精言以爲參朮。其書之成。成於伏枕中。噫。斯人也。

建齋堂遺稿

文

四

而有斯疾也。彼蒼者天。母可問哉。吾友林子鹿巷序言於首。余得樂而和之。

宋勉夫詩序

宋勉夫先生。余昭嗣弟渭陽也。當明末。與余同爲諸生。余時年方舞象。先生歲在強壯。及。問革。余猶從俗習舉子業。而先生蕭然方外矣。兩人時事各異。不相見者幾二十餘年。吾家兄弟中。惟昭嗣弟與余有水乳之合。昭嗣弟每論學及談詩古文。必亟言先生。於是余更得交於先生。先生不鄙棄予。兼友余友張赤師。嗣後每山顛水厓。促膝把臂。莫逆於心者。惟茲四人焉。嗚呼。世以攻取熱中。紛然於蟻封蝸角之間。而乃有寒蛩冷雁。呼號於枯稿寂寞之鄉者。不笑其爲愚。則疑其爲詐矣。未幾何而赤師張子一入長安。經年卽死。余三人益信天之所與。有不可強者。昭嗣研精於理學。余則與世浮沉。勉夫先生數歲間。招入嚶城幕中。及歸。出詩一帙示余。曰。此余不得已而鳴者也。盍爲我序焉。噫。先生身隱矣。安用文。亦安用詩。然詩以窮而後工。先生之境窮矣。先生之詩工矣。余讀終卷。爲挾先生之神明性情之語。而歌之讀之三。復贊歎而蹈舞之。若夫泛泛與世應酬者。此雖先生。

建齋堂遺稿

文

五

之詩。而非先生神明性情之語也。則願焚之。棄之。或姑置一集。以聽世之呼牛呼馬。人云則云爾。余固俛俛然不辨此者。以先生許我姑妄言而妄對之。則斯序也。亦妄對之一端爾。

何吳子詩序

詩以言情。而往往不慝其情者。其辭愈工。詩以言志。而往往不獲其志者。其境愈妙。余友何吳子。以英敏特達之才。少年卽登賢書。方之途窮未偶。數奇不達者。其情與志。不可謂不得矣。然七上公車。未成進士。茲以安定之教。司鐸章安。余知其情固抑鬱於胸中。而其志且困阨於樞下。嗚呼。坐無氍毹。盤無肉食。少陵所致歎於鄭廣文者。而不意於吳子。遇之則其詩窮。而愈工。厄而愈妙。有不待見而可知者矣。余以壬子

冬日與韓子儀京。唐子芳洲。有石梁之遊。因訪之於台郡公署。吳子出詩一帙。屬余序焉。余讀之。卽夙昔客遊之作也。憶余自庚子春。偕吳子旅邸長安。卽同舟南旋。聆其官商。挹其珠玉。久已不忘於寤寐矣。而今又三復焉。其思致綿渺。委婉流麗。若陽春白雪。出於嬋娟婉孌之口。雖不知音者。方將一唱三歎。而况得其肯綮者乎。昔之辭若是。而今之辭益可知矣。昔之境且然。而今之境有不待言矣。然吳子殊吝其金玉。錦繡。不卽以今日之詩示我。而以昔日之詩示我。

余將索其奚囊。罄其佳句。與赤城所獲溪山雲瀑。并
入於夾袋中。歸而與石家珊瑚。王家錦幃。夸奇鬪富。
異子且奈我何。余行矣。無以爲歸計矣。盍卽以新詩
贈我。

余伯文詩文序

情至而文生焉。文生乎情者也。詩言志。歌永言。詩歌
本乎志者也。然不讀六經子史文。不知古人之爲情。
不讀三百篇及漢魏晉唐詩。不知古人之爲志。體格
未精求。聲律不熟究。吾不知文之爲文者。何情。詩之
爲詩者。何志也。江阜余伯文先生。錢塘老儒也。余自
垂髮之年。卽見先生於江上。是時先生卽以詩文鳴。
及壬子夏。余四十三年矣。先生歲七十。望其形神動
靜。依然三十年前人也。莊生之故。吾吾不知其猶然。

否而遽子之知。非日化又踰十春秋。則先生之學可
知矣。先生之爲詩爲文者。又可知矣。暇過余館中。以
冰雪一卷。屬余評閱之。余適與及門習舉子業。時方
槐黃。不能免俗。隨行逐隊。呻吟揣摩。未卽觀先生詩
與文。及場屋報罷。更與同志入天台山。石梁。又未卽觀
先生詩與文。今則癸丑春日。載陽矣。乃始讀先生詩。
再讀先生文。嗚呼。先生之學博矣。先生之年高矣。精
言之。使人油油然自得者。其托寄性情者也。泛言之。
使人欠伸欲臥者。其應酬世俗者也。余謂先生可各

置一集不必雜金玉於瓦礫中夫人之精神豈能肆應酬酢於外則必僞必諛未有諛僞於外而能有情有志者也未有無情無志而可以爲詩爲文者也世之僞者大莫若仕宦次莫若優伶終日磬折僂僂悲啼歡笑於吾真何與焉先生已矣先生好禪禪學近多僞吾將取德山藤條高峰柳樛盡逐野狐輩入無字窟中逼取本來真面目詩與文亦猶是也有真志真情方有真面目取真而去僞此還家事也余之所爲評閱者如是矣先生其以爲然乎否耶

德星堂詩序

詩心聲也感乎物而有聲猶萬籟之動手風也音和者出於自然不得其平而鳴者出於不得不然然自三百篇以及漢魏唐宋聲各因其時其傳者類皆音深而辭琢無徑情率意而出者讀孫子昭茲德星堂詩草吾有以知其人矣其人蓋仁人孝子也靜而合乎道者也觀其心心則本於自然扣其聲聲則出於不得不然日擊道存可以忘言矣得魚獲兔可以釋筌蹄矣又何以詩爲哉然竊有進焉古人之詩不可不學也今人之詩不可不讀也去其率意徑情而存乎古深辭琢者則有加矣若夫刻燭扣槃得意疾書意不求雅句不求工已人下里吾不知之矣吳晉數千里交臂何時請以質之孫子

送天施弟復入長安序

天地之風霜甚於雨露。人患難艱苦之境。勝於逸樂。然必有能受之者。則其才堅而質厚。而後大川於世而不窮。往余與家漢乙見天施弟同入長安。舟行河阻。漢乙躍馬登陸去。而余與天施守舟中。自張秋抵天津。幾一月。是時北河水發。逆流難上。凡同舟之人。皆策蹇陸行。余與天施不能自立。亦相隨往。方三伏炎暑。火龍蒸骨。勞苦不勝。而執鞭者必以百里爲程。不容少息。天將暮。微風拂面。心始欣然。忽轟雷驟雨。

濶齋堂遺稿

文

主

淋濯三十里。衣裝盡濕。困殆無極。抵店。余身首作熱。將不復生。黎明復促行。披水衣。跣而乘驢。渡河數次。足蹈芒刺。痛楚難狀。余目視有生之苦。無踰於斯矣。而天施怡然。豈非其材堅而質厚耶。及過張灣。漢乙遣僕夫迎於路。余急下馬。趨宿寓中。而天施復行六。十里至京師。嗚呼。患難艱苦。人孰不嘗。而余獨若更甚者。平生逸樂累之也。自思陸行二日。已困頓若此。漢乙銜暑驟背。行千餘里。僅止八口。更當何如哉。入京。晤漢乙。各訴其苦。而余更自愧。三年以來。余棲遲

鄉里。每念此行。魂夢猶驚。而天施弟者。自去秋旋南。今秋復將入北。斯行也。毋忘往昔之役乎。異日材愈堅而質愈厚。其後不可量。無若余之輕脆無用。仰屋竊歎也。

濶齋堂遺稿

文

主

送闕槎度遊南鄭序

士不得志而遠遊。則烏乎可。曰。吾未見其可也。志亦何常之有。苟得手志。安往而不可。苟不得手志。安往而可。君子生斯世也。富貴貧賤。安逸勞苦。聽天而已。不得與焉。所可與者。吾志也。志不爲境所奪。而後無往而不快。吾心苟不其然。則貧賤勞苦云。不得志者。世比比然也。卽富貴安逸而志之不存。豪傑有爲之士。亦心竊羞之。槎度闕子。有志士也。其與世之得意則喜。失意則悲者。未可同日語也。然數年以來。貧困

澠清堂遺稿

文

古

勞其心。憂傷瘁其神。并其分之所當然而理之所可必者。一旦而失之。舉君親家國之所遭。皆外視可喜。而內則隱然其可憂。世不知也。而一二知己之士。則知之。嗟乎。爲槎度者。志亦難矣。今乙巳之夏。將策騎爲南鄭遊。南鄭之地。介乎秦楚蜀之交。棧道連雲山。川修阻。以槎度目前之事觀之。真其境也。憂傷貧困。殆有甚焉。雖然。勢不極不變。厄不迫不奮。吾視槎度之精神器識。皆將大有見於異日。而未可收近效於當時者。夫天下之大觀。莫過於秦楚。槎度前遊於楚。

今復入秦。車轍馬跡半天下。其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往昔詩書所載。登臨視覽。藏之胸中。亦足以自快矣。然則今之遠遊也。雖言得志。亦何不可哉。

澠清堂遺稿

文

五

送宋勉夫遊山左序

宋勉夫之遊於齊也。就余言別。余問之曰。子之遊何爲也。曰。吾何爲哉。吾以救吾貧而已矣。夫貧者。士之常遊者。聖賢之所不廢。貧不能不謀。生遊不能不藉乎人。以貧而遊。古之君子有之矣。然而今昔之異。將爲子言之。士與商賈異。貧而謀生。其不能經營於貨殖之場。心計於錐刀之末。亦可知矣。遊而藉乎人。其不能卓然自異於庸俗之中。悠然自放於風塵之外。又可知矣。違物忤世。則乖戾之氣多。浮沉俯仰。則恥辱之心勝。昔之遊也。以道。今之遊也。以利。昔人之貧。可以仕。可以教人。今人之貧。仕則不能。教人則無學者。輕去其鄉。而遊於四方。四方之人。猶之鄉人也。往而趨於王公大人之門。王公大人之門。猶之鄉人也。於鄉不能救貧。而他可救貧乎哉。宋子曰。吾非貿貿而往也。吾因人以遊。人不吾欺也。貧而遊。遊不能救貧。斯亦天也。吾敢多望哉。曰。若是則可矣。子之於齊也。浮江河。歷秦岱。觀乎營丘曲阜之墟。周公太公之風。其有存焉者乎。抵於泗濱。歷下之間。孔孟皇皇轍

遊山左序

文

七

環之迹。其有見焉者乎。古之人。席不暇煖。朝不遑夕。其果爲貧者乎。其不爲貧者乎。是必有得矣。遊而歸。盍以告我。

遊山左序

文

七

雲居寺記

山之在城者孰有名。而杭郡吳山則稱最焉。橫斜數峰。左江右湖。樓臺亭榭。掩映於深篁茂樹之中。使人應接不暇。斯吾郡之大觀也。山之陰有寺曰雲居。元中峯大師化城也。負楓林。帶郡城。就山腰築數百武。爲長廊。僧廬上下。各當其勝。蓋吳山多道院。而祇園十僅居一道。院喧雜。冠蓋車騎。相望於道。遊觀士女。駢集其間。而羽客居停者。日僂僂達迎。莫知勞苦。營謀金錢。不殊市井。幾不知有虛靜一教。以此恒富於

雲居寺遺稿

文

六

僧而心俗於僧。爲雲居僧者。雖甚貧。顧甚樂也。夫二氏之富厚者。厭與儒生相親。每見章甫縫掖。必退舍避之。而世之爲士者。亦多不肖。好訟樂鬪。以侵漁老釋。爲事溯其淵源。皆不知其道。若何。惟跡相爭。若水火。嗚呼。陋矣。雲居寺僧。貧與士類。其氣乃合。士讀書好靜者。往往棲其中。攻苦茹淡。亦與僧類。兩者乃大安。余嘗在寺中數年。習知僧貧苦。不以募化爲業。而學岐黃以治生。其亦賢於丐而貪者遠矣。昔伽文立教。鉢飯衲衣。求於無求。今之爲伽文者。有田有廬。庫

雲居寺遺稿

文

七

橐贏餘。裂錦繡。以成水田。累伊蒲。而儲香積。高軒結駟。頡頏其間。娥眉嬋娟。目成於前。其能不動心否乎。是不若提囊而賣藥者。猶存其風也。常笑富貴家。頭會箕斂。不仁之甚。而乃誘於桑門之說。輦金輪粟。以徵幸於身後。無罪。希冀福緣。造寺塑像。佞佛拜僧。身同婦女。嗚呼。佛果有知耶。寧空四大。而戀此土木。瓦礫耶。其無知耶。黃金其體。而丹碧其官。亦何爲哉。今觀雲居亦僧寺也。而官殿日益頽。佛像歲益圯。世無過而問之者。其僧之不求耶。抑亦他寺之佛。獨能爲富貴者有功。而此寺之佛。不能爲富貴者懺罪耶。吾不知之矣。寺以貧得靜。以靜得貧者。益安其中。富所不爭。貴所不念。吾儕得與二三友人。日遨遊於此間。晤亦樂矣。當深秋而登楓林。則天地皆文繡也。於夜月而遊長廊。則湖山皆琉璃也。出寺門數武。鏡湖一曲。廻城如帶。萬峰壘翠。所云山陰道上。恐不能勝此。况乎烟雨空濛。春花冬雪。景無盡。樂亦無盡。語云。入山惟恐不深。人生而家世爲累。父母妻子是繫。其又何能孑然高蹈乎。無已。則若雲居者。吾將老焉。亦莫

快於斯矣。

寶雲菴記

西湖棲霞山有菴曰寶雲。山僧瞿梅雪印之所築也。菴依靈芝岩。負峰面湖。初結一室。僅可十笏。瞿梅素善醫。醫一絳大商。疾瘳。因捐金爲建精舍。菴始成。構亭而登鑿池。而飲竹樹。邃密花果扶疎。觀者忘歸。商居停余家。歲供伊蒲金若干。自余之尊人與絳賈之客杭者。咸施助焉。瞿梅樸厚誠篤。年耄怡然若孺子。雪印好學能詩。兼善心計。兩人交資以棲此菴者。幾三十年。余同余紫方從速朽師。寓是菴三年。又同關槎度。在是菴二年。或刺舟湖上。或策杖峰頭。或聽梵唱於松間。或共啣盃於月下。爲神仙中人者。約千餘日。視瞿梅提藥。裒救人而雪印雙替苦吟不衰。亦足樂也。山交葛嶺。僧廬上下七十餘舍。各當其勝。晨鐘夕磬。泠然會心。卽不立禪。入定而靈山一會。宛然於寤寐中也。嘻。人世朱門畫閣。曲院重樓。自吾登山而望之。烟火蒼茫。萬家繡錯。不啻蜂房燕巢也。百雉金城。千屯細柳。自吾從高而臨之。隍池烽堠。井竈帳幕。不啻蟻封蝸角也。紛紛攘攘。逐利趨名。伺間投隙。好

惡不寧。自吾靜觀而思之。榮辱交於瞬息。利害成於俄頃。不啻勞螻蟻而鬪蟋蟀也。常與槎度南望江湖。鏡開練繞。西瞻鷺竺。翠峙蒼凝。大海接天於東。原田界綠於北。鼓掌長嘯。如在天上。彼富貴利達。詎足介懷哉。嗚呼。數年以來。馬首長安。雞聲茅店。回視此境。恍如隔世。而兩老僧亦相繼化去。弔影空山。含悽往事。桃源雖在。而漁津不可問焉。則余也。終何所託足哉。

遊南北兩山記

甲辰季秋。余喪子後。不勝悲痛。張赤師來約余同入寶雲。適寶雲僧爲母薙髮。折簡招余。余遂入山。出錢塘門。從石塔溯葛嶺而上。一帶湖光掩映。樓閣參差。而余痛楚之情。殊不減也。抵寶雲。日暮。呼僮沽白酒。兩人對酌。山齋未幾。而明月上矣。梵聲初罷。松影滿堦。懷抱始釋。就榻昏睡。詰朝。兼拉山僧樵雲。爲南山之遊。山蘇堤出。定香橋至高麗寺。問田家得路。沿石屋烟霞。入山十餘里。峰迴溪折。高樹參天。則理安寺也。寺向爲箬菴禪師道場。路口則樵豎會餐之地。樹頭飯糗。石邊茶甕。纍纍不絕。從此徑愈幽遠。門左卽禪師藏蛇石塔。拾級而登。入寺。過微笑堂。由香積園。轉入禪室。間經行履聲。此中選佛場也。不敢窺視。稍行登樓。樓中貝葉數大廚。綾錦縹緗。光照四壁。內則禪師影室。形像清古。使人敬畏。窗外山環樹繞。真勝境也。下樓從後山。上一泉泓然。山逕約數十折。足力甚疲。屢坐屢行。路盡忽得一小菴。扁鐫不啟。赤師先踰垣入。余與樵雲從之。菴最精潔。亦禪師靜息地也。

臆對空江。余三人坐憩片時。不覺形神俱寂。如在羲
皇世界下。視茂樹叢密。鐘聲隱然。類指理安蓮峰。又
出化城矣。噫。余十年來。緬懷九溪十八澗之勝。徒以
俗事所牽。未獲遂願。今以西河之痛。乃始一遊。失於
彼者。償於此。卽下山。出寺腹已餒。歸路始覺崎嶇。勉
行至點石菴。樵雲叩菴僧。索茶餅。雲門趙州。并作一
餐。不覺大笑。食飽。看水樂洞。洞中水聲潄潄。真山水
有清音也。別菴僧。乃由于忠肅公祠畔。沿湖而歸。仍
宿寶雲。次日。又同赤師往鷲山觀蓮峰紅葉。丹黃紺

澹清堂遺稿

文

五

綠。翠麗照人。入靈隱寺。從大殿至法堂。歷羅漢堂。金
碧炫耀。殊可震俗。由寺後登北高峰。體倦甚。以昨行
過多也。至峰巔少憩。因訪山後團瓢老僧。無垢。無垢
年八十餘。貌蒼古。新安人。獨居此山。不記歲月。詢之
有道人也。常言一冬大雪。山谷瀰漫。不辨路。逕而菴
中。火絕數日。計無可如何。忽覩雪中獸跡。策杖尋踪
而往。得至峰頭神廟。乞火而歸。然雪甚深。而獸跡僅
寸餘。不墮事亦奇絕。傍菴一泉。向潛龍子。背黑腹朱。
翻復可觀。今隱不見。余自戊戌孟冬。同徐子古周來。

今五年矣。而老僧猶然記憶。相見喜甚。汲泉炊茗。佐
以糕餌。其輕健不減當年。豺虎魑魅之地。人跡所不
交。乃能孑然孤處。若是豈非異人哉。茶罷。由北峰下
石徑。甚滑。余與赤師捫蘿坐。試驚畏。異常懸崖撒手。
更當何日。道逢周老。扶而下之。周老蓋石佛僧房縫
皮鞋者。余兩人又坐冷泉亭。片刻。夕陽半規。復歸臥
寶雲。明早始入城。時九月望後也。

澹清堂遺稿

文

五

遊橫山記

橫山之麓。有沈氏草堂。蓋我生伯之舊宅也。我生伯移家於城。而山中歲或一二至焉。寅上兄弟常招余爲橫山之遊。余自乙未庚子已再往矣。今甲辰十月。我生伯葬其從兄昌明於山中。余往會葬。因同寅上羽超。千息。互與出郭。至江上。而吳子子穀亦來。偕登舟。江行數十里。及暮始抵山居。天施在焉。是夜自釀山蔬。歡飲甚醉。風起尚有餘醒。寅上泊兩弟祭墓。墓去山居二十餘里。道遠不能隨。余與子穀至長壽山。

澠清室遺稿

文

去

房山房卽子穀別墅也。坐久倦極。覓一臥處。了不可得。子穀言一菴可憩。偕行里許。渡一溪。橋溪流潺潺。過溪紅葉數樹。掩映曲水。水中小洲殊可築亭。山中人。不解此未免爲之太息。又過一小橋。見竹籬茅屋。菴名一花。堦前黃菊雞冠。燦爛五色。門有流泉一泓。澄碧可掬。菴僧高臥未起。問余兩人來。始披衣出。余亦不暇通賓主。徑就榻睡。睡少頃。起視廳前。萬山廻環蒼翠。欲滴扶桑所耀。隱顯殊方。僧烹泉淪茗數杯。之後。此心恍然太古矣。還憶湖上諸峰。雖佳。然去城

市甚近。何如此間。相隔殷遙。人語不聞。雞犬亦息。苟可超然高舉。吾舍此將安歸。子穀亦爲之嘆息焉。及歸山居。寅上兄弟亦至。相與言此菴之勝。嘖嘖不置。云。明晨羣往會葬。往來山巔。道傍短松。殊類天目者。初擬午後入城。以暮不及也。又次日出大嶺。至西溪。約二十里。兩山皆竹。中惟一逕。人行空翠中。蒼茫無際。不減渭濱瀟湘數里。一亭每坐亭中。溪聲鳥聲交快。予心寅上喟然。作出世之想。各流連不忍。遂去。午抵西溪。買魚沽酒。飲一山家。覓舟而歸。日暮幾不能

澠清室遺稿

文

去

入城。舍舟疾趨。進武林門。抵家已黃昏矣。在山信宿。天氣澄爽。較前兩遊更佳。或謂山行不可期。必不可。峇戀相訂。卽行。行卽返。不然。未有不拂風沐雨者。若橫山此遊。幸有天助。雖然。勝遊若是。卽風雨亦豈足阻典哉。

速朽師小傳

師徐姓諱騰字而上。錢塘人也。少讀書甚穎悟。然不能強記。以是恒刻苦。十七補博士弟子。卽斷髮登玉皇山頂。坐臥一茅菴。曰。吾學不成。誓不歸。取五經諸子史百家讀之。編摩簡練。晝夜不休。一年學果成。宿儒老學咸推服之。師爲人敦友誼。緩急必應。始以橐裝繼則田宅。至於問。問簪珥悉傾囊與之。無少吝色。以是被家。一王姓友。學博數奇。貧甚。師割宅居之。聘其女爲子婦。推轂其才爲人師。王素精岐黃術。盡師之知交。病無不飲其藥也。師爲友大都如此。不能備述。明末杭歲歉甚。師兄弟生業困乏。皆藉師舉火。其季弟并失先人之廬。師復招之同居。并室而處。自安湫隘弗顧也。時師父仰渠公先棄世。母居孀人在堂。奉甘旨順顏色。孝友之聲遠近推之。夫古游俠者流。鳴鐘列鼎以事親。排難解紛以結客。彼以多貲故能之。而師家無負郭。囊無十金。徒以設館授弟子。斂伏臘脯修。而與山仲朱家爭賢難矣。師少多病。藥餌不釋口。與枕簟相習。處繼以朝夕誦讀。懃懃一息也。偃

速朽師小傳

文

夫

賽塲屋幾二十年。四十始遇一學使者奇其才。拔置

冠軍。爾時聲名藉甚。門人日益進。錢塘令顧漢石負人倫鑒。得師握手甚驩。後顧殉國難。師高蹈遠遊。語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洵然哉。數歲丁內艱。哀毀殊甚。乙酉夏。大將軍貝勒統兵入浙中。不多殺人。羣望歸之一時。士大夫咸實篋踵軍門。師慨然曰。嗟乎。國家三百年養士風。斯掃地矣。吾雖不能死。吾將逝矣。卽奮然訣妻子。棄廬宅。從土橋老瞿雲新大師削髮受具。通教典。與隱君江道信徐世臣王聖翼及方外道人夢破一衲。本金訂蓮社。尋廬山故事。時雲門石雨以曹洞宗住皐亭山。師往訪之。語下有契。遂信直指人心。掀翻窠臼。爲大丈夫事。視講師習訓詁家言。不屑也。於是。一意南宗。投棲霞精舍。持不語戒七日。觀塔前花恍然大悟。往證石雨。雨亟許可之。時有持鑊竹紗扇者。命賦此題。座中縑素皆吮毫苦思。師立成一絕。曰。鑊空寫畫圖。捉影愈模糊。看到風生處。方知竹也。無雨開筆驚歎。意欲以白拂授記。爲忌者所沮。不及也。師既悟大道。往印証多方。無不脗合。然以多

速朽師小傳

文

夫

病不能持頭陀行。以故選佛場。欲久留而未逮。暮年歸江上。築小菴。顏曰一宿。字曰死菴。以終老於此。不再出也。造一龕。宴息其中。曰。吾將歸休於此。庚子十月。果病亟。書一偈示弟子。擲筆而化。其家人竟以棺殯之。師法諱智瑛。一字玉華。一字速朽。師與家大人同婚於唐。姨母長。吾母幼。兄弟深相愛。而家大人與師復相愛。師子淮。從家大人學治生。家大人命峻。曾從師讀書。余從師最久。自少至入國學幾十年。兩妹婚余。庚韓藻咸受業焉。庚子夏。余入長安。而師逝矣。晚矣。爰賦詩三章。復爲之傳。

蓮漪堂遺稿

文

辛

贊曰。常讀襄陽龐蘊傳。若有感於師也。師祝髮後。一長女先化去。屬續之際。忽悟此身爲外物。母兄夫婦哭之。笑曰。勿悞。吾今非故吾也。作吉祥臥而歿。師適在嘉禾。不及見之。後語此事。曰。吾不及也。然居恒性端重。寡言。喜怒不形。庶幾照之流亞歟。次女適何氏。知衛生之道。治家少煩。卽默然靜坐。皆未嘗有所學也。余表兄南仲。天性直。愈好觀性理諸書。余常與張

赤師讀儒學宗傳。一時羣相非笑。而南仲獨欣然與問難。子夜每靜坐。收放心。嗜慕之切。豈其性然哉。姨母性明決。視人眉睫。卽得其意。師平生所爲事。姨母恒先識之。故撒手出門。未嘗有一兒女戀戀情。吾謂龐公之悟。殆龐媼成之也。

蓮漪堂遺稿

文

辛

張師傳

張師諱光國字斌如。仁和人也。家素貧。父兄皆治生。無讀書者。師始刻勵爲學。誦讀不倦。時余大父延朱士美先生。誨余伯父及家大人。師負笈來從。同學數年。歡相得也。及壯入泮。丁外艱。家益蕭條。絕謀生之策。客有爲長安遊者。謂師曰。京師善地。公卿貴人間。傳經授徒。歲可得百金。子何營營於家室耶。師聞之。欣然與偕。抵都半歲。無所遇而返。歸又逢母喪。囊空壁立。不能治後事。家君往弔。因厚賻之。師於苦塊中。

澹齋堂遺稿

文

卷

泣謝曰。吾子之恩。不敢忘也。吾子有子。吾願教之。藉以報君。時余生八齡矣。丙子春。家君延師至家。命余受業焉。師之訓蒙。曲盡其道。誠樸真摯。提携教養。不啻慈母。余出就外塾。縱飲食。師皆躬親。當明末士風澆薄。師道凌夷。而張師屹立其中。不少詭隨。至今在門者。猶思其風。在余家六年。家君重師。脯修之禮。歲益加厚。而鄉里不肖者。爭慕縑衣。嫉師之久。欲爲流言中傷之。然師人品素潔。無可污者。詆其文章迂腐。不合時宜。師心不安。遂辭去。隣有唐翁。余父執也。因

館師焉。復十餘年。師名益重。後朱士美先生及師姻家陸氏。皆爭延師。惟恐不得。蓋師之教人。惟養其蒙心。而返乎淳樸。煦煦和藹。憂楚不施於童子。尤宜凡在師門者。恒依依不忍舍去。去則痛哭失聲。若嬰兒之效其乳也。師雖勤學善教。然更虛心。常以其文就質於徐師而上。徐師摘其字句。刪其陳言。師歡然悅服。卽力變舊習。渙然從新。如出兩手。時徐師年小於師。歎師之勇於從善如此。嗣後諸試皆利。辛卯學使者校士。以第二人補廩。其文章如洪河巨川。洶湧不

澹齋堂遺稿

文

卷

可遏抑。常與弟子揣摩。同作七藝。中夜之後。弟子皆闕筆欲睡。而師方精神炯炯。吮毫構思。不少倦怠。文成浮觴。鯨飲意興愈豪。人望其爲申公。伏生將有見於異日。初不意其老諸生也。累試報罷。於邑不得志。兼以體肥。日疾中風。辛丑之夏。病遂不起。榻余從長安歸。視師已痰迷不省。叩之數四。始睜目一視。曰。子開先乎。吾與子把酒論文。不可得矣。欬歔不勝。八月望後。適師六十壽旦。及門登堂。往祝。師不能起。其長子錫朋負師出坐。視羣弟子拜跪。口不得言。淚潸潸

下也。及來歲人口。師竟長逝。猶憶元旦。同余弟亮章。往視師。已羸瘦。非復故形。易簀前兩夕。飲泣不自止。嗟乎。師明達人也。死生之理。詎不能知。而哀痛若此。其胸中。豈有所不能忘者哉。

孫序皇傳

吾友孫子序皇。錢塘文學也。貌魁梧。性剛儼。言語爽直。不避畏權勢。與人交。初若可駭。久之。未有不樂其爲人者。胸無城府。無宿物。人有隱微過失。而折之不少假。及夫親戚朋友。少有患難訟獄。則奮不顧身。挺然爲之禦侮。雖懼之以貴要有力。益憤懣怒詈。以死誓之。是以不爲顯達者所推許。而士之貧賤懦弱。往往藉其力焉。余與序皇交十年。喜其快直。每抑鬱不平之際。一聞其言。心即爽然。常見其爲友急難於千

百人中。躍身而出。直指仇家。率口痛罵。其形偉聲高。望者辟易驚走。且熟知所詆者。爲豪惡縉紳。齧指搖首。莫不顧慮。而序皇自如也。歲在丙申。常與讀書南屏。酒酣耳熱。擊缶嘯歌。或泛棹於藕花之中。或提壺於丘壑之畔。序皇每醉必歌。歌後復拈毫苦吟。自擬工部。與余恒滑稽爲勝負。殊不減俊孟東方也。當余兩遊京師。序皇亦落魄無偶。時遊酒人博徒中。抱甕噉糟。蓬床呼盧。以發其幽抑不中之氣。苦形肥大。不耐暑熱。炎夏穴上布席。喘息其上。婢僕交扇。汗流浹

體嗟乎。此豈復能長年者乎。戊戌余在靈隱山中。序
皇時過余。極言累試不第。治生無術。兼喪長子。不勝
悲痛。余訝序皇素豪達。西河之傷。牛衣之泣。皆所不
宜。且好友日疎。室人交謫。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形神
不已瘁乎。八月之望。序皇方值歲試。余抱病臥家。試
後來視余疾。余留小飲。序皇長吸大嚼。如常不少衰。
惟語余此後當改業謀生。終身不入城市。與良友長
別。未知晤對何日。序皇言素不羈。余不置念。不知其
言之爲識也。不數日而序皇病。病不數日而歿。余負

疾往哭。同人悲號皆失聲。且聞之屬續之前。念與諸
友訣不得。夢遊天帝庭。以知己名姓達之蒼穹。悲歌
長嘆。唱楚王霸業成灰之曲。曲終而歿。悲乎。夫人生
死之際。眷戀家室。斷腸兒女。賣履分香。姦雄不免。而
序皇心獨在於友朋。志猶存於吾黨。豈非烈丈夫哉。
歿後數年。余嘗夢之。晤對如生平。夢中余且知其死。
彼且自述死後之狀。爽直不諱。同人亦多夢之者。豈
非其靈氣不昧。神來數數乎。嗚呼。鄂王墓畔。武安祠
中。其概在焉。意者英爽或隨二王。長嘯於烟波之上。

明月之間。吾知西陵一帶。當必有震風怒雷。轟轟而
過也。嗚呼。夷之潮。寧獨錢唐江上哉。

沈叔度傳

沈子曰。富貴之於人甚矣哉。朝廷設科第以奔走天下士。自隋唐以來。士榮辱死生。困頓升華。於其間者。幾千百年矣。使有志之士。揣摩射覆。如羶之聚蟻。餌之聚魚。終身不敢舍此。而他務。悲哉。世之興也。道德功名。文章品節。生其中焉。而主司之所取者。在乎得聖賢之大意而已矣。世之衰也。公卿之子弟。鄉里之富豪。與初識章句之童子。生其中焉。而主司之所取者。在乎得已之所欲而已矣。與國家同盛衰。陰陽齊。

魏齊堂遺稿

文

美

氣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然而抱才負學之士。不生於盛明。而生於季世。累世而不得一第。得第矣。而一榜之中。僅數人。抑鬱憔悴。填膺扼腕而死者。比比然也。世之望賢書舉春官者。豈不難哉。吾友叔度。余同姓也。甲午之役。與余同舉副車。遊太學。知其人蓄才積學者也。有志而負氣者也。時同舟北行。余固淡然。而叔度已病矣。入都。觀曲江諸貴人。車騎赫奕。往還其間。未嘗不憤然恨。惓然悲也。居數月。共南歸。余偶染疾。而叔度病憊殊甚。吳門之別。回首黯然。未半歲。

而叔度竟不起。傷哉。斯人不可得矣。余傷夫人之數奇。不逢時也。志嚮往而未學乎道也。天命之不猶也。已焉哉。吾求乎我者。斯可耳。俗學之誤人世。習之欺已。詎有涯乎。以叔度之質質淳而。不滿以叔度之志。志進而不退。使遊聖賢之軌。寧中道息哉。余傷其人。爲之立傳。

魏齊堂遺稿

文

美

席伊先生傳

席伊先生。余伯父也。昔余大父望山公娶大母王。早
繆。因客於吳。又娶楊生公。公天性峭直。使酒尚氣。少
讀書。卽喜論難。不屑屑爲章句學。每從師辨問。師輒
爲屈。公志經濟。一切訓詁舉子業。皆略弗顧。十七補
博士弟子。卽遭內艱。繼望山公棄世。公失怙恃。不善
治生。家益貧。常舟行遇大盜。求之。故弁也。連訟十餘
年。凡浙之大俠與監司郡守貪而受賂者。皆力摧公。
公不爲少撓。或爲居間。暮夜持金來。欲爲盜弁緩須。

維清堂遺稿

文

聖

史死。公峻拒不受。以是危險瀕死亡者屢矣。時明末
風俗尚重士。公子然一子。矜獨以氣節爲當事所高。
屈而時伸。危而復安。卒正大盜罪。識者稱之。生平無
他嗜好。恒忿疾時事。磊塊抑鬱。不能自釋。放情於酒。
飲輒醉。醉輒呼天。白眼視世。脂韋離齷。遇輒大罵。
甲申賊入燕京。懷宗死。社稷公間之一慟。幾絕。設木
主里社中。旦夕哭臨。時以爲狂。公自若也。及福王立。
江南公建數策。欲上書執政。走金陵。問君相曰。昏酒。
卽買舟歸。携家入鄉。告宗族曰。事不可爲矣。閉戶著。

書殫精力於易說樂律兵法。編爲圓經數卷。以授其
子。因名子曰敬圖。云。鼎革後二年乃歿。易簣之際。
執家大人手曰。後事累弟。復問所言。曰。余孔孟一念。
猶存。尚當再來。嗚呼。當國家多難。縉紳士大夫苟免。
偷生安樂。則同患難則避者。比比然也。公以膠庠一
生。君死而不欲生。國亡而不欲存。其爲義烈何如哉。
是爲傳。

維清堂遺稿

文

聖

仲妹傳

同氣之摧。能勿傷乎。手足之殘。能無痛乎。人不幸而多見兄弟殒殤者。中心悲裂。亦何可言。余家慈八乳。僅生余一男子。爲余女兄者二。爲余女弟者五。二女兄先殤。二女弟繼殤。僅存者余與三女弟。撫生悲歿。不慰慈母之心久矣。天又復去其一。摧殘極甚焉。余仲妹次余而生。十六歲歸余紫方。天性孝友。秉質柔善。其在家事父母。愛兄弟。其于歸。敬舅姑。相夫子。均有稱焉。不幸二十二歲病瘵而亡。亡後數年。余氏之

澹齋堂遺稿

文

聖

舅姑。恒拊膺太息曰。吾家當衰。孝婦先逝。靈時體物。若有鬼神。非其至性。常存者乎。當余年十九。病瘵危甚。昏然如夢中。人過弗識也。妹歸寧見之。悲哀特甚。癸巳之秋。妹疾深矣。時在余家。余科試後。偶受寒腹。痛幾死。妹猶起視。相顧涕泣。未一月而妹竟不起。悲乎命也。作詩十絕挽之。見者皆酸鼻云。丙申秋附葬於方井余氏之祖塋。生二子一女。皆不育。余紫方諱庚錢。唐文學與余垂髫友。同師徐師。

元配王少君傳 附二女

余室王。外父培之公長女也。十五歸余。性聰慧明決。善心計。目之所覽。耳之所聞。雖終身弗忘也。外父母深愛之。恒委以家政。不失一事。歸余之後。忽忽如失。左右手。常曰。吾有男若女。無憂矣。余少健忘。藉室人強記得。無遺失。克相之功多焉。然質弱多病。藥餌不釋。日雖困殆之際。每整容儀。危坐閨中。未嘗少自歇。側生平寡言笑。御下嚴有威。雖子女不假也。識字知書。縫紉之暇。手一編不置。字余十二年。余值家多事。

澹齋堂遺稿

文

聖

盡所聘衣飾。釵釧無吝色。乙未。余以副車舉明經入太學。資斧蕭然。計無所出。室人百計爲謀。典裘中裝。兼告貸外家。約百餘金佐余行。及丁酉再入長安。而天涯悵望。掩淚深閨。雞骨支床。玉容消滅。精神內耗。病入膏肓矣。兼以兩女相繼而亡。死離生別。痛摧肝腸。失音者一年。雖參苓不釋。虛扁相望。病亦無救矣。余於是冬歸。相視惟涕泣而已。猶憶一詩曰。病婦餘生雞骨存。孤燈無語坐黃昏。春來幾許傷心事。寂寂梨花獨掩門。誠傷之也。戊戌正月。歸寧外家。余數見

婦女病弱無痊者而余外父母猶延巫醫叩筮龜無寧日病危矣勉留不歸竟卒於外氏屬續前女危坐一榻與余言生平絕不及後事至曉而瞑目長逝矣是日也風雨晦冥舉室悲號天地亦若慘然者嗟乎余之不幸可勝道哉昔潘岳有悼亡之詠予荆作除服之詩雁行中斷比翼分飛言念前人情何能已有鰥之後入山數月夢寐宛然彼哀蟬落葉豈欺予哉未幾何而病病而歸歸而復娶相去僅七月有情者如是乎古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余亦難言矣

澹清堂遺稿

文

記

長女貞戊子八月生性端重慧婉一二齡舉止言語卽肅然如老成人徐師常館余家見其凝靜戲謂曰汝豈老姆耶胡莊重若此兼默識往事洞曉人情且甚孝母病啼泣不止然余婦嚴過於督責七歲得疾枯瘠柴立余常抱至醫家自言其病則則不滯觀者咤異偶小失意啼母又欲責之余搖手以止貞微笑曰爹亦善作人耶乙未余入長安貞病危其母向之悲哭乃慰母曰幸有妹勿戀我殤之日適佛誕辰也僅入齡余從北歸於途夢之形若土色歸果化去余

忽忽如失者旬日次女順甲午十月生生後其母多病家慈僱乳嫗乳焉形性似予予深愛之姊亡珍惜過甚然性端慧類姊常至外家立諸舅中挺然鵲峙余室外祖母李謂余室人曰汝小女復早慧恐又不壽四歲痘殤果如其言憶丁酉余自都旋南時余婦病急矣謂余曰吾死僅留此一息不意其先母而去也臨歿猶呼余不置云

澹清堂遺稿

文

記

破甕翁傳

破甕翁者何翁自稱也。破甕翁傳者何翁自傳也。翁若曰：自吾生而有身，身一甕也；有身而有身外之人，人一甕也；有身而有身外之物，物一甕也。彼泛泛焉散處而不與吾相關切者，是其爲甕完與破，吾不得而與焉者也。物爲吾所有，則爲吾之甕矣；人爲吾所親，則爲吾之甕矣。於是形屬而情生，欲其完，不欲其破者，天下之心皆然也。人生百年，其爲甕亦多矣。無有完而不破者，然完與破多寡之數，視人之運數，天

漣清堂遺稿

文

果

甕者不屑屑然回首一視，以是成其名，是破甕而完甕也。吾終身破甕終身視之，於是名亦同甕。皆破而已，然則爲之傳者，得無有冀天下後世之知乎？是不然。天將破之，必使人焚其書，投之洞，然後快。嗚呼！

漣清堂遺稿

文

星

老唐傳

家有聞者曰老唐。茗人也。在余家二十餘年。凡家之
嬰。無不從其提抱者。其愛嬰兒。不啻慈母。嬰兒亦
愛之。若慈母焉。失而啼。得而嬉。就其懷。俯其肩背。繞
其膝者。纍纍也。一菓餌之甘。一糕糜之飽。不私食。必
以與嬰兒始適。余憶自斷乳。老唐卽抱負不置。其愛
念愈甚。及少知覺。卽以古書事相規勸。八歲就外傳。
諄諄勉余讀書。人竊非笑之。喟然嘆曰。吾老矣。所望
小主人。豈得已哉。余幼樂嬉遊。或過相箴規。恒怒罵。
漣漪堂遺稿 文 哭
之。彼亦不愠也。時余師張師。館於門之樓。司關之暇。
授餐執盥。每服勞不衰。張師亦甚重之。猶憶篝燈夜
坐時。輒言家兩大人起家茶苦。拮据綢繆。使余不忘。
雖替史不過也。余舞象入泮宮。老唐年七十矣。始
欣然。門革之後。以耄告歸鄉里。期年卒於鄉。余痛
哭之。家羣兒長者。亦無不相向哭也。嗟乎。馬牛之力。
盡矣。家獨無一地。以爲彼歸休之所。使之。乳。乳。首。丘。
村。僻。生。享。其。勞。而。歿。不。及。余。襁。之。贈。敝。帷。敝。蓋。君。子。
傷。之。予。之。罪。也。因誌其行事。有大過人者。庶幾李善

阿寄之風乎。壬寅仲春。讀谷風棄予之詩。戚然感焉。
是爲傳。

漣漪堂遺稿

文

哭

文士論上

內樂於其心。而外有天下後世之名。其樂非耳目口鼻聲色貨利之樂也。其名亦非富貴功業高奇隱怪之名也。偶動於中。而淵源所出。若江海之流。浩浩乎無窮焉。偶感於物。而勃鬱所生。若春夏之氣。蒸蒸日上。無已焉。若是者。非人也。天也。天之所與。如是其厚。而受者。乃以之爲薄。如是其大。而受者。乃以之爲小。如是其難。而受者。乃以之爲易。俛俛然入於富人之中。而不樂曰。彼何富。吾何貧。而不知富人者有所不足。

連清堂遺稿

文

辛

於心也。俛俛然入於貴人之中。而不樂曰。彼何貴。吾何賤。而不知貴人者有所不足於心也。上下古今。而見乎功業者。高奇者。隱怪者。而不樂曰。彼何遇天。而若是。吾何失天。而更若是。而不知功業高奇隱怪者。皆有所不足於中。而以艱危疾苦成天下後世之名者也。於是求之耳。耳無可喜之聲。求之目。目無可愛之色。求之口。口無可嗜之飲食。求之鼻。鼻無可悅之馨香。求之形骸。一切所遇之物。皆無可適吾四體之安佚。且蒿目所觀。內而父子兄弟妻子。外而朋友宗

族鄉黨君臣。皆有所不合於心。困窮迫厄。舉動若響。饑餓困乏。交於一身。自天下觀之。亦若天之有不足於斯人者。其故何哉。吾告之曰。子蓋受於天。而不知天之所私子者。厚大且難。天亦有所不樂於中。是以加子者。視人爲不足也。然則如何而可。曰。子樂其所樂者。而愛護慎惜。此天下後世之名。無輕許。無過激深藏。若虛盛德。若愚亦庶乎其可以答天矣。由是而富貴貧賤榮辱安危。舉不足以動其心。求乎內。無求乎外。責乎我。無責乎物。亦安往而有所不足哉。

連清堂遺稿

文

圭

文士論中

天下之物莫不近利而惟文與利爲甚遠天下之人莫不好利而惟儒者與利爲不親故凡有文於天地間者皆於利有齟齬扞格之勢生而有身爲儒者亦於利有參商水火之情今入市而觀之何者不有亦何者不爲人之所好朝取而暮售暮取而朝售無久淹留者獨有高館精舍門庭寂然人有過其門而不入者亦有一入而卽出者卽有入而論價主人有連售之色客有不欲得之情往問之則藏書之宅也吾

漣漪堂遺稿

文

聖

以是知文之不近利明矣且今之富貴者有子有女擇所婚嫁之門蹇修過而問焉必曰某富者某貴者其所以致富貴之源流不問也爲農爲工爲商亦弗論也倉卒不計失口而言儒生則其翁媼怒於色厲於聲瞋目斥媒曰奈何言是蹢躅涼涼者吾以是知儒生之不親於利明矣間嘗遊於富貴之家問其富貴所自來曰由黠給由商賈由蠶織且詢其世曰一世矣二世矣三世矣其一世者則創業者也主人營什一較錙銖子弟多愚魯不喜讀書然其昌熾之勢

未艾也其二世者則繼起者也家習於富豪多與仕宦遊於是入太學爲貴郎扣其中無有也而其家多不貧其三世者祖積金穴矣父遊鵷鷺矣孫讀書能文章往往英秀者出焉然而疾病死亡困厄窮苦相因而至漸家徒四壁甕牖桑樞而其人始得號於膠庠曰儒生嗟乎儒生之能文者固若是哉彼習文而求利者吾不知之矣以鬻文而求利者亦可自知矣倘往而不返堅而自持吾他日以俟之首陽之下

漣漪堂遺稿

文

聖

文士論下

天之生人萬殊而智愚之分則有所獨多者矣。腴瘠之分則有所獨厚者矣。然有全與者有偏與者有受之數多者有受之數寡者有終身困苦昏昧而不得一者人則不可以不知天。人生而爲儒生天所與第一流也。粗足衣食幸得餘暇以從事於詩書天所與第一境也。經史諸子二氏百家得其所至精者而快吾身心天所與第一樂也。此外雖貴爲帝王卿相吾不得而有焉。富若陶猗程卓吾不得而有焉。多子若

鍾齋堂遺稿

文

書

孫。蠡。斯。瓜。瓞。吾不得而有焉。然則吾亦安敢厚望於天哉。樂吾之所有忘吾之所無如是而已矣。設有爲之慮者曰天將以其所無易其所有子將奈何。余悚然懼惕然思曰古無是人吾可以不憂。

宋太祖論

天子之有天下天與之人與之非可以尋常論也。顧其心何如耳。心存於無欲二帝三王之道也。心存於有欲漢唐宋明之術也。自秦以後凡有天下者莫大於漢唐則可以爲漢而以粉飾悞之莫易於宋明則可以過宋而以殺戮悞之。宋太祖之得天下也陳橋反兵黃袍覆體論者謂其篡周而致疑於平日之用心嗚呼是不原其本末表裏而爲一切刻深之言烏足以服宋祖之心哉。唐之亡也朱溫以賊臣篡弑不足論已。李存勗報君父之仇告廟納矢功孰有大於此者。奈何驕侈殞身後若晉若漢若周皆以篡弑爲故事當時之君臣幾不可問。立天子者不以德功而以羣小之勢故加黃袍於宋祖之身猶之加黃袍於周太祖之身也不仁之例非義之軌習焉而不察以爲天子得失之權吾儕六軍可以得而主之此自唐末藩鎮已然非獨周之諸將特呼號推擁於今日也。宋不幸適當其時耳人偶僭位之加雖一命再命不能急流勇退者多矣况乎天下之大天子之貴哉非

鍾齋堂遺稿

文

書

時之富貴加人。如醉夢昏迷。求其一息之覺悟。不可得也。太祖擁馬而南。念念顧其太后主上。惟恐誤傷。以得罪於天地鬼神。後世開三百忠厚之風。理學諸公如周程張朱相繼而出。非此幾微之報哉。吾故曰。宋太祖之有天下。人心惟危。太祖不忘故國之君后。道心惟微也。雖不幸而蒙篡位之名。而二帝三王之心。以一語見於當日。重門洞開。此如我心。世慎無以莽操疑太祖也。嗚呼。

宋高宗論

宋高宗不報父兄之仇。臣事僭國。以區區和議。苟安江左。殺戮忠勇。崇信姦回。其罪大矣。然其心亦有可原者。蓋其戀戀一生。母輩太后於胸中。太后不歸。此情自不能已。故秦檜及主和諸人。深知其心。獨於面對之際。遲回鈎距。至再至三。堅其欲和之心者。豈有他故哉。亦曰和則母歸。不和則母斷不得歸也。金兀朮以蠟丸達臨安。曰不殺岳飛。則斷不可和。此書私與檜耳。人誰知之。史臣亦誰知之。及王鵬兒告許獄成。檜以此殺飛。舉朝忠義者憤憤。內而國家。外而天下。亦莫不憤憤也。高宗豈昏憤若是。聽其殺于城下。將而不一問乎。吾有以知其故矣。兀朮書來。檜必以是獻之天子。為高宗者。深念其母之不得歸。為恨。每飯不忘和議。檜必恫喝驚駭。佯為舉措無端者。以邀高宗之疑慮。然後駕為虛辭。若曰飛之好戰。豈顧帝母哉。彼徒擁大兵於外。以收人心。而為自重之勢。勝金必使金殺帝母。而歸罪於君。不勝金則與晉陽之甲。為苗劉故事。使高宗深信。重怒。然後斷然殺之。而

不復疑也。夫人爲其母之故。而忘其祖宗父兄之仇。天下國家之仇。是非禽犢之愛哉。然高宗實有所不知也。孺子得乳則吮。不得則啼。高宗之心。一孺子之心也。心雖有可原。而得罪於名教。得罪於天下後世。惜也。不知其推此心而達於祖宗父兄。天下國家也。然則前之人有若此者乎。曰有之。魯莊公是也。莊公但知有文姜。而忘桓公斃齊之讐。後之人有若此者乎。曰有之。明世宗是也。世宗但知奉母。蔣后於宮中。而不顧大宗之絕。祖訓之垂。凡此者。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祖宗父兄。天下國家者也。後世原其心。不能原其罪。不學無術。寧區區爲霍博陸言哉。

澹清堂遺稿

文

姜

明太祖論

有明建文之失國。燕王之得天下。議者咸追咎齊黃諸臣。謀國不臧。變亂制度。此皆事後之談。非探本溯源之論也。蓋建文之失國。失於都金陵。燕王之得天下。得於據河朔。此皆高皇帝貽謀無術。有以致之。非南國君臣之罪也。人主之治天下。如人治其一家。主家者。晝居於外。夜寢於內。夜而寢外。弔之可也。晝而居內。問其疾可也。自古有天下者。其建都之地。必擇形勝險阻。而每近於邊塞。及後凌夷衰廢。然後偏安

澹清堂遺稿

文

姜

於一隅。如漢之蜀。晉之江南。宋之錢塘。此皆不得已而爲然者也。豈有創業一統之君。自安於建業。不爲子孫慮深長久遠哉。天下大勢。中原如堂。皇燕秦若門戶。吳蜀則內室。婦女之所居。豈有徒步成家者。日寢處於內。而不覆敗者乎。明有天下幾三百年。其亦幸而復都北平。氣勁人強。國祚綿末。幾於漢唐不然。建文雖不亡。一世二世。必有唧壁與櫬。青蓋入洛者。嗚呼。試觀亡國之君。生於西北者。多死社稷。或播遷流移。而後始盡。生於東南者。敵師朝渡江。宗廟社稷。

暮卽毀滅降旗樹於石頭三宮舉而北轅無不盡然者明太祖亦人傑也豈不知其子若孫者以強鸞之燕王居之北平善弱之皇孫帝之白下而使亂臣賊子篡弑國家殲殲忠烈幾變天地之常經也哀哉

于太傅論

土木之難微少保于公有明之天下爲東晉爲南宋吾不得而知也成天下之大功者不及其餘犯天下之大難者不慮其後譬傾危之器舉而正之不致毀敗是亦已矣遑問其他哉說者謂英宗南宮之銅憲宗廢而見濟立以公不能微言於景帝交相責之非也人主之私情動畏人知彼誠不知其非可以諫而悟也知其非而畏疾忌醫當時雖十于公不能回天鄭端簡舉張子房漢高之說斯言得之矣故凡以立子易儲之說責公者皆非也公是時爲兵部尚書正六師攘寇敵斯吾事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何預焉然吾獨有所不足于公者在奪門一事耳景帝病於官中諸臣謀於舍卒天子之門可奪北門鎖鑰伊誰筦之此時幸而弟歸於兄天下猶明之天下耳設如曹吉祥張軏之變任其覆敗而吾不知亦何川樞臣爲哉故吾謂徐石之謀成亦公之計疎也彼英宗者一失於王振倘再失於曹張有明之天下仍未可知也公爲樞臣兵戎操縱在我而不在人使當時稍

如其謀。或豫爲之防。卽不然。外廷攘攘。吾總羽林以保宮闈。彼雖衆。安能爲哉。不知出此而殺其身。使景帝不得其死。雖天命有然。然公之爲公。圖人事者。固不當委之於天也。故人貴公於建儲之不言。而吾獨貴公於奪門之不備。爲天下者可幾微疎忽哉。

聖學說

聖人之學。將以適夫用也。然而世之以學爲無用者。何也。聖人之學。將以返乎真也。然而世之以學爲僞者。則又何也。夫學之而無用。學之而僞。聖人亦何樂使人爲學也。彼世之所爲無用。所爲僞者。亦未必皆無用也。皆僞也。人而爲學。苟隨世之見以動其心。則亦不可與言學矣。然則果無無用者乎。果無僞者乎。曰。有之。其無用者。必其才識淺薄者也。必其得半而止。一嘗而足者也。是其於學。未造其精微。而求其濟世可乎。其僞者。必外取其名之形似。而內懷吾利之可圖。或吾君吾相。有志於學。而特矯飾以爲位祿之質。或鄉里風俗。相須於學。而乃假借以爲逢世之具。是其於學。先以背馳。而指其爲僞者。可乎。然天下亦有向往於學。而不克盡其紛華靡麗之心。研精於學。而乃流於訓詁辭章之習。二者亦近僞與無用。此亦不可不辨也。夫聖人之學。至純而不雜。至大而無間。未底乎淵深。而通乎萬物。亦未有不議其後者也。彼世之人。不知學者。固無論矣。或忌疾之。或厭憎之。如

魑魅之畏鏡。鵲鵲之昧日。其爲毀謗。又何論哉。然則在今之世。其學而無用者。有之矣。其學而僞者。斷斷然未必有也。世方以學爲忌。僞者何所利而爲之。小人以世風爲趨。向名利兩無所在。是不爲之。吾於今而知聖人之學。可以自信。可以不必疑人也。

仙凡說

吾鄉張顧存先生。君子人也。其生平耿直惇篤。通國信之。捐館之後。不數年。有所謂仙凡者。忽自書張先生下壇。今爲九天符命使者。爲上帝勅以周行勸善。嗟乎。仙凡之說。吾不知其有無。第先生生而神明。歿而靈響。亦無足怪。信者信於其理而可矣。夫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吾儒六經四子。盡盡言之。然亦僅徵其理。至若二氏。則神道設教。幽奇變幻。不可名狀。先生去世而爲神。此吾儒之正理也。先生去世而稱九天符命使者。此二氏之神言也。理不可以論。俗姑神言之可乎。今村姬俗子。聚族爲謀。曉以經正之說。則欠伸欲睡。震以幽冥鬼神感應變化之奇。則肅然聽之。且喜傳樂道。入於人心。出於人口。速於郵驛。甚矣人之難以莊言而理格也。使此氓蚩之輩。於夙夜之中。果於爲善。憚於爲惡。一念之非。一行之詭。常若張先生鑒觀其上。則九天使者之一言也。其利溥而澤大矣。吾又何必辨其是非有無。以嘵嘵於世也哉。

斃蟻說

吾平生性惡傷物。然物之有害於人者。必欲殺之。而往往悞者多矣。嘗弱冠時。家後園竹上生毛蟲。亦未嘗有所害於人也。悞以爲蜚。見則取以投火中。亦不知其多少也。後數年。每當盛夏之際。頭面身背生瘡。毒千百。醫所謂撒麻疔也。其疼痛莫可形容。夜臥不能就枕。如百萬熱油釘釘於頭腦。因悟此燒蟲之報也。夫蟲本不害人。何罪而投之火。人與萬物同體。燒物之身。與燒吾頭面。何異焉。一妄之罪。而以數妄報之。天之報施。詎云無哉。然天不重加之於其後。而卽輕施之於其前。猶恕余悞之一念耶。今歲讀書。顧向中園四月之望。視羣蟻緣堦而行。心恐其傷之。屢以法祛之。不去。薄暮與向中劇談。偶一遺忘。悞蹈死數十蟻。猶幸向中急言。回步快疾。不盡損蟻命。不然。則不知其數千百矣。嗚呼。悞之一念。可常聽之耶。夫悞之罪。固輕於怙非者。然心之存。有所害。實大古之以悞言悞行。而遺害天下者。不少矣。一悞爲甚。詎可再乎。爰書以爲戒。

澹齋堂遺稿

文

李

趙九門友弟說

人莫不愛其身。思身之所由來。則凡同此身於父母者。舉能愛之乎。人莫不愛其所生。思生之所淵源。則凡共此生於父母者。舉能愛之乎。故有同父同母者。吾兄弟也。亦有同父異母者。亦吾兄弟也。形此形之所分。氣亦此氣之所分。爾我彼此。可不必分也。嗜好憎惡。亦可不必分也。然世有友愛兄弟者矣。亦有憎惡兄弟者矣。有兄弟交相愛者矣。亦有兄弟交相惡者矣。有兄愛而弟不愛者矣。有弟愛而兄不愛者矣。

澹齋堂遺稿

文

李

其故維何。豈性然哉。曰。非也。或以人間之。或以物間之物。問之者何也。曰。財是也。人間之者何也。曰。妻子朋友是也。其能相好無尤。終身靡間者。蓋亦鮮矣。河東九門趙君。客於浙上。與余家爲世交。常問其人孝友人也。弱冠失怙恃。撫其繼母之二弟。自數齡以迄於成立。有室。無斯須不本此愛者。嗚呼。彼非性然哉。三晉之人。交稱之。君獨戚戚然曰。吾懼吾愛之不終也。吾懼吾兄弟之有間此愛者也。閭閻操戈。世皆有之。寧保吾身之終無此乎。余聞之太息曰。趙君其孝

友人矣。終身保此孝友者。其惟趙君乎。君兄弟之成立。君之功也。君不自有其功。而乃惴惴惟寡。過是慎。君之兄弟。當交相感矣。人惟克己之學。無所往而不合焉。君克己。君兄弟獨不能克己乎。交相克己。豈惟物不能問之人。亦不能問之。豈惟人不能問之。將天地鬼神實護持之。君之父母。將含笑於九原矣。敬書此以慰君。君自此可無憂矣。

朋友人合辨

昔人云。父子兄弟天合者也。朋友人合者也。余以爲不然。人誰無父子兄弟。苟性情不同。志慮各別。雖日夕處一堂。而神明所開。有遙遙若河漢者。惟朋友非其類。不合。非其心。不交。遐遠數千百里。上下數千百。年讀其書。聞其言。一端之投。曠然相思。而况乎交臂覩面者哉。故以身論人。父子兄弟同天矣。以心論人。朋友亦天矣。然則論天者。以身乎。以心乎。當必有辨。

嚴子陵辨

天下有不必然之事。在昔人有是言而可姑存其說。以風後世者。若果父許山牽牛洗耳之說是也。天下有不盡然之事。在昔人有是書而可神明其意以勵風俗者。若光武子陵客星犯帝座之說是也。善讀書者不必泥其事而第觀其意趣。不必執其言而但求其旨歸。則六經諸子一部十七史。事事皆通語語皆活矣。不然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周餘黎民之詩。可不讀也。吾鄉友人有作書譏嚴子陵者。以其加足帝腹。爲傲德未免有闕然媚世之意。不覺失笑。

連清堂遺稿

文

車

題郭臨吾扁額

高宗聖主而有孝已之傷。吉甫賢相而有伯奇之嘆。故喪偶不續。惟高識卓行者能之。郭翁悼亡後有餘者三十四年。立志不娶。求之古人中殆難其匹矣。夫再娶爲無後也。有子而娶可以已矣。然而主蘋蘩在中饋者。庸能免焉。郭翁斷斷然孤處子立數十年。如一日。其亦可以風矣。因書數言。謹志其額。

連清堂遺稿

文

圭

題金友莊扇

盡天下皆畀田院也。盡天下有求於人者皆乞兒也。乞於外不藏於內。昔之聖賢豪傑毅然爲之。不屑屑於當世之非笑。乞於內修飾於外。於是爭榮慕勢。蠅集蟻附。舉凡一切有勢力者皆投入其中而不自知。噫。可悲甚矣。世無不求之地。亦無無求之人。吾欲洗盡乞兒肺腸。改盡乞兒面目。非不衣不食。蹈西山東海而死者。亦烏能爲之。第深愧夫遮掩覆藏。折腰屈膝。巧擇夫人所不見不聞之地而施其術者。友莊金

蓮荷室遺稿

文

圭

子舉扇頭示余其所繪畫。則乞兒親迎圖也。親迎之禮。世多不舉。而茲獨繪於斯扇。意禮失而求諸野乎。結綯者何人。委禽者何人。合卺奠鴈者又何人。盡舉而歸之。鳩形鵠面。牽犬弄猴之輩。嗚呼。士無費而仕。女無媒而嫁。苞苴風行。簋簠不飭。昏夜乞哀。驕人白日。從終南捷徑中。亦何辨夫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者。是皆向火乞兒。與斯圖之乞兒。不幾霄壤哉。友莊向入長安。從狹邪。韓婦遊。圖中抱琵琶而持杖者。其斯人乎。

去時啼鳥。同南竹寺。行迴一徑。遙知兩情懷。頻
載。爾放。解。僕。陸。登。山。雲。有。若。士。道。遠。上。江。海。浮。鷗。
指。顧。向。醉。臥。孤。舟。以。爲。家。不。知。身。世。是。塵。寰。

澹清堂遺稿

晉安林雲銘西仲選

增陸正夫履貞

校閱

仁和沈峻曾錄菴著

男 鳳起逸久編輯

詩

贈吳塞翁 山濤

不接高踪三十年。舊時風範尚依然。詩成翰墨傳珠玉。典到丹青見洞天。種秫餘杭非愛酒。拂衣同谷似登仙。猿眉霜雪衣冠古。何異商山對昔賢。

澹清堂遺稿

其二

歸來陶令不嫌貧。上築溪山寄此身。一舉鴻飛高羽翮。十年蟬蛻出風塵。尋源大滌烟霞癖。載酒湖南杞李春。先輩風流今絕少。滄桑變後見斯人。

其三 好清一

把臂深秋氣益豪。銜杯仙院興猶高。天餘風雅留公輩。境老窮愁屬我曹。車馬館前喧北海。樽罍物外醉東臯。屏除俗客存者舊。同問何妨試綵毫。

贈徐翁菴 翁菴和韻四首

畢望懸知第一流。高風不減昔南州。無家隨地仙源近。得句論心明月投。對酒那知人醉醒。支頤不與世沉浮。相期五嶽同禽向。可許陳蕃下榻留。

其二

風塵濁俗許誰同。美爾冥冥霄漢中。一坐衣冠驚綺季。五噫騷雅屬梁鴻。著書採藥青雲近。泛宅浮家滄海通。不待占星觀紫氣。懸知避世在牆東。

贈林西仲

咫尺龍門寄大賢。爰瞻紫氣識真詮。著書不盡窮愁日。學易先從仕宦年。百死場中空大夢。三生石上悟前緣。一言指月羣疑破。豈獨餘光照萬川。

澹清堂遺稿

其二

湛深衆妙釀微言。蝶夢初回悟漆園。九死一生夷險阻。浮家泛宅懶攀援。秋風瑟瑟尊鱸思。宦興蕭蕭丘壑存。喀爾相忘無可語。好從營款扣淵源。

其三

艱危萬境老英雄。入世人高出世風。學道心經生死際。破家身在有無中。浮雲聚散傳名宦。玉樹青葱起

聖童。柱下書成五千字。早知令尹候關東。

△其四

胸如淵海探無涯。舌有青蓮筆夢花。倒映豈徒傾萬斛。研殘直是合三家。海南說鬼將成集。枕上遊仙若泛槎。閱歷非常疑造化。何年採藥飯胡麻。

△岸都魏昭士以文集見投賦答

翹翔今古嘆才難。誰向君家次第看。額上星辰移斗會。東山蘭玉滿庭端。翠微著易參同合。耕廬論文水雪寒。試柱西園公子駕。夷門高士亦彈冠。

遊清室遺稿

詩

三

坐昭嗣弟山亭小酌觀梅

一亭丘壑坐憑闌。現有梅花遠屋看。半世風塵憐歲暮。片時樽酒禦春寒。芳菲相傍形殊穠。珠玉頻傾和更難。自昔同心兄弟少。清言深覺臭如蘭。

過天施弟齋頭有贈

紆迴花巷隱君家。小構亭軒數樹花。相望河橋依水際。轉看裘馬在天涯。清言冰玉人如昔。雅奏埤篋詠未還。不減春深韋杜曲。芳菲照眼欲停車。

△安平泉次蘇長公原韻

化城何處是曹源。一酌清流更宛然。古碣題詩猶記歲。蒼松逶迤不知年。隨分石乳頻貽客。偶吸金莖果欲仙。試列茶經應第一。何須陸羽品名泉。

重遊伯兄園

春園芳樹喜相親。結伴經過不厭頻。幽意每懷吟澤畔。晴光倍惜看花辰。鶯聲嘒嘒聞歌吹。柳色陰陰解笑頻。池上鯁魚遊正樂。相忘不必更投綸。

遊吳園

城陰流水入寒塘。野老開園傍水鄉。曲曲籬邊花窈窕。

遊清室遺稿

詩

四

窈溶溶池畔竹蒼涼。遠峰翠黛凝高閣。隔岸雲霞照艸堂。相約春深來再訪。携琴載酒共飛觴。

萬松書院

范中丞重修祀宣聖者

重開書院萬峰中。靜憶松濤夜壑風。睥睨迴依嶺上下。亭臺相傍石玲瓏。低徊俎豆神如在。顧盼江湖境愈空。登陟自應天下小。莫言泰岱峙齊東。

飲諸秋鶴齋頭兼讀其文集

花下相宜問醉鄉。孟公留客共飛觴。深陰拂拂梧桐院。積翠重重薜荔牆。珠玉當筵隨警歎。星辰入夜照

滄浪樓頭尚有藏書閣。暇日還來叩墨莊。

洛陽花 卽石竹別種

一叢疎翠漾輕柔。五色分花密並頭。不勝綺羅寧若
繡。還疑蛺蝶自爭留。卷舒應日知晨夕。爛熳臨風及
夏秋。何事洛陽名獨擅。蛾眉妬處莫含羞。

茉莉花

閩海移來一片香。炎洲處處舞霓裳。葉依粉鬢嬋娟
艷。露入水壺沉澹涼。翡翠盤堆青玉案。溫柔人在白
雲鄉。曉來纖手紛紛摘。蘭麝何由得並芳。

澹清堂遺稿

詩

五

北行未果賦懷

倦遊司馬意何如。豈戀文園欲著書。踪跡浮沉熱客
情。形骸懶散故人疎。朱門日遠無須問。白髮時添不
勝梳。強欲題橋京雒去。可堪乘駟駕高車。

家妻曉叔宅居北郭有池塘竹樹之勝夏日過

訪卽事因成二律此言竹樹之勝

水竹蒼涼愜夏遊。孝廉門第自清幽。臨流照影芙蓉
映。倚檻忘機鷗鷺浮。數疊峰巒三徑月。一軒圖史五
湖舟。阮公任達能分席。願作平原十日留。

其二

棲遲城郭問滄浪。尚有吳興舊草堂。叢竹深陰能避
客。小橋流水可浮觴。寤歌不礙秋蟬響。祖露相宜夏
日涼。但許北牕高枕臥。悠然一夢在羲皇。

夏日泛舟湖南山寺

一棹湖南放眼青。萬山蒼翠擁南屏。挺波蓮葉香無
際。繞院松風靜可聽。紺殿頓忘三伏暑。朱甍深積兩
朝經。當年踪跡還堪憶。載酒看花聚客星。

放鶴亭

澹清堂遺稿

詩

六

種梅道士築孤亭。掩映湖山鏡裏青。舊日閒籠放白
鶴。今來倚檻讀黃庭。烟波自合容高隱。臺閣翻嫌列
使星。安得當年三百樹。暗香疎影亂西泠。

昭嗣亭桂大放招陪應嗣寅先生

一樽清酒共高賢。便覺同亭別有天。年似永和重雅
集。音聞正始復欣然。孤松天矯雲霄上。叢桂芳樓
閣前。白鹿鶴湖思往事。豈同觴詠暫流連。

應嗣寅先生索詩賦贈

先生樂善意無涯。不厭巴吟重嘆嗟。久跋青雲思沆

濯。敢。從。玉。樹。倚。蒹。葭。笙。竿。未。協。千。家。律。歌。吹。還。如。兩。
部。蛙。何。幸。飛。聲。遠。一。顧。春。風。桃。李。欲。生。花。

王倩修自中州歸家有祝融之災賦以慰之

梁園遊倦賦歸來。秋興蕭條亦可哀。故國河山同擊。
枿。荒。原。木。黍。獨。登。臺。一。帆。無。恙。酬。行。役。三。徑。堪。嗟。剩。
劫。灰。寄。宅。還。能。仍。種。竹。烏。衣。舊。巷。滿。蒿。萊。

春雪同程度昭嗣天施飲西軒昭嗣詩先成賦答

積雪誰能汗漫遊。草堂樽酒羽觴浮。相看伯仲皆同。
調。自。笑。風。塵。早。白。頭。丘。壑。何。年。消。塊。磊。江。湖。無。地。任。

澹齋堂遺稿

詩

七

淹留惟若獨唱陽春曲。欲和其如下里羞。

昭嗣以梅花數枝見贈好詩一首

贈我羅浮幾樹香。宛如邂逅遇清揚。紅于分瓣凝春。
色。綠。向。含。苞。吐。異。光。顧。盼。琴。書。生。燦。爛。歌。吟。翰。墨。有。
芬。芳。瓊。瑤。投。贈。如。何。報。更。索。蠟。珠。一。擅。場。

元夕飲昭嗣池亭觀梅

雨中燈火寂春城。蕭爾梅花照眼明。傾倒芳尊能盡。
醉。嚶。鳴。啼。鳥。解。求。聲。驚。心。湖。海。逢。多。難。把。臂。池。亭。詎。
有。情。暫。寄。愁。懷。依。樂。境。蓬。萊。未。必。悞。浮。生。

雪湖泛舟

一湖積雪未消殘。其柰舟行霧裏看。杳靄疑將合天。
地。微。茫。乍。可。辨。峰。巒。聲。傳。爆竹頻驚歲。歌發陽春不。
解。寒。移。纜。斷。橋。空。悵。望。浮。圖。漠。漠。倚。噴。吭。

泛舟阜亭觀桃花觀桃花詩一首

阜亭春暖放扁舟。桃李花開四度遊。水寺尋源同問。
徑。谿。橋。人。勝。獨。登。樓。高。低。錦。障。迷。千。曲。窈。窕。霞。城。見。
十。洲。樂。事。恐。多。疑。不。勝。浮。沉。且。暫。學。沙。鷗。

其二

澹齋堂遺稿

詩

八

花源深處引輕舟。萬點飛花漾水流。乍見每憐風雨。
妬。頻。來。還。似。燕。鶯。留。傾。樽。綠。酒。添。春。色。過。嶺。紅。粧。出。
兩。樓。行。樂。少。年。須。及。早。顏。然。霜。鬢。更。何。求。

其三

半山山寺望無涯。與客登臨顧盼賒。野外江河遙入。
海。春。深。桃。李。遍。開。花。烽。烟。萬。里。迷。朝。霧。歌。吹。連。舟。接。
暮。筵。欲。向。仙。源。覓。歸。路。白。雲。深。處。少。人。家。

其四

偶然一棹入花谿。重問仙源路即迷。谷口殘紅飄綠。

樹山中疎雨。叫黃鸝。烟波滿眼。連滄海。城郭新年動。
鼓。華任興。携樽自來往。石橋精舍且留題。

其五

花時載酒蕩扁舟。脉脉含情共此遊。積素飛紅千樹。
幽。亂雲飄雨數峰頭。芳菲幾日啼春鳥。潦倒頻年狎。
海鷗。隔岸青帘相掩映。不妨買酒解輕裘。

其六

水鄉山徑結祇園。宛是當年桃李源。瓊玉重重鋪翡翠。
翠。芳香片片落潺湲。坐無支遁誰揮麈。室有維摩可。

蓮漪堂遺稿

詩

九

不言一笑拈花深悟後。趙州茶熟又開軒。

同楊千波胡卅五王芬叔董羽九朱寧文羅懋

昭諸子集飲孤山竹閣

孤山竹院俯明湖。高飲凭闌任醉呼。入夏綠陰迷遠。
岫。倚天丹閣出浮圖。偶逢讌會同佳客。重歷滄桑嘆。
故吾。四望烟波皆浩淼。宛然駕鶴上蓬壺。

同倚如伯昭嗣弟飲秋鶴亭上

樂境斯須暫解愁。孤亭樽酒好淹留。虛懸疎竹搖青。
影。倚石雙桐照碧流。觴詠寄懷空物外。池臺托興卽。

仙洲主人百甕能延客。日夕相期汗漫遊。

其二

典至何須列綺筵。提壺可減杖頭錢。坐無俗客能忘。
世。境入仙源不計年。薜荔滿垣高翠嶂。梧桐擁閣上。
青天。携君詩卷當檐立。應擬紅牙奏管絃。是日讀秋。
鶴新詩

其三

樽筵同心不厭頻。綠陰疎雨兩三人。暫依梧石園亭。
宴。一飲醇醪爾我春。戎馬關山何日靜。蓬蒿翰墨逐。
時新。醉鄉浩蕩能忘世。不似桃源只避秦。

蓮漪堂遺稿

詩

十

其四

頻飲君厨酒益醇。麴生風味果然真。且看渭畝龍吟。
竹。兼飽湘湖雉尾尊。朱篆丹砂精道術。黃冠白袂指。
迷津。秋鶴善符篆兼。迎貓更有鴟夷贈。以易二狸奴。
抱甕歸來好漉巾。

同婁瞻叔顧向中登秋鶴芙蓉樓

芙蓉樓上一憑闌。百尺藤蘿倚曲盤。遙徑深陰遮院。
綠。滿空蒼翠逼人寒。禪心映月孤懸鏡。仙壁臨風九。
轉丹。寄語元龍且高臥。慎教風雨出泥蟠。

昭嗣集同人雅飲見招適有燕會未赴

羣賢雅集興如何。俗境羈人未得過。蓮社偶然違嘯詠。竹林從此若山河。謝家入夢池塘迥。前一夕方顧夢昭嗣墅閒吟丘壑多。更問流觴詩幾許。不辭風雨覓烟蘿。

梅雨

江南無奈黃梅雨。雲氣迷離天地間。懸瀑空階多積水。閉門伏枕即深山。新燐榴火紛紛落。不禁苔痕片片斑。掩卷焚香人寂寞。只疑有客叩柴關。

其二

澹清堂遺稿

詩

士

積雨蒼茫烟樹浮。水聲狎耳若溪鷗。湖邊高士長浮宅。世外仙人亦愛樓。把釣孤舟應荷笠。負薪五月好披裘。如何得向名山住。坐對龍湫瀑布流。

昭嗣弟園桂大放集飲學士樓中 吳慶伯同席

小山叢桂發三秋。每遇花時醉此樓。盃接金莖仙露潤。人同玉樹暗香留。池塘康樂喧歌吹。綺紵延陵藉獻酬。敢惜疎慵虛好會。頽然直與附清流。

題關蕉鹿先生小像

閱歷滄桑得自然。神凝氣靜任遊仙。籬邊再見陶元

亮。海上重逢魯仲連。叢桂兩行分玉樹。靈臺萬頃竚蒼天。披圖宛覩真人氣。象緯還如天漢懸。

其二

解組歸來世已非。秋風禾黍淚沾衣。梁鴻釜不囚人熱。李耳言惟知我希。不厭高深真渾璞。直從風雅探淵微。長懷杖履瞻圖面。但覺先生道勝肥。

南軒望柳陰竹色寄懷

何物同余寄草堂。一叢修竹伴垂楊。子猷此日仍留盼。張緒當年欲斷腸。夜月從教倚翠袖。春風宛若舞霓裳。孤雲爲爾情牽惹。未得悠然返帝鄉。

澹清堂遺稿

詩

主

霓裳孤雲爲爾情牽惹。未得悠然返帝鄉。

棋盤山

突兀城西起數峰。仙枰高聳曉雲中。縱橫星斗連行落。勝負河山幾局空。苔蘚霜華分黑白。春風秋雨辨雌雄。斧柯爛盡誰人識。惟有雙丸日月紅。

棋盤山下石潭

澄潭石壁接平原。造化曾無斧鑿痕。百尺寒巖能響答。一泓春水有淵源。誰將筆墨開圖面。好與溪山共語言。尋勝探奇心乍會。此來端不負攀援。

遊紫雲嶺北塢諸精舍

紫雲嶺北路蜿蜒。折入仙源別一天。蒼翠迷空如隔世。幽深隨地可安禪。心從魚鳥同丘壑。夢與羲皇共歲年。暫得閒遊樂無際。况來蘭若借高眠。

中隱菴

大隱山居不厭深。就中精舍自堪尋。高臺迥合峰巒影。修竹環吹鸞鳳音。貝葉蒲團空俗慮。晨鐘夕磬悟人心。玄關咫尺同巢許。洗耳何須梁父吟。

近谿菴

澗清堂遺稿

詩

三

一憇空門百念休。近溪菴畔聽溪流。何疑莊子聞天籟。頓悟生公點石頭。響谷禽聲和梵唄。參天樹杪結僧樓。枕流漱石斯吾志。不讓東林老比丘。

無門洞

一名黃龍院後倚白鶴峰

無門洞裏洞無門。主客何由向此存。曲曲分波流水靜。亭亭獨立化身尊。風雲鉢底黃龍躍。花雨峰頭白鶴鶩。頻問西來復何意。禪機妙處總無言。

其二

蓮廬一宿總浮漚。是相皆空何所求。大士有身因說

法。山僧遇客喜相留。薔薇花發巖中鬧。鐘磬聲聞池上樓。高隱長聞北山北。任君携伴再來遊。

白蓮菴

攬袂孤峰試一登。偶從蓮社訪高僧。圓瓢翠擁千林竹。石壁青蟠萬歲藤。江海洋梁乘筏渡。雲霄羽翮御風升。片時坐對情忘倦。况有機緣續五燈。

察菴

無涯妙境待時開。巧幻深知造化才。雲盡水窮藏世界。花間竹外湧樓臺。誰將別墅傳圖冊。倘有伊人願

澗清堂遺稿

詩

古

溯洞遙念蘭亭千載後。相期此地再浮杯。

其二

湖南一徑有仙源。上已浮觴憶昔言。片片石林皆窈窕。澄澄鏡水忽潺湲。詩成任客驪珠探。醉後惟吾丘壑存。可得飛仙同夜月。洞簫吹處鶴高鶩。

赤壁菴

一峰精舍迥臨風。傍有危巖倚半空。城郭含烟秋氣白。江湖返照暮天紅。携兒極目雲霄上。與客登高岡西中。他日提壺來此地。歌吟天際和飛鴻。

擊竹菴

策杖重來祇樹林。何年擊竹悟禪心。四山寂寂禽春語。萬籟蕭蕭龍夜吟。車過王猷應獨嘯。人逢支遁欲披襟。徘徊未解西來意。幾度拈花對綠岑。

南山丘菴

路入風篁徑轉幽。山過龍井壑爭流。一溪橋接深陰寺。千嶂屏圍積翠樓。境靜有僧閑白社。心空何地不虛舟。相期靈鷲看峰色。紅葉蕭蕭已暮秋。

鉢池菴

一泓澄碧鉢爲池。欲探淵源僧不知。卓地遙思飛錫日。安禪重念化龍時。籬邊洞壑誰能面。樹杪樓臺盡入詩。萬籟不聞人境絕。悠然古竺是吾師。

一片雲

南山怪石兩溪分。兀突遙看一片雲。不藉峰巒偏獨秀。豈緣薜荔自空羣。亭亭迥擅烟霞癖。寂寂深含錦繡文。如爾孤危應似我。行年五十總無聞。

金鼓洞

高下松陰入洞天。丹巖繡壁自孤懸。僧居不畏空中

開客至頻炊雨後泉。心愛烟霞隨異地。耳聞金鼓是何年。買山若許巢由隱。莫惜嘉賓百萬錢。

懶雲窩

岫裏孤雲任卷舒。懶隨風雨賦居諸。身將瓢鉢文焉用。天與槃阿樂自如。習定蒲團依紺佛。移情丘壑泳鯨魚。高深不厭真吾意。願近禪關結草廬。

龍潭

棲霞嶺上有龍潭。潭畔桃花傍小菴。俯視軒楹如洞壑。到來風雨出烟嵐。布金細柳僧山北。撒手懸崖道

蓮漪堂遺稿

詩

去

自南馴性安禪知一理。豈煩貝葉滿琅函。

南高峰

寤寐南峰二十年。登臨此日若飛仙。秋光滿眼難題盡。秀色移情醉可餐。三折江流青入海。萬重山影翠迷天。此間呼吸還通帝。何論齊州九點烟。

石屋僧房觀菊

山僧愛菊興悠然。引客拈花一悟禪。彭澤開樽無別友。匡廬結社有諸賢。空明洞窻神仙境。窈窕香生錦繡天。相對怡情不能去。禪床願得幾廻眠。

新菴

滄桑何地不興衰。精舍今成異昔來。顧盼更疑新洞壑。追尋非復舊樓臺。高吟携客磨詩句。雅飲臨流送酒盃。谷口桃花若相笑。直教劉阮老天台。

紫林菴

菴係范開二將軍施全建造

寶雲菴

北山精舍遍幽岑。選勝新開紫竹林。隱外江湖殊浩淼。巖中樓閣自高深。崩崖香散憑虛座。芍藥花開好證心。細柳將軍今學佛。給孤園地滿黃金。

澗澗堂遺稿

詩

七

桃源何處問棲霞。再過重重岫嶺遮。樹盡空山誰隱鹿。松餘深壑尚啼鴉。雙懸石罅高僧墓。幾宿芝巖閉上家。指點禪機雙桂下。吾無隱爾一拈花。

其二

春來禪院兩經過。舊事重提感慨多。松竹風中酣午夢。桂花香裏引清歌。同心翰墨題丘壑。伯仲壺觴醉薜蘿。彈指十年如隔世。蕭然一榻剩維摩。

點石菴

荀璣何處息林丘。水奏鈞天石點頭。僧臥竹林驚午

夢。客來迷社醉深秋。香生叢桂思招隱。身在花源欲枕流。安得白雲迷谷口。悠然洞壑即神洲。

雨後飲芝巖

雨餘懶上最高峰。觴詠芝巖萃興濃。萬樹綠陰花寂寂。六橋芳草水溶溶。仙逝後空飛鶴。梁父吟成有臥龍。老大長懷年少夢。南屏午夜一聲鐘。

雨中臥寶雲山

化城初雨萬山陰。枕義皇懷我心。竹外白雲相掩映。巖前翠嶂倍高深。塵囂盡聞天籟。鐘磬聲調合梵音。栩栩自然身似蝶。不知身世有浮沉。

澗澗堂遺稿

詩

六

冷泉亭

歲歲遊春坐此亭。亭前澗水照空青。悠然魚樂知吾樂。便是南溟徙北溟。洞壑呼猿驚卓錫。市朝過客聚浮萍。籃輿到處題詩在。誰與高歌上翠屏。

寶雲菴桃花

祇園偶至遇春晴。滿徑桃花解笑迎。樹下觥籌多醉客。山中唱和有流鶯。仙源一棹知何處。方外頻來寄此生。不異匡廬逢祖會。但教沽酒待淵明。

同林鹿菴吳子穀家漢乙寅上入湖南祀亡友
於香隱菴

屈指重遊三十年。松居一夢尚依然。老僧白髮人如
舊。故友晨星影自憐。丘壑圖中秋。醉月菱荷香裏夜。
行船。再來何日能如約。相訂同人莫後先。

飲靈鷲山莊

逍遙山館自清幽。與客携樽並倚樓。率爾狂言題粉
壁。頽然醉影漾溪流。人嗟逝者如斯已。峰指飛來獨
久留。良會轉教心感慨。仙源可許續重遊。

漣漪堂遺稿

其二

看山亭上看羣山。一片繁陰溪壑間。猿隱白雲迷
澗。鷗魚翻綠沼。戲游溪澗。酣不覺。壺觴促形。弄何疑。鬢
髮斑。總向烟霞得真趣。浮沉益自薄塵寰。

陸左城自楚中回贈靈壁筆峰及水石賦謝

彩毫疑有白雲封。靈壁烟霞贈數峰。坐對溪山時得
句。摩娑丘壑懶扶筇。翠微忽照研中水。嵐靄俄飛墨
上龍。夢裏江淹花藻發。可知玉井出芙蓉。

三生石

怪石亭亭列翠巖。騎牛人去隔仙凡。因緣吳越逢三
世。烟棹羅塘掛一帆。月滿峰頭寒玉露。猿啼洞口濕
青衫。幻身早覓常存性。半偈微吟勝萬函。

夏日坐冷泉亭

夏樹陰陰千嶂青。泓澗水枕孤亭坐。空身世。消炎
熱。臥對溪山看醉醒。豈是飛來天竺國。當山高隱少
微星。泉聲瑟瑟皆天籟。洗耳何妨日夕聽。

遣愁

先輩風流尚醉鄉。糟丘築就日翱翔。羣疑醒眼吾寧
漣漪堂遺稿

醒不飲。狂泉心未狂。名教淵源真樂地。養生呼吸是
仙方。諸公任達休相問。我愛清眠一枕長。

其二

長生無術作飛仙。地近華胥得自然。勘破浮雲終一
夢。漸如垂柳日三眠。盈虛自昔皆隨客。生死于今亦
任天。放下萬緣隨聚散。何須典馬駐殘年。

其三

百念憧憧只益愚。謀生無術但嗟吁。身當患難思游
俠。世見貧寒薄腐儒。飛隼乘風皆飽颺。鳴蟬吸露亦

僕驅總爲萬物由天命。圖象何時覓智珠。

其四

漸笑窮愁詩興無。何堪贈答共吾徒。鏡中霜雪誰言
瘁。世上炎涼早集枯。搔首未知天可問。捫心寧有伯
爲呼。獨嫌田阮當遲暮。惆悵秋聲聽蟋蟀。

賦懷

壯不如人老益灰。絕塵千里讓龍媒。研精未遂平生
志。守拙全無入世才。仕宦早知爲外物。生涯一任所
山來。三緘但慎金人口。任運浮沉不用猜。

澹清堂遺稿

詩

主

其二

一念嗔癡衆惡歸。相將四十九年非。忽聞鬼國須知
岸。莫想天花再染衣。沉湎樽罍真禍水。恣睢筆舌是
危機。海鷗上下相忘處。始信寥天鴻鵠飛。

其三

孤憤安能老此生。迂疎豈復學縱橫。人情大抵皆趨
薄。世上于今不好名。狡兔早爲三穴計。哀禽未擇一
枝鳴。囊空莫羨乘軒客。五嶽相將問向平。

其四

萬境無如不動心。百端橫逆任相侵。夢中有我終爲
累。酒後多言莫去尋。福業于今全破壞。家緣從此任
浮沉。死生公案提攷醒。何俟遨遊學向禽。

其五

鬚眉霜雪遠文壇。袖手今爲壁上觀。眼底浮雲終日
有。枕中佳夢片時難。升沉自昔同霄壤。出處非關問
羽翰。從此灰心待明月。緩山笙鶴勝長安。

感懷

甚矣吾衰可奈何。茫茫苦雨境難過。有身慣懶長思
睡。無興吟詩強欲歌。一縷餘香觀變化。滿園積水動
烟波。偶然習靜添昏散。屈指遊仙夢更多。

其二

困頓生騷夢亦然。忽乘風雨欲升天。稍留鴻鵠遲冲
舉。變化蛟龍積歲年。閭闔何能驅虎豹。華胥尚可學
神仙。有時任我高飛去。臥看雲霄日月懸。

雨中同韓儀京唐元英至國清寺訪祖憲禪師
寒雨淅風過化城。名山尚見古先生。峰開五葉攢雲
秀。澗合雙流入壑清。丈室猶聞天籟響。石臺遙憶雨

澹清堂遺稿

詩

主

花平盤與久欲隨蓮社願向東林栽姓名

石梁

萬山深處歷迢迢乍見橫空百尺橋不斷水簾懸洞壑恍疑雪浪織蛟綃樓中寂靜驚風雨夢裏聲聞盡海潮誰信人間有此境十年心已斷塵囂

其二

面裏飛梁在半空我來絕頂俯蒼虹身從樓閣高低望心在烟嵐縹緲中懸瀑綠潭龍化雨衝雲翠殿鶴凌風詩成直與丹青辨筆墨爭如造化功

澹清堂遺稿

詩

圭

阻雨石梁信宿

一行作客迷山縣幾日尋源坐雨中古澗頻懸新漲雪疎林非復舊時紅謝公未遂登臨興阮籍還愁道路窮寄語扶桑出朝旭頓教烟霧散虛空

△萬年寺

草峰閒處豁蒼天古寺端然是萬年閣上前朝藏貝葉橋邊積雨響清泉風搖蒼翠杉陰合日照丹青塔影懸相見山僧如舊識伊蒲一供亦前緣

和僑如伯梨花詩二律步原韻

不與繁華競曉春恰貽高士獨披襟迴風舞雪千枝秀對月臨池一片心綠酒洗粧飛粉蝶水壺濯魄試琴音孤山梅樹還同調放鶴歸來仔細吟

其二

池塘殘樹梨花發疑是霜天鷺滿汀帝子臨波還賦洛姝好對鏡獨羞那如如素影蟾光艷栩栩芳心蝶夢冷試與按圖評國色人間未必有娉婷

翠梅

百種秋花各有名獨憐翡翠自傾城枝枝月上春山遠片片烟橫鏡水清螺黛勻來殊掩映蛾眉画出更分明官袍若令分顏色好看青雲足下生

澹清堂遺稿

詩

圭

清明日遊湖上

湖上春光倍可憐况于寒食遇晴天峰巒積翠藏紅寺桃李飛花入画船黃鳥枝頭聞曉曉紫駟堤畔載婁娟繁華满眼誰堪羨欲叩僧關飲石泉

九日送余紫方之京師

握手河梁興黯然况逢重九菊花天茱萸把酒三秋思鴈隼垂雲萬里鶩戲馬臺邊空冀北登高峰上望

幽燕此行直欲看蘇季。好取黃金肘後懸。

關樞度司鐸姚江寄懷

千里相思命駕難。談經人在客星山。絃歌無地誰分宅。苜蓿盈盤自閉關。把酒遙憐紅樹外。登高長憶白雲間。不妨乘興尋安道。擬約扁舟一往還。

其二

遲暮悲秋不可禁。那堪良友隔商參。青楓關塞幾迴夢。白露蒹葭三復吟。兩地蕭疎分匹練。雙魚寂寞問同心。姚江可有蘇司業。酒渴時時寄好音。

蓮漪堂遺稿

詩

五

送孫宇台至漢典

蘇門高士謫仙人。入幕頻年不解貧。南浦舟行方擊枻。梨園花發又逢春。無諸閩海烟波靜。江令溪山筆夢新。碧水丹峰隨處有。仙源如在好尋津。

送韓瞻五歸河東

白下相將賦索居。西園傾蓋近何如。千金不惜王孫報。五蠹空懸公子書。河上仙舟今送客。江邊芳樹更愁余。數行倘得秋風寄。爲發盤中雙鯉魚。

讀宗嚴再姪續齊諧樂府賦以贈之

不得其平物自鳴。齊諧可續古人情。補天再見星辰耀。擲地殊聞金石聲。秋水清言疑喪我。離騷醉讀便成名。廣陵散後漁陽鼓。老婢何須誅洛生。

崇先寺桃李花

阜亭山下崇先寺。十里桃花間李花。碧水灣頭餘白雪。青峰影裏遍紅霞。舟行小港無多路。人過孤村有幾家。疑是天台仙徑近。飛花片片雜胡麻。

味簾屏

錦屏圖面煉雲霞。巧製湘簾透絳紗。月下蓮漪紋似

蓮漪堂遺稿

詩

五

水燈前窈窕影如花。人分雲母原非隔。風長琉璃不用遮。試看高堂椒酒會。春光一半在君家。

同家弟亮章及韓儀京遊西溪陸高士莊

永興寺畔烟雲裏。流水溪橋足陸莊。謾謾長松遮草屋。絲絲天棘上莓牆。主人倒屣梅桃設。野客科頭禮法忘。常說機雲難伯仲。客居端復喜滄浪。

仲夏苦雨之作

積雨江城五月涼。家家門裏有池塘。水聲不斷烟雲徑。苔色全侵薜荔牆。自可著書消晷刻。何人著屐探

湖光。恰。愁。蠶。夢。還。無。恙。一。任。枝。頭。梅。子。黃。

河曲泛舟

水。鄉。紆。曲。一。舟。通。來。往。烟。波。似。御。風。樹。色。蒼。茫。山。影。裏。櫓。聲。欸。乃。月。明。中。天。邊。歷。歷。星。河。白。岸。上。熒。熒。燈。火。紅。暑。氣。漸。消。涼。欲。寐。浮。家。泛。宅。任。西。東。

徐象也軒倚河流扁舟過訪有作

故。人。軒。外。自。臨。流。不。出。門。前。上。釣。舟。早。脫。樊。籠。如。野。鹿。更。依。烟。水。狎。浮。鷗。壺。中。有。酒。還。招。飲。江。上。登。樓。可。共。遊。放。浪。不。須。談。鶴。蓋。尋。源。再。與。約。深。秋。

漣漪堂遺稿

詩

毛

懷徐古周

覓。橋。五。里。梅。花。埭。河。曲。桑。陰。孺。子。村。長。日。閑。吟。依。竹。徑。終。年。無。客。掩。柴。門。蒲。團。一。榻。蟬。嘶。露。叢。桂。三。秋。香。滿。閣。安。得。長。提。玉。塵。尾。與。君。竟。夕。共。清。言。

毛稚黃五十臥病往探

詩。人。病。後。厭。餘。情。一。榻。維。摩。論。養。生。丹。間。藥。成。從。靜。悟。黃。庭。念。斷。得。虛。明。揣。摩。不。學。逢。時。術。著。述。何。須。後。世。名。四。十。九。年。非。盡。識。相。期。五。嶽。採。雲。英。

遊五雲山

高。秋。山。色。萬。重。寒。策。杖。同。登。絕。頂。看。松。影。參。天。千。樹。秀。江。流。到。海。幾。迴。盤。崎。嶇。已。歷。蠶。叢。險。曲。折。都。忘。鳥。道。難。俯。視。羣。峰。天。下。小。果。然。身。在。五。雲。端。

徐象也邀遊雲棲寺

春。晴。啼。鳥。聽。聞。開。竹。寺。紆。迴。一。往。還。知。爾。情。懷。頻。載。酒。敢。辭。厭。倦。強。登。山。雲。霄。若。士。道。遙。上。江。海。浮。鷗。指。顧。間。醉。臥。孤。舟。成。好。夢。不。知。身。世。是。塵。寰。

玉池山精舍

玉。池。蘭。若。一。峰。懸。重。叩。柴。關。三。十。年。隱。外。空。江。遙。入。

漣漪堂遺稿

詩

毛

海。巖。前。雙。桂。近。參。天。翩。翩。飛。鳥。啣。山。果。隱。隱。遊。魚。戲。石。泉。回。憶。兩。朝。如。昨。日。老。僧。歷。歷。指。桑。田。

山遊

翠。微。幾。日。一。登。臨。漸。有。詩。懷。次。第。吟。寄。托。雲。霄。從。變。化。棲。遲。江。海。任。浮。沉。綠。隨。春。在。人。間。世。紅。逐。觴。飛。天外。心。拚。得。晴。遊。勞。屐。齒。不。愁。積。水。起。層。陰。

遊南山點石菴有作

路。入。溪。南。林。壑。幽。何。人。卓。錫。此。淹。留。尋。源。洞。底。聞。天。籟。說。法。巖。前。點。石。頭。山。鳥。不。時。啼。竹。徑。雨。花。無。數。落。

經樓。我來又值清明後。一盞新茶問趙州。

遊沈園攀海棠一枝供齋玩

採得春園花半枝。相携庭畔幾多時。絲絲帶雨胭脂濕。葉葉迎風翡翠垂。到眼自然迷蝶夢。入宮真欲妬蛾眉。始知工部難題詠。遊遍西川無一詩。

生昭嗣池亭有懷

東山絲竹嘆西州。池上猶然學士樓。窈窕小亭千石秀。滄浪水榭一天浮。惠連同調隨時往。孺子高踪幾歲留。直探淵源真有托。好同游客狎浮鷗。

漣漪堂遺稿

詩

五

同亮章弟雨中入山

萬壑千峰烟樹迷。籃輿十里路高低。連天嵐氣雲成海。奔澗濤聲雪漲溪。青石橋邊亭寂寞。玉泉山畔寺凄其。分明一幅瀟湘面。那得移將謝朓題。

其二

溪山初歷妙難窮。况在瀟瀟烟雨。中一片水田縈左右。許多蒼翠入虛空。澗邊簑笠人如面。耳畔波濤客御風。此地會心真不淺。更從何處問鴻濛。

秋夜坐月

五雲開處月初明。忽颺微風水鏡清。天末疎星橫北極。池邊叢竹動秋聲。凌虛豈欲逃空谷。避暑還將入化城。但使縱山乘鶴去。不須身世戀浮名。

倪魯玉携樽同遊南山看桂花

軒軒石屋向雲開。秋靜招提此日來。一洞幽深通海國。千巖迴抱冷琴臺。碧天待駕仙人鶴。叢桂應留逋客盃。總爲山遊不知倦。非關濟勝有餘材。

其二

洞天敞處萬峰攢。野寺登臨一倚闌。行客道傍秋尚澹。漣漪堂遺稿

詩

三

暮山僧樓上夏猶寒。斧柯未爛仙杵在薜荔。徒縈烏策殘。埽徑開樽相盡醉。更來門外看飛湍。

詠白菊

陶令東籬花未黃。白衣送酒過柴桑。乍疑九月還飛雪。錯認江南早見霜。明月照來同一色。美人如在並含香。移將庭下悠然對。恰似丹成見玉光。

九日同二倪子登玉皇山

禹珍魯玉

峩峩直上最高峰。天際璇宮萬象宗。曉日霞開紅瑪瑙。秋山雲透翠芙蓉。流連洞壑仙人遠。提挈壺觴弟

予從最喜登臨逢霽色。一年好景倍從容。

夏夜飲倪氏江樓

頻年授館江頭住。幾日啣杯江上樓。月色滿廳人似玉。海聲入夜夏兼秋。海門浩淼孤帆遠。越岫參差萬壑浮。更得陳蕃能下榻。莫疑孺子不淹留。

蓮花峰紅葉

湖頭秋色萬山空。祇見蓮花第一峰。黃葉未飛青嶂外。丹楓漸改白雲封。化城片片來靈鷲。碧澗溶溶隱臥龍。欲覓中公開講地。烟霞深處數聲鐘。

漣漪堂遺稿

詩

三

蔣伯先讀書泥龍菴過訪有作

偃仰祇園善閉關。一樓終日對青山。牕前古樹禽聲樂。籬畔澄潭雲影閒。詩思若來天地外。禪機拈在有无間。片時暫坐維摩榻。靜與孤雲自往還。

遠企亭

南山佳處出孤亭。一覽湖山眼倍青。迴抱萬峰凝翠黛。微茫四練見滄溟。堤橋桃柳環明月。城郭人家聚列星。自視飛仙殊不異。寧須內景學黃庭。

大音兄以葵郡廣文轉令滇南過別賦贈

江阜一別十年餘。日坐春風我不如。濂篴開闢傳所學。皐夔稷卨讀何書。未堪滇海爲廉吏。何日南山歸敝廬。自昔升沉皆有命。同心出處好相於。

其二

簿書鞅掌最爲煩。小邑何須覩士元。金馬碧雞聞嘯詠。昆明星宿探淵源。林田莫念歸來賦。粉署宜新何陋軒。百里鳴琴觀雅化。蠻方從此識微言。

三山薛依南以文集見投賦贈

世遠龍門笑石渠。名山今日有傳書。光投明月人誰識。

漣漪堂遺稿

詩

三

識歌出陽春。和不如。彤管芳香生腕下。南牕珠玉剩焚餘。夜來劒氣高牛斗。薛燭神光照草廬。

其二

探穴浮湘賦遠遊。陳蕃下榻爲南州。絃歌花裏餘杭酒。洞壑雲間大滌秋。翰墨揣摩惟簡鍊。鬚眉布置自風流。三山雖近莫歸去。雙目登臨勝十洲。

毛會侯過訪賦贈

馬蹄春雨賦高軒。願見無由今在門。君有星辰貫綵筆。我從風雅識微言。折腰未欲隨時學。避地何容返

故園咫尺相過晨夕共好尋河海探淵源

其二 毛雅黃若吳山與會侯爲伯仲

大雅誰言此日空。詩人又見兩毛公。非關仕宦名偏重。豈爲窮愁句益工。霞綺飛光明曉日。松阜憂韻響秋風。螺峰高處相酬唱。一曲陽春和更同。

毛會侯以釣笠圖爲題

戴笠垂綸可若何。浮沉仕宦亦烟波。五湖秋去尊鱸好。一葉春來風雨多。荻岸蘆洲同曉夢。酒尊詩卷任高歌。醉醒清濁何須問。泛宅浮家張志和。

蓮漪堂遺稿

詩

五

喜霽

慣聽潏潏風雨聲。忽驚曉夢有啼鶯。湖西翠嶺層層見。天際紅霞片片生。夜望久無千里月。春來乍得一朝晴。遙知古竺先生意。不樂吳山日送迎。杭俗雨陽迎送天竺

士大

讀鴻逸堂稿贈王不卷

異書讀罷念伊人。恍在名山隔市塵。洞壑巉峴凌楮上。烟雲出沒寄君身。生涯想已留蕭寺。風雅今猶見葛巾。倘得南州能惠我。北門携手喜相親。

北軒自笑

破屋欹斜性亦安。頽然容我更何難。圖書左右如形影。花竹扶疎若羽翰。三宿尚爲方外笑。片時不耐富家看。梓人莫便加丹漆。留與貧儒保歲寒。

其二

突兀遙知世不容。不容何病任孤踪。同心相指泉中友。大隱移情海外峰。每恨有身難變化。長懷無我自從容。春來桃李多搖落。小圃添栽三兩松。

其三

蓮漪堂遺稿 詩 五
寂寂空齋風雨多。故人伊邇不相過。黃金儘賣長門賦。白雲其如郢上歌。三徑就荒安可問。孤雲無託更如何。論文舉酒吾儕事。招隱還須羅綺羅。

其四

有弟勞生我獨閑。漫言避世入深山。材甘枵櫟寧無事。身歷饑虛可閉關。兩部草深蛙鼓吹。一廳竹密鳥絲蠻。惟餘翰墨供驅使。何用攢眉天地間。

種松

斷除瓜蔓種長松。老友而今有臥龍。風雨莫教歸大壑。

海烟霞。今且對孤峰樓邊。落子。靜月下。飛花香。氣濃待我携歸天上去。不須秦岱白雲封。

其二

楚楚青松亦可憐。他時望爾得參天。清流深欲加培護。俗物何緣苦束捐。影動蛟龍遮夏日。枝寒霜雪壓椿年。通知化石吾仙去。萬籟風生明月懸。

詠竹

琅玕蒼翠遠山樓。恰似湘簾不上鉤。萬籟秋聲高士嘯。一湖鏡影美人留。誰來悠忽嵇中散。尚有蕭疎王

澹齋堂遺稿

詩

重

子猷。牕下品題方外傳。此君第一是清流。

東郭

東郭棲遲野興長。北牕高枕近羲皇。青蔬白酒留佳客。箕踞科頭坐草堂。機杼聲中忘歲月。桑麻影裏見池塘。分明一幅桃源面。但恐人來說漢唐。

雪夜

積雪樓前不夜天。絕無聲色老殘年。萬家城郭參差合。一片河山上下連。映月梨花餐沆瀣。因風柳絮賦嬋娟。茫茫虛白誰難問。何處寒江有釣船。

同許升年家漢乙雪中遊三竺兼謁偃亭大師。遺情無柰恣遨遊。雪裏看山且自休。珠玉峰巒三仲琉璃一水泛。扁舟胡姬村店留中聖。高士祇園據上流。待欲連床依古竺。寒深那得鷓鴣裘。

其二

登眺從來知己難。同心相訂雪中看。旗亭貰酒何辭醉。蕭寺尋僧不畏寒。皎皎江湖天一片。茫茫峰嶺路千盤。籃輿迥出風塵外。豈必凌霄借羽翰。

梅雨
甲子

澹齋堂遺稿

詩

重

江南五月黃梅雨。日夕潮聲天地浮。高望人家皆大壑。靜觀身世亦虛舟。功廻造化愁無術。身繫蒼生念有秋。一榻滄桑勞夢醒。烟雲萬里滿神州。

其二

積雨川原漫問津。烟波淼淼正愁人。池魚盡已歸東海。星習其如望北辰。念此羣生同解網。莫教漁父獨投綸。南溟直看扶搖上。萬里風雲化錦鱗。

其三

心嫌塵俗喜孤清。梅子黃時合我情。高望樓臺疑海

市。通。看。榆。柳。出。江。城。非。仙。身。有。烟。雲。氣。入。夢。魂。消。風。
雨。聲。剩。此。劫。灰。都。化。盡。好。同。古。竺。證。無。生。

眉山望雪孫百斯留飲

春。城。飛。雪。此。登。山。一。片。茫。茫。天。地。間。孤。閣。高。懸。餘。嘯。
詠。萬。峰。空。盡。失。迴。環。江。瑤。乳。酪。金。莖。露。竹。馬。鳩。車。玉。
笋。班。留。待。紅。霞。射。牕。外。千。林。粉。黛。更。開。顏。

同舍輝姬往孫氏妹家留飲

猶。子。追。隨。女。弟。家。開。軒。雞。黍。樂。無。涯。三。槐。入。夏。能。忘。
暑。叢。桂。深。秋。待。放。花。膝。上。雙。珠。光。夜。月。尊。前。清。酒。射。

濶清堂遺稿



詩

七

朝。霞。綠。陰。一。片。遮。人。影。歌。吹。何。妨。兩。部。蛙。

其二 咏嘯臺一律

宅。市。安。知。人。境。閑。嘯。臺。迥。出。小。眉。山。千。峰。翠。倚。人。家。
外。萬。籟。風。清。竹。樹。間。樓。閣。雲。中。詩。唱。和。池。塘。雨。後。水。
滄。漫。興。酣。不。厭。頻。來。往。月。下。花。前。莫。閉。關。

洗硯

心。空。物。物。厭。塵。埃。宿。累。都。除。水。鏡。閒。鷗。鶴。眼。因。無。垢。
活。虬。蟄。王。亦。爲。魚。來。頻。年。綵。筆。餘。文。緒。此。日。天。河。淨。
劫。灰。翰。墨。光。中。珍。片。玉。好。將。待。詔。入。蘭。臺。

眉山紀遊 賦贈孫百斯

蕭。瑟。空。林。春。鳥。啼。梅。花。如。雪。滿。亭。西。環。山。不。覺。千。枝。
繞。臨。水。偏。能。數。樹。低。醉。後。芳。香。逢。入。夢。夜。來。燈。火。早。
燃。茶。莫。教。風。雨。摧。殘。盡。尚。欲。携。樽。細。品。題。

其二

名。園。假。仰。勝。投。林。避。暑。涼。生。竹。樹。陰。心。在。羲。皇。超。世。
遠。身。携。枕。簟。臥。雲。深。影。移。夏。樹。簾。前。綠。風。動。秋。潮。江。
上。音。一。覺。蓬。然。忘。雨。我。花。間。尚。有。蝶。相。尋。

其三

濶清堂遺稿



詩

美

相。看。不。厭。敬。亭。山。對。此。渾。忘。今。昔。間。乘。興。孤。雲。隨。處。
宿。倦。遊。飛。鳥。早。知。還。青。蓮。花。放。芙。蓉。採。金。粟。香。飄。叢。
桂。漿。酒。熟。詩。成。人。已。醉。那。知。身。世。是。塵。寰。

其四 嘯臺返照

君。喜。看。山。對。夕。陽。我。來。高。閣。望。餘。光。題。詩。射。影。掃。桐。
葉。舉。酒。流。霞。入。羽。觴。近。聽。秋。聲。鳴。竹。樹。遙。觀。村。舍。下。
牛羊。桑。榆。樂。事。惟。吾。友。謝。傳。年。宜。在。醉。鄉。

題西好詩

羅。浮。仙。海。森。無。涯。天。際。樓。臺。是。我。家。靜。裏。寒。香。生。夜。

月光中玉樹射朝霞。飛來六出瑤池雪。煉就九還丹。朮砂一似青蓮心不染。兩圓處處有梅花。

秋葵

庭院涼生玉露侵。亭亭聳秀出秋林。乘時乍見黃金色。當午孤懸白日心。儘教扶疎同逸散。豈知踟躕畏高深。清齋詩客長松下。會有幽風七月吟。

西風錦

別名老少年雁來黃十樣錦

學圃開畦百卉生。一叢紅紫照朱明。誰看老至人猶少。未及秋來雁有情。吳苑花生江令筆。蜀江霞照錦

漣漪堂遺稿

詩

五

官城含情爲爾多留意。好與霜楓共老成。

吳子穀招飲花下同林鹿菴汪瞻來家寅上

放言何幸遇知音。况有名花共賞心。劇飲豈容觀醉醒。曠懷真不厭高深。喜君卜宅隣蓮社。愧我携琴到竹林。池畔羽觴浮綠水。相宜次第有佳吟。

羅隨園招飲湖舟同許漱石林西仲毛稚黃丁

葯園偃亭和尚

參軍醉客木蘭舟。坐上羣公第一流。人望登仙浮李郭。我來揮麈語王劉。金牛湖上同看鶴。叢桂園中獨

倚樓。此日賢星當聚會。直教太史奏杭州。

△闕蕉鹿年伯招飲賦謝

先輩風流已杳然。何期今日醉花前。謝公別墅情猶昔。白傅香山人共仙。賓從于今皆白髮。兒孫依舊共青氈。傾樽且復爲歡笑。好對寒香樂暮年。

海昌黃崙玉過訪留飲投句屬和

濁酒枯魚醉此辰。倦遊猶憶昔風塵。翱翔鴻鵠心何壯。呼集蓬蒿意轉親。誰向青雲隨驥尾。敢將巴曲和陽春。興酣笑論當年事。較固申公有幾人。

漣漪堂遺稿

詩

早

山行遇雨

春山風雨亦何多。探勝尋源可奈何。曲徑千峰迷翠黛。孤舟一葉蕩烟波。好看展齒隨簑笠。漫聽溪聲和嘯歌。三五少年跨捷足。笑余緩步更蹉跎。

種花失意

老圃頻年愛種花。秋深籬畔望朝霞。天心未得從吾好。佳種偏多在別家。仲子桔槔閒嘆息。伯倫荷鋤亦咨嗟。不如放下無些子。混沌鄉中老歲華。

其二

每念經營事不成何須花木更勞生推殘屢見癡無
盡愛戀誰言覺有情天女飛來皆幻影長安看遍亦
浮名從今更息移春夢高枕安然風雨聲

仲夏苦雨

魚服鯁人是也非巢居樹宿念高飛桑田處處疑滄
海州霧重重掩翠微行見苔痕堆後齒坐驚粉堊繡
羅衣尚懷江上州波客綠篴青簑罷釣歸

其二

無可如何老歲年柳寒暑雨任蒼天懷山有恨千家

蓮漪堂遺稿

詩

聖

哭積水無秋萬室懸六月披裘人不笑三旬蠟屐我
猶憐儒生蒿日終何川白首窮途一黯然

秋雨

積水蒼茫夏未消秋來十日雨如潮通知澤國還江
海何處高原秀黍苗樓外梧桐間葉響山中叢杜惜
香飄乘槎更欲浮天漢直上靈虛望斗杓

贈趙月潭太史

先生聲價重歐陽遊跡東陵易已霜舊日著書傳洛
下當年草詔侍明光尊鱸正及秋歸去蕉鹿何堪夢

短長顧我自慚名下士汝南許已外驪黃

月月紅

一卷南樓靜對中隔簾花影露深紅芳心欲語含朝
雨春色初濃動晚風未免有情憐獨立豈能無意許
相通夜來皎月如窺鏡照爾含香錦繡叢

杜鵑花

春暮聲聲杜宇紅啼魂飛入此花中昔前數尺珊瑚
樹湖上千山錦繡叢望帝神歸猿峽斷美人仙去鵲
林空樓頭曉起遙相望萬片明霞日在東

蓮漪堂遺稿

詩

聖

瓶梅

瓶底含香疎影斜硯頭點點是梅花春生烟水歆山
畔夢入羅浮臥酒家珠玉光飛吹夜月嬋娟醉舞散
朝霞還愁零落經時盡宛若伊人天一涯

岳鄂王

樹上南枝泣杜鵑將軍如在更凄然未成報國心猶
壯何以家為語足傳二帝歸魂羞五國孤墳藏骨重
千年獄成三字欺天下鬼蜮君臣亦可憐

于太傅

功成身死答蒼天。始得歌成氣浩然。笑入白雲安社稷。名高青史重山川。不慙諸葛英雄恨。好共文山日月懸。事就無名爭欲殺。南遷幾欲悞當年。

王貞女

改玉惟聞長樂風。誰知名教在閨中。啼痕盡是裴弘碧。繡幌遙憐杜宇紅。歧子泉臺猶望宋。瞻茲岵岵欲從翁。傷心五日飛鳧會。不獨歌騷弔郢中。

其二

天將多難歷諸艱。成就芳名宇宙間。九死不忘遵父

連漪堂遺稿

詩

墨

命三生定化望夫山。吳宮紫玉猶非類。江上曹娥是一班。烏自高飛羅不得。翔霄漢出人寰。

無題

舒卷無由笑此身。孤雲何日出風塵。吹殘紅葉秋前老。剩却青山雨後新。丹鼎未成鬚髮變。神明惟覺靜虛親。等閑鶯燕勞人夢。悞我仙源桃李春。

其二

入市逃名笑我癡。迂疎原不合時宜。溪山終老漁樵夢。鴻鵠何須燕雀知。諸俗敢辭忘世酒。寄懷任作放

言詩幾人落落堪吾侶。閒卷通知友在斯。

其三

宛然一片白雲鄉。路入仙源景倍常。自是壺中有天地。豈知人世閱滄桑。名山招飲空懷遠。高枕遊春每擅場。萬境蕭疎同幻化。華胥深處得清涼。

五日觀競渡

五日飛鳧合楚聲。河舟一葉往來輕。笙歌乍有辰星聚。粉黛初逢月旦評。諸俗浮沉皆醉眼。投湘今古總傷情。詩人綵筆凌霄漢。好爲三閭賦不平。

連漪堂遺稿

詩

墨

同林鹿菴徐翁菴小飲

不合時宜有幾人。白頭傾蓋轉相親。狂言出口多驚世。青眼論交若飲醇。天遠鴻飛高羽翮。露寒蟬蛻出風塵。千心莫逆成三笑。圖画何人得我真。

其二

自分蓬茅老此生。欣逢知己愜吾情。閑從丘壑思同調。靜對壺觴合友聲。豪氣漸消還造化。浮名俱盡剩孤清。醉鄉不厭人來往。營得糟丘是化城。

題八駿圖

穆王仙去老蓬壺。誰繪當年八駿圖。躡影追光如駕鶴。奔霄絕地勝飛鳬。陰陰桃柳阜亭路。漠漠烟波西子湖。此日江南皆洗馬。漫教松雪撫東吳。

水中文石

俯仰難窮天地文。盤中怪石有奇紋。璇璣片片秦中錦。蛟蜃油油夏日雲。光自女媧天上落。章應星漢巧中分。研前丘壑勝珠玉。自恍何須持贈君。

楊太史端臣自河東來信宿余家

視草西清姓氏高。何緣車騎到蓬蒿。鄉關夢斷江南雨。觴味情深海上濤。漫說文星依北斗。誰知學士在東臯。題詩翰墨懸珠玉。愧爾瓊瑤報木桃。

連漪堂遺稿

詩

星

其二

三晉賢書第一人。看花上苑曲江春。名高菴禁金蓮耀。家近龍門綵筆新。仙掌雲中分沆瀣。瓊林物外出風塵。相忘富貴還相拔。把臂秋風一飲醇。

陸太史義山過訪

長安邸館讀君詩。高望雲霄集鳳池。遷固何年成漢史。尊鱸忽憶及秋時。九天朝罷聞歌味。萬里歸來悼

別離賦就長楊人。未識千秋遇合在宏辭。

其二

絕意名場丘壑存。高軒何意及衡門。當年乍見雲中鶴。此日重看北海鯢。綵筆飛花曾入夢。玉壺映月好傾尊。石渠風雅實如昔。尚得棲遲戀故園。

河東孫昭慈以德星堂草見寄賦答

孤鴻雙鯉未相期。千里遙傳一卷詩。白雪歌成誰與和。驪珠探後少人知。研幾自得逢源樂。陟屺長懷將母悲。多病文園何所好。空諸所有是吾師。

連漪堂遺稿

詩

吳

其二

長嘯空齋雙眼青。誰人問字子雲亭。終天有恨懷萱草。千里何年聚德星。北海傾樽時好客。維摩伏枕欲傳經。遙遙三晉來鱗羽。天籟移情試一聽。

其三

學詩渾似學神仙。九轉丹成不計年。蟬蛻鳩飛多變化。桑田滄海幾遷延。故吾已盡兼無我。人境皆窮忽見天。洗髓伐毛魂魄鍊。浣花溪上杜陵傳。

武塘蔣公望朱昌臣過訪賦贈

老至蕭條誰復看。謝家子弟有芝蘭。故人身後荒三徑。高士車前憶二難。偶設壺觴開甕牖。長懷風雨阻河干。秋風萬里橫鴈隼。拭目雲霄望羽翰。

同林鹿菴張叔昭飲霍子厚齋頭

埽徑開樽風雨中。鬚眉如雪對羣公。檐前松柏無心翠。階下芙蓉有意紅。風雅于今皆落魄。門閭不解復飄蓬。如何得似黃金客。謝絕文人勝送窮。

爲湖建張高士祠徵詩賦寄和韻

扁舟一葉早登仙。泛宅浮家不計年。世外漁樵同白髮。雨中蓑笠冒蒼烟。太虛明月長爲客。流水桃花別有天。遙念鶯湖臺閣上。詞人得句向誰填。

蓮漪堂遺稿

其二 祠有平波臺
臺湧平波高士塘。溯洄秋水宛中央。仙人自向三山去。熱客誰知九夏涼。浮席翩翩雲鶴舞。流觴泛泛芰荷香。清風吹動滄浪嘯。一似釣天奏羽商。

南屏

路入南屏深寺中。吹香不斷藕花風。漣漪水色搖枝綠。蒼翠山光照影紅。僧院樓臺皆入面。浮圖烏雀自

凌空。宗雷舊社今何在。虛寂遙知近遠公。

河東王循如招飲江樓觀潮

鶴蓋城南十里遙。臨波高館接江橋。珠連星聚河東客。酒熟觴飛海上潮。浴水面眉啼舌巧。揮瓶丹桂亂香飄。主人倒屣情無倦。屈指秋深歲歲招。

新塘古社

新塘蕭寺傍烽樓。門外池塘漲碧流。祇樹花飛天女下。趙州茶罷老僧留。庭梅橫影偏宜月。園竹搖聲又報秋。遙念昔遊經數歲。風塵早已白人頭。

蓮漪堂遺稿

過徐子研廬齋頭賦贈

北城池館絕塵氛。樂境誰人得似君。樓閣涵虛分水月。圖書入妙聚星文。怡情松桂逢青眼。醉客壺觴臥白雲。靜對黃庭摩翰墨。硯田納稼勝耕耘。

題呂吉文画

峰巒忽出画圖間。未必人間有此山。樓閣半空飛突兀。溪雲萬丈瀉潺湲。仙人採藥騎蒼鹿。高士閒籠放白鷗。倘可相從丘壑裏。與書滿架掩柴關。

贈鄭七生 近學養生

猿巧應知性所無。也。醇守樸是工夫。夜光會聚星辰
地。仙露長飛日月湖。圓裏煙霞容濟勝。胸中丘壑好
飛兒。莫嫌遲鈍難逢世。河上千金重一壺。

卓岡梅山 答卓路黃

宅市風塵那得閑。偶來投刺忽登山。萬家俯視池塘
外。千嶂遙依竹樹間。官閣春來香繡夢。琴臺月上照
朱顏。文星聚處觀燈火。奎壁光懸玉筍班。西望貢院
舉子場屋

登寶雲天香閣

蓮漪堂遺稿

詩

晃

身世飄流一水漚。中峰又見築飛樓。應搖竹籟秋聲
動。山靜波雲天影浮。坐月蒲團輕蝶夢。談空塵尾紀
仙遊。化城盤閣須分別。借宿還廬可自由。

唐荅甌池樓

宅畔初開池上樓。疎簾曲檻倚清流。幾家楊柳懸新
月。何處芙蓉發暮秋。翰墨自將詩思遠。琴樽雅有故
人留。濠梁樂處君知否。對此還如莊惠遊。

遣懷

萬境浮雲不可留。孤提一念老春秋。夜光但照空天

地。秋水長懸射斗牛。總有葛藤須斷絕。莫教脂粉重
綢繆。收牛圖上雙忘處。撒手歸來始罷休。

放生池

蕭蕭水寺一湖中。我念浮生與此同。月滿羣山歸寂
靜。雨連滄海盡虛空。雁聲不避千峰雪。魚樂寧須萬
里風。瓢鉢無餘何所有。客來客去任西東。

其二

水寺朱閣百尺橋。主人青翰一相招。魚忘網罟爭芳
餌。客狎州波視翠翹。綠蟻傾樽思待月。紅牙度曲憶

蓮漪堂遺稿

詩

辛

吹簫廢典轉盼爲三嘆。况爾浮雲變市朝。

湖心亭

水面樓臺聳太清。黃梅雨後少人行。芙蓉花裏千峰
照。楊柳陰中一葉橫。鳥語蛙聲猶着耳。桑田滄海尚
題名。趙州茶是投錢渚。贏得山僧解送迎。

何異子索詩因憶客冬遊台郡。飲廣文齋頭數

日賦以謝之

蕭然山郡擁寒飈。客到傾尊主自賢。隊隊鷺鷥棲泮
水。青青芹莢入賓筵。囊空幾積諸生貨。酒盡誰贖司

業錢羈旅得君殊足慰相看播落更相憐

其二

誰能失意重周旋。知己天涯早後先。慷慨豈因人。冷
熱歌呼頻爲我。留連高吟不惜收。珠玉雅飲何須奏
管絃。三醉清齋賦歸去。故鄉握手是殘年。

羅參軍以詩筴見投兼餽萱花賦謝

貽我瓊瑤報木桃。名花佳句勝投醪。忘憂護草含仙
露。解暑清風動彩毫。飛翰乍驚觀累妙。宜男更得慰
年高。使君交久忘車笠。綸綍論心興自豪。

澹清堂遺稿

詩

至

孤山何舍白以白筴面梅見贈賦謝

腕下春風着意吹。江南人送隴頭枝。遙思東閣詩成
日。近憶孤山月上時。玉樹瓊林人夢杳。暗香疎影蝶
來遲。九還七返花間日。春在君心知不知。

其二

長安花裏淡浮名。獨此香中不勝情。對月盈盈神黯
澹。臨波脈脈影縱橫。瓊瑤投贈飛純素。水雪清涼出
管城。身在西陵三百樹。閒籠放鶴見先生。

關麟菴餘地一律

煩喧無奈慕清涼。乍得隣居闢草堂。一似孤雲歸近
岫。恰如春燕息高梁。圖書披閱人千世。花竹扶疎影
半牆。更喜同心相過問。尊羹笋脯共飛觴。

飲唐荅魁別業

俗呼賽西湖

仍是高陽舊酒徒。池臺讌會勝西湖。孤亭一望皆烟
水。小閣凌空入面圍。郭外千峰雲作幔。床前五木雉
爲虛。而今風氣從游俠。何用編摩學腐儒。

祝淵潭留京師數年始歸過淡戲贈

長安君自喜淹留。我昔驅馳早倦遊。懷壁徒携青玉

澹清堂遺稿

詩

至

案上書空敝黑貂。裘雲霄惆悵成孤憤。江海歸來賦
四愁。乍慰言旋重握手。不須投筆美封侯。

紫陽菴

鶴去遼東幾日還。石欄精舍不知年。仙人化去留蟬
蛻。怪石飛來覆洞天。春樹綠含千嶂翠。江城氣合萬
家烟。此中懶散誰人識。大道山來本自然。

藕花居

藕花湖上歲田田。蘭若重興又幾年。舊日樓臺窺鏡
水。新來竹樹繞波天。火城石馬今非昔。海鶴山僧去

復還回首滄桑重歎息。衛公何術保平泉。

其二

小築招提寄北孤。喜從竹外望明湖。漫尋陽鷺分沙。席好與烟波作釣徒。夜磬晨鐘人過世。浮家泛宅客從吾。直教心化形何在。風雨聲中任有無。

亮章弟招遊寶雲山歸飲南軒

山行尚剩杖頭錢。乘興飛觥酒若泉。北海樽罍多醉客。南軒竹樹半遮天。携琴丘壑來中散。得句池塘有惠連。良會無時須秉燭。春園桃李是何年。

漣漪堂遺稿

詩

卷

掃仲妹墓

荒草孤墳三十年。重來灑酒一潸然。春秋祭祀誰爲主。夫壻參商各一天。冀北羣兒皆未識。閨中女弟獨稱賢。白頭老母遙相憶。淚滴須知到九泉。

懷余紫方客燕山

垂簾連壁在春風。豈識窮愁老更同。乍接雙魚如促膝。遙憐一夢轉飛蓬。棲遲馬廐人難問。咫尺銅龍路不通。千里五噫歌欲絕。不堪廡下看梁鴻。

飲方井山家

欣然初夏綠陰濃。小飲山家共老農。竹路迂迴風謾漫。溪田高下水溶溶。濁醪醉客餘三斗。青眼留人有數峰。過嶺桃源纔咫尺。問津長恐白雲封。

鄭七生面松壑圖投贈賦謝

解衣礪礪興何窮。筆墨脩然有化工。知我神明通物外。藉君丘壑在胸中。亭前長嘯應空谷。松下飛身好御風。面裏無人須爾我。烟霞泉石志相同。

木香屏

一屏曉露透香風。綠雪如山間粉紅。句得恰從無字處。

漣漪堂遺稿

詩

卷

裏情深更在不言中。蛾眉必合憐雙美。粉黛無嫌在六宮。小雨初晴珠玉潤。夜光紫翠月朦朧。

題王文伯蝴蝶

栩栩輕揚蕩午風。尋芳覓艷百花中。携將窈窕人間翠。分得溫和不解裏。紅高下不知身是夢。飛翔但覺世皆空。逍遙惜却蒙莊意。不戀春深錦繡叢。

於陵鄭懷范自山東來賦贈

同舉甲午副車

握手長安三十年。而今鬚髮各蕭然。傳經曾入扶風帳。學稼惟耕谷口田。長白山中雲鶴健。於陵城畔水

潺湲相呼共集悲。鳴鳥搖落秋風欲問天。

北郭

北城一曲似山村。處處人家水遶門。叢竹深陰迷徑路。小橋幽靜接花源。丹青隨境堪圖畫。觴詠臨流可賦言。卜築自宜高士宅。素心長對絕攀援。

坐徐彥齊池樓

水上凭樓一鏡中。清虛浩淼思無窮。會心濠濮因人遠。避世仙源有路通。隔岸亭臺連白社。傍籬松菊雜丹楓。浮沉鷗鷺長相狎。高舉青冥羨隱鴻。

漣漪堂遺稿

詩

五

遊吳山飲雲居中麓房

性喜登峰不憚勞。提壺精舍典猶豪。城邊綠樹遮湖影。天際滄洲射海濤。鷗沸茶聲烹石乳。鵝餘竹色透松醪。求羊舊伴今安在。短髮何愁有二毛。

江洲

乍見江心塞一洲。青青芳草任沉浮。射潮未許鷗夷過。填石還疑精衛留。滄海桑田同變幻。太虛渣滓等浮漚。彈丸想作中流柱。風雨遙知起蜃樓。

贈陳天祓

迂拙謀生共黯然。祇因同病更相憐。維摩但有談空室。彭澤今無負郭田。五馬僅添廉吏傳。三生欲話老僧緣。相期霄漢追鴻鵠。撒手何須論後先。

遊吳山紫陽道院

仙去三山有洞天。我來春日臥林泉。危橋縹緲凌虛跨。飛石玲瓏向下懸。順逆兩忘高野鶴。繁華都盡嘆啼鵲。風塵不了人間事。願托烟霞八十年。

韓瞻五招飲雲居山房

春山不厭日經過。有客携樽共薜蘿。峰頂臨風人世遠。漣漪堂遺稿

詩

五

小壺中把臂醉鄉多。雨花未許殘紅樹。積露其如掩翠螺。梵閣高懸留十夜。久將一榻待維摩。

其二

小雨催人竟日遊。興來隨地是滄洲。城開湖鏡丹樓湧。山展楓天綠樹浮。放眼漸空千里外。提壺歷遍數峰頭。主人舊是河東客。馴狎幾如海上鷗。

劉霽陽招遊雲居山

重愛吳山不厭登。竹陰深處往尋僧。社客詩酒來元亮。盤合蓴鱸念季鷹。閣外綠天湖一曲。城頭翠嶂樹

千層葛巾葵扇能忘暑。雲外孤峰次第升。

玉泉觀魚

俯仰翠峰興有餘。尚來泉上看遊魚。泉噴珠玉清難
似。魚腥丹青樂自如。宅市頗年甘混濁。尋源偶爾覓
空虛。相忘未遂江湖志。蓮社聊爲駐筍輿。

緡光

峰中樓閣樹蒼蒼。尺五捫天近上方。鉛鼎丹成祠羽
客。蓮花滿滴悟空王。江湖出海三山曉。巖壑飛泉九
夏涼。列竹淵源知在邇。浮雲一任變滄桑。

漣漪堂遺稿

詩

七

韓儀京遷居河東村

無從出郭謝繁喧。美爾携家水竹園。荷芰池邊宜待
月。薔薇花下好傾樽。近山烟雨迷春樹。隔水漁樵入
晚村。覓渡橋邊城不遠。輕舟頻欲到君門。

其二

塵囂何處覓清幽。竹塢花村遂所求。天外數峰猶倚
郭。門前一水自通舟。好勸稼穡占風雨。莫辨星雲視
斗牛。夏日涼陰堪避暑。好來下榻待高秋。

雪堂弟招飲賦謝
林子玉達在西河之病時與同席故本二語及之

種秫須教釀百壺。興來次第可相呼。狂添白眼新詩
客。醉舞高陽舊酒徒。蓮社羣賢期入會。竹溪六逸任
爲圖。情鍾我輩如何遣。試問安豐淚有無。

泊舟湖南

南屏蓮渚一停舟。掩映花間及暮秋。葵扇葛巾難解
暑。青簾白舫未舒愁。疎鐘當午聞蕭寺。古樹凌空傍
小樓。我欲垂綸觀鏡水。鯁魚樂處更何求。

雨中登清平山僧舍

梵閣凌空不掩關。興來偏愛雨中山。萬家城郭蒼茫
漣漪堂遺稿
詩
七

裏一片江湖烟。樹間物化高僧忘聚散。浮漚狂客樂
虛閑。攢眉還笑陶元亮。沽酒何妨再往還。

觀吳山僧舍麻易葛刺佛像

句異安知事有無。何年鑿石現浮屠。不殊慘澹開新
劫。盡掃慈悲失故吾。變相山來興酷吏。屠刀或可醒
愚夫。中韓莊老原同傳。識破機關不待呼。

徐象也乘六溪絲蟾諸子招飲江舟

三五同心一葉舟。烟波江上醉新秋。海門匹練潮聲
動。越浦千峰翠影浮。鼓棹登仙同李郭。飛觴待月有

羊求莫疑蓬島青雲客。咫尺三山十二樓。

贈鄧去非筆峰昔關子樸度所貽者

研畔孤峰一片雲。故人貽我我貽君。非關丘壑情逾遠。那得煙霞志不分。藉爾清幽應作伴。嗟余塵俗更離羣。相看便有雲霄隔。突兀花開共典墳。

湖南葛園

藕花深處自脩然。別墅重開小有天。一棹暗香浮夜月。半池流水響春泉。樽傾北海長邀客。寺近南屏好問禪。隨地漁樵相問答。杜門高隱不知年。

蓮漪堂遺稿

詩

美

蓮花峰

仙岫飛來歲月遐。宛然片片石蓮花。一亭綠澗鳴春水。千樹丹楓射曉霞。洞口藤蘿迷採藥。峰頭星漢許乘槎。懸崖撒手吾猶畏。補缺天空愧女媧。

飲林玉達宅觀雞冠叢菊

盈盈小圃遍秋花。小酌閒軒樹樹霞。太史書將分逸傳。賢人星應聚君家。蓬蒿尚有雲茶擁。簡鍊何妨錦繡誇。知爾筆端江夢在。好看艷冶寫龍蛇。

秋深苦雨

深望農書大有秋。尚憐稻蟹戲清流。謀生自昔愁鮮食。苦雨于今嘆敝裘。湖上烟波迷遠岫。田間簑笠蕩輕舟。貧儒袖手終無用。迂拙長爲天下憂。

張家寺

南渡江山非宋室。北城蕭寺有張家。簾深香幙飛紅雨。天半松亭化彩霞。雙樹談經龕貝葉。六時清漏滴蓮花。英雄撒手留千古。腸斷冬青叫暮鴉。

賦頌向中橋西草堂

梅福橋西舊草堂。門前終日對滄浪。柳陰艤棹歸元亮。竹徑停車看辟疆。十載參苓勞伏枕。一樽風雨夢連床。終南捷徑人爭美。何似新詩賦幾行。

蓮漪堂遺稿

詩

卒

霞登楓林

吳山突兀白雲中。現有丹楓照眼紅。連地江湖窺浩淼。環城樓閣入虛空。飛鳴孤雁將投渚。觴味羣賢欲御風。携手長廊共明月。莫教車馬各西東。

唐芳洲自閩中遙寄鳳來柑賦謝

閩海傳柑識鳳來。開緘香與字俱開。九苞飛自從丹

六千里情如寄。驛梅春色。釀成看夢醒。鵲聲啼後聽。
徘徊木奴洲上。背綠素。爲問參軍。萬樹栽。

毛稚黃移宅吳山賦贈

才人今合老空山。坐嘯螺峰歲月閑。天際江湖青嶂
外。仙家雞犬白雲間。五千柱史能忘世。一榻維摩善
閉關。安得同心滿林麓。携琴載酒共追攀。

飲雪堂弟宅賦贈

頻來脫帽飲君家。霜鬢蕭蕭老歲華。天上酒星長在
柳人閒。雅會續看花。庭堦光冷三更月。夜漏聲推兩

漣漪堂遺稿

詩

李

部蛙觴政數廻同。主客僊僊舞影任欹斜。

三竺雜咏

乍入南山又北山。春遊似覺此身閑。相看盡逐風塵
老。寄興徒勞丘壑間。久狎海鷗經歲月。非關夢蝶遠
塵寰。夜來風雨飄搖甚。河清梅花不可攀。

阜亭雜詠

梅盡西溪樹樹青。桃花又復遍阜亭。人於海上占仙
氣。春在江南入画屏。短笛橫簫鳴衆竊。青簾白舫聚
浮萍。會心屈指當年事。知己寥寥向曙星。

其二

爛熳阜亭桃李花。年年春日欲浮家。溪山但放漁人
棹。星漢誰乘博望槎。水寺松風殊俗境。仙舟人影隔
天涯。飛觴倘得同心語。不問高城起暮霞。

其三

一春端不負花時。載酒扁舟且賦詩。但醉莫愁非我
輩。論心長嘆少人知。芳菲解語凌波笑。粉黛迷情著
眼癡。強欲浮沉從世俗。迂疎終不類鴟夷。

折柳

漣漪堂遺稿

詩

李

寒食家家插柳枝。愁余高樹絕垂絲。芳菲偶見無多
日。攀折從來不後時。欲舞春風羞宛轉。待遮夏日恨
羈遲。人間俗例難除盡。三嘆長吟敗興詩。

其二

飛花片片已傷春。折柳絲絲更惱人。見慣總來非我
有。愁多究竟爲誰羈。風流在昔憐張緒。窈窕何年賦
洛神。一遇劫灰風雅盡。桃源若處覓漁津。

雨中泛湖

聖湖烟雨興悠然。獨放中流一葉船。何處仙山浮大

海絕無人世。見空天。塵情都盡。兼遺我。虛靜渾忘。詎是禪。列子御風。莊夢蝶。爲飛樂境。去言銓。

雷峰

峰上浮圖老。歲年僧。虛佛蛻。尚依然。燒空劫。火知何。日倒影。寒波別。有天神物。逢時能變化。金仙出世任推遷。重來登眺。兼諸子。指點南湖。遍面船。

遊東嶽

相期五嶽典。何窮春。暮登山。拜岱宗。千畝但餘高士竹。萬年長憶大夫松。潺湲不斷溪中水。突兀孤懸雲

漣漪堂遺稿

詩

奎

外峰。莫說東封小。天下江南羣岫早。從龍。

其二

春來晴泛木蘭舟。携酒因人汗漫遊。紅樹臨波堪嘯味。翠微是處可淹留。會心伊邇何須遠。得句微吟不用醇。湖上笙歌多俗調。友聲他日一相求。

其三

脈脈河流一線通。扁舟載酒興何窮。仙家有婦同丹竈。天際無雲覆碧空。岱廟前溪眠竹影。秦亭古社醉松風。登臨豈必隨人興。心在高山大壑中。

有懷山居不遂

窈窕名山逼馬蹄。高人何處得幽棲。難將懸瀑當空隔。欲吐重雲著路迷。海外三神高自浪。寰中五嶽絕丹梯。飛仙上下隨風雨。可似蒙莊物我齊。

索章子鶴函扇上武夷

寄將一筴面仙山。九曲經營方寸間。舟入幔亭峰幾委。臺高飛鳥水三灣。袖藏洞壑臨風靚。掌握煙霞取徑攀。傳語南陽宗處士。興來筆墨莫空閑。

寄雲章弟

漣漪堂遺稿

詩

奎

欲從虛靜探淵源。舉世茫茫誰與言。思入池塘生午夢。情如桃李宴春園。相輝樓畔花連萼。合調聲中篴與埙。但狎海陽人不識。吾知爾意自高騫。

芙蓉石

萬壑千巖憶翠華。含香署裏石蓮花。歌吟此日人題句。牛斗當年客泛槎。突兀花間消粉黛。嵯峨溪畔臥烟霞。好將白雪陽春曲。任作龍門砥柱誇。

其二

南渡繁華事已寒。却留片石紀冬官。烟霞未可須火。

臥霖雨。當山膚寸。看誰探驪珠。稱獨絕。頓教白雪和。
猗難。亭亭池畔孤峰立。突兀其如天地寬。

同王文伯家寅上飲金友莊花下

百畹疎蘭千樹梅。水仙不耐後春開。疑爲壺島草仙宅。
忽約香山九老來。一聞嘯歌。鳴水竹。幾人聞。兩在池臺。
年年此際遊君圃。誰是西園作賦才。

張伏生徐野君過訪

蓬茅久未過高軒。長者車聲忽在門。一望鬚眉瞻古色。
爰從風雅識微言。客來穎水羣星聚。社訂香山二

漣漪堂遺稿

詩

奎

老尊杖履追隨欣有獲。豈徒章句探淵源。

徐浩軒太史同唐奚二子登西津橋見懷答和

原韻

壯遊身已在雲霄。彩筆重題百尺橋。擎舁孤舟非寡和。
懷人千里欲相招。溪山客路春多雨。桃李仙源花未飄。
玄暢樓中成八詠。可知瘦減沈郎腰。

其二

白下言旋歲已寒。春來又復上新安。迂迴圖回千餘里。
高下烟波三百灘。勝地情移仙入夢。同心調合氣

如蘭。寄將珠玉懸明月。一曲陽春索和難。

雨霽出遊湖上

風雨江南無定期。偶逢澄霽卽良時。伯倫白愛花前酒。
摩詰長吟雨裏詩。遠近看山皆翡翠。低徊臨水盡漣漪。
扁舟一葉爲君醉。鷗鷺浮沉總不辭。

夏日坐寶雲菴

與俗浮沉狎海鷗。幾希自問莫隨流。不迷風雨孤雲住。
但坐蒲團明月投。大夢頻年忘造化。醉鄉何日遠溫柔。
賦詩咫尺陶元亮。方外還從慧遠遊。

漣漪堂遺稿

詩

奎

金子旦子峻招飲梅亭

經營別墅有君家。幾度相招爲看花。三迳芳香環粉黛。
一亭丘壑帶烟霞。直看神似非形似。敢以無涯累有涯。
猶憶板橋秋水漲。夜深鼓棹入蒹葭。

九日登高

九日携囊賦彩毫。初陽臺上一登高。天邊鴻鴈涵秋影。
樹裏烟波靜海濤。有客臨風追戲馬。何人分韻畏題糕。
不知陶令東籬菊。相望悠然醉濁醪。

賦懷

精神非昔淡浮名。市隱顏然任此生。醉酒看花因客興。登山臨水寄吾情。田園未遂歸陶令。婚嫁何時學向平。欲覓知心希我輩。漫從鴻雁聽秋聲。

夏日遊靈鷲三竺

同河東楊太史端臣

放懷丘壑是何年。梅雨溪山別有天。嘶呌風雷銀漢。卅峰腰。樓閣綠陰連。登臨乘興從佳客。觴詠忘情似昔賢。相見老僧驚白髮。向禽無日斷塵緣。

同徐翁菴入寶雲山探王不菴

傾耳微言異所聞。名山何幸得逢君。談經此席飛花雨。破壁當年出典墳。轉覺清涼生洞壑。莫教河漢動星文。脩然莫逆風塵外。坐臥孤峰對夕曛。

漣漪堂遺稿

詩

卷

無門洞菊逸禪師過訪未答

未入匡廬叩遠公。頻勞飛錫過城東。繽紛花雨香非染。咫尺津梁路欲通。揮塵五燈懸皎月。談經三篋有清風。虎溪他日簪輿至。直探淵源辯不窮。

蓮居士如大師招入放生社

老至身安祇樹林。城東蓮社好追尋。雞鳴天上留仙境。魚樂濠梁獲我心。陶令簪輿從假仰。謝公曲笠任

浮沉。劫灰無盡悲朝菌。梵唄聲中悟好音。

贈雲間楊鍊師

久客燕山臥白雲。華亭鶴唳始逢君。蒲團夜吐琉璃月。彩筆朝書丹篆文。秋水方瞳神炯炯。玉光照髮雪紛紛。欲求真訣無何有。肯使仙家岐路分。

其二

閱歷滄桑八十年。舊家燕子隔山川。遊仙枕上長爲夢。賣藥壺中別有天。河朔寄身思化鶴。江南歸老聽啼鵲。吳峰洞壑餘真境。好覓烟霞結一椽。

漣漪堂遺稿

詩

卷

晉安林雲銘西仲選

增陸正夫履貞

校閱

仁和沈峻曾畝菴著

姪 耀生含輝

男 鳳起逸久編輯

理言

天積氣也。地積形也。形附乎氣。故天包乎地。氣附乎形。則包乎天外者何物乎。氣之中有形。故地在天中。形之中有氣。則運乎地中者何境乎。然則天之外又有地也。地之中又有天也。如人之一身物之一體。其

理言

中有形有氣。則皆有天地存焉。故天地之中有人物。人物之中又有天地。窮其大。大不可窮。極其小小。不可極。吾何以知之。吾何以言之。彼莊列之虛誕。古竺之浩淼。泰西之推測。其說不同。吾亦信乎其理而已矣。否則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

天地之有無。儒者亦與之爲有無焉。此道之常者也。老氏則不然。凡吾所有者。息之於無。吾所無者。忽生而有。釋氏更不然。凡天下所有者。盡指之爲無。天下所無者。歷指之爲有此道之變者也。

富貴壽考及有子孫。人受命於天。不全與也。一有不足。雖竭吾情之所趨。奮吾力之所必盡。終其身貿貿焉而究不能全。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人固可與天爭哉。或曰修德以俟之。或曰吾盡其所當爲者。大德之所至。至乎知天而已耳。盡所當爲。盡乎命之所在而止耳。彼不我與而強求之。求人且不可。而况天乎。強求之不可。而始安於命。知幾者有所不爲。而謂他人可爲之哉。晉固曰此當獨斷於心。不以人言爲去就。求其在我。無求其在外者。

理言

二

福善禍淫之理。有之乎。曰有之。有之奚爲。而世不然也。隱微之所圖。人不盡知。而天知之。遲速之所施。人不及見。而天見之。未可以目前論也。氣運之所乘。如行舟遇風。順逆固非人所能爲者。及勢窮事極。而天見焉。福之禍之。有昭昭不爽者。人亦自盡其道而已矣。修善去惡。斷斷然。卽有望於天。若人者。亦烏可與言。

吾所愛者。天若挈而去之。吾所惡者。天若取而親之。吾有所求。事必無成。吾有所厭。境必不合。然則吾何

以處之哉。曰：慎毋動其心，亦安之而已。天地之所重，朝廷因而重之，人不得而輕也。天地之所輕，朝廷因而輕之，人不得而重也。惟聖賢為能權衡在我，外聽於命而內斷於心。昏昧大夢一覺，即無紛紛雜念；一覺頓息，如以明鏡照形，利劍吹毛，可以斷除一切，但當勇猛精進，毫忽毋自欺為妙。靜而存焉，動則達之，非也。獨行而有合焉，應物則失之，亦非也。

濂齋堂遺稿

理言

三

天下之事，何所不有？禍患之所加，何所不至？勿以時未來而忽之，勿以勢未集而遺之。刀鋸斧鉞，安知其不加於吾身？疾病死亡，安知其不逢於今日？此戒慎恐懼之當念，念惕於心，虎尾春冰之當息，息顧其後也。

福無巧至，切莫倖邀。禍每忽然，時宜警省。老以虛靜為主，歸於無而已矣。釋以寂滅為主，歸於空而已矣。然不知虛空之中，皆一氣為之。故氣寒則空皆寒，氣暑則空皆暑，氣明則空皆明，氣晦則空皆

晦。人心亦然，有無虛實，執一不得，離一不得不若兩忘而化於道。人偶不禁於酒食，而與小人作緣，謂微遠墮入非類，若敗絮行荆棘中，擺脫不能，始悔而欲決，亦已晚矣。劉尹一言，其庶幾乎。酒禍大矣，引於嗜慾，近於刀兵，凡殺身害人，未有不始於酒者。一不戒，則禍隨之。飲食所以養身，稍不謹，即害身。凡一飲一食，當入口三思。

濂齋堂遺稿

理言

四

格物致知，先儒言之詳矣。後世似無容置喙，然亦不必他求也。在止於至善一說也。發而皆中節一說也。學而時習之一說也。孟子集義，易曰精義，皆是此理。聖賢橫說豎說，總不出此中。眼前一事一物，確有把捉何事，他求。

梁武帝好佛，不知佛者也。宋徽宗好仙，不知仙者也。如葉公好龍，好夫似龍而非真龍者也。果能好其真，則吾儒六經返而求之，足矣。彼好偽而不好真，則好儒亦偽。嗚呼！三代而下，人主知此理者，有幾人哉。

中無涵養純以氣質用事一有不平即怨恨怒罵粗疎勃發本念頓忘此靜存之不如動察也

寒暑者天地之大陰陽也呼吸者人身之小陰陽也一寒一暑而歲成焉一呼一吸而息行焉故天地之可知者寒暑而所以運寒暑者不可知也人身之可知者呼吸而所以運呼吸者不可知也其可知者陰陽而不可知者道朱紫陽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誠然誠然

有身而私其一身身不可私也可生可死非吾有也

濂齋堂道稿

理言

五

由是而知私其身者非也有家而私其一家家不可私也或聚或散非吾有也由是而知私其家者非也有國與天下而私其國與天下國與天下不可私也或得或失非吾有也由是而知私其國與天下者亦非也觀乎此則知身外之物身後之名君子不以動其心焉格物以致知精義以入神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終其身亦如是而已矣

火照於外見其物矣而未嘗見其光也見其光矣而未嘗見其火也人心亦然鏡照於內見其形矣而未

嘗見其明也見其明矣而未嘗見其鏡也人心亦然理猶衡也心猶權也天下之事物物皆有輕重分量惟聖人爲能絲毫爽而一當乎權衡格物致知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疑焉

晝動而後夜臥則息焉夜夢而端晝寤則息焉此可見道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莊生此言恰合蘇長公廬山一詩廬山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盡不同不識廬

濂齋堂道稿

理言

六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凡人讀書觀理須用此法必須身入其中更須身觀其外遠近上下看得透徹不滯一理不執一法方妙不然不爲蘇公之觀山即如王荊公之觀塔相輪了了而此中究未進一層也

言性太深求道太遠此是大罪過事吾儒開口只易簡二字有何虛極靜篤有何最上乘不可思議第一義今且切實指之曰道路也性知也率性謂道不過知此理而行之如此知路走去便是但不可差了但

不可不走。一日之間。五倫日用一事之中。始終內外。總能盡吾心之所當行。不情不欺。快吾心而無遺憾焉。道在是矣。性亦在是矣。如鸞飛魚躍。以天爲路。魚以淵爲路。吾能飛則於天。吾能躍則於淵。率吾性而已矣。今之妄想仙佛二氏者。當念道外何有於道。辟之人無鱗翼。安能冲舉。物無手足。安能持行。出神入定。使或有之。亦非吾人當行之事。然則吃緊工夫。究竟如何。曰。格物以窮理。絜矩以盡性。過此以往。莫之或知。

澹齋堂遺稿

理言

七

君子之爲學。一日之間。有三害焉。不可不知也。私欲之心。乘之有不及覺者矣。浮躁之心。乘之有不能靜者矣。昏怠之心。乘之有不可奮者矣。往來之跡。不能化。則私欲生焉。聖賢之理。不能入。則浮躁生焉。精神之竭。不能振。則昏怠生焉。不恒德之羞。孰能勉之。君子所以貴自強也。欲寡者。其願足。怒少者。其威立。貴賤賢愚。惟心所欲。困亨難易。惟心所成。去吾心之物。而後知天地之寬。釋往來之思。而後得。

本體之用。

謀家之策。百年無訟。謀國之策。百世無兵。

作色而容。君子不以爲莊。斂氣而守。君子不以爲敬。獨處而任情。則病生焉。衆處而任情。則罪成焉。

孝衰於妻子。故三十而娶。所以養慕親之心。於無倦。

忠薄於功名。故四十而仕。所以誠致君之學。於不衰。

少年喜事。常生意外之憂。老成宴安。每釀後世之禍。

無所謂君子。小人也。成天下之事。則爲君子。敗天下。

之事。則爲小人。無所謂君子。小人之心也。樂天下之。

澹齋堂遺稿

理言

八

無事。則君子之心而已。喜天下之有事。則小人之。而已。

善。川兵者。勝於不戰。善。川刑者。期於無刑。

獨租而不實。則民膏飽。胥吏之家。赦罪而濫。觴。則良。

善。死。姦。頑。之。手。

危微之世。歷之久而知懼。憂患之身。習之熟而知艱。

患莫大於養其身於富佚。而後貧之。養其身於貴佚。

而後賤之。養其身於安樂。而後勞苦之。使其心思而。

不可智。心弱而不可強。心急而不可勤。心肆而不可。

斂。

常恃其無私。每疎於待物。常操其自足。必好爲責人。太虛之渣滓。凝而爲地。吾心之隔礙。滯而有身。

怨憎之小。勿留於心。言笑之慢。勿加於人。敬慎之所。以不敗也。

厭聞人言。而喜自見其說者。其心必多恃者也。樂受清虛之理。而不忍市俗之煩者。其情執於靜。而不通於動者也。

從乎名。以悅人。而不本於心之安。隨其俗。以爲說。而

澹齋堂遺稿

理言

九

非出於己之見。皆非也。

心無主焉。而喜怒移於人。言笑假於外。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靜而後知其氣浮動。而後知其才寡。

祇此心也。出而飾之。容莊於外。返而斂之。氣集於中。

天下之物。上不公與之。以爲恩。則下必私取之。以爲

弊。天下之利。上窮之以盡其巧。則下必耗之以竭其

藏。輟與而生其貪。則恩將不繼。重與而失其時。則惠又

不行。

天下事有分之不當爲者。君子不越分以作榮。有理之所宜急者。君子不違理以避難。

貪安喜逸。則勞苦隨之。愛欲徇名。則物累加之。介石而知幾者。信如神。力小而任重者。鮮不覆也。

君子祈天以寡過。不祈天以獲福。獲福之心。生於中。而欲邀天之顧也。難矣。

與之而有靳心。不如不與也。不教而求其知我之心。是責人以鈞深也。鈞深之人。其可使乎。

澹齋堂遺稿

理言

十

不輕言。則人信之。不輕怒。則人畏之。不輕喜。則人慕之。不輕與人交。則人敬之。不輕許人。則人無責之者矣。不輕議人。則人無怨之者矣。是以君子凡事不敢

輕也。

一輕舉。念鬼神責之。夢寐成之一輕動作。慚悔生之。

怨尤集之。君子之學。非有所以重之也。不輕而已矣。

天下之最難治者。莫甚於家。而家之最難治者。莫甚

於婦女。理不可曲喻。道難以直行。彼能伺其微而窺其忽。言不有物。則爲所笑矣。行不有恒。則爲所譏矣。

故君子處此其難也。

多近婦女則氣柔多狎市井則志靡多遊公卿則神不守形多讀詩書則心不忘道。

明以知吾之不及而陰忌人之言矯為辭以諱其所短多為援以拒其相加則吾之私既不克而人孰能以其正言復加哉。

嗜欲如流不異程程戀酒嘆心時起渾如鬼國飄舟富貴之不善當思其有以縱之也貧賤之不善當思其有以驅之也其境其勢而無以為善也者彼其人

漣漪堂遺稿

理言

士

亦可以憐之矣。

直道行於家庭剛毅對於父母此是氣質絕非天性將貪者必敗賈貪者必貧為學而貪者必無成不孝難原滋過求於父母放心莫救益無忌於神明靜而無物則與天地同體動而自然則與天地同功君子讀鴟鴞之詩而知非獨為有國者言也今天生者死之暇也少者老之暇也安樂者危苦之暇也和平者病患之暇也富貴者貧賤之暇也不及時而修之其何以自救乎。

當今世而學道較難於古昔當今日而學道倍苦於少年。

血氣上名節道義絕無可恃故少壯之德恒敗於衰年精神處功夫學問斷不能久故清明之心即消於遲暮。

一息無忌憚其害殺身一念妄希求其罪滅世。

終身之過生於一怒終年之罪成於一醉。知人者無火日之光則不能燭其形無水鏡之明則不能受其影吾持其光與明而彼出其形與影人又

漣漪堂遺稿

理言

三

何所逃哉。

終身見德不足以當一怨故親愛者不可玩也終身修名不足以當一敗故敬慕者不可恃也。

烈火鍊金鉛銅俱出精心求道過惡滋生此當直向無前不可畏人顧影。

源頭不徹到底是一凡夫立志不成終身全其不孝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當是何物。

虛心以讀古人之書則不敢妄論古人矣虛心以盡今人之言則不敢妄議今人矣。

人病虛則所見無非鬼神。國將亡則所言無非仙佛。積善以養心。積精神以養身。積儉以養福。積學以養人。

一念難消。恰視夢痴不醒。一言自得。渾如病瘧初來。用不着處。不可存身。用不着時。不可戀故。

妄念若除。富貴原無。僥倖熱心。漸冷市朝。不啻浮漚。不得已而屈身於心。不辱不必爲而降志於事。不成數奇之人。言卽見惡。動卽成罪。在已不可不知。在人不可不察。

連漪堂遺稿

理言

三

與富貴人處。如中金蠶。蠶如履天台石梁。縱僥見幾退舍。不知就多少驚危。

噉爾蹴爾。恒愧於心。願指氣使。時傷於內。故取與須嚴於一介。行止必在於當然。

身外無可恃。故依違希冀。盡須放下。身內無可恃。故精修靜養。絕莫留連。

萬事不如一斷。萬境不如一舍。心安處。苦樂無分。理當時逆順弗擇。

不須求夢境。但識夢中心。

瑣細之言。不能入耳。淺薄之事。不能存心。此亦理障。非虛。虛本體。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推而斷樹殺獸。非時皆爲不孝。全是不忍之心。可觀仁體。

釋以空假中爲觀。吾儒止是一中。仙以精氣神爲用。吾儒止是一神。

草莽之地。斷然自返。嗜慾之鄉。冷然自覺。可謂知幾。言有不能已於心者。其言始佳。事有不能已於理者。其事始正。

連漪堂遺稿

理言

四

情真者。類乎無情。學優者。同乎不學。

或問不誠無物。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是不誠無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人則能思。禽獸不能思。今人以氣

動志。慾勝理。便是禽獸。便是不思。以富貴視貧賤。須不驕不吝。以貧賤視富貴。須不悛

不求。

觀劇墮淚。人笑其愚。吾喜其真。居喪飾哭。人習其故。

吾恨其假

褒貶不加於祖宗。然不祧之典。微存其意。實罰不行於君上。而史臣之筆。直示其公。

孟子道性善。緣他氣質中無惡。荀子言性惡。緣他氣質中尚有惡。在此亦各見其真耳。但荀詆孟。是他不善變化氣質處。

凡人但想效驗。不做工夫。聖人只論工夫。不存效驗。

漣漪堂遺稿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峻曾撰峻曾字嶽庵仁和人順治甲午副榜

貢生是集爲晉安林雲銘所選定上卷爲雜文下

卷爲詩末附雜言數十條皆談理之語頗近陳繼

儒小品

雪鴻堂文集十八卷

〔清〕李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鴻堂文

集十八卷》提要

張

雪鴻堂全集序

文以載道爲上其次則莫若適於用雖有良材雕其輪轅而去其綬弗可乘也雖有文繡飾其縈帔而絕其續弗可服也是故物之不適於用者必彪於外桓譚有言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多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若此者恒不適於用西蜀能文之士莫若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之徒其後則莫若三蘇氏封禪之文博矣諂而不適於用金馬碧雞之頌麗矣夸而不適於用元經奇矣奧而不適於用三蘇氏之文大抵亦皆以文爲文獨老蘇氏以適用爲主故蜀人之文其適於用者莫若老蘇氏巴西李懶菴之文近之懶菴以名孝廉起家爲縣尹治登之黃美政弗勝書讀其文可以知其政蓋其所以言者其所以爲用者也老蘇氏之文師國策其言之醇者可用其駁也或失之機械變詐而去道遠懶菴之文宗經而支於史其學正故其言質而不浮要而不煩粹然藹然而無偏雜旁驚之弊其施於治也若五穀之必可以療飢藥石之必可以伐病既適於用而其於道也亦近矣惜其以伉直執法嚙於郡倖去官而不獲究其用所以文傳也懶菴沒二十餘年仲子芝麓檢討視學閩南方以有用之文期多士因梓其先集以行斯亦廣文教之一大端也芝麓遠自閩中郵寄全編乞一言

以升首簡余以其文之適於用也遂不辭而爲之序戊戌冬大倉王揆謨

序

通江李錫徵先生宰山東黃縣九年上官惡其抗直中以危法遣悍吏自黃鎖而致之濟南獄空一縣人哭送遮行數十里悍吏脅以威不能禁則挾先生夜去黃人追不及乃相率遙拜道左伏不能起既下濟南獄黃人叩獄門問起居者累繫不絕已而傳送之宛平獄黃人走千里伺候獄門者日百十人賴

聖恩從輕比免死戍遼西黃人又走三千里持脯脩糗糧以爲餉或曰今去先生宰黃時數十年叢所施設皆不可復見不知先生何脩而得此於黃民則應之曰是豈難知哉以先生文考之則居可見矣先生黃志略序

稱黃有四累而謂屋肆宜復社甲宜均風尚宜更士習宜端稅課宜減審編徭役序極言一丁作五畝地派銀之患一丁納銀五錢又加十畝雜費之患于是舉其大患盡除之而猶以耳目有限咨訪無術謙謙然不足于心他如早魃辨憶堂記文昌祠岫嶠碑記黃尉署記送姚瑞石歸渭南序跋黃志諸篇無一非仁人君子之言世之長吏能以先生之心爲心東西南朔林林總總誰不爲之感動者而又何疑于先生去黃之事乎先生文有雪鴻堂遺藁十八卷學博而辨才大而敏汪洋奧美萬端千緒其要歸必趨于仁厚豈非韓子所謂其言藹如者耶夫天道不爽厚施而不食其報必得之于其子

孫介先生令子檢討君芝麓仁厚有父風蓋蘇子所謂
取必于數十年之後者將于是乎在康熙五十六年四
月二十一日長洲汪份序

叙

山川莫秀於西蜀而閬中爲最東俯瞿塘西仰峨眉棧
閣千里北達秦隴峭巖奇岫日與雲霞伍宜其人文之
奇拔不可以尋常揣測也况秋錦一山尤爲傑出江波
澄徹螺髻倒映諾水滔滔自巴蜀西來奇變萬狀誰不
謂此中有人哉昔陳省華父子勲名閭閻有宋三百年
無有加焉非山川之靈不能及此余同年錫徵李君實
生其間李君綺歲以文章得官其宰黃也黃之民莫不
頌之如慈父慈母君以意外罹法其民之奔走呼籲而
請救日數萬人海內知君者莫不以君爲無慚廉吏而
不知其學力淵深不愧文人而有是也君生平好吟詠

富著作每遇一事輒形之詩誦筆札諄諄懇摯匪曰諄
文藻也蓋其胸次光明磊落雖瑣屑細事無不可以對
天地日月必發爲浩歌形諸筆墨而後其心曲始暢今
人吟仰屋梁徒撫拾古人唾餘禽魚花木漫不關於民
生及大倫大節捫心清夜其足以一唱三嘆使世人共
聞共見者良已無多其又焉足與君分據一席乎君既
與余同年好而佳郎之獲雋在丁卯又與余長兒及三
兒爲同譜疊有世誼余浮沉京師方恨君之顏色久疎
也而公郎以君之雪鴻堂遺稿來請余序余讀之累日
夜卒業恍然握君手覩君面若大傾吐君之生平乃益
知錦山諾水之秀麗其鍾靈而特出者斷在君家矣後

有起者雖如陳省華父子勲名事業一時超越亦安能
駕李君而獨上之哉余用是擊節之餘筆其大槩至于
詩文中命意取神皎然獨立不屑屑拘守一家局促籬
落下則世之賞心者莫不寓目知之余何贅云昔康熙
戊寅孟春朔日年春弟漸岸趙吉士題于燕京之寄園

敘

歷人事之不平而性命立歷人情之不平而文字工事
不平者還之事情不平者還之情君子身遇之而心弗
繫焉故無妄之災即聖如西伯賢如公冶長而有所不
免君子曰吾無勢分而有束勢分之權者其文乎夫未
斃人而皆先斃赫赫奚爲也良以倥偬非知文之人使
天下能文之人多阨而微有辨彼能阨天下能文之人
必不能阨天下能人之文則文與人固有並傳者惟事
過情冷而其道自見予友李子錫徵質直能文實予蜀
之通材也始不幸以一第屈其文再不幸以五斗老其
官更不幸陷羅吉之鈐網幾不有其身痛定思痛危而

慘矣嗟乎孱孱窮吏上官無能善事恒怵惕于寢食此
非文之可以幹旋者也而勢臨分拘方逞饕餮之橫日
吮其膚血而未愜其饑渴李子乃恃鯁直進欲馴其鴟
張自以爲民譽從未失也李子過矣漸而印綬化爲桎
梏矣又漸而堂廉化爲犴狴矣李子坦然安處其中而
不自覺者恃乎天而已矣而奈何卑且賤莫邑令若也
令貪能速既廉更能速既排陷多端情以臆說而定事
以鑿空立成貪而有力竭力寅之廉而無力俛而聽焉
所以爲戮爲戍悉坐于直與廉而無往愬者今李子幸
矣脫罪生還扁舟來楚出雪鴻堂集見授予讀之而知
其文生于情情生于事字缺句鉞甚得春秋之義憶昔

與予各受一符分治東南皆近邊海命也未幾李子以吏議挂予亦以賊亂污道里殷遙吉凶難問予正恐再難見李子之面再不讀李子之文此予之爲李子悲而深以自悲也今何幸再見其人再讀其文此予之自幸而深爲李子幸也嗟乎青衫夢遠遼營月赤烏睛拚劍閑雲予與李子真再世人勝下令威多多矣至雪鴻堂集中金滕陳勝兩論見李子讀史具眼羅漢準提諸贊見李子逃禪素心他如贊魁星贊魁神是又以嬉笑怒罵而爲文者當日不平之事李子今以文平之不平之情李子今亦以文平之且使天下後世抱不平之情與事得讀李子之文盡有以平之矣彼累累若若者容不

雪鴻堂文集卷序

二

攢眉九京耶噫李子不以官傳而以文傳可以無恨矣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五日年弟楊開運頓首題于漢陽旅次

敘

坡蓋觀於今而知書之不可信也而又知吾鄉民風可傳也坡受書時讀魏書見莊帝永安中李延實爲青州守臨去奉辭帝謂之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側不曉其義舍人溫子升告之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入境皆懷磚叩首及代下還家以磚擊之云坡嘗疑之及粗通世故見今之號僊健者動首山左然則古諺所謂舍內無青州者豈其然乎坡亦不能爲吾鄉解也乃於吾懶菴李夫子而有不然夫子以西蜀雋才由科第起家紹符於黃者九年經理條教坡亦不敢阿所好惟是當事以罪逮夫子時

雪鴻堂文集卷序

監押在左役屬在右銀鐐在臂而黃之父老子弟毀失聲而送者萬餘人繞行數十里及押伴者嚇以觸當事怒且將不測逼夫子夜以去垂泣道左伏不能起者尚數千人也後下濟南獄我鄉人之叩園門而問候者不止至京師天子怒稍霽命從輕又下宛平獄日泣候於宛平獄門者且日有百十人也卒戍榆關我黃去遼西幾三千里尚有持乾糗魚肉而餉夫子者坡不識我黃人爲青州之人歟非青州之人歟必有辨之者惜溫子升輩不及見此耳坡是以知書之不可信而吾鄉人之易治也坡嘗欲繪爲圖以行於世苦不善丹青法即爲詩歌又不能行遠昨在都門見諸世兄刻夫子文

集坡輟以是先於簡首以爲讀夫子文集者先甲子九月既望受業門人姜其坡頓首書於燕邸石芝菴中

敘

學有其實則著無位著于言有位著于功夫學與仕古一而今二而不一者學二之也是始出其二之途而欲終同其一之轍未充其器之實而欲不有其量之歉皆自欺之學也則形而下者日消遁其辭者不反巴蜀有賴菴李先生者學一于仕而仕未竟其學所著有雪鴻堂集讀杜隨說及詩賦詞若干卷而學有其仕之未竟也如川之流焉而或遏則爲坎止爲陂塘而漫衍爲巨浸大澤而載物而泉脉之有未洩則醞爲土膏爲生植而君子之學有未竟則發爲名理爲文章先生縣于黃九年民仁于學醇政清于欲寡以大吏饒于賄不嫌則

下先生獄戍邊一年先生雖放廢然明于道非所謂窮愁著書更有以精研乎義命之奧而自廣乎通塞之遇不寵何辱無失皆得蜀又天下山水之奇而關其文境之峻潔充其氣之雄深幽其丘壑之窈窕而放乎江空隘然峽束亦可謂浩博成一家綜括其萬有者哉先生之學更精于考據然非爲博聞異覽爲誦說實欲根其名理之所出備其憲章之所采窮則著于言達則措諸事竊嘆古之文章可吏治今之吏治不可文章古以經術而寬其法律之嚴今以法律而薄其經術之厚且古之中韓雖刑名之學今之學士亦不能申韓文章儒與吏異文與古殊譬優孟唯可衣冠爲孫叔敖不可衣冠

為孫叔敖之事然則謂能文而不能文事能文事而不能事功豈古之立言者哉皆優孟之類也先生晚年其著述更多以既老而無所著于世則一于著述且著于詩亦猶乎水之必有所注也歙州後學宋和拜撰

敘

粵自圖書既啓名山多作述之藏墳典為昭學士富丹鉛之業由來立德乃可著書自昔興文原以載道必源深而膏沃斯流遠而光華通江李嬾菴先生才本謫仙官成廉吏博閑洽記洋洋萬卷之中倚筆成篇纚纚千言而外高文似綺駒血爭傳妙論如泉龍門動嘆此則伏鶩未奮便成藻采之觀雛鳳初鳴早叶宮商之奏者已迺其生世不諧遭逢多故早年失怙辛苦依劉弱冠罹憂劬勞將父當秦階之轉運值小醜之跳梁黃哦豕突烽馳劍閣之雲青憤鳴張塵暗登崖之霧崎嶇越境贈公既微服以行倉卒適征先生亦羸輶而侍質簪谷口聊為避亂之秦人芹水溪灣大有思鄉之公子雁迷雲棧夢斷旌旗鯉隔棠溪魂消鉦鼓庾子山之詞賦未盡傷心杜少陵之鄉園尤難回首迨夫妖氛漸掃逆旅言旋歸到烏衣惟餘喬木顧瞻秋錦止勝荒榛尋夜月於包臺紅拋斷鏃訪寒泉於嘉祐綠臥沉戈凡尊醫几席之旁俱嬰糜爛舉竹冊琴書之屬悉付空塵未免長貧奚堪少賤先生則櫛冠葛屨績學彌勤疏水簞瓢獨居自善鑿鄰家之火歌出金聲借市上之書鈔殘玳管羽陵陶穴亦剖其玄洞歷聊蒼旁叅其奧於是文園兔穎啣謝草而橫飛墨海鯨濤帶江花而冲舉屢奪雞壇之幟旋攀蟾窟之花蜀有三賢御史識李生之號陳廣陵

仙學使按蜀謂御史郝公曰我試全蜀人文得三李生
不負此行矣蓋謂先生與南部諸允登銅梁之輝兩
先生士先百行使君知孝子之心癸巳先生入關開其
也終試即歸後陳公廉其故嘆夫何甫宴食萍蓬悲風
日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木毀將滅性骨消矣隱之形泣不成聲血迸車魚之淚
固已杖苴枕塊鄰杵停舂負土居廬蓼莪廢詠矣然而
聖人立教死弗傷生人子揚名顯尤為大祥琴既報勉
為射策之行和璞難售未預題名之塔鸞棲枳棘暫屈
大賢雞試牛刀姑占小用于焉縮組出宰於黃其地也
境僻海濱區多斥鹵南山之下强半石田十室之中絕
無統務流離載道恍披鄭俠之圖彫嘆頻年未信商羊
之舞甚而丁浮於戶每憐剜肉以醫瘡役困於夫獨苦

雲臺集卷序

三

輪公而運木哀嗷既久安集維艱先生則慷慨陳情請
免稽逋之餉澄清剔弊力除濫設之丁給犢俾耕麥畦
馴雉施饘以撫黍谷回春允宜白屋之間遍起青天之
頌矧其鄉無庠塾俗尚鬼神淳于兒之已亡高風泯滅
劉祖榮之不作淑桀淪湮博塞呼盧習相遠矣健險而
訟誰與易之先生則化被弦歌坐屏薰蕕之雜範圍禮
義潛消雀鼠之爭加以清風逾於古雪探瓶罍恥厨無
餽鶴之糧糠釜泉清饒是產魚之國自公多暇祇課清
吟好古敏求雅耽長嘯酒書瀛而輦寶此或傷廉傾駭
岫以羅珍其斯謂癖歷九年之循績載萬口之傳碑而
乃俗忌孤芳世嗤介直情殷父母方懷君子之歌累起

此蟬已觸宵人之怒織成貝錦譏且蔽明虛出屋樓公
難勝曲負冤對簿哭而送者聲摧萊子之城匍匐就臺
擁而從者踵接鮑公之嶺比邀熱審逮送桑河尋被慈
恩播遷榆驛邊笳夜響黃沙罩烟月以遠離蠻鼓朝飛
白燕帶海雲而嘹歷然且純園門而灑涕老幼扶攜走
絕塞以伺安輿脩絡繹在先生以為何修而得此在黃
民以為我命之不猶泊乎見現終消履虎不噬生還有
日返太白於夜郎歸去何年泣楊朱於岐路僑居魯港
又積歲時招隱芝坪并無松菊先生則宇廬略定比湘
水之三閭井灶粗安恍潯陽之五柳追維噩夢不怒虛
舟慰恤勞踪豈憎飄瓦興懷末俗之際自得性命之間

雲臺集卷序

三

泉石桑麻課雨晴於野老雞豚芋栗醉花月於鄰翁禪
板爐香靜禮龍華之懺漏痕斂脚閒攤魚子之箋寄游
戲於閒情半仙半佛托詠諧於謔語古弄古心寧惟詩
通蘇公抑且文追韓子茲者仲嗣太史芝翁先生承恩
東觀視學南閩頌世德之清芬文還有樣承鯉庭之聲
咳清畏人知瞻念先猷彌珍手澤既守藏其祖硯復謀
刪夫父書爰命小胥傳鈔副墨并呼下走哀次全編仰
錦繡於雲霞徒驚堆案覽神奇於海嶽莫測高深其間
或有遺亡僅存什一偶從缺失略悞烏焉者則以先生
連歲轉運率散軼於水驛山郵之畔半生瑣尾間消沉
於蟲蛄蠹蝕之中也嗟乎善積慶餘功崇報遠曾聞孝

里必大其門嘗改忠泉克昌厥後景遺徽之如昨卜來
者之多賢況乎星重望郎早識長公官貴士推祭酒猶
問予于大高濟濟孫枝齊凌碧漢行行庭玉佇聳丹霄
酬清白之勲附斯言益信鑒觀之甚咫儼詩書之債讀
是集足知公好之非阿康熙戊戌十月既望雪川後學
車景鐸敬題

序

國家御宇垂八十年史治蒸蒸方正循良後先相望惟
是氣節之士行事卓卓可稱述或屈在末僚且遭罹患
害此殆有天焉其得失廢興之故不表而出之無以爲
後法警勸此亦史氏之闕而士君子之所深痛也余讀
通江

李徵翁先生傳序而有感於天人之說先生蜀人維蜀
之先文人畸士史不絕書唐初則有陳公拾遺其人以
感遇詩第若先生家太白遭誣竄逐雖具間世逸才而
終亦不顯莫不曰此文章士也其多阨往往而有至若
經猷志節光明俊偉如眉山蘇文忠公尤著當日乃困

於羣小流離抵頓殆有甚焉方之今日古今人未始不
相同也而余竊以謂此數公者其才若此其忠且賢若
此天既困之以遇胡不償之於其後俾光昌發越於世
而卒未有聞徒令考古者慨然莫解於心於是而嘆先
生之得天獨厚而古人之所未及也蓋今 大宗師學
憲爲先生令副官翰林奉

天子命視學吾閩公慎自矢秉鑑精明而宅心深厚誠
曠世一遇矣公乃退然憮然推本於 太先生積仁行
義吾佩服貽教不敢忘閩人士聞之相與咨嗟嘆息曰
我公忠孝其學有本其教人能舉其大者既又相與忻
懽鼓舞爽然有得於天人之際以謂千百載下猶足以

感發而興起也辱叨宇下雖鄙陋不文烏可以無述先生少通敏以經濟為文章初遇試受知於吾鄉陳平人先生先生故奇士傲晚千古得太先生文乃心相契合因文察行言若左券嗣舉孝廉試於吏得登州黃縣傳稱其勇於任職案牘山積彈指立辦不數月除數弊政如撤運木之費絕增糧之撥以及償積逋廣蠲賑民賴蘇息者九年然猶未足以觀先生之大先生忠信仁厚平心所究心尤在於刑獄一事乃及其被讒也反以失律受誣原其故因一擅殺人案登伴李某者受重賂私囑公獄獄不從則反其事上報遂羅織成罪嗚呼今之為吏者多退怯觀望能居其間獨行已志忤上官去職

卷之三

三

而不悔者寡矣乃至再三忤後乃備歷諸毒害數瀕於危而終以上官指使為必不可阿墨倖邀索焉必不可順百折而無所悔非篤於道而卓然勵節者烏能如是是足以觀先生之大矣聞其去黃之日民遮道號哭裹糧千里日伺候獄門者以千百計賴

天子明聖從末減戍遠西黃人又走三千里持脩脯糗脯為餉其得民乃至如是總概先生前後計之陳公識鑒幾先知先生於始而無術以濟異時仕路之不為梗墨倖能顛倒是非排先生於危而不能禁黃民之攀轅臥轍愛戴其父母也蓋先生之所得為者人也其所不得為者天也然則天果不與於人乎其不可知者乎然

天則何不可知夫當先生受禍以來祇盡其在我默以聽命迨後邀恩賜環獲以優游田野止逾十年此豈意計所及然在當時咸額手稱慶以謂天道福善何幸得再覩先生儀型道德為卓出乎在昔文忠諸君子焉矧夫顯揚褒大如我大文宗今日將益信仁厚之貽而淵源之遠也豈非惟必之於人乃可必之於天者乎蓋天與人合而先生之傳必矣方今國家隆平網羅遺逸奇偉志節之行行且出而登之史冊昔方正學有云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蓋矧世振俗將於是乎在不然古今具才智者多矣効能稱職可幸無罪其功行或無所當於史氏記藉

卷之三

三

今記之而不足以為警勸也烏所語於天人之道哉先生歷官事蹟見於諸名士所作傳述甚詳晚進小子奚容復贅而不能已於言者特感發於天道人心之公竊附景行之志云爾昔康熙己亥首春閩漳後學吳璉頓首敬序

叙

古之君子無時不學安居深念勉持其心平其血氣其誦讀前經後史汲汲焉無斯須不察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精粗出則泣官治法入則事親撫幼所習上古當今之事不遠遺於孝子貞婦不聽瑩於誣妄所遇名物方言必索其由夜而息夢寐幽明必休其動蓋大至寒暑春秋之變小至曉午昏夜之異勉強勤苦皆必有事焉所以終身於折矩引繩之中而不為利疚於回者雖賁育莫之奪即時作為文章又皆懇惻條理而有可旨之味若

錫徵宗先生其於古君子吾何後先焉讀其書其道必

五經堂文集序

本於人倫明於物理其學自謹小慎微以往修其遜心
庸志辨疑著信其要在於立身存道不以死生易一民
之命自學之不講也人士振其毛皮攘其土苴少而成
名則少舍之壯而成名則壯舍之以苟媮之學而情棄
於既得之後所以日失月忘其規為言語無以異於常
人而加恣焉使俗下以儒為詬讀先生之書古之道其
亦知所以自楷也已

令子芝麓使君視學閩中清以遠俗師法古風卓然典
型淵源所漸見先生之澤長也坡受以卒業因復自感
丁卯之歲受命於元兄曰成註周禮甚善但冬官原闕
非簡脫五官之內吳臨川方正學樊然附離恐非其的

丙戌夏至京師命註離騷而曰以屈子繫心懷王恐中
閒慮妃佚女二姚乃思賢助治非歷九州而相君者今
觀先生周禮通義問及讀離騷志跋與兄云不少異焉
昔太史公周由四遠博長老所稱以合於古文況賢士
大夫之特識哉謹撮要旨著于經端以卒兄惠斯妙契
神合無俟後世之楊子雲豈非厚幸哉康熙戊戌季冬
宗後學清溪光坡拜序

五經堂文集序

叙

芝麓使君視學閩省之二年士風就醇文章親雅論者謂使君兩川間氣自釋褐以待清華無日不計治洙泗伊雒之心迹用以校士故其文章品詣如泥之在鈞惟陶者之所範使君喟然出一篋書曰是吾先君雪鴻集也吾上畏

君命還讀父書以友教此邦我何能哉閩之人士爭願卒業煥蓋伏披而驚嘆曰淵源浩浩乎大哉誠知道德者之言而亦知道德而能言也者是書也廓然外絕乎俗學之累而毅然力追夫古作者而與之並其窮經辨史則多其聞見而精以卓識不陷於疑似偏曲之非其

雪鴻集卷序

紀事類物則不忽卑邇而通乎遠大無流於執器滯形之固自書問贈處論難辨說官牒文告極於登高送歸閨閭里巷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細與夫山記石經農戶田賦之蹟無一不冥摭磨撫劇目怵心務窮其所以然之故致其微而啓其幽不以文章爲樂而其樂有出乎文章之外者洵藹乎其爲考德之藉味道之物也考通江太老先生生而自異邁舉雄步馳驟一時中身而起家宰黃帶一食頃而判疑事三十餘條英敏過人至於刑獄必悉心推致於死中求生總之守官執法不稍回迄今讀其貽子良言真發人爽然心首也昔龍門續其父書而太史談之大業以顯眉山兄弟做老泉爲文

而東坡類讀各自名家今距通江先生宰黃之時數十年矣過汶濟之區而甘棠蔽芾父老有流涕者將異日國史循吏之傳有所考焉況芝麓使君報竣還朝有石渠天祿之命較求異書當如劉氏父子遭逢志顯同入西京鴻儒之列而龍門眉山各成其乃父之志與學爲後世儒林之所推重者舉不足專美於前矣康熙戊戌臘月入春宗晚學生清溪光煥載拜謹序

雪鴻集卷序

雪鴻堂文集題辭

士君子生平今之世時有汗隆遇有順逆所處有窮通
食報有遠近亦至不一矣要以循理而行物未順應務
求吾心之所安而已至于積厚流光榮問休暢是亦天
理自然之應而有道君子初不計及此也南華有言曰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
之所無奈何此言可深念也顧世之所尚者功利之途
聲譽之美而于窮通得失之際一無所挾持乎其間僥
得而僥失亦奚足貴哉吾讀通江

錫徵李先先生雪鴻堂集不覺因而有感也先生之學非
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

雪鴻堂文集題辭

所至者而後已湛于性命蔚為經綸凡世所為沉酣戰
鬪之事淋漓艷冶之態視之若幻夢之迹也其志行高
矣然而苦思勤行坎壈顛蹙以終其身而志完不挫後
之人讀是集烏能不為之抑惋歎息也哉雖然信于已
者自不苟同于世充乎內者必無有待于外則其窮通
得失之際亦可略舉而言之先生舉于鄉銓選而得策
仕于登黃也入境見其老幼擁塞道左飢寒疲羸萬狀
已心痛之甫下車即查烟火逃亡過半詢厥所由則以
丁役之為累也黃之為邑人貧地狹有以一二畝納丁
者有無立錫之地而為上下者尤苦者中下之丁每一
丁作五畝入派而又加以雜費誅求無藝民不聊生相

雪鴻堂文集題辭

率逃竄異鄉以自偷生先生即于五畝之弊立為革去
出示招撫給牛種施餼粥所全活甚眾未幾樂郊無碩
鼠中澤有雁鳴德之流行逮于置郵矣既而奉文編審
召百姓于庭察其赤貧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若換
之程子云一命之士苟留心濟物于物必有濟先生之
謂歟誠以朝廷設官司收所重在吏治吏治所重在民
事民事所重在徭賦欲其上下均利則莫若條舉編法
欲無以私勝公出無以名冒實先生之為治蓋得其要
矣是以批卻導窳恢恢乎游刃而有餘地也推轂辨析
以治刑獄用一緩二以為錢穀庭無留事事無留積以
為簿書不遠道以干譽不拂眾以從欲其所厝施亦不
離尋常之事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是以士服其教吏
守其法農狎于野商賈熙于市行旅出其塗雖古之循
良其何以加焉所撰黃志略亟議五事曰厘肆宜復曰
社甲宜均曰風尚宜更曰士習宜端曰稅課宜減皆勤
卹民隱切中時弊不狃近習而忘遠圖是以在黃九載
拘攣之勢若解而舒痼瘵之形若膏而潤噢咻之情若
蕪而起夫豈有他哉亦仁而已矣值歲荒早詳請蠲賑
駁復委勘費浮于蠲先生病之踰歲又早黃民復懇先
生懲前浮費計無所施乃傾橐代蠲如前蠲數不以上
聞焉此其饑溺由已損上益下之情出自中誠豈世之
以文飾治者所可絜長較短哉又登州八屬唯黃產木

當事徵求不一而足先生數拒之以此猜忌日深加以
墨吏因訟索賄不得藉端誣陷中以危法拘赴濟陽獄
空縣老幼號泣追送數十里獄成逮至京師收宛平獄
黃氏日數十輩叩圍扉而祇候焉廷審邀恩末減謫戍
遼西黃氏猶不憚數千里費糧糗衣服以爲饋餉使非
有深仁厚誼沁人心脾精神血脈通貫聯屬安能患難
不捨而均痛若是哉嗟嗟古之獲上必以治民今之治
民反以獲戾先生之心足以告天地質鬼神而不能勝
一隻詬之夫先生之德足以感動萬衆謳歌愛戴而不
能厭一齟齬者之口不亦可哀哉乃先生之蒙大難也
恬而受之若疾風暴雨飄然一過而已此其定性學力

則又可見矣歷數先生備嘗艱難險阻而造次顛沛必
於是得釋還歸里門徜徉山水間僅十載耳年七十有
三考終牖下其遺囑三事猶以脩己治人爲嚴訓仰不
愧俯不忤而先生之道成矣然天之篤佑先生亦不薄
爰多賢齋聯登科第所以顯親揚名尤未有量也在先
生固不以世俗之償爲祈嚮在天道微則悠遠博厚高
明是所必至之符也歲戊戌
仲嗣芝麓公以蘭臺碩望督學閩中因得傳示是集敬
綴鄙詞以志傾慕之私云康熙己亥孟春上元後二日
閩南後學詹明章拜題

通江李錫徵先生傳

公諱蕃字錫徵始祖繼顏公唐僖宗時洋州刺史封開
國侯食邑始寧郡始寧者通江縣治也因世爲通江人
傳至祿榮公宋末爲將軍與元兵戰沒大令坪土人爲
立祠以時禱祀明永樂中公七世祖志由貢監除貴州
烏撒經歷志生伯璋公伯璋生廷珠公廷珠生時賓公
時賓生韶公韶生正開公自時賓泊正開公相繼早世
正開公生能白公字春顏即公父也歲進士贈文林郎
公生而穎異七歲母郭孺人見背起居飲食惟王母馮
孺人是依馮授以章句悉成誦不忘能白公異之攜就
館講肄期年試爲文其老成長者皆自謂弗如也歲壬

午公年二十有一補弟子員督學使者爲閩中陳平人
先生發卷時相誠曰觀子落筆恣肆逼似眉山異日應
以文名天下但狀貌瓌奇性必倣兀當官將不爲人所
容丙戌蜀大亂時馮孺人已棄世公隨侍能白公避漢
洋數遇賊幾死國初狼狽歸里時傷殘之後井邑蕭
條彌望皆長林荒草家素貧青蠶舊物散去殆盡止藉
芋栗以自給而公力學不少休試輒冠同列尤見知于
廣陵陳曼仙學憲每試郡邑得佳卷必以題下縣取公
文與較優劣嘗與御史郝公言我試全蜀人文得三李
生不負此行矣三李生者指南部李公允登銅梁李公
之韓其一則公也癸巳銅梁先生果領解丁酉公與南

部先生同舉於鄉人服其鑒方公癸巳之入闈也適滇中告警遠近喧騰公以能白公爲念即棄去不卒事後陳公檢落卷見公前場獲首薦以無後場損心訝之及聞其故乃歎曰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吾前日所以知生者猶淺也逮公登鄉薦後即遭能白公喪哀毀幾至滅性嗣公車數上不得志至庚戌乃以揀選銓授登州黃縣令縣故有里長見面陋規若干公蒞任即除去值連歲大旱民耕資之絕流冗載道公爲給牛種施饘粥以安輯之所全活甚衆初行蠲賑報請委勘其費至浮於所蠲次歲民相聚復懇公曰吾前力請始得一行所費所蠲數不相償爾民共悉今但仍去歲蠲數吾爲

李公傳

二

代輸何如民歡呼稽首曰誠如是更復何求自是黃民人沾實惠而又無借事紛擾者以公連歲代輸之力也登屬邑惟黃與福山產木上司採取歲以爲常重之以轉運夫役民大困公請以他屬轉運則苦樂始均議從之爲罷兩邑夫役時當事籌餉有加糧晉秩之例有司多藉徑通顯者或以勸公公喟然歎曰此當讓巧者爲之我恐以一官累一邑耶後編審公但爲清里甲均賦稅加廣七丁而已公敏于吏治不假賓佐案牘山積彈指立辦曾於朝食時判五十餘事各厭服而去雖被鞭罰無出怨言者且官有餘閒輒以文藝爲諸生倡經公指示悉有法度其最著者爲姜生其垓張生一恒後皆

成名進士其垓特鑒拔於里役中尤爲士林所異焉任黃九載用法平恕苞苴屏絕請託不行然性耿介孤行其意不喜脂韋隨俗雖遇憲司亦然符牒徵求屬有不便輒堅執不應上官明知其廉而嫉其直往往陽爲好語實陰構傷之而公不知也歲己未黃民有夫婦被殺者廉其事上報登倖李芝蘭素與公不相能許應索乃如報公曰苟以金殺之仍無法也何令之能爲倖怒乃自拘獄密收供上聞遂以故入論公死減流黃民扶老攜稚約期郊送郡守譚某先期以薄葭促公行某意蓋信月忌不利行人之誹民多失期然號泣而送者尙滿萬獄成後以六月逮至京師熱審邀末減收宛平

李公傳

三

獄黃民相隨候伺者日十數輩泣繞園門外且有賄入獄爲鼓扇至夜分者令感爲紆木牒久之下城旦榆關驛丞某數窘辱公適浙人朱公用礪自山海關還求平司馬署過驛見訪爲握手歎歎竟夕丞疑爲公故人因減其倨然朱公實以清議重公初無知交之素也居二載餘廼釋去貧無以歸僑寓蕪湖至甲子歸里時年六十有三矣公性至孝以母郭孺人早世遇郭族姓無親疎有加禮值有家慶愀然以不及見爲憾與人坦然而設城府雖狙詐當前一接以誠有過即所厚愛不假辭色惟酷嗜學問凡陰陽卜筮之術罔弗深攷爲文章溫醇密栗出入兩京間臨鍾王書皆稱神肖生平重然諾

敦氣誼樂于賑困不望其報有新城令某某者公同年友也量移德安同知以虧庫額將致重法公聞爲傾橐以援之及公身嬰文網幾瀕於危某時已再遷武定太守初無一絀之及公處之恬如人皆服公爲長者自公壯值流離晚遭彈射身之所履憂患殆半及事定言旋與親族子姓相勞苦談故舊未嘗不歎窮達之有命而陳公先幾之識爲不可及也屏居閒處俗駕罕至蕭然一室傳經而外惟著述自娛間或問泉石課桑麻與田父野老相往復不厭如是者十年疾篤時作貽子良言其略曰世之貽子者何也有以貽之也余無所爲貽惟貽以言昔先君年四十而丁冠亂遇賊者五老大年二

十五而丁冠亂遇賊者三厥後流離顛沛極人生難受之苦非藉祖宗積累之深無以至今日吾兒生值平定之年雖不富厚未至飢寒保無有不知世態人情者乎且受祖宗餘慶長子仲子後先中式季子亦有自立之志矣家食幾何行將出身加民矣今將老夫之見地及宦情之必然略爲一二兒曹其記憶之一日喜怒哀遇驚駭橫民貴法奸吏理應窮治所慮無知之輩出于犯之言或供御失宜或應答偶舛觸我顏行致令皮飛肉綻於階下誰非人子能無惻然惟於盛怒時平氣靜思則寬宥必多矣二日聽斷詞訟明有曲直虛心無欲換之以理察之以情鮮有不當者惟左右吏胥或爲無用

之冷語或作切膚之危言旁引曲喻惑人耳目稍不加察將爲所愚至于聽決躁妄固多誤事延緩亦易滋弊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余居官時常寶此言三日裕後嘗觀人世高門鼎族莫不起家于貧賤然貧賤者能貽子孫以科第而科第者罕能以富貴傳子孫何也大抵一行得第不念祖若父之艱難至于怡淫縱欲自棄其性欲保其裘得乎余嘗記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餽至于三命循墻而走萬世知有宣聖者可以知其故矣公歿以康熙甲戌二月之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著雪鴻堂集若干卷藏於家

嘗於論列間出一編見示曰此先人行略也汝盍傳諸時惶悚逡巡弗敢辭又弗敢爲者累日繼乃自惟曰夫傳者所以傳其人也或人未可傳而後假於作者之重名不則據事直書而已傳矣於作者之輕重何與焉自西漢以來稱循吏者或顯其身或大其子孫此無異故其仁心所格誠有以致之也置公古循良中雖龔黃卓魯何以過然而科名未足酬其文祿位未足副其德崎嶇坎壈以終其身以理換之知天所以報公者有在矣爰不揣固陋輯其略而拜書之若倣史立傳謹以俟之達者門下晚學生浙記查雲標拜撰

通江李錫徵先生贊 并序

公諱蕃字錫徵蜀之保寧府通江縣人也唐乾符中始祖刺洋州食封邑遂占籍通江歷宋訖明代有顯人祖父以儒學傳家公幼稟異姿經史由於庭授操筆數千言未嘗屬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時流冠輔蜀公奉父避地得脫國初甫就開試以兵警狎至中試輒棄去蓋公之蹇難阨者數矣生而狀貌瓌偉負囊括一世之槩侃侃自將每不屑俛仰因人年三十六舉孝廉四十九仕縣令効職九年又中吏議失官當世無不悲公之爵不稱德遇不酬勤然而嘉績美政具在口碑如革敝規償逋稅恤民訓士則兩漢循良紀錄不

雲臺先生集卷八

上

是過也輟運木之勞絕增糧之擾則唐史中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復見此賢也平刑恕決判牘如神而其被讒也反以失律受辜至于囊三木輸左校而公終以上官指使為必不可阿墨倖邀索為必不可順胥靡城旦恬處若夷遠近識與不識皆冤之而公訖未嘗屑屑自明也維公拔萃兩川擅眉山之秀蹤跡亦大類於文忠昔東坡以宵小媒孽僅免臺獄而其挺挺不污之操迨老弗衰公生平志節猶是也又觀公家太白誣竄夜郎返依牛渚肅傲風月以終其生公之晚節僑寓江南頗相髣髴然供奉客殞宣州而公旋復閭門品槩式邦里德澤長子孫式啓吾師之麓先生炳藻木天彌昌且大

而且昆姓連翩後先蔚起天之酬廉吏而報善人者詎可涯量哉公之至行醇德周浹內外海寧查子已傳著其詳吾師復以命胡厠筆揚花遺徽茲不敢辭特序其大者敬拜手而獻贊曰

成紀茂族授采邑鄉允父允武忠孝重光蟠根奕葉偉人嗣昌霞情振鐸鶴骨昂藏岷嶓珠玉發於文章許身嶽嶽挾雲排蒼蜚丁陽九猘獮肆難鍛刃頻逢鐵籠絳竄力護庭闈卒還問閭馬賦飄零元經沈澹一名甫榮年光淪半浙仕山城卓為民幹萊牟斥鹵邑介街遠曰父曰母爾煦爾綏黔瘠而飢維公哺之髦朴而稚維公哺之爰有夫調公息其疲爰有里賦公代之齋有直如

雲臺先生集卷八

上

弦有清如水貝錦含沙構成禍疇公無鬻獄南山難改公無賄鍰北園長逮鄒陽被收淳于抵罪士叫重閭農號窮海公實有言生罹百憂冠嬰豺虎宦賊蝨蝨履貞自古殉道何尤觸蠻勝負梟鳳恩讐塵銷事白天空月秋惟有棠陰瓣香千古桐邑懷朱中牟祀魯載及孫子誕承麻姑迷極翔輝雲間踵武前嗇後豐否終泰普詹詹小子負戴龍門瞻山竦岳浥溟尋源討研遐蹟載颺輟辭俟留信史匪阿我私昔康熙壬辰九秋婁東門下晚學生吳翊載拜謹撰

雪鴻堂文集目錄

卷一

序一

通江李蕃錫徵著

通江縣志建置序

通江縣志略前序

黃志略序

編審均徭序

送姚瑞石歸渭南序

雜華林隨錄序

王氏族譜序代

丁公語錄序

寶公語錄序

通江縣志略後序

卷二

序二

壽周希堯牧伯序

代壽周希堯牧伯序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壽學博張龍弼序

壽登萊觀察武公序代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卷三

記

憶堂記

文昌祠記

文昌祠岫嶠碑記

黃尉署記

觀競渡記

石鐘山記

卷四

論

金勝論

陳勝論

辨

禹穴辨

早魃辨

李衛公獻西嶽書辨

卷五

攷

通江縣志建置攷

通江縣星野攷

說

鏡說

奕說

為向生字說

月課示諸生

譬曉禁忌說

採石說

解

包子解

卷六

擬

擬公伯寮愬子路語有序

擬昭君諫捕獲工書

擬蔡謨移王導書

傳

李雄飛傳

賦

廣筆賦

卷七

疏

贊
募修雞子頂真武廟疏

衆禪贊

十八羅漢贊

準提菩薩贊

藥師佛經贊

多心經贊

楞嚴經贊

金剛經贊

題朱藩心經石刻

魁星贊

布袋和尚贊

鍾馗贊

布袋和尚又贊

牛肝馬肺峽贊

頌

十八羅漢頌

銘

研銘

卷八

跋

黃志跋

書厂公語錄後

書祝枝山真蹟後

題屈錦山二南草後

讀莊子跋

書碧雲暇後

書魯公多寶佛塔碑

書陸羽茶經後

跋宣和畫譜御製序後

題四川名山勝槩跋

書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後

栖鴻館印選序跋

題中山狼傳

書范公桂海虞衡志序後

題李衛公獻西嶽碑後 滿湘八景跋

讀離騷志跋

書王文端公集後

卷九

讀杜

登兗州城樓

李監宅二首之二

重過何氏五首之一

次首

憶幼子

秦川雜詩二十首之九

野望

酬高使君

有客

西郊

江漲

琴臺

屏跡三首之二

九日登梓州城

春日梓州登樓

寄上漢中王之一之二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寶使君三首之二

章梓州水亭

泛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之一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玉臺觀

聞高常侍亡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之三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宿江邊閣

西閣夜

峽口之二

晚

送王十六判官

庭草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幾二首之二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御史判官重贈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秋清

某春題漢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一二

園

白露

雨四首之一

月

十月一日

峽隘

紫宸殿退朝口號

題鄭縣亭子

李商隱集

五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之一

卜居

秋興八首之二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一

示僚奴阿段

簡吳郎司法 又呈

返照

見螢火

羣山人隱居

九日

冬至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到江陵喜寄之一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侍御判官賦

七言同作

附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人日

卷十

周禮通義問

天官

通義天官

地官

通義地官

春官

通義春官

夏官

通義夏官

秋官

通義秋官

冬官

攷工記三十官

通義冬官

攷工記

卷十一

李商隱集

六

問梅

呂夷簡

張士遜

盛度

王博文

任布

鄭戩

范仲淹

賈昌朝

文彥博

高若訥

孫沔

龐籍

卷十二

紀略

劉氏

周氏

閻氏

某氏

義僕

貞雁附初稿

卷十三

隨說

經史四十五則

論古五十則

論詩文十七則

示兒十二則

論書畫十六則

雜記二十四則

家庭十一則

紀夢八則

又論書二十二則

讀莊子五則

雜論十四則

卷十四

鄉語

卷十四

七

鼓龍

雁

鵝

喚豬

折倒

開心見誠

無可無不可

可生之途

雕鑽

不直一錢

無名錢

橫截

傳語

名器

在術中而不悟

括糠及米

那制

肉不中喫

憐窮 錢財如糞土

效郵

路人

無光

泥人

牽連之刻

慌忽

磅礮

與虱留大腿

劣厥

洵溶

囁囁

養德

輕薄

老伴

山壓卵

不肯本

子本

一蟹不如一蟹

深耕淺種

看頭射

良藥苦口

包荒

破天荒

荒忽

子細

附近

垢疥

無所不通

下風

鵝

改頭換面

秀才

拋家

慮 志在財帛

於今之計

奔命

啖

戲言

淋

塗

稽故首施

簞子

奴才

耐

公車

置

放手

無狀

種倘

旄牛

天年不遂

盜不過五女門

韓婆墳

說話

望子

爛腸食

虧

無染

允話

喀喀

掩耳盜鈴

三脚

隼定

殘成

懔懔

打通同鼓

漫上不漫下

五馬

薄脆

雲漢文集目錄

九

辟飛

日子

累

課馬

爪葛

乞

撲概

祿菰

墨墨

歡喜

滴博

赤紅厓打白紅厓

陵斥

劈斫

鏐

蕉紅

不當如此

落吾手

先後

鑒子

裕支窩

卷十五

啓

冬至日賀太守新印

重陽賀太守

元旦賀太守

端陽啟太守

元旦啟藩憲

道臺生次子

長至啟太守

復陳太守獎勵

元旦賀太守生孫

端陽啟陳太守

與王昭武為長男納吉

與雷鳳山為次男求聘

與雷鳳山為次男納吉

與雷鳳山為季男求聘

中秋啟陳太守

重陽啟陳太守並生孫

薦舉啟藩司

雲漢文集目錄

卷十六

尺牘

荅王潛夫

荅范震生

荅陳漪園

荅梁搏九

復王篤初

與梁昭子

與郝心一

祝李西林

與滋菴弟

與屈君賜表叔

代某辭館

乞畫 又

與王昭武親家

與巴州守周希堯

寄屈錦山表叔

與邑侯

與人

卷十七

古體詩

勘勞災宿艾山湯和碣上韻

批古二首

今春二首

輓買母代

諾水歌

過采石

過彭澤

近體詩五言

移拾槐桂香殿

農忙弛徵

送姚瑞石歸渭南

述懷

夢中得句

送王篤初之粵

遊石泉和韻

次黃山詔父老

寒山先生集卷十七

七

蓮萊道中

別友

思蜀

邨舍

述懷

懷王源水

春日久雨

登舟

江行即事

過巴河有懷王理仲明府

偶題

漁渡壩

問疾

佳興

心安

乙巳冬望日午刻長至未申刻添炭火上頃即熾
焰乃信陽回自茲始也因賦

登樓

自吳歸至洪口

近體詩十言

送張君房之涼州

送邵季仲歸南

送高崙侯卓異入都

學博投詩因小酌邀飲

捧檄徵間架約張龍弼同往張以疾辭和來韻

咸玉書張龍弼皆號信天居士見余引首亦爾相

與大笑因賦

讀老杜花近高樓句有感

環翠樓遠眺

閑居

勉三兒就塾

廬山

岷北島

讀九老會詩

寒山先生集卷十七

七

玉泉寺和韻詩三首

題扇

冬至貽學博炭以詩來謝因和

別蕭介菴

輓肯菴上人

述懷

過淮陰廟

憶家

己未冬月被逮黃民圍境皆約十四日相送郡守

惡之先一日促余行日已暮矣送者猶萬餘人

口占以謝之

抵都已微

恩減下宛平獄待命宛令將有他求而力不能應以
故諸械畢具且有加焉時值三伏轉側不得汗

如雨注而黃民候門外涕泣慰問者日數十輩
同繫者皆為感動即獄卒亦為惋惜更代鼓扇
夜分乃罷余得免於死獄者黃民力也

獄中

初至榆關

志異二首

重九榆關

重陽後一日遊興龍寺

聞

呈上東幸還都

留鎮步健巷辟間韻志感

三月一日訪厂上人和韻

別珍公將之中州

復珍公原韻

追和龔直指韻

湯婆子二首

竹夫人四首

余竹夫人詩成厂上人謂宜增僧房道舍二律因

足成之

金陵懷古

觀書

珍公過訪因為書扇

登黃鶴樓四首

望廬山

覽于湖張九如楊花詩因賦

誦魯文恪馬卒詩追和以貽諸子

珍厂上人約余同歸已有成說乃和余馬卒韻有

烟棹欲回慚負約之句亟賦此以問之

子辟公車

步長公遊祖塔院韻二首

壬戌暮春偶成

內弟六符謂昭武相念多見之夢醒必成詩行滿

鮮矣戲效坡翁體

昭武

厂師有百詠梅花詩偶成一首

自笑

隣人生子七月始治湯餅戲作

黃楊

對書

移蘭

不著

試對

篋工戲作謔語

先澤

紀夢

表叔屈錦山先生以歸來吟見寄遙和三首

牛肝馬肺峽

寄夔州黃司馬

口號

秋日

秋感

悼向金岑

偶和

和仙才表叔憶兄作

再用長公馬跑泉韻

送屈維岳

辟山春望四首

嘉祐寒泉四首

龍潭馬跡四首

虎井龍湫

近體詩

五絕

題畫四首

魯般寺倒掛石佛

寄友

寄書遠左

憶蜀四首

無題

深秋始雨

石良夜歸三首并序

盤石歌

山居

夢謁七曲

歸署

臨帖

長至有餽余以重陽帖者

過馬嵬

有客

過寶公二首

香花菴

枯樹

望夫石三首

和珍公梅花詩十首

除夕示兒

望蝶磯

口號

志喜四首有序

杜牧詠小蘭有夢裏曾經畫蛾眉之句時人以爲佳句余謂李陵以軍中有女子氣則戰不力木蘭有畫蛾眉夢烏能十二年乎非木蘭本色矣

因爲之詠

卿有蟲蓋蚊蟲之屬而小如芥子早起茶罷來集

日落始去土人號爲黑蟆子禦之無方惟以生

草煨烟繞得少休老幼俱苦之歌二章

詩聖

山家

憶君賜表叔

圖書

已別周希堯牧伯却寄頒魚酒二首

茶遜

幽蘭

別故人二首

贈人

憶蜀

偶作

黃鶴樓

安心

雜恨

小溪

憶珍上人四首

梅

釣臺

得雨

老來

有感周樸園事

桂

柳枝辭三首

閑中

壬子夏憶堂臨帖

江天暮雪

滿湘夜雨

山市晴嵐

此身

詩餘

念奴嬌

登蓬萊閣

滿江紅

寄內

滿庭芳

和長山薛上巖

卷十八

祭文

祭成台衛文

祭柳母文

祭趙牛象母文

祭林節婦文

祭蕭明彝文

祭蕭明彝代

祭趙母文

祭楊母文

祭城隍祈雨文代

祭表弟婦文

墓誌

薛象九墓誌文代

雪鴻堂文集目錄

七

雪鴻堂文集卷一

通江李 蕃錫微著

男 鍾壁

序

通江縣志建置序

嘗觀風宗畫野測圭記里逮夫職方辨土保章立州尚矣秦漢以還郡縣屹峙雖名號易於時代而封域仍此山川是以欲觀天者占躔度欲察地者任土疆雖有聖人弗與易也吾邑在萬山中太倉稊米耳然辨方正位卜宅邦龜昔之人有經畫焉敢曰故籍殘闕置而弗考乎自蜀山倪妹於黃初神禹樹德於河洛載隆謨訓功配川岳老彭博聞著聲商室萇弘忠赤於爍周朝是巴子未盟之先聖詰接跡秦錯未謀之日聲教早通况吾邑界接興元地域梁州者哉然秦漢以前紀載寥寥亦由簡樸不事縟煩今欲考志源流自漢始已三十一郡之一地屬千八百國之封均名宕渠列在兩漢班史紀十一縣范志同十四城蕞爾幅員延袤匪廣第以傳記不核莫問扶特之山時代已遷難訪曹源之水况經和帝之東北分置又兼先主之割省紛紜然欲考古昔必據今茲試以地輿按之巴州宕渠也保屬之蒼溪通江順屬之蓮營廣渠大岳鄰夔屬之新寧皆宕渠地也二州八縣之廣千有餘里一宕渠也何延表哉及考西漢志則爲巴郡十一縣之一縣也東漢則爲巴郡十四

城之一城也而志載扶特之山今不知何地滿徐之谷今不知何名令人按圖悵惘耳又按巴郡記曰東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今之達州也州今在邑東似爲近之今之蒼溪漢之漢昌記亦謂割渠之北所立也今以地里考之又殊不合將安所究問哉陳壽缺志三國失考僅見晉志所載有蜀先主割巴州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爲宕渠郡是宕渠固一縣也晉屬巴西載紀甚明而分注關焉猶爲憾事至於宋書爲宕渠縣者三一屬華陽郡而系於下曰永初郡國並無一屬梁州之南宕渠而系於下曰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二縣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屬益州非此南宕渠也又曰

李鴻章集卷一序

上

何徐並無此郡一屬益州之南宕渠系於下曰起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是宋書之錯見也如此至於蕭齊志宕渠之郡五而冠以東西南北宕渠之縣三而不注建置沿革至隋開皇初廢宕渠縣而後人之考稽愈無據矣一統志謂邑在魏爲諾水屬萬州今按此段僅見於隋唐書分注魏史俱未注別僅曰巴州郡縣開而已豈邢巒之說不用而王足來奔尉廻之功方成而魏鼎已西無暇纂籍致漏簡編耶然邑西有磨巖石刻則諾水之號在焉不可謂非魏收之疎也梁陳無志北齊地狹吾每惜李延壽修南北史徒割紀傳之半未備志載之書使當日者搜之掌故詳考因革去古未遠爲

功或易奚至以點金成鐵貽譏後世哉若隋志之爲始寧爲符陽爲白石原隸清化郡今皆邑之境內也若唐志爲壁州爲通江爲廣納爲符陽爲白石爲東巴卽隸壁州今亦皆邑之境內也良由隋唐之際雖寇盜之充斥於天下者六十家而梁益之間無弄兵外而盜名字者余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爲當日之蜀人幸也以故人物殷盛州縣基置隋唐之志吾無議焉五代之初爲王氏所據後唐滅蜀而入唐未幾而復爲孟氏有矣縣之因革不可考壁州之名未有改也至宋開寶五年而壁廢矣白石符陽並省入通江焉元至元二十年省上通江下通江入曾口然廣納東巴尚未詳其廢自何年上下

李鴻章集卷一序

三

通江亦未著其置於何日覽者自不能不於邑也善乎沈約之言曰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雖千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也則作志誠難責於後學矣

通江縣志畧前序

志可信乎史可信乎曰作史者本之志修志者按之史史以傳信而志又以信夫史者也凡一代之禮樂刑政山川人物戶口開梁租賦治亂史書之而必據乎志故修志者必取生於其地之賢達多聞者纂緝之而成書而其人亦自本其生平所聆於祖父之訓說師友之談

論耳目之聞見身心之閱歷舉所謂禮樂刑政山川人物戶口關梁租賦治亂之故一一紀述之以成書有司視其成而上之郡大夫上之藩臬上之中丞乃彙而進之於廷天子乃命儒臣綜核其疎密而加以令甲焉時有事於修一代之史史臣亦必卽是書而潤色損益於是歸然成一代之史是欲知千百代之事必考於史而史實本於志志以邑人修邑志郡人修郡志庸有不可信者乎余生也晚聞見寡陋足跡所到可里計也所讀之書可手按也戊申之春邑侯蘄水王公奉上檄修志屬其筆於余維時舊志之殘闕者尚存半帙而邑中長老尚有數人王公復好學君子凡古蹟所在必蒐討訪

輯每一事詢之故老質之石刻與舊帙之可讀者合則登之於策否則闕以俟考閱一載餘稍成完書未付剞劂而余以銓次赴京王公尋以量移去原葺之業付之小史無何而滇亂及蜀俱爲煨燼去年秋邑侯陸公復奉命修志適余以罷官來歸又與其事在上者督索嚴迫不遑搜討而以余及一二同志在嘉佑寺中刻期七八日而成書較之往年所修其難易得失必大有間矣雖然上以名求余固不敢以臆說辱命乃據史採緝補綴會萃庶無墜荒邑之典云爾乃綜其可議者有五按一統志謂通江舊屬萬州而史不書一也東坡指掌謂壁州宋開寶五年廢史書謂雍熙四年廢而邑南碑碣

天寶五年尚有壁州刺史馬翔二也縣本壁州屬縣六符陽白石始寧廣納諾水東巴矣而邑北舊縣坪石刻有萬戶縣不入史志三也一統志謂後魏置始寧縣而魏志不載四也吳大將甘寧臨江人考臨江今忠州也而寧墓在邑之西碑上大書臨江人五也夫史本於志志失其傳必考之史史猶若是其舛誤也將安所取信乎余惟以見聞所及姑撮其畧於編以俟後之君子

黃志畧序

黃縣志闕中任公輯凡十卷及今四十年紀載無聞人物散失卽我國家生聚教養海濱山陬莫不暨訖應垂之邑乘以見聖君賢相經綸之盛而仍以舊帙塞責幾

謂官此地者有秦無人之嘆矣予以庚戌之冬來蒞茲土凋蔽流亡撫綏周張亦時念及而未遑也癸丑春奉詔天下咸修郡邑志予乃潔清公署延邑紳及庠子弟繕遺稿輯舊聞進邑之耆老公論巷議每一冊成與同官商確然酌凡八閱月三易稿而成書得八卷鳩工剞劂將竣予因升言於首曰休哉我清之治也於黃志一徵矣讀賦役而見畫一之徵也讀戶口而見生齒之繁也讀驛遞而知王道之蕩平也讀節孝而知風教之廣洽也讀人物而知升造之優異也讀藝文而見邑里之無勞怨也休哉非志曷傳非志曷永耶然斗大一城僻在海濱而與名邑等亦有邑志之不及載者有四美卽

爲四累于偶舉之以補斯志之缺乎黃地四平呼應極
易民之通賦絕少美矣然以急公爲性而人鮮蓋藏追
呼之下于母之利徒飽市猾也累一黃爲登萊通衢使
客皆東道焉自東徂西彌望皆膏田加以林木森蔚廬
舍聯絡儼然一富庶鄉美矣而瀕海之地瀉鹵百餘里
南山之下多石田不可耕累二登州八屬惟黃產木民
間養生送死爲極便器用之具貿遷他州美矣然種樹
之計必須十年民間每捨沃壤以藝植公家興作必取
辦於黃而輸木者非市木人累三黃地狹人稠有田者
不數家家不數畝養生者惟貿易爲計而婦女尤勤紡
織美矣然一遭儉歲粟必行三四百里則痾重難致而

登萊黃地志序

六

逃亡者多累四不僅此也而其宜亟議者有五焉黃縣
城垣修整濠塹深浚誠巨鎮也城內居民鮮少地皆右
族園林今天下晏如民散居關外設當多警之日將置
民城外乎誰與守將驅民入城乎誰爲居未雨綢繆可
不計乎則廬肆宜復也黃有四都萊則極少積合都而
不及別都之一大社乾廬平中亦有小社不及大社之
一甲大者便安而拘成例小者怨苦而多流亡則社甲
宜均也家有塾黨有庠所以化民也而黃自世家而外
讀書者少以故少年皆呼盧博塞比戶咸尚鬼疑神尤
其甚者以財爲婚娶同族而雀鼠則風尚宜更也名重
南楚材表東吳淳于太史非獨是山海間氣乎嗣是而

登台垣躋公輔代有人焉近者黃之庠士恆產極少株
守者嗟黃蕞之不繼便捷者遂什一以謀生固多醇謹
亦見能達則士習宜端也往者登爲要地士馬如雲加
以海運通道商旅如歸以故黃四門集市之外尤設鄉
集四而定稅額歲爲成規今商販寥落矣在冊之例不
可遽減而散行稅於居民查雜稅於土產則稅課宜減
也他如狐丘銅穴花絨弓面雖非土產而載在上貢昔
官此者知其畧思有以補救之而未能予因而誌其畧
於篇端倘采風君子覽而念諸則黃之有志可與陳詩
等矣

編審均得序

登萊黃地志序

七

予謁銓於庚戌夏掣得黃都人致賀咸以予得上缺喧
闐叩門焉及吏胥接見半無完衣供億絕少予以爲扮
演伎倆也登車就道不三日皆乞貸資斧予笑而弗應
也越翌日果有以絕粒見告者予本寒士囊無餘金不
得已減日費以畀之入境百姓擁塞道左饑寒之狀較
吏胥更甚涕泗橫流至不忍聞予不知所措矣到任後
數日稽查煙火逃亡過半如小杜莊韓戰莊唐家埠等
社逃者十之九如逢曲上庄東黃水北梧桐等社逃者
十之六七如文基登屯馬停冶基等社逃者十之五其
餘逃者十之二三詢其所由皆以丁爲累也夫田賦丁
徭雖云並重然先王止有則壤成賦則丁差亦必上著

者矣而黃人稠地狹有以一二畝而納丁者有以一二分而納丁者又有無立錐之地而上丁者甚衆數年以前優免之法濫設致行差之地無幾而倡爲每一丁作五畝地入派嗚呼初以無地而上丁猶可剗肉醫瘡也今以有丁而加地民能白骨起肉哉則輕去其鄉所由然矣予即將一丁五畝之弊革去仍出示招撫給牛種子布粟雖稍還定矣尤有苦者下中之丁每人一丁納銀五錢又加十畝雜費是一丁而三兩不止也夫下中丁不知始於何年揆其由大約彼時在爲官者或因彼民一時之富厚或爲吏者索求之盈詘又或在戶頭人等憊怨之報復快一時之意而種毒無窮致成今日流

卷一 序

離之慘也幸十一年四月奉文審編于矢之神明不差票拘挨次出牌名百姓於庭日審一二社察其赤貧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換之卽有增益亦不忍盡民力也如人有五子止增一丁至下中之丁不問頂替盡行減去惟登屯一社固軍屯丁重去之則城國課增之則恐流離仍舊籍焉計原額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六丁今審編止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丁止增七丁云審完出示於通衢仍留序於簡端予豈以自詡哉亦欲後之君子覽斯冊也而知丁之不可輕加且下中之不可輕上而屯丁之當體恤也雖然予猶有歎焉審編時耳目有限咨訪無術百姓之空丁尚未去盡終爲缺然使黃

縣實無浮丁浮地之累繼以富教不能不俟之後日也

送姚瑞石歸渭南序代

仕宦山林孰樂必曰仕宦哉今之隸仕籍者由散秩以至大僚於高朋滿座酒後耳熱而歎然道故則必曰某山某水吾舊時之所游也吾將老焉是山林又樂於仕宦矣及當瓜期已屆日夕所冀望者又惟榮秩是期當是時設有人告之曰盍歸休乎則拂然怒而以爲不情是芒鞋竹杖溪水雲壑僅可佐飲席劇談而不可爲實事也青山能得幾人歸唐人豈欺我哉邑尉姚公泣予黃十四年陞遷將違矣乃決計請歸邑之士民挽留之當道者慰止之而公辭益力將以明春歸里也夫僕隸

卷一 序

傳呼誠不若禽鳥悅耳也拜跪風塵誠不若起居自如也日朝而謀庶事日夕而課巡警誠不若三伏日高北牕一枕也然月俸歲廩與問奴問婢孰勞置身衙署與作伍隴畝孰榮親友相過與門巷羅雀孰快是又不待再計而決矣而公乃毅然言去決無悔戀非明進退決義利者能與于斯耶然公之不以官爲家者又非自今也當吾邑庠被災咸議創建規費數千計時公爲鳩理也使因仍其中安知非染指地乎而公周計材木功力白於宰直六百金無糜費無惰工而學宮成禁旅之討寇也公時與前鋒中夫銅臺金穴子女玉帛覆巢之下不可以營私乎公於已獲者說脫之未獲者招附之俾

脅從輩得沐浩蕩之仁者公之力居多也他如輸輓而士飽民安者又其刺技矣至若保甲者公之特司也編里查緝動有殊費公十四年里無寇盜而未嘗有他求於父老則公之能澹然於居官之日即其脩然於去官之年也且公月必素食十餘日嘗編刻太上諸篇行世今年春以將歸也購古書數十卷歸以教其子孫而於老氏一編尤加意焉公之歸也我知渭南有靈臺山焉宋仁宗曹后之營度也其南上林苑名果奇花二千餘里秦皇之營建也渭水之濱有香山書院白樂天之所游憩也公之歸去將舍館弄孫之暇游泳其中有不辱不殆之陶泳已其所以頤養之道與流福之遐豈有量哉予鄉人極感佩之則樂道之因紀其畧以貽公之鄉人

雜華林隨錄序

余成童時讀書山寺見佛座前裝褱金碧香水供養即法華經也住持具爲余道是經爲諸經要領嘗有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及諸護法伽藍時爲擁護凡人非持淨戒敦梵行者弗敢觸也余聞是說已頓覺五體戰慄心神懾伏不敢一披閱也然嘗見諸佛子爲十方檀那作懺悔因緣則敲魚演誦竊從旁默觀一二行或一品二品或至四五品嘗見其有其實不虛一語而未嘗及報應墮落等句私揣佛爲人天教主當必有身心性命切

實話頭指引迷惘當不以報應墮落爲第一義也年來征逐浮名繼罹世網亦無暇及此然持淨戒敦梵行二語終爲此心束縛即間有半日閑亦不敢過世尊之前而請問也往年謫戍榆關一身之外更無他累二時茶飯去香積厨無多且僦居近山寺因得究意法華經而誦一周雖獲見全經而其中要領終屬迷惘去成童所見無大差別正如釋家楞嚴經所說見恒河相也及抵南中見珍大師以二酉之博識窮三藏之竅奧卓錫區湖以其中之卿士大夫文人墨士而爲眷屬者出其法華撮要一編及三教法象論余得受而讀之或使衰老之人得法華要末可知也猶憶余戊戌之夏夢自度爲僧請問大善知識曰如何是法華旨要師示之以云云其間問答因由大約有如今日然則今之與珍師大作緣亦夙分與

王氏族譜序

余家舊時族譜傳自先世其來歷甚詳余方十四歲即丁亂離先人手澤皆爲煨燼其後迫於飢寒偪於盜賊遂逃遁他方雖水木之思日從中來然無暇及也清興四十年生聚教養稍稍還定伯叔昆季相繼補弟子員雖較之昔年猶云寥寥若晨星然亦云稍有起色矣即思尋訪舊緒而緝之以貽後人而滇黔變起蔓延吾鄉誅求輸輓下同齊民亦安得操三寸管爲百世計耶

甲子春得義一弟手書自潼川寄來特索家譜余漫無以應第以吾弟從六詔十嶮蠻烟瘴雨中扶吾叔父柩踉蹌歸蜀寢苦枕塊重有剪棘開畦之勞手口並作猶苦不給而於此時顓顓念及族譜余實媿遜吾弟矣以吾叔父長材大畧歷落艱險名著當時吾弟趨庭之日其詔語必詳請來書筆墨淋漓其紀述必悲回憶幼時侍先君燈前月下課藝之暇時及系緒余以重心亦記憶者半遺忘者半其由楚遷蜀也或居宕渠或宅壁州或築巴水止記其爲三人而忘其諱其著於宕渠之成進士者某某余能記其名而忘其世次其見於壁州者亦止及九世祖九世而上弗記也不肖不孝之愆何敢辭哉然至今日余猶能知九世且知爲楚人使不由今日而筆之以告後人將自余而下更歷九世並不知有十八世之祖矣況其遠耶謹以先人之口授及先塋之墓石搜求詳悉以質吾弟質之吾弟所聞於叔父者其合與否參校詳審纂定成牒以告我王氏子姓焉至於聞見寡陋筆墨荒唐不足以示外人然此固不必示外人者也嘗記甲辰乙巳間知吾叔父之客滇也余將往省叔父貽書云萬里天末談何容易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而臨此不測之淵乎嘗誦是書而疑之及滇變起而始服吾叔父之先幾也至云付託抱媿良多然今日得援筆成譜以報吾弟即以報吾叔父即以報吾祖

宗也付託之責尚其俟諸

丁公語錄序

今有門外漢向主人翁數家珍主人即不呵叱未有不笑其愚誣者而門外漢終刺刺不休若是者何也彼雖未具見地而時有願見珍寶想吾意說之遲久主人當大悲憫不難取衣領珠以相示也余以塵勞中人時與高僧作緣猶憶庚戌辛亥間在海上遇肯師歲得數見見必經宿肯師亦以桑梓故時爲開示至今日來雖漂泊江干去住莫必得一起脫世網法不受纏縛未必非肯師之所授也而於蕪邑之東又得見丁師師亦吾鄉人卓錫江表法傳藉甚世謂吾蜀爲選佛場豈虛語耶余雖無學人每見師必欣然教之因得請師語錄而讀之六十老翁意將何求或從此而頓得參解不究竟作門外人則此生之幸也

寶公語錄序

有一比丘法號寶如住於叢林爲諸衆生轉大法輪說無上諦時有行者以僧所說筆記成書名曰語錄因是語錄因見和尚因見法僧因見諸法因見諸佛因見十方一切聖賢因見十方諸衆生海其有未見及不盡見是諸語錄無有是處我今復因作是思惟是諸語錄曰爲法語不知世間盡剝塵劫諸佛菩薩聲聞辟支及阿羅漢並諸聖衆所說偈言及諸經典是一是二有無差

別若云是一師何以說云有二故則非師說復次和尚此諸語錄當未說時如大法螺當其未吹如大法鼓在於未擊如音聲海之所未振如天華風未吹落此時諸語在於何所既說語已我師慈憫當爲衆生重宣此義云何至今不復有說我願大師垂大慈憫慈憫衆生時爲開說譬如盲子不見日月不知日月我師慈憫欲令知聞俾們鐘磬如日月相其或盲子聞鐘磬聲爲日月者當爲復說此諸聲音非日非月是諸盲子於諸聲中作無聲想於無聲中作鐘磬想於鐘磬中作日月想心口之間作是思惟思惟之極因知日月云何能知以師慈憫時爲說故復次我師惟此海邦皆知有佛其實

知者不食酒肉不近女色而以出家以爲佛事修塔建寺粧飾土木焚香禮足一切粧嚴便以爲佛如師所說皆未曾有匪云未有云不宜有我願大師以諸所說刊刻流布置諸世間俾諸佛子皆得聞知蜀人李蕃說是語已因作偈言

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嗟此海邦人無復有解者即有能解者如說甜是蜜甜之所以知口口相傳故師今爲解說蜜亦不是甜甜亦不在蜜蜜未入口時甜於何處著蜜既入口時蜜於何處甜當其無有蜜云何得說甜我今亦說甜甜仍在何處

通江縣志畧後序

志也者史氏之權輿也史也者志書其濫觴也纂記家每重視史而輕視志曰史必有史學史才而後有史筆若夫志志郡郡之人爲之志邑邑之人爲之使必俟班馬而爲志將天下無成書余則應之曰志郡郡以志傳志邑邑以志傳使夫人而皆可爲志則天下無善志嘗計作志之難大端有八夫神龜與區蛇龍於以窟宅焉嘉石珍禽奇花異卉所時有也漏遺則閱覽者不取侈靡則拘墟者有辭保無有按圖索駿製裘斃鶴者乎則志物產之難高人之足跡名士之題詠山川藉以生色也然絕巖懸崖捫厯可到殘碑斷碣剝蝕難尋保無有投之杲之石削篋管之竹者乎則志勝覽之難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三家之邨豈無貞良乃實之所歸名之所去近不能見獎於長吏遠何由蒙旌於九閣驟進而附之簡末亦疑信各半保無有王通無傳曹娥不名者乎則志士女之難金城湯池固圉惟斯頑坦圯堞守土何恃直書則綱繆必煩父老黠殺則補苴難掩見聞保無有浚洙見譏城漕貽厲者乎則志城垣之難至於藝科高爵山川之靈鍾焉豐功偉畧朝家之重倚焉屬在先達爲式後生所宜祀以俎豆光於汗青者也然豈無而冠而翼爲鞭爲靴但以人非董狐筆慚南史保無有不齒於鄉鄰而濫竽於塾序者乎則志人物之難其在吾鄉近日更有進於此者地既僻猥人尤貧瘠櫛沐未能

適時氛祲因而爲厲徒存參耆之用誰究虛扁之精比
來割股肉以療沉疴賣身軀而充膳飯者有焉又緣兵
戈橫蕩擄掠暴恣固有投巖殞身罵賊捐生者焉而姓
名泯沒者苦於無稽名氏顯彰者又阻於無証保無有
燐火夜青呻吟霜月者乎則志節孝之難登高作賦臨
流詠詩句讀半傳於逸人韻事嘗得之野老然而伏生
多以意屬成表蓋時出於傳會東西博訪則充棟可期
再四精求則殺青未即稟歲月敝形神保無有夏五遺
文魯魚譌字者乎則志藝文之難尤有多金之子勢熱
之兒不畏銖鉞圖存門戶欲飾蹠蹠爲夷齊譽敗類爲
貞淑謬傳行實假之詩歌望秉筆之門而納賂焉且以

重修志序

六

打油釘鉸之篇求汚邑乘爛套大帽之文希光藝苑保
無有乞米貽譏佳傳酬德者乎則志清議之難凡此八
者有一於斯已不可爲志而況有兼焉者乎余昔戊申
之夏靳水王父母以修志事見屬維時舊志尚存二三
策故老尚有八九人王公喜搜奇訪古必於名勝處近
則親往遠則胥史往或榻或鈔或之製錦亭中遇一事
必延集同事商榷校訂其有脫遺亦必虛衷論議而補
葺之閱一載已有成書而余以銓次赴京王公尋亦陞
擢去所輯雖存邑署迫滇黔之亂一切典籍皆爲烏有
奚問志葉之片紙隻字哉乙丑之秋余時廢放歸田適
值有修志之舉上之人期會甚嚴邑父母奉法惟謹期

以旬日間畢事而邑中同事者寥寥亦惟於史記諸書
採摭成卷炊無米而且急就焉其遺失不可勝言矣尚
敢以言志哉尚敢以言善志哉

重修志序

七

雪鴻堂文集卷二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我 校

序

壽周希堯牧伯序

余昔在山左見元戎周公於膠萊治軍旅皆孫吳法時
滇閩之猖獗者望風惕息東方藉以無恐又於邸報見
掛將軍印周公在汾晉之間整旅渡河叛黨之在秦隴
者聞河水聲疑爲公至皆驚悸膽落輸欵納降嗣後平
滇功畧周公昆季多焉及余崎嶇歸里乃知守巴陽人
稱爲慈父周公者則元戎公之令嗣也竊意公起家華
胄彤弓旅矢屬其世物而公復繁妙齡簿書錢穀能周

知之乎況巴陽屬劫火屢燒之後烟火寥寥擁詩書者
捉襟則露肘負耒耜者啼飢而號寒其能不以寒素而
衰禮貌不待呼籲而加體卹乎且州治四際遼闊多荒
山萑野從前爲政斯土者坐而蒞事已耳其田賦之盈
縮戶口之虛實能履視而確核乎此皆向者未覩公面
而震公之家聲則爲公重望之而若爲公重難之者也
往年丁卯余以家事如巴因得造謁荷公殊禮見公溫
雅若素士公退之餘雅有筆墨之好嘗從容諦觀而心
折其規模意致之廣遠也及詢巴之人士其爲言者亦
人人殊而所言者若合一契因得記述其一二焉公念
巴中之利月若晨星也力遷學宮念俊民之子弟多放

佚也廣立塾師諸生來謁者文藝之外不得私請而其
遠近頌祝不限於州治之境且近日加糧之檄風聲嚴
迫若雷電鬼神之不可當全蜀之民莫不傾耳跂足待
所加之輕重決去住矣而公力爲巴民請命於上卒得
安堵焉他如清保甲嚴左道庭無留獄訟無濫民又其
餘恩矣以

今天子作人之盛文武之才皆出 帝鄉一時綰符綬
而寄封疆者將必皆有及人之澤其在宇下者食德生
感固亦其宜公絕不以此自多也然余聞之恩及千人
者福百世今即以公不輕加糧一事觀之其受登承佑
當無算矣况加惠斯文垂意後進其食報寧有涯際哉

敢因巴人士躋堂之觴而序言以侑爵

代壽周希堯牧伯序

在昔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
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爲損其戶口至今稱爲尹者
必首鐸余嘗謂晉陽在春秋時雖云多事而井里依然
煙火如故鐸之所爲保障者如是乃以行之春秋時則
可若下至戰國諺詠盛而名實淆不幾爲欺趙氏而市
民譽乎如我希翁周公之守巴則異是往者巴之爲州
提封廣而物產饒其富庶爲保屬首自大劫源陵滄桑
變易其寥落亦爲保屬首往年乙丑丙寅之間當事盛
舉加糧之令公捧檄而感額曰巴民尚可加糧乎維時

使者四出供億煩頓吏之承委者務以嚴刻急公其氣
戢烜赫不啻燎原之勢矣公以計困之請使者周行勘
驗示無欺隱而秘令鄉導之民引入東馬懸車之路茲
舍而宿并日而炊謂使者曰敝治荒殘君所目覩如此
然尚未偏也願以繼日使者難之乃辭因是請於上得
仍舊冊焉此公之以智而濟其仁也年來旱魃為虐而
已民無流移者公之賜也以萬無可增之戶口而必不
令之增視昔之故損其戶口者則公之從容較鐸之強
項不常有進焉者乎夫以公生世胄家筮仕為大夫而
公退之暇手不釋卷興至為詩歌臨摹古帖尤非統禱
家所可及余每樂道之今某月日公之懸弧辰也巴人

士稱能焉敢以祝辭進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吾登在大海濱厥風大寒厥山童厥土惟磽确厥民依
魚鹽為生而苦而多貧較吾登與天下美利之區則登
為下下郡然而海嶠日出之鄉蓬萊方壺圓嶠之勝登
樓海市之奇則又久名於天下昔之人君含寢成之安
臺觀之逸而求長生於茲昔之賢良如蘓文忠來登止
五日以不得久留為恨則是吾登蓋神仙之窟宅而不
與塵寰較量美利者也然則官於茲者意必有仙姿道
表逸世獨立之才而後能蒞于斯乎如我公以卓犖之
才起東浙間嘗讀於越紀見若三十六峰若七十二巖

若武林西湖之勝因以知浙之人文甲天下也而公風
裁言論居然神仙中人其又鍾山水之英者乎猶記予
戊亥之間讀晉撫入告章疏稱循良惟公記卓異惟公
即大原潞汾之宦遊京師者咸稱道神君偉績不輟于
心久嚮往之而庸知天造我登使得為吾登之司馬乎
窟宅而我公為仙人之領袖可知也自是而吾登風不
苦寒矣公之笑語溫厚八郡挾纘矣吾登山不苦童矣
公之樹德務滋四野翔洽矣登之士不憂磽确矣民不
憂貧苦矣公之德澤殷流三農社席矣予深為吾登幸
敬因公皇覽之辰而因以侑長生之酌

壽學博張龍弼序

八月十一日子張子誕日也去年黃之人士咸修祝誦
禮子雖與子張子知交以歷下之役弗與今年子張子
來黃二年矣予之知張子尤深於去年而予為文又拙
於昔日邑之弟子製屏以祝而以致詞屬於予惟今之
為稱頌頌禱之文者必摭遺文故寔稱一官自秦漢以
下居是官之尤有聲者節次鈔錄於上使讀者如讀天
中記文獻通考諸書而其後則系以達官之姓名不如
是則弗貴也子官不達而聞見寡少亦惟就子張子而
言之乎然言其學富二酉落筆成詩齊魯之人士皆知
之矣言其擁帳談經多士解頤萊牟之人士皆知之矣

若言其精天官書孫吳法抱嬰拔薤尚平反治則荆楊秦晉之人皆知之矣夫皆知之予又何以言之張子以不世之才不獲大用來居是官固宜有抑鬱不平之氣見之辭章否則有蘊藉自多之色見之眉宇即不然而廣文先生不有歎食不足歌官獨冷者乎而張子不然于官於是刑名錢穀吏也子張子日相接談說雅逸而已不化及也召諸生立館下訓禮講藝而已不化及也猶憶去年積雪之後予登北城樓見滿城炊煙破凍而張子齋頭凝霏如玉似未舉火者乃子張子惠然來會止手攜詩一幅猶作推敲狀此其爲人何如耶予之對郡大夫問廣文治略也以之課士則有餘以之取束修

壽登萊觀察武公序

代

則不足郡大夫首肯謂予爲知人則齊魯荆楊秦晉之人或未盡知之者而予則知之此也敬書之以爲祝至若盛美之業舉處之休恐其近於諛不敢陳也

壽登萊觀察武公序

代

考禹貢曰萊夷作牧又曰海濱廣斥即我登萊地志也不必生長吾地者讀是書而吾鄉曠渺之勢形礫磽之土地燎然枿墨間則吾鄉之民貧財拙不問可知年來西南用兵廟堂之上日籌餉秣井里之下日慮輓輸予雖宦遊於外桑梓之情日從中來而知交之來都下者皆以鄉里安靖見告予叩其所以致是或曰吾鄉在海澳中非孔道故或曰吾地無奇產無國帑故予笑而不

言所謂戡天忘高履地忘厚者吾鄉人非耶夫一方之休戚視守令而守令則視監臨大法小廉古誌之矣我武公整飭登萊所以予吾民者良法善政筆不勝記姑舉一二爲吾鄉人言之如稽查軍餉清完欠而不事比校之紛擾者則輸納安也如巡查荒歉減賦輸從而車騎之嚴整者則驛遞安也嚴越訴而庭折羅織之詐則良民安也即如往者奸民報怨徒控礦詞我武公不憚艱險冒風露親跋涉親至其地取礦穴而身試之鼓鑄不效而奸民心折則我武公之造福於登萊者又何可既也昔宋史謂鮮于侁爲一路福星今又見我武公矣予嘗以告鄉人適當覽揆之辰因併書之以爲武公

壽登萊觀察武公序

代

壽

壽登萊州宋司馬序

代

予自執筆爲文不爲諛詞凡祝誦介禱之文不數作即有所作亦必賢士大夫及庶民小子皆有流連而不已予亦若有行乎不得不行者而後作蓋嘗得之毛詩也毛詩蓋善誦者也其祝君子曰遐不作黃芻曰德音不已疑諛詞矣然而本於君子有邦家之基邦家之光之德則祝也誦也本諸此也藉令當日有爲基爲光之君子而無南山北山之祝誦吾知當日之士大夫庶民小子以及爲詩者必有流連於中而行乎不得不行者也今公莅登有年溫吉慈惠居然素士其官海防也亦如其

代郡政也其代郡政也亦如其官海陽也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且東牟之士澤詩書之化而不知疇之賜海濱之民樂魚鹽之利而不知誰之恩待歟休哉有公祖若此非有爲基爲光之盛德何以致此乎吾聞盛德者享大年不徵諸此乎予雖久宦京華竊向慕之今年冬長至日爲公誕辰將進一爵於公適公屬守令來索文于予以值躬于亟走筆書之皆予之流連於中而行乎其不得不行也敬以是爲公壽

雪鴻堂文集卷三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眉校

記

憶堂記

堂以憶名示不忘也以予性之善忘而願額以示警也仁和潘子補園見而異之陶丘張子龍弼見而深之吾鄉薛子象九王子昭武見而疑之予笑而弗應也予令黃已二載明年屬計吏期去留之責予不得而自知也予題烏可以不記予之成斯堂也旦夕使人詔予曰而不憶疇昔祖宗之澤乎而不憶疇昔父師之教乎余肅然起曰敢弗憶而不憶疇昔饑寒之侵乎今之鵜衣鵲面而來者即而之前身乎而不憶疇昔去國懷家靡所定處乎今之哀鴻徧野望門投止者即而之繪圖乎而不憶出山之日友朋祖餞乎親識叮嚀乎而不憶家食時邑長之令甲關小民之德怨乎而不憶蜀道萬里丘隴荆榛功令煌煌如履冰履尾乎予皆惶然起謝用是朝之所接夜必憶之私之所念公必憶之蓋以備吾性之弦韋云爾而未已也予之官於此也或三年於茲或五年於茲或遲之十年於茲予之爲憶爲不憶有限而黃之民或一二人憶之或千百人憶之或億萬人憶之或以予爲可憶而憶或以予不可憶而以不憶爲憶皆以堂是視則予之居於所也又烏可以不憶

文昌祠記

帝君何以稱文昌也考天官書載文昌次斗魁曰天府星似戴筐其曜有六曰大將曰次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大將為大將軍建威武次將主武事貴相為太常司文衡司命主人間嗣得司中司賞功進爵司祿司祿秩升降帝君感斗魁精生於蜀之梓潼世稱梓潼帝君者從乎地也帝君於歷代武備文事屢著靈異而於人間之登選舉及無子者禱輒應以為文昌之精其職司如是故稱文昌帝君者從乎天也乃世之經生家未嘗不瞻頽拜跪往往於降生化跡之說多夏蟲之疑某嘗有以詰之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理固然也維

雲漢書堂記

二

嶽降神生甫及申豈詩人之諛詞乎列星降而商鼎調王良生而六廐若詠諧曼倩尚為歲宿肥遯子陵且為客星德星陳實長庚青蓮傳紀所載何以稱焉至若網緼之氣有不可知者如一猶龍氏也為鬱華為廣壽見於宓義祝融之時為大成為廣成著於神農軒轅之代以至少昊時而為隨應顓頊時而為赤精而務成尹壽真行錫則此又唐虞夏商之炳曜者也矧帝君本儒行為士夫其所惇者子臣弟友所言者孝弟忠信試觀內典大洞諸經九十七化書清河內傳救劫靈章莫非五帝三王所為繼天立極者以開化也而謂上應靈曜世現化身之為神怪也哉如以為可疑則以兩目為日月

以一身之鬚髮體肢毛腸筋骨為星宿五嶽四海者皆是也即有以一身現為三十二應皆現其身而為說法者皆是也尤有以一人而具三身十號備八萬四千相好光明遍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界者皆是也或曰子之言辨矣如吾道何則應之曰一慎獨也而位天地育萬物又曰能盡其性可與天地參非先聖之言歟帝君本儒行為士夫所重者子臣弟友所言者孝弟忠信亦吾道之至誠耳夫復何疑

文昌祠岫嶠碑記

康熙己酉秋夢帝君授篆一則囑曰子謹識之可以祛厲越異日有遺余以岫嶠石刻者與夢中形象鬚鬢心

雲漢書堂記

三

竊異之及來黃見長山邸舍有雙鉤碑刻剝落過半取入黃將欲刻於萊山之麓苦無佳石不果後買石於萊陽得一片章采陸離叩之訇然有聲較古碑短寸許於是因所藏二本稍遷就刻成欲監之官衙繼欲監之學宮皆不能決置之暨甲寅夏黃大旱靡神不舉弗雨余憶帝君在蜀凡有旱澇輒禱禱必應乃嘿祝帝君將為祠於城西郊期以得雨始事六月果大雨民以耕種至七月又雨乃以七月十三日興工至十月而正殿成越乙卯歲大饑民苦乏食倉谷有限賑弗徧也買地於殿後為寢殿木植磚石民得市貨以資生而工作力役賴以存活者數千家遂移向刻之岫嶠碑於殿前寤寐中

依稀若帝君居歆者然噫帝君之司桂籍祿籍士大夫能言之若其能曲施而澤粒我茲民或未之知也予因落成而記於石或曰岫巘碑能禦風舟行者必載之黃地瀕海春夏之交蒸風作祟爲我民憂然則帝君其將福茲土也授符篆也即授禹碑也自是而凡我黃風雨時若祚備未錫帝君惟祐之黃之人士其世修之毋怠

黃尉署記

猶記余往年公車北旋抵漳衛間遙望泰華峰出雲表暨終南諸林壑煙樹滅沒在有無間輒如見吾鄉溪山氣色也又余性極寡合懶以言笑隨人即海內人士頗有交遊而知契絕少惟三秦間公卿大夫以及文人墨

雲漢文集卷五

四

士較有一種直質風味恰人意臆予與秦中山水人物作緣亦不自解即吾鄉同輩亦莫不皆然而亦莫之解也或以爲自金牛通道而秦蜀合匪今斯今也然考楚子滅夔而蜀楚亦合予亦未楚游然同人先輩不識於楚中山水交好者又何如也予則以爲秦風淳厚其家居者推魯而慈惠其官四方者樸直而簡易不知者惟秦風太悍予則惟以樸直盡之子今黃渭南姚君先我爲尉十年綽有治才而屈於散秩嘗出其所見以補予之不逮且其性情與予相適計瓜期當在明年予每聚會則必惜相見無幾而深慮繼君之難其人也今年八月予捧檄歷下還署而姚君且輯其二堂其寢室及書

舍共十三間予深異之夫人情以官舍爲傳舍即初通仕籍亦莫不因仍苟且計日望代也姚君於順治十七年抵任越明成而新其大堂重門書吏房易材於山取資於囊已非爲官者可及又非爲邑尉者可及而乃當陞遷指顧之日講塗茨丹雘出載橐之金錢夫誰能之非姚君樸直之至以家事視官疇克辨此落成而予爲記之子嘗見邑之父老爲予言往者山寇爲亂命將東征諸弁慮以民舍匿賊謀火之君泥首爲百姓乞哀今黃東一帶尚在古瓦舍者君之力也又賊至覆巢幾不辨玉石君力辯之當路所全活者千數并使得妻子如故又嘗聞其招崗山馬兒山而餘黨悉降其所保全者又多焉去年子兒輩過渭南館君家見其郎嗣成立諸孫十餘人今其長君已爲江陰簿予大服爲陰德之報亦惟質實人爲能如是又不僅衙宇之記略已爾也

觀競渡記

江子晴綠談叢中謂楚人競舟弔屈原也晉人寒食傷介推也漢中炳菜食臨痛王禕也夫哀人之死而至原其所以死以世世寄其哀三君子何以得此而三方之人何以不能忘三君子宇宙間豈無忠賢如三君子與被禍之慘如三君子者而痛甚一時久則已焉此固事之不可解者也余嘗薄遊四方至綿上謁昭忠侯祠問土人皆云至今猶寒食而靈石尤巖山左棲霞傳爲介

雲漢文集卷五

五

子鄉里其寒食亦甚謹余未嘗瀆遊而問遊瀆者吾友何六吉少侍其尊公官瀆中爲余言瀆人食生肉醢云近日有自瀆來者亦言瀆俗上元中必縛木爲炬其光徹天竟夜乃休然皆不能言其故也頃浪跡吳楚中越兩三載見吳人自四月下旬始至午日夜竟乃休楚人則自五月一日始至六日尚有邪許於江上者不夜禁也及求其所以相沿至今者晉人不火禁則介子廟像金色鍍起棲霞則謂歲必雨雷吳楚人謂不競舟則瘟疫大作滇人遇歲除則以醢相餽遺點染陸離而炳葉僅如中原燈節歌呼游戲達旦而已余嘗綜三事而論之晉人火節真有哀死遺意滇人食生肉則蠻習矣炳

雲南雜記

下

葉可仍醢醢焉可也畏雨雷畏瘟疫吾不知始事者將倡爲詭誕以堅人信歟抑果有靈怪爲厲以震驚乃衆歟殆猶爲近之也若乃屈子之忠貞甘赴湘流願葬魚腹夫且不有其身何有於食豈沾沾於赤豆綠絲與蛟龍相角逐哉特後之君子哀靈修之速化故假白茅用藉之義與波上下欲起其魂魄而與之爲容與耳楚人泛舟歌鼓交作號呼徹波濤稍存悼輓之意至於吳楚特無賴惡少假此爲衣食地耳問其土人謂市井中以能競舟者爲魁得首事三次則徒黨之中聲名大著城邑邨落望風懾伏沿門迫索無敢阻撓者即攫取市物官法莫之禁信臆蠻歌鄙穢汙耳嗟乎以哀國良之故

事濫觴一至此耶因是而思天下事大抵創始之初其意非不善其名非不美而一自小人假手則敗壞不可問然後信壞天下者小人也第以其小人之心爲小人之爲使人望而知之其害淺惟以小人之心而託於君子之爲使世之愚夫愚婦震於其名而不敢議狐鼠盛而法紀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觀風者欲救其流失不禁推極言之庶其有聞愧而自革乎風俗之興也行有日矣

石鐘山記

石鐘山山名也山形如覆盤或如覆鑑曷不名曰石盤石鑑而名石鐘爲之說者曰五行之屬金爲貴八音之

雲南雜記

七

屬鐘爲尊以鐘名者尊貴之云爾以故居於山之下與夫居人之近是山者皆知爲石鐘亦以山形似之也歲在甲子今上之二十三年也余自吳歸來見鄉人之避瀆亂於是山者告余曰子知石鐘山之下有石鐘否乎山下之下有石穴高可丈許石鐘在焉余乃知昔人之名是山也非以其形似之也聞鳧氏之爲鐘也有銑而石有銑鐘唇之上有于而石有于鐘所擊之處有鼓有舞而石有鼓有舞鍾之柄爲甬衡屬柄者爲旋而石有甬衡有旋鍾之體如是而石如是此石之所以爲鐘而山之所以爲石鐘也余聞是說而異之將以他日往觀焉聞旋之上有蟲將觀其以蟲爲飾焉否并觀其鼓

舞之間有所謂蹲然盤龍辟邪否并觀其爲乳也者亦
每處有九否共三十六乳否石鐘實不必考其厚薄柞
弁也將觀其形之爲大鐘與爲小鐘與爲大而短與爲
小而長與而余尚未能往也余因思是山數千百年來
以石鐘名者決非浪得名也而人之以形似求之者雖
未必盡無當然而淺矣且數千百年間豈無文人墨士
以此石鐘著爲詩歌錄入邑乘使邑之士人皆口耳傳
之與抑已爲之而不足傳與抑傳之久而中更多故同
歸渺茫與然余又悉詢之人山穴中有石壁無斧鑿痕
是昔之人固未嘗爲之也余因是重有感矣羊叔子云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昔之人能名之而不能傳之至於
後裔僅知有山而不知所由來余鄉人能見之而不能
記之余能聞之而不能即往觀而刻石以記之皆人世
之所爲恨事者也他日余將率二三子往鳩山下之人
觀之而爲刻於石壁曰某年月日某人來遊且將爲詩
歌以貽後人而刻此記於石

雪鴻堂文集卷四

通江李 蕃錫徵著

論

金勝論

制行而使人信制行而亦使人疑甚矣行豈易言哉即
以聖人之材居得爲之地古人之所無而我爲之似不
嫌於創而一時同心之人不免疑其擅及猝至於利害
之際亦不出一言以明吾之是豈人之重其言而坐觀
成敗哉有所疑於中而不敢出也而甚者奕世而下奸
人僉士且將襲吾跡而禍天下甚矣行之難也行豈易
言哉古無以身請代君死者有之自周公始後之君子
讀金勝之書未嘗不歎公之乃心王室不恤其身效忠
之志篤而求坐之情淺也然吾以爲周公正多此金勝
也當日者若太公望若召公奭與周公同在三公所謂
同功一體者非耶迄於今誦牧野禮車之章江沱汝墳
之篇三公蓋首文考時已左右王家云及三監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及二公同在政府利不利二
公應知之而二公不出一言也公之將辟也不告他人
而告二公豈不白姬旦之心二公應知之而二公竟不
出一言也向使二公者當疑誦初構之日舉周公仁孝
公忠之素激切陳詞以告天子不聽則再請至於三不
聽則痛哭而陳之天地祖宗願以望夷之身保姬旦之

無他否則奉身而退以明引咎分過之誼成王賢君也
有不感悟而君臣如故乎又何至斧缺東山亂交四國
也哉及讀金縢之書而後知非二公之不言蓋公有以
致之使不言也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
我其爲王移卜是二公之心憂王疾也即謂請代之說
可行公於是時宜直明以此意告之二公曰殷民未服
根本易搖國家可無旦不可無王將告之先王願以身
代焉彼二公者同心愛君必將與俱公仍慷慨泣血遜
謝二公曰旦不敏屬在同體願應請死然不有代者曠
致王身不有存者曠輔王國願死易輔國難耳旦請爲
其易二公爲其難斯言也先公先王實式憑之二公有

金縢書

二

不瀟泣相信者乎而公爲之未可以成我先王則是明
謝以勿卜也使公若惟視寢興調藥石以俟疾之自豫
庶可無慚二公矣而乃自以爲功而乃爲壇爲墀而乃
植璧秉珪而乃請以身代及其突也乃卜三龜是非穆
卜不可而三卜則可穆卜則成先王三卜獨不成先王
耶誰非臣子一則仁孝可告於先后而一則拜跪弗及
於壇墀二公即聖賢能甘此乎方且有攬權之疑方且
有怙寵之懼至於疑謫俱集之日二公想亦徘徊於中
而不能決而敢輕出一言也哉即請代之說吾猶爲公
病也彭殤之數在中知猶知之況其在大聖人乎幸也
王翼日而瘳耳侵假而王疾不起將謂先后之不許代

乎將謂請代之不誠乎是周公以聖人而出於巫祝矣
即其請代之辭吾亦爲公危也短長相較在恒情猶難
之況其在君臣之間乎幸王瘳而未啓金縢耳假使王
覽祝詞將遜材藝之不若乎抑愧於朕德不逮乎是周
公以聖人而疑於震主矣且其以祝詞而藏之金縢尤
爲不可吾尤爲公深疑之矣國有大事惟王則卜亦惟
王卜藏之金縢卜周爲王而卜者非王也藏之金縢奚
爲乎託於必不然之說以冀倖於不可知之數爲一時
自以爲功之見爾爲他年自解之地是又以聖人而流
於知術矣吾讀書而致惜於公之多此金縢一藏也或
有聞于說而笑之者曰是爲知金縢周公之心也成王

金縢書

三

之悟以金縢也周公之歸以金縢也是烏知噫是其爲
效金縢者樹赤幟矣成王之悟以周公之辟東土耳若
使周公當日貪重權之不可釋慮衆口之難犯保位固
寵日抱金縢一編以進於王曰王其鑒此吾恐成王方
疑畏之不暇矣是金縢一祝在周公已不可矣況後之
亂臣賊子尤而效之者哉或曰金縢史氏之詞也

陳勝論

陳勝亂天下者也非取天下者也取天下者其志在救
民在知人在握算三者勝無一焉勝之言曰苟富貴無
相忘是志在富貴矣其謂人曰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其
以鴻鵠自許而志止鴻鵠矣然在當日隴上之人聞而

異之相傳而史氏記焉若以爲張楚之業兆於一言矣夫以荷畚負耜之夫曝肌鋤汗之日而悠然遠想同輩變色卒能奮誠敵執挺竿而致王侯之尊嘻異矣後之讀史者謂與泗上亭長之嘆大丈夫當如是矣者同一英雄語則論者之未審也嘗觀鴻之爲物也二月而北嚮八月而南飛謂之識寒暑則可而非有禦大執大寒之能至於鵠又其小者也其飛甚捷畫侯者以表的焉然能審固者未有不中之者矣勝也以鴻鵠言志宜乎其不能有爲於天下也其舉兵也先之以魚帛狐鳴之爲也丈夫舉事上卜天時下觀地利中驗人心而沉幾觀變事以集焉方欲布大信於天下而顧疑鬼神以欺天下乎至於託扶蘇項燕爲名則又不可之大者也彼扶蘇誠賢者也然於二世則爲兄項燕誠良將也然於二世則爲臣是我方將君父天下而欲天下臣子於我而我先爲謀弟之兄欺君之臣天下之大豈無稱仁祖義之士聞吾說而心非之者乎至於義衆已集亟宜求天下之賢才而用之而乃用蔡賜周文之徒者何也吾謂其時之相當用周市而不宜用蔡賜當時之將宜用張耳陳餘而不可用周文何也周市之徇魏也欲立甯陵君爲王而咎在勝所不得往人將欲王市市不可使者五反而市卒不王咎卒以歸是咎之歸也市歸之也市不負咎而肯負勝乎至於張耳陳餘一時之雄也

其才知加勝一籌觀其人可以君一國寧不可以相一若故見陳勝之王也所用者如彼故立武臣而相之以見其輔國之材耳或者曰周文者一敗而走曹陽再敗而去通池才止視日無他伎倆其不可將明甚至蔡賜則上蔡之賢豪間也而謂不可相者何曰吾於其不殺武臣等之家室而知之也爲天下者不患功之不成而患威之不立武臣者是我所南面而策遣之者也其將相是我所簡練而委命之者也一旦倍我而自王武臣則不臣其將帥爲朋惡嚮使當日者陳勝君臣舉此義以告之天地誓之三軍所謂兵以義動者也以三楚之豪傑當新趙之卒旅其有不罪人斯得者乎是誅一武臣而天下之凡爲武臣者懼矣誅武臣之將帥而凡爲武臣之將帥知法矣而韓廣又何敢王燕田儼何得王齊甯陵何自王魏哉不知出此而休於秦未亡而又樹一秦之語則武臣之計得而天下乃曰陳王無能爲也於是嚮應之士起而瓦解蔡賜之肉尙可食哉則莊賈之亦恐亦因緣而起也吾所以讀陳勝之傳而惜其志之不大也而恨其不知人也不握算也雖然勝一耕夫耳奮臂一呼而山東皆應秦雖不亡於勝而卒因勝以亡勝亦可謂丈夫矣

辨

禹穴辨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子長之自敘
所謂足跡半天下也後人不察止以意爲斷若曰上會
稽而探禹穴云爾如吳越春秋謂宛委山有一穴探不
見底謂之禹穴括地志謂山中委宛又有一穴深不見
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而五帝
紀張晏謂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
云禹入此穴皆誤讀史記而禹穴遂誤在會稽矣今詳
考諸書如左

易林 大禹生石夷之野

正義 禹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西夷之人也

帝王紀 禹以六月六日生於石紐身長九尺二寸西

蜀王本紀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

華陽國志

禹生於石紐今在縣西七十三里

東漢書

禹生於石紐今在縣西七十三里

水經注 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

一統志 禹穴在石泉治之北大禹生此

外書

禹生於石紐今在縣西七十三里

有大禹生石紐

禹穴者禹藏書之所也按正義禹至衡山夢見繡谷男

子自稱元靈蒼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

得我山神之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嶷石之下三月季庚

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知水泉之脉及治

水功成乃藏書於所生之地焉按廣輿記會稽之石穴
如曰可知非藏書所也

旱魃辨

黃民遇旱則以里中新喪爲魃劫而誅之惡
俗也子治之次年辛亥大旱予爲此辨以曉
之此風遂熄云

嗟爾民旱甚矣非魃不至此我急欲誅之以紓爾憂然
以新喪當之則不可詩曰旱魃爲虐經無明注及考他
書兆天下之旱者二旱一國者亦二而兆一邑之旱者
四新喪不與焉其狀如狐而有翼音如鴻而名微微者
姑遂山中有之石膏水中似鱉而一目音如鷗者女巫

山中有之見則天下旱者也其旱一國者若南方之似
人而目生頂上行如飛者一首兩身似蛇而名肥遺生
於渾夕山者是也其狀如鴉而赤足直喙音如鴟而黃
文白首人面龍身者在鍾山之東也有鳥焉似鴉而人
面雖身而犬尾在崦嵫山也西望幽都有音如牛是鯀
子母逐山之大蛇也有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是鯀山
之下鮮水之鳴蛇也如是者旱一邑此皆出神異經及
東西南北中諸山經非予之臆說也爾民往察之有一
於此任爾率比閭族黨往誅之母赦其或仍謂新喪爲
魃者是亂民也惡風也子將執國法以誅之亦無赦
李衛公獻西嶽書辨

按李衛公靖卒於貞觀二十三年年七十九當生於陳高祖宣帝大建四年按本傳大業末爲馬邑丞先是爲殿內直是在隋高祖時已三十三歲是時隋初受命四海無事則所稱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竝逐郡縣土崩其在大業末年乎而是文首句布衣李靖是時又不得爲布衣也又按傳其勇韓擒虎稱之爲可與語孫吳牛弘見之謂之王佐材即楊素撫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則瓦礫師之抱負可以信於人必可以自信何至問之杏冥之神靈耶且三問而不對以下數言似三家邨牧豎語烏有金方重鎮而妄肆欺辱也耶余實謂樂師必無此文

雪鴻堂文集卷五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莪校

攷

通江縣志建置攷

禹貢梁州之域春秋巴國地秦巴郡漢巴郡宕渠地晉因之後魏置諾水縣屬萬州隋改始寧屬巴州唐析置通江縣隸巴州又於縣置歸州宋開寶五年省歸州以白石符陽二縣入屬利州興元府巴州清化軍事元初有上通江下通江至元二十年并其地入晉江口尋復置明改舊屬保寧府攷曰通江舊志泯闕故老淪亡欲攷建置非求之史傳何以觀其際略然自隋唐以前載記

不詳如謂邑宕渠矣西漢志扶特之山瀟曹之水及入瀟徐谷後漢則第曰宕渠有鐵而已至於山水又略而不著三國志載無傳尤爲駕漏僅得於晉志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而已又於梁州下注曰割巴郡之宕渠宜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而巴西郡有宕渠縣亦不明注其爲巴郡之宕渠否沈約劉宋書自云楷備然爲南宕渠者二一隸梁州一隸益州又曰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宜漢漢興三縣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非此南宕渠也當日旣已不確知所在因不明著山水是在沈約於宕渠地已茫然矣而況今日乎粵至蕭齊宕渠之郡五而有東西南北之分宕

渠之縣三而北東郡則闕焉亦無山川界域何得而據以爲証乎舊志及廣輿記一統志皆載後魏諾水縣隸萬州而魏收魏書僅有南梁州東梁州有巴州注曰郡縣闕亦無萬州字跡亦不注宕渠字是由魏而上其不可考也如此迨隋氏混一始見清化軍注舊置巴州縣曰始寧注曰梁置隸清化軍舊置巴州也又有符陽白石二縣皆在今縣境內至唐而升爲郪州始寧郡武德貞觀之間析巴州之始寧置縣五通江廣納符陽白石東巴是一邑也而一州五縣星列於中非唐史記載之詳今何得而知吾鄉昔日之盛乎五代史郪先隸蜀後屬於晉至宋開寶五年省郪州白石符陽乾德四年省

郪縣

三

盤道歸仁姑寧始以通江隸巴州至元初有上通江下通江二縣以至元二十年并入魯口尋復置志之或詳或略後之君子將何考據乎更有疑於此三國吳志大將甘寧本傳云臨江人也而墓在吾邑之盧渙華表歸然先君曾有詩吊之攷班固范曄前後漢志皆與宕渠俱隸巴郡晉書亦有江州墊江臨江枳四縣宋書亦爾竊以爲臨江亦通江之舊名也但晉宋諸君不詳山川至齊而竝臨江無傳因不可攷爾

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分宕渠之北置漢昌

蜀先主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立宕渠郡尋

省以縣並屬巴西郡

舊唐書地理志郪州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也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寧置郪州治諾水宋廢郪州以其地入巴州之魯口通江二縣

元史巴州下唐初改巴州又改清化郡又爲巴州宋領化城難江恩陽魯口上通江下通江元至元二十

年并南江恩陽二縣上下通江二縣入魯口晉志本梁州地周禮職方氏以梁竝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州昭烈據蜀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

後漢志和帝分宕渠之北置宣漢隸巴郡

郪縣

三

沈約宋書載南宕渠郡本屬梁州屬縣三元嘉十六年度屬益州屬縣四而永初郡國有梁州宕渠郡領縣三無南字今亦不可攷云

蕭子顯南齊書則宕渠又屬西宕渠郡隸益州北元魏有巴州及南梁州東梁州諸州而無宕渠矣舊志及一統志皆謂後魏置諾水縣今城西石刻有諾水縣字則爲後魏置無疑而史氏失記意魏收之所考不精也

宋興元府巴州熙寧五年廢郪州以縣屬巴州通江

下省郪州白石符陽二縣入開寶五年廢

一統志謂隋爲巴州始寧縣地考隋史始寧不屬清

化郡其巴州則梁舊也又有符陽白石二縣則三縣地也

按一統志邑在漢屬巴郡宕渠縣地及考班固漢書宕渠縣縣有扶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瀾徐曹水出東北南入瀾谷後漢因之

按巴郡秦置也為三十六郡之一而漢因之而宕渠為屬縣蜀先主置郡九宕渠與巴東巴西並為郡而巴郡不見載於志晉宕渠仍為縣屬巴西郡巴郡屬縣四而宕渠不與焉劉宋有宕渠郡屬縣三蜀益州宕渠縣又有宕渠郡屬縣四屬梁州以為元嘉十六年廢益州又謂秦初郡國梁州有宕渠郡領縣

三與前同而無南字

王蜀武成三年十月麟見梓州永平三年五月麟虞見辟山有二鹿隨之

廣輿記漢宕渠地後魏諾水唐通江一統志漢巴郡宕渠縣地後魏置諾水縣屬萬州隋為巴州始寧縣地唐析通江縣又於縣置梓州宋省梓州以縣屬巴州元省入晉口縣後復置明仍舊 國朝因之

粵邑之沿革自隋以後稍可考隋以前則以一統志巴郡宕渠縣地而宕渠之地蔓衍數千里至不可稽矣東西兩漢皆屬巴州前漢史著山曰扶特水曰瀾瀾今名目非故實不可問一也迨乎昭烈有蜀置九郡而割巴

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軍與巴東巴西並列為九二也惟三國吳志甘寧本傳謂寧蜀臨江人東漢巴郡屬邑有臨號而甘寧之墓在巴西小江之盧渙意者其即巴郡之臨江乎晉地理志巴西郡縣九而有宕渠巴州縣四而有臨江是邑非宕渠之明徵也劉宋州郡志有宕渠郡北宕渠郡華陽太守屬邑有宕渠令南宕渠郡復有宕渠令而巴郡太守有臨江令注舊縣是又邑為臨江非宕渠之明徵也

通江縣星野攷

舊志曰古郪州居鵠首之次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七度按班固天文志井鬼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按東坡指

五

掌天象分野圖云井鬼參星曰實沈州曰益州宮曰陰陽時曰申是益為實沈之次也井鬼星曰鵠首州曰雍宮曰巨鰲時曰未是雍為鵠首之次也而唐史謂井鬼參伐實沈也自畢十度餘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為秦晉其地上應天關東井與鬼鵠首也自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盡巴蜀漢中之地古秦梁為豐寇密庸蜀羗髡之國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鵠首相接又謂興元府下金洋鳳興利集壁巴等二十州為鵠首由此舊志所以謂為井鬼分野也又按二十八辰分野之圖云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

爲實沈而分注之云益州永興河東河西北路是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而分注之云雍州永興五路及四川似以益與四川分爲二而躔度幾不可攷今按晉志十二次度數及州郡躔次以十二辰配十二野則通江而上如保寧似非井鬼分野也今以觜參井鬼之次言之本圖云益州入參七度廣漢入觜四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梓潼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未嘗爲井鬼分也而井鬼爲秦雍州雲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上黨入與鬼二度是井鬼爲秦分而觜參爲蜀川無疑惟以輿地驗之觜參爲魏分魏在三河之間越秦漢而與蜀益同

一分野是難以詰辯即入參七度以巴郡漢中之分考之亦微有不合噫人無甘石之學而欲試推步之法其不爲識者所笑乎謹因所見而附於後以俟後之君子

觜參應爲實沈之次其曰鶉首從唐書也
史記正義星經云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

說

鏡說

世之稱明者曰如鏡以其妍媸畢照也用照君子能如是是亦足矣然猶有說左右前後者定位也遠近晦明者活局也鏡則以左爲右見前遺後近晰毫髮而遠迷

愛哉

奕說

山海借日爲光暗則已焉是亦鏡之短也今有人苟見明而不見晦則譽之者半毀者亦半若舉遠而遺近矚前而昧後長顧君子所不齒矣至若以右爲左以左爲右則莫不以爲喪心病狂者鏡有此四短而人不怨者何與予嘗爲之說矣左右誠易位矣於人之左右者無失焉是亦愈於人之左右不分者矣近而前者照焉遠而後者可勿責也能明而不能晦此鏡之大作用見淵魚不祥鏡其善教天下乎但恐以鏡區區小明便欲觀天察地則顛倒世界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鏡其自愛哉保茲清潔善藏其用可也否日與近幸狎必有進膏沐容臭諸物者廁其旁也一爲黥汚儘費磨拭鏡其自愛哉

予不知奕年幾五十如其在十二三時乃年來北上每買一局壯旅色於求日客有過而笑之者曰子奚此之爲凡我人之來游者操金錢以游市莫不本所知以求適市有餅與米知其可以療吾饑市有酒與肉知其可以佐吾食知吳綾越錦之美麗吾體以華知燕姬趙女之妍都吾情以怡亦惟深知其所以即以傾囊市之而無辭如子之於奕也吞棊經乎遇元女乎惟瞽瞍於黑白之途悵悵於勝負之局人皆子嗤子奚此之爲余應之曰子弟知夫知奕之奕而不知夫不知奕之奕子或

不知夫不知奕之奕或未知夫不自為知奕之為奕也子試觀夫高朋滿座見奕色喜臨枰顧盼時不自雄為無敵及寄談在手思遲下子樹中軍之壘儼棘門之鋒時知千慮一失先機在彼而挫衄萬狀主者變色而起旁觀因而甲乙夫豈非自為知奕而不知奕乎若余安於不知奕或有謂余有奕易不奕余勉起而應之臨余者亦以余不知而不深求亦且因余之所不及而示以其所及告予曰某也可觀余起而觀之某也可綽余從而綽之某也可立可行余從而立而行矣而尤有絕世之技偏寬然予以一路焉使余得縱橫如意而竟余之局余乃得以不能奕而附於奕之林以為歡于白日又奚在口膚之養情慾之私而營營旦夕也哉客以余言為是而余以故長蓄夫奕

為向生字說

向生大成余亡友揭吉季子存之之長子往昔甲子秋余自吳歸里生方就塾塾中弟子之把筆者其父兄皆以名與字希余余輒應之以去而生亦囑老友代為之請余以生去表德年尚遠輕加之於禮情亡友泉下知之豈不笑余不愛人以德耶宜少俟諸然竊念余犬馬之齒已偏崦嵫倘弗如期不能字是於生有負也且字兩字耳吾邑中能文章之宿頗衆而生獨以字囑之余得無以余為長者而以長者禮我乎生以長者待余而

余以衆人待生又於生重有負也余其以長者之言告之乎然而將奚告也將告之以祖若父箕裘待紹乎將告之以劬勞母氏篝火荻畫乎將告之以強隣怨黨橫口將噬乎抑告之以豪奴悍婢目無弱主乎其告之以先疇舊服見侵受奪莫可誰何乎是皆生身歷之必自知之即不然他人之與生稍戚者必早有為生言之而余以重陳於生是生以長者待余而余以衆人自待也計余與令祖為六子社時令祖之長余頗知之性警敏下筆千言立就文士皆頓首焉生之伯父從余為弟子行亦曉暢條達遇事輒解余曩時深契重之生其念厥紹乎若夫世俗之好為逸遊為晏起為酣歌為六博為葉子為舞文手為譏彈客為諧謔不休為放誕自喜皆自成人以後宜戒之此則余之所以告生者也因字之曰克諧生其勉旃勿以余髦故而弗聽

月課示諸生

四時行百物生乃天理流行發見之實朱註甚明乃諸生謂時物述天不知真有所見乎抑以此相戲玩乎某雖愚曾讀朱註豈頓爾昏瞶至此若以此說相欺則可惡若以此說自命則可憫今將各卷送之學先生處請召諸生立而問之

譬曉禁忌說

黃民屢舉凡婚姻大事皆曰我只有三九月或只一五

月或只三七月且云過今年又有幾年豈非可笑之甚
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後世以人心不古
風俗爲重故改爲男子十六而娶女子十五而嫁此則
婚姻之時也夫惟聖賢而後制禮何不守古者三十二
十之制而乃爲十六十五之權宜者何哉蓋以時俗澆
薄知巧早開及時完聚以順男女之欲以全父母之心
且以明禮教之防也考之周禮仲春會男女又曰霜降
逆女冰泮殺_音止此婚姻之時也又曰過此則奔者不
禁未嘗有姓氏之禁忌也而此說之盛於黃亦嘗溯其
源乎考陰陽家海內惟宗正五行自呂才因時會所際
而制洪範五行以上元中元下元之甲子分男女之年

月並其生辰而合之合之者所以難之也豈知傳流至
今乃舍正五行於不講而偏信其說爾黃深信而從之
若著龜耶今且以姓氏之禁忌爲爾民言之姓氏之源
流邈不可問矣爾今日之姓即爾千百年以上祖宗之
姓乎世代之遠有避地而改姓者有避禍而改姓者有
養子而冒姓者有立姊妹之子曰甥以爲後而即姓其
姓者有立妻兄弟之子曰姪以爲後而即姓其姓者有
幹僕利主翁之財產因其無後而冒其姓者諸如此類
難以累指且如爾黃動有買子又多過繼如本姓王也
而過繼與張將忌王姓之年月乎將忌張姓之年月乎
如忌王姓之年月與見姓不合或忌張姓之年月又與

本姓不符即并兩姓而忌之且將遲至一二十年而不
得遇吉日良辰者矣即使遇其時矣世事無常或至日
而有疾厄之作訟獄之興兵戈反覆之故必且又遲之
無期矣人生世上百年者少少壯之年不可再得爲子
女計者曷若及十六十五之時而婚娶願畢身事家法
兩全無害爲吉且良也章句之儒所見如此願吾民其
自今以始毋惑於陰陽家之說而力行之庶風俗因之
以勵也康熙歲次乙卯季冬念七日黃令李蕃書

採石說

李子江行抵漢口始知蜀舟不利夏秋乃僦洋船舟禍
而隘几案平面之具皆不得攜行雖性頗好書然酬對

不恭弗敢藝也至郎襄之間兩岸惟荒山江中怪石笑
出水表日接於目千狀萬態即有米元章亦應接不暇
而沙際小石大者如拳小者如豆或黑或白紫黑灘崖
間余命童子取數顆置盤盞中稍作清雅觀童子拾至
或黑質白章或紅紫相間有文登石之所不及者余呼
童子而責之曰異哉子之採石也胡不取其純黑者乎
黑爲北方正色也胡不取其純白者有金行之熱美胡
不取夫圓者中規胡不取夫方者中矩即不然胡不取
夫丰骨稜嶒爲斤斧之所不能制胡不取夫肌膚光潤
堅緻之所不能及而乃尙夫此也子取其色乎非天地
之正氣將取其文乎又非炳蔚之美觀子弟見夫光怪

變幻為庸夫孺子所驚異而孰知點染蠢拙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哉童子適然而笑曰嘻先生何世之民與胡所見之不今也吾聞八音成奏則土鼓無聲五味調和則太羹輟獻未見尚茅茨於雕鏤之日談標鹿於錦繡之秋者而況物以時貴好因俗移文身遊越短後服後固自有見焉非苟而已也先生試觀昭回雲漢天之至文也而人弗知法河嶽流峙地之至文也而人弗知挹乃欲以硜硜之性抱金水之寶而欲為人世之奇觀也哉夫東郭之間地雖僻亦孔道也豈無有抱丘壑之奇癖攬幽秀於陬澁者乎又豈無有結泉石之幽盟為漱洗於茲者乎豈無有騷人墨客負山水之清賞而過

卷之三

三

此都者乎豈無有啣綸綍之烜赫搜高逸於山巔水湄者乎又豈無有縮符璽之重寄分旬宣於封域者乎此石之黑白分明瞭然如日曾未有過而問焉規折矩旋生成自性曾未有過而問焉是殆自負堅剛之性不能與世推移而棄擲於江干也又孰從而為之辭如今之所采者謂其無文與而亦若光彩之陸離謂其無用與而亦供達官貴人之解頤取供目前之適亦惟此等而可矣先生又奚此之求多與李子聞之訢然而笑謂童子為知時因亦聽之而不能為之辭

包子解

懶菴老人退居鄉里同俗嗜好曰包子旨裹以桐葉束

以樓欄充以豚肉拌以糝米椒發其馨鹽調適止納於釜蒿竹算承之水之去算限以寸許燎以山薪惟柞是使庖人職之專量火候過熟肉消不及羣茹曾以餘肉封識極厚寘之甌間為包之胃先嘗旨否餘及老幼若曰未也蒸之其久惟茲桐葉其性柔潔雖乾而脆潤之則貼包藏元味不致分裂所以鄉人致敬賓客細咀大嚼莫不欣悅近漸不古蔡竹為賊肥脂厚膩不能收攝知味君子好行分別而諸鄉人匪此不設客乃過而嘲之曰雲上於天易有象焉洽比其隣詩有詠焉若夫羅搜珍錯設席肆筵產窮水陸味極腥鮮八簋房俎下箸萬錢禮制有嚴不可干也至於歲時伏臘介壽祝眉

卷之三

三

聯姻續眷湯餅晬兒聚我族黨酌彼泛齊南山蕨嫩北徑笋肥殺糜無禁溪深可漁家藏乾腊歲畜五雞而顧乃片鱗之設喬野如斯哉方其諏吉日備案几飛鸞騰覓信使灑掃庭內必恭敬止召客期限哄動井里客之來也草露未晞或躡蹻或抱衣老者扶杖幼者奮袂莫畏道遠咸恐餽飢其既至也主迎於門笑煙浮浮犬號狺狺三揖三讓乃成主賓茶香於既酒盈於樽莫不整容肅儀嚴敬可師及其侶眾咸集譁聲而揖正位之坐小大咸偪各含坐巡譁笑不一主人色喜謂客至止告知客者請賓正席誼聞詬訾食已未畢已而主視夕陽客興正狂或敘公私或論兵糧或講毘法齋拳登場或

關葉子混爭劫賞叫號遽起幾尋戈揚爰有老人多方
勸諭相責以義而客始去若此者儉以養德朴以還醇
攜者既睦疎者以親雖凶歉而勉勉何文質之彬彬吾
子何不思無懷之世葛天之民而乃流俗之足陳也哉

雪鴻堂文集卷六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眉 字

擬

擬公伯寮愬子路語 有序

殷芸小說有愬語一篇撮拾野語醜詆先賢
肆無忌之談比類盜跖逞謫訕之口有踰蒙
莊雖率狂莽於一時恐開狎侮於後起惡言
不入於耳先聖曾稱其效矣不仁加乎其身
小子忍述其說乎況季孫奸雄之輩妻非豈
易移情意伯寮口舌如簧詛詐或有微中不
揣固陋敢告友朋

子大夫之任仲由也親之信之職以費故然由能親於
桓宗乎夫季寤者詎則昆弟也若公鉏極屬則猶子也
尚有蒲園之謀况其它乎將信之與舊臣等又未必如
南氏矣南遺父子世宰費邑富貴福澤不為不久至於
荆不念厥紹乃有公子慙之變則新進者又可知也嘗
觀子大夫之臣如仲梁懷如苦莫如林楚如公山不狃
等雖曰皆季氏之良佐者棘下之戰實二三其心特以
陽虎多謀而詐親富不親仁觀其入公宮而取寶玉大
弓以去故眾志戢耳然陽虎才足以為亂今其游魂尚
在晉趙閒也今仲由者才則兼人勇冠三軍恒自言志
必曰千乘之國乃為大夫宰能鬱鬱久居此乎設一旦

號於國中引先王制稽周公舊以尊公室為辭數子倡於外仲由應於中則費之為費未可知也子大夫必將曰茲費邑先子季友有定僖之勞而乃有汶陽及費之賜非盟於信聞詛於五父之衢而有之也由也知德必不負我是不觀文子之世矣文子克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德昭隣國焉猶且有公孫歸父其人也今子大夫忠勤孰與先子勲勞孰與先子而欲倚以為安乎日者子大夫深數世之憂於是有顓臾之伐早朝晏罷將滅此而朝食仲由旅進旅退未聞出一謀獻一策也吾聞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妾質為臣謀人家國者固如是乎即如費非無事之邑也得一學問深沉之士恐未勝任也而乃使子羔非其樹私人以資頤指與寮也聞之勿謂何傷其禍將長為虺弗推為蛇將若何子大夫其圖之

擬昭君諫捕畫工書

陛下據廟謨集羣策冊妾為關氏遠嫁呼韓邪單于不敢自愛改裝就道時維二月爰至塞上雖長安風光日從中來而陛下以西北重任委一女子是沿邊生靈朝廷封疆妾身任之柔情弱緒究將奚補哉故晨征暮宿當明月在天三星窺人吸濁酒操琵琶歌出塞入塞諸曲不覺壯氣滿漢關矣然妾私心竊有欲陳于陛下者妾幼教姆教箴管之餘頗習書史見皇英贊虞姁姜造

周心竊慕之以皇漢之興今已八世而先皇帝圖寫功臣僅博陸侯等十一人竟無有脫脂粉而憂社稷者列名其間可謂六宮無顏色矣夫天地精英之氣既鍾于婦人而且鸞臺椒殿遭遇非常不求報稱何為也哉繼家選擇入充下陳與得近至尊可奏微志而衾裯未抱命也何如及陛下命工繪圖私幸進君遭彼墨夫爰求賄賂妾念止此身耳金玉寶璐天子之賜也以陛下之賜賂陛下之臣是委君命也是以不正進也是寵賂章也陛下以法治天下而貨賄之端自宮中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且妾舉生平而盡棄之將安用耶妾所以寧甘自黜而不敢出他塗以進也妾始實恨之既而為陛下幸之幸之惟何幸其技止此耳非選建賢能進退百官者也非典刑獄之司也非委以牧養斯民之任也非治兵旅專征伐之將也浸假而使為丞相則偏增戶口者上考而渤海潁川之良將見捐矣浸假而使為御史大夫則三章之法必亂而殺人及盜必不抵罪矣浸假而使為二千石則政由之不平訟由之不理怨息愁嘆之聲作矣浸假而使為三輔內史則被延燒者加罪而流殍載道必不問矣浸假而使為大將軍則軍士之賞賜皆飽囊橐而幕南金城之績難奏矣如此者誠願天降聖聰察奸狀而戮之以其頭縣之藁街以為為人臣奉天子之命而黷貨撓法者戒而今則可以已矣

此者傳聞陛下將收長安畫工與衆共棄妾願陛下惜此舉動也陛下憐士女之蒙疵懲士人之罔上殲彼醜類投畀豺虎非市私也以明罰也然天下之人難門到戶說而況遠方之人乎竊憶陛辭之日伏見陛下咨嗟再四意旨徊翔左右宮人俱各驚動使妾哀控天顏亦可中止而妾不敢且不忍何也今諸工誠不足以污斧鉞而陛下誅之寃也妾馬不回工命亦委彼殊方遠臣將謂天子有恠心而怒移於賤士則妾之所大不安也且單于慕化之誠陛下已許之矣而復云云是妾爲一身而貽吾君以好色失信之譏也罪莫大焉諾莫甚焉今妾已矣非漢宮人矣乃殺此革以述訪議乎妾所以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願陛下惜此舉動也妾今者報荅無地惟願適彼賢王朝夕納海以無貽帝命羞是妾有衛青霍去病之績而無費勞有陳湯甘延壽之功而非矯制使卿士大夫得安於夙夜在公之節武夫謀士無杞鼓刀斗之驚丁男釋子無供億煩頓之苦邊圻亭障無烽警烟息之虞千秋萬世知漢家有靖邊之女子則妾心可以自慰而亦所以報陛下者也猶有請者漢家故事於戚屬最厚而待功臣不薄妾已去宮掖不敢妄與惟父母音容久隔今復永離不願生女之嘆想已久矣倘因和戎成勞優以恩例非直妾也以勵後人則妾有生之日皆天漢之年也至畫工等乞陛下宥之凡爲人臣奉命而營私撓

法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多行不義將自斃古人不欺也惟陛下姑宥之

擬蔡謨移王導書

茂弘足下前者九錫之說固屬託浪本爲實錄而足下似畏盡言若曰中朝人望不容他人竊見底裏耳及昨又見足下幕天席地妓樂滿前竊謂偶然諾之左右實爲泛濫謨竊疑之以足下之爲重於本朝也先帝嘗謂足下曰卿吾之蕭何也足下既爲上下所倚重其所爲報稱者自不可輕往者阜陵之役加大司馬假黃鉞異數也至江陵親餞馬隆恩也竊以足下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以紓天子憂矣夫何敵人方轍亂而旗靡而足下乃卷甲言旋竟不敢隻馬渡江者何爲也他如襄陽之寇敵人兵士大疫議者謂其間可乘而足下乃慕不扼人于險之說而令其飽颺以去巧攻之賊淫雨三月此天欲滅寇之時也啣枚乘之如摧枯耳而足下竟失事機使國威不申強寇日滋足下念之可樂耶否耶設使不能據外而能安內猶可慰人望也大江之南浮競成俗尤而效之甚於虛無往時陳顗曾力請之而足下不從是足下不知正風俗矣卞敦擁兵而不赴難邵默之擅殺爲無君誰秉國成召而戮之上也聲罪致討次也夫何充耳張如遵養時賊貽笑於君子是足下不能明國法矣竊峻之係強微之反不微亦反微之反連而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禍小不徵反遲而禍大庾元規力主徵而足下不之止
豈非以元規之徵爲足乎奈何備禦無策使之輕至閩
下也王處仲非足下之昆弟乎包藏禍心竊窺神器路
人皆知之豈足下獨不覺耶陽爲詣臺待罪之行陰懷
富貴與共之私未可知也不然者若周若戴固有晉之
良也三問而三不荅卒使善人罹禍而負此良友耶且
也江左之人士皆以夷吾望足下足下亦以夷吾自待
則當如管氏之知大義矣他日足下謂人曰大將軍此
舉義同桓父亂臣也而具官以稱之是桓文王敦將幽
厲先帝矣足下之衷曲恐可以欺天下而不可欺後世
誠恐足下世族之重名位之高使識者謂足下與容頭
過身者等思及此誠願足下稍輟笙歌旦夕憂惶而爲
晚節之修也望之

傳

李雄飛傳

李雄飛字開仙蜀人鼎革時爲陳德門下客德以武功
起家總大鎮好客養士雄飛往依之雄飛美丰神善談
論博學多能德門下食客嘗數百人乃於雄飛獨賓禮
之稱先生資給頗厚一日譙所部將士酒酣曰我輩張
弓挺刃縱橫疆場雖倖叨秋祿未嘗不以絳灌無文爲
恥然而隙駒將邁矣吾有諸子嘗恨其癡頑不諳筆札
今四方屬平定尚欲株守長槍大戟以邀尺寸豈可得

乎諸君各有子弟春秋頗富盍各督之使學乎僉曰固
願之而未得也曰幕中李先生吾聞其績學有年素知
名吾將命兒輩師之諸君有同志者其以子弟來附僉
曰敬受命於是各遣子弟執贄受學雄飛故文士在軍
中久無所見長每聞戰鬪聲輒惶惕息面如土色今
聞其以教授子弟是乃所爲輕車熟路也數月後軍中
子弟皆恂恂然士矣諸將佐甚喜會江南有叛者德移
師往平之獲女子某氏國色也諸將佐各有私異然弗
敢專上之德德見其丰姿出世氣度嫺雅深憐之亟命
送之母所軍中以德爲權辭殆將自有也踰月德集門
下將佐謂之曰前所獲女子吾意其必嫺女紅故真之

賦

廣筆賦

客有誦蔡氏筆賦於李子者曰伯喈之賦盡致矣乎未
也應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勝事
則賦事勝詞則經乃若緣物起思因感有文而原霜毫
之所生能定象於乾坤傳陰陽之秘密紀帝王之德勳

羅百代述六經彰幽眇叶神明既剛而柔故代舊以新
圓和正直規矩是程上元下黃天地是形蔡氏筆賦其
止於斯庫獨不思轉徙朔方兒鉗輪作長謝鄉土甘此
流落豈我躬之不淑抑文致之籠絡耶方其覃思經籍
輟積典墳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
括無外綜析無形固將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敘
彝倫掃穢惡清埃塵連光銑於白日厲炎氣於景倫也
夫何蜺墮難化召對金商更衣不密霧起阜囊竊視者
曹節輩隙倡於程璜因女夫之嫌恨駕請託以飛殃既
而尚書詰狀上書陳詳姻族豈申助之黨宛奇非結恨
之鄉應對災異惡慙非常固宜吐詞而城隍恨雪而隕
霜華致詞連衡射抱辜飲章衰老並坐異論否滅肆仇
怨以羅織坐不欬以推傷幾致棄市賴有呂強家屬並
徙五原安陽雖奄人之毒螫實毛穎之鼓揚也嗚呼管
城公之威乃轉而自戕也哉營營青蠅天天紅紫亡是
子虛文士有託之以著辭貝錦南箕法吏乃假之以非
訾鳴序狡兔可馴木亦連理而七事之陳無以回崇德
之聽十意之才僅得載東觀之紙是知可以別烈火之
桐而不能移王處之議明足以察螳螂之幾而不能憚
陽球之喜是毛穎先生之出於士人之手者可勝指哉

雪鴻堂文集卷七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壁敘

疏

纂修雞子頂真武廟疏

余生雞子頂下七十年足跡未嘗至山頂而山之神異
則稔悉之記當年每自二月初東北郡縣丁男婦女終
繹而來至秋盡稍止每至歲三月香火尤盛相傳為神
誕於三月三日也神號無量佛宋真宗更為真武封為
帝則兼釋道而成名余讀書少不識神誕育何自世俗
相傳為南北五代間王太子出家踪跡與雪山老子同
噫真耶偽耶其出於傳會耶及按廣輿記武當山下有
磨針溪蓋真武學道未成生退轉心遇觀音示現為磨
針姥真武始堅志入山而道以成其披髮伏劍又為觀
音示像云其或然與然小說家又謂神屬青池長者夫
人圖夢吞日光而娠生於隋開皇元年甲辰之三月三
日入清冷山修道清冷即武當其一地與未考也又紀
龍漢元年有天開地軸之妖即龜蛇者神敗之於翠龍
山冠履俱喪故披髮跣足然與否與足又未可知也余
考之則無龍漢紀年則茲其野說與然神之著靈於先
朝成英二廟固為顯燦其在茲山士女之弗無子禱輒
應又嘗見有神訓行世則神非他淫祠等可知也甲寅
乙卯漢人煽亂鎮兵依廟為柵弗戒於火而化為灰燼

人或疑之謂神之靈弗自庇余去年在江上問航海野老告我以普陀山久為火災大抵

大清御世百物一新凡茲百神因莫不震疊而亦新其檐宇也或府首其事路寢廊廡俱各就緒而肖像尚未過募化主來告將往閭蒼之間丐有力者終厥功余謂之曰子行矣嘉陵道上穰穰而擁厚實者皆游吾邑者也皆稔知是山之神異者也況汝之持短疏而營建若寺若橋又皆知之而信之者也子行矣應各捐厥貲而成其事

一贊

參禪贊

觀音服吼普賢騎象尼說神變皆是虛妄予謂乘而上者為菩薩乘而下者為業障噫嘻即吾儒幾希之榜樣

十八羅漢贊

蕪子瞻王元美皆有羅漢贊予何人斯乃續貂耶客中無事聊以自娛隨手書來不覺滿紙因並付刻珠玉在側之誚所不恤也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法在何處以何法護請問尊者歷劫幾度傾耳聽焉尊者無言清風在樹明月在天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以老住世以笑說法以笑而老不記庚甲人千世界儘

多可憎尊者於此作無事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又不升堂又不集眾橫拂豎眉將成何用佛不在言默亦非參笑對梅花豎指者三

第四蕪頻陀尊者

所誦何經經是幾句句字若干亦復何義伸眉瞪眼舉拂一掃欲往從之空山鳴鳥

第五諾矩羅尊者

童子雖慧手屈他有背癢他搔仍煩我口歷劫多少搔猶未了汝手不開吾師空老

第六跋陀羅尊者

其龐可畏其神可親請親大士已落二乘大士及佛相好無二諸佛子等連展坐具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住山時翳段如故磨刀捉鐮非見佛處而諸大眾競學圓頂在圓頂乎珠藏衣領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結跏端坐閉目亦可而復誦經吾已喪我口無字句手不披繡妙法如是證之行間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世間眾生終日勞擾校計籌量無時是了大士亦爾數劫數經我知之矣從數入門

第十半託迦尊者

注視不已豈有疑義我聞佛旨不立文字雲生山頭水流淵下師往從之儘多道者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以勇猛力運精進心示威喜相為護法身是諸邪魔陷入可憫請容皈依以廣慈隱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汲引衆生大慈無二屈節卑躬未免多事自作自修自救頭然隨來隨去飽飯穩眠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珠以念佛佛不在口杖以警衆衆不應手大師慈憫絕

貪嗔癡撒珠拋杖法於何施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晨昏鐘鼓二時茶飯即此是佛莫當閑漢尋味於水問色於月雪灑松梢琴音清絕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色界衆生難喻無色現身度人可黑可白依稀見之須認仔細一片白雲過前山去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八萬四千的有真詮愚盲無知只信口宣我師誘人不偈不經舉頭西望紅日東升

第十七慶友尊者

口唾甚甘唾出則穢而謂言詮不落二義怒目掀眉站定脚根不使狐禪誤却兒孫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一部虬髯橫挑錫杖不住林間不臥山上為衆生故東奔西馳夜來燕坐月淡星稀

予不知文如何作贊贊他猶可況阿羅漢我與羅漢身無有二羅漢視佛想亦如是蒼樹惹雲碧澗澄水

準提菩薩贊

箇中消息惟我與爾癸亥八月吉日蚤起偶然書此佛空諸有菩薩不然隨衆生願而各足焉竊疑佛母不

同一源蓋將以有求必應者堅衆生之心而以所求皆應者見佛道之全庶幾乎歷衆境而信心以皈依於西天

藥師佛經贊

大願十二藥又如足云何眷屬七千悉具為數不多亦復不少總總林林衆生顛倒盡虛空界不見一人告諸

佛子反求諸身

多心經贊

因經求心認賊作子以心求經騎驢覓驢即心即經非經非心誰道佛說在王舍城

楞嚴經贊

非與非也予一以貫我謂楞嚴應如是觀佛說三藏道

言九千束諸高閣自有真傳

金剛經贊

要將四言統於一句如何此經分三十二合既非合分亦不分夜靜焚香貯月於瓶

題朱蒲心經石刻

朱子筆墨妙天下忽爾興到書般若筆間應有般若在良工鐫刻流傳者篆刻知是千萬張楮間猶是舊鋒銛至今時作風雨聲當年落紙應非常學人看經不看字亦有愛字不知經如今展掛在高齋是經是字一間君

魁星贊

其名甚美其形似鬼高舉其筆雄視文壘非由爾膝之善屈即由爾膝之多紮然則滔滔者斗量之不盡也慎毋作我輩之倚侶

布袋和尚贊

呼彌勒世尊光吐漢大法身坐不踟躕笑不出聲又不
是參禪又不是誦經不管婆娑世界只等當來下生好
打開這條布袋莫誤了後代兒孫

鍾馗贊

嘆先生胡不喜怒嚴衝冠好食鬼茫茫大地鬼何多湯
無分別何取此若夫生無益于時死無名于世既不足
動先生之怒而言清行濁者方且豺虎所不食奚以辱
先生之齒噫嘻我知之矣惟食夫其形則人其心則鬼

欺上罔下弄國憲而通天誅之子嘆

布袋和尚又贊

曾見擔着布袋行又見抱着布袋坐此布隨身幾多年
如何不見布袋破願將此布作衣屢給與大千寒乞子
大地溫暖無怨嗟和尚於時真歡喜

牛肝馬肺峽贊

某人某人可誅者心我欲拔劍已半不存牛肝馬肺爾
肺肝是我惡馬牛匪關峽內應以巨觥注酒長劍膾割
而啖之

頌

十八羅漢頌

不儒不釋不齊不葷身心從何處若落非無
勇猛心幾回舉慧刀不知下手處則勞勞營
營頗可慚悔因見東坡先生有十八羅漢頌
步而頌之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
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洪鍾在縣香泉在井弗考弗汲自爾清冷譬彼熾然孰
是棄薪無人我相憫此修行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檣於前老人發之
中有瑠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是中消息說來已非竟以秘藏越增狐疑幸大慈悲代

佛指示花影水色雲形月意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有白木猿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平等觀世物無可棄而況殷勤能捨所嗜隨侍多年此界已參行方便法引入寶壇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莫被三迷須知不二既已忘言云何多伎或飯正眼或游象外皆具種知遍大千界

第五尊者臨瀾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風波世界無咎焉出險何能妙不可言是無上諦是人間世直從塵上剖第一義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髀獅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以清靜心消猛悍氣從團圓中觀分別意力由養全誠在物先我觀尊者予欲無言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無所事事自然降伏而諸學人修持碌碌瞻彼光相矚此根器鱗而角者應不飛去

第八尊者弄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

有神人湧出于地捧盥獻寶頌曰

極諸神變是名為幻雖幻中人能不驚嘆維我尊者一塵不惹匪憎上慢聽其自捨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搆火具茶又有埋甯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匪勤課誦云消此供烹茶澆花不同無用竿頭百尺丹梯千級究竟若何日用飲食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此一卷經是何利益飛仙玉女赴感而至蒲團落處便是道場休看容易這一瓣香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以香說法于聖未有得意之訣原不在口奈二乘人只覓牙後試問祖師在文字否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

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大阿羅漢尚有茲險我見蒲團使我喪膽神耶蟒耶只此刹那慎旃慎旃誰是禪和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我自安閒汝自顛倒彼狡童兮亦怖亦藐以威猛力攝

整烈性月禮尊者是飯依竟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
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

頌曰

咒是何品誦已幾遍鈴杵衣錫不相爲掩我說無法爾
身有口此微妙音作獅子吼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
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爲衆生故龐眉皓首老不足惜憫此三有拱手擎拳雖
在眼前汝意云何當面參禪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侍者

注水花盆中頌曰

意無不如是名如意莫將此訣認作玩器爐煙自繞盆
花自紅誰指示爾色不異空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
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

水中頌曰

活活潑潑眼前皆是從無定中得有定味學無學人或
悟或不得象忘言悉空諸有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
破石榴以獻頌曰

最誤兒孫是此禪坐尊者復然甚麼功課已無可說亦

不必說圖圖機關請君細認

昔在蕪湖曾贊尊者譬如空花敢云般若今復作頌
大阿羅漢如陟景山中塗而嘆所嘆維何竟日奔波
試問西來豈阿彌陀

銘

研銘

物至於石可謂頑極窮而礪焉方嚴正直且可置於文
章之林而躋乎聖賢之域然則切磋琢磨之不可少吾
於此而知朋友之益

雪鴻堂文集卷八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我校

跋

黃志跋

志之修也不其難哉志邑志也修志者邑令也邑令以東西南北之人而爲邑宰按簿書循憲法堂以下尤昧目焉欲取窮鄉僻壤之事與數十百里之人而盡論定之已難矣而況責之以千百年間城邑之沿革陵谷之變遷日月之薄蝕星紀之隱現人士之或貞或否物產之孰盈孰絀而周知之不其難哉雖然取城邑陵谷日月星紀人士物產而紀載之尤不難取城邑陵谷日月星紀人士物產而紀載之屹然成書使下無好惡畸此之譏而上可備國史之採掇士大夫誦服其文章閭里蒸變其風俗惟志是賴則志不其難也耶然而官此者牒訴倥傯應酬紛沓勢難洗硯焚香比櫛字句又必借一邑之卿士大夫與文人墨士各出聞見以成其書書成之日則曰某邑志某縣志修其書之成與否據盛名遺口寔邑令聲聞是賴焉則志之修也不又其難哉予生長西蜀見聞寡昧自擢筆爲文亦思學吾家光猷千古以不愧父師而饑寒迫促使筆墨緣艱及勉而入仕又欲作世間可傳之事一二稍補未逮而撫字有心又被催科牽住二年來雖招流移憫流亡而斗粟尺布果

能當慰止乎羸牛孱犍豈能過畝漕乎單騎而察隱弊無坐照之明也敢告勤乎比戶而清中下之丁皆令甲所當然也敢爲功乎他如除赤丁之浮費免吏胥之費牘禁苛差之煽害父老嘖嘖矣予則以爲

聖天子在上下僚震肅桔槔燐火夫復何庸予竊退食自悼初不能進取以成名復不能爲吏以免俗每誦殷祭畢峴山數語不覺黯然自失輒欲掛冠歸去幸

朝廷有修志之令而黃志久不纂修予不覺慨然曰其

借此稍畢事乎於是掃榻長跼延邑之紳士計日成書

夫東海文章久重宇內予得竊其名曰黃邑志蜀人李

蕃修幸矣幸矣書成予得觀之而沿革疆里日月星紀

人士物產燦然如指諸掌且其倫次居然古史予得與

修志之役而免俗吏之譏不亦此生不可少之事而大

愉快也哉

書丁公語錄後

余先得丁公詩錄其警句頗多膾炙人口如螭螭磯云

三峽曾經無過此憑誰拔劍息風威夜泊魯港云拽杖

開門尋竹屋燃燈促膝問芝山舊縣云漁收暮網沽新

釀客繫孤舟捺散鞦渡江云排空鴈字沉寒影結隊魚

書暗逐人夜抵襄安云谷口高呼龍遠吠山腰暫貯月

初斜雜華落成云銀塘路轉依高柳碧檻牕櫺問古梅

冬日云繞屋綠雲添野色推牕黃葉坐高流除夕云燈

火依人寒夜靜梅花繞屋暗香敷新正云塵靜霜雲初
日上林疎烟瘦野梅開仲春云裂玉冰消魚競躍拂雲
天淨鴈和鳴再遊白鶴云幽草乍開含宿雨異藤欲折
拂輕梅置之賈島貫休間無以辨也又見其次中峰百
詠梅詩不作道人語居然唐以前詠梅諸作非宋之唐
突梅花者可及也今年仲夏叩關乃見丁公語錄余讀
之不解大意云何然天光雲影雖非捉摸可得而滿眼
空明自不可掩又何必於文字間尋討也抑聞之印川
者只一月而酌泉者止一杓若其探本會元雖不沾沾
於文字而空明洞徹觸處透露余仍不離文字以彷彿
丁公之一班焉澤骨兩疏沉擊痛快筆墨淋漓而部伍

整暇直得古人之神非徒襲其貌而已所謂不了人不
得作了語而了人不得作不了語者也然則其所以爲
語錄者余將於詩句而遇之於偈頌而遇之於小叢諸
演說而遇之請誦丁公詩曰黃頭不識游人意拍手頻
呼幾叩船芝山老人跋

書祝枝山真蹟後

羅漢尊極多詫異而長眉尊者尤奇特竊謂一切世間
無此像好往年旅寓蕪湖見珍丁上人眉獎二寸餘時
年已七十有五而齒牙無恙抱杖游行及叩其底蘊除
內典而外余所讀書皆上人所熟上人所讀書多余所
未見者吳中如陳去眩錢牧齋兩先生皆拜服之所至

可知已所著有梅花百詠及雜華林諸集余曾有句云
我媿非韓子師真是大顛蓋道實也後相約歸蜀不果
以所藏枝山帖貽季子鍾眉字之真偽自有辨之者而
上人爲吾鄉人姑記其畧云上人蜀之溫江人俗姓董
時康熙壬申正月穀旦七十一懶叟書

題屈錦山二南草後

春穀諸詩字比句櫛聲響琳瑯而嚴密之思見於筆端
至於昆明集大踏步而行似信手拈來有湧泉波起之
致但涉之易出未免爲西崑體之流矣歸來吟頗極沉
摯其得於山水之助耶若不舍故園當面印可

讀莊子跋

世間合有此一種理特需其人以發之只如列子一書
原本於易而就乾道變化四字推演成編便至化生生
化亦至不生不化亦至於未嘗生未嘗化便爲釋迦老
子之先鞭余嘗謂漢明不遣使西域佛家已在中國特
以髡緇家賤近貴遠故反謂列禦寇爲似釋家語豈不
可笑耶比如南華老人著書爲內篇爲外篇爲雜篇而
近世學者謂本老氏之旨而爲寓言卮言以痛發之且
有爲高其說者曰讀莊子止內篇而畢故譚友夏評莊
子於七篇之後伸眉放手作大解語意亦以內篇盡莊
子夫外雜篇固有不能合轍者然不過讓王盜跖就劍
等篇已耳其他固未嘗讓於內篇也余以爲不盡全書

無以見莊子之妙不熟外推篇無以知內篇之精而莊子則自成莊子非衣鉢老氏猶之乎列氏之先佛教云爾故曰世間合有此理需其人以發之也或疑余言試諦觀莊子之自序

書碧雲殿後

按梅堯臣聖俞生平著作孫子十三篇注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六卷宛陵集四十卷未聞有碧雲殿之名則此書偽作無疑及考張貴妃傳妃父未嘗為洎客惟妃伯父堯佐仕於蜀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時文彥博為相彥博又先守蜀故唐子方等以疑而極言之耳子方貶英州時梅堯臣李師中各為詩以

書魯公多寶佛塔碑

五

送之故借梅臣名而撰是書與

書魯公多寶佛塔碑

人可不自愛耶是軸乃唐西京千佛寺多寶佛塔碑文也岑劬撰顏真卿書余謂魯公頗傳張顛筆法長史筆力道勁魯公筆墨後世稱之曰顏筋亦以其方嚴端楷也余覽是刻略涉肥重肉多而世皆寶惜珍藏之余見聖教序字本右軍而覽者以有許敬宗名而不之貴往年余友自廣中歸攜有黨碑字畫真宋名手亦以紫名蔡京而棄之嗚乎人可不自愛耶若徒工乎字而名如許蔡亦何足多康熙癸酉正月十八日

書陸羽茶經後

吾鄉以茶謀生富家翁歲入萬觔其次數十觔其次數百觔所謂兩前茶者惡其傷植弗取也即有取者但以爲易白金入甕求其細煮一杯若將有性命之憂大抵所日用者葉大於掌枝可燃薪逞取茶經而讀之耶然烹茗啜茶一雅事而瑣瑣營辦不免費時日此書若遇秦皇當付之一炬未爲不幸矣

跋宣和畫譜御製序後

宋何時也完顏阿骨撻耽耽虎視飲馬洛陽非一日矣使徽宗長慮卻顧以圖畫之精潛心禦侮亦何至魂銷雲慘淚滿冰天也哉觀序中云玉闕沉圯邊陲不煙道其實耶微詞耶

題四川名山勝槩跋

六

余十年去蜀不見家山水三遊歷下又無暇於千佛山明湖趵突諸勝而遊之往去俱苦將若何乃坊間有鬻是書者因購而常臥遊焉而茲帙則全繫吾蜀蜀勝雖不盡於此而讀此則幾乎還蜀矣他年東來南旋視此當爲一嘆

書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後

按本序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八卷今止十七卷則十八卷疑即王氏略例也唐藝文志稱李鼎祚周易集註十七卷疑是作史時已遺去而睦擇序又云自序云十卷不知又見何序豈此

序外別有自序耶抑未深攷耶丁卯夏六月

栖鴻館印選序跋

辭賦成而雞林紙貴至以文名千載而先正猶曰雖靈小技壯夫不爲况畢心志窮歲月而從事於印章以博達官貴人之一笑者乎工之者刻之覽之者序之余反覆其故而不可得爲之解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題中山狼傳

余年十二三時丁蜀大亂總兵某不能禦而力誅秦人秦蜀唇齒邦也且吾鄉爲商販叢集之地秦人客此甚多寃死者無算有姓張者高陵人也寓吾鄉十有餘年

書范公桂海虞衡志序後

七

矣與先君甚習因而徧識井里中尊宿值是望門投止而無能相容者先君納之家中幾兩月爲某人者利其資乘之而稱貸先君命畀以二金不飽所欲次日密告於營弁差兵勾攝先君謀之同社力陳於戎府而張無恙焉先是張寓吾家時先君時令人覘行人門有犬吠聲即令其潛於園林中後事解而生怨謂余時以有人來嚇之而不德先君云觀此可爲長嘆

書范公桂海虞衡志序後

此序溫厚和平如見其人余在塞上有友人爲余言范公初爲獄吏凡獄囚之飲食必親嘗而後給有疾則躬調藥餌如父母之視子女也其夫人某氏賢凡獄囚之

衣服親爲澣濯補綴一夕范公爲冥王攝去與之坐而禮之私問注祿使者云此公陰德合酬以宰輔但其貌不足以堪之奈何注祿者跪云益以鬚斯可矣於是呼左右持錐刺其腮頰爲之生鬚云云後果登相位余未見此書但友人言之甚悉因筆之於此

題李衛公獻西嶽碑後

康熙乙卯冬余使人至長安過華陰寓書於孫長發雲錦年兄使旋貽余衛公石刻三本受而命工裱成帙記順治辛丑秋七月過祠下時暑雨多厲不遑瞻禮暨康熙己酉之冬同漢上薛調六過宿道人周芝山家徧觀廟中石刻甚富擬得如秦畫榻所樹而年來道路阻塞僅得是帙他如石室之藏竊有志焉未卜也戊午暮春錫徵誌

瀟湘八景跋

余家世習詩而拙於畫然每於詠詩而起畫想如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此田家餽餉圖也如其笠斯糾其縛斯趙此田家耕耘圖也如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固見男女別塗之教而閨中淑質羞澁於桑蔭庚鳴之下依然紙上也嘗欲得丹青手描寫成幅以傳盛世重農之意恐輕肥家笑老瓦盆而止自甲子抵里距今十年逢年者一其餘則人食二鬴而已至去年壬申河無魚井無水場不見稂稂嘗謂諸兒曰詩云豐年穰穰只詠穰穰二

字而人物康阜之象宛然在目疇能為此豐年圖乎使
有善畫者於斯時而爲我寫出諒無人笑田舍翁也乃
一日兒子輩取所藏書畫強余以題詠而及瀟湘八景
余惟景者何選勝也景以郡邑傳而域內之不爲郡邑
而以勝著者如蓬萊之十景如西湖之十景如瀟湘之
八景著於世其爲文人之題詠墨士之描寫汗牛充棟
矣若夫雨景晴光鐘聲帆影余無取焉獨是爲晚景者
四篇意當年捉筆選勝人其亦蒼頭白髮翁乎余喜甚
爲古句八章時康熙癸酉之四月二十四日也

讀離騷志跋

其矣注之爲功也古人不見我匪注曷傳我不見古人

卷一

九

非注莫解況古之立辭簡與命物奇幽山川隨時代而
改號草木因風土而異稱非博識君子以守先待後之
深心爲述聖傳賢之大業注之爲功豈淺鮮哉命世大
儒以格致誠正之學明義文周孔之道用心既密微詞
以顯五經四書之注疏千聖百王之典籍粗涉藩籬敢
嘗竊與至若諸子百家人各有書書各有注注在修詞
解說自易注釋龐雜莫若離騷屈原以同姓之親臣丁
荆楚之末運遇人不淑猶尊靈修遭時多難猶切先路
惟一心之不易甘九死而不移卒乃投身沅湘取則彭
咸志士君子未嘗不追其事而流連也其所以明志者
首離騷經一篇纏綿反覆慟宗邦之淪落沉吟低徊明

昭質之無他司馬遷嘗喜其文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信斯言也夫子
之評詩曰哀而不傷又曰可以怨是說騷者當於此中
求之矣而自閩諸家注或譏其重複或病其斷亂或謂
其怨誹或議其憤激即朱夫子曠世大儒也亦謂其語
真昏而越禮越怨憤而失中爲風雅之再變而況其下
此者乎今取全經而讀之則注家之過也余嘗取諸家
之注細爲參酌爲誤有五其一則答述之段落不明也
女嬃嬋媛初則責以婞直危以亡身繼嗟盈室責以獨
離中以余情之莫察則悲憫之至也然獨不余聽則涕
泣之遂也終之以依前聖而節忠憑心而歷茲則行吟

卷二

十

澤畔投身汨羅之終局也以女嬃之口寫屈子之心復
以耿直之性代骨肉之口婉轉悽惻至今讀之尚淒然
泣下焉奈何王逸諸人皆謂六句而止乎尋思其誤豈
因二余字乎嘗觀世情同姓相親必曰我家朋友相切
則曰我輩爾我不分親戚之至也識此義則其辭章矣
至於靈氛之辭本十八句也巫咸之占則二十八句也
一則告之以去國一則告之以求君痛罵黨人皆出人
口屈子不更渾厚乎好惡不同蘇冀壤而棄申椒屈子
之所知也蘭芷不芳荃蕙化茅屈子之所異也所以惟
而異之曰余以蘭爲可恃兮云云蓋所見者固然可以
無語而所恃既去不能不怪立言之體然也如使兩占

皆答辭既重複文涉俳偶屈子文章之祖也勸簞一至此乎其一則求女之誤也高丘無女王逸謂之求賢則近似矣淮南謂之求君屈子瞻顧靈修傷心數化念中只一懷王求君之說得無誣乎滋蘭樹蕙九畹百畝如此之多也留夷揭車杜衡芳芷如此其衆也一則曰衆芳再則曰衆芳非以比多賢乎前謂多士爲衆芳茲乃謂女爲賢乎宓妃不嫁以况石隱似爲近之皇皇簡狄聖人之母也又三百篇思賢之章點矣未聞以姜嫄太姒一爲比喻也今讀其辭曰閨中既已遠速兮哲王又不寤而知其爲求女也蓋楚懷之惑也子蘭靳尚上官大夫革蕙之於外使有賢妃枕席納誨如雞鳴脫簪故

事哲王豈不寤乎而奈何鄭襄從起而燕於中也然則其求也奈何若曰高丘無女矣第石消盤女貞不字矣我聞有娥之間產佚女焉有虞之區產二姚焉就其地而求賢女庶幾流風餘韻未盡歇絕當得其人以佐吾君乎其二句之誤者惟黨人之偷樂路幽昧以險隘六句之誤者悔相道之不察一句之誤者將往觀乎四方何也黨人二三見於篇其一則謂桀紂之時言其二則

書王文端公集後

是集乃翁仕山左時康熙庚戌登州太守楊公諱日盛山人西大同人之所賜也維時簿書煩冗受而置之笥中意以近世家刻

視之年來山居寥落加以饑旱爲災康熙辛未壬申夏大旱溪澗無水河涸取舊書而讀之以遣歲月次及是集不禁拜服讀奏疏而見先生立朝之心術讀尺牘而見先生之經濟每每於筆墨間讀先生憂時愛君處不覺淚泫泫數行下也至若詩篇啓札聲調四六俱出於心裁非蹈襲家生活恐後人以殘書視之亟命我兒裝潢之以貽後人善讀書者於此編留心則凡學者之立心行己以至於事君交友得其大端矣若夫聞見之廣手筆之高又其餘事也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蜀後學李蕃書時年七十一

雪鴻堂文集卷九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眉 字校

讀杜

登兗州城樓

浮雲二句言山川如故疆域依然但只存秦碑魯殿秦漢之古風所餘無幾所為獨躊躇者此耳

李監宅二首之二

愛才一語非以自譽是他自占地步不然只誇門欄之盛飲食之美宅第之深不幾為撞席客侈誇主人乎著此一語見公之館於此以其愛才非我之貪慕云云也况一見傾座又主賓俱賢耶

重過何氏五首之一

倒衣還命獨倒衣將軍迎客也命駕將軍愛客勸毋遽下馬也主人延客或不即來而客聞請即往致主人倒衣而迎客亦料主人尚不在門故未下馬倒衣命駕公往之速主人迎之恭一句見之

次首

將軍不好武見其文雅家纔足稻梁又非豪富而幽意好客此老杜之所以屢誅而不已也

憶幼子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公詩也未聯只作公憶而愁愁而睡睡而笑背俯軒老人憶子之狀如畫

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九

按喧呼聞使星此詩非假驛而居也吐蕃抗命羈留朝使正以安史之亂耳綢繆幽事正以此為關心事耳如一日者使星言旋入館驛中篁竹如故高柳依然仰人得此地聞使星焉是老夫於此幾不知為秦川矣如其在郊垌矣

野望

顧修遠謂末二句舊注以鶴喻君子在野鴉喻小人在位甚無謂意亦如中四句天空一鶴飛鳴而歸此可望而見昏暮亂鴉遮塞林木此則望之不甚可見者也合而言之總曰野望此說亦極透脫但以可見不可見板分則六句一色於起收體製大失矣余謂二三兩聯承清秋望不極末聯止收迢遞起層陰也蓋層陰日起已有真鴻之志况昏鴉滿林是純陰之世上已無明君朝已無正士欲鶴以孑然一身奈之何哉所以歸之晚者此也

酬高使君

三車肯載書肯字照上客字即首肯之肯謂許也按唐慈恩窺基焚法師欲度為弟子基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前乘經論箱篋中乘自載後乘妓女食饌道中遇人殊訶之此用三車故事也則其為許載書也益信

有客

正葛巾似用以巾漉酒事不然菜甲小摘曾是以爲情親乎

西郊

無人覺來往翫時出二字非一出也由碧雞坊至西郊而草堂而市橋所經者非一地官柳野梅之下正多游人也經書肆而觀書過藥架而檢藥所至又多焉曾無一人覺來往者也鄉寥落之狀宛然在目矣覺字比見字深覺字即有驚座之驚無人覺非不見也見如不見耳公之冷落可知

江漲

繹此詩高數尺沒中洲皆兒童報語也公開報初下林

乃倚杖原不爲兒童之言驚擾也而報者如斯及觀之而細且輕也燕鷗之迎而逐者如是也且漁人復縈小楫而往也天下事豈可以兒童之言爲據哉

琴臺

蔓草見羅帶即響屧石

一作姑蘇城

上青青草西子帶拖拂過來

屏跡三首之二

失學從兒懶言已失學不能教子也長貧任婦愁言已甘貧賤而任婦愁也若作不理會語則失之矣

九日登梓州城

是年公五十一歲遽爲白髮翁耶可見流落之甚朝廷

醉眼中朝廷一作乾坤爲是若朝廷二字下接醉眼恐失體

春日梓州登樓

望欲迷即次首登樓眼入故園意也身無卻少壯有志在千里之思年雖老衰而心卻少壯如曰卻少壯得乎恐老杜不若是也伊舊二字即卻字細按次首則不安於衰老之思如見

寄上漢中王三首之一之二

此詩首聯親王客星並言之次聯雙白鬢之上加百年二字意者王亦老年乎以同老交游五年間別正當以酒言情之日也王其忍斷之乎即曰王以疾不飲則一

座右銘足矣然或謂我不能從遠州之行而不與飲以示罰即使我自醉不必王與我同飲也足以逐浮萍矣次首已知未許俱以王說公時以衰老見詠意者不起之狀王已知之昔日從游者今以謝客即扶杖而來者亦未甯也至末淨掃鴈池是公之自留也而平日與王交游之厚即此見之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寶使君三首之二

此詩關心傷眼四字最當體認蓋公此日在巴西水之上流猶恐波作惡岸隨流汎川水東下小如剗縣平如揚州水勢到此其險更甚可愁正多也隱隱有中原陸沉之慮所以接情人之飲而少減耳是時吐蕃蠢動松

維失守其關係於天下勢不小故於詩微言之

章梓州水亭

猶是秋水也何以偏多以吏人橋外少耳

泛江

亂離非奏樂之時而奏樂將無長安之思矣時兩都失陷恢復尚未期也此句微諷在位者飄泊之人無能進一言亦惟且聽歌已耳然故國之思雖飄泊而未有已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之一

少年場中呼盧喝采狠紅倚翠見有蒼頭白髮類乎其中未免憎恨此老杜億度語也億人或我恨也老年人不願赴人席以歡娛恨白頭也則老杜今日之就以使君好客故耳不然此晦日也惟添愁也

江亭王開州筵餞蕭遠州

老畏歌聲短愁從舞袖長老人無他消遣惟歌舞場中粗可消遣如歌短聲歇而老愁起矣正不必如短亦畏解之解也此聯老愁二字略斷如云老矣畏歌聲之短也愁歟從舞袖之長也不然歌舞散後老愁從何消遣耶

玉臺觀

浩劫似仍以世劫解若佛家所謂未來劫也言滕王所造當歷劫之後此塔尚存皆知為王造云

一聞高常侍亡

朝端金華地下修文皆愛才之故也然以之為金華省則虛歷而修文即反久任則是金華省殊於修文矣所以下一何字言歷金華省而不得展其志反殊於地下郎之見歷也然不留之為省中之用而反供郎官於地下其故何哉何殊二字怪異之詞如曰雖生猶死是罵語非哭語矣

自開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之三

轉石驚魑魅山腰曲徑之中茂林修竹之下石蘚斑駁有如魑魅乍見之際未免心驚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傳宗似宜以禪家宗解言詩友合詩似不可輕為況復如侍御辭謂詩禪之宗也愈不可輕為矣奈何今朝別離不可空然惜別此詩之所為作乎

舟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汝賢非賢聖之賢如猶賢乎已之賢言已之依沙宿船乘櫓輕鷗汝得安然江上雖曰有官守之勞比之於我猶為賢也

宿江邊閣

薄雲孤月公益自比鶴鶴以比民庶材狼以比盜賊不必過為鑿解

西開夜

山虛風落石蜀中山險碎石堆於嶺表往往行旅蹂踐
草間木際時有之暴風所過隨風墮落然惟夜靜始覺
之惟公久於蜀故知之

峽口之二

首二句言治亂皆非我可居之地皆由公孫玄德逞英
雄之伎作割據之長綫經兵戈而此地愈寥落矣今日
惟有蘆花楓樹荒涼寂寞豈人所宜久留者哉我以疲
繭徒居於此待食親朋豈得已哉言其久於此非所志
也

晚

既日晚色莫辨則曉暄何來修遠說此誤矣愚謂杖藜

讀杜

七

非公也蓋公幽居間看是時有杖藜而尋巷者謂晚也
尚有炙背而近牆者謂暄也公閒居觀物是時之來歸
者家居者或行或憩晚來人有如是者而公固幽居者
也凡尋巷者炙背者皆人也皆見公之幽者也所以只
接吾知養拙尊至此句方入公來

送王十六判官

衡霍四句不必謂王有衡霍之行總言江陵之南衡霍
之山可游也即瀟湘之大可涉也不則即荆南寓居乎
我久有出峽之志王而住荆南焉則主人矣聞庾信之
宅今即荒林公肯為我留乎如此則仗宇始有著落

庭草

看花二語見所以致惜庭草者正以其不敢以花為家
耳

宋寄李十五秘書文嶽二首之二

上竹枝歌未好謂巴人俚俗此首首句行李千金贈其
就巴人眼孔說此行也當有千金贈豈知衣冠八尺身
者哉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御史判官重贈

因一宋玉起公之悲秋必以起李之悲秋公不安於夔
久思出峽思宋玉宅特借言耳此章因荊州及宋玉特
因宋玉悲秋故託以立言者只因此地生涯晚也猶云
荊州有宋玉宅我每欲到而未能僅能於此地遙同悲
秋之感耳李雖功曹官亦不達孤城落日之際身居水
國其愁為何如乎言其悲秋更甚我也

戲寄崔評事表姪蘓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諸君皆弟姪也冒雨過訪彌見慇懃况公在峽中時猶
宜親知者乎乃忍待麗日則未踈豁之故也故以豹隱
龍潛戲之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向夕宜止就九月三十日言秋已盡悲秋似終矣而瘴
餘霜薄虛嵐冷蒞其搖落尚無已也為客者何時了了
哉

秋清

杖藜還拜客宜作還客拜

暮春題漢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一二

此聖治之詩也杜公日望長安見太平有象再與暮春期猶云不過再住一年耳百舌無聲佞人去矣繁花能幾時哉谷口雲氣江頭亂波指諸盜賊如雲氣之漸消而橫激亂波使日華遲遲耳所以止再期暮春者此也次首千樹橘可比封君以地當舟車之會也夢中山水險隘縱多物產僅供野人口腹之費而已烏能比封君哉言外見所生非其地也然地即僻陋可以養拙可以全生

園

自足媚盤餐思媚其婦之媚

白露

園開連石樹頗解得之矣船渡入江溪未也蓋江岸相連不見溪水水流於岸荻洲蘆之間未得見也惟既渡之後回首一望始見入江耳迴鞭急鳥栖鳥栖正宜歸且峽中幽徑非可夜行故曰急也說者謂幽徑多蹊恐有從而竊取秋實者故迴鞭急鄙哉言乎堂前撲棗任西鄰者何人哉

雨四首之一

白鳥去邊明惟白鳥始見明總之言雲黑欲雨之狀月

此月是八日以後月 第三首六上弦以天邊水中者言公在瞿唐峽中舉頭見天上月俯首見水中月故曰六上弦

十月一日

只自相歡三字寫出旅人漂泊光景如畫

峽隘

青山單指在江陵者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曰朝儀曰稀聞高閣報曰有喜近臣知曰宮中每出歸東省云云則知老杜當日習見君臣朝見惟修朝儀而已會送夔龍而已其朝政之得失不言而自見矣然詩

辭婉麗未實一字道破最得風人之體程子云觀賢士

大夫之日少宦官宮妾之日多如此詩昭容雙袖盡漏穠聞大有諷諫意

題鄭縣亭子

既晚來幽獨恐傷神正有憂讒畏譏之意而頗修遠謂不必著羣小之讒諂解則此詩何所指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之一

欲知趨走傷心地華州之趨走也正想北省之氣血無路陪笑語憶北省也有時顛倒著衣裳又華州之至日也蓋至日在外之臣子亦有拜祝則趨走一也而非殿

庭之趨走則趨走爲傷心地矣華州之香案未必如在
省之氤氲所以想氤氲滿眼香五六總說到問老身上
貶在華州則何由陪笑語不過於至日修顛倒衣裳之
儀文耳諸註俱言欲知正想無路有時八字而洗發未
醒姑臆言之

卜居

結聯著一堪字言萬里之興此可堪之但四方多故山
陰之小舟須登舟者尚不知何日也說者謂公因萬里
遙遠發萬里想以爲于此卜居必有不憚意於主人者
可以不必

秋興八首之二

南斗一作北斗當以北斗爲是據南斗城在長安又烏
得倚以望東華耶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

問問仍說草堂公還草堂嚴公過訪所謂還揖讓也

示獠奴阿段

病渴句承郡人蓋惟爭餘瀝不能已渴故三更猶迴白
首傳聲句承尋源來

簡吳郎司法 又呈

細參兩詩吳郎其少年而不更者乎曰賈賸疎豁我爲
峽中山水此中略疎豁耳借汝停晏游非居家室也我

或過從一爲散愁姻婭之情有何不可想吳郎年少言
動之間不免有厭棄衰老之况故以詩微示之不然假
館居停亦常事耳舊館主人一坐何傷而必曰許且溺
遺騎之初乎猶云我之待汝情非不親也今乃一坐不
許乎我尚如此何況寡婦所以又有一呈使插使字似
宜作便不然使若鄰婦乎抑吳郎乎出於鄰婦則不恐
懼出於吳郎則遠客宜防矣便插亦作吳郎別嫌明微
之意不必以東樹爲介可也已訴言婦人必將到骨之
貧訴與汝也正思句是告吳郎以萬物一體之懷正宜
從此想去萬里戎馬如此輩者何限我輩處此當如何
補排思及此則此婦當念不必言矣非公自思公寓居
有年思已久矣不必到此時始思也龍前篇借字許字
後題又呈二字則思見似有弋獲不然區區一老鄰婦
諄諄不已何爲乎

返照

肺屬金主音聲此時公已不與朝政即有當言者亦如
肺病不能言已耳如果說肺病有何趣味且病喘高枕
不必方書而知之矣愁時閉門豈閉門可以了愁乎須
知有可言之事有可愁之狀吾身已不用矣高枕閉門
付理亂於不聞耳然遠害全身又當爲計下云不可久
留云云

見螢火

此也以螢火比小人也。簾疎言防之不密也。坐人衣言其始未免依傍人也。忽而得志勢便驚人。使琴書君子不免短氣。浸主移天蔽日。使垂耀三光亦至無色。皆小人伎倆也。及其敗也。僅井桐花葉之間。箇箇輝輝。小人勢敗零落。光景想公必有所指見其敗也。如是吾明歲可歸矣。故云云。詠螢云乎哉。

單山人隱居

不得已如孟子之好辨不得已有一番手眼。山人之出必須經者又不知何如也。正以嘲之。

九日

弟妹同此干戈自同此衰謝。有日月其除相見無期之

李商隱詩

李

慮李勣有言。顧今吾老姊亦老。即兩相催正思念弟妹之意。若止催自己似猶不為思弟妹也。

冬至

屈原憔悴江上漁父見而問之。吾獨老即無人問意。若彼天涯成風成俗。風俗既同情誼自親。與異地人何與哉。

令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之一

朱紱句說者謂骨肉相慰勞之語不嫌其侈。張言吾今已受郎官可佩朱紱乘彩鷁而來非也。蓋言自顧朱紱今已無補朝廷。猶云無路報國。輕舟還家已耳。自愧自慚而以莊語出之云云。不然暮下郎官非尊顯也。而侈

張於兄弟之前哉。郎官非可誇之官。兄弟非誇官之地。為此解者陋矣。朱紱雖卑命服也。服官之義謂何。而乃隨綵鷁上下乎。正不忘君意。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侍御判官賦七言同作

評者謂老杜二詩但極贊美不見規諷。豈未之熟思乎。試合二詩詳之。而美刺俱見矣。伯玉何任杖鉞者也。當其時天子蒙塵。寇賊內訌。所倚藉者非杖鉞之人耶。而乃碧牕朱戟。宿霧浮雲。投壺散帙。作無事人。視天子瑣凡於炎蒸烈日中。回首京華。望廓清如不聞也。彼江漢之間。退食委蛇。必自公事無廢。乃成自得。今伯玉之自公退食為何如哉。杖鉞何等責任。乃僅寒帷而使人瞻其美乎。又且投壺散帙。伯玉之負乘如見。次作第三聯推轂二字亦同此意。而曳裾皆文儒大形。譏刺矣。彼何時也。豈白面書生賦詩退賊乎。只作贊美看。則杜公何以稱詩史也。

附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腹中二句似有使老杜之意。不則愛惜之意。蓋欲公無炫已長幽時。晒書可也。無託多病靜處弄藥可也。多才則恐召疑也。

人日

首二句如脩遠說可謂得之下六句尚未也。樽前柏葉

句是老當益壯意不以衰老自安如云吾老矣尚堪一行勝裏金花猶可耐寒况我輩耶於是撫佩劍猶衝星也孤琴自賞豈知音不遇乎乘早春而往興之所至道之所在也予必有所遇矣寧僅如鄉人之一談一笑使人以時俗相顧而視世之皆海沒於重陰也哉

書

補

五

雲鴻堂文集卷十

通江李 蕃錫徵鈔

男 鍾璧

周禮通義問

天官

冢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敝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醫瘍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邊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暴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太府 王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閹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泉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通義天官

冢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內宰 九嬪 內司服 內小臣 閹人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甸師

酒正 醢人 凌人 疾醫 天官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士夏
司勳夏	大史春	小史春	內史春	外史春
御史春				

地官

大司徒小司徒 鄉老 鄉師 鄉大夫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保保氏司諫司救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說 司稽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縣正 鄙師 薊長 里宰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斗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茶
掌蜃	圉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春人	饔人
藁人				

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梁氏 司市

廩人遺人

按地官八十一

春官

大宗伯 小宗伯 建師 鬱人 甸人

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大夫
四人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替朦
典同
磬師
鐘師

笙師
鋪師
韎師
旄人
箛師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千 大太卜

卜師 龜人 蕪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胝履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中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冢宗人		
通義春官				
宗伯	小宗伯	鬱人	壘人	司几筵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太師
典同	鐘師	鼓人	箛章	鞀鞀氏
典瑞	司常	雞人	司烜氏	大行人
小行人	秋司儀	象胥	秋掌交	馮相氏
保章氏	太卜	占夢	眠祿	太祝
周禮通義同				
大司馬	小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權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太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
司弓矢	繕人	素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達師	詵人	揮人
都司馬	冢司馬			
通義夏官				
大司馬	虎賁氏	太僕	戎僕	田僕
車僕	校人	馬質	廋人	圉人
牧人	司門	司關	掌節	掌固
司險	職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揮人	射人	挈壺	司寤	
按虎賁氏二十三在司右後馬質第四				
大司寇	小司寇	選士	縣士	方士
評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夫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閼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盧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修閼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是氏	柞氏
雉氏	誓族氏	剪氏	赤夷氏	姻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象士

通義秋官

大司冠 士師 朝士 司刺 司圜

調人 司箠 司隸

冬官 關

考工記三十官

攻木之工七 攻金之工六 攻皮之工五 設色之

之工五 刮磨之工五 搏植之工二 輪輿弓廬匠

車梓木築治梟桌段桃 今西鮑韞韋裘皮畫繪鐘篴

鑄色 玉柳雕矢磬 刮

斬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桌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韞人 韋氏 裘氏 畫繪 鐘氏

筐人 槐氏 玉人 椰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旋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 上

工三十

工三十

通義冬官

司空 小司空 遂人 地 遂大夫 地 閭師 地

載師 地 司民 秋 量人 夏 均人 地 稻人 地

草人 地 司稼 地 山虞 地 林衡 地 澤虞 地

川衡 地 籒氏 秋 司權 夏 染人 天 司服 春

司裘 天 弁師 夏 巾車 春 蒙人 夏

通義冬官考工記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鳧氏

桌氏 弓人

雪鴻堂文集卷十一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我 校

問梅

呂夷簡

按夷簡在章獻太后時天下晏然固其力也然募萬勝軍用宗室補環衛加契丹歲幣偷安目前貽累後日所謂宰相器者已負蒙正之薦矣其甚者廢母后逐諫臣結內侍閹人應詞宮中事小人之尤者而梅堯臣都置不記惟記其引用醫官陳巽舍其大而錄其細其好而不知其惡乎予嘗求其故堯臣者侍讀學士梅詢之從子也初詢在濠州夢人告之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夷簡通判州事侍之甚厚其後詢之廢斥以至貴顯皆夷簡之力故堯臣因詢之故而重沒其實歟

張士遜

梅堯臣謂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言官將告乃出之正史亦載士遜嘗納女口爲御史楊偕所劾予以爲皆誣也寶元初士遜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鄴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閑幽閉亦損浮費也近復有獻婦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觀此帝既放宮人則不敢獻士遜稱上盛德則必不獻堯臣豈未聞乎

盛度

梅堯臣謂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予按度之參知政事在仁宗景祐二年也度在真宗朝由尉簿歷秘書郎至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時已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矣奉使陝西繪上西域圖真宗召而問之又上河西隴右圖真宗稱其博學遷右諫議大夫改會靈觀入翰林爲學士是時度已非不遇矣其參知政事時已進承旨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是又非不遇矣無爲而泣泣從何來梅堯臣誣人乎又嘗攷度之爲參知政事也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善齊夷簡善綬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曰二人心腹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因以問曾曾薦齊問夷簡夷簡薦綬由是四人俱罷既無媚宰相之骨必不泣於天子之廷矣則堯臣真誣人也度字公量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能易語言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目而詬厲之其得謫或由此歟

王博文

梅堯臣謂王博文做盛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攷博文以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勳同鞠真定府曹汭

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為走馬承受賈昌德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昌德以賊敗收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後因沿邊軍民逃者歲為熟戶畜牧又或以遺遠羗易羊馬故常沒數百人間有自歸而為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於旁路又建議稽察互市再遷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兩為龍圖閣又按悅生隨抄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為政務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

曹志之並無泣請事堯臣之說奚自而來

任布

梅堯臣謂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勲而引為樞密副使按綱目分注及本傳皆云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是矣乃並謂任布援稹之迹為樞密副使則又誣也按布字應之河南人家貧從人借書以讀成進士補安肅軍判官奏河北利害請飭邊備契丹議和澶淵恃其備也真宗識其名特改為大理丞後歷開封大名荆湖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時京師東南有泉湧出為禁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使布素習阿附應如佳樹之譽矣乃正論曰明朝不宜以神怪炫愚俗致忤宰相非素有挾持

者然乎又寇萊公當日不輕許可人時越州缺守萊公曰越州非廉士不可守時布方守宿州也乃徙布越州布一貧士而以廉著欲襲稹之迹將何途之適也而堯臣又謂其面見宰相乃以為樞密副使今觀本傳自龍圖閣學士徙澶州復徙真定又徙河南未至召為樞密副使曰未至曰召則非面宰相矣史稱其繩約自守歸洛作五知堂無他貶辭而與稹並誣堯臣誠何心哉或曰布為其子遜所訟嗚乎事有不可知者觀當日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非可以知其不肖子矣

鄭戩

按戩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還吳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開信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知開封府日吏馮士元為姦利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樞密盛度叅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叅劾其狀度琳罷去士元流海島其餘絀罰者孔道輔龐籍等十餘人朝議畏其綜核及其知杭州也以湖為封土埋塞為豪右僧房所占冒戩發丁夫數萬開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後為永興軍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之歲減二十餘萬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尚嚴甚者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還知永興初靜邊砦主劉滄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戩

使董士廉督其役會罷職而韓琦尹洙皆以為不便戰
力爭于朝率城之史謂戰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
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梅堯臣謂其結中官黃元吉稱
元吉為爺本傳不載此想亦本之怨家言歟

范仲淹

梅堯臣謂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為族弟
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姓范與仲尹連名甚矣
堯臣之妄也仲淹唐宰相履米之後也其先邠人徙家
江南遂為蘇人焉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
名說少有志操及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舉進
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路節度推

不盡錄

同傳

五

官始遷姓更其名堯臣不考而謬認若此若謂改名於
朱第之先則及第者朱說也改名於既第之後則又無
藉於仲尹也按本傳仲淹依戚同文學冬日憊甚以水
沃面至以糜粥繼之世稱仲淹斷康也夫寒苦如是吾
不識此時仲尹安往乎而堯臣又謂仲尹資蓄為仲淹
取給盡而家破于又見他書載仲淹讀書山中夜所
坐几下地裂累累皆黃白也仲淹急掩之讀書不輟後
既貴寺僧往候留數日語僧曰吾蕭然一官無可持贈
然感子遠來奈何吾往日坐下有埋金若干子其取之
僧以為給已弗謝也怏怏而別歸而得金焉觀此則知
仲淹不利無主之金而肯奪同姓之貲乎嗚乎小人之

口一至此哉至於公之文章事業心術品行學士大夫
能言之無復贅

賈昌朝

吾讀賈昌朝傳而疑焉其成進士也真宗覽其南郊祈
穀頌而召試也其試中書也孫奭請老為以自代以講
書有師法也其加直集賢院也仁宗以崇政殿說書誦
說明白也其為天章閣待講也閣僚特置而仁宗首命
昌朝也其為觀文殿大學士加尚書都省也帝以舊學
而特置以寵之也其改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也又
特恩也蹟其治行如西域獻佛骨銅器請加賜遣勿煩
示中外如力止啖契丹使攻元昊恐其責劾無已如請

不盡錄

同傳

六

無任親舊恩倖為將領如止備邊六事如請朝臣衰老
章致仕如請執歸官無賜死如請章懿章獻升祔別祀
章惠如日食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如請邊人贖地主
不時贖人符而贖之如對帝講乾卦義殆出身正太建
論切實者乎乃當彥博以老求罷如諫院陳旭恐昌朝
遂代為相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創客位以待
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釋不治仁宗嘉佑五年陳旭
為樞密副使諫院唐介趙汴御史范師道呂誨論旭陰
結宦官故得大用及改宋史陳旭無傳則其人非蔡襄
范仲淹尹洙一流可知矣劉沔有言自慶曆後臺諫用
事專務技人陰私不可辯者以中傷士大夫陳旭豈即

其人歟按宋史謂昌朝釋矯制宦官驗問無事實則其
他可知已堯臣想亦附會而爲之蓋以朱夫人買夫人
乎殊不可解

文彥博

梅堯臣譏文彥博其說蓋本之唐介而增飾之也今觀
其文舛錯乖謬其爲附會無疑妃父堯臣登進士爲石
州推官早卒而謂彥博之父之門客一也堯佐本妃之
伯父而謂妃認堯佐爲伯父二也富如天子寧有不識
錦繡者乎而謂貴妃衣之上驚三也入討貝州賊事云
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其意以將破者將以著彥博
之困於成功也以上憂之者將以見貴妃密令人語彥

宋史文彥博

附

七

宋史文彥博

附

捕也不思也將破矣上復憂之者奚謂乎四也然間金
壽鏐之說當是唐介擬廢之辭或堯衛士作亂貴妃進
封二事彥博無一言進諫而爲此說乎第當日楊懷敏
之姦憂城廂之衆知政事丁度爭之帝不聽也進封之
議彥博實建之諫院王贊御史何郊諫之而帝弗止也
使彥博當日於二子之後而進說不已不過亦一不聽
已耳萬一激切言之則有孔道輔范仲淹孫沔尹洙之
故轍使君有斥逐諫臣之名故更有大於是者將無人
置喙矣即曰杜漸防微乎嘗見郭后之廢也尚美人亦
廢於洞真宮楊美人別宅安置未嘗有得僭逾程而踐
長秋者況嬪嬙人致問瑤華則仁宗之悔心已久矣而

曹后又帝之所禮重者也宋無兩呂夷簡又何患乎彼
張美人雖寵不過祗席間耳知必無尚楊兩美人之禍
矣彥博蓋權之所以寧默默而已也其後吳中復乞召
還唐介彥博言於帝曰介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
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大深真仁人長者之言
也其曰中病言其不諫也曰風聞之誤謂奇錦也至於
王則事綱目書之詳矣

高若訥

按高若訥之爲監察御史也御史楊侔所薦也梅堯臣
謂由其母兄中官楊若訥薦之可謂誣矣時中官閭文
應爲內都知呂夷簡且厚交之而若訥獨言其橫肆不

宋史高若訥

附

八

宋史高若訥

附

法請出知率爲相州兵馬鈐轄又內都知王守忠欲得
節度使若訥固執以爲不可此豈依附中官者乎惟范
仲淹尹洙文貶不出一言以救正之而猶怨歐陽修貶
之夷陵則若訥之罪也然吾於此以爲若訥固失之而
修亦未盡焉修移若訥書曰仲淹剛直通古今班行中
無比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
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汝知足
下非君子是修也過於訐而若訥失之懷以此責若訥
若訥何辭是以君子責撫實也

孫沔

吾於仁宗之寵呂夷簡也甚至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

躬而孫沔上書直白自夷簡當國然正言察直道又曰
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又曰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
妮妮四百餘言深中夷簡之失至罷張貴妃而欲冊為
溫成皇后也欲令宰相護葬孫沔讀冊沔上言曰陛下
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當日史
臣稱之曰剛正而堯臣謗之至謂沔與妻俱淫蓋考之
史謂沔妻溫氏悍妒為一時所傳夫悍妒之與淫蓋也
其相去有間矣今古婦人之悍妒者衆矣可俱以淫淫
臣之乎又攻沔之居官也在州縣則以能稱在邊疆而
遘人服而立朝之節又復如此堯臣何不成人之美耶

政履藉以明道二年於唐請惜垂簾儀仗已為殿中侍
御史矣慶曆元年辛巳經略陝西安撫使五年乙酉為
樞密副使慶曆七年丁亥文彥博始參知政事是藉之
得召先彥博已十五年及慶曆七年冬十月彥博以唐
介勅免罷藉始平章事是藉之得相又非因彥博也皇
祐五年癸巳罷藉罷又非為悍妻因貪而罷也而梅堯
臣謂罷藉與文彥博為婚姻遂得舉後為悍妻因貪而
敗政之史謂藉曉律令長於政事持法深峭以故士卒
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

予放棄歸老棲泊吳中時癸亥年也春淋無度暗消
九十風光夏日當天非復尋常海暑加以營營青蠅

揮去後來煌煌火雲不留自住僦居斗大已非邵公
之寓歸路迂回難問楊子之宅值此長日謬學引年
詩元元於道流青牛之遺駕已遠談空空於釋部白
馬之馱經疑虛且未種夙世之緣自難了此生之孽
撫躬惟谷何處忘憂爰翻架上殘書庶幾窮途好友
然問天心於大易案有十家攷正義於麟經苟存三
傳將適虞夏商周之典誥汲冢復岐見聞抑窮冠婚
喪祭之曲經周官又費蒐討毛鄭注疏雖曰家傳卜
筮緒言已非口授第已作筌蹄於白首尚何復咿哦
於窮虛事業已俟三兒消遣且先諸子六月以息謝
喪我於家莊中道而驚求保汝於禦寇關尹述而道

者法學老而王者師陟羽山之巔而亢余已遠
白頭之頂而辛斲何存大匡小匡之書門上諫上進
舟雖都其選亦未遑也至於立言非孟荀氏因志不
純則就毀儒墨子所為叛道商君刻薄秦業因以驟
終鄧析循名鄭風由是太弱雖時校閱未快心願故
進而言文庶可以愉志篇章特剝韓呂獨步於先秦
構索極深向雄並美於西漢吾於四子兼景行焉其
餘呂尚穰苴之徒孫臏吳起之輩粗可涉獵尚俟居
諸幽懷岑寂寫暢聲歌吊屈子於汨羅騷也而雅溯
賈生之鵬賦哀也而傷他如宋玉景差之悲吟枚乘
長卿之廣和想見風流堪永言志乃至六朝詩體盛

雅謝庚四變唐風惟傳李杜所當欽其光皎然厥清
新而宋元兩代未置喙焉既已倦游乃披小說自漢
迄明爲家■四百五十或朝而暮以飮三萬六千信
手而掀崎辨鳥焉成馬亦隨口而盡未分亥豕爲魚
於碧雲駁深增詫異夫范文正公者以聖賢居心以
忠孝立志先憂後樂致君澤民呂氏美其無雙宋室
推爲第一而梅生狂慧妄加醜排文路公歷事四朝
始終一意狄武襄之公忠孫元規之清孝莫不橫加
飛語著成誦書其餘諸子或傳以出處之不正或誣
以依附之非人甚至喪心病狂幾人閨闔蕭瑀所謂
地獄之設正爲此輩者也予因詳諸本傳核其始末

稱在精嚴人更三朝非好可阿誠不欲無益於人
諸君子亦分爲若干節名之曰問梅集云嗚乎提夫
孔暨巧言如簧謂詬爲夷惟接阿兄暮夜移淫於淑
不顧月旦清評信口而張三狐迷心而載車鬼尤可
惡者以三告成殺人之罪以三言成市中之虎爲鬼
爲域如變如髮雖正人君子自可質對於青天而食
夫壬人輒敢攫金於白日可勝道哉

雪鴻堂文集卷十二

通江李蕃錫徵著

記略

先君嘗論割股事曰割股者人子
也然國典不輕褒嘉者王道蕩平君子中庸不
以難能者示鵠也而薦紳先生恒樂道之未嘗
見以毀傷髮膚爲議者吾鄉風俗淳厚士女謹
愿自張賊屠戮後此風亦少歇矣 本朝生聚
教養幾五十年來頗稱千百十一而滇雲震驚
又剝膚焉幸經削平後余以衣食故流落天涯
亦不省此者風物人情尚有舊否癸亥冬杪王
靖公來吳中爲余言鄉中年來有幼婦割股以
療舅妻割股以救夫子女割股以藥父母者甚
夥因念吾鄉在萬山中醫藥鮮少其出於此也
仁人孝子之不得已也豈可以行之過與要名
沽譽者同病而指之哉余在數千里外不覺斂
版數具西望遥拜吾鄉風物復古有明徵矣因
吾鄉已事及所見聞略紀數則筆墨淺劣不敢
以傳名也

劉氏

劉氏邑之空山填人遶夫田其以雍髮故聚衆爲亂當
事者以兵討之夫婦被執夫以法不貸將即刑氏覺之

服狼毒以死副將趙萬邦遊擊楊英此報皆驚異越令
救之而氏已絕命矣因歎息泣下各捐綾綢歛之縣令
賈國棟爲之買棺以葬氏之死其夫可傳也死其夫而
得先其夫死尤可傳而以其夫死於法故弗傳君子哀
之當其夫之見執也監押者悅氏容俟其夫之畢命而
已氏知其不免也密攜毒藥及其夫被曳以出氏仰藥
而卒計其時其夫尚未就刑也聞者哀異之時順治甲
午春月也

周氏

周氏者里中民女也年十三適何某吾鄉謂之聘長漢
洋謂之屯養山左謂之閑房吳人謂之養媳婦者是也

適其舅病山間醫藥少氏聞有割股療疾方遂試之至
夜靜人定後持刀下二三寸許未封裹創口即爲湯以
進之其舅食訖因起甫視股間肉縮裂數寸疑血滿袖
矣其舅沉疴也雖不可愈然亦因之少延數月氏之股
不甚痛楚而痊人皆以爲誠孝云

閻氏

閻氏者農家女也適李某而早寡氏守夫喪啼痕嘗在
面三年如一日其舅姑哀其幼少也將嫁之氏無言也
其姆媼矜以妯娌乘間勸之無言也其父母迎之歸反
覆曉譬又無言也惟俯首垂涕已耳先是氏夫之死也
棺木假之鄰家至是伐木治棺以償命工爲治二具及

爲石槨以葬也又命工爲可容二棺者其舅姑哀其志
感其誠自後不復有他言順治丙戌吾鄉擢黃胤猶未
平里人築黃魚砦以避賊賊暴至圍攻甚急氏知其不
可保也乙夜束整衣帶且密施紉縫呼其夫而哭曰天
乎使妾不得相從穴處乎然不得從吾心矣其亟全吾
身乎投崖而死越三日而砦陷

某氏

某氏邑中人也何以記記其行也記其行何以略其姓
其行美而不終故略其姓也略其姓矣其行之可記奈
何氏之夫屬且癡者也屬且癡視人之目爲屬且癡者
更加一等而氏之事屬癡夫也無間言率婦職爲執婦
道焉故可記也夫以世俗之澆也雖甚修謹指摘或時
加焉而氏之事屬癡夫也罔有間言亦可以爲良矣氏
之能事其夫也吾甚服之且於其夫之病而氏割股以
救也吾尤服之非誠愛敬而能如是乎迨割股以事而
其夫以起天亦若憐而鑒焉有行若此深沒之不能悉
也後其夫以他疾死禮葬畢而改適人焉詩曰鮮克有
終底之謂乎余雖嘉其行而不欲著其姓也然若某氏
之於其夫亦愈於今之人矣其行烏容以不記或曰氏
姓謝

義僕

劍之郊有茅舍焉而旌額字皆金碧其一曰風高伯道

貞雁

雲遊集卷之十一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九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九

...

雪鴻堂文集卷十三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夏校

隨說

經史四十四則

余家藏通史評詠蓋南皮湯交川之著作也於春秋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一段余曾評其上云使簡子曰爾絲哉鐸將何以爲政又設簡子曰汝其名爲保障而實則繭絲鐸又將何以爲政讀此不覺三嘆自放廢歸來久不翻書偶一日於季兒書屋得是書而閱之見此數語自喜當年何以參悟到此藉使今日必不能作如是想亦不能作如是語矣康熙辛未春三月二十三日是

雪鴻堂文集卷十三

隨說

孫 夏校

日穀雨節得雨喜爲有年之占故沈氏作字筆此數語說民象山上有山止象也其辭曰思不出其位觀夫山之中飛潛動植皆物也而山爲最靈則思不出其位正如物之生動於山而不出於山也不出非制之使不出防之恐其出也要如在盤之珠圓運流動而不出乎盤如游水之魚煦沫沫游而不出乎水君子之思任其參伍研索而不出其位此之謂止此之謂良

漢志尺者量也量同尺蠖之屈將以求伸者是也蜀中方言謂之量尺蠖字書音約者非

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

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芣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芟以去草古有鳥芟之說如鳥俛而啄食乃善芟也呂覽善芟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稂莠也不善芟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拍之

旦字禮記注作神古文辰亦作旦其文爲日見一上一地也日出上一爲旦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勸學篇問樵者勿告也告樵者勿問也說樵者勿聽也注樵非禮義也或作苦史記器不苦寐國語辨其功苦凡物堅好爲功濫惡爲苦又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

曰沽竈也又樛鹽盡字異而義同

潏沱之名其字各異說文引詩作澍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潏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周禮作庫池史記作潏池山海經作濯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烏池

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下音蝦殊音沙化音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正小鳥也畫於布鵠亦小鳥也棲於皮皆捷疾之鳥也乳媼夫爲阿奢唐中宗以乳媼爲寶懷貞繼室人目之爲阿奢

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

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
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
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景即量之據
其長短形於水面就橋柱刻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
記之處

聘義說玉云尹旁連鄭注乎一作婁尹讀爲竹箭有
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元稹出
門行咏商人採玉詩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雲膩騏驎
千里變鴛鴦七十二用古注義也古注今不用故罕知
之陳注云乎正也尹亦正也非是

帑南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妻子爲人之後鳥尾

古詩集卷之三

三

亦鳥之後故以取義

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
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節之英若畫函也

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臘取禽
獸以祭故從獵省蜡從農工之畢故從腊省臘於廟蜡
於郊

沐而飲酒曰饌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盈氣也

稷之孫曰叔均始教牛耕見山海經

邑尹王理仲云豕即羴一鳴謂見五臟故易傳以之
一爻而備五爻也象無大小凡乳生形肖俱似大象故
以贊易凡大象小象俱如之

古注置驛也郵駟也楊升菴曰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
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義猶今制云日行一
程郵有過而不留之義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乘
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和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及子
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騁問諸晉以上諸駟字
見於左傳後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誤以爲驛
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以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
傳四駟字作者之精意隱矣

鄭莊入春秋首逐弟幽母取周禾取周麥最甚者矯葛
一戰矣春秋大惡當以鄭莊爲首

鄧曼論閼伯比請濟師絕大識見絕妙議論而出於婦

古詩集卷之三

四

人者何天方授楚信然

楚子伐隨鄧曼論其心蕩想是私歎楚武未之聞也不
然前者伐羅所料莫救之敗若觀火焉楚武已心服之
矣此番若係面說未有不心折而迴車者

嘗疑左氏於周鄭交質無尊卑之別及細讀本文要之
以禮一句已爲鄭罪案矣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怨王交
惡無禮孰甚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者此左氏之
微辭也

將字本去聲讀平聲者轉注也而在毛詩讀平聲者最
多其訓詁不一福履將之扶助也下兩將之遠于將之
悔于不將兮送也方將萬舞無注而解說通作且將于

無怒願也請也將仲子兮將叔無徂將伯助子請也佩玉將將聲也鸞聲將將鸞鑣聲也伊其將諠當作相亦孔之將為猶將多我受命溥將有城方將大也承筐是將何人不將行也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天不我將養也鮮我方將壯也無將大車扶進也或肆或將奉持而進之也爾般既將進也應門將將嚴正也在位之將側也仲山甫將之奉行也我將我享湯孫之將奉也磬管將將集也犧尊將將無注解作盛美將翔將翔將子就之無注意在方且之間

殷帝三十世甲六世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乙五世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天乙丙一世外丙丁六世

太丁沃丁仲丁武丁庚丁祖丁戊一世太戊已一世雍已庚四世太庚盤庚祖庚南庚辛四世祖辛小辛廩辛受辛壬二世仲壬外壬無以癸稱者

按周禮橋踰北為枳屈原頌橘以自況也賈誼謂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得為原之知已耶

始皇會稽立石有刻此樂石之句後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改之按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宮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耳司馬公乃於滅周之後即以正統

書失之矣朱子綱目悉改之

竈錯更令諸侯謹諱錯父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余謂此錯父懼禍之辭也今人於其子見其作事不祥恐惟禍變痛其莫救故出語云爾若詛詈然者

吾於班固漢書知楊雄無美新之文吾於桓譚新論知雄無仕新之日其為此說者得無劉棻之徒將披為狂泉之飲乎抑惡獨醒之故乎先君詔余曰同時有同姓名者仕莽朱子不察而書之如此惜未得請其詳也漢書楊雄贊一曰三世不徙官再曰復不侯雄之人品已不可及當時京師為之語惟寂寞自投閣此語謂楊子

爰清淨作符命此語謂作符命者言惟作符命者能清淨也莽之言曰雄素不與事則其不與可知以病免免矣復召為大夫之下不下注脚此莽大夫之所由書歟今按傳文似召而未應命也或脫不起二字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數語出淮南子武侯特引其首二語耳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宋之觀兵陳橋也蓋祖此意而宋史猶文之曰禪去左氏遠矣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賈舉成弑逆之謀本以邀福而不免於死天道甚邇可畏哉

離騷篇首先自序與後世作文不同其曰高陽苗裔言係同姓親臣也已有不可去之義曰皇攷伯庸言其家聲於爍也即為不可辱之家忠孝二字早於首二句涵映庶寅以降天之生也不偶肇錫嘉名親之所教也大若將弗及四字即承上忠孝之義天親之心二意來所以昭質不悔只從若將弗及做出自昔三后之純粹兮至夫惟捷徑以窮步為一段總舉人君治亂之分自惟黨人之偷樂兮至後悔遁而有他為一段敘不合於君之故自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至恐修名之不立為一段叙已之所以不去以其培植衆賢恐老去而名不立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至九死其猶未悔

卷之五

七

為一段自叙所守之正自然靈修之浩蕩兮至固前聖之所厚為一段叙所遇之窮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非予心之可懲為一段反覆叮嚀屬望悔悟而自反平昔所守之正延佇乎吾將反當作屈平冀望語至止息句止言吾君倘諒忠正之誠稍一延佇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而止椒丘豈非大幸乃進而不入而浩蕩矣離尤而謠詠矣遂及初服不得已也前光路得路俱指君說此復路應作冀望語言望君稍悟及行迷未遠也漢成帝答劉向曰吾將思之即吾將反也往觀四荒亦非求賢君即詩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之意蓋滿腔幽憤無可告語惟出遊遣憂庶乎可耳然自顧繁飾

好修如此雖至體解亦不可忘也若作求賢君與下面靈氛所語不重複乎况歷九州而相其君非屈子之初服乎自女嬃之嬋媛兮至就重華而陳辭為一段言不見諒於骨肉惟可告語於聖賢玩其章法有滿眼皆婦人女子即平日所親所厚如同胞骨肉者其所見不過如此僅能得其相關而不能得其相諒尋常人不得知除非聖人知之所以陳辭重華女嬃罵辭當在十四句止初罵悻直矯節屈姊心中亦知初服之正特以世好朋而不可戶說也非以資策施望原也六句以上正論也想到衆不可戶說同體之愛不覺凄然又婉以喻之而親切言之曰孰察余之衷情如日我等好心

卷之五

八

誰見諒之意又想到世並舉而好朋不覺聲與淚俱而為辭曰夫何楚獨而不余聽細玩之骨肉淒涼語意如見自啟九辨與九歌兮至耿吾既得此中正為一段暢發中正之道所以見怒於君者靈修昭質女嬃罵之重華陳辭是一腔熱血慷慨淋漓敷陳不已而於是重華無一言屈子不發一語何也好賢去奸國之大經福善禍淫天之正理重華亦無可說即夫子不答南宮適一樣文法一樣心法就靈氛占靈氛答之且指示之就巫咸占巫咸答之且勉勵之惟重華寂不一言蓋行至極處即聖人不能益一辭正是屈子作文擡高自已地步處自騶玉虬以乘鸞兮至好蔽美而嫉妒為

一段將以中正之道告之上天而不得入 親不見諒
神不見答無已其控之天乎駟玉虬發蒼梧至縣圃飲
馬咸池總轡扶桑望舒飛廉鸞鳳雷師亦只中心匆急
欲假道以控上帝耳然亦文章家點染法也 自朝吾
將濟於白水兮至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爲一段將求
賢女以助治而不能 前說黨人皆指子蘭上官靳尚
輩說到此告之聖帝而無言告之上天而莫入尋思悟
君一法惟有賢女庶幾枕席之間其言易入有如脫簪
待罪之賢乎內贊外助庶幾先路矣蓋又暗指鄭哀一
流人也 自索荳茅以筵筭兮至莫好修之害也二段
一是靈氛告之以去國一是巫咸告之以待時 注謂

靈氛告之以去國

九

世幽昧以下爲屈子自念語蓋以察余二字也愚謂當
與莫已知也語意同如今俗人亦有勸慰人用我字者
則此下俱是靈氛語將攬草木蕪糞壤痛罵黨人俱出
靈氛口中亦見有人同惡意且於屈子無怨懟口吻接
欲從靈氛二語文爲婉合 痛罵黨人不宜作屈子口
中語於文體文勢極貼 巫咸語亦直至害也止將罵
世語俱出巫咸口中尤爲渾厚 服艾盈要申椒不芳
靈氛告之蘭芷不芳荳蕪化茅巫咸告之屈子始爽然
謂我初以蘭芷可恃耳乃今知之遂一按去余以蘭爲
可恃兮一意說去文勢亦覺健順 前有朝發蒼梧夕
至縣圃一段末有朝發天津夕至西極文法似複然此

段瓊枝爲羞瓊靡爲糧龍駕象車事事整備而後行是
聽靈氛之占而徐徐去國也前此則只駕玉虬乘風上
征無暇計及餽糧不及安排車馬方欲少留日忽已暮
蓋彼一行猶是汨余若將弗及一片心腸心緒繚繞到
處求索直欲捫天一問不似此聽靈氛一占便雙手放
下欲作物外遊細看而語勢自不重複

穆天子傳燕然一朝正周王威制遠人大機括遠人散
處四荒不識朝廷體制故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以投
壁故而大朝焉故下歷叙朝儀嚴整如此 按博有五
臬盧雉犢塞塞爲下周王以戊午北入於邠與井公博
三日而沒至辛丑而王塞王至於臺後戊寅王至自靈

靈氛告之以去國

十

臺後與井公博見王以敬賢故姑以博近之非爲博也
塞字一記其好使王果爲博也者將一塞不復至井公
所矣

子辭言子長未見左傳說具文獻通攷余觀吳太伯世
家季札聘魯觀樂一篇全載又季札去鄭適衛見蘧瑗
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今改曰舍於宿注曰將舍於戚
索隱謂太史公欲自爲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
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既是邑名理應不
異今宜讀宿爲戚以是攷之則非後出也
夏小正自六月以後文氣稍變似不出一手

懷恩以賊平勢輕不能固寵一念貽家禍身殃且以開
唐家數十年之患如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等事烏
得不以賊叛目之可惜有如許大功而以固寵一念壞
之致身名俱殞母子不保哀哉君子是以貴純臣也
入蔡之功李愬也而使愬得入蔡者李光顏也所以使
得渡澠而牽賊者王沛也史謂平蔡功以光顏為最信
然

舒元與奏辨明審有才如此而附鄭注李宗閔浮躁之
譏誰曰不宜

史稱尉遲恭與長孫無忌入白太宗曰大王不先凌社
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太宗手刃二兄其忍久

矣未忍二字意太宗之欺人乎抑史臣因觀史之故而
文之乎又云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
日之亂為誰爾來何耶對曰秦王以齊王作亂舉兵誅
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悅悅者何也唐高雖忍未
必不仁至此想亦不得不然乎噫太宗有餘誅矣

楊堅志非匡時才匪戡亂徒倚后父之尊遽萌輔政之
望而鄭譯劉昉等潛蓄翊戴輕贊入朝未幾而驟封隋
王饒吞周鼎嗚乎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期近出后父
也哉襲跡莽操毒逾豺狼既忍於其女烏能貽其子耶
尤可慨者介公之命延不彌年宇文之祚迄無噍類彼
化及雖為賊臣而其姓氏猶周姓也謂天之假手以報

堅可也後之聞吾說者得無謂黨惡乎誠為克人肆惡
利人之有而殺人之子滅人之宗使無此惡報將後之
亂臣賊子接踵矣欲為化及者當以堅為戒又不因余
言而愈甚也

史載楊堅謂宇文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等事
云云後其言皆驗堅可謂先知矣然論周則明而廣秀
之廢曾不之悟豈慘毒之至天奪其鑒與

劉裕以賣履呼盧之兒因利乘便而有崢嶸洲之捷此
時而即攘袂晉鼎手建宋基雖曰篡賊猶可藉口曰取
之桓玄也而重奉義熙復手刃東堂何為也哉使是時
不俟九錫奄正位號縱舍德文視息耶耶使司馬血脣

為有宋遺民何不可者乃深信昌明之議必煩金鑿之
醢明知故殺視莽操有加焉人曰宋氏八王傳世六十
余日篡不三年慘及二子天之報劉裕亦慘也

予讀宋劉劭傳其論陳垓蔡榮也曰始則邪正交攻中
有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其寫
小人也心術行實一一描之紙上嗚乎忠而見謗信而
見疑天下不乏人也當之者惟內省自信而已康熙辛
未五月二十四日讀蘇子瞻屈原廟賦書後

論古五十則

吾夫子在世七十三歲所際陳蔡僅七日過此以往皆
鼓瑟鳴琴日也而當年又適去魯之日所有親知皆留

魯國未嘗修問省禮設使當年有親知遠至陳蔡遠在五六月之間吾夫子何以爲情至若我輩盛德萬不如聖人而生平遭際強半皆陳蔡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又正在室人交謫之候然則我輩之不得爲聖人即此一事見之

大范名雍蜀人也字伯淳爲龍圖閣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見仲淹作雍墓表小范名仲淹雍人也字希文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生仲淹二歲而逝隨母陳再適朱氏見富弼爲仲淹墓表則雍非仲淹之父明矣

唐睿宗問蜀士於蕪頭對曰李白文章趙韞術數宋英

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蕪洵經術黎醇

秦末漢初諸侯之立如傳舍楚陳涉襄彊景駒懷王項羽爲五楚八年之間楚凡五易姓蕪韓廣臧荼盧綰呂通爲四燕三十年之間燕凡四易姓趙武臣趙歇張耳呂祿爲四趙二十九年而趙凡四易姓韓成鄭昌韓王信蓋四年韓三易姓

容齋筆談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襦義領奇矣余觀樂書有義背謂背外安背也彈箏有義甲指上更安甲也抑又奇矣漢蔡湛碑陰有義民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

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亦秦制也

介者接畫介則者也形體殘壞不復以好醜介懷佛書媒母惡鏡西施愛江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踏柳見文昌雜錄踏音藉踐也楊雄十八侯贊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鄜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六書正詁云鄜俗作鄆非此可爲據

張又新煎茶水粉槍末旗蕪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

文山鴻豹肥膈多脂鵠名鴻豹以其善食魚也

簪短即首如飛蓬帶長即衣帶日以緩

昭烈語關張以魚水之喻而二公心安以樊世之大勲獨不可委曲開喻以安猛而全世乎託辭以殺之堅終是氏性耳

杜黃裳傳前載受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又於李師古幹吏寄錢數千緡續車于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者何也高崇文之餽御史大夫文致之乎況青衣繼續風何儉歟讀此不能無疑

楊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雅緻有體第寘與兄祚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士在宋世三元者三人陳堯叟楊寘何煥也亦可謂盛矣郡

志不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祿李愿終宋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二蘇李范皆蜀人也

長安形勝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注胡苑之處按漢官儀引郎中應侯之言曰陰上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固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花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

陳平人先生士奇崇禎間督學四川嘗記其署間二聯用六經以維三尺法可乎以道殉人焉能守道何怪家同甫言本朝乃吏書天下酌一尊於五父衢難矣有

雪鴻堂集卷五

隨說

五

心衡物孰若無心敢希先曲逆手孺子善為宰社中余嘗聞百川同海萬川同月易言承詩言應禮言達其斯之謂與履此地顧名思義予欲無言爾先正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德以裕政以從道以能非苟而已也想他年幼學壯行爾則何以次聯為順慶果州公署設出聯易詩等句隱順字對聯德政等句隱果字也先生每語諸生云今天下只得個半秀才一個是黃石齋半個要數本道先生福建人

梁太素以景德元年甲辰卒年九十二則雍熙二年乙酉至是登第二十年是太素以七十二中式也友人向撫吉令柳之馬平言其治山魃或入市肆或臨

溪而漁不甚為祟有某公以大礮擊殺之為猪形一足相傳為秦始皇木客入山不問之遺種

殷浩固盜虛聲而謝尚王濛居然時望乃竟為所欺至有深源不起如蒼生何之語可見東晉之無人也

齊宰相趙彥深母傅氏碑題額云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賜以侍中猶涉嫌疑况兼妃號乎豈元魏先有侍中之號而齊踵而益甚耶

說苑人有沽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今詳之而酒酸不售似當云酒酸而不售謂至於酸而不售也若酒酸則不售

雪鴻堂集卷五

隨說

六

宜矣又豈狗猛之故哉但酒之醇者愈陳則愈佳亦無因久不售而至於酸之理則謂至於酸而不售亦恐未然此未能彊通也

余見一書云梁武帝好佛佛以大圓鏡照四大部洲每歲輪轉正五九正照南瞻部洲禁殺生故正五九不上官從此或曰唐憲宗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下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曰然即溺之路溫舒上書有曰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是以刑人之血流滴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數歲以萬計周韓所謂獄吏典犴狴之吏也溫舒

所謂獄吏聽斷之吏也二者惟聽斷為最酷當此者可
不以天道為念哉

余同案十八人姓字住址經書余皆知之自先年流
落至今四十餘年或每歲節令改易則來胸臆間月
必怵余懷者六七次則朋友為五倫之一信非偶也
因記如左時康熙丁卯夏五月廿二日

周泰徵 趙一琴 屈壽朋 何南杰

向抒奇 向星 向翼雲 王鳴遷

郭世珍 任弘 何登甲 何天佑

王小字詩 王小字興哥 王道彥 向作楫

何產麟 李蕃

雲鶴堂集卷三 地說

十七

野客張談云世言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謂事不合格
者為杜撰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飾神道碑石參
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杜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
默之前則杜撰之說其來久矣愚幼時見蒙館先生云
杜預博學然亦多以無據者注解古人書解者少後人
稍讀書始知為預傳也故云杜撰或又謂專指春秋預
傳春秋多以私意注之為杜撰字又作撰

晉書稱烈女鍾琰適王渾生濟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
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
參軍謂渾中弟綸也夫授受不親先王之教以別嫌也
琰對夫慕叔戲謔乎何至此乎傳烈女而以琰附附琰

於烈女而以此言附焉其不知醜也

賈太傅新書言王太子懸弧之禮有曰南方之弧以柳
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按
周禮秋官大司寇大祭祀春犬牲注曰犬屬金故於祭
以祭其說與此異

賈子曰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
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為昆弟故
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
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昆弟按此則
從字當平聲今俗作去聲者非是

隴勝的都塚你阿架四則溪府建九喇法戈火著木勝

雲鶴堂集卷三 地說

十八

架勒四則溪府建大方以著則窩雄所三則溪府建水
西此平西開水西三府地之名

或謂呂不韋竊集羣儒議以成名余觀十二紀八覽六
論如出一手豈秦去古未遠有隱君子著是書而不韋
攘之耶此蓋因異人事而因傳會以甚之耳余謂不韋
智術可以移秦祚必有大過人者後世莽操之徒聰明
學問非人可及特以出身非商賈故信之無疑然則世
之君子其慎勵行檢母好封殖則鮮有譏議矣
宋太祖時江南遣徐鉉來朝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
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為也吾微時自華陰道逢月出
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太祖詩句

雄傑矣然纔到天中一句未免爲有宋詩識中天則將
昇之候也太祖之不能取燕雲於此語微之況月豈離
海而遂中天哉豈待中天而萬國始明哉偏安之業此
語定之矣

杜工部公九齡書大字公不以書傳觀公文集文止數
篇亦不以能文著惟一詩聖千古奇窮畢一生公之榮
名蓋亦難及也

邵公濟言呂文靖公爲相其夫人馬氏因時節朝宮中
慈聖謂曰今歲難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對曰有容妾還
家進入歸索其家得二十合文靖入問何所用夫人告
以故文靖命止進一合夫人曰臣庶自扣餉遣猶欲豐

腆奈何靳之文靖曰此微物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
許之多可乎非吾靳也此似秦檜妻進于魚事文靖不
宜有此

容齋題跋言雄自叙所爲文及漢史本傳并無所謂方
言今輅軒方言余家有之薄遊四方亦未有稱名物如
書者竊亦以爲僞作洪氏先得之矣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司空圖表聖有俊才咸通中進
士踞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又云巢賊之亂避地
中條山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圖負才慢世時
人惡之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余詳巢賊之亂拜跪者
累累朱溫之篡稱頌者容容胡中條山中有表聖之廬

耶此史想成於附巢臣溫者之手故云云爾
辛癸雜識云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
死者熙載懼禍乃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遂破
衣敝履隨房乞丐以足日膳按本傳後主欲相熙載惡
其畜女樂不加檢束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盡出
羣婢乃大喜以爲秘書監未幾卒後主痛惜之以爲不
得熙載爲相乃贈平章事是熙載未嘗相後主也亦不
見懼禍乞食事

老學菴筆記王黼作相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
作樂奏嬉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
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
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
合樂官妓舞於其上縹緲若在雲際余聞張江陵歸葬
有布政爲之衰衣執杖而隨後者想權貴之勢所在皆
然

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隈有處子佩璜
而宛若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手抽觴以授子貢
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云云途有處女而彈與之言可
乎此誣也且婦人亦非所以謂處子者

漢史譏楊雄爲莽大夫桓譚新論以爲雄未仕莽也如
劉勰程器一篇班固詔賈馬融黨梁不爲稍諱至楊子
止曰嗜酒而少算劉子豈不讀漢史者哉此可爲不仕

葬之一証

直不疑償金事當時稱為長者余謂誤持金卽仍歸金其主其人固賢者哉惜漢書不著其姓氏微斯人不疑縱長者何以自明

漢書周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注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注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師古曰陰密也性密重不泄人言也據下文入臥內則不泄宜從張注

後魏江式曰晉呂靖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以宮商角徵羽分五卷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靖非始於沈約也論史有爲四結之說夫以高祖之智人烏能以偽售若

其可偽是明知太子之不可易而姑借是以謝戚夫人耳則四結者殆即虛聲之盜者與

帝丘之對濟深之辨既極詳覈而別著有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數十種直博雅君子與奈之何一言而移唐祚禍及唐宗韓來褚孫之或逐或死皆身爲之雖多學博識美庸乎書許敬宗傳後

讀奸臣傳至其嫉賢妒能欺上罔下處不勝憤懣幾欲廢書余乃思得一法先觀其傳末後徐讀完可也

隋書尚矣文中子不得列名於文學之林徐洪客不立傳於隱逸之數覽之不覺歎然

魏古弼傳既曰太宗賜名筆取其直而有用後又曰世

宗嘗名之曰筆頭又曰尖頭奴又曰時人呼爲筆公未免重複矣

余讀北齊崔季舒傳輒思以利劍剝其肉而本傳不載

劉元海雖以假托之詞欺飾字內而口誅曹瞞之奸洞悉典午之禍令讀漢史者不覺拍案起舞

武侯黃陵廟碑讀竟如置身三峽下見波濤洶湧山石離奇時有哀猿飛鳥亂出入人耳目表惟遂蒙劉氏四字此時漢已四百年似不宜別爲姓氏字豈亦先生臨

文之誤乎

論詩文十七則

文章怕空疎又忌填砌空疎則其弊爲孱弱然養而充之可致雋永流逸若填砌則其弊爲齷齪爲陳腐爲板拙久而愈深無復出路矣

蘭亭以字顯文不入昭明選議者謂天朗氣清四字爲累余謂此四字不足以累蘭亭也春和景明安在暮春無一日之晴明耶大約此文信筆而成未經改定即如一懷字四見篇內興懷則兩見矣乃世猶謂羲之粉本於金谷序則未可爲之辭

秦少游主試單騎見虜賦程文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撤衛四環

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
出若蔑擒虎之威失隊而趨如棄華元之甲一本作果
吾父也遂有壺漿之迎見大人兮盡棄犀兕之甲

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庭花愁露
泣認朱臉之啼痕環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
層比翼不如於飛鳥 孟嘗夜度函關賦嘆秦關之百
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文章自漢而後代有作者而戰國策則左氏之次先秦
之上者何也簡而確華而不靡妙喻而中長言而宕無
填砌鉅釘之病後生讀者取其文勢筆致可也至若諸
策士視六國如傀儡吉凶禍福惟口舌是任而一意規

圖於富貴利達者吾不欲汝曹效之也

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

智過親二國之計當云魏之謀臣韓之謀臣桓子康子

四字似是注文而誤者

習鑿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
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春
城邑懷羊公之風蘇子瞻超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出
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
廬敖之所從遊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
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
而吊其不終米南宮北觀亭記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

獄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
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推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
符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
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
之荒墟也汪彥章京口月觀記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
東曰海門鵝夷子皮之所從遊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
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
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朝應期天開圖
畫樓記公試為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櫓錦纜還
有隋煬帝之遺跡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
魏太武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研案之
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
尚可償乎五人所作習開其先應推獨步其次則蘇米
兩作雖似學步而文句却不板腐居然作手若汪若朝
竟開今日時文一徑矣而要之習鑿齒之先在左傳已
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為之先鞭矣

杜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
云陶令門前冒接離亞夫營裏拂旌旗此叶後之始
瑯環記小黃女子名觀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子曠
寄觀云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黯安得千金
遣使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志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

翫詩意心共石頭堅已是相思更燒鵲腦豈直爲其相思乎當更有深情矣

謝幼裕縫衣詩懶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練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牕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牀尾句固佳但宵來一覆更添悽惋不若黃夫行人行人稍去倩一個行人稍去只恐怕路迢迢衣到遲似更親切具深念征人者矣

芥隱筆記云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故右軍用之蘭亭叙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辭耶余以蘭亭叙以後崇金谷叙爲粉本故文選不收

老學菴筆記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見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見之於天涯乎余謂此微詞也寓內多事正近臣効忠之日而近臣在天涯非貶斥忠良而何

樂府古題有董桃行一作董逃本後漢童謡也

西溪叢話載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綠塘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國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按細腰亦只行於宮女耳與臣何干此墨子之偽書耶

黃州之貶在朝諸人所爲小試手段也良以子瞻先生豪邁之氣上無古人絕羣一世故稍於遷謫中一使其沉鬱頓挫耳而先生且於秋高氣爽時泛舟遨遊也方且快水波不興誦歌自得視萬頃波濤不以休其志焉據遺世之想發登仙之思先生真樂矣然桂棹蘭橈似怨空明流光似慕渺渺子懷似泣美人一方似訴客不知也乃倚歌而和之先生乃將怨慕泣訴四字自客口中發之月明八句言怨也方其七句言慕也固一世十

四句言泣訴也先生乃莊語告客曰客亦知五句言無客怨也自其變五句言無可慕也且夫四句言無可泣也惟江八句言無可訴也置怨慕泣訴在衆人意中衆人口中先生惟是泛舟赤壁之下徘徊斗牛之間而已在朝當軸諸公以爲豪如子瞻一入黃州冷暑閑曹則必然怨則必慕慕者慕還朝也慕而不得則泣泣而不得則訴至於訴則小人之技得矣先生却於歌中四句帶怨慕泣訴之影以引動客倚歌一和正襟一問將衆人心腸染寫一番然後將自得之樂其決不出於怨慕泣訴者暢快言之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即先生之無盡藏也憑虛御風羽化登仙真有獨得而衆人固不識者蘭亭記文章家極喜之寫臨帖本無慮數十家而昭明太子獨不取說者謂天朗氣清四字似秋景故爾余以爲非也篇中多複語故也如欣於所遇下覽得於已快

然自足二句可以不必直接不知老之將至豈不健甚足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句不接帖况自夫人以下至豈不痛哉文氣不貫似有脫誤昭明文字貴筆筆用轉宜不取此也

杜工部之贈宗子也勉之以耕鑿嘉之以衣冠咏其年豐之願處家之勤而易之以詩書經營足見古人之善處同宗也至明之錢鶴灘贈其宗人而加一字以爲笑謹此世風之薄也亦吾黨之罪也君子觀於此而知升降之風俗焉

唐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余在蒲津書院山望黃河之勢誠有如所詠者又檢唐詩話爲黃沙遠上白雲間誦之

之而塞外寥廓寒涼之狀宛然在目似較河爲勝

示兒十二則

在屋漏可對大庭坐白日嚴於五夜士君子要作世間不可少之人須存人前可說出之心

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夫華堂廣厦肆席張筵清歌悅耳妙舞當前忽有狂夫張拳罵座亂蓬豆而式號奴嘉賓勝友未有不變色而起選僻而遁者也則不知其秩與溫溫其恭者孰愈乎尊官大爵能檢束使人易近者何可多得也

曾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即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

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問問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借明朝力伸縮相加莫浪疑余自先君棄世應門無人順治辛丑北上先一歲八月得一僕相隨入京便同臥榻時人皆笑余之不分也偶讀是詩若有合焉因追和以貽諸子曾是啼梨啼栗兒嬌癡豈意供奔馳忽離顧復惟依我乍歷風霜却傍誰但盡吾心自易使此猶人子豈難推陶公遺力家書好勉學先賢慎勿疑

余性喜讀書每見古人行實有符合處則甚喜惟於清廉之蹟則慚愧而不安奉父師之訓讀聖賢之書雖不敢甘爲不肖而處於時勢不得不爾奈何回思做秀才

時不覺媿汗浹背也

凡署中几案器皿有出我自置者有百姓供用者要吾所置亦出自百姓耳俱宜愛惜語云爲天地惜物爲此身惜福念之念之

蟻子時啣土而成大垤學者時問學而成大道

山居僻處師友已遠愛我者稀誰攻吾短惟茲謫言日月殊檢辯之固非恕之已淺我孟子云必三自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善求藥石古人豈鮮

爭桑而吳楚構幘笑而晉齊爭天下事皆由於小可不戒哉

讀書其難哉當其做秀才見先輩懿行必曰我庶幾行

之常其歸休時誦先輩格言必曰庶幾我無媿如此亦可謂之讀書矣凡人可以對聖賢即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區區祿位之去來生計之豐悴直不必問癸亥五月初三日早起讀于忠肅公晝夜長短吟不覺快然自得爲之手錄一過公一代大儒名臣小子何敢望惟令今日誦之無媿可以自慰雖坎壈何傷

不忤不求是大學問人纔能到此子路終身誦之未爲不可而夫子猶必進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學問安有止境乎

嘗觀古之用兵者上軍中軍下軍皆有將蓋二千五百人云今之爲大鎮者號三千實則二千人而止可知其不貴多也諸兵士日月訓練教以坐作進退之法豈止試其伎倆哉務使兵與將習將與兵熟也熟矣可用矣而又於二千人之中五爲之長十爲之長五十爲隊長百人爲百長凡此五長十長五十長百長又暗擇其伎能精好步伐整齊者拔之戎旗下於戎旗又拔其尤爲內丁夫而後爲百勝之兵老夫髮矣於文章之道久爲生疎然竊觀於兵不古法非善兵也書以付之

山左朱丹水先生爲御史巡秦中抵西北值有馬格納佛寺左右以問先生性觀之像皆淫褻先生默無一言門下客請曰此非誨淫之靈乎曷不詔屬吏一炬焦土亦扶持風教事也先生曰此寺傳來已久豈無端人正

士來游於茲者乎而未有議及此者想自量也我輩識非傳奕學不韓愈冒昧一旦久之而吉凶悔吝之途未免搖惑其見笑於後賢不更甚耶客爲余言余屬筆記之

論書畫十六則

子昂書畫精絕晚學子昂字體者流於妖邪猶自有一種媚氣溢於楮間蓋取子昂書帖觀之果如世之學步者否

臨帖作字人謂至樂然樂亦奚定哉孔顏相對千載無有惟自得之耳

小歐法久重當世大約古勁之氣見於眉宇如其人云字學之有聲類也自李登始也其分宮商角徵羽也自晉呂靜始也沈隱侯求宮聲不可得乃有平上去入之分而分平聲爲上下沈約始也

第三兒每欲學書余欲教之而未能也近來頓發頭風每作疼痛異常雜憶往事以分之因評其字曰頭笨肩肥勾深撇重從此求之庶幾矣

孫過庭謂獻之潛易羲之書譬以羲之云去時大醉之說以譏獻之余謂獻之此帖既有父風學者臨帖當自具手眼不可隨人上下也

學者以字名佳事也然亦難事昔宋歐陽文忠尚不敢輕書澄心堂紙况後學乎試觀古人筆法精處何以遠

過今人則得之

余昔遊漢洋得大觀樓帖守爲世珍及得淳化帖而知世上止此數本稍爲增損云爾康熙癸酉之春余訪仙翁表叔見案上淳化帖內懷素帖與家之二帖有出於家帖之不載者何也豈鐫工之去取有非選輯者之過耶

聖教序者大唐太宗文皇帝爲三藏法師而作也字本晉書序紀晉代者以太帝性嗜義之書法爰截取羲之書集以成序今人謂此序爲右軍書者誤也余表叔家藏帖甚富遭漬變而遺失錯落者半余以暇日往訪見案頭書帖翻閱而得聖教序二余謂尤物不可有二因

得攜一本以歸而紀其首云

後學臨池貴歷徧諸家字體獨得一法於諸家之上斯爲上伎若獨取一家而宗之即工其變吾不取也

赤壁本有子瞻真蹟年久漶滅後惟至大子昂寫本存焉余家藏石刻黃之榻本也而錯誤二字豈子昂有誤筆歟抑有時忌歟茲刻無錯誤想屬臨本

臨池學字極雅逸事然須無俗事纏擾焚香拂案研水新注時拈管作一二則審度情事安排几案調和辭氣然後出而見客

王覺老筆墨盛於一時觀筆勢矯異處有鶴飛鳳舞之致使今日人口不噴噴云云安在非今之名筆哉予不

爲此人情而爲此字惜吾不識今之談字必以覺老舉嗚呼人至今人可知矣

戊申長夏無事兀坐閑庭壁上懸趙子昂書赤壁前賦石刻日誦數過以消永日覺於前賦得其影似漫筆疏出往年在吳中兒輩哀集舊稿尋求往疏遺失無存欲續成之而放廢播越憔悴枯槁非復故我矣今早偶步田間追念曩悟較前日略進焉復筆於此以告後人畫家三昧方外人多言之而當行不見者何也予生平拙甚舉世所謂四雅事未能一媿不及洗也及見蘇子由獨謂性不喜畫山水竹木遍滿大地惟不見鬼人又何苦見鬼殊以自慰解然竹牕燈夜倘得揮灑數筆亦

人生快事也

龍眠以山庄圖爲世寶此卷不知果出伯時手否余不知畫亦不敢妄爲雌黃然讀宋史文苑謂伯時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終之曰因畫爲累故但以藝傳似惜龍眠之以畫著也康熙丁卯五月二十一日書

雜記二十四則

海鹽張靖寧之景泰中朝士言一日晨出夜歸天色盡冥入室更衣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枕上品焚流落凡三四見其夫人相顧失色不敢言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言之答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募歸兒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余令山左於夜起受緊急公文取

槐上衣衮衮火出心疑之以事急著衣去後四試之後
然後每夜坐去燈輒以手拭衣火隨手發不必續也今
年適歸田舊衣不復作此狀可知已

雷威斲琴無為山中五音未得有老人在傍指示曰上
短一分頭豐腰殺已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可鼓矣忽不
見如法斲之佳絕蘇子瞻書雷琴云八日合不知何等
語也八日其已戊日之間乎蓋自庚至丁之八日也

西溪叢話載昇玄子伏禾圖有試鳥腸消石法其色青
取白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鳥腸
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
飛鳥不能過其土人或單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為

水而得長生矣夫飛鳥不能過其上又身上諸蟲盡化
為水只此二語鳥腸消石已明明不可用彼服之者是
自投水火耳

老學菴筆記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庭及外
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上御
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余又聞宋以寒盡五更頭之謠
而減去更點云

老學菴筆記宋白集有賜諸道賀登極進奉詔書內云
輒由俸祿恭備貢輸乃知當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
備今既以庫金為貢而推恩如故可謂厚恩矣余謂以
俸祿為貢輸不若以庫金宋待士之祿亦不厚於往代

而修貢輸之後將何以為計耶

邑尹王公理仲楚人為余言幼時抱病尊公召一道士
治之不事藥餌與之對坐書室中以草敷地而坐其上
至三更覺道士腹上火氣烈於夏日映公腹上熱不可
當道士俾無他言坐三日夜而病良已云

秦楚之間謂母舅之妻為姪見譚友夏集中考劉熙釋
名無之知自為其鄉俗呼也

周櫟園天中人余為童子即知其名及後詳其行大抵
負不羈之才而深達世故者閩中人及青州人皆能言
之今其人亦有不可及者噫嘻

櫟園備歷險禍卒得脫免蓋有才有膽有智人也往過

關中遇一人能道公之所為其為人恒行人所不能行
而其遇亦人之所不易遇卒建節青州歸老白下豈易
及者哉此在他人殊非難事而櫟園以彼之所行所遇
而致之則固不易也

張公士聯為招遠令時崇禎間也以蜀亂不歸因家焉
康熙辛亥余以監盤之役宿招公館次日有門斗引二
童子來其長者可十餘歲幼長七八歲公之孫也皆備
身為牧豎余稍資助之為其長孫娶妻次者訂婚雖未
能拔之於安富之地而室家之願粗可慰心既而余被
逮離任我躬不閱遂計他人手今讀公之詩因筆於此
丁卯九月十三日

市兒以書十冊得錢四十文即棄去及取而閱之情史五冊有無不足為輕重其五冊為誰治準繩然帙係傳世成書而致令殘闕余實不忍雖江南坊肆書頗易得而藏此之家缺而不備亦人生恨事其訪原主以此奉還癸亥二月二十一日記

劉季子與余同登鄉試曉後值先君之變不及一晤迄今二十八年乃得相見於漢陽江上阮途之艱較余似甚而對客高談脩然自若撫時安命毫無戚容且自信行踪坐俟天定知止君子風度如是余甚服之甲子夏五月十八日記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牕竹屋燈火熒熒時於此間稍

書

書

得佳趣此子瞻語也余官黃五載百務經心退食之暇諸兒就塾兀坐一小園中時伸紙一幅臨帖作字而鄉思離情觸緒紛來覺無甚佳趣何耶我乃知子瞻先生過人遠矣甲寅十二月丙炳書此

經生家經書而外能熟通鑑綱目已可為博敢責之以廿一史乎即或讀史能涉獵於本紀列傳已為博極敢責之以天文地理曆法郊祀禮樂諸部乎然有其書自有其人安知不有過目成誦之奇男子起而讀我所藏之書者又使人可不藏書矣敬書於此以俟後人康熙丁卯春三月十八日書於翻書次

閨中任先生諱道清幼失明博極羣書琴瑟詩賦妙絕

人間止記其迴文一首眠鵲白浪輕沙淺雁落青林古嶂空烟鎖翠屏蒼過雨柳垂青纈細牽風天連水遠春江碧日映晴霞曉曙紅便醉一樽芳酌綠年華此日勝游同

涪州江心石魚見則年豐

耳口鼻手足身之用也佛菩薩亦然而世之繪想大悲者曰千手千眼謂菩薩之變相也未聞有千耳千鼻千口千足之相者豈其獨示變於手眼而餘固弗能耶抑其證果得力止在手眼而餘為無用耶不然手眼之變可與瓔珞莊嚴采施陸離而其餘未免瑣瑣離雜有累好相耶又觀內典有千百億化身之佛則其有千百

書

書

億之耳目口鼻手足可知也但各化一身自分屬各身而非千百億之耳目口鼻手足畢具於一身也今傳之盛者惟曰千手千眼其必有千耳千口千鼻千足之變特余未及見聞焉耳然聞之五蘊六入色受想行識聲色香味觸法皆其目接於耳目口鼻手足者也諸所有無窮剎塵身有限如欲逐逐而昭之非耳目口鼻手足千百億不可而大悲特用千手千眼何也竊意耳之於聲也有清濁高下遠近微鉅雅哇之不同口之於味也有酸鹹辛苦溫熱寒涼邪正之不一鼻之於臭也有香穢醇烈芬酷之各異接於耳口鼻者莫不先經於手而品之以眼則是五官之為用尤恃眼以總之彼所以不

曰千眼千手而曰千手千眼者或在是也

帝君殿成予購地大可五畝四畝在官道南一畝在住宅持欲刻石以貽後人慮侵占也予惟歐陽永叔記菱石蘇子瞻記四菩薩可謂曲盡人情恐貪如踰躑未有不

知傷者然二公所愛者畫與石耳而吳荆溪林下偶談

猶以此石與畫必不免況茲地乎

華山松五株稱五將軍武當山燄火崖宮前古松數百株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恒山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柏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偃土人云是嶽神所寶護人

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五臺南峪口十五里八山長松古杉掀空嶂谷霍山峪山墮廟外

雲山集卷三

書

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恠枝皆東向五臺山大唐神州感通錄云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貧者士之常常恒也惟能恒者貧試問普天下人當衣食缺乏妻子警懃友朋改面而自守澹如者何人哉余辛丑北上六月還家抵河南洛陽道中見二僧身色如寺門金剛眼目鬚眉亦如之三日四臂其上臂於額上合掌持飲食則用此臂之下生者余甚異之恨未得交一言叩其中何如也

賁字前漢音肥後漢音奔

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古榮陽出城

阜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去車騎獨乘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往往夏侯嬰中御高祖在左樊噲乘乘為右

劉韻作九章算法方田一米粟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勾股九賈山至言八十者二算不事謂免米粟也

家庭十一則

芝坪者余世居宅也地產靈芝五色陸離稱佳植焉余兒時誤以簷葡充之憶及不覺自笑往往以亂離人煙凋耗先大人率不肖避兵於朱範山砦土人以余父子故故指砦下為芝坪訛也五世舅祖謂先祖云聞汝隣人

雲山集卷三

書

有以汝居芝坪為字號者余甚不平惟汝居址為芝坪地不過十畝其他皆非也汝誌之今次子築室其上因為芝園云

先祖手植桂樹二株自祖即世桂忽枯死越次年各發一枝亭亭有千霄勢是秋便已吐花結莢矣先君因成一絕云靈根初毓歷風霜忽訝新栽花已黃想是先人培植厚縱然零落復生香

先祖即世祖母馮在堂時應門無人先母承歡菽水家庭之樂未苦貧也先君有詩云夫讀妻繼到二更夫妻兒女一燈明烹茶枕上問慈母此是吾家夜太平

先君客漢洋思家作一律詩云離別枌榆徑已荒難書

隻字到衡陽每將幽恨添詩料強為排情潤酒腸此日
異鄉憐柏萬何時故里奉蒸嘗昇平有象招逸遁那怕
金牛蜀道長又一絕句云歷落崎嶇滄海更循環不可
問天心傳家自信善根遠到我何緣業報深又應漢洋
友索句云回首鄉關蜀路遙客懷抑鬱極無聊翻書莊
誦心猶壯搗管閒題韻不豪為甚詩腸偏結澁還因山
徑自蹊茅短腔下節慚已里怕向名家漫染毫又戊子
歲在洋州浮石寺同蘇元素談蔚若中秋夜坐作云入
秦秋色兩平分一望庾樓一愴神佳節枉從愁裏過良
朋每在客中親異鄉骨肉風塵聚別院芝蘭臭味新此
夕樽前同翫賞清光常自照離人

書卷堂集卷三

五

崇禎癸酉冬十月先君命不肖就傅羣弟子修束脩禮
先君偶獨膳先師馬龍吟先生撫接告語諸昆季甚喜
不意先君貧甚而不從苟簡也即走筆致先君云吾輩
家風澹泊而已何必過為禮耶謝謝小圃紅梅盛開初
二日屈君共賞之惟惠臨何如不肖時年十一迄今五
十七年矣今早偶憶是書不勝淒楚時春雲滿山大兒
赴南隆謁戴房師去仲兒季兒在山庄呼而告之並記
於紙已巳二月十一日不肖子蕃泣血書 一滴何曾
到九泉傷心當日賣良田養親貽祿成虛語每憶遺書
輒泫然

先王父為屈坤維先生忠 宅相八歲就傅即不嬉戲

不出戶庭治舉子業坎壈不售齊志以歿蓄猶及見篋
中左國史漢性理通鑑諸手澤在焉丹鉛數重庚辰年
已間吾鄉寇盜充斥焚燬滅裂先君子拾斷簡而泣顧
蕃謂曰積書貽教先志也不幸罹此苟得志其念爾祖
蕃雖不讀書而受命不敢忘所以昔年三赴公車輒貨
斧中竭皆以市書致匱即有笑蕃為嗜書癖者弗恤也
及叨任東海知交投好輒以書又時捐囊橐以購易之
蕃書頗富有寄致吾鄉及中塗者其為魚蟲蠹蝕亦不
知何狀已未秋因觸當事怒妻帑南還尚有十餘駝癡
重難移每動道左之疑然亦何能啟笥徧示以相白也
而諸子男又頗好書見奇書或善本輒購易弗已壬戌

書卷堂集卷三

五

秋余自謫所來見架上帙倍增於舊訓止之弗受也意
兒輩所好非不正也蕃何忍彊為抑止以違祖先訓顧
讀書必識字士生今日正當以識字為急著如使徒飽
萬卷而弗本字義以行之正與書肆賣兒無異茲因季
男眉得賈子新書而書以貽之時康熙癸亥季冬二十
二日也

子子說先君所作也先君遭亂避之漢洋已丑春日乃
還家得某氏子而子之為此說以誨不肖今此子已歸
其本宗然先人苦衷不敢忘也謹筆記於此云子者子
也子子者子其子也人莫不有子人莫不欲子其子情
也人有子而子之無庸吾子矣為人子而人終子之亦

無庸吾子矣至於人有子而弗克子之爲人子而弗克爲人所子而其欲子之心將終不得情也乎哉勢也嗚乎人有子而至爲人子爲人子而至見子於人勢也如以勢也則竟人子耳見爲人子則將不得爲人子矣是不得爲人子而爲人子寃以爲人子而不得爲人之子者如是者何多也則不以子子也吾已有子矣幸而吾得而子之吾之幸也即吾子之幸也而此子乃不幸而爲吾子竊幸其爲吾子也人之視此子與吾子有以異乎曰異吾子之視此子有以異乎曰異此子之視吾子之成立也即以成立吾子者子此子吾欲吾子之有室

卷之三

三

有家也即以室家吾子者子此子吾欲吾子之成立有室有家也而永且久即以未久吾子者子此子即使子之所子者亦如是焉已耳吾之所子者亦如是焉已耳他日此子見吾曰此子我者也見吾之子曰此子我者之子也則吾子子之心亦如是焉已耳其報吾與否與及吾子與否吾不計也癸亥二月二十六日蕃書

蘇明允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願治戊子先君避寇秦中秋飲浮石寺有詩云佳節枉從愁裏過良朋每在客中親此暗合古人也

余次兒年六歲三兒年四歲每於燈前爐際教以古人詩詞頗能記誦時令誦之以破岑寂未嘗不願解也三

兒咿咿唔唔有聲無字輒於嘻笑之間詠詮數過余笑問之曰此何曲名曰梅花樹也復唱唱片晌向余曰此桂花樹也次兒遂舉坡公清夜無塵一首以甲之終不若其天籟之發也一日檢說文注曰徒歌曰嘯爾雅注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然則徒歌者即有聲無字之歌也因服古人深於人情而立說余則以家樂而識字也因得句云誰將文字亂天真天真露出語倍清淪浪孺子猶多事指破人間足與纓吾少時侍爾祖食頃未嘗不舉古人名字事蹟及典故出處以相示其幼難字義輒以箸蘸羹汁書案間今吾薄宦升斗兒輩無從受吾教吾亦不暇教兒輩苟其能

卷之三

三

自得師便是豪傑之士

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昇得臣義躍得臣酒書黃長孺論王逸少諸子疑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昔之賢者皆有以貽其子余碌碌風塵爲牛馬走無一善可取諸兒何以自善耶孟子不云乎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念哉念哉

紀夢十五則

乙卯夏閏五二十二之夜夢一僧持二杖若櫛楚向余曰某甲願以此受教門下余授筆爲數語示之曰我有性未能治有身未能脩有子未能教有官未能作有家

未能歸政須借老衲拄杖每日痛責二十以消虛度如
何爲某甲說法僧稽首而退

丙午二月十一夜夢文一篇內記二語世不無張弓於
影室聽讒於霜瓦

已巳年九月十二夜夢讀書若負崎之與向若不解有
人告余曰崎音戲山也若水也

丁未重九夜夢一書內云栢古楊也色赤子著地當盛
夏而生以暑氣迫之故名然則殷人以栢之義其在斯
乎

已酉七月十六夜夢對聯蒼蒼青玉案皎皎白欄楯

丙午八月二十之夜夢在山右道中遇二人如武弁似

李夢筆集卷三

星

契濶有年者擬各爲詩以相贈答而悲不能成字也余
乃代爲一絕云戎馬鞍頭見弟兄十年風雨足離情莫
嫌野店無佳酒且說相思待月明

康熙丙午八月二十六夜夢邑尹王公仲理貽畫桂一
幅莖紫赤色葉披郁扶離宛如生成囑曰此非渲染所
成其枝幹從壁山採來紫木一種爲之且可採其子種
之此幹植哉當復秀麗及把翫見桂子青鬱之色殊非
凡品余笑而受之

已酉秋七月十一夜夢吾鄉向西崑先生遣一介貽余
書係東殘幅書云人皆笑老夫之愚老夫誠愚矣掩淚
重泉將復奚及借重賢親寄語吾兒凡可以與人者緊

以與之負薪行乞有何不可老夫雖不逮古人而相識
半天下當必有收卹之者醒即丙炳記之以貽其子而
吾鄉人皆謂爲妄余亦不辯然此書語酷似先生余亦
不曉

又論書二十二則

余幼時從貴公子家見案頭法帖甚富然觀其落紙似
三家村學究往往效宋字體或似篆似隸以自文飾余
嘗笑而惜之記余自己丑至今所得法帖如大觀樓李
邕娑羅樹碑擬山園淳化帖停雲館聖教序小歐碑研
廬帖十七帖先後今古足爲臨池之資矣然兒子輩其
將奚從雖然文藝末也字至草書尤末之末制業之暇

李夢筆集卷三

星

取而觀焉亦有所助但不至溺志而予人以笑可也
褚遂良以顧命大臣率以諫立武后故長流愛州並其
子彥甫彥冲皆殺於愛州讀史至此未有不切齒於許
敬宗李義甫者也然考劉洎之寃實遂良誣之似天道
報復之說不爽也是以君子立朝當爲猛省偶因覽帖
而有感云

虞世南翰墨始學於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然太宗嘗
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
曰書翰殆不專以字名於時也按本傳世南本餘姚人
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受學於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
懈至屢旬不盥櫛徐陵稱其類已則其見推於太宗蓋

嚴實也今觀其汝南公主墓誌諸帖生動之勢如威鳳儀天祥龍躍海未易及也

宋文盛詩靡字肥不及古昔遠甚然時運爲之在當日諸公亦不自知也觀蔡蘇兩公筆勢遒勁幾欲脫去而未免用墨太濃之譏信乎工書之難也

老米當日本不由科第出身而名在燕黃之間不僅以字稱也嘗頌其詩文咄咄逼人學者苟能奮勵何患不得科第亦可不必科第矣

文敏公書畫精絕當時有詠公畫二絕句云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王維勝輞川兩岸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種瓜田玉蘭九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

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然有子昂之生于元世出亦何傷持論者論世可也

宋書推蔡京當時號黃蔡今帖有山谷而蔡字不傳者何耶甲辰歲時吾鄉有仕嶺表回者榻得黨碑皆京手也按上刻云字內黨碑皆爲雷擊碎獨留此天蓋以著京之惡也然則善書固佳事而品行爲世唾罵亦不足道是以君子慎於修身

程明道先生云非欲字好即此是學蓋指楷書言也然臨池家必取古帖之草書者何余謂人生奔走牛馬爲他人驅使倘得一日之閒所濃墨蘸佳筆無論佳與不佳一刻走弄亦我生雅趣甲寅秋杪一日理三十誌事

退食書

字必擬古然規規於古人某點某畫如許圖如許淵如是而爲字可惜一段精神只被他人驅使試以右軍帖論已今不襲昨矣况後此者耶

憶少時頗喜古帖而艱於一過往從親處得案几棄擲之零星字帖或壁間屏間有名人筆輒注目不移歸家亦憶錄彷彿奈何楮墨皆先大人簡點未得如意揮霍今收得法帖若干品而應酬紛沓非臨池日也余豈終不善書與

余臨帖時得古人筆意及應酬友朋簡札欲髣髴萬一了不可得者何也先師所謂入見聖道出見紛華者非耶願得解組歸去日谷口清風林間明月操筆墨作數年庶可以名字矣

臨池學書此人生雅事要當百務卸脫在明牕淨案和墨運筆無論佳與否也余今催科未竣軍務紛沓復歲饑訟煩近築東園雖不甚廣亦頗僻幽然率兩三日一過偶偷閒弄筆而忙態尚爾也善乎六一老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洵難得哉

臨字家輒言古法而不知古法在今人法中規規摹古日某字某法古某是效顰之東施矣題詩作字即句句飽謝筆筆鍾王必有一極大官爵始可壽世若不然董其昌胡以至今猶有遺譏而况不如

其昌者乎而又端靠官不得張瑞圖胡以至今不傳也
字學必推名公然名公正未必甚佳即近世官京華者
人握靈蛇及細質之古帖亦爾爾人可無官而字不可
無官試問林下翁有幾人門前索帖耶

懷素一釋子而以書名於後世乃人動鄙見奴欲將並
驅韓退之吾不識其筆墨間視縑流何若耶

淳化帖爲臨池家所寶余幼時不及學後兵火冊籍散
失已丑之春得大觀樓帖又爲賊持去余之不精書法
率由此也今得真蹟於宦邸又無暇晷視之若暑月饑
人對案頭熱飯急切不得下咽奈何奈何

晴日風暖方牀一覺醒來無事輒磨墨伸紙臨古帖一

二行合此日雅逸滋味也

見古帖則古法離古帖則我法將何日得成字也分明
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真臨池家恨事

孫過庭論書必旁通二篆俯貫八分抱括章草涵詠飛
白字豈易言耶余少好詩不避俚俗動輒成篇及見王
敬美評太白效顰黃鶴一段竟日不能作一句矣觀過
庭論何如耶

字貴工乎抑否乎譬諸三家村中女兒但有修潔處便
自可人若概責之學步畫眉將不止十年不字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熒熒時於此間稍
得佳趣子瞻之言也惟在今故國烽火未息歸期未定

父子夫妻尚在天涯每於改歲誦斯語也似未見佳趣
也

余幼時頗好古筆法而腕中有鬼弗工也里中姻戚多
執筴卷來請余亦弗自醜輒應之庚戌之歲謁選都門
亦時作帖幅貽諸年家未知神采筋骨相類與否而干
請者未厭也及作吏後牒訴行移之間漸非故我偶得
淳化帖日覽一過頓爽然自失

讀莊子五則

世之論莊子者皆以爲遺世之書余竊以爲不然蓋疾
世之務名而無實者也夫鯁小魚也見漢書以見漢書小魚而曰
不知其幾千里正見無其實而有虛名意且世之治也

恃治天下者也而天下卒不治非名之過耶彼名之大
者天下皆仰焉而一日得君不宛然鯁鵬之搏扶搖而
上九萬里哉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所謂
格天補天者何在猶是蒼蒼耳舉向之培風國南功力
幾何宜其爲蜩爲鶯鳩之所笑也其惟至神之聖人乎
無已見無功想何也無名也惟其無名肌膚冰雪淖約
若處子何嘗爲不知其幾千里也不食五谷吸風飲露
未嘗培風國南也究也乘雲御風而遊四海之外其神
凝物不疵癘而年谷熟以視夫無其功而有其名者何
如哉此莊子之書深疾夫好名者也
逍遙遊首篇名也而實蔽全書吾不知其全者何若而

內篇已盡之矣其曰鯀曰蜎曰鴛鳩曰朝菌曰蟪蛄曰
冥靈曰大椿曰大猷曰樛曰齊諧曰彭祖曰湯曰宋榮
子曰列子曰堯曰許由曰有吾曰連叔曰惠子曰客即
物論也曰肌膚淖約吸風飲露即養生主也座圻牝糠
陶鑄堯舜人間世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和德充符
也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大宗師也無何之鄉廣莫之野無所可用安所困苦非
應帝王也哉吾謂逍遙足以盡七篇矣

莊子一書皆逍遙遊也內篇有七而此篇已該之盡虛
空界虛空已耳爲鯀爲鵬爲蜎爲鳩爲朝菌爲蟪蛄爲
冥靈爲大椿物之不齊也爲齊諧爲湯問棘爲宋榮子

之笑爲堯爲由爲有吾連叔爲惠子物論之不齊也而
莊子以無爲齊之則物莫之傷而養生有主矣

南華老人於逍遙遊後繼之以齊物論者何逍遙者可
學而至者也而不得至物論爲之也大塊虛空惟以有
我因見爲彼彼我既起則有形骸因有知慮憂生是非
以及名實而多寡見焉成虧形焉有無分焉儒墨岐焉
而議論多矣甚者利害以動之生死以怵之皆以有我
之故所以老人開口先說嗒焉似喪其耦因注之曰吾
喪我既能忘我則紛紛是非彼我形骸等何自起乎讀
是篇者當於隱几之坐便作物化觀於栩栩之夢即是
嗒焉觀而是篇思過半矣然或者曰蒙莊纒纒幾三千

言蓋深見物論之難齊也子樂弗論然則莊子何多言
耶夫物之不齊亦已久矣況物論乎大約將物論者備
詳之而知其論之所在即齊之所在如是而大言小言
大知小知直以一夢付之夫是之謂齊物論是之謂逍
遙遊曾見吾鄉趙大洲先生持論如此彼作論策之論
者千年來不見南華面目矣

陳明卿謂有涯隨爲句余讀之而見南華老人焉齊物
論不云乎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論非謂六合之不可
知也弊口舌以講求之殫思慮以研究之有限之知慮
能不殆也哉即此二句而養生之訣得之矣至於綠督
爲經從來說莊者謂此是養生主是猶落二義矣試看

庖丁之刀到籌躇滿志皆由不肯以有涯隨來余嘗謂
古人著書凡開首一句足蓋全書章首一句足蓋全章

試看學而時習之五字而二十篇之義盡大學之道一
節已盡大學天命一節已盡中庸皆此志也或曰信如
子言孟子見梁惠王云何不盡孟子也是又癡人說夢
矣從來聖賢出仕之局至孟子而一變者何也當時楊
墨充塞縱橫家言使孟子守迂腐故套人類不幾于息
哉試問終篇湯文皆五百年至孟子七百年猶曰不見
諸侯可乎故一句已盡全書

襟論十四則

世之注阿房宮賦於明星等句俱作遊人遠望不覺失

笑夫山村之婦女尚不許人見其梳掠而況宮禁之中乎明星即俗所謂曉星也綠雲即天將明之雲色也皆望幸宮人未明盥漱脂水椒蘭所不暇惜也惟望幸焉庸知徒聞宮車之過驚雷霆之聲耶如此看似切勝王閣序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以為警聯而落霞乃飛蛾也土人呼為霞蛾是也驚野鴨也野鴨逐飛蛾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飛也不可不知

舊讀唐風見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輒自臆曰此為無子者言與及見詩疏曰他人非外人自身視之子孫亦他人也噫是豈矣愚蓋以為宛其死矣無論有子無子為

卷之三

三

他人者皆思入其室也若使他人而為子孫輩也則人之愛子孫愛其長愛其成立愛之極則憂之深憂愛並集生平早作夜寐不避寒暑者惟子孫是計車馬衣裳方將不復曳婁馳驅以貽其子孫也即戒之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車馬衣裳者正拜首至地領此他人之入室而不得者也如黃邑之張養中姚見唐生平不易得子納妾而有子曰張璽姚保兒者詩疏之所謂他人也乃養中與見唐所日夜望其入室者也乃養中見唐身死之後為他人者非張璽而為張懋中非保兒而為王汝粹可見他人入室不是子孫實是他人亦并不是無子孫者蓋人死之後無論有子無子凡為他人者皆

思入室也偶審二案而悟詩疏之非

廿一史為史家之海余童子時曾於紙肆針筐之間得數帖披玩數日貧無以購輒為主人持去後丁世變浪遊漢洋之間從士大夫借閱或有未識其書名者即有藏者亦多散失其存者不數代代不數冊竊歎此書之難遇也然其書余竊以為無用書也夫士子貧者不能購即得其書而應制帖括消磨歲月亦不能讀甫通籍仕途或有餘力以購其書而簿書錢穀應酬不給又不暇讀及投老山林而老眼倦勤又不及讀甚矣此廿一史之為無用也余於黃亦得一部後之人其何以付此書望之

卷之三

三

漢史兩載高帝奪信符謂漢高之能將將惡竊以為不然蓋所以著信之不反也高帝平昔視淮陰如敵國早欲除之特以楚人未禽耳而韓信自登壇一拜傾心事漢對削微曰漢王遇我甚厚者是已城皐之圍信豈不知之其望漢王之潰圍而出也臣子之誼也在三軍之士知信之心故漢高得輕騎而入耳譬如父與人格於塗奔入子家其子之家人有不開戶而納之者乎使信素有反志聞榮陽之拔城皐之北方堅壁以觀變高帝不得入其軍羽乘其後信扼其前天下事未可知也聖歎評杜之鑒也趨庭日縱目初文法跳脫皆由其襟懷曠逸而企生乃以為悲時語甚矣聖歎之鑒也余謂

兗州爲帝王發迹之境聖賢誕孕之鄉子美生長三楚
夙熟傳聞久矣欲覽勝於茲一曠其胸中之志何幸而
趨庭之餘乃得登樓豈亦曰向之兗州耳之也非日之
也所聞如是將何日何年以證夙聞乎乃今日爲縱目
初快心滿意語也浮雲二句正縱目初處由岱而海自
青徂徐方輿所載禹貢所紀者乃今日而山川風景依
然如故浮雲尚自連海岱平楚依然入青徐也但目之
所縱者如是也耳欲尋古蹟惟有秦碑秦以前無聞焉
欲問荒城惟有魯殿魯之外無傳焉從來兗多古意僅
存此乎臨眺者多許人但見眼界所至海岱青徐一齊
入眼但爲可縱目而已而弔古躊躇惟我獨焉正子美

有雄視百代俯瞰一切之意作寥落語者大非

班生云昔有學步邯鄲者遂失其故步匍匐而歸後人
增其解曰邯鄲之人善走因而傳襲謂今之捷報斯役
皆邯鄲人將所謂善步者爲神行太保之類矣予觀漢
末趙襲有非草書一篇內云昔西施心痛捧眉舉衆
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盡效者不獲匍匐
失步則知善步者女子也玩媚盡二字如西廂行一步
可人憐之意與善走何關相沿多年只作男子覺此可
爲大笑

焚書坑儒世皆以爲李斯罪惡觀商子惡今篇曰國之
大臣諸大夫傳聞辨慧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

縣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有十者上無
使守戰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去此十者敵不
敢至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又曰
主好其辨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辨輩輩成羣如
此者不一而止是焚書坑儒已於商鞅始特未焚未坑
耳

小貞吉大貞凶 易屯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升
菴先生說經引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膏者所以
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
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嗇則凶臣吝嗇
則吉也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小如遷國立君
之事貞不訓正也升菴謂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
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當如是乎愚謂小貞大
貞吉凶皆從屯其膏見蓋九五以陽德而陷於陰中而
羣陰用事能容一持正者乎若小而議論舉動之間稍
出於正者猶無甚害事若其於綱常名教之地而有正
直不阿者持國是而正之當時之人必不相容其凶也
必矣

唐左庶子蔡京咸通中經制嶺南忌蔡襲功欲沮壞之
請罷戍兵詔以京爲宣慰安撫使福忌貪刻峻條令爲
炮熏剗斫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
使印詔鄉兵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是何先宋之

蔡京而有此人也按李綱有二名一見於隋唐一爲宋宰相皆忠正不阿雖非宋相之比亦不甚相遠豈名足以定人之生平乎嗚呼慎之

坡公前赤壁賦篇首至水光接天敘已在黃州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言免議論也一葦二句言一身犯衆怒也憑虛御風二句言其初被議之莫測也遺世二句言在黃之得所也故足之曰飲酒樂甚然當日由中謫外在衆人或有以悲憤寥落之感動於中者乎於是以怨慕泣訴四字在客之吹簫中寫出又於客中敘出怨慕乎坡公寫出無入不自得一段道理即報道先生春睡足道人漫種五更鐘之詩一意所以于在朝之怒亦在此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若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王介甫詩也余謂此詩以誅王莽則可以誅周公則不可

吾蜀升菴先生博學至今海內稱宗匠焉而當年議禮一謫賜環無期余嘗讀其文集而歎之一日讀揮麈錄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會館職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而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數日彥遠補外升菴在館時如

注張之對水盡源流之語一時同館未嘗不歎服然入宮之妬安知不出於此故良賈深藏老氏之言非相欺也

一日學博張龍弼及其子學業誦杜詩曰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余爲之解曰老杜非縱其子也失學如云自不知讀書因不知教子所以從兒懶蓋責望語也長貧非怨貧亦甘心貧賤而怨怨聽之婦人女子耳蓋獨得語也龍弼以爲然

雪鴻堂文集卷十四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喬校

鄉語

吾鄉居天下之西南雖去夜郎牂牁邛笮甚遠而較之伊洛瀍澗則鄙矣予少事浪遊五方之言語頗習其異雜每憶鄉中語音有慣而不察者今集其所由以解嘲云

鼓龍 小聲私語也

後漢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注曰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雁 岸音

雁北方音皆同燕吾鄉呼作岸鹽鐵論引詩雖離鳴雁以雁為鴟注云鴟當音岸顧野王云鴟古案切則音岸無疑也又按師曠禽經鴟以水言自北而南鴟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注鴟音雁隨陽鳥也冬遶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鴟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向燕代尚寒故集於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鴟然則雁之為岸蓋非土音矣

鴟 缺平聲

吾鄉以咒罵人為鴟而平聲出之菱東梓西則音同詠焉月令鴟始鳴詩七月鳴鴟注皆曰伯勞也按禽經注

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鴟但鴟鳴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將欲搏擊之意也又按呂氏春秋注博勞夏日磔地於樹然後食王充論衡伯勞食蛇物理論鶩飛則蟻沉鴟鳴則地結則鴟又有制惡之義

喚豬

既定爾婁豬盍反我艾豨此宋人譏衛公子歌也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豨音啞予嘗聽北人呼豬為婁婁因思吾鄉人喚豬作艾豨皆本於此

折倒

俗謂多事為折倒言每事煩瑣不爽斷將以磨折倒人也南唐有僧號小長老者自言募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惑之僧好著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耳因說後主大起梵剎自是國用漸訕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干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謂之折倒識者知其為敗徵今之言折倒本此

開心見誠 無可無不可

建武十年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

隱伏前世無比器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器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吾鄉人稱人爽愷曰開心見腸言心無隱伏也似誤誠為腸然細思之腸為勝又鄉人每說人無成見曰無可無不可蓋用馬援語非用論語語馬援未知無可無不可之義而以沛公當之先儒論之確矣鄉人固為用援語也

可生之途

宋太祖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不欲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云云

雕鑽

今人謂瑣綠巧猾者曰雕鑽本史記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

不直一錢

史記灌夫罵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乃效女兒曹咕囁耳今人罵人增一個字語實本此

無名錢

漢書張安世以名位太盛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橫截

世俗嘗說路橫截過去出楊子雲雍州牧箴曰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盡為雍垠

傳語

國語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典史獻書師箴賦賦矇誦百工諫庶人

傳語

名器

左傳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稱爵服名器本此

在術中而不悟

張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如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帛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悅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燕君憂秦伐趙敝縱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

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蕪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蕪君明矣為吾謝蕪君蕪君之時儀何敢言

狝棘及米 狝棘守門

漢吳王欲反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若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狝棘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由此則此語亦古矣

那制 那音摩

俗謂人制縛曰那制國語越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先人就世不殺即住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

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

於吳吳人之那不殺抑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

肉不中喫

如曰將食我肉乎此人不中食或曰將食其肉乎此人不中食

國語齊姜與子犯謀醉公子而載之以行公子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內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不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內腥臊將焉用之

憐窮 錢財如糞土

傳負羈說曹伯曰晉公子之亡也不可不憐也此之賓

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謂所備玉帛酒食猶糞土也

效郵 左傳作效尤

晉文公至楚楚子玉將謀殺之楚王不聽請畱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天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

路人

司空季子說公子曰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

無光

杜子美覃山人隱居詩徵君已去獨松菊哀聲無光畱

戶庭言山人既去哀聲無光

泥人 泥去聲

鄉人以不堪事曰泥人杜詩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意用卿語邵二泉注泥膠滯也非是或又引泥他沽酒摘金釵以証解杜詩亦非是惟如鄉語解之忽忽窮愁年年如是豈不泥人子美久客於蜀正用其語況時正在瀛西尤可証也又白樂天對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休則此語在唐時不僅吾鄉有之

牽連之親

楊雄答劉歆書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

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

—— 慌忽

後漢文苑傳鄧熒字文勝范陽人有文采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對遂死獄中

—— 磅礴

宋玉笛賦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條異幹軍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注磅礴盤薄也今人以言聲或物

—— 喫虱雷大腿

宋玉小言賦唐勒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脰切螻

—— 驚風走馬

七

肝會九族而同濟猶委餘而不殫今之譏人細小者用此

—— 劣厭

蔡邕短人賦其餘阉公劣厭倭婁嘖嘖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則劣厭者不材之稱也

—— 洶溶

俗有此語以凶勇二字當之誤也按王仲宣浮淮賦飛雲天廻蒼鷹飄逸洶洶溶溶相驚軼飛驚波以高驚

馳黑浪而赴質

—— 嘯嘯

怒人之多言則曰嘯嘯猴聲也王延壽王孫賦聲壓鹿而喔咿或嘯嘯而噉噉

—— 養德

文選江文通擬嵇中散云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李善注堯觀乎華之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 輕薄

東漢馬援戒子書曰效龍伯高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又文選江文通擬謝惠連子衿願勿往谷風謂輕薄

—— 老伴

坡詩惟有病相尋空齋爲老伴

—— 山壓卵

五代史周世宗征河東劉晏曰若遇我兵如山壓卵今鄉語加泰字

—— 不背本

漢書陳平封戶牖侯平曰臣非魏無知無以至今日請以臣爵賞之帝曰若卿可謂之不背本矣因併賞魏無知

—— 子本

今俗謂稱貸物爲資本非也按唐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沒爲官婢子音草孽

息也唐詩走謂鄰翁謁子本亦不作資本是可証也

一蠃不如一蟹

俗語本一代不如一代出類說聖宋拾遺陶學士教奉使江南吳越宴之自蠃蚌至蟹蚶十餘品以進穀戲曰此謂一蟹不如一蟹

深耕淺種

呂太后時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命章為酒吏章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歌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耨而去之太后默然概當作淺

看頭射

射音失

匈奴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子欲立之是時東胡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亟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而逃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將令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先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妾左右之不射者皆斬之自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乃因從頭曼獵隨鳴鏑所向而射之因弑其父是為看頭射云今謂人之不察事機者為不看頭勢訛也

良藥苦口

漢王入關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意欲留焉樊噲諫

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將軍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樊噲之言可聽也今語改毒為良

包荒

易經泰九二包荒用馮河

破天荒

荊州學人多不成名人號為天荒劉蛻以荊州解及第人稱為破天荒云

荒忽

屈原遠遊篇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未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荒忽失志貌慌忽瘋魔貌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附近

仲長統昌言宦豎附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垢圻

圻音甲

山海經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西山郭璞注澡洗可以瑱體去垢圻瑱初兩切今人說身體不快為不熱瑱即此注義也

無所不通

山海經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

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脉

下風

秦伯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惟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霜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見西京雜記又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鷄

雞之少子名鷄老人稱少子曰暮鷄公豚■鷄雁之少

子也雁飛必呼其嘹唳空際者皆鷄聲蓋呼其子也

改頭換面

宗杲謂張無垢門下既得此榻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見五燈會元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

拋家

東漢安城李侯賜以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

慮

志在財帛

於今之計

時俗謂先事而備曰慮東漢鄧禹說光武曰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朝夕自快而已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又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奔命

東漢光武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音義曰舊時郡國皆

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啖

孟子幼時問母東家殺猪何為母應之曰欲啖汝既而悔之因買肉以食之

戲言

成王剪桐葉為珪與幼弟叔虞曰將以封汝左右請期王曰此戲言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因封叔虞於唐今作去聲者非也讀入聲者與始同吾鄉人謂結語為戲本此

吟

吟去聲音與

鄉人謂調謔為咻孟子衆楚人咻之朱註咻譙譁也謂以言語雜亂調笑也

塗 怕平聲

鄉音謂爛物為塗俗字作沔此杜撰也按小雅出車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正叶華音而注謂凍釋泥塗者其義正合又角弓篇如塗塗附則吾鄉謂爛泥為塗泥正本此又禹貢厥土惟塗泥謂地多雨澤而泥土塗爛也予官山左見土人謂地爛為塗而讀出茶反與華字亦叶朱子時山左已入金未嘗至東海故遷華就塗耳

稽故首施

故音治

時俗謂人謀事瑣屑曰稽稽故漢史元和三年以鄧訓為謁者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謀欲報怨朝廷憂之乃以訓代紆為校尉諸羌解仇結婚交質盟詛期米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嘗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迷吾子迷唐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移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注曰稽故謂稽留事故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今按稽故謂反反覆覆若有他故令不得戰也

單子

世俗編竹以渡曰單子不得其字因以意作字曰筴非也漢史鄧訓傳訓發湟中兵六千人令長史任尚之縫單為船置於單上以渡河掩擊迷唐注單木筏也音步華反則其本字固作單也

奴才

漢書援盧奴注縣名中山國故城在入定州安喜縣水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水黑曰盧不流曰奴今之罵人以奴謂僕御為奴以此輩多不流動活潑也

耐

時俗謂人撒騙為耐或作賴非也賴藉也或作奈亦非奈倚也漢書音義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謂

犯耐罪而背名逃者令吏為文簿記其姓名而除其罪是已犯罪而耐脫之也字當作耐

公車

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今人謂赴京就試為公車謂所乘為公車非也凡有事於京都者皆公車又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總領之漢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以名言

置音致

今人謂置物者置音從致按漢史廢置官皆用置字字

書置立也東漢光武九年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等官則致可作置置可作致矣

放手

漢明帝即位之十二月詔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記殘吏放手注放手謂貪縱爲非也

無狀

賈誼自傷爲傳無狀注無善狀也章懷太子注肅宗詔詔書既到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謂其罪惡之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呂氏春秋大樂篇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此無狀又不同

種餉

音嘗

漢明帝元和元年詔曰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蓋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爲僱耕傭賃種餉賞與田器勿收租餉音注作餉非即鄉語種嘗之稱也

旄牛

俗謂牛之不中用者爲毛牛非也崔駰十三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前漢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爲節旄

天年不遂

鄧皇太后立安帝詔天年不遂悲痛斷心蓋凶辭也今俗以天年不收爲不遂誤也

盜不過五女門

陳蕃疏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資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

韓婆墳

禮記云善易棘栢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輶注云封土象山於路側以善易棘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輶輶而去喻無險難又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所也又詩取氐以輶古義云輶祭卿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有出行之輶有祭行之輶今蜀中山路之側多壘石積薪成堆號爲韓婆墳行旅必拾株石加於其上以爲行路之吉蓋祖道之遺意也又于過南陽汝郢之間路側亦多有此其祖道之禮廢而人自爲之乎殆不可攷矣

詭話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今作鬼非也

望子

沽酒家門懸酒帘蜀人呼爲望子東京夢華錄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曳下望子則望子不獨蜀稱亦且古矣

爛腸食

呂氏春秋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蹶之機肥內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至也枚乘七發亦用其語有誤作濫觴者可笑

新

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其尊彌薄世之言交易謂虧少價直者本此與成虧字有辨

無染

今人言與伊無染見呂氏春秋常染篇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我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云

允話

呂子勸學篇凡說者允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允而反說之夫弗能允而反說是拯溺而礮之以石也是救疾而飲之以藥也按允說也欲其因此和說也今世俗和人口舌欲其從此和說故曰允作對者非

喀喀

爰旌目饑於道狐父之盜其者下壺餐以哺之爰旌目三哺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某也曰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出呂氏春秋

掩耳盜鈴

裴寂勸李淵舉兵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帛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特鄉人改為鈴或傳久而訛耳然鐘鈴皆非掩耳可盜者也

三脚

詩采蘋維錡及釜毛氏曰錡釜屬有足曰錡鄭康成云錡三足釜也神仙傳周賈號木雁子欲度李生不從賈作煮藥鑪記曰頑鈍天教合作錯縱然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受人間惡火坑

隼定

隼鵠屬也埤雅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為有隼今之言隼定取此

殘戚

漢呂太后惡戚姬高帝崩熏耳剔目折割手足納之溺中五官俱殘

懔懔

建炎己酉三月苗劉之變其黨王世修嘗與二兒語聞
宦恣橫而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撈過浙西道吳江左
右宦者以射鴨為樂至杭州日翠閣游湖山世修以劉
子其陳其事張徵不納世修憊懽而退見揮塵後錄

打通同鼓 漫上不漫下

宋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反於首鼓成
節奏取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
通衢用以為戲云出宣政雜錄

五馬

謂太守為五馬或引于旌詩良馬五之句為証鄭注周
禮州長建旗漢太守視州長故法御五馬又漢官儀古

宣政雜錄

十九

乘四馬秦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

薄脆

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
側厚即武林故事所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辟飛

唐駙馬柴紹之弟某能飛簷走壁唐太宗謂此人不可
官京師將以外官當時人號之為辟飛云

日子

俗謂日子曹公檄吳將枝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于發
檄時也則日子蓋即日時也

累

稱妻子為內非也內可以言妻不可以兼子字作累漢
史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
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課馬

世俗謂牝馬為課馬借作騾非也唐六典凡牝四游五
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

爪葛

後漢禮儀志上陵議注荀先帝有爪葛之屬男女畢會
又晉王導與子悅奕爭道導歎曰與子有爪葛那得爾
耶

乞音氣

吾鄉謂與人物為乞音文之者曰與去聲按杜詩人猶
乞酒錢乞讀作氣注乞猶與也郝敬曰乞謂分給之也
又杜子美贈虔詩曰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撲襖

南齊何遜精言佛法既斷食生猶欲食肉以白魚蛆脯
糖蟹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岷以為
宜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又循兄點亦道節清信周
顒與點書勸令菜食中有云區區微卵脆薄易於瞻彼
弱鷹顧步且慙觀其飲啄飛行使人憐恤况可甘心撲
襖加復恣忍吞嚼鄉人言宰殺之聲曰撲襖本此

祿菽

今人謂來多為陸續訛也南齊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善屬文嘗敝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語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超不能平乃罵之曰那得此道人祿殺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敍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

墨墨

寶嬰封魏其侯為丞相免後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息驚惟故齊相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辱遇夫也

歡喜

杜審言為雒陽正生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寮不

合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講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於府中酣讌審言于并年十三懷刃以刺之季重中傷而死并亦為左右所殺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為文發并後則天召見審言將見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舞蹈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賞

滴博

滴博蜀之西山城名也指滴博為界以要吐蕃杜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蓬婆吐蕃城名

赤紅屋打白紅屋

宋王沂公倖饒日判官白稹以片紙假結五綵公笑曰

傍下新婦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耳簡尾書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關于大垂五百青蚨兩家缺赤紅屋打白紅屋

陵斥

西羌傳西戎作逆陵斥上國

劈斫

鄉人謂便給者曰好劈斫見孟東野峽哀十首之二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石劍相劈斫石波怒蛟虬謂水石相聞也

鏤

李賀詩橫鏤鏤古柳鄉人謂物之朽蠹者為鏤本此

蕉紅

宋于京益州方物記有紅蕉花注於芭蕉自一種葉小其花鮮明可書蜀人語蕉深紅者為蕉紅蓋倣其殷麗云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云曉人不當如是耶魏志傳曰事不當爾耶

落吾手

鄉語有落我手語杜詩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白樂天天天與愛水人終焉落吾手

先後

但去耕

史記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
若孟康注兄弟相謂先後索隱曰那誕生音先後並去
聲即今妯娌也韋昭云先妯後娒

縶子

漢高左股七十二黑子正義注北人呼為縶子吳楚謂
之誌誌記也

格支窩

禮深衣格之高下可以運肘格者袖與衣接當腋下縫
合處也俗言格支窩者本此

雪鴻堂文集卷十五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啟

冬至日賀太守新印

伏以紫氣來日邊光煥龍螭之采金符臨海上瑞霽熊
軾之春雀書先長至而啓靈景福偕黃鍾而增嘏喜騰
八屬慶洽三齊恭惟台臺受福自天荷寵於帝才猷領
袖應五百年名世昌期政教綱維當二千石冠冕鉅任
爲天下奇男子自佩肘後黃金屬今日賢使君傳來天
上玉篆看海嶠出日霞彩散四座之花喜靖匣浮星紐
文增蓬壺之勝新章之封識猶帶御座煙雲寵命之鮮
妍如親日煖色笑百萬戶歌舞重製襦袴之謠十二旒
注念行見金甌之卜蕃才同樸樾職槐菁我北斗泰山
夙已傾於高厚冰壺秋月茲更快夫崇隆莫罄賀忱惟
修候楮伏冀天瓢傾露沾灑匪遙海石依雲瞻依孔週
敢希丙鑒虔肅寅衷

重陽賀太守

伏以潦盡潭澄快靚雁書天上字煙凝山紫遙瞻熊軾
海邦春皂蓋朱幡滿擁千尋霜氣金風玉露移來一束
菊英實慶新禧非修故事恭惟台臺三秦碩膚一代幹
楨澍雨隨車列城無不登之寶和風被物八屬戴再造
之天灑溫語而醉人豈煩竹葉植佳禾以爲瑞不數梨

花當此旬屆三三共慶重陽九九登蓬島而讌會陋彼
龍山望海霞而賦詩依然蒼水菴三巴小子一介豎儒
日事催租虛負滿城風雨遙憐故里心愴遍揀菜羹憶
昔年驅馬連雲見泰山曾毓蜀水喜今日濫竽臺下即
秋容如坐春風羈維斗大一城未與落帽之席度修戈
末寸敬聊將送壺之忱伏冀餐英擷秀快賦題糕佳詠
盈千章權當白衣之送勝會成九日願察丹赤之誠臨
啟依馳曷勝懽忭

元旦賀太守

伏以春滿蓬山煖遍八州依趙日景高海表陽回一郡
快鄒吹竹聲又雜潮音辛酌敢同葵獻恭惟台臺西嶽

李士修

二

鍾英東海柱石彩筆賦就曾聯紫氣滿長安錦章製成
已見仙棠生嶺粵當此斗杓回寅次梅花撲熊軾之香
值茲韶節開大年椒頌馨海嶠之域閑驅白鹿散有脚
於千家靜聽黃鶯看無邊於一爵敬借福星迎日自同
太史書雲卑蕃七七年華容容微職無材獻頌觀遠天
而赧然竊欲稱觴進栢酒而引意伏冀念生成於既往
垂培植於將來滋弱草芳林觀惠風媚景

端陽啓太守

伏以爽氣發雲霄天上朱明之候薰風翻蒲葉人間賜
扇之辰四始隨鶉首俱長百福叶鷗絃並奏恭惟台臺
才高五嶽賦貴三秦彩筆生葩不數榴花照眼朗襟懸

鏡依然化日當空良辰已屆天中佳節欣傳地臘覽晴
原而有慶爭懸艾虎之祥眺渤海以無涯競看龍舟之
戲卑職才慙效錦遇類浴蘭仰和風之時宜長叨披拂
望甘雨之頻潤屢荷滋培虔修烹醵之悰式佐羹臬之
席芹私耿耿祈照悃以淵涵葵赤區區謹循涯而篚薦
占陳不盡崇照是祈

元旦啓藩憲

伏以斗杓東轉梅花散六郡之香韶節重臨椒頌喧四
野之祝年矢已催客臘曉籌初轉王春嘉祉彌臻履端
是慶恭惟台臺心徹冰壺氣鍾玉律殫行而百寮式蕭
然野鶴孤雲澤時而萬姓康宛若神龍甘雨乘符齊魯

李士修

三

地山川排送煖之車聚氣斗牛邊草樹領開華之運乃
者彌冬瑞雪蚤以豐年報旬宣之勞欣此送臘新陽知
以和氣發吉康之祉千乘城上有雲物可占四始祥開
覺韶光迥異蕃西蜀散材東牟下吏濫竽民社未得瞻
拜於堦前遙茲春陽竊已神馳於臺畔春色遙分於寒
谷固知桃李無蹊芻蕘薦於藥籠敢因屠蕪效頌臨
函欣忭不盡瞻馳

道臺生次子

伏以仁人格天重篤石麟之瑞象賢應嶽新開難弟之
祥喜叶夢於長庚知為鸞鶴觀疑床於跨竈並挺芝蘭
秀藹東方光搖渤海恭惟台臺三韓世冑萬里長城駐

旌節於海邦十七屬戴噢咻之德敦慈和於政府百萬
家仰生成之恩謳歌既徧於吏民禎祥自呈於臺閣將
培薛家之三鳳先育荀氏之二龍種玉樹於名園枯栢
成藪懸星垣於上第奎璧聯珠蕃久在投懷時深孺慕
聞懸弧之吉兆快踵武之在茲雖城守羈維未試英聲
載路而揣摩福報當知孩笑非凡狂喜發而書弄麈微
虔修而呈賀燕所願璫篋迭響橋梓齊榮千里神駒即
此渥洼之汗血九苞靈鳥行看池上之羽毛

長至啟太守

伏以海濱不見嚴霜快飛灰於葭管年邑幸依冬日知
傳信於隴花律回谷而吹和雷在地以成復時逢小至

雲臺集卷五

四

敬祝大來恭惟台臺華嶽篤生東海重寄詞章散彩光
搖蓬島雲霞風骨端凝力撐潮間柱石頌聲作而走陽
春脚八屬幸添線於機杆剛德亨而見天地心庶官被
生煖於曹署當此朝那底定一行信傳自蕭關幸茲龍
章籠榮五色詔頒來天際一陽成而洽家慶萬象舒而
仰國華瞻太史書雲知福星迎日蕃三巴小子年邑微
官惟律應黃鐘漸竿技無當於一奏見和凝白雪願苦
植借庇於三生俄看梅蕊驚新試效椒花媚遠伏願融
風布澤亞歲迎祥瑩徹冰壺飲人以不覺之醉高聯珠
圓綴下以短線之絲

復陳太守獎勵

蕃道有弱植穢綠短村鄉路杳然類觸藩之祇報效無
計愧秋實之榮蒿目民艱無心對酒乃者催科日拙幸
軍餉之克完撫字徒殷嗟民力之已盡年豐而殺賤比
屋尚啼饑寒雨滂而水漂東服多去鄉里雖免衆罰於
今歲實恐逋欠於明年正擬匍匐伏台階冀投招懷之略
豈期卷注下吏特賜寵錫之光對使拜登捫心滋媿肅
陳謝牘未罄頌私

元旦賀太守生孫

伏以雪飛瑤島天開海上之梅春到年朝人喜履端之
吉潮聲裏傳爆竹蜃市上送新符歲有三齊慶臻五馬
恭惟台臺今朝柱石當代福人賦就凌雲光耀金戈鐵
馬秩崇近日聲績蜚矢彤弓值晏寧之年單車而肅清
嶺表受安貞之福拜命而整飭海邦勲庸茂昭行看作
幹王國福履孔固且喜誕嘏公家憶昨潢池戢兵朝那
草木皆風鶴乃當蕭關息燧函谷雲霞送輶車聚三世
於一堂享五福於千禩當此雲端鳳曆醉屠蘇而覽椒
花笑看膝下蘭孫騎竹馬而美盤果樂偏今夕節勝去
年蕃一介書生半通末吏回首已蜀三年不見音書澁
竿東黃七載徒叨康祿所幸蘇天覆庇馬牛無難及之
風惟瞻芝宇恢宏烏鵲有可依之月敢申饒歲敬祝大
年惟冀滿座春風時喧道傍之弱植一天德宇常曜上
苑之晴暉

雲臺集卷五

五

端陽啟陳太守

伏以龍舟映水而迎潮光微滿檐蒲並熊軾行郊而載酒共羨照眼棉花人間獻五絲之綠天上開浴蘭之瑞敬修故事敢漬台聰恭惟老大人台臺樹幟素句懸鏡齊城經濟救時已信於為宰社中之日光華映月早占於聚星里內之年惟茲五嶺梅花猶含芬郁以故三江綠水尚頌澄清況日出之邦正仰天中嶠葵之域方切甄陶若哉蕃三巴小子八屬微員見說阻絕垂叢惟憶咸陽為故里未得天回玉壘幸傍華嶽以瞻依目今父子夫妻同為他鄉之客何日桑麻井里欣見主人之歸欲解組而投簪難求田而問舍自顧道傍苦李驚聞五月笛聲所恃海畔愚夫常倚三台藪影敢將臬篆木酒之末用申澗芷溪毛之私伏冀茂對南薰願解北斗雄風同爽藉以俱揚福星與朱明而並麗

與王昭武為長男納吉

伏以雪滿嶠曩光搖玉杵之色春融花萼彩散鏡臺之暉龍門許尺水乘龍鳳戶望修篁引鳳繩牽二姓券合三生恭惟老親家雙福閣下玉塵家聲有道內則澄清氣岸振月支十石之微聲婉婉風績旦給一丸之間範嘗憶先夫人老親母以無為相夫子以有造訓諸郎開幙布絲不計世俗之末節懸屏畫雀特收牝牡之異乘一言而訂婚姻簡納采問名之禮知我貧也數載而

通名姓修冰泮迨吉之儀唯君俞哉蕃起家單門隸譜望族性多骨鯁不見合於友朋行實淵凝多原諒於知契雖以聯兒女百年之好實欲訂兄弟千秋之歡目今羈遲天涯竊願締成家慶謹卜正月二十四日雙成鸞報三千晏開瓊圃百尺虹垂十二舞試霓裳伏冀允駕鵲橋慰海濱西望之眼蚤發鸞從馳已嶺東御之車俾小兒近父近師以酬千金季諾且今慶觀山觀水亦如百兩韓門遙望雲山不勝瞻注

與雷鳳山為次男求聘

伏以梅蕊結新葩氣應皇州之瑞椒花有移頌光呈玉杵之暉修六禮之初盟屬三陽之泰候惟騰海嶠望切泰華恭惟老門臺蒲亭世瑞仙井名家綵筆掃千軍克稱允文允武棠華燦五色並羨難弟難兄邁卓魯之先猷聲馳江右舒經濟之大手治茂齊封尊壺年嫂夫人肅雖天成溫良性植才高詠絮卓哉林下之風德茂解圍允矣心中之聖既流輝於彤管必昭祉于鏡臺惟是蘭閣儲精應知香閨毓秀蕃三巴下士陸海微渚昔叨閱苑同登今倖渤海共譜遙憐故里非畏蜀道崎嶇惆悵天涯惟念宦轍飄泊雖夫妻父子不止粟薪三年而姻婭知親未見音書一紙顧次小兒年已十六學亦尋常砥牘私情安與跨于井甃乘鸞有願亦不揣為薦蘿敬邀冰人仗一言而訂一齊之義敢問皇城侍六尺而

修六禮之容伏冀籠分北開庇蔭東牀蘭譜聯桂香寶
天合人合之巧兼葭倚瓊樹仲佳兒佳婦之緣

與雷鳳山為次男納吉

伏以良緣天定早繫足于仙者嘉禮時稱同同心于朋
舊薦下里之悃憶仰上族之姻聯敬報迨吉之期用誌
永好之合恭惟老門翁親惠瑞鍾仙井風清練湖卜築
近金鷺與祖士雅之風流齊步錦章傳鐵甕致陳仲晦
之韻致無聲酌中冷泉不讓我眉雪水游沈夢地猶是
浣花風華乃粉榆情深故葑菲不棄雖三已已遠必歸
故園之萬蘿俾萬里未歸得諸他鄉之秦晉蕃起家寒
儉賦性迂疎六禮之儀未未教於君子一齊之義惟依
恃於冰人卜季夏廿九之吉辰屬次兒百年之始旦道
傍苦李不知王謝門高海畔勞人快得朱陳村近拂夏
雲而莫錦候鵲渡以于歸伏冀諾不踰金恩同合璧百
兩盈爛尚候買田浮玉之年六宗緒延惟叶請吉乘鸞
之日

與雷鳳山為季男求聘

伏以苕葉河洲尚勞求于琴瑟蘋蘩沼沚必允備于芻
筐契成孚于斷金幸何適於倚玉聞指竊忤得託多歡
恭惟臺下一代偉人今朝名世閭閻門第望久重於西
川文章事功聲蚤馳於南國為蒼生而出江表植召父
之棠以救時而庸山左騰杜母之譽烹鮮有餘办游歌

富集桓臺報國饒遠猷薦剡先達丹陛目今鳴琴坐理
止俟木鳳飛來行看鼓瑟載酬應御五馬馳去蕃饒寒
下士患難餘生尸祿海邦跡已同於逐臭竊位年下行
幾類於嗜痂持籌簿書每抱無一長可紀之恥旁午民
社又切有十年不調之嗟乃者締好名門實徵福先世
客歲鵲鰥弱息謬早鳴鳳之占今秋魴鯉珍鮮已協食
魚之願惟是三子未叶兩髦丈夫多情不讓左師之憐
愛小子有造時與右族之門楣何期二兒北旋乃傳雙
福口教真天作而成人合謂兒女而配良男惟是門翁
雙社閣下不以俗調徵求斯不才弟得以宗祧付託從
此夫妻父子不為失路之人既成姻婭婚如豈是他鄉
之客買田陽羨訪蘇子之遺踪種瓜東門樂向平之餘
日思聯肺腑喜溢心顏依依有耀之光肅函書而布謝
耿耿未將之敬尚請命以陳儀

中秋啓陳太守

伏以秋水映長空汲浴神洲之翠桂輪滿上苑光徹朱
旂之華快千里而無埃逢四天之一色白露橫江黃堂
凝瑞恭惟台臺峻極參天精鑑懸月地當海嶠飛來丹
蕊偏多位極星辰領取清華獨早發爽籟而擬謝賦雅
歌嗣兼葭篇草葭胡牀以登庾樓佳興浮銀河氣色黃
此良宵三五又當好景一年瑤臺移在人間風靜長虹
拖紫練銀槎傳來天上雲開玉宇見支機遙矚晴光輝

滿澤國蕃挹汪度千頃連道範三秋高處多寒惟吟藹
公之句秋江應冷實同子美之愁仰候台光憐陳俗物
伏冀慶隨時集樂與人同誦金縷之章時聽玉吟階砌
醉玉壺之酒特念鵲繞樓枝仰祈台照曷任斗瞻

重陽啟陳太守並生孫

伏以紫氣結層城碧天飛驚凝波色黃花浮瑞嶂渤海
新潮試英聲攬菊英而快孫枝逢高秋以適嘉會盛惟
一日幸在三秋恭惟台臺座上冰壺人開明月氣隨時
肅風傾案裏金科德並秋高威凜臺間銀筆冰天清而
芙蓉秀兼玉樹之滿堦頭洲渚白而蕪葭蒼嘉雁陣之
映帷次信仁人之有後喜豪士之無倫蕃一官無能九

重陽啟陳太守並生孫

十

秋虛度羨庭前之芝楚慶天上之石麟想香室氣氤美
驚鶯而情同雀躍見滿城風雨愧狗馬而未與龍山敬
奉寸箋用賀鴻禧伏冀駒稱千里副此日之含飴鳥集
五文書今年之令節歌振振而酌酒無庸白衣送來撫
楚楚而對花好取黃槐新植

薦舉啟藩司

伏以卿月照千城左輔重旬宣之寄陰膏臨六郡海邦
仰培育之恩臺雖建鉞於東方星實聯輝於北斗到處
丰稔撼岳豈徒清海外公氛望來爽氣彌天真見靖宸
中宵小恭惟台臺天朝碩膺盛世元忠激濁揚清布霜
威于薇省宣文振武傳風采于名藩笑比黃河寧爲謬

而母爲諾忠撫赤膽頌無詔而諫無驕鐵面銅肝朱絃
青瑟致吾君于堯舜共欽鳳彩于梧桐問當道之豺狼
誰採虎山之藜藿乃者當二年薦舉欲播春雨萬家欽
哉值五位明聰必推福星一路肅紀綱而端表正景崇
若若百僚蜚鸞鳳之聲敦禮樂而說詩書正正堂堂一
簡振貔貅之色搜羅窮澤數人無滄海興嗟標榜盡瑰
奇誰是荆山獨泣蕃三巴小子八載素餐本屬泥塗久
邀陶鑄鹽車偃蹇時扳伯樂之轅冷署棲遲嘗侍羊曇
之局對青蒸而晤太乙既覺景附爲難臨弱水而望蓬
萊更知攀躋非易

薦舉啟藩司

十

雪鴻堂文集卷十六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昇校

尺牘

答王潛夫

弟以庸村濫等士鄉二年來善狀無聞去歲得邸報見
老先生政聲為最不勝誦羨又聞滇南桃李成蔭有得
人之喜豈似弟以已中老鄉薦既無催科之術復不與
貢舉之勞報顏貴邑實有素餐之羞也讀華翰謂天末
徵外日坐窮愁是老先生弟知窮愁而未知不窮之窮
不愁之愁為更苦貴邑雖稍簡僻而往來應酬亦頗繁
騷乃知以老先生之才望不任之中原而任之邊陲天

雪鴻堂文集卷十六

尺牘

以安吉之福真子台臺也況邊俸之例方新轉眼內召
寧至如弟等有十年不調之嗟耶計日臺垣虛左北上
必取道貴里則負弩前驅者非此中原不窮不愁之州
縣哉

答范震生

戊秋獲覲龍光轉眼三年室邇人遠其為今日詠耶當
此鳳曆又改想台臺熊軾行春瀟湘雲夢之間別有奇
觀助台臺聲教之藉豈如某素餐於海天徒擁簿書已
也

答陳漪園

去歲徒勞一番雖為人所笑而獲與衆年翁高談數日

將二三年俗吏態洗發一淨亦此行樂事也豈期出關
後趺突之約竟成虛話念之殊覺悵然忽接台教如見
顏色過蒙獎譽愧汗下五斗矣總之我輩一行作吏惟
圖稍畢一生事耳至於升沉又付之蒼天也

答梁搏九

吳姬越錦噴噴人耳年翁已兩得之乎乃接手教謂妄
信鄉親之勸不覺輟然失笑天下事大抵妄言之妄聽
之者為得計若一味作樸實頭將當前好景虛度過去
俾昔年焚香讀書所為何來小宋胡以稱人傑哉然竊
料年翁已得真實受用未始不信錫山鄉翁為好友目
今或抽豐過訪未必不傾囊相謝特對愚拙之弟姑以

雪鴻堂文集卷十六

尺牘

妄目之云爾以大年翁綠野優游縱情深念季然四方
志不能相強而牛心石門諸山之陰安知不有嗟還棄
嘆不淑者乎年兄又不得槩以伯兄一歲為辭也況由
蜀至越一水之便攜家來官付之稿人足辦此事弟又
竊附於錫山鄉翁之後一妄言之年翁又妄聽之否耶
弟人各有心正恐一妄不容再妄則年嫂數載食貧未
得大報而為龍鬚席琥珀枕之歌也弟抱繫海濱將及
三載善狀無聞已深愧報又值今年大旱二麥不登三
農失望羨年臺政聲著聞有雲泥之別矣惟冀指日披
垣為不才弟樾蔭也然弟懶骨天生目今羈紲海國復
無事可做雖與性相宜而山妻踞闥稚兒就塾惟余子

然一身兀坐官衙食俸錢且俗且苦思天涯弟兄各有
宦趣且又惟昔年無妄言加弟者也相去千里知會何
年把筆臨楮尚不盡欲語兼以諸兒出痘心肺不寧未
得長篇以達左右謹附書張寅翁之後惟風便再惠德
音何如時作書癸丑五月二十一日也讀兄書亦是五
月十六想是去年一紙音書動逾歲月欲東西南北把
臂歡笑尚未卜也

復王篤初

弟無繫鉢材又不喜倩人作書啓而此生自應制一二
藝外誓不啻四六語者也乃待罪名邑首讀老先生手
教琳瑯字句擲地成聲六朝風流悠然未遠中間謬愛

書

三

不才獎譽過甚弟不文直信手以報我輩意氣自許一
見如故秋初都門見賢竹林風期溫恭傾服久矣雖老
先生遠宦南中聆教日遠而獻之昆仲正可以卜家範
借誨訓也至若弟筮仕之初兩三小兒尚畱敝里臨行
以託敝邑父母目今天涯海表禽犢之私日從中來諒
邑父母自推置以相待易地觀之人情豈相遠哉

與梁昭子

國門之送征人生色何日一握手也弟於十月初三日
抵任矣黃縣帶山瀕海都人士嘖嘖謂之好縣弟今乃
知之登州八屬皆山礪瀉鹵石嶺參橫惟福山及敝治
地土平行耳然不免人滿之嘆近來海禁甚嚴民利甚

少凡遮馬首者皆百結鶉衣弟豈為欺言者歟欲年臺
知弟之所以為黃與黃之所以為好縣耳至於地方訟
簡獄無重囚民無逋欠而往登參謁上臺得以登望海
閣聽潮聲摩古人詩句及問海上諸島或遠或近或滅
或沒於天外水除者為弟之幸也但未得與年翁共賞
鑒之耳

與鄒心一

年臺榮任銜衛知多繁劇正利器見長之日也想天子
指日策勲老年臺當受不次之擢矣羨羨臨別南樓一
話鮮葡萄端溪之賜弟已心領久之昨承佳惠乃不以
上品見擲豈將命者以賸物相欺耶抑年臺政務殷煩
不暇及此耶弟亦不善書蓄硯無用每見宦四方者歸
來案上必有佳硯乃年臺身為洞溪主而不得上治之
產乎倘踐前言風便惠我

祝李西林

嘗聞古有志之士每不遠千里裹糧而見高賢以黃之
密邇珂里六年於茲而不一見蕃亦夙負好修而行止
如斯尚可齒及者乎然受繫維之馬上下不得自如徒
有臨風一嘶而已某年來雖絕跡台階而心仰山斗時
於黃署之偏開小屋數椽中藏名公大人手札時於退
食之暇披讀數過以消鄙吝如手灑翰教未嘗不臨文
感激如見顏色也今當皇覽之辰自顧煩冗知又不得

恭祝矣敬遣役叩首惟冀垂鑒

與滋菴弟

昔今日已不爲君也臣自不可爲弟也兄而猶號於人曰吾兄也吾兄也夫誰從而聽之然未嘗兄之則不可強弟人強弟人又誰從而聽之然使既已兄之居今日而退處於弟以兄人是其人無論不可以爲人兄且不可以爲人弟不可爲人兄與弟而欲人之兄之也又誰從而聽之午之役在歷下獲交滋菴未嘗兄之也而滋菴兄之嗣范李兩生往來書問酬答又已兄之數年來其以犯常事法不得以書啟通人投荒萬里知交路隔然絕塞愁時或書餘茶罷嘗有一滋菴老弟在五內也

五

夏初微君恩許生還問兒輩平日交游起居知老弟館符邗溝輒自喜兒輩卜築又在春穀城外去貴治密邇輒大喜不識吾弟亦念數年前有此不才兄否倘憶及則今日之執刺而願見者即蕃之第三子而弟之姪也必進而教之

與屈君賜表叔

憶吾叔高第時里中人有菩薩之稱今製錦南中是入三摩地矣到任未浹旬而善政見謳歌是聞思復矣吾鄉人誠不謬也哉然竊聞菩薩發大弘誓願由一身皮膚齒牙以至身外旃檀瓔珞之具苟可以濟度衆生悉令饒足不如此則菩薩不願成佛是菩薩所有願衆生

有菩薩所證亦願衆生證而今者信受菩薩無如蕃者頂禮菩薩無如蕃者即爲菩薩之眷屬無如蕃者而菩薩之歡喜攝受願以慈悲力求救度之當無如蕃者矣胡爲猶尚未蒙法力況大地衆生耶且管家到縣已彌月猶未得一面是善材童子且不可得見況大士耶竊恐菩薩果不應如是觀

代其辭館

春初戰北表散金盡之狀自覺可憎擬出山儲書補圖酒既滿肚牢騷不覺於同譜兄弟潦倒言之荷年臺至愛已心佩矣適有故友相約爲西湖之游秋抄就道歲暮乃得抵家也倘如期言旋自應負笈然東西南北之人楊柳雨雪俱不可定倘爽上元之約不其貽譏寡信乎原儀暫壁容另圖之

乞畫

弟數年前敝友李閬仙爲弟題扇戲語云吾弟當及時求書數年後吾字當貴於鳳毛吾弟從何處覓得弟亦笑而應之及今音問不通所惠之字扇又置之山莊回思友朋笑語真不解所由弟今與年臺在同舟之誼適值年臺妙筆倘不及時求覓人生非糜鹿焉得長聚首年翁想此想應洗硯澄墨矣

又

蓮葉十景石刻雖傳海內而寫生家鮮得其神弟嘗

見閣上頃刻變幻至不可名狀乃欲以頑然一石寫萬千勝槩乎前見萊陽宋山人手筆似登中名製而十幅一水色不免止爲宋山人之蓬萊也弟本不善畫而胸眼間直有一幅蓬萊景欲浮紙而出年翁解人自應先得我心所同者幸走筆寫付來人何如

與王昭武親家

弟不學無術不識時務結怨當事致干嚴譴幸君恩浩大仍許生還豈夙世仇怨應如是耶抑懸泉三千仍涉之有道耶榆關之役今年四月十二始得脫離於十九日到京惟是酷暑異常就道爲難尚俟秋爽始得如南歸家之計尚未定也前年小兒來永平持有手教慰勉之殷不勝感激然弟不才何敢尚擬古人惟自信此心可以對鬼神質天地對山左億萬百姓耳所可異者怨仇諸家皆登鬼錄而弟猶視息人間鬚眉如戟雖不敢謂面如紅玉而竊意公道唯蒼翁也老親家福履清和無由親候筆墨間徒爲套語尚惟諒之

與巴州守周希堯書

貴治之南有章懷太子墓某少時赴試闕城曾過其地見神道精嚴翁仲成列而墓地開闢樵蘇禁屬所以松楸無恙靈爽斯存以故載之州志爲陵墓之一傳之游人爲憑弔之光者也昨者行過墓前見碣石顛踣而踐履不禁且墓前一隙似有剔掘狀者心竊傷之攷唐史

上元二年乙亥以太子弘覺立雍王賢爲太子至永隆元年庚辰八月廢太子賢爲庶人開耀元年辛巳冬十月徙於巴州其在太子位也六年又按史調露元年己卯命太子賢監國史稱太子處事明密時人戴之夫以其備儲六年已繫天下之望況監國一年又有儲君之實當日君臨四海固非臣妾乃至今日而一抔之土且不能保其有也哉憶順治辛丑北上過馬嵬坡見興平令爲楊妃墓前碑銘曰藐茲一坵實唐妃子世遠人亡骨靈在此如何興民凌逼無紀自茲耕耘百步方許豈徒爲妃爲唐天子夫楊妃爲有唐之罪人尚且有推分而爲之所者况茲太子使終於位其爲有唐令主無疑而顧不能保此一席之地以安佑乎總由荒殘既久人不知義昌明禮教法制而禁令之是端賴於居是邦之賢大夫矣

寄屈錦山表叔書

尊叔卜宅夔東不識爲浪言乎抑實落乎以吾鄉人情風俗十不如前則決計買鄰另圖鄉井似爲甚善然尊叔曾寓南陵矣尚恐不悉遷客之情狀也何也南陵係舊治下凡相見者縱甚強項未始無一日父母之名况門生故吏猶有持大義而左右者即有無良之輩亦不過什一於千百耳今則曰歸矣又在同鄉鄉之人莫不曰此亦鄉人也其中自好者束於進退之儀習爲冷熱

之態者亦不過此鄉人視我矣姪備嘗此味試代爲錄之即以所經歷者略序如左以當十畝之歡可乎其一則揮交也昔杜工部避亂入蜀卜宅於背郭之堂藉非有嚴武其人若寬之以禮數能歌詠於成都數年乎且嚴杜世交也與傾蓋者不同今尊叔詩歌不減少陵正恐今日無竹裏行厨之主人也然尚有爲之說者曰有年家在嗚乎年誼二字至今日而掃地矣其將來之讀書洋友乎夫閉戶讀書折水盟心何地無人然欲借爲羽翼此輩且束之高閣勢必求之陽僑一流而此輩語笑所及絕非無因必將有名紙方進而貸券踵至者此時將卻之乎應之乎非一年一日之歡也少不嫌且將

李商隱集卷下

九

有勾引匪類而爲客戶生事者正不可量也其一則買田也浮名已去必亟力農勢必求最上之田而買之或佃之一繫民籍則姓名在冊矣焉知異日不報爲奴頭排年以紆里甲之急乎彼且託於急公之說而居其上者或動其染指之想如帖准報依例勾攝將應之乎抑諉之乎日今考成一嚴恐借口者更得執以爲辭是又爲流寓者歲增一累也其一則籍貫也先年吾鄉盛時應童子試者不下千人而中有數姓之子弟讀書爲文頗可觀覽而一限以籍貫之禁皆以市井老今日尚不及此數世之後豈無有爲此說者是使後人多此一累也何苦合有原有委之家聲而作此寄籍仰面之行乎

此三事者姪之所熟計而籌之者也尤有要語隨來辦當半屬三吳新宅又在江上朝辭白帝夕達江陵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也至若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又其小者也狂瞽之見惟尊叔覽酌之

與邑侯書

某以放廢之人久邀覆濡亟欲望見顏色止緣老病貧三者交集而山庄去城且五十里石徑嶮巖跋涉艱難以致瞻斗依依之思不獲一申也近者於老隴之側創立茅舍竊附於劉伶荷插之義移居之中去敝庄更遠十里惟坐看黃腸看其何日是家耳以老父臺琴堂清淨看雲之餘提筆成詩近來想佳著已等身矣老朽如其不得與於屬和之列即時有下里之吟亦不得一代手人楷錄請正悵也何如今年天旱收薄入冬寒冽甚即勉效蟲吟愈爲冷落老杜所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也此言偶形筆札頗嫌酸腐然豈弟父母亦能辭人之呼籲乎歲行盡矣無以爲餞敬陳不腆惟冀鑒納

與人

年來如城日少聚首緣艱老態日增矣塗鴉之技久不敢污人眼目乃蒙不棄耶但恐蕺山之媼復索原筴則賠累貽笑不其爲老朽作難乎

雪鴻堂文集卷十七

通江李 蕃錫微著

孫 昂校

古體詩

勘勞災宿艾山湯和碣上韻

秋林空淡日洪濤浸四野淮河聞昧河不辨牛與馬依
稀似堯年節屋難吹雅室廬逐近波哀哉此矜寡誰繕
流民圖痛楚不勝寫鄭重求民莫撓贖疑或假咨我行
按閱來宿艾山下匪爲滌塵垢息肩停道舍無以謝父
老食粟愧陶治吏胥叩覆辭擗營惟顏赭石火炙清泉
蒸鬱浮鴛瓦聞說水功德坐令瘡痍灑尤裨救疾人三
冬如長夏我觀造化心羞酌案上罍多少貧病兒念之

雪鴻堂文集卷十七 古體詩

淚盈把安得挑藥金忍見相傳惹願將此泉水徧浴同
患者災害不復生共躋清涼也

擬古二首

憶君去時容望君去時路君行胡不歸妾心多憂懼前
日有人來勞君寄尺素分明定歸期期日今已誤王事
未竣與得無有他故豈是計恩私世事難舉步皎皎天
上雲森森山頭樹
君思如海深妾心匪石堅如何久離別使妾意空懸君
應念妾苦妾意爲君牽歸期多錯誤世事或推遷望君
去時路天際有飛烟安得捷翅鳥將心向君傳得君歸
來日天邊月已圓

今春二首

今春已徂暮樹綠新水湄蕙結吐花挺蕉開鷺尾暉往
事云誰諫來者亦莫追乳鴨知水舞雛燕雜煙飛天涯
游子書逢人好寄歸

若非知嘉賓伏日不可來我無謝公養絹衣苦於稽况
此熱白粥揮扇猶苦熱試歌程曉嘲閉門莫疑猜

輓賈母代

朔風吹葉葉飛緊日色苦侵危石冷聞引輜車去尉陽
珊瑚零落滿金井星河慘淡霜如霰薤歌雁語聲歷亂
粧閣從此生網塵瓦凍鴛鴦人不見君不見洛水黃河
亦淒涼黃河聲咽斷人腸熊九罷製荻灰冷自古何人

雪鴻堂文集卷十七 古體詩

不北却令夫貴子待黃臺含笑歸休已焉哉貽封鸞諸
指日至莫將黃土等塵埃

諾水歌

壁山之高高千尺山下江水清於碧山高水清足鯉魚
好買漁舟渡朝夕我愛江水宿江頭江聲入枕王清悠
江頭得魚城裏賣漁翁偏多欠酒債賒得香醪上輕舟
擊榜搖櫂至中流非呂非律歌一曲江聲婉轉添歌喉
疑指此地是武陵披衣城頭看漁人十里長江明曙起
江聲水聲相壓鳴煙霧連洲看不見漁翁皆去不復返
惟有江聲流潺潺

過采石

翠羅山下松千植翠羅山水千尺稅驂道左問居民
爲言此地古采石吾家謫仙曾蓋此書記相傳捉月死
我來正逢秋雨節泥滑滑兮馬足蹶要向墳頭弔君魂
才非百篇斗酒列竹望煙波浩淼中波光疑是月朦朧
亦有長鯨數萬頭鼓鼙揚警可向天之宮憑爾傳語寄
青天殷勤寄語李青蓮古之才子多奇阨如何復生聖
與賢

過彭澤

山隈如斗大城柵江水遶城去城尺岸狹浪高不擊船
三面維餘壘石此城雖置大江頭荒涼猶過諸幽僻
我問此城是何縣舟子告余爲彭澤世皆以官人得名

香齋集卷之七 古體詩

三

此城因人傳今昔先生歸去幾千年至今高風傳詞客
歸去來兮樂五柳猶以此城爲君宅乃知名人足千古
不在去留縮組冊我本海天逐臭夫馳驅九載遭遷謫
平生志氣頗摩虹自信不爲腐鼠嚇蜀道五千路非長
滇雲沸亂爲蜀厄投簪徒切五夜心誤信宦途爲上策
守經不知遭世忌曰余不懲罹辛整應是痴愚不見幾
非關世路多偏窄今過江頭望先生祠廟猶懸靖節額
汗顏不敢弔先生聊賦短歌徒喟喟

遊仙

神仙中人不易得誰向蓬壺覓其訣凌風便欲上黃虞
揖我謂我爲嘉客飲我瓊漿數十觴更貽荔似紫霞裳

近體詩

移檜植桂香殿

誰把參天幹移來盤內栽雖云近日煖難免傍人開啓
植從余始滋培異後來佇看承雨露鬱鬱似庭槐

農忙弛徵

催租雖上攷力穡亦王成且罷追呼吏休令餉蝨驚耘
耕畢爾力收獲慰予情我亦有餘遼閑來隴上行

送姚瑞石歸渭南

盡道歸家好多君已卜居忍將經濟手只扮芟荷祛渭
水鮮堪釣南山蕨可茹明年深雪裏應寄故人書

述懷

欲作逃名客而今却附羶身從今日賤志自昔年堅束
却舊圖史勤校新穀錢人皆誇吏隱我道隱爲仙

夢中得句

不知行路難行路自爲憐夙有男兒志今成婢子額傷
心猶作笑逢怒尚爲妍昨夜夢歸去羞看枝上鵲

送王篤初之粵

我來觀渤海君已向南州無處問風俗誰人念馬牛才
名高五嶺詩思繞三洲後會知何日丹書出鳳樓

遊石泉和韻

舊歲曾經過無因訪石泉強將忙作靜誰道吏爲仙閑
羨崖間樹淡懷雲外煙好山原不買家只在三川

次黃山詔父老

福報當如許偏逢大旱年多因我薄命致令汝憂天一望惟青樹幾家有厝煙明知人去盡猶自索租錢

蓬萊道中

誰知渤海上海在天極涯有雨多成雪無風不是沙草經初夏綠樹發報秋花儘說海王利羨魚怯泛槎

別友

誰知談笑處竟是別離情白酒隨心醉青山有舊盟且共杯中物獨看座右銘殷勤當自慰莫放兩眉顰

思蜀

鄉關成異域無地寄雙魚故舊惟妻子生涯儘簿書

長看鳥倦夜永伴牕虛無限關心事何人問卜居

邸舍

邸舍臨湖水開牕見客舡布帆搖彩鷁蓬屋隱高賢去住憑吾遇行藏問老天寸心無愧怍不戀舊青氊

述懷

寥廓江洲上行吟有老翁盟心同白水迴緒聽悲風運草隨春綠庭花竟日紅時吟擬騷賦無事自書空

懷王源水

對月偏餘我臨風獨憶君相逢惟醉酒竟坐只談文不見饑寒跡常多韻致於無緣重握手天際有孤雲

春日久雨

新年苦積雨春半見清輝磴石青浮屐顏坦綠染衣花朝愁裏過遊子雨中歸何日臨高閣晴雲故故飛

登舟

境逆風猶順身安道豈非源源逢蜀水歷歷指吳磯白浪恬空影遠山送翠微閒看沙上鳥住住亦飛飛

江行即事

一棹排空際孤雲影自如依吳書少雁游楚食無魚樵唱迷煙水雞聲起岸墟不知緣底事渺渺正愁予

過巴河有懷王理仲父母

沿江皆是楚問水已名漸漸指巴河近還驚燕石離心疑落月照舟趁曉風移不識思君處長歌所謂伊

偶題

誰道秋容淡秋容最可依山山堆翠色樹樹靄晴暉漸覺蠅聲遠還欣蛩力微凭樓遙望處天際雁將歸

漁渡壩

漁郎歸何處漁渡尚依然雞黍如成約田疇似舊阡職方原籍漢溪水已流川撫跡頻搔首桃源在目前

問疾

不得輞川畫供君枕上看聊將一片意寫入數行箋楮墨取來易畏腸吐出難新詩寄韻好規矣異拋磚

佳興

佳興與誰同逕草已莪莪花明雨過處人笑鳥聲中脚

不倚筇健殺常爲客豐新詩何所似鼓柁老漁翁

心安

著高稱歡少心安清夢稀閑尋新竹逕坐看白雲飛呼
奴壅澗水問婢採山薇小犬狺狺吠索詩人叩扉

乙巳冬望日午刻長至未申刻添炭火上頃即

熾炤乃信陽回自茲始也因賦

陳氏因氣冽宮線喜初長和煦盈三鱣息溢信一陽何
須歎冷落滿眼敷榮昌此夕吾家樂大來祝我皇

登樓

游子驚心日登樓野望餘麥鮮新雨綠溪漲早春漸故
國音書少天涯鴻雁稀箇中無限意朗誦賈仙詩

李商隱集卷之七 近體詩

自吳歸至洪口

溪合灘瀟靜林稀路欲平相逢多舊友致問半親鄰
坐通情話烹茶慰苦辛何期流落客今作已歸人

送張君房之涼州

黔水粵山曾歷遍而今匹馬向涼州長材自合邊疆老
壯氣寧爲兒女愁振武城頭沙似雪石門山水下如油
知君此去多殊異應得新綸指日酬

送邵李仲歸南

天涯無日不思鄉聞得君歸喜欲狂點檢簿書留古署
攜將琴鶴趁斜陽青山不買恣游臥綠野多情任主張
從此看雲弄水後茶杯詩卷與匡牀

送高崙侯卓異入都

潘花滿縣足芳菲姓字喧騰玉殿輝政賞諫臣君入署
難進慈父衆牽衣謗誇燕喜賜鍾乳好取謨猷告紫微
叮囑此行無別事須教匝地徧春暉

學博投詩因小酌邀飲

先生不是不知貧詩句如何別樣新東野雖寒終老健
閑仙因瘦始清真盡誇聲韻傳金石誰識推敲費苦辛
掃徑相邀非好客我聞惟德自成隣

捧檄微聞架約張龍弼同往張以疾辭和來韻

破屋窮邨不忍看邀君同去實無端高齋把筆題詩易
野店征租作計難況是經年人旱暵更加秋雨水瀟瀟

李商隱集卷之七 近體詩

籌量正拙佳篇到却羨詞人心自寬

咸玉書張龍弼皆號信天居士見予引首亦爾
相與大笑因賦

信天原不是奇談處士如何詫有三吾愛吾廬偶作字
卿家卿用早題菴借書未發亭名少腹笥雖便樂意甘
有客笑予貪未飽因羞圖識掛城南

詠老杜花近高樓句有感

誰是白衣點素秋呼童索酒解離愁漁樵幾處驚戎馬
桑梓何年樂隴丘叢菊自開元亮宅清風任滿仲宣樓
那堪我作催租客里社徵輸休未休

環翠樓述眺

公餘無事便登樓海色天光一望收山徑有緣通紫極
人間無路問丹丘勞生已自甘燕鼠入世云何計馬牛
喜得倦來清夢足四郊烟火正悠悠

閑居

蓮門無客勝幽居花氣隨風到小除儘有羲皇而上意
誰披秦漢以還書依人飛鳥自嘈刺過眼浮雲任卷舒
不是偷閒學習隱滿山松桂繞吾廬

勉三兒就塾

聰明几靜復煥青吟吾兒憶過庭莫批柳花消未盡
須留鵝草好窮經蘇家有過詩成軸陳氏惟咨字極馨
期汝學成歸去日難兄難弟奮南溟

廬山

盧仙曾住此山巔跨鶴飛昇信有緣古洞尚開入道徑
清泉猶是產芝田休從石塔尋消息莫向松根覓永鉛
怪煞道人渾不醒亂吹橫笛破蒼煙

岢嵒島

三山縹渺隔烟霞岢嵒登臨興已賒濤浪不驚驚馬跡
海天猶見野人家眼光應接雲連水日影橫斜錦布沙
未得乘風臨玉宇長堤已自勝仙槎有沙堤如帶長
數十里可通島

讀九老會詩

盛傳九老會當年六韻詩成得七篇老興正賒花當妓
壯心猶聽烏為絃酒杯一任樽前滿詩句強如舊日妍

我欲歸山尋好侶共邀華髮醉芳筵

玉泉寺和韻詩三首

萬里江關信未通閒消春悶到琳宮時看罽毼漫山雪
便憶籬邊弄竹風搜句無能嗟百拙成詩饒興羨三中
上方幽僻真如在欲向頭陀學苦空
春入新年已數通驚心春到梵王宮一泓新水溜清澗
萬顆虬松弄晚風租盡石田香積冷碑留丹詔法源
中他鄉未得還家樂且試登山問不空
閒從平楚覓幽通洞道紆細見梵宮引我鄉情消雪水
助人詩思入松風繞行車馬旌旗裏如坐雲山煙樹中
從此年年須一到尋僧端不為談空

題扇

欲寫新詩著扇頭奚囊搜索正多羞蒼鬢檢斷心幾破
銀燭燒殘韻未周自是入官增俗狀非因憂旱減風流
詩翁若見應憐笑四始五聲讀不休

冬至貽學博炭以詩來謝因和

雋標原不畏嚴寒雪滿江天興自寬應是鮑堂春意煖
豈知齋樹葉聲乾送將活火添薪易寄到陽春屬和難
金石高歌聞塔外時人何處問袁安

別蕭介庵

去國懷鄉幾黯然况兼故里阻烽煙算來惟醉中山酒
喜得相逢不夜天歲月隨他青鏡裏肝腸牽我白雲前

輓肯菴上人

述懷

過淮陰廟

近體詩

憶家

已未冬月被逮黃氏闔境皆約十四日相送郡

餘人口占以謝之

蓮萊澤水未荒涼冷日悲風只自傷只爲有心維國法
敢云無罪犯王章此身甘供塞烟老今日猶慚月桂香

抵都已徼

先知獄吏尊赤雲相助益文深如雞性命憑

獄中

初至榆關

志異二首

若夫宇宙有山人揮叔子之淚南國無樹羣
歌召伯之棠繕疏而救王章焚草而哀李固
代有人焉不多得也子學惟師古知不達今

願老東山悲雞豚而莫違馳情北闕由婚嫁
之末周豈期命與仇謀似是孽由天作當飲
草束濕已死別之爲期幸

君德恢弘使生還之有地蘇子瞻所謂在衆人皆以爲
可誅雖聖主不得而獨赦者也嗟哉九年郎
署不識縣官之榮二載園門惟知獄吏之貴
自我多咎於人何尤追惟去官之年恰符憶
堂之議而黃人扶老攜幼洒泣牽衣議吏之
所未聞逮官之所不喜也且尤有多情父老
致問餽於榆關更聞俠氣賢豪聲始末於淮
上在岑寂中稍愉快焉是隨黑海而逢青眼

羅丹書而聚白頭者則罪臣之所希而餒
生之多幸也

殷勤相送牟城挺連臂銀鑪不自憐無石可留腐草恨
有人齊哭夕陽煙青山到處堪扶老白雲何曾久障天
臣罪當誅嗟不力洛河斷水亦聲咽
有客江南俠氣高請談絕不黨時髦文哀李固悲猶暮
疏救王章志孰豪半而未交遺姓字寸心多是抱牢騷
爽詞不與春秋筆公是從來出野蒿

重九 榆關

高秋爽氣絕塵埃健羨游人去已回不與龍山落帽席
誰從送酒白衣來滿城風雨丹楓冷遶還支離黃菊洲

寄語徐無山下客漢廷未始不憐才

重陽後一日遊興龍寺

此日登高非故遲欲將消息問禪師霧迷白日前溪暗
逕滿黃花古道疑避客爲無阿世骨捫心惟有上天知
法門信是清閑地京洛紅香悔染緇

開

皇上東幸還都

玉輦遙從天外歸歡聲雷動遍王畿雲移仙仗開黃道
花發清塵灼紫薇四載兼乘欽帝跡萬方執贊仰
皇威燕錫應賦那居頌不與從臣論毛衣

留鎮步健巷壁間韻志感

往歲登車甘地北今朝策馬向天南只言鳥道非周砥
誰信懸泉等浴潭君德無私雨露重臣生有幸風霜
諸達人謂我如紅玉海外文章是劇譚

三月一日訪珍丁上人和韻

入春六十日初晴怕見桃花水打城乍熱乍寒真物候
易翻易覆豈人情漫山濕霧驚千尺繞樹和鶯少一聲
惟有雲窩開士席長松猶是數枝橫

別珍公將之中州

勘破源頭只一家相逢不必說周遮催詩應酌三杯酒
適興何妨一對花隻履傳君無剩義萬鍾於我有何加
而今不貴空囊客笑指雲山去路賒

懷珍公原韻

春寒側側半陰晴，惟見長波繞古城。
看養花天聽燕語，游芳草地憶人情。
乾坤有恨誰知己，今古何時不吠聲。
自幸劍花常隱耀，文光猶照斗牛橫。

追和龔直指韻

路入朗陵憩古碑，留佳句勝三中名。
傳驄馬行行客，響發郵亭非菲叢。
白簡應無當道狸，赤文猶映夕陽紅。
想君正色立朝日，桑梓無人差路窮。

湯婆子二首

謗說溫泉新浴妃，怎如送煖到寒幃。
不金不翠如伊少，自縮自伸似我希。
柔性未甘同鐵石，閒心早已厭輕肥。

竹夫人四首

老來懶作狂夫態，只待春陽布曉暉。
不效村婆粧玉妃，天然溫惠滿重幃。
穿牕風細頻疑射，欹枕軒沉早怨希。
火性已過隨月淡，熱腸誰復妬花肥。
應慚未學金蓮步，早起同人看曉暉。

竹夫人四首

淇上日成興欲狂，却將熱客入清涼。
多情不作巫山夢，極欲惟陪白玉牀。
燈下何曾踞齒笑，人前羞學倚門粧。
倚倚曾入風人詠，豈似隣姬解賦螢。
綠衣脫去也輕狂，畏暑相邀納晚涼。
惟有冰肌消永夜，不將麝語亂方牀。
熱腸似解溫柔味，筠性何曾鬧掃粧。
最恨世情多冷落，不堪東望起寒蟬。

狂夫老去頓疎狂，淇上佳人伴夜涼。
寬褪綠衣無俗韻，權同熱客臥匡牀。
生嗔笑語繚詩思，懶惹煙雲謝曉粧。
最是五更寒落處，幾回階下有鳴螢。
娟娟秀態媚於妃，領取清光入繡幃。
霧縠輕縈啼此日，少賦香春粉夜來。
稀無情有恨疑肌瘦，却有生涼似體肥。
不識檀欒多玉潤，東牕旭色已晴暉。

因足成之

紅蓮何日化琅玕，又幻優婆姨入壇。
非色非空添欲界，不男不女惹塵端。
豈同間壁釵釧響，好作木人花鳥看。
婆子燒香緣底事，謗誇僧睡日三竿。

金陵懷古

誰知元化幾何根，一夜守雌屬此君。
喪我相親誠草草，抱生豈忍試云云。
金丹傳有回枯訣，風箏未聞移是分。
畏壘山前偏得老，挈來無復舊時裙。

金陵懷古

金陵瑞色水煙空，惟有樓臺入望中。
鳩鵲觀浮秋露白，雞鳴山映晚霞紅。
金螭碧瓦猶依舊，丹樹瑤階自不同。
惆悵蘆花洲上月，瀟瀟仍是故城鐘。

觀書

萬卷樓中有故人，晨昏相對極情親。
新書不作炎涼態，已讀猶如故舊心。
竟日案頭欣有我，從今筆下定無塵。
悅心句向妻兒解，信是窮途別有春。

珍公過訪因為書扇

人事難逢開口笑，況當棄擲江潭時。滔滔世態多誰可，落落行踪只子知。道雖無半個，偈證交却過十年期。梅花詩句占江左，全結三生未足悲。

登黃鶴樓四首

謫仙閣筆於黃鶴，我來只合一登樓。惟見長江勢灝灝，羞同時輩共悠悠。舊遊海上凌三島，今向瑤臺問十洲。曾說青山原不買，江頭濁水起人愁。危樓千尺接烟霞，傳是雲山道士家。鐵笛時吹雲外曲，蟠桃嘗放洞前花。人乘鶴去無留影，風送帆歸好問槎。吟罷憑欄遙望處，步虛聲應滿天涯。

望廬山

只道神仙不可求，閒中往往接交遊。西方曾見青牛樹，南國今登黃鶴樓。紫氣時籠千嶂秀，白雲猶照五湖秋。道人爲示長生訣，留食胡麻飯不休。城上危樓插碧空，神工鬼斧孰能同。乍來星斗交橫處，如在煙霞縹緲中。天際孤雲形尚白，道房寫鶴頂猶紅。倚欄一望長江遠，兩腋冷然似御風。

望廬山

山中不見廬山面，今日江頭望亦然。鶴問湖前人似玉，上霄峯外水連天。雲歸鶴去惟留樹，地僻池清尚有蓮。我欲乘風凌絕頂，閒從高處覓真仙。覽于湖張九如楊花詩因賦

欸欸輕毬若戀春，幾番情態極清人。穿花似蝶初經眼，侵竹疑鶯欲惹筠。飛去應牽思女恨，閒留亦伴老翁身。禪關不解疎狂好，却向泥中覓了因。

誦魯文恪馬卒詩追和以貽諸子

曾是啼梨啼栗兒，嬌癡豈意供奔馳。忽離顧復惟依我，乍歷風霜却倚誰。但盡吾心自易使，此猶人子豈難推。陶公遺力家書好，勉學先賢慎勿疑。

珍厂上人約予同歸已有成說乃和予馬卒韻

有烟棹欲回慙，負約之句亟賦此以問之。天童傳鉢瑯琊兒，飛錫鳩江譽久馳。學富五車真籍甚，行超十地復云誰。故園松菊曾同念，歸路船篙好共推。

去去兩川添勝蹟莫因馬祖自多疑

放下胸中這箇兒，豈因此子便交馳。盈頭髮白應無想，入夢山青却是誰。客況本饒僧况好，君歸原自我歸推。寄來負約多慚句，乾葉叩頭似可疑。

子辟公車

萬里雲霄一羽翰，半生差誤然儒冠。何期冷落千山裏，猶藉崢嶸一笑看。儘以石泉消歲月，憑乘桃浪任扶搏。若逢舊好相尋問，爲報于今尚善餐。

步長公遊沮塔院韻二首

誤入蟾宮近桂香，輕綃一試委清涼。新詞老淡猶摩碧，綠筆餘銛尚雨蒼。溫飽原非平昔志，風塵偏少遂初方。

何時得話山居樂汲水烹茶自在嘗

客吳作

豆粥酸羹入口香何知世上有炎涼隨他南面百城貴
讓我北牕一覺長自笑立身無媚骨攜來種樹有奇方
隣翁也快歸來好不惜醅醕載酒嘗

歸蜀作

壬戌暮春偶成

遙想家山當此日幾株松竹定扶疎小塘過月隨清淺
遠岫含雲任有無舊種盆花增豔蕊新巢乳燕引嬌雛
欲歸未得歸何日兒女聲音半已吳

內第六符謂昭武相念多見之夢醒必成詩行

滿壁笑戲效坡翁體

昭武口占

近今繁局拙君思猛夢儂踪莽益悲辟敵畢題必敵筆

室苑只使是低詩願還園苑玩淵水揪就酒揪啐醉厄

九

歸會譚詠話悔喜嬉戲吸急期期

厂師有百咏梅花詩偶成一首

巧凝雪意扮丰神散步東籬細認真凍解花梢香滴汗
椅移軟底冷驚人芳姿錯擬葦為鈿玉質翻嫌粉是塵
吟吟詩人看仔細莫教誤寫歲寒春

自笑

五嶽崢嶸望裏懸登臨須我說年年蹉跎貽笑老夫懶
需驛偏多小子憐嚼蠟世情今已矣婆娑俗狀古云然
向平應有寄來約小隱買山不用錢

隣人生子七月始治湯餅戲作

嬰兒番坐解呼么碾麤蒸饅始見招酒熟桃花人易醉

茶烹穀雨客多驚既因有肉消無蔬莫為無鹽過用椒

只恐爭論三月味大家重問老牛膽

鄉人呼少子為么

黃楊

依然積翠滿庭除幾歷風霜色更都八寸已湛酬雨露
始終幸不媿圖書憑他消息總無意老我丘園只自如
應是前人滋植好還同蘭桂遠吾廬

對書重出

萬卷樓中有故人晨昏相對最情親新書不作炎涼態
舊帙依然故好心竟日案頭欣有我從今筆下信無塵
歐公至樂非欺語更信窮途別有春

移蘭

洞巖漬水自潺潺徑草茸茸莫與刪誰植蕙蘭香撲鼻
引進幽巖笑開顏野樵不顧非相識游蝶遙飛意不關
移向東園栽植好終應伴我老溪山

不著

迷關打破已三年會向蒲團了世緣不著昏沈看虎嘯
湯將魚鉢度僧眠脚根深處雲為步心竅開時雪作舡
公案指頭禪有在姑懸明月伴青天

試對

試對桃花醉一觴春風笑我老疎狂悲歌偃健慚騷雅
字畫風流遜蔡王入世不知諧世法拙生猶說養生方

拂衣去去無回首且向隣翁索酒嘗

篋工戲作體語

篋工告我淚如沱薄伎謀生骨已磨面瘠不爲受肉少
衣單豈願納涼多妻亡始識遺釵重親老纔傷苦淚過
半足機鋒半隱語聞之感歎起悲歌

先澤桂花

冰輪璀璨散金章忽見東園花已黃劍葉曾移天上種
承家驚發月中香傳來祖德滋培厚望去清芬手澤長
漫說三槐誇往事門闌佳氣鬱蒼蒼

紀夢

悔被浮名誤此身昨宵一夢實無因名高天下雄諸子

書堂書卷上

主

初拜堂前慰老親幻境如斯誠可笑世情到此孰爲真
平泉事業吾家舊奕葉相仍看火薪

表叔屈錦山先生以歸來吟見寄遙和三首

三秋鴻雁因霜至九月黃花帶雨開試看枝枝添酒色
細聽個個報寒來楚江客夢親彭蠡蜀水人歸上釣臺
莫訝我眉天半語吾鄉端的似蓬萊

愁濤活活起河梁風伯何曾畏客忙自覺三生無咎責

終難一葉任飄颻聽猿鼓柁經巴峽聞雁敲詩別楚鄉
竟夜不眠惟靜坐此心諒可對滄浪

荆陽世系續高陽昭景同分祚胤長七澤滋蘭君獨秀
三台樹蕙我同芳千年香火情偏重一棹分離意倍傷

也作逐臣今去楚不堪重奠汨羅觴

牛肝馬肺峽

誰把老奸別肺肝淋漓血澣掛風湍白波滾滾洗難淨
大塊蕭蕭吹未乾當日厭他呼應狀而今指作馬牛看
行舟上下人多少每把長篙試一刺

寄夔州黃司馬

六十餘年四海身甘從詩酒老風塵大君有命詔還
蜀小艇容家媿見人落魄惟餘書劍在追隨止有子孫
親知君載得清風滿故向清風學問津

口號

山花滿眼已婆娑况有長松掛薜蘿快甚無人知是樂

書堂書卷上

主

興清有句恰成歌動心不必皆窮餓得我何須記折磨
天假餘年長老健還從九浴試漁簑

秋日

去去年華豈再來桂花又見滿林開好收新蕊添茶甕
又折穠枝入酒醅客爲家貧疏舊好詩因興漫罷常裁
懶翁近况尤加懶日向松牕夢幾回

秋感

積雨綿綿報早寒心驚冰至故衣單詩成惟我知歸好
負到無人信處難舊友傷心愁入夢殘書得意喜時觀
虛名已把餘生悞羞見巾箱有敝冠

悼向金岑

注莊集就便離羣憔悴竹林尚六君嗟我歸來誰識好
惟君相見細論文玉樓催駕分仙席茅舍翻書恨晚曉
料得夜臺凄斷處也應珠淚落紛紛

偶和

閒庭老步任徐徐願養無方祇自如
遣悶漫臨幾個字消閑惟看兩行書
拂鬚攬鏡還成笑把酒邀歡愈見疎
頓覺近來詩興好風流直欲勝黃初

和仙才表叔憶兄作

聞說難兄歸興疎詩腸顛倒欲何如
擇仁愛俗先迷我卜築桐鄉早棄予
巫峽白雲留客座君山明月照燈壺
求溪夫子遺風好決策買鄰應不虛

再用長公馬跑泉韻

何處風生送異香氤氳一氣絕炎涼
行經竹徑無幽草思入層霄足野狂
飛鳥偏綠三匝駐林花故毓五更芳
道人似識生前事白石燒來仔細嘗

送屈維岳

城郭參差雲影斑寺鐘隱隱送驂轅
一作溪雞聲唱曉初迎權月色隨人早
度關夾岸烟荒高下樹幾家屋窺有
無山扁舟一載相思往何日重逢詩酒間

通江八景詩

僻山春望四首

層崖幽僻少人捫我爲尋春醉一尊
濃淡煙封高下村

白紅花放舊新邨酒開土甕因醅熟
茶煮山泉帶雪痕歸去已忘天欲暮
兒童歡笑正迎門臘去尋春春與耐
一天佳氣滿城南雪消清靜山腰寺
霜洗鮮新樹裏柑拚醉渾忘危石磴
擷芳須滿種花擔晴江咫尺流漸下
浴淨塵囂禮佛函丹穴雲宮未易捫
誰開半壁待琴尊繞行漁唱樵歌地
又見梅肥雪瘦邨依舊風華天不老
分明圖畫墨無痕我來只問春消息
珍重閑閑莫閉門尋春無復畏登高
引得同游笑二毛歌籟催人披白雪
諾江有客問蘭橈摩娑鳩杖扶筇屨
點檢春衣換絮袍爲探綠萼梅信好
詩篇湯輿任揮毫

嘉祐寒泉四首

曾訝蓮瀛屬大觀城南一六也同看
池涵寺影因禪定波晃山光帶月寒
古徑迴廊幽曲曲清流浩淼任盤盤
時偕鐘磬清塵想法湧南泉應不乾
流漸湛湛殊清冷最勝蓬源咒破屏
慣逐茶煙翻蟹眼曾浮雲氣吐霓旌
閑凭竹檻琴三弄汲伴蒲團月一瓶
長共發聲隨佛住如斯晝夜復誰醒
水經評次說中泠我有泉生古石屏
儘可沁脾飛兔額豈同濯足起魚腥
疑冰結夏龍眠鉢聞法浮花香滿瓶
山寺煮茶吞四椀不尋僧話已成醒
法在曹溪水月湛山光城影久淵涵
幾聲鐘磬香林派

半榻琴書相國龍清畏人知
源頭活潑無過此貯得一瓢仔細參

龍潭馬跡四首

丹家抱膝守離坎鍊汞修鉛竟自勞井上今逢真一酒
人間常見華三高引瓢貯月剪春脚採鉢分清瀉怒濤
我為枯腸須酌取剩餘添作染髭膏

石經龍窟似茂草畫象靈踪又一區地近仙亭凝紫氣
巖來鶴竹枝青無乘雲化去僧空鉢破聲飛升伎絕圖
勝地罕逢約過湯漁翁莫訝客形枯

龍潭龍躍自何年石上龍痕印尚鮮寂寞空山飛霧雨
槎枒古木繁漁舫幾家詩賦凝丹碧一箇亭臺老地天

我謝塵囂曾宿此江聲隱隱不成眠

驛吏蹄輕只一過偏留踪跡映清波曹家圖畫如斯少
伯氏相經未易多駿骨空肥春首箭高標寧畏孽龍壘
我來江上尋龍窟咄咄長吟天馬歌

虎井龍聲

自入閩橋已失尊渾藏牙爪定虛聲雄心久冷同澄水
長嘯生風亦好音變叶炳文呈聖瑞縉餘汲滌受王明
依稀猶記當年事玉殿高秋聽一鳴

題畫四首

樹杪虬枝拙溪頭春草護牛羊自往來牧子夢魂足
呦呦聲何處清響徹秋月萬里未歸人寸心徒吃吃

不識山中路雲深石逕迷行行無拘碍直過小橋西
蒼松千萬尺清響足披襟要得長生訣臨風聽古琴

魯般寺倒掛石佛

不覺跏趺套淩虛定脚根禪心已化石誰說懸餘金

寄友

亂葉堆門日濃雲欲雪天思君無可寄走筆寫花箋

寄書道左

不識音書誤猶然載滿車相隨金漢水權寄紫陽涯

憶蜀四首

風塵拜跪久勞形北馬黃山幾慣經不信比來歸思切
夜深清月滿空庭

密竹疎籬傍小廬時將村酒煮溪魚慚予錯過山中樂

擬向林臯問舊居

牛臥池邊芳草多題多碣石自覓我獨憐寒食東
風裏惟有游人轡上過

古木森森佳氣多却從渤海望岷峨兒孫自受詩書悟
羞見南樓陣雁過

無題

草堂閒對舊山青松菊無知靜裏馨自笑半生空僕僕
怎如長翼自冥冥

深秋始雨

禾葉焦焦豆葉疎隴頭人報雁成書不因昨夜清秋雨

那得山如二月初

石良夜歸三首 併序

甲寅冬夜自石良歸黃城時斜月在天燈火
夾道僕隸喧嘩猶未厭也因憶乙亥歲先
君攜不肖應童子試時十月廿六日也至三
華山日已就暮先君向道左主人分炤沿
途拾樵遺繼之至城已二鼓矣徘徊往事不
勝淒然因為數語記之

滿村燈火擁輕輶
夾道奔馳瘁僕夫
記得當年山運重
曾從樵子拾遺林

一束山茅也值錢
自將吹燬尚多憐
抱來丙炬填官道

痴隸猶嫌起濕煙

山道原無記里車
殷勤篝火路旁遮
汝歸應是三更後
知數餘薪剩幾叉

盤石歌

蟠溪一石大如許
留住老翁八十年
自古盛名誰不愛
令人遺恨富春山

山居

山花閒處有茅屋
屋畔幾株棲鳳竹
睡起不知身外事
小牕默坐聽兒讀

夢謁七曲

初曲罔巒絕點埃
神工不借五丁開
來遊非試登山脚

早見丹霞繞翠莓

二曲紆迴見帝宮
流丹搖碧散幽通
神王帝子知何處
遙見山頭散曉矚

三曲依稀近斗牛
分明一氣滿皇洲
前生結得溪山契
只欲乘風徧九丘

四曲尊嚴近帝鄉
鸞書金色自蒼蒼
明經不在焚香火
只有丹心對上皇

五曲晶瑩散曉暉
桂香宮殿轉熹微
丹梯盡處青天近
自信還疑五十非

六曲山嵐翠欲流
丹丘原只在神州
世間多少愚痴漢
只覓胡麻飯一甌

七曲峻嶒散瑞光
山靈處處見文昌
回頭幾似驂鸞馭
萬壑松聲響奏篁

歸署

四更方得問吾廬
牛馬奔馳尚不如
到底不知因個甚
呼兒猶課幾行書

臨帖

為愛鍾王筆力孤
要將古帖換之無
老來枉費臨池力
提筆依然又故吾

長至有餽余以重陽帖者

菊陣摧殘凍雪飛
一陽初到弄晴暉
機頭添線勞紅女
送酒綠何又白衣

快是葭灰此日飛
蠟堂生煖勝晴
昨殷勤好謝黃
花酒
怕惹家人索授衣

過馬嵬

馬嵬山下草
歲歲多少遊人
說是非自是三
郎廿傾國
今人偏只道楊妃

有客

生長三川篋
仕齊兵戈橫
蕩故人聯傳來
新到門前客
家住西湖西又西

過寶公二首

半日清閑三日忙
宰官切戒擾僧房
我來想是三生裏
慚愧殷勤一瓣香

北風吹雪路難行
須擾君家折足鐺
俗狀未參禪半偈
塵緣先種話三生

香花巷

香花巷外正春深
禪關清淨抵千金
天邊遊子歸未得
怕聽枝頭好鳥音

枯樹

如何此地名枯樹
夾道婆娑正可人
應是彼蒼無棄物
頓教枯樹亦逢春

望夫石三首

深情今化作無情
佇立山頭不計春
未必榮枯心似石
歸來應祝石為人

望夫惟願見夫面
夫不歸兮只自哀
弱態不堪離別恨
甘心化石待夫來

和珍公梅花詩十首

清香一種自何年
我向玉堂近玉泉
擬學廣平賦一首
幽思撩亂不成眠

梅仙曾住碧霄間
時為尋花自往還
玉骨怕教蜂蝶近
故堆霜雪滿溪山

屏近春回春未舒
疎籬茅舍影扶疎
清香撲鼻詩思湧
不俟梅邊覓寒驢

攢峯壯玉絕晴嵐
鍾愛襄陽興已酣
清淺水浮疎影出
多應雙屐渡溪南

大庾山畔酒家帘
引得寒香度矮簷
匝地尋芳須覓着
休從歧路誤鞋尖

已吸西江一口吞
却因花氣又消魂
悟來不俟黃梅雨
豈向林皋覓綠蓀

調羹手內有餘酸
尋到孤山仔細看
玉骨冰肌誰易見
不因深雪怨司寒

白雲深處只君多
更有梅花發舊柯
得句問花花亦笑
還拈花瓣示維摩

林下輕風一老人
梅花滿院不為貧
將花細嚼尋花味
懶向枝頭却覓春

詠梅詩句重青瑤
琢句曾游萬里橋
吩咐江南惜花客

莫將橫笛付漁樵

除夕示兒

薄宦九年囊空四海壬戌冬自顧寥落未免
無詞以謝妻子也因除夕走筆成句聊以卒
歲云爾或曰詩識可兆也信有之乎存此以

驗

煖風曾不到寒廬積雪霜華過歲除
湯道空囊無個甚
三株玉樹五車書

望螺磯

劍刀環列有兄風豈忍將身作女戎
遙望江皋香火處
不知何處是吳宮

口號

舟傍蘆洲渡石磯
帆搖靜影去風微
客心一任前途遠
獨倚孤蓬看雁飛

志喜四首有序

蔡明遠致米江淮卓契順達書惠州顏蘇集
中傳爲佳話余自脫罪畧棲遲江表音書斷
絕不止厚祿故人嘗讀其書而慕之弟品行
文章遠遜古人其至是也於人何尤癸亥
冬杪內弟楊子六符長男辟室兄王子靖公
自蜀至吳水陸七千里時三方甫定道路初
通而不憚險遠來助歸計視一飽尺書相萬

萬也且明遠鄱陽校士契順定慧通者非二
公里戚也以今視古似又過之設使當年在
多難中有戚屬至止如余今日其形之筆墨
者不知又如何矣小歌四絕以紀其勝時康
熙癸亥十二月廿四日也

正是天涯逼歲除無情無緒度居諸
詎知千里月明夜
不止平安一紙書

相逢疑是夢初迴
燒燭相看轉自哀
不意世情冷煖日
有人猶自故鄉來

睽離已是十年餘
況值滇雲復亂飛
見說親知人健在
不煩渺渺又愁予

一年將盡歡無盡
萬里未歸今始歸
去去買舟歸去好
壁山春樹滿晴暉

杜牧詠木蘭有夢裏曾經畫蛾眉之句
時人以爲佳句余謂李陵以軍中有女子
氣則戰不力木蘭有畫蛾眉夢烏能十二
年乎非木蘭本色矣因爲之咏

攬轡荷戈坐繡鞍
長途無復看花鈿
假饒有夢眉重畫
火伴先驚十二年

鄉有蟲蓋蚊之屬而小如芥子早起茶罷來
集日落始去土人號爲黑蟆子禦之無方惟
以生草煨烟纔得少休老幼俱苦之爲歌二

章瑛詩

行火蘊崇不飲然如雲如霧結檐前當年曾讀溪蠻笑
誰識歸來高臥煙

為厭風塵歸舊山恐將丰骨等溪蠻渾身煙霧無人識
紙扇不搖面半殷

詩聖

詩聖名高不借祠誰傳風骨在溪西可憐江上往來者
莫識羞慚敢獻詩

山家

山人住止一茅屋屋畔幾株棲鳳竹童子時烹新水茶
山花爛熳遍山麓

憶君賜表叔

輕別家園二十霜夢魂曾不到符陽而今又泛扁舟去
似認渝州作故鄉

圖書

幾年無地用圖書縱有塵堆字未糊得句送君惟尺素
分明寫出入林闌

已別周希堯牧伯却寄頌魚酒二首

彈缺歌成羞對書歸來又歎食無魚君侯不惜分甘味
攜取恩波滿敝廬

擬學嵇生著絕交見君不覺飲醇醪相逢夢裏應成醉
匪愛清江漱酒豪

茶遲

碧芽初發值春寒故使旗槍爭戰難剛得一番新雨過
纔將兩葉先魁盤

幽蘭

王孫芳草種何年滋樹曾經老屈賢不向朝陽引鳴鳳
却來山谷伴林泉

別故人二首

邂逅情緣幾甲庚相逢猶記舊時名故人脫粟真倉卒
羞對枝頭出谷嚶

巴路崎嶇峽水奔殷勤相送亦情真囊空惟有綿袍贈
囑咐重來對故人

贈人

少小征西事大刀幾經血戰逞英豪塞南塞北交橫槊
舞向轅門奪錦袍

憶蜀

也知親故心無我猶望西來一紙書墓上松楸當更長
離邊花草倩誰扶

樹色參差草色斑溪聲遠近雜潺湲迎人馬首惟清露
入夢關情有舊山

偶作

休將閒恨自牽縈白眼難看濁世情有榻只懸迎貴客
清尊誰復醉平人

黃鶴樓

到來三楚無他勝黃鶴空傳江上樓楚宮寥落餘烟雨
吳殿蕭條映碧流

安心

微風舞燕過虛堂我亦癡愁臥竹牀問世不題東郭履
安心權寄北牕涼

雜恨

因時應物遭時忌縱筆成詩奈律嚴舊友招來家少酒
鮮蔬採就甕無鹽

小溪

何處香泉出小溪一生早已識東西涓涓流向神山去

看取清光映紫微

憶珍公四首

攢峯迎棹幾黃昏望斷吳江半樹雲一紙音書尚寥落
不知何處更逢君

扁舟局促帶愁眠入枕江聲更黯然相別恰纔三月久
頓疑不見已經年

檣頭月滿見君顏未得同君共棹還珍重幾番猶易別
詎知別後會時難

幾度登舟話別離多情多意實依依而今已隔七千里
猶記江頭揮淚時

梅

有人笑我破青鞵覽足相安未可訴老去尚消幾兩屐
春來唯對數株梅

釣臺

天吳紫鳳上衣斑老我風塵有厚顏聞說先生高義處
羞慙難對富春山

得雨

鬚髮蕭蕭半已皤愛扶鳩杖看嘉禾昨宵一陣鳴雷雨
起撰山農鼓腹歌

老來

老來書卷真難讀怕對行間有媿顏自笑一編常在手
每逢愁訓得安眠

有感周櫟園事

曾聞忠信涉懸泉聖聖相傳理或然試問呂梁今幾許
亂流早已羨周仙

桂

桂花芬郁擔頭香引得兒童數白黃怎似月宮清冷處
素娥常護一輪光

柳枝辭三首

春風吹信到蓬門無限春思動妾心柳葉灣灣開似舊
河橋橋畔有行人

夫向長安一去時征鞍無數雪花飛而今柳葉垂青眼
也愛塘頭幾句詩

野島吟啼弄早春無邊花柳入簾親一杯綠酒臨風醉
猶憶當年掃地人

閑中

案上新裁幾調曲園頭午種雨般花無人解得閑中樂
自向青山漫煮茶

壬子夢憶堂臨帖

蘇軾臨摹興致清可堪俗吏幾回親山中無限松風客
莫爲輕肥污惹塵

江天暮雪

亂飄僧舍茶烟濕遍繞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
漁翁帶得一蓑歸

瀟湘夜雨

可憐絕妙瀟湘景畫作淒涼慘愴情遙想雲封竹密處
有人聽雨對孤燈

山市晴嵐

旭日瞳眈散曉烟鶯聲花氣祛愁眠夜來雨過山光好
且有春流滿舊田

此身

此身只合老溪山野老山樵話可攀雞肋一官湖海表
虎域百折水雲間

詩餘

登蓬萊閣 念奴嬌

蓬萊閣上問潮聲幾時是歇引多少游人登此便欲乘
槎泛月安期羨門鶴飛何處惟留壁上帖勞生紛擾營
營無限根節還憶驅石秦皇求仙漢武枉造男女孽
圓嶠方壺盡森茫誰見銀宮珠闌任他奔忙由我瀟灑
自成御風客相告詞壇詩翁依我今說

榆關寄內 滿江紅

寄來寒衣件件自燕湖城畔正值新霜滿地西風如箭
多是線針因淚濕暗添酸楚傷心換想人生富貴總無
常思量遍榕葉賦蒸羊飯霜風急鬚眉健半世功名

吾舌在百年杖履卿身見好安排幾部未殘書歸來看

和長山壁上韻 滿庭芳

劍氣摩雲浩歌悲月牢騷塞滿溪山英雄木色逼露數
行間記得楸枰幾子雙睛早覷破機關到頭來冥鴻翔
鶴往事在塵寰秋風到旅館綿衣儘著却似嚴寒多
因長篇壯句勝冰絃天外遙彈讀罷也光搖四座無地
覓金丹

雪鴻堂文集卷十八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弼校

祭文

祭戚台衡文

清中憲大夫福建福寧道副憲戚先生卒於康熙己酉
越庚戌季冬越三日將歸葬於城西蕃以是年來令於
黃得觀大事誼應致祭乃率同官於邑者謹以牲帛庶
品致奠焉因摭之以辭辭曰萊山之精東海之靈維崧
有淵實生偉人天生我公匪邦伊世在邦為珍在世為
瑞英英之年掇拾科第獻策天庭敷言于陛聲馳藝苑
炳然儒宗金華白虎東觀南宮司李於南刑清政寬乃

雪鴻堂文集卷十八 祭文

陟司馬鞠歎無冤馬邑雁門閩海洞庭方喜良翰而知
止著聲公才公望孰與公先天不愆遺公不少延或職
修文或赴玉樓昔在閩苑今在蓬壺已矣哉目今催科
云勞撫字反拙使公而尚在教我籌策油油良苗挺挺
蓁莠使公而尚在教我可否民力之盡輕去其鄉使公
而尚在必教我以招撫之方經費孔多民財幾何使公
而尚在必教我以補苴之約他如高年為國福我不知
所以恬養之術健訟為邑靈我不知所以消彌之軸不
見泰山徒懷良木蒿目時艱永懷典刑公靈不遠來享
斯樽

祭鄒母文

惟靈山海清貴之氣鍾而為溫恭婉婉之宗其所為選
豆敬齊之禮琴瑟靜好之風蕃等不可得而知矣惟見
五福之齊享三多之叶從晨庭趨鯉夜燈和熊寶桂歲
幾乎藥榜謝蘭芬潤于芳叢即於洞庭之濱方城之中
所以誦慈父者實太夫人之教之功固宜鸞綸象服鳳
詰膺封屢朝贊栗齊壽喬松乃今耆不俟金紫侍杖而
至以衰經扶桐意者瑤池宴啟亟待玉容噫嘻太夫人
亦可含笑而入元宮目今牛眠是宅馬鬣高封某等敬
陳薄奠之儀以附饗于蒿里之終尚饗

祭趙牛策母文

雪鴻堂文集卷十八 祭文

受鳳封迭翔沐興朝之曠典致今日之寵敷從子以貴
固坤道之希邁而實人世之常獨是當年閩海道寄
跡帝鄉辛苦艱難知亦備嘗乃能胥宇于神京家楨國
光考終內寢輻返海邦以廿三年之契濶而獲陪葬于
贈君之旁此實人世殊遇寧不為淑人而莫一觴噫嘻
蓬之山蒼蒼海之水洋洋春霞秀媚冬雪銀粧知雙靈
之慰喜又何羨乎滛池之霞漿尚饗

祭林節婦文

嗚呼三從之道古有其訓一終之義世有其人其間或
房閨之寵愛已久或子女之顧戀又深或達書知禮而
思附於淑貞之後或瞻前念後而植樹於家門之終固

垂名於史冊靡不與金石爲壽地天同程聞子之歸也年方十六尙在童孺倫也子之成禮也時未四月尙廟見無幾也起家貧儉未嘗操鉛弄槩而知孰謂孰涇也乃竟能大離他之志氣抗姆姑之慰訓痛夫之死絕粒食而伏牀枕竟以廿日而含笑相從於九京嗚呼其難其難哉嗚呼投繯引刃烈則烈矣而未免傷其身毀容斷臂貞則貞矣而未免殘其形即或終稱未亡待天年之自盡節則節矣苦則苦矣而猶俟考徵于歲月取信於鄉評執若子之全身而歸從容慷慨既節既苦既烈既貞嗚呼其難其難哉以子之靈將見萊山之石可使爛渤海之水可使枯而子之志氣不可泯方將凌河

祭蕭明彞文

三

嶽而光日星寧第爲東牟之一邑一日一年之增榮也哉某忝牧于茲得聞異人敬陳薄奠庶其來歆尚饗

祭蕭明彞文

大清逸民明彞蕭老先生卒於南城以十二月六日計至黃四川後學李蕃時爲黃令與先生季公介菴爲同寅誼應哭諸次以官守之故而不可得於平痛哉憶自庚戌之後獲交介菴始知先生見先生古文詞三篇詩一篇慨然想見有陶靖節風獨以不得見先生手翰爲恨今年秋致書先生拋磚也迺于是日得訃音見預埋銘一帙於平痛哉謹以牲帛庶品致祭因系之以文曰惟先生之人兮爲世植先生之文兮爲世型而先生之

行兮不爲世榮行年七十兮惟著書立說以終身聞麻姑之山有酒兮飲之長生先生胡不洞酌兮以益遐齡想先生見道之極兮而引年之說不以二其生平然則死而不死兮誠有如先生之自銘尚饗

祭蕭明彞代

惟公草山之精肝水之靈篤生我公福世壽民聞公少年手不停編摘藻春華落紙雲煙初游澤宮正氣摩虹首當藩紫有古英風上書陳言獨對便殿天子霽顏嘉公氣岸歲在壬午傳公閣牘氣可食牛力亦如虎後際滄桑八閩爲鄉崎嶇歷落酒杯詩囊

先皇御曆故老是弼公獨恬退安此家食維

祭蕭明彞文

四

今天子右文不已公能堅臥杜門掃跡讀公之書誅公之詩如見公顏如近公居方冀公季迎養海天某等接公色笑聆公話言天公何意使公長逝聞息悲悼酸風填臆公之文章傳之青細公之事業埃之諸郎某等瞻依無地敢奠一觴惟公其飄搖容與乘白雲而遊于無何有之鄉尚饗

祭趙母文

蕃三巴小子何以知太宜人德之賢乎憶家居有友自粵中來者亟道越瓊山神君趙公之奉母教惟謹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友曰趙公之令壘也不以官物貽養曰奉母教興一大利必曰奉母教斷一獄必曰奉

母教璣在遠海號稱難治而趙公以二年報最赴內召之日行李蕭然有載石風非太宜人德兼慈嚴者乎及後策名北上都人士亟道儀部趙母之壺則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都人士之言曰吾都人之以服飾相尚固也趙母以木天趙公為夫以儀部為子布衣柴車依然儉質太史氏行紀之以為女史光非太宜人德嫻禮義者乎繼而辭春明赴山左見塗之中有攜子婦戴木主感泣而誦德者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塗之人之言曰其本登士負入巨室身及妻子皆為債債執役作苦靡有窮日幸趙母太宜人脫簪珥捐斧釵以為贖質而閭室生還非太宜人德著明恤者乎又於令東

卷之六

五

半見東海之人稱道趙母之居家有禮睦族有恩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東海人之言曰宜人知義命雖居貴盛而繫纖不輟其於族姓雖在子弟必接以禮其貧乏不能嫁葬者出家貲以賙賻之非太宜人德洽內外者乎蕃也尸祿鄰封開風鶴慕異及瓜期登堂拜祝何期瑤池之宴遽徵萼綠之馭已矣哉書翻莊子空傳八千歲之春秋而禮讀戴家幸有五百年之名世太宜人當亦含笑而御輻車亦無需蒿里薤露之戚戚尚饗

祭楊母文

惟大海之汪洋之茫之鬱若不特篤生男子者其文章事業可以作家植而為國祥即鍾生女子者其容儀言

辭亦可以繼女烈而樹壺芳我維楊母太安人聞其鄉閭之誦頌以及傳訃之行章而信其為亭毓之精光克相夫子行成於鄉訓諸郎嗣為賓於王企紫侍杖謙抑彌彰辛亥之秋輟車過黃肅離之儀溢於路傍閭里競祝俾耆而艾俾壽而臧方今數載風木遽傷聞母年高八表而強既貴既壽好德而康又獲考終五福齊享含笑而逝令德莫忘聞今歸葬樂山之陽無以致哀聊奠一觴聞蓮島瀛洲之間王母玉女時乘雲御鶴而翔翔必有絳節朱旂御安人而遊於水之中央尚饗

祭城隍祈雨文代

維年月日某牧率閭邑士民告明神之前竊惟治民事神有司事也而禦災捍患神實司之某承乏下邑戴罪殘疆不能請賑請貸以紓民困惟冀民樂民利以壯國本也矢是一心於茲五載乃者四野之間九橫屢聞謂民自致歟而小民無知謂天降罰歟而天道好生某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虛心自惟豈其血食諸神某不能援經制而修祀典歟抑圯壞寺觀某不能捐物力以新廟貌歟抑修理城垣有觸禁忌歟否則審理刑獄有干和氣歟其或民間暴殄天物某不能裁之以禮歟刁悍成風某不能化之以義歟抑暑雨祁寒怨咨成習某不能喻之以道歟抑斯民罪惡深重向來刀兵饑饉之苦尤不足以勝其辜歟抑某德薄不能以致安阜之休歟然

此凋弊之民皆

聖天子所西顧殷憂而救于水火之中分以授之其實以付之尊神也今

天子柔懷百神今民之急也如斯神其憫而救之歟今其已訓率邑之士民洗心滌慮一如佛教所云已作之惡誓不敢作未作之惡永不復作以俟神庥惟神其式聽之

祭表弟婦文

嗚呼修短之數寄歸之理在名媛淑女皆知之矣以吾姊以烏臺公為祖以馬平公為父屬巨族之令姝為世家之家婦安而且吉俾貴而富惟是天涯宦籍卜築伊

祭表弟婦文

七

始家去數千舅遠萬里親鮮強近形影單隻子方髫髻女纔呱泣克相之心方殷母儀之慈未畢而乃蘭摧蕙摘驚啼鳳泣如今日吾姊之倏化使人悲悵五膺而不能自己也哉然竊計吾姊固宜遐福者也猶憶昔年乙未之歲讀書山寺尊公邀我避暑江甯姊於是時年始三歲手執棗栗逐伴嬉戲一聞客來趨走而避淑慎之性自幼而具甲辰之冬來瞻汝兄汝兄歛我西河之東姊於是時許娉屈宗既姻女誠且優女紅汝兄告我婉婉從容乃尊縣車實惟戊申來歸自粵洽比其鄰鵲黍成約我煇舊盟高談雄辨每至夜分左右僮僕鼻息雷鳴而茶烹活火酒注清樽肴核維旅不厭客煩尊公告

我有女克勤庚戌春日姊始結褵我在東海未觀其儀泛舟南來緝纜是維辛亥冬杪我問佳息吾叔有孫吾弟有兒高堂色喜嘗祝齊眉迨及己未我遭多難事起倉卒心迷少算悼蜀亂之未平而望明陵為鄉縣始知已歸去而復來隆東道之顧盼客歲還歸始見妻兒妻兒告我姊不我遺視山妻以如嫂兮視諸子一如兒我心感佩兮不覺涕泗之漣漣今年之夏聞姊弄瓦臨盆之吉新遷廣廈方羨胥宇之靜好詎知婪頌之為乍夫以吾姊之淑慎和惠而竟出中壽之下也耶嗚呼哀哉滇山天尺蜀道雲連舅氏方幸佳婦之克家而乃魂冉冉於重泉此弟正快有姊之胥宇而乃為啼血之杜鵑悲見面以無由將無疑信於人言悵修途之不易疇致音書而計焉嗚呼雲黯黯兮江水咽風蕭蕭兮下木葉明陵山下衰草短甘羅城頭霜月白可憐一去不歸來縱有少文達不得嗚呼惟靈應亦酸楚而淒絕抑聞江干噪磯孫夫人所洒泊也塗山蕪城李夫人之舊宅也一為蜀先王之妃一為蜀後王之妹想亦樂蜀女之與游而相與容與於三山九華之側然則其往從之以道遙於無何有之國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

薛象九墓誌

公少先君九歲長余十四歲先後文社中為忘年友公

性豪邁有膽識多促智詞辯風生出人意表 清初蜀
未平丙戌之夏與余父子同罹賊亂公獨先脫身去是
歲秋余父子始得歸不知世故猶作農圃計公獨釋去
學負販息皆三倍戊子余父子傭書漢洋公雖未寧幹
止然遷徙頻仍卒不去鄉里已丑來洋勸先君還鄉迨
辛卯余始歸而公已立室家生子姝矣是年冬蜀始行
校士公遂成弟子員甲午餼於費序以 覃恩選成貢
士以子幼不仕治生業耕田教子裕如也計公生平讀
書爲文勉力者皆可及惟在匆遽中出片言輒能動人
有不可及者歲之在己丑也公偕邑人應童子試郡太
守以軍務旁午未遑及也是時山寇鴟張當事者日爲
招撫計從容談藝誠非所急且郡太守性剽厲謁見者
皆憚之及諸人以試請斥叱之使出公獨大笑郡守問
故公毅然對曰今公之不遑朝夕而犒幣亟頒者非猶
是蜀人乎其等自笑當年日弄毛雖不肯作此輩狀而
公今者所禮在彼所慢在此嚮使某等亦號召鄉聚無
賴子弟今日來至公有不郊迎館築者乎郡守笑曰所
言良是吾知罪矣遂以明日試夫以一夫立二千石簷
下而能勁辭以挫其威吾見亦罕矣甲午鄉試邑諸生
之在闕者皆以貲斧不給歸至永嘉樂安間遇公告以
故公曰計吾囊中及所攜他物尚足供諸公費秋闈大
業諸公盡從我反諸生皆激公義從之不半日而遇叛

卒於唐清是時蜀兵皆三邊人思鄉里逃去遇人輒殺
公先諸卒而問之曰公等非思鄉而逃者乎吾不幸而
相值當不貸我以生然即欲殺人當止殺我此數子皆
以貲斧盡新從闕城歸吾遭遇之強挽以來殺之無辜
惟我遇公等其死則數也然公等之所以必殺人者豈
有父母兄弟之仇哉不過慮其聞於主兵者而見迫耳
然即如所慮今計程必三日乃抵府使主者聞之公議
一日發兵一日備糧糧一日退行者即朝發夕至已七
日矣公等去此間七日越蜀境遠逝矣何庸過慮之深
也叛卒皆然之納兵於鞘釋公並釋諸生公又告之曰
公等前途亦不必以方刀衛身苟無仇於鄉民鄉民豈
相仇耶諸卒遂解鞬投戈而去先是吾鄉大亂有盜葬
文廟者公賄其從因得情邑中長老皆以情面故不欲
發之公毅然鳴於官而掘剔以去是又公之有裨於斯
文也公爲邑望族盛時居九渙者且三十餘家遭亂僅
餘公乃號召同族之居他所者移居於斯則亦厚於族
黨之一也至若鼎革以來故家產業強半爲豪猾所侵
奪公以孑然一身任其心力克保世守人皆知之並不
贊惟公之家世族姓余知之頗悉故爲詳誌之

雪鴻堂文集十八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蕃撰蕃字錫徵號懶菴通江人順治丁酉舉
人官黃縣知縣是集爲其子鍾我刊集中黃志
畧序謂黃有四累而屢肆宜復社甲宜均風尙宜
更士習宜端稅課宜減審編徭役序極言派銀雜
費之患他如憶堂記旱魃辨黃志跋諸篇皆汲汲
以興利除弊爲事蓋有古良吏之風其文亦皆朴
直不支意其人必惻惻無華故文亦如之歟然蕃
之意固不在以詞藻傳也

崑崙山房集

〔清〕張篤慶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崑崙山房

集三卷》提要

崑崙山房集

淄川

張篤慶

歷友

樂府雜詩

東光

東光平九有載蒼梧雲猶戰伐遊蕩子盡悲咽駕
樓船陳成列請長纓繫南粵

憂旱謠

旱何久已夏五祈豐隆鳴社鼓川已竭魚遊釜金
石流爍亭午鑿溝塍將何補禱桑林但辛苦火雲
升政如虎雨師來潤礎柱驅尖輪石燕舞烹弘羊

天乃雨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天一涯水湯湯山間之駕駿馬千里
馳汎桂楫來何遲何用問遺若璫瑁間雙芝遠莫
致長相思

公無渡河

河水何淫淫瑩篴激哀音披髮欲渡河傷哉毒我
心一解

河水何湯湯欲渡河無梁恨不待舟楫瑩篴徒感
傷二解

河水何漫漫：筵篨不忍彈狂夫終渡河淚下涕汎
瀾三解

筵篨一何悲終曲正淒其一彈再三弄河水空瀾
瀾四解

水急蛟龍怒長河安可越不復理筵篨肝腸俱斷
絕五解

枯魚過河泣

澤已竭川為涸大魚撥刺鳴榔夜漁小魚嗟咽尚
戀沮洳津頭僧人子斫脰登前除紅尾何從安
得寄素書金盤列霜刀不得少踟躕白龍非豫且

何以困溝渠

古咄咄歌

寒下何纂纂行人車轍緩素餐何榮腴行子林中
趨行子自不絕奔走自不歇權力傾王侯炙手勢
可熱賤子世所棄愁思坐蕭瑟人生無羽翼何以
為家室交遊日零落四壁徒傍徨奮身萬里外仗
劍入咸陽一朝見天子天子坐未央一試扶風吏
再試尚書郎歸來故閭里道上生輝光白馬黃金
絡嘆息盈路旁誰識舊廷尉誰識故將軍高堂列
廣坐朋舊多殷勤零落自不異榮華固有時寄言

輕薄子請為絕交知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壯士入幽燕抵掌向華屋片語廣庭中趙王歸鉅
鹿酬功一何殊當復賜明珠邯鄲有美女一世良
所無十四充下陳十五稱才人未得君王寵娥眉
空復春王語邯鄲姬嫁此廝養卒舍怨出後宮
也作家室本是小家女不敢攀貴德貧賤良所宜
負妾好顏色顏色坐銷歇不惜辭玉階縱為廝養
婦猶勝死叢臺

巫山高

巫山高接太清其上有劍閣仰視何崢嶸錦城苦
不樂客子思秦京

芳樹

棠蘭不生階佳禾不在林鬱鬱芳樹枝其陰一何
深雨露發華滋風霜亦銷沉冥冥大造力嘆息空
沾襟

隴頭流水歌

隴頭多流水流水何茫茫安得雙鯉魚寄書還故
鄉朝渡隴頭水暮渡隴頭水白骨積如山迢迢遠
行子流水出隴頭班馬鳴啾啾不惜征戍苦何時

到錦州流水自不歇行人自不絕
龍首鴻雁鳴八月飛霜雪流水入秦
關行子渡秦山作書與父母
安敢望生還隴水東流去千里無終極
戍客上劍門晝夜不得息

出塞曲

將軍奏橫吹立馬古戰場此曲一何壯
云是赤子之楊飛輕過張掖鳴銳趁燉煌
黃河沙磧月此夕踐嚴霜

紫騮馬歌

我有紫騮馬心欲贈劉生劉生在何處
遠在安平東馳馬日千里報警寧畏昨日
到咸陽沽酒新豐市紫馬酒家壚聽我
紫騮歌前驅發大梁後隊渡黃河道逢
少年子馳彼雙鳴騷蒲梢雖天馬得似
紫騮不走馬入渭城走馬出渭城五陵遊
俠兒意氣風火生

雨雪

北風雨雪涼樹木何修修遠道無行客
江水無停舟我有洛浦綺為郎裁錦衾
尚有三尺餘奉以覆瑤琴多哀音錦衾
知素心感子殷勤意愧比双南金

江南

江南可采蓮採蓮過大堤魚戲蓮葉北
蓮葉何泥泥采蓮諸女伴蕩槳來青溪
伯勞暮飛去還有水禽啼

對酒

對酒不能飲奄忽百歲過大兒府小吏
徵兵赴交河小婦秦氏女日進金西羅
丈人官長樂漢關鳴玉珂珂歸來日休
沐為樂當如何

烏生

烏生八九子結果秦氏樹秦氏有蕩兒
得無金九懼殫死八九子老烏寧應此
飛一摩蒼天移梁南山巔

平陵東

走馬平陵東兩馬值萬錢不如買黃犢
歸耕西山田蔣大鴻曰筆力聲調絕似嘉川

東武吟

天子慕遂瀛翠華臨海湄不惜奠圭璧
大業將見貽棲船載童男白茅捧龍螭
登封明堂位玉冊輝珎珎將軍號天士
貴主方降輦雲輶間寶籙閭閻天雖啼
已傳薄忌方更進傾城姿茂陵有哀草
終

古今人悲

短歌行

老大思少壯遊子思故鄉故鄉尚可歸老大懷格傷我有一尊酒為子歌慷慨慷慨亦何許憂來誠無方何不但安坐扶瑟調笙簧

猛虎行

猛虎不在山山以深潛鱗依重淵寒鳥集暮林我欲遠行遊徘徊傷我心

君子行

君子安貧賤苦節良所宜亭一十丈松矯一凌霜姿嚴冬物華變搖落方在茲蘭芷生瀟湘瑟一秋江湄振衣復濯足漁父滄浪辭脂韋如婦人但為世所嗤

從軍行

十四從軍去何時返故都乘我紫駟馬駕我青驪駒人言青驪駒不如紫駟馬騎馬跨寶刀橫行關塞下昨聞故鄉信遠道空踟躕耶娘思其子新婦念其夫昨夜大點兵明朝大合圍策勲來幕府還家衣錦衣昔我出門時父母尚未老今日我來歸顏色已枯槁十四別新婦盈一方姣好今日我來

歸朱顏不能保青驪今已死紫駟日已肥走馬渭橋上觀者驚如飛富貴歸故鄉駿馬戀長道紫駟日夜嘶似憶天山草

苦寒行

雨雪亦凜冽虎豹當我前客子出門去停舟冰塞川枯墜膚亦裂何減堯崩年登高望四野四野悲風來改轍避修坂坐見車輪摧寧是車輪摧年賜不可迴

豫章行

豫章生白楊根株不相離秋露皓已盈柯葉日以披感彼惡木陰望一從此辭歸邑不可見焉得一未儀悠一江海流桂楫來何遲人生無家室富貴將何為

董逃行

漢祚已云燼乘輿還咸陽領瞻洛城關志士心慄傷沐猴縱楚炬罵言歸舊京涼川豪俠兇行一入未共一唱董逃曲河朔大徵兵炎精羅陽九念之斷人腸

相逢行

出門不相識入門結交知誰能久別離不作長相

思

秋胡行

黃金在路人貞女不敢顧紅顏在道旁烈力安得慕

東門行

秣馬發青門拔劍遊三河三河少年子意氣良自多驅車洛陽市教遊日千里丈夫志四方誰復念妻子五陵豪俠盡七貴不好客長歌出東門仰視浮雲白

故歌行

容華蕩情志歲月傷精魂願言駕螭龍萬里游崑崙振步太華頂三峰直雲根圻坪密靈局箭括通天門浩歌周八埏延眺方無垠

大埔上蒿行

高秋八九月霜露凋華敦托身非松柏安得久榮腴物變一零落君子每如躡亮無歲寒節感嘆傷微軀

野田黃雀行

野田多黃雀網羅安所施雖則無所施奮激當路達君子貴素餐膽竊亦何為机深戒苟得榮瘁忽

相隨歌：野田雀雨雪常苦飢啄我稻粱食飽颺將安之

雁門太守行

雲中斷烽火上郡羽書遲前驅多健兒後隊代馬馳年豐雨澤降計吏常及時子弟勤教誨父老方怙嬉萬年獻天子歲歲遠如期

鮑敬何嘗行

結髮為夫婦樂此新相知何意生別離各言長相思無終極去々兩含悲生當復來歸双鳳同高飛鳳凰一振羽尚有栖息時人生不相見夢寐常告誰

誰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舊京念我萬里人為惟如平生問客來几時舊京復如何戎馬起四方荆棘生銅駝乃言自昔別朋舊多淪喪邱坟成野草城闕懷感傷故里不可居愁思空依々策車駕駕馬四海安所歸

牆上難為趨行

太行尚可陟牆上難為趨驅車長安道夾轂當路達通津塞冠蓋向背多艱虞素晁相倚伏田實披

根株風波一失足勢與常人殊

擬魏文帝權歌行

六軍臨大江泛舟向湖吳水投鞭萬里流旌旗蔽
千里烽火接天紅臨戎雙闕東舟師三十萬八月
飛樓幢桓桓武臣力被練勅如虎天塹限東南蠻
荆隔前浦觀兵指越山天子在江關擢頭聲發處
鏡歌猶未還

滿歌行

富貴歸故鄉為樂及芳辰起舞醉長夜念我平生
親斗酒共斟酌椎牛羅衆賓華燈照廣厦車蓋塞
要津長跪前致辭玉几列八珍綺羅爛舞袖白紵
作輕巾邯鄲有美女容華驚若神螺首何熠熠翠
羽仍紛紛良宴娛茲夕明日當重陳

白楊行

松聲起北邙嘶嘶吹白楊白楊古原下悲風動石
馬

輕薄行

青驄驕欲嘶似脫黃金羈鳴鞭過曲巷去宿桃李
蹊日暮東風起花開杜曲西

五鳳引

鯤鵬在其後鸞鷟當其前一鳳將四雛振翮未丹
山延頸常和鳴攬輝上天閨九閭鬱迢迢銀羽何
班班靈文空照耀清塵不可攀翱翔下千仞懷哉
何時還

遠遊篇

問予何太息太息遠遊子我行未出門愁心已千
里太行路阻修河水無行舟崔塘春雪下誰涉三
峽流三峽連漢水閣到閣倚天起行人下淚時腸
斷猿聲裡長太息遠遊子

種葛篇

種葛不種瓜瓜熟子離離雖則子離離君衣將何
為瓜生自粟葛生自有絲緣以結纏絲盛夏將
見沼寄言谷生婦來葛當及時

米葛篇

米葛南山下葛生一何長東風葛初綠南風葛初
黃辛苦自不惜製作若衣裳葛葉日以盛葛蔓日
相尋將刀斷葛蔓誰知儂苦心

棄婦篇

白兔何乳乳紫燕不双飛纖素與纖縑愁思空依
新人顏色好故人顏色老故夫下山去何用羞

燕草

盤石篇

盤石何宛々流水何清淺車輪在心中思君不能
轉輾轉當告誰賤妾心自知車輪尚可推盤石安
可移

雉子遊原澤篇

雉子何班々文采光陸離振羽一失所網羅將見
施君子重耿介不離逢百羅黃鳥懷好音焉足常
來儀鴻飛何冥々誰能辨雄雌

冉々孤生竹

冉々孤生竹托根湘江潯竹生多繁陰夫婦當同
心同心久離別何以慰參商相去千餘里軒車來
道旁春草淒以綠蘭蕙萎以黃何如孤生竹青々

凌雪霜

出自薊北門

黃金在囊中四海承顏色利劍在囊中萬里無人
識我欲遠行遊振策過薊丘丘上少年子屠狗皆封侯
昔時荆高輩慷慨真吾儔四眺千金臺悲風何處
颭永懷燕趙客望諸賢者流

崔孔定井中

飢年統我巢々下多網羅飛來定井中奈此四穀
何鳳凰不可見何處尋玉木亦有嘶蘆智避弋歸
山阿人生際世變險仄何其多

空城雀

飛來廷尉門網羅一何繁飛來主父宮食盡巢亦
空雨雪散勞利志士當固窮淒々首陽薇感嘆何
有終

并州歌

並酒為君盡駿馬千里馳報雠燕市裏言是并州
兒

淫豫歌

西來至灩澦行人盡猶豫西來過瞿塘行人淚沾
裳

灩澦大如山行人愁欲還灩澦大如虎行人盡迴

櫓

揅聲一何哀未過灩澦堆斷腸聽杜鵑未過瞿塘

峽

三峽謠三峽謂廣漢峽巫峽西陵峽也黃牛峽謂峽中之難名

朝出黃牛峽暮出黃牛峽暮々復朝々黃牛早晚

潮

鄒州巴歌

豆子打瓦鼓陽平撒白雨織絹二丈餘昨夜取龍女

鳳凰歌

鳳凰生四雛乃在昭泉巢一朝鳳凰去化為鷓鴣與泉

采蘭曲

朝思采蘭正暮思泛湖水湖水當門前憐子方少年

子夜冬歌

積雪滿江口北風吹哀柳哀柳自無陰蕩子豈無心

歡聞歌

折我芙蓉花向此門前湖思歡者不來來亦不須更

前溪歌

妾家在前溪郎住溪水西日來溪上鴛鴦飛大堤

神絃歌白石郎

不勞歌道君請為罷明姑一唱白石郎容色世所

無白石何慕阿郎何婉孌白石在水中郎貌如花紅蔣大鴻日出之甚易而音調殊古

青溪小姑曲

上有赤山磯下有赤山湖湖中采蓮畔聞是青溪姑大姑折芙蓉小姑折蓮子小姑無所為玉腕美秋水

採蓮童曲

過江采菱艾不折芙蓉花大十五童齊上采蓮槎采蓮橫塘畔歌聲遶南岸蘭橈落水中波影忽凌亂

明下童曲

走馬射堂頭徘徊驕欲嘶寧是驕欲嘶石子感馬蹄蔣大鴻曰意境猶然

那呵灘

聞郎去楊州相送江水頭不願篙櫓折但願水逆流篙折無所苦櫓折無所苦水苦逆流時郎自還江浦

華山畿

華山畿誰能生死離石闕生千載悲來此何時

讀曲歌

道逢播搶郎攜手相扶將迴身理素髮口脂蘭膏
看

西鳥夜飛

憂來不可收腸中應百結鳥飛夜將半空林起長
嘆繞樹烏鳴飛一枝未可依但得一枝依猶勝被
彈歸

大堤曲

女郎隄上遊漢水隄下流漢水春波綠女郎唱西

曲

地驅樂歌

郎衣稱體是儂白紵舅姑言好小姑無語
心中不樂宛轉徘徊願為上衣不離郎懷

西州曲

莫嘆西州曲西州愁殺人開門望郎處郎在隔江
津隔江落紅蕖要在春湖水湖水種芙蓉日日来
蓮子采蓮双槳浮同上沙棠舟掉舟入湖去風起
蘆花秋阿郎何婉孌徘徊日已晚桂楫過長橋行
行歸路遠歸來拂綠波共唱采菱歌紅顏映秋水
清香生綺羅蘭橈蕩纖手却入青溪口青溪水自
流烏啼白門柳白門起暮愁郎今上楊州折柳欲

有贈送別向西州

幽州馬客吟歌辭

客乘兩走馬言自幽州來鴟子方在臂大獵西山
回千金買絕影十萬買斑駁駢駮駮日八百絕影
千里餘駿馬常苦飢健兒好櫟薄一日不六博
留錢買青芻結客千金裝短衣鉄袴襠壯兒喜
快馬射虎西山岡鬢須幽兒利劍在手走馬入邯
鄲天姬齊晉酒

楊白花

楊花落何處知在阿誰邊安得及燕子嘶得楊花
還楊花逐風起飄飄渡江水江水本無情一去三
千里楊花復楊花飄蕩落誰家化為水中萍何處
非天涯

勅勒歌

勅勒不牧馬馬支陰山下牛羊隱草中萬里來歸
風

三婦豔

大婦秦羅敷中婦邯鄲倡小婦燕趙女對酒調笙
簧人今最後來双蛾秋月長繁絃帶纖指楚歌中
清商丈人方入門下立歸建章

大婦坐華茵中婦佩大秦小婦苑弱席宛轉歌陽
春八門五花簾出門七香輪頭上金鳳尾背上銀
麒麟紅蘭持作佩白紵持作巾高堂列廣坐為樂
及芳辰

大婦蒲銀環中婦玉簪衛小婦嬌不語含笑方盈
匕鵝雞作嬌絲落日彈秦箏蘭燈何煌煌沉醉卧
飛筵丈人欲何贈以瑤華英曲終為借問歌曲
盡西聲

泰山有猛虎行 凡十解

賦欽峻急太守行部也

哀哉復哀哉賦重難為生猛虎尚可避欽急難為
生 三楚羽書急擊鼓尚未息戰士在沙場千里
資共億 今年麥未熟何況賣新熟芻輓在大農
謀國乃如斯 大吏奉明詔小吏奉軍書一檄復
一檄不得少踟躕 縣吏雖持法力盡何能支折
骨復繫子十室九流離 傳聞太守來言歷郡中
邑荒縣不輸租鞭笞橫相及 耕田自有稅秋熟
以為期願言告太守太守應自知 太守不見憐
杖下盡為鬼血盡租未完流離復瑣尾 貧尾死
累口怨屠伯商若一論囚應使渭水赤 天

子豈不仁奉法無循良孔虎作酷吏萬姓多死亡
東海有孝婦行

太守行部督賦嚴急有東海儒家子帶其
新婦以供稅者而其婦因投繯死張子傷
之為作歌以告哀 凡十解

嗟孝婦行家是老儒生負祖無一錢未死太守
前 有田不能售輾轉將何堪賤士黃金少窮老
唯孤兒男 孤男娶新婦入門始三日未識舅姑
面盈一方在室 阿翁無緹縈性命良在茲何以
救父死新婦當乖離

結髮良宜重救父安可違双双比翼鳥各自東
西飛 新婦前致辭欲語仍悽悽 郎非廬江吏妾
豈仲卿妻 新婦出門去慷慨以傍徨懸帛延頸
死不復求其望 婦心比金石日月同晶光仗君
五馬未感此應嘆傷 骨肉不復聚發聲行復吞
問此誰為者含怨不敢言 東海孝婦冤六月飛
霜雪誰為米風者請續捕蛇說

哀流民

莫陳監門圖莫下夷中淚舉目哀流民憂心正如
醉 我生逢彫傷歲憂亢陽赤地接千里哀鴻

無稻梁 帶宅復帶子食盡勞徒倚仰天出門去
悵悵安所止腸中轉車輪負靱良苦辛鳩形與鵠
面鎮日銜風塵 行行寄簷宇里正一何怒官家
有白牌保甲清簿伍 買雨何人持鉢來空村
行矣難久留含淚空煩冤 去國莫辭貧離家由
來賤白骨轉黃沙溝壑無人見 人言異鄉樂寧
知異鄉苦眼前無六親信美非吾土 流民竟何
如逃稅逃租雖則逃稅租無食乞為奴 不如早
旋歸莫使定項尾生為故鄉人死作故鄉鬼

勘災吏

火雲何烈烈千里無寸苗狂飈黯白晝赤日經山
腰 無日昔所嘆憂旱多辛艱願言告令尹為我
達上官 令尹一何恚父老不解事催租令如雷
昨日黃符至 六詔雖已平萬里餉戍兵恐觸上
官怒告哀終何成 父老前致詞十室九不炊逃
亡無家別辛苦五流離 邑勉報災旱小字達中
丞曰遣鄰邑吏勘災到荒城 亦不聞省郊亦不
聞腹畝張皇飭厨傳殷勤接杯酒 亦知上官意
稱塞來相過客更顧主吏此事當云何 旦夕徵
天澤雨露將在茲良苗競懷新下吏翻成欺

為我謝父老努力帶雨田耕租奉公上皇天應見
憐

箬哉行

瑤瑟玉柱繁絃素女儀態仙 與子但飲美酒星
稀月沒西山分燈羅袂燕寢廣堂曲榭沉烟衆賓
一何典耀鶴鳴燕舞當筵齊統越綺紛錯秦箏吳
歎咽聞天姬十五逸唱流風迴雪嫣然雲屏却立
伶仃五花玉帳便娟蘭燭光輝四座新豐斗酒十
千繁馬長衢夾巷醉卧阿閣華旃今夕且復相樂
明日復歌路難

君馬黃

我有四驪駒不如君馬黃乘四驪兮登明堂乘黃
乘黃且長張前有楮白當雁行美人駕車心內
傷

車遙一篇

車遙一兮馬悠一追送若兮難久由君行一去不
復返我馬馳隨車轍緩車輪自不遲行子心中思
驅車西入秦一中多麗人

隴上歌

隴上壯士陳家兒身騎驄馬飛雲馳連錢玉勒真

權奇四頭借問追者誰追兵四起歌童逃碧髻將
軍亦足豪四顧血戰悲風號左執大刀右蛇矛大
刀七尺流電驚蛇才丈八紛縱橫控弦疑作霹靂
鳴双捷迴身飛羽聲戰始三交棄驄馬悲歌夜走
黃下崖下隴上之水流鳴咽壯士斑斑淚成血

白紵舞歌辭

新裁白紵出羅幃剪刀聲歌桃花飛高歌起舞應
金徽長夜蘭燈一九微北斗闌干列宿稀稱觴獻
壽願不違妖姬逸唱知者希明月欲落風入衣銀
河爛熳露未晞誰能不醉空言歸

天上美女出名都容華艷世所無白紵不勝耀
霜膚傾城逸態生眉顧自言家世工吳歆凝嬌却
立當庭隅銀屏絳蠟紅氍毹薰以蘭膏綴流蘇長
跪再拜托微軀掌上妙舞良可娛驚鴻矯翼一何
殊輕塵不動飛羅襦流盼善睐百如矚願君停盃
察微區主人含笑催行厨四坐上客府中趨清尊
美酒白玉壺今我不樂歲云徂

聖郎曲

玉女何在在北堂仙人何在在郎旁長跪進美酒
持以奉聖郎美酒和且旨知是鬱金香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鴛鴦机上流黃葉斷誰家老女
尚無郎盛年窈窕處蘭房容顏艷一風前立綺帳
傍程夜中泣伯勞紫燕翻高飛可憐顏色世所稀
擬梁武帝江南弄七曲

江南弄

上客四座列八珍黃金百萬橫自陳堂前艷舞歌
陽春歌陽春臨綠水華茵外香風起

龍笛曲

鏤玉管方雕黃金製為龍笛調鳳琴美人堂上操

吳音音入雲雲不歸音遠梁一塵飛

採蓮曲

亭亭玉質照江花蘭橈桂楫上仙槎蒲菰獵盪紅
霞日將暮采蓮歸桃葉渡

鳳笙曲

巢和太簇應中聲颺一五鳳雲間鳴乍疑綏嶺吹
玉笙吹玉笙憶容與驂鸞歸在何處

采菱曲

羅縠為袖冰為綃水蘭之楫持作篙美人解佩采
江皋采江皋笑相向蓮葉南隔水唱

遊女曲

玉佩仙、舞飛閣步下金堂出珠箔薄遊芳氣真
婀娜真婀娜過橫塘采蓮去春風香

朝雲曲

朝雲歌七巫山陽陸離翠羽明珠光彼其之子賦
高唐千金賈朝復暮陽臺下

擬梁武帝上雲樂七曲

鳳臺曲

飛鶴駕騄龍精八鳳凰延頸鳴前有羨門後期生
羽衣飄華蓋綠雲翔太清

桐柏曲

列八玉體玉宸愔遊戲謝時人馭兩黃鶴從群真
海水接天綠赤城作帝賓

方丈曲

上玉闕光氣氤道何見青童君天門駘宕吐瑞雲
飄渺靈墟外若木浩無根垠

方諸曲

發金丹開玉門神之下飛雲奔東抵瀛海西崑崙
霞闕九千丈湯谷日月昏

玉龜曲

九光草象外明間出入麗華縷紅泉碧藻飛雲輕
玄羅揖玉版振步躡瑤京

金丹曲

餐靈炁飛玉屑耀紫霜和絳雪鞭驅龍騄驎轍七
返一以成清虛邀精列

金陵曲

句曲上三茅君八白鶴飛晴曛黃衣紫蓋來以雲
金壇鳳泉側鸞車日繽紛

烏栖曲

院門已下歲終鎖淡々星稀月華落披帷含笑倚
牀前猶自聲聲唱米蓮

與郎估得宜城酒蘭焰燈前出素手爛々銀河欲
向西栖烏樹上不須啼

烏栖夜々石城上置酒高堂笑相向青牛白馬七
香車郎來夜宿莫愁象

黃金碧玉為璇室蘭闥桂梁暎朝日門前只見烏
夜栖牀上不聞烏夜啼

常筵長袖舞低昂銀屏高下華燈光一笑含情傳
玉盤西曲秦箏歌美緩

參橫月沒夜色殘樓頭北斗已闌干酒酣絃急玉

桂從筵前猶唱西洲曲

捉搦歌

老女不嫁當窓織夜中側，復力，耶娘許嫁自
不實歲年房中長太息

瑤瑟怨

露墮寒塘花氣濕，美人夜起當戶立，深探雲和不
忍彈湘靈一曲，萬感集曲終，逆落瀟湘流黃陵月
黑江妃泣二十五，絃鴻雁飛漢皋，慘淡涼雲入蒼
梧，苦竹淚成斑，地老天荒怨聲急

捐田租行

歲之旱火雲蒸，籲天請命周中丞，詔書下領蠲田
租，誰其惠我周大夫，周大夫行郡邑，顧我父老日
夜泣，漢文皇帝施陽和，普天雨露真滂沱，就中齊
魯澤最多，子弟怙舞行且歌，亢旱不復憂無禾

捕蝗謠 丁未

悍吏悍吏來空村，手持縣符呼里門，里門野老鞭
黃犢，雞鳴角，飛上屋脊符七月，督捕蝗語爾里
正穿溝隍溝隍已穿白，挺下慎莫踈，踈我禾稼赤
符未已聞，今來誰云有蝗，不為災君不見飛蝗徧
野猶催稅，山農何計逃，凶歲新穀誰醫，眼瘡前瘡

哀哉哀哉督捕蝗

地震謠 戊申

晚風鳴殷雷，轟雲中妖礲紛縱橫，天柱折地維缺
不周崩，頽川谷裂摧垣墻，墮城隍，墜婦子號呼
夫走藏，督郵使者行郡縣，勘災比戶煩丞掾，封章
上達，玉京威有赫，帝震驚捐租之詔東南行
海岱之地歌更生，有司不識干天怒，猶自鞭笞日
督賦

搏虎行

驅四象為搏虎，救屬車，戒卒伍，警蹕遙，出喜峰
行，城帳殿金為塼，鳳輦一時飛，八駿雲車五色乘
六龍六龍隱，從天下萬帳，金燈照四野，侍衛期
門紫綺裘，詞臣簪筆青，驄馬行在明朝八校園，將
軍手執飛龍旗，雲奔電掣走千里，御道驚傳呼飲
飛，飲飛搏虎靈風吼，四象前驅亦何有，天顏一
笑稱萬壽，遙指紅雲將進酒

易水行

朔風起羽聲，死髮上衝冠，別易水風蕭，聲嘶
易水西去成陽橋，燕丹無謀荆卿怒，舞陽豎子為
所誤，空負田光一片心，圖窮自擊秦庭柱，臨風創

頭謝王孫彷彿當年老監門祇今易水東流去千載難銷壯士魂

後易水行

策馬渡易水易水何湫々北眺華陽館南眺督亢
陂竊帝驅六合彪視梟雄姿旦夕下燕薊指顧東
北陞區々與地圖馬足縻秦師嗟哉慶鄉輩枉殺
樊于期白衣貫白日虹白目為之悲羽聲一長嘯
亦有高漸離七首已無幸擊筑將何為異時感風
烈博浪揮金椎人生念君父大義安可辭刺秦與
報韓豈復論成虧所以千載後氣激幽州兒

劉智杜禁旅行

衛河東出浮橋口劉智杜上無人走入門下馬來
沽酒長刀在腰鞭在手解帶停鞭日已西自言身
是羽林兒東家割雞啜々啼西鄰並豆馬頻嘶我
來驅車昏黑潛身茅店空牀側路迷南北行不得
挑燈不語無顏色遙聞壯士聲信々行行矣未遂
莽生嗔裸衣爛醉傾壺頻兀自三更夜打人

太守來勸水災也

天蒼々水茫々銀河倒決翻成殃千家哭萬家哭
沿河一帶葬魚腹葬魚腹哀莫哀高樓碧瓦堆莓

苔蛟龍怒挾靈雨射潮安得連萬弩濤沒空村魚
滿家頽墻敗屋委泥沙委泥沙成澤國水深泥滑
行不得陽候倖免嗟無食相逢慘淡少顏色陂陀
一望盡沮沮平蕪安得行荷鋤巢居露宿勢難久
除却流離更何有吁嗟水厄重為災下邑傳聞太
守來太守來有在何許登堂擊鼓鳴鐘釐烹羊宰
牛列鼎俎烟火相連大有人笑指高原好禾黍如
此風災良不惡妄言水災竟何若三農農且復耕
輸供整爾廬舍修爾墉鄣租之令那可得兩師不
復來殘冬願謂有司無乃詐媚爾小民希屢赦公
磨賤吏法當罷何以贖愆在暮夜

今上却千里馬歌有小序

康熙己巳閏中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表獻
千里馬曰五明高大異於九馬赤身鐵腳銀
蹄黑尾額點桃花領鬣甚大云得自異域
詔却之仍賜與將軍乘坐

臺灣鎮澎湖平天下萬國偃甲兵垂衣端拱臨承
明翠華三月東南征六飛之駕回上京前有法官
後翠旌何勞八駿紛縱橫靖海將軍驅長鯨海波
如砥烽烟清渥洼呈瑞千人驚再拜表獻蛟龍精

赤身鐵脚搏風輕來從流沙千里行驂駟驟驛先
爭先鳴願隨鹵簿登蓬瀛 天子曰吁天馬來太
平端不於龍媒西京荒祀真荒哉鼓車騏驎勞徘徊
莫言異物歸有德誰云神駿來西極漢文皇帝
正恭點詔與將軍自天教權奇豈是無人識華山
歸馬誠難測

趙子昂畫天閑百駿圖

並自書天馬賦以贈
譚巨濟

小李將軍王大令千年以來知名姓兼茲而絕趙
王孫古今妙筆相輝映我思譚子非庸奴王孫為
作天馬圖權奇神駿一百匹顧盼歷歷皆駒駉麟

德年中張萬歲赤岸攻駒香難繼騰驤盡屬羽林
軍龍媒蹀躞千牛衛猶傳萬騎入華清五色花驄
隊行溫泉殿外汗血馬甘露坊裏蛟龍精此圖
磊落人所羨彷彿牽來出沙苑天廐風高十二絃
閑依稀青海銀州監蠻奴排馬有群頭長楸蹴踏
真驂駟一一變態各殊狀天机滅沒非人謀立者
長嘶偃者卧飛馳掣雷流星過從來好事羞雷同
其曲彌高應暮和松雪齋下見飛龍將無妙選前
荀宮與耐自書天馬賦蘭筋駉骨何其雄二妙由
來偶然作韓幹龍眠竟何若子昂平日畫馬多倣
韓幹今此畫倣李伯

時者千金莫擲百駿圖從茲價重淮垣閣前太常
名藏書畫所也

仇實甫漢宮春晚圖

画家自古矜神韵衛協以來安可問六法何如無
法精金碧唯傳李思訓仇英亦是小斧斲像人之
妙真無倫毛稜謝赫競奇麗陸離五色腕有神漢
宮一夜春天曉佳氣氤氳來鳳沼御苑初華傍華
花上林時轉綠枝鳥就中樓閣有似高婕妤手撥
金檀槽新曲傳來協律尉微歌舞罷宮錦袍千門
萬戶東風裏學画鴛鴦初睡起靚粧麗服朝建章
眉似秋山神似水踏青閨草度芳年綠楊紫閣住
神仙裏遊絲珠檻外翻飛燕西堂前吳姬越
艷垂羅袖五紋弱線驕春盡閑來擷鼓摘銅丸戲
打鴛鴦落紅豆獨有昭陽殿上人雲移雉尾出双
輪宮女開画呈彩筆待詔前頭自寫真多少才人
隨筆側綠黛傾城復傾國畫師自是好丹青三十
六宮春一色

捕蝗謠 甲戌
捕蝗蝻奉符牒中丞令烈明法蝗之瘞朽可拉一
斗粟用相答白牌催紛雜還教督郵聯社中勒部

伍人相接喧赤棒因白袷掘溝塍爭錯香馮夫馳
良苗壓蝗之飛聲颯々蝗有翼禾無葉縣尉來脂
雄鴨飭行厨排木榻奔蒼頭走長鬚里正至捧壺
榼縣尉喜長鯨叩亭長倚侍燒絳蠟選大錢索中
納縣尉醉嘆語喋謂農夫筋力乏蝗已瘞若畝捷
吾將歸莫踈躑日欲落涼風發難既鳴星如月終
轉穀執羊腴隸行疾馬步馭白脾收赤棒絕捕蝗
蝻繅符牒中丞之令棄敝篋

大徵兵

郵符至大徵兵兵安往取龍城赫連蠕々方縱橫
縣官括馬將西征括馬一何急西征一何疾有司
奉令令如雷手持黃紙門前催欺公者死無疑猜
當急輸之勿徘徊

縣尉怒

縣尉彪以怒里正亦頻來烙馬蠻奴黃子懸老吏
執法山雀冤謂爾愚百姓慎勿隱龍媒爾即無龍
媒豈得無驚駘努力並與立無令爾馬瘦廝養須
後命馬斃將誰咎轉粟向安西行者勿懷々今年
長征滅大夏明不復括爾馬

括馬謠

括馬復括馬軍書日來下令出千人驚火烈不火
假匪之既未敢棄之誠難捨幣之苦莫售驢兮
馬價官匿者尚多民匿則誠寡道逢一良騎蹴之
隣使下爾何人斯尚不聞今日普天同括馬

括馬行

括馬無子遺括馬將何為北者為黃牡者驪比戶
登籍漏者誰桃花汗血馬行々入私廐有司正爾
々暮夜類何厚妙選驊騮賂上官黃金絡頭入長
安長安貴人似馬曹人人相馬九方臯不惜千金
買神駿誰知括馬因轉漕餉戰士輶車負重何其
勞陰山我々一萬仞索囊輸粟青天高羊腸嶺崎
九折坂驚駘駘骨同蕭々鳴鞭却過馬支路馬骨
如山不知數爭如當日歸有司金鞍玉勒真權奇
權奇滿目何為者但願官家常括馬

索軍需

樞府令征九刺大出師稷苴法一十二軍書下下
何地齊魯野索軍需如火烈烈如火奚為者白檀
車綠沉甲甲如何金鎖祛叶恰車如何交龍轄車
以載々儲峙甲以衛々戰士々如虎甲七屬峙如
山車長轂長轂利々行速七屬堅々逆鏃犁王庭

歲日逐矣黃羊酒千斛歌入塞馳驅服風蕭草
肅上早旋歸寧駐牧牧勒川饒首舊反天山壓梁
肉軍需如行蹴鞠

錢彛舉洛妃圖

天蒼々水茫々神妃遊戲天中央波中央杳何極
霧鬢風鬟天一色驚濤不定雲如墨游龍夭矯誠
難測六銖飛双鳳翼翱翔洛浦無人識画工慘
淡經營力能使驚鴻在吾側此身不是漢皋客翠
羽明璫焉可得

題青州王湘客先生遺像贊

以為文山耶髣髴乎五坡赴難正命于小樓柴市
之燕山以為疊山耶依稀乎米石被報誓死於長
江萬里之吳山蓋公之殞節者身騎箕尾以謂帝
于孝陵松柏之鐘山而公之不朽者魂遊鰲背以
歸歸於首尾廣固之雲山故于今覘曠代之遺客
而丰標奕奕忽疑其轡車縹緲而兵解乎三山繫
自茲配千年之光岳而正氣烈々安得不神傷于
虞夏黃農之既沒而太息乎西山

斗粟石贊易者薪館中石也畢劍津以斗粟所

嗟爾三尺之芙蓉恐難入丈八之盆繫蘇公之雪

浪爾無乃與之為倫沒微而落未顛之手應莫逃
伊袖裏之乾坤吾裏不能具袍笏而下拜見青々
之山肯永栖爾于高館之側而相對以燃薪不然
而一斗之粟尚可春之以餉惡賓寧一卷之石反
不可列之以伴幽人也耶

題王與似画奚林大士去青圖

南無賈島佛皈依奚大士去去去人在青林烟雨
處不是閑敲月下圖浪仙却向瀛洲去去去

方竹杖銘

亦方亦正亦動亦靜出入君子之手一如君子之
性世有破稜以為員此君不然亦有員其外而空
其中此君不同方竹內實

稜々自命其體斯勁有矩者方其質斯剛匪印竹
之大節而遠出乎瀟湘倘以吾年逾六秩庶几其
方扶于方壺雲水之鄉

方與員不相襲枘與鑿不相入此君嶽々依人立
誰坎友者孰與笠

小車行

聖遊兄携其少子見訪于崑崙山房

草如茵花含蕊小車曉出盤陽里草青々花盈々

小車咿啞城南行城南別墅舊遊處眼着春光欲
歸去真人此日一來遊彷彿昔時陳太丘李方細
馬隨車後德星煤_上當戶牖吾家不比荀朗陵漫
言行酒有慈明感事誰云占大使蓬門斗室同徒
倚難黍未具藝作奚麗馬餘風千古情康節先生
快遊樂車轍到處耽穿窶小集余聽安樂寓故人
乘興一相過仰天大笑盡樽酒一賦小車為君壽

王烈女行

烈女湍川河東村人適野米菑強暴偪焉
誓死不從受及慘斃聞于 朝旌其閭康

熙癸未秋日事也

山蒼_上野茫_上烈女提籠古道旁獨行豈不畏卑
知白露沾衣裳身為貧家女採稻供高堂采稻米
稻落日落黃行歸岩岫真羊腸何來狂且肆拔猖
貞女烈_上神飛揚蘭芳蕙質九秋霜冰心鐵骨百
鍊鋼十折不回嬰釵鉗志甘飲及歸冥鄉此時天
地為低昂百神失職山鬼藏日月荼序風悲涼海
水立兮雲迴翔天虹肆毒今天狼英魂費恨來帝
傍羅襦碧血流清光阿母呼天淚涕滂里社奔走
爭倉黃煌_上高使君米風報明堂報明堂開建章

太平 天子朝未央覽表三嘆息此女扶天常死
義在巾幗從此為世坊昨日黃麻下双關表榆枋
烏頭三十尺綽楔當高岡昨日爰書下狂且正刑
章慰此烈女恨浩氣留大荒披髮歸故里珠絡栖
雲房河東有遺囑俎豆山之陽

塵蝗謠 甲中

蝗之來蔽天地神有赫降災異哀下民真珍瘁嗟
燕賊無遺穗加勝重為累歲之沴安可避靜言念
我心悽傷父老徒惻_上面為鵠心如醉督捕蝗有
酷吏乳彪怒方掉臂白牌來樹青幟呼里正千夫
萃舍爾芸方詬誶扶溝隍躡田穉焚且燄遵故事
火烈_上高原熾萬人趨共儲峙飭厨傳鴨羹脩農
夫餓儼魑魅天無門吏仍恚田成 蝗為祟天其
雨農夫淚

流民嘆

自癸未六月無雨至甲申六月初九日乃
雨而是秋蝗災好蚘尤甚因而荒死亡大
半

風蕭_上塵霾十丈連昏朝流民載路心搖_上父母
妻子不相顧出門四望空嗷_上自夏徂夏苦無雨

桂薪珠粟愁無聊東西南北不知處蒙袂貿々悲
且號縱使悲且號仰首天為高賣兒復鬻女謀夕
不逮朝可憐一飯誰復再譬如烈火燔鴻毛萬死
不免填溝壑流離滿眼真蕭條菜色不可得早晚
飼獍最易有司重租稅但道風雨調豺狼督征輸誰
憐爾腹枵去矣勿復道一枝寄鷓鴣白骨無人收
烏弋任所遭天道有沴厲大旱金石焦况復降蝗
蝻千里無寸苗人生百六運天命安可逃如彼霜
風來落葉同飄颻飄颻安所至止漾々黃城裏生
死在須臾嗟哉寡人子去歲流民在冬邸今歲三

秋多野死

憂蝗行 癸酉

行人十里來南服吳楚迢々聞野哭共說今年旱
與蝗亦地蕭條慘人目三齊雖云大無麥高田尚
復收十斛亢陽深恐害秋禾又况飛蝗來肅々爾
輩唯餐原上苗農夫已扶心頭肉霜戈金甲耀長
空萬馬脫々下平陸青蕪一望盡荒涼生使空林
老樹秃嗟爾蟲賊真神奇須臾填山復堙谷蟻聚
蜂屯長子孫翻飛赴海何其速婦子驚傳匝地呼
靈旂白旆方聚族

飛蝗死

飛蝗南來疾于駛蔽天翳日寒雲裡傳聞所至地
無餘幸不停飛過吾里月中猶聞颯々聲天明滿
野農夫喜我聞農夫亦何喜飛蝗盡抱寒條死
熒惑巾兒亂天紀播為妖讖傳下里讖云盛德水
浮金飛蝗滿地農夫死誰知有蝗不為災順成之
祥自茲始我欲上書報 天子大有頻占頌太史
野人作歌殊不啻農夫滿野飛蝗死

怪風雨雹行 五月十九日

黑風洶々一何怒異災又復聞齊魯前年雷震向
東村擊死農夫當夏五今年迢北降風雹狂飈倒
捲來亭午龍車萬仞刃鞭迂霆妖礮千群張石磬
前驅觀伯後豈陰屏翳掣雷飛燕舞紅塵挾雨十
丈高聲撼地維折天柱咫尺還愁驚極傾竭皇煉
石誠須補烈々靈旗走豹螭颯々重陰走隄踰立
工慘淡造冰丸誰見雷礮與鬼斧倏倏大卵落長
空宋都隕石星如雨都屋重茅飄入雲三十水聚
神嶋羽野人蒙袂盡鼠竄坐令蒼粉歸黃土太息
為歌雨無正盲風誰遣號熊虎近來大有慶麥秋
如何災沴驚蓬戶造化由來未易知茫々真宰持

終古我願繪圖排九閭遙向天門擊天鼓

飛蝗吟

飛蝗飛蝗飛蔽天飛來南郊食我田婦子驚呼震
原隰青旗飄颻相迴旋飛蝗欲飛復下萬隊金
戈騁天馬耀日凌空滾滾來長驅直似河源瀉
來亢旱春復秋有田不熟農夫愁捕蝗反奪鉏禾
力坐見佳穀荒西疇况乃六月尚不雨仰天無計
呼田祖蝗兮蝗兮猛如虎爾食則甘農則苦
我聞往歲飛蝗來遙自天南向天北誰知今歲飛
蝗來却指南天矯其翼飛來飛去遠東鄰父老悲

吟魚怒號傍徨深思禱禾盡官家催稅馬能逃有
蝗欲報大尹怒常恐災傷蠲租賦蝗食田盡將奈
何上官昨日來行部行部唯狗彘吏書蝗不為災
定不虛那識荒付蝗遍野青苗三尺已無餘

董思白烟江疊嶂圖

徵未南宮
及陳眉公跋

有自題序

雲間宗伯留文藻手追神醉衰陽老寫作烟江疊
嶂圖江水無聲楚山曉爾時亦有文長洲齊名當
日稱沈周同作此圖擬宋本工力悉敵真名流就
中思白擅絕筆烟雲變幻無匹咫尺萬里如瀟湘
水村沙際山岑嶺誰云未過王晉卿但恨不遇蘇

端明泖湖處士有神賞晚香堂畔良移情睇觀錯
道巫山麓十二峰前秋水綠千載雲英化為石層
巒駕壑堆寒玉疑是匡廬九疊屏又疑湖外君山
青未嘉綠嶂或如此不爾何以雲冥冥飄蕭萬竹
西風急翠嵐香霧濛濛濕蘋洲蓼岸遠迷離画裏
無端鬼神人指點虛無江上山蒼涼滿目羅烟縈
含毫邈然正無武陵不遠非人間辟如名士來江
表亂頭粗服皆言好墨汁雲光雨不分轉覺神清
心悄我亦端宜丘壑流對此舒顏銷百憂回頭
試向芥亭語愛爾滄洲顧虎頭

題吳林大士未央硯尾歌

璧遺瀉池祖龍死烈炎精接天起三月咸陽楚
炬紅五柞阿房俱已矣漢王罷戰歸關中詔營天
闕煩文終瑯瑯繡戶清渭側未央壯麗何其雄千
年殿閣隨流水碧瓦飄零標陽市尚餘片玉在人
間古色應同馬肝紫吳師真好奇携來玉匣輝琬
瑤墨池筆塚號三絕想當風雨蟠蛟螭龍賓十二
隨瓢笠一杖飛來雲氣集諸師更向銅雀臺敗瓦
猶存好收拾

沈石田棧道圖歌

我觀蜀道何龍從金牛一出秦山通魚鳥以來閱
人代微茫鳥路開蒼叢五丁力盡巨靈死劍閣橫
雲真萬里丹梯百丈摩霄碧棧千尋接天起呼
鳴呀噫噫蜀道難直向雲中立馬看山巔出沒互
隱現凌空突兀憑危欄画師寫此豈無意縱橫落
筆流寒翠上有奇峰畫棟天下有長江抱無地石
田老子擅丹青吳綾八尺手不停馬如紅豆人如
蟻出入岩岫烟冥々嚴裝篤速者誰子武功太白
相因倚画家不少棧道圖似此離奇古無比前掩
摩詰後関同盡入絹素經營中蒼然老筆脫凡景
爽々神氣飛長虹忽疑身入褒斜谷大劍山頭懶
懷心目馬頭人面几迴翔丹崖落日玄猿哭

沈石田秋山野景圖

石田自題云秋滿臨山萬葉寒雲流玉
吳先生不長紅塵耳葉寒雲流玉

画家一派如傳燈滿洒獨推王右丞南宗本是士
人画水何浩々山稜々宋元以來人所羨黃吳倪
夏不可見勝國獨數沈長洲揮毫海内流傳遍今
之秋山驢背圖群峰迴合良不孤千林掩映意蕭
瑟寒澹灑々山之隅落葉無聲下秋水嵐光飛入
丹青裏峭壁巉巖欲插天斜日千山萬山紫曲流
宛轉過長橋騎驢客子何蕭颯忽疑襄陽孟夫子

斗米筭筮真逍遙此中別是一天地画圖颯々流
寒翠八尺絹素氣清高作者應知有深意微茫遠
近各不同寒岩絕壑勢窮難窮長松屹立聳霞表
儼如石丈摩蒼穹画工今昔應無數如此雄奇誠
罕遇擲作天邊閑苑峰十二樓中起烟霧

明宣宗皇帝御畫羅漢歌戲

寫賜内監陳亨

宣宗皇帝真天人風流年少當楓宸三楊柄國之
事理太風文物風俗淳萬幾餘暇饒睿藻繪事往
々傳其真幽風曾此見画坐使彩筆飄華茵即
今此圖照千載流傳從此為世珍棧迤西域本妙

相一杖遐舉超空塵鬚髭紺髮結螺頂豹衣稠疊
未大秦翻然却在神霄上譬如孟渡瀛海濱寫生
不生數吳道子妙格何殊鄭法輪廣運之賢當頭
記詔與金貂吾近臣我觀此圖三嘆息章皇無乃
輕笑頻韓嚴敝袴秘篋笥况復御墨昭鴻鈞傳之
子孫擬弘璧胡為漫示天子仁吾聞宣和修画譜
藝苑祇候爭紛綸角鷹室自妙當代五國城中秋
復春何如宣德留宸翰萬古天葩氣象新

題李龍眠白描西伽渡海图

贈半城画師徐宗

古今人物誰第一丹青獨數吳生筆究竟曾聯五

睚眦嘉陵江水頭更畢雲烟龍鬼窮微茫吮毫未
劫天谷涼乃者作者斗造化入神不數東丹王檀
場以來三百載龍眠居士流文采獨開卷叢琬白
描絕藝爭傳向湖海自是前身老畫師噴人問
李伯時西園雅集不復見西伽神筆真雄奇阜城
徐生好奇者携來此卷真風推受託當年秀鐵公
但畫佛光停畫馬今日同披過海圖天人帝釋世
所無莊嚴像教出靈鷲五印度國來形模發貌巨
象脚撲朔青麟白澤間神駭恒河使者頭狎狎龍
伯國人挺以角墨痕入細那可窺六銖衣綳吹風
漸輕蟬翼蒙霧殺如香篆飄烟然銀河機上織
難就冥搜自古稱稱天授筆力直忝無碍禪神工
鬼斧驚馳驟徐生徐生善寫生平居無乃宗舒城
煩君寫我崑崙像慈嶺山頭自在行

仙洲園雙楓歌

江北楓樹少楓樹珍如寶江南楓樹多楓樹多如
草此地雙楓世所稀銅柯密葉皆言好托根近在
飛霞樓朱龍河上有仙洲仙洲中有小姑射倚雲
亭在山之幽白雲四面蓬上起中丞別業隣豐水
水色山光憶昔時高樓複檻明霞里遼左當年節

鉞歸蘭舟桂棹采蓮衣幾行綠黛圓紅粉十二歌
鍾連翠微香楓繁纒歸雲洞葉上流丹依画棟百
年臺榭散飛烟繁華自古真如夢惟餘頑石枕荒
丘日落湖心亭上秋老楓不管人間事瑟瑟西風
水自流

夏侯節婦行

妖風烈上摧城闕燈穴之潰湮湮渤潢池小兒三
尺鐵百雉之都盡流血殺人如麻肆饕餮丈夫奔
走逢絆紕婦子倉黃失金玦白日照耀如電掣亂
離性命從誰說夏侯今女留奇節夫死桓東委鳴
咽但願身似流光歌萬死不亂貧列骨半生誓與
河流潔百年旦暮懷同穴眼者孤兒速耄耄平生
志不在綽綽豈緣門戶標及闕死者復生不威
皎上青天照白髮黃鵠凌風翼折石爛海枯弔
寒月

嶧縣李烈婦挽歌

烈婦邳州人係嶧縣明經李應房側室年
二十七殉夫死矢節

隴西門第推蘭陵氣節如霜人所稱龜島諸峰競
截葉滄浪一水何澄泓芳魂零落蘼蕪草冰雪深

埋桂枝老三尺孤墳嶺首旁正氣排空真浩氣
駸雲路散歲徒碧血丹心終古悲恨逐玉招翔鶴
馭神飛翠羽來金支至今黃鵠衝霄漢明月梅花
何黯淡翹首南天萬丈高嶽雲千仞流天半

福祿酒悲洛陽也

崇禎十四年間賊攻洛陽叛兵導之入賊
遂陷城福藩與大司馬呂維祺皆被執維
祺勸王死義母自辱維祺罵賊死王見賊
乞命終被害賊置酒大會醢王肉雜鹿肉
啖之號福祿酒噫慘矣

嗟勝國罹陽九王綱隳紛解紐群盜熾亦已久中
州地盡賊藪獨眼龍稱魁首窺河洛轉轅口賊謀
入亦何有叛兵进城失守叔親藩刈蒲柳呂尚書
真台斗氣烈上雷霆走勸王顧名義縱死良不朽
王獨愛玉體見賊驚泥首畏死安得生生理豈容
苟漢家北地王不死敵人手焉但且見烹桀尾翻
成醜林榮好食人殺戮如雞狗孤鼠據王宮爭為
賊上壽弘演肝無人剖愁雲結悲風吼誰能飲福

祿酒

墩子湖在江夏賀相國文忠公全集列難
元北湖詳見余所作賀文忠公傳

記

明運否大厦圯國無人郊多壘義士怒大夫耻廟
堂議築舍耳公歸田楚江訖寇氛來郢城燬戍卒
潰縱封豕武勝門走蒼兕公歸舍疾于駛北望闕
拜天子告正終身是委一門烈直如矢夫與妻父
與子十二人同日死鑿蘭舟泛湖水沉中流水瀾
上訴江妃佩蘭芷入蛟宮澄清此江濤湧楚山紫
伍胥潮相因倚歷半載浮屍起顏如生無泥渾百
靈擁天吳喜公歸神從此始億萬年南國紀帝震
悼天尺咫易名書重褒美公何在在止水誰與儔

江萬里墩子湖載青史

襄城弔汪中丞喬年死義襄城者

汪中丞直如矢中原盜亂天紀梁豫間名城燬嗟
國步斯已矣黃巾徒赤眉子百萬衆疾于駛颶風
颶流雲委汪中丞堅壁壘士無氣鼓聲死守孤城
義則甬閩賊來王師北三將軍相因倚鳥獸散走
蒼兕汪中丞血痕紫青萍碎白虹起億萬年首山
跡駕蒼龍栖汝水

一卮酒哀襄藩也

崇禎十四年獻賊窺襄陽無脩簡二十騎

自宜城持偽符給破襄陽南門襄陽被執

賊縛王堂下與之卮酒曰王其努力盡此

一卮酒吾欲借王頭使督師楊嗣昌以陷

王伏法耳遂闔門遇害嗣昌聞之自縊

獻賊來荆楚挂虎竹符居奇貨二十騎流星過來

吾猝窺吾墮奪城闔扼鎖鑰奄忽間雄都破賊如

潮天上落攝人魂夢驚愕席捲勢萬夫和赤眉徒

群繹絡張飛燕重為虐鳳之雛傷婉弱降準孫遭

繫掠縛名藩屠坎圻王下堂賊上坐兩點徒置豈

至一卮酒以淚落淚夾劍鉞碎鋒鏑碧血飛頭顱

到天為昏星欲墮楚山點點走長蛇漢水倒流出

蛟繃宮女如雲粉黛愁金枝玉几賊奴卧蓋梅上

將罪當誅援師不來妖氛大生憎不及齊王建松

柏之間僅遭餓一卮酒膺慘禍

昆陽行昆陽在今葉縣光武破王尋王邑兵
百萬于此地

沙麓水寒炎火滅赤帝子孫稍銷歇平林新市下

江兵漢家十世無中絕鬱蔥佳氣望南陽真人據

起稱肅王春陵虎旅盡雄傑穎葉之間皆戰場赤

符圖識歸長者收兵北略昆陽野是時星字東南

行新室將軍來宛下漢軍已奪定陵城漫說王尋

百萬兵崩雲壓陣光欲墮行天霹靂驚悲鳴水

狂濤溢平地戰士魂迷騰屬最宛城子弟不可當

跳盪萬夫皆辟易長安壯兒遠遁逃虎豹股慄悲

且號艱危自識蛟龍關王者不死真人豪倒翻雷

雨銀河瀉靈風屈注如飄瓦西師星散與雲奔須

臾碧血平蕪灑五威上將曰虎牙兵法空傳六十

家漸臺初服執威斗虞帝七首徒嗟長嗟呼嗚呼

此地分成敗爭黃龍戰流光怪睚水乘風走漢高

中興自是鼓彭城孤古來戰地風蕭駭寒沙白骨

沉河橋唯有雲臺列宿在夜深依舊麗重霄

鵲陂洲哀辭寄弔補正平

補正平名衡吾邑潯川人也遭時不造見

戕黑人雖曰命之不良抑亦亢以招禍余

遊郢州去江夏僅數百里友人焦鶴亭往

游余不能從也作詩以寄弔補生

炎精滅龍為鼠群雄買烈士忤懷刺獨行過九州

誰其識孔文舉薦士既不成翻與死為伍歎下小

兒競學語許昌庸奴安足數監厨借面良堪侮補

生福生氣如虎漁陽按節三搥鼓岑牟單綬目無

覲睥睨阿瞞相爾汝借刀殺人向荆浦江夏豺狼

曰黃祖當筵落筆賦鸛鵲生平謾罵腐礎祖不可
一世橫千古乾坤踴躍歸黃土芳洲何蒼々衰草
何茫々為君一招魂魂兮歸故鄉楚國山川蘭蕙
芳江聲浩宕風悲涼風悲涼芳洲涸乘白雲兮駕
黃鶴嗟々百鷺鳥不如一鵬鶚哀世舉足妖氛惡
至今血照晴川閣

蕭鍾祥殉義行

公名漢字雲濤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
先相國總裁是科所得士漢繹褐令鍾祥
有賢聲聞賊于癸未正月朔圍承天閣令

賢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城垂破成卒潰
去漢自燬炮擊賊傷右臂城陷被執脅降
不屈囚之寺中七日不食自刎死或曰繼
馬余感其義且誌先相國之能知人也因
作此詩 時同城死難者為楚撫宛平宋
公一鶴卷戰力竭自刎與都留守沈公壽
崇已去任亦罵賊死並蕭公謂之三忠今
同祀郢城

北來妖氛撼城闕火焚乾坤燎原蕪天狗猶口
流血白日無光帝星滅賊奴飲馬洪濤竭孤城死

守臣力折枉矢射盡無遺鐵楚歌四散何鳴噍蘭
石渠谷徒空設鳥賊獸窟成卒撤石城崩摧殘雉
堞火然妖礲雷聲咽遂使賢侯遭羈紲睢陽繫戟
常山舌千古死義同一轍七日不食早引決三尺
青萍劍光缺氣吐虹霓表忠烈留守之麾中丞節
騎龍上天森成列我來郢中景前哲欲薦蘋藻江
流深下報相國志不淫師門卓犖真才傑鍾々上
與三光埒陳夏高名此同揭江漢東流弔寒月
陳卧子夏與仲西先生皆丁丑

漢江鑿冰行

嘉平之月雪皚々沿江百丈迷黃埃洪流凍結良
異哉萬夫鑿冰々不開冰不開安能繫纜寒江隈
流淅如山蔽天來擊碎大扁聲如雷聲如雷篙師
披髮號呼哀公無渡河當其災蛟龍磨牙方驟肥
慎無擊楫行徘徊篳篥之曲令心墮

後擊冰行

漢江古來冰雪稀三冬每著白苧衣今年臘月苦
寒甚天氣凜冽涼雲飛狂風拔地層冰裂彌望江
干三尺雪魚龍拂帶慘不舒千里洪波竟凝結黯
然萬頃碧琉璃木蘭之楫誰能持漁父停桹發長

嘆敲冰兩岸徒爾為吁嗟敲冰良辛苦上官昨日
來江畔沿崖赤棒共招呼江濤凍合連船舫舫
如膠不可行震天坎上打水聲不如引馬長堤去
踏雪衝泥過郢城

郢州西樓吟和唐人卽士元

楚水茫自北迴石城門逐漢江開漢江開古岸三
千丈郢樹重畫相向萬古長堤對石城芳蘭薜
芷清復清向晚西樓烟雨裏沙洲無數水禽鳴

郢中元佑宮行嘉靖二十年敕建其中三洞

郢中城南天閣峙五雲樓閣流寒翠是何象緯干

清霄云是前朝功德寺前朝鼎建自何年永陵潛
邸楚雲天啓祥宮裏龍飛早入承大統歸幽燕幽
燕帝里統中絕孝皇遺澤空鳴咽顯陵元子真天
人定陶姦吾非一轍而世修兮自獻皇玉清啟佑
秉乾綱九五齊頭恭默室集靈臺畔紫芝房元臣
名鶴靈符在香葉軒巾浮瑞靄法宮天子七寶衣
仙人承露流沆瀣萬壽宮中養性真雷壇禮斗伏
文茵宮保尚書加羽士青詞銀榜照麒麟銀榜高
懸齋醮處又聞龍壇郢門宮殿奉元元峇堯貝闥
聯雲霧雲霧氤氳相開千門萬戶列瓊臺疑從

縹緲峰頭望真瀛洲頂上來當時宮監司門禁炙
手熏天固難近名香繹絡紫翠盤寶珠照耀黃金
印今朝寂寞等尋常客來登覽重徬徨暗梯九折
旁登頓瞥眼如隣帝座旁凭欄已覺江光入當軒
倏忽萬靈集複道交窓足下雲重樓面檻空中立
櫺嶺斜連隔絳霄石城北望鬱迢迢勢臨梅尉神
仙宅氣接松陵銀雁橋遊子難望忘三洞閣摘星
捫斗真寥廓清吟長嘯漢江秋百里洪濤天上落
郢門舊是帝王都肅宗陵寢城東隅萬年舊跡同
零落瑤闕銀房真漫吁

北渡襄江遇風

峴首南來雲氣昏襄陽城北爭渡喧秋日欲落方
未落江風震盪寒濤翻斗大之舟如一芥中流巨
浪驚澎湃咫尺恐逐鼃鼃遊魚龍得意流光性双
子漁子擊蘭橈眼者十里漢江皋沉者自沉浮者
浮須臾性命分鴻毛人生固有命生死隨所遭屈
原葬江魚狂夫能美潮仰天長嘆登彼岸且佔斗
酒酣松醪

渡黃河古意

問津昨在襄江止狂飈惡浪驚欲死今朝掛席喜

乘風片帆飛渡黃河水黃河噴沫高于山魚龍作
勢波濤駛東望滄溟接海門順流直下三千里

鉅野水災行

今年野潦波渺々水災四野無寸草登高一望浩
漫々澤國連天浸長道農夫藁秸不得收三冬何
以飼我牛明春耕田苦無力却望荒原三嘆息嘆
息復嘆息寒女當窓織魯縞織來三丈餘八口無
衣皆菜色且將幣絹償官錢猶勝逃租竄荆棘
洲父老為余言頻歲災傷淚沾臆泪沾臆嗟何極
欲賣良田買蹇馬東西南北往來食人生莫作水

鄉人十年九潦傷偏側

石帆亭歌

贈王清遠

海風東來過東海吹微瀛洲竟何在縹緲飛來十
二樓桓公臺下煩真宰鑰石之楫揖持作篙石丈
牂柯蕩画枕薛荔為裳薜蘿為纜仙人駕海留虹橋
琅邪公子承家學蘭亭勝地勤樸斲已闢山頭華
子岡北宅南湖濠上樂陸舫人疑岸上舟真如打
槳在中流冷々石葉迎船出漾々龍幡帶月浮烟
波釣雙來清夢江湖散人時過從幽篁千畝綠雲
寒茶竈絕林波浪靜長嘯彈琴小輞川依稀千澗

出藍田五丁巨靈辟効力百尺輕颿凌紫烟便如
置我三山頂御風笑拍洪崖肩

題雷平山人王二十二桐陰沈硯園

雷平風調無其倫皎如玉樹當清虛有時神馬脫
羈馭有時塵尾飄華茵君家僧繇與法護誰其季
者王文度藍田膝下擁明珠謝客芳蘭挹秋露勝
地微聞小輞川池塘春草飛輕烟滿門車騎亦何
有飄蕭晏坐如栖禪碧梧翠竹何蕭洒呼童淨洗
銅臺瓦爭論野鳥與家雞筆陣人傳稱稱大雅三
毛類上虎頭癡此際傳神屬阿誰亂頭龐服亦云
好風流旖旎良在茲廣陵禹子托毫素海內寫生
推獨步得非吳道元無乃郭忠恕幽篁叢裡貌神
仙蕭々海鶴玉使娟若為天際真人想此意還應
難與傳

丙戌四月雨行初五日雨終夜如注

三冬無雪憂亢暘經春不雨愁徬徨從來水旱有
時數災沴各在天一方大江之南苦霖潦大河以
北紅塵颶年來飢饉因齊魯 皇帝蠲租甦滄桑
喜者災黎漸復業小稔或可招流亡搏挽造化在
人事三公之職調陰陽煌々仁澤已再見千里赤

地良可傷春耕布穀無寸葉仰視天際常昏黃傳
聞主上憂雲旱下詔罪己真充湯桑林六事唯
自責側身惕厲何皇求言切下三省弭災之
計誠無方封事聯翩天北極瞻星問夜朝未央
宮豈曰循故事為民請命迴穹蒼以茲嘿感動真
宰海岱靈雨來蒼茫銀河倒注九天外雨師觀伯
爭飛揚豐隆驅車憑夷下屏翳擊鼓群龍翔鯨魚
拔浪石燕舞甘澍三尺驚汪洋萬家愁嘆生銷釋
懽呼老穉連窮鄉四月播猶未晚農夫指點南山
岡岡知昭格由帝力但道大澤來天閣有年自

古賴修省聖主恩深安可忘即今鹽鐵盡平準

無勞上額烹弘羊

朱孝子萬里負親行

孝子名虞尊大興人明孝子名虞尊大興人明

莊公之曾孫其父復卒于東粵孝子復身負

甫之曾祖古所無千秋義烈留名都高牙大纛久
開府北門鎖鑰當天衢上谷中丞亦孤立賊兵百
萬填城隅援枹鼓士士不起仰天太息徒嗟吁身
為國雄憤激烈一劍飲血損頭顱文孫抱書歷荼
苦蓮花幕下衣無補危窮如此何為者造化偏使
飢寒驅西走長沙南走粵風霜無復完肌膚五年

病渴羈越海雷陽抱疴未番昂終過度債已重困
呼兒易簪聲鳴七尺焚身有治命願貯憐孤
鳳雛迢迢負骨歸故里曉夜血淚應全枯朱孝子
真窮途遺骸遠道良崎嶇相逢誰不憐區區朱孝
子來且劬生無一盃羹死無飯含珠艱難負骨萬
里趨歸來鄰里同歎歎先人首丘志不渝大忠大
孝若家俱嗚呼流芳方未徂我歌為爾勞踟躕

定案常壽王佛小像歌

雪山古德開手鑰靈鷲威儀久栖托五印度國萬
里遙誰是天親與無著紺髮烏巢不紀年徧袒露

肩赤天脚眉長于髻髻旋螺睨目隆顙面深削西

來大意悄無言自識瞿曇度如鶴常壽獨留天壤

間混沌軍與手工鑿淨土青蓮不染心無事珠衣

垂寶珞何人範土作形模火宅劫灰豈糟粕良工

製就似先天金輪烈焰飛閃灼像教由來重化人

低眉非復常情度想當四大作禪林八水雙林出

靈藏別有神光照大千琉璃世界非凡燭虎頭髻

髻面維摩難足山頭遺古鉢不用安禪制毒龍定

力悠然解糾縛蜀錦裝成彌勒龕木田衣上天花

落一杖遙分大海濤浮盃不使曹溪涸東林今日

有宗雷皈依願受巾執約萬年常奉古先生此老
端宜在丘壑

賦得二月賣新燕

東風二月桑初綠
蠶女采桑徧溪曲
枝上交已戴
勝鳴里正催租
已出城官家烈
黃符下令急如
山不相借可憐
豫賣輸官錢為
誰辛苦飼三眠

檻虎行

憶去年在歷下見之

吾聞秦龍有遺踪
秦龍可以觀真龍
放虎則難縛
虎易此事未可恭
慶曾劉累梁蒼
非俊物何須劍
客真英雄
天家亦有虎豹
圖五坊小兒攻
牧攻舉

此寢處亦何有所
貴神物栖樊籠
乳彪三尺性慈
猛身在檻檻心
狎曾磨牙掉尾
自不測神威朕
光熊彼何人斯
久養此名都大
邑千人驚長衝
夾蒼塗路塞睇
視白叟黃童譬
如壁上觀閱戰
快親且免心中
我昔于役向三
楚荆襄正多豺
虎叢驚駭怒辨
徧林莽回思戰
慄當其衝時平
城市乃見此番
夫展技明湖東
恨無包鬲寫奇
質坐見萬里風
雲通

刑太保

孫征倭所賜上方劍歌

征倭復征倭
上將威已削
屬國乞皇靈
出師賦六

月援遼二十四將軍
荀勗樓船未策勳
倭奴十萬陸梁甚
薩水迴戈崩陣雲
何人謬作求成計
臨淮小侯下天際
紫泥封拜功不成
節旄辱國翻為戾
太保登壇大出兵
黃扉授鉞定專征
羽林健兒三十萬
黏蟬平壤紛縱橫
赫天威自相假驃
騎將軍大司馬玉
鉞神光領尚方星
文照耀從天下期
淨么麼溟海濱誰
知小醜肆塵氛終
然歟刀句驪地敗
績仍將露布聞賜
劍英鋒更何在耶
堪大旆歸東海双
龍慚愧返延津湛
盧赤土韜光彩朗
咏詩人寶劍篇豈
城非復斗牛邊竭
米雷煥久已死

留與吾家張茂先

其遺高子荒歲售于余叔比白道人

匣中隱隱白虹滅
黯黯無靈三尺鐵
莫將神物遺子孫
雁涼冬殺悲金玦

明太祖半身御像歌

龍池躍龍未飛紅
羅三尺為襟衣玉
顏日角見隆準托
身皇覺天人姿楊
裘不比虬髯像審
視驚上頗有髭真
人應運降濠泗軍
門杖策千熊羆古
來西北制南服乾
坤反覆安能窺帶
起滁和映辰極石
城定鼎開洪基金
陵王氣亘今古泰
淮釜鑿徒爾為龍
蟠虎踞鳳臺側牧
豎豈數韓林兒鄴
陽

湖中執路鼓艱難龍戰何其危削平偽漢已良苦
自茲命將分旌麾東吳自守老魅耳必死之寇如
醢難功成一劍定四海分封五等頒桐圭今之御
容寓清燕巾裾朴素何委蛇就中時露雄霸氣天
顏怡悅藏戎机譬如雷霆隱雲霧聲色不動真神
威天地殺運方未弭太孫不振天王旗道行之謀
勝伍被家令計拙黃與齊臨江紫蓋日蕭索北平
虎視揮金椎神龍見首不見尾此圖早已傳其微
龍行虎步屬太弟德昭慘死令人悲半邊明月亦
何有莫從終古論成虧即看圖画出石室吳綾片

幅輝琉璃三百年來經喪亂手劈乾坤又一時不
見蔣陵松柏路 咸朝雨露飛雲旂

七月七日漁洋先生招飲談詩長歌以誌

先生一褐歸滄海嶺上閑雲久相待山中宰相聽
松聲風華陽真誥頌真宰閉關未向五城遊錦湖
萬頃當清秋鮑庾風華妙當代剷除霸氣循安流
清言雋旨繼先哲大雅遺音賴提挈眼前羽翼未
消沉海內斯文競高潔公於此道能起衰手劈狂
瀾萬里迴泰岱峰高溟渤濶千秋絕調無氛埃九
州玉帛尊大節勾吳未覩黃池會獨標神韻傳藝

林玉指冷 動絃外憶昔長嘯漁洋山太湖七十
二峯間梅花萬樹猶在眼石室金庭相往還又聞
曠望孟諸野蠶尾山房寄其下千古人傳小洞庭
風流逸響何瀟灑當年壇下曹與邨 孟已見府
中趨後來分道樹旗鼓 咄嗟雜胡為乎大文自
肯重鄒魯餘子紛 馬足教衆星歷 經緯蹶日
月行天旦今古釋門弟子八千人力崇經術無其
倫慶也難方藉提筆雖經指授仍逡巡維公雕琢
亦頻數海隅人士無良朴教外群疑有別傳那復
深心皎絕學華泉堙塞滄溟枯誰其疏濬真吾徒
即看百里餘風歎况乃異地爭馳驅我公持論辨
風格萬言雋永文章伯三昧豈惟屬昔賢銀臺門
前非創獲公之元氣流雲霄九秋鶴唳來神皋譬
如太羹有正味醇古淡泊非醅糟即今芳燕侍今
夕餘暑煩襟滌瑤席文酒寧同謝傳基團扇休從
曲江惜由來玉局重宗風泰黃諸子歸聲翁嶺海
雄文自今逸作賦豈必蓬萊宮瞻言吾黨二三子
常奉教焉追正始鳩摩不作文字禪慧可敢言得
其髓大家要坐團樂頭天花擺落自夷猶北橋瑞
子倘可教願赴三山十二樓

韓里瑞穀歌為郎梅縣明府

其教一莖數
以定為創見

兩岐麥歌漁陽二十石生輝光張堪為政樂未央
今之佳禾揚其芳一莖數岐且長 皇帝仁聖
吏循良天心昭監開百禪報以瑞穀凝萬昌采風
使者登明堂奏天子大有書紀青史千秋萬歲被
休美禾書穗書垂韓里屢豐之慶自茲始

稽往牒占休徵今茲瑞穀天地英黃茂蘊結勾龍
精垂雲寶珞光晶如芝生菌為國榮不與麟鳳
徒崢嶸運際盛世昭隆平甘露既降五穀登烈山
獻寶神禾生神禾生當渤海維繫遂神明寧功成
下名銅龍樓漢庭報幸拜冕旒發爵賜服甘露流
循吏安在在齊州何以酬之富民侯君不見車中
丞相田千秋

王幔亭長松晏坐圖贊

一以為嵇中散何不揮絃作廣陵散唯見童子抱
琴泉石畔一以為阮嗣宗何不長嘯作鸞鳳聲但
見科頭晏長隣長松如斯人者既非獨往于天台
四萬八千丈建標霞起之赤城乃獨息影于武夷
九曲三十六峰之雲氣青濛噫噫是謂幔亭先生

漁洋先生見示墨榻涪溪碑長歌為誌

莫言括地象請罷考異却零陵之碑大唐領湘中
名跡良悠 漁陽鞀鼓起阿摩天子下殿奔金牛
中興監國趙靈武双懸日月歸雍州皇家再造功
掩罪鑾輿反正天南陬聖德神謨亦略見物論何
苦相鐫求磨崖紀威久照耀至今絕壁垂琳球水
部文章尚書字有如南嶽傳岵嶠煌煌魯公昂英
氣大書深刻神為謀屢屢參天教千仞湘江萬古
東西流吉甫作頌史籀筆力撫石鼓追成周此石
要自壯南紀青崖鐵線凝懸旒我生螻蛄寄溪澗
志在金石山之幽前年扁舟下江漢南過荆郭真
豪遊遙望瀟湘隔衡永洛溪森 嗟芳洲當時引
領向天末足所未到生繁憂漁洋先生示此本今
我神氣為夷猶字大如掌幅徑丈廣堂踞踏猶盤
樛對茲狂叫發長嘆喟便似躡足登崑丘左把道
州石光祿天光汗漫湘雲秋莊如王會輯萬玉飄
紳揖珥朝群侯雄如將軍建大旆長戈列戟森兜
鍪奇偉丈夫古剋劍乳坤大筆來神棲墨光黯黯
黑雲立石氣崩剝三蒼幽東京梁鵠及象象正書
一一難為傳下逮李北海遜此鐵畫兼銀鈎亦越

柳誠懸河東筋骨相匹休願為休伏靈芝拂拭苔
鮮重雕鏤願為蟬白魚金題玉璫常優游琳瑯金
蓮迥在眼坐見懸崖山鬼鳴啾啾

漁洋先生評云此篇略叙元頌以下皆發揮顏
書奇偉魁梧與題相副結句復振起全篇

又評云此題諸家多事肅宗功罪辟之爰書此
獨擺脫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也

題王周陽家藏宋劉松年畫蔡琰十八拍圖

炎漢以來桓與靈赤帝子孫殃禍并運濯陽九墮
塗炭海內萬國皆甲兵涼州健兒亂天紀玉關關

入單于庭中原阨塞不足問金戈鐵馬紛闕爭王
姬帝女尚俘繫區區軍計公與卿朱顏綠黛盡薄
命鳴鞭乍掠歸旃旌陳留蔡姬名家子驅作寒沙
萬里行朔風漠漠蕭關遠南雲淚盡心難平蘆笳
擬作橫吹曲不勝幽怨聞哀鳴神傷變調十八拍
一拍一拍音縱橫冰天毳帳魂斷絕穿蘆蹄林悲
酪腥何期阿瞞念耆耆遠贖蛾眉流德聲中即免
作若教饒義感殊俗歸龍城終古盛事自不泯英
雄俠舉傳丹青南渡以還劉待詔錢塘好手當思
陵殘膏賸馥近千載拂拭絹素光晶瑩丹碧不讓

李昭道遠追顧陸兼曾興周陽先生好奇者金題
玉璫常絨勝晴牕許我展此卷若為羌管音淒清
去時絃綺酸風裂歸來蓬鬢黃雲蒸窮荒慘淡瀚
海湧龍堆沙磧宛馬驚出塞入塞萬餘里遙覘北
斗東南征番中有神腕有鬼纖微曲折交迴繁衍
佛玄天晦冥處重陰雨泣蛟龍精東丹蕃騎遜神
妙擅場人物推吳生還君此圖若有失印金之子
移我情蘆笳似勝琵琶曲猶得生還見漢京

跋劉黶門畫蔡姬十八拍卷子

明妃下殿將和親文姬出關多苦辛佳人命薄若

一轍絕塞悲涼唯二人蔡女時乖當漢季王門一
去無歸計淚洒冰天哭塞雲身栖韋韞投魑魅便
作開支亦斷魂何以陳留原上村異鄉故國須臾
判世間苦樂如翻盆飢來乳酪充朝飲半夜移營
少安枕千秋苦境入丹青一天朔氣傳神品牙門
鐵騎夜驚譁雲黑風飛帳裏沙膜拜谷蠡爭進酒
受降都尉競吹笳霜天寒月流清影羈婦不眠愁
夜永斗柄泰里萬里高曉風大漠重裘冷帛信將
傳無雁飛四時誰復見春輝情知不遇蕭關使何
處重依漢節歸十年夢斷龍城道畫裏群山盡衰

草風塵安得好容顏黃沙不久催人老豈意南風
傳好音旌旆還、下鳳林遠矚蛾眉見高義天家
不惜千黃金胡笳拍中寫幽憾胡笳曲裡聲千變
此畫能傳萬態工似向龍堆、上見虜婦終歸襖
子卿班超垂老思漢庭人生骨肉寄絕域此時去
佳難為情忍情割愛思鄉族穉子牽衣攔道哭萬
人掩袂皆沾襟琰也中心轉車致悠々麾蓋入陽
關朔漠千群垂首還不向龍荒變青塚却隨宛馬
返天山漢家絕功不細丞相恩深九天際坐使
先臣免若教豈為紅顏憫留滯畫師巨筆劉點門

松年別號姓名一一藏松根極麗窮工冠藝苑

帳幃無其倫東丹舊馬擅場久擬之待詔真敵
手松年南渡以後畫院待詔吳生以來此最工北
宗未能出其右蘆笳哀怨聲沉々不似中郎揮玉
琴銘聲琴韻俱不朽畫裏能傳千古心

為王十二清遠題趙哲上河圖

上河之圖何雄奇令人遙憶昇平文物寄畫丹
青萬首無聲詩隋家大業開汴水南下長淮一千
里藝祖龍興宅大梁王畿繁盛無其比汴京自古
控洛陽漣淵一決河流長西來真直下海門去形

勢帝里如金湯真仁兩朝開泰運梯航萬國留餘
潤百餘年中教澤深物華百寶何充收天書選降
玉清宮鳳閣龍樓曉日紅萬家戚里開金穴千門
關闔多豪雄豐亨豫大兆屯否盛衰物化相終始
披圖此日湖休明想見良工譜朝市十里紅門下
雉門三條五劇走魚軒交疏結綺鄰平樂狹巷長
衢駕短轅摩肩擊轂如飛電花裏聞歌柳中燕上
清人道是清明陣々花驄走芳甸白叟黃童俱恬
熙返翠爭妍無定姿波斯五嶺通珠貝俠少三更
傾玉卮端門百戲競起越角觝魚龍歌吹發九陌
香塵任曉風双旂車騎乘殘月裁剗西轡接天高
金管玉簫紅錦袍美人樓上教歌舞秦箏趙瑟銀
檀槽東都士女何狡獪誇東京氣象何光怪此
是良工救敗心莫把繁華變凋瘵後來拘相誇理
財元氣消磨惟草萊試看豐熙以還日朝野蕭瑟
令人哀固知作者重垂鑑画出妖奢真筆譏人間
富盛在持盈細推物理生長嘆唐家驕奢教開元
天寶之間難具論即從汴水教興廢花石艮嶽烟
塵昏絳霄樓閣成荒草景龍江畔埋洲島神運奇
峰插太清何處重尋雁池道畫中金碧窮彫鏤唯

騰烟雲在上頭我讀東京夢華錄不勝太息悲千秋

乞王石丈為画崑崙山房圖

一從右丞開南宗藍田圖画真神工千秋共識士人盡誰其繼者關與荆近代倪黃足方駕沈董王蒙亦其亞君家好手不絕石谷石丈雙雄霸我生與子隣青溪一朝把臂石帆亭君家竹林大小阮開樽高譙當巖扃相看一笑良莫逆鄭老襟期好風格我行潦倒本清狂便乞作圖相逼迫既不能為烟波一釣徒扁舟散髮歸江湖又不能為遁世

老桑苧雲霞深處稱浩夫生平夢想崑崙側天柱峰頭倚天脊閭苑層城萬仞高避人長嘯烟嵐碧人間亦復有崑丘余村西南有崑崙山依微小築東海頭桑麻松竹桃源地煩君一一圖滄洲中有幽人自來往茅廬祇作岩栖想般籠二水抱村流尋常四壁群山響君是當年宗少文不辭脫手留清芬烟雲供養我非分願陸揮毫心所欣丹青想像勢飛動坐令觀者神皆悚從此人疑到輞川堂上不覺群峯涌我不敢妄做南郎桓家兒竊畫仍訊虎頭痴我不敢垂涎海石嶽袖中石乘机攫取

同游嬉自是吾賢有神筆貌得山中丘堅質而成下拜具袍笏半畝宮中此生畢從來能事有餘酣任君暖翠與浮嵐何時滌淡經營後一貺吾家竹石卷

題陳眉公先生三絕冊

右眉公先生真蹟自画梅花八幅每幅後各題絕句一首草後其後此先生君子昔年得之雲間者今以奉漁洋先生為先君子立傳不孝因記其大概如左以見先人之遺玩復以為先人不朽計也

雲間逸客陳徵君處士風流天下聞神廟以還速禎啓篇翰雷激馳風雲難林不脛走萬里零紕斷素道珠璣驛騶到几趨于謁五湖三鄒揚曲芬能事不甘受迫促片幅亦足為世珍今之妙蹟有遺冊梅花鐵脚零冬春立墓玉林如在眼蒼苔老幹無纖塵清詩不減林和靖逸筆無殊梅道人吳仲圭善画梅花自稱梅花道人驪珠二百二十四烟雲飛動驚若神鄭虔三絕今復見名與天壤相鮮新老父昔遊向江左松陵携歸忘賤貧永藏寶篋為秘玩局鑰拱壁無湮淪中更歲月五十載寶劍

尚守延平津哀誅將煩顏特進瑤編金石圖貞珉
不朽欲為千載計今之大半非等倫漁洋先生三
嘆息俯仰哀額摘鴻文九京含笑行受賜名童雄
麗傳其真幽冥不愧郭有道中郎鉅筆方無垠

王清遠大椿軒中獲見董文敏陳眉公寫真

小像

君不見雲間董宗伯風流絕代聲輝赫又不見華
亭陳徵士文采照耀三江溪兩公並出生同里扶
輪大雅隆一起一貴一賤見交情不驕不諂皆令
名兩人各自擅三絕清流所至傳德聲徵君抱膝

自高蹈尚書雅志歸林局海內人瞻兩峰秀儼然
二室當天中聲詩海外識元白藝苑發墨如蘭荆
素心之交見古道不隨薄俗紛縱橫壇坫狎主執
牛耳仰湖聲價同崢嶸雙鶴唳天人所羨圖中二
妙工寫生文敏雍容見都雅真人博犬推名鄉廊
廟之器烟霞質神韵彷彿同吳興宗伯後與趙承
旨同謚

眉公清奇神俊削幽寒骨相所成山陰戴逵慚充
隱少微謝敷真星精此圖並峙何為者流傳來自

忠定公鄧平張定公與董陳交好每使來則以小

忠定昔年交而公素心之契金石盟往來使者有

定約身所未到常圖形昔人訂交托肺腑似此神
往義所併大椿軒中得見此慷慨懷古心營上一
時並見兩遺老便如揖讓登門庭大人相山澤容
流風一一傳丹青翻恨古人不見我却從千載稱
後生交遊佳話此最美陳雷膠漆平平耳

題五嶽圖

五嶽丈人居青城金文玉札天降精上真司命真
詰膺三十六洞登金庭拜手天老來崆峒大騁之
山何亭上五嶽之長唯宿封三茅遙來玉屋中稽
首玉闕清虛宮五嶽之圖真晶上龍書寶篆昭日
星赤文綠字鳳鳥形乘白鹿車魯女生王女駭駕
玄鶴鳴小有之天翻太清削除魍魎鞭長鯨妖螭
潛跡如雷轟金膏玉果珠澤瑩青精服食朝玉京
芙蓉城上停鸞龍丹砂金匱絳節迎雲車遙接蛾
眉峯

觀吳遠度所画王大司寇公漁洋山莊圖

標園曾作畫人傳進退名手多來除擅場不知凡
幾輩更有吳宏蕙王翬宏也馳聲動輦下丹青十
載傳京畿江湖秋興有番卷興酣落筆時一揮前
身自合擅詞客潦倒江湖稱畫師貌得漁洋好秋

色莫縹緲交烟罪太湖三萬六千頃漢上群峯
連翠微雲氣馬能辨出入冥迷咫尺無端倪元基
仙人不可見寒梅萬樹風花飛銀房玉柱墮香霏
金膏水碧流芳菲司寇仙生戀清景卜居有意當
岩扉古來震澤神仙窟洞天門戶良依稀茅君騎
龍或相待金玉作佩霞為衣不爾遁世理亦得垂
釣烟蘿千仞巖遠度青中富山水縱筆肆顧饒天
机七十二峰來腕下具區潮落飛神魚江山墨畫
几千里我亦置身臨碧虛

題王十八思遠竹谿讀易圖

石磯疑是蘭亭側萬頃琅玕動秋色中有幽人習
靜餘把卷沉吟香難測遙見秋水接長天竹風霧
殺連晴川赤城梁畔亮不遠童子采芝雲外還青
溪香上十餘仞接得丹書岩中隱滴露研硃開洞
門市城心遠雲霞近碧梧翠竹本風流散髮科頭
居上頭希希彷彿雲臺觀坐卧八索兼九丘善易
由來不言易雋旨立談了無迹山中長日日正長
默坐從教周八極姑射仙人冰雪姿襟期浩上天
風吹徂徠六逸若第一禹子丹青能爾為脩然神
米幽篁下三毛頰上何瀟灑玉屑揮塵時別

有詞源任傾囑周肥翰韓瘦非等倫從來佳士愛
寫真三升清酒無堅壘旗鼓能當單子春

和漁洋先生題趙承旨畫戴安道破琴圖

古今處士多充隱捷徑終南一何近紛紜鼓瑟與
吹竽寧惜龍膏煎鳳軫買山每乞朱門誰說淮
南賓客尊八公業桂小山在枕中鴻寶說無根戴
逵亦是虛聲者都超為置漁樵舍萬壑分流栖越
谿從此名高傳大雅江東人物首桓伊胡林三美
何冲夷蕭然恬淡非玩世譬如天馬非金羈安道
確守衡勒碑琴尚露英雄色那識成連靜者心

海山一曲何人識不見當年王子猷興盡便返山
陰舟在雪夜不見戴如斯人者非清流少微慘
淡星欲墮吳中高士偏相左求死不能屬阿誰獨
抱殘琴竟何若松雪老人良好奇興來隔此無人
知撫絃動操尋常事但遇賞音調素絃刻曲高山
與流水冷玉柱秋雲裏想應此日破琴心伯牙
已老鍾期死

孟冬十三日夜育風怪雨誌異歌

日暈而雨月暈而風日暈每無驗月暈信有徵昨
宵月暈霜華冷今宵烈風月無影焉夷擊鼓觀伯

起鬼斧雷礪力深猛塵沙濛々天氣昏寒穉劍撻
聲崩奔驚起擁衾成獨坐悵淡不覺銷旅魂須臾
風迴撼天地萬竅怒號翻巔履柱折維傾可奈何
長夜無眠客心悸客心悸兮愁無聊羈人四顧真
蕭條安得曦輪出腸谷眼見萬里停狂飈

太師大司馬新城王公總制宣大賞邊圖長
歌有序

按太師公史傳此賞邊之舉當在晚年作
宣大總制時蓋先是公以兵書歸田天啓
七年棟漢虎墩光遣使之新平堡乞賞堡

將誤殺彼一人彼便超犯大同殺掠人畜
無算愍帝既即位即家赴公兵部尚書總
制宣大行邊明年春超使入見時年八十
三帝御平臺召對與之詳議面定撫局大
學士劉訓贊助尤力司馬公至宣府大飭
邊備士馬飽騰乃招虎墩免入塞議賞格
款簡就款局曰唯那顏命蓋而簡素服其
威信如四紇之服子儀也既定賞額乃設
盟且表進獻儀物如例款事竟北還以寧
公十疎引疾歸褒諭賜銀幣賞邊圖宜指

此舉若其先為劉總制時區處徠首雖
中机宜然不若茲事之重且大也故余詩
中以撫敵為主康熙丙戌嘉平月為周陽
王氏題

嘉隆以來烽火驚九邊斥候羅長城東極榆關西
張掖萬里亭障紛縱橫中樞重任作制帥疆場畫
地如踐更咸寧暨子握金印互市啓露未奔鯨庾
戌之後竟闌入樓煩鐵騎蹂名城郊圻封豕競魚
喋幸非土木隳親征漢家和親總非策衛霍百戰
終何成壯哉蒲州王襄毅朔方藩府專樞銜扣關
內附者誰子倭首順義膺褒封振吭拊背震殊俗
豈同贊普稱舅甥自茲以還靖邊徼名王帖耳無
猙獰神喜之交軍政廢虎墩小醜行窺偵國之鎖
鑰唯上谷控制荊鎮連紫荊棟夷犯順雲中塞北
門制置須冠公詔起桓臺大司馬幡々黃髮為國
楨中朝運籌佐魏相金城方略推營平平臺召對
走千里五朝元老垂鴻名劃沙聚米足帷幄九重
廟筭歸元戎出入中外數十載聲流四譯咸來庭
潞國行邊逮耄耋亞夫細柳揚皇靈輕裘緩帶坐
鈴閣僕射人依如父兄萬羅願識汾陽而伏波據

鞍馬餘翁自茲威伸動蕃落萬部惕息銷機槍臨
淮旌旗易壁壘龍圖韜略藏甲兵匈奴彷彿斷右
臂鮮卑之勢終輸誠款塞已成議撫賞渭橋聲勢
鞭風霆有口如此輩藩翰羈縻之計歸彤廷犒邊
亦是漢家例不比渾瑊清水盟兩時太師開制閭
赫蹄片紙馳龍庭呼韓稽顙盡崩角屠耆接踵皆
惟騰肅慎咎天貢天漢西樓貝錦來上陞朱提百
萬下天關內府統綱兼文繒明駝逐隊賫紫塞驛
騎後先頌白登帥府高懸九霄上牙旗列七飛豹
旌成言諸部定要束烏牛豈必等勞刑牲權聲雷
動五原塞絃載繹絡東門營階前膜拜進醴酪那
顏共仰星嶽英天人威光不世出錦袍血染紅猩
匕太平設宴慶番使駢羅萬帳聯毼毼洛陽百載
誇西域事縱非典姑相仍黃羊紫鱗列爵席健兒
拜賜吹玉笙受降頗類張仁愿紅葢不屑王威寧
何必策勲難鹿塞無煩爭勒燕然銘呼嗚呼和戎
勝佳兵膏原塗野歿旤并廟堂制勝當樽罍建威
談笑弭亂萌魏絳五利收全功乃知古來大人相
志在不朽傳丹青功成金幣受上賞六傳歸老滄
海東漢家功臣一十二麒麟閣上標簪纓今之茲

圖誌勲伐五芝余子筆力勅置身天際譜勝事想
像軍中身世經眼前自是有成竹匠心慘淡勞經
營古來世傳大手筆虎頭絕藝稱先鳴東丹贊華
檀蕃騎韋韞種帳工寫生義懷龍城界畫細錫葉
稊構交迎紫我觀余子繪此幅徑丈之勢何崢嶸
人如寸玉馬駸駸委瑣歷落皆分明韓愈畫記不
足數道子變像馬能爭琅邪世實此第一真日月
同指滄桑遷變偶遺失流傳亦且同漂零故物
終當一光復其中或有蛟龍精周陽王子嘆先澤
贖以黃金傾滿籥延津寶劍既未合吁嗟家乘生
光晶披圖吾黨二三子大椿軒下前極環觀指顧
勢飛動毫釐研辨蠶絲清龍眠白描那能擬法輪
妍妙非平衡只此奇觀堪永世況乃勲烈垂鼎鍾
請君嚮南薰殿何異凌烟閣上行

題王考功西樵先生長松晏坐

生平不識考功面今日翻從畫圖見細看眉宇自
神仙對此茫七起長嘆我與先生非異時若當遊
宦我栖遲風塵相去一百里追遠難逢元紫芝我
讀十笏堂中作如聽雲緱嶺鶴即今不復下人間
想像遺音涕橫落茲之長松晏坐當虬龍振鬣天

風呼暝色欲來五粒動長吟飄渺吹眉鬚步兵科
頭或白眼十旬散淡常踈懶清談曾記汪純菴吏
部蕭疎仍簡遠汪純中丞謫居士云司銓自古裴與王君
家簡要傳青箱我觀奕、石下電画園之外神飛
揚五松大橋干雲上巖、松濤激清賞君是當年
第一流動命天際真人想天際真人去海方年來
風景殊滄桑試從天外念逸韻依然散作旂檀香
考功沒時奉休閑尋香

東亭先生洗桐圖

海風東來飛紅塵千年龍蛻蟠龍鱗王家大槐數
百載手種梧桐秋復春三桐亭、高百尺凌霄勢
映青虬碧曾記飄飄三鳳來桐陰竹實留丹鳳青
葱玉樹在人間鳳羽迴翔去復還彷彿倪迂洗桐
癖苔蘚蟻蛭無垢班先生洗桐兼洗耳耳根清淨
黃塵裡不爾何以竹林間寒玉丰神剪秋水我昔
歲時見先生身在玉山上行人言濯魄冰壺裏
依稀夢入琉璃屏吾聞嶧山之桐何青、龍門奇
幹蛟龍形想當洗用天河水截為錦瑟招湘靈君
今撒手三山頂應奏桐琴第一聲

題王石丈所画王秋遠菜花居圖

吾聞古之天隨子散淡或與塵世疏今知地偏在
心遠市城仍有幽人居幽人日作岩栖想手闢荒
園散榛莽竊傲於陵日灌園菜花錯繡平如掌抱
甕何須事桔槔兀然天放解天殺忘机寄跡長林
外閑雲飛去青天高誅茅自構數間屋荒草一庭
三徑竹人生于世何所求莫役塵勞競微逐行坐
蕭、處士家野園時種邵平瓜晚菰早蕪盡行樂
浮雲流水同生涯蒼狗須臾真幻迹咬定菜根方
有益黃耆蒸為一片霞耆者迷者半畦碧閑居隨
地即江湖無人之處天為徒石邊老樹自林立恭
天百尺環陶廬春泉漱、遠渠下米、蕨薇動盈
把時有隣家酒過牆慣尋逸客頻飛常無人知是
菜花居賴有王維寫圖画

漁洋先生灞橋詩思圖

先生兩度臨雍州元灞素瀟皆壯遊城南載酒西
征記豪吟萬字當清秋新園踈蹊蹊梅花路無乃
心舊遊處千載長橋風雪中驢背蕭然寒日暮終
南雲氣雪瀾漫紫閣白閣同一觀十里秦山玉為
幃百尺靈虹水塞川瓊筵渾疑孟夫子雪意催詩
詩思起安知幽興當若何疏雨梧桐此其似石丞

風雅萬人傳，瀟陵田上接藍田。終古閑情入圖畫，
如此風景皆神仙。寒梅照人冰玉映，瀟水澄江
明鏡吟。鞭長嘯下橋頭，削面不知風力勁。長安
工工寫真滿天飛，絮無纖塵誰識幽人不相繼。
千秋又見襄陽人。

漁洋先生雪谿詩思圖

先生意欲歸東山，雪谿畫傳燕閑元。墓孤山紛
在眼，蕭然萬玉長林間。一板竹外露清迥，同雲
暝色寒空靜。人在蘭亭對玉山，雪壓琅玕月無影。
詩中有畫，畫中詩幽。篁獨坐玩幽姿，王恭鶴氅了無

味。索安高卧徒爾為，山陰夜擢雖瀟灑，不敵雪谿
真大雅。海內爭傳詩思圖，白雪如今和應寡。雪谿
何在在寒林，于茲之麓白嶽陰。先生結廬欲投老，
種梅萬樹方自今。欽性蓬筍見逸致，謝康樂詩致性此幽遂
地偏心遠離城市，將往他年踏雪來。二仲無妨偶
然至。

崑崙山北禹王祠長歌

崑崙之丘帝下都，何以司之神。陸吾開明九首鸞，
鳥俱流星貫昴承。唐虞白帝降精典，凡殊絃堙九
行干天誅。羽淵黃熊息壤蒸，山泉石紐吞神珠。鈞

鈴玉斗祥非誣瑞，兆遁甲開山圖青泥玄龜為道。
樞映綏上金山九尾狐，辛壬癸甲不違舒康辰執
戟方前驅。映蹄飛兔懸雲與黃龍，負舟群靈趨鵠
脾桓胡如猊。繼五伯擁川天老扶電，鼉為梁乘橈
徂支祈鎮鎖淮之隅，百獸竄舞奔跡上金簡玉版。
歸真符承帝曰嗟，神靈命宛委之山來素書赤文。
綠字古所無，靈威丈人闌其餘。其餘何在包山湖，
祝融司方應離朱。岫嵒竇篆醒群愚，河伯授簡旁
區上襄陵一操帝款歔。沐日浴月當天衢，梅梁風
雨神不孤。蒼水使者何勛勛，刊山導河形神覆曰
錫元丰文命敷茲山，絕少黃金鋪草堂三楹無楫
楹仰惟餘德神所愉。村翁社鼓安足娛，會稽王荀
今須更玉帛萬國真良圖。

題王玉斧見遺岫嵒碑

王子遺我南嶽銘，墨光浮動雲冥上。眼昏氣索移
我情，太古文字真難名。賴有逸史傳精英，知是余
跡留崢嶸。余古禹字昌意子之孫，文命承北族。白
馬由崑崙，明馬即崑崙之父也剖以吳刀哀黃熊。九疑神
人女嬉生石枊，既破青天驚坐極。鰲弱白帝精忠
在蒼憇，明發興明發。興幹父之靈，時可乘久旅。

忘家涉淵水脰股無毛神燄々河圖括地中華絕
聚山表木樛樛行禹步胼胝開玄局偏歷二華黃
太銜委身八載獄麓庭帆隨相轉九而迎奠定朱
鳥安南溟宛委玉簡如瑤瓊玄夷使者揚其靈授
以金版岳瀆經赤珪如日光晶瑩七十二峰朝祀
融天柱石廩南紀雄相柳既戮帝臺崇東極西極
紛縱橫清泉赤淵遏奔鯨九津青兎歸經營弱水
析支叙西戎青丘鳥谷雲車騰覆釜之山久勞形
兜虛犁耒跡所并雲華夫人降玉京教禹鎮鎮支
淮妖水妖銷亂萌召集百靈殷雷轟桐柏三至驅
驚風力踰九象耳寧龜山之足絕憑凌蔑視黃
龍猶蠅蚋百虫將軍來帝庭百虫將軍伯益也帝
高陽賸數真虞衡恭身洪流期佐卿南溟絕微駭
毛龍黃金九牧臻平成鋪沙象物山澤清峻崑崙之
巔金石微螭文蚪蚪如華星史籀斯隸推先鳴兕
孫羅列焉敢爭如尺遺文發其英七十二額驪珠
明三代法物懸長空銜山玉牒驅風霆黃帝以來
禪云亭秦碑漢簡空馳聲不及此石垂南荆巨靈
呵護煩神工不虞鬼斧來碑自千秋洞壑藏朱陵
南天紫蓋常青青

題趙子昂東丹射獵圖

畫家番騎誰擅場入妙五代東丹王東丹自是非
几筆扶餘突欲稱人皇泛海而歸南入汴邈信烈
時常宴見賜姓遂為李贊華載書萬卷風雅擅尤
工鞍馬世無雙龍城大獵飛旌幢東西四樓二十
里鐵騎萬弩摧中邦射獵尤傳入圖畫蹄林大會
紅翎甲礮火燒天接塞垣川原二十萬匹馬虎旅
向雲仰射雲々中雁落入前軍一一海青下鷹路
獲禽如山鳴鼓免起鵲落忽已遊逝黃塵深々
迷天際手柔弓燥千群呼但見蕭條北風厲健兒
值獸走旗門飄々大纛飛雲々有時小隊擁蕃騎
白狼帶箭聲崩奔鳴弦霹靂餓鴟叫蒼兕立啼黃
狐嘯翻身鷄子入冥烟丹青之力嗟神妙鵬鵠衆
上鵬鵠膏大食國中犬食刀身是陰山射鵬手臂
以鞭腹頭虎毛荒原祝網平如堵鳴鞭直過黃龍
府聲傳雷動萬人懽射殺衝營兩騰虎東丹氣宇
真天人高原立馬巾紅巾八尺龍媒青玉勒鬚眉
駿逸誠無倫顧視雅容態雄秀擅裘亦自稱華胄
劉淵石勒可並驅木葉山前蛟鯢開燕雲十六八
龍沙直取山前作帝家請看逐鹿中原者殺胡林

還有帝紀東丹長子宜立德光太子不宜立後入

石芝歌贈約菴李子

吾聞崑崙四萬八千丈金芝瑤草生其上又聞西
池珠澤多神丘金膏水碧青瑤池神光奕々照人
世采真之遊吾將逝四皓但將商山芝白麟奇木
非尋夷乃知地德國成菌何用宣和盈萬本灼々
神芝出玉田世人不遇垂千年米家父子書畫船
中多奇石修連娟不數平泉醒酒石峰巒祇媚烟
霞客尺寸之勢虬龍蟠連城之價如琅玕今之石
芝太古色埋沒秋谷無人識隴西李子真好奇神
芝一瞥非凡姿如芝仙人不可見地靈間出真難
窺辟如幽人隱草澤不逢清士誰能擇時無君子
名父子雲吐玉空一擲阿瑋虎兒能扛鼎雄才
卓犖相繼騁後君大隱餐霞人九光瑞草為世珍
不須携此獻天廟燕石從來人所好但能抱璞空
山中神物嘗存滄海東

戊子春日送譚眉樵作邑辰州之淑浦

漢庭仙吏凌雲賦十年謁帝非遲暮郎官出宰西
南疆乘春送子辰州路辰州遙望天一隅古之吏
隱真與區金膏水碧耀巖岫葛洪丹井人所趨姑

射神仙如在眼放衙鎮日排青嶽文章吏治兩無
妨依舊琴堂對黃卷別符去歲吳江臬黃麻改授
無乃勞前已謁選得懷遠後復改選歟浦帝曰士

元非百里更資盤錯真雄豪辰沅之交吾重地廿
年兵燹多憔悴征輸供億甫息肩拊循赤子須能
吏太平休養賴長才炎荒要使登春臺鸞鳳無須
戀丹穴雲衢那不飛龍媒天官祇慎膺銓法寄以
良牧紓南顧譚侯拜命陞楫前辰溪萬里來何暮
白溶清浪龍頭山片帆飛渡洞庭灣遙憶親闈留
海岱依稀鶴夢長龍閣救時之才萬夫傑平居屈
指余心折放情天末盪塵胃數歷諸難艱固窮節
聖朝端不負才賢有日旌能上九天白簡皂囊
歸過里行見金門待從年

山陰趙介人維藩自京師以書來徵東籬詩

余為賦長歌寄贈

千古一陶公寄傲漁城下逸韻凌九霄流風何瀟
灑瀟灑幽人出世姿不與凡子同襟期其調彌高
和弥寡絳雲舒卷光陸離壯志高卧羲皇上遁跡
柴桑有真賞潯陽五柳飄渺間動余天際真人想
會稽趙子真絕塵人疑彭澤君前身督郵小兒嗤

賤貧折腰五斗非其倫探書禹穴琅嬛洞高視千
秋自驚衆編籬蘭渚擬斜川采_上黃花足清俸隣
家桑落酒初成但願沉醉無須醒誰云靖節不復
見世者隱者相與清吁嗟天水君獨立真遺世跋
跋匹馬走長安非為佔名向燕市掃門不屑通王
侯長揖深交天下士上都卿相多彩毫名流半陟
求其曹折節柴車趙元叔東籬徵士聲唱_上十載
文辭騰宛洛灝氣干雲動寥廓知君本是湖海人
松徑藏身固窮約荷盤冷落待青毡三絕人稱老
鄭虔一斗酒詩百篇千岩萬壑栖剡川無用_起
_起茅舍青山自買心悠然乘興黃金臺下路扁舟
披拂津門樹客途絕少杖頭錢囊中滿貯驚人句
青浦黃門余故知元晏先生序左思_{德丁卯歲與}
_{交鄰下今見東籬詩序為之慨然久之}論交海內
同聲編清言雅似歸來辭桃花潭水深千丈中有
雙鯉乘潮上_{君寄予尺書賴合}北地傳來尺素書
長跪讀之氣森爽置身宛似在陶家葛巾漉酒同
生涯我未識君_上知我千言長句追任華慶也甌
崙一樵叟何幸不遺牛馬走他時長嘯聞風臺萬
仞峰頭共攜手

將進酒

將進酒飛羽觴內人軟舞何堂_上大家按拍蘇合
香迴波樂帶蘭陵王柘枝起舞春鶯囀倦_上花下
金燈晚誰說霓裳後綠腰涼州曲應銀槽槽胡旋
舞罷屏山曉破盡春愁不知老

長歌寄蔣靜山於都門

我昔鳴鞭荆門路二十年前舊遊處燕市行歌問
酒人金臺抱壁感所遇國學摩沙石鼓文賈彪郭
太皆同群上書京兆不得意自茲歸卧滄海濱為
文聊復求自是慕古難窺昔人意下士群笑如蒼
蠅握槩余方有公事不學相如賦大人蕭然吾道
固長貧長劍耿_上倚天外生平傲骨空嶙峋讀書
四十四萬字身長九尺徒憔悴老馬猶然上太行
困頓益車同下駟華髮名場久拂衣抱雲狗獨食
北山薇惟餘浪漫治詞賦不向紅塵爭是非賴有
先人賜書在窮搜七略依中壘漢魏以往真詞源
六朝餘子如烟海神鉅神椎各力競大旆誰能執
文枋究竟繁星雖麗天爭如朗月懸明鏡南學纖
悉工文詞中原勁旅稱雄師當時二李有何罪_上
峒厓下雌黃多在江之涓通來_上聖主好文推輦

下流風多作者往。祧唐踪宋元。旌旗變色和。獨
寡危言傲詭入。荒唐牛鬼蛇神危。腦裝創搗黃河
狎海若。欲將弱草凌。搏桑斯文之厄。值百六小言
詹。互相逐。天馬騰驤。駕鼓車。神龍俯首。就輪軸
從來志士。歎知希。大音里耳。兩相違。一人知己可
無憾。況乃賢哲相。因依平陽公子。朝陽鳳龍媒。萬
里施銜。鞍獨坐。蘭臺家世。傳著書。已滿琅嬛洞。雲
顧步自夷。猶漢人氣骨。晉風流。文筆由來妙。天下
英聲直入東海頭。自古神交良有道。杜陵又復名
舉。早今之水鑑。琅邪公河北。唯君是傾倒。僕本岱

陰寥落人風騷。一派氣相親。大書特書。屢投贈。崑
崙山房。獲異珍。幾几紗襪。達人惜。願獨于余。頻一
擲。漁洋句子。靜山書。見贈。先生千秋佳話。留名

蹟。文杏館中。筆瀾翻。何時相對。綠楊軒。安得千里
一握手。颯然。便似登龍門。素心不在。教農夕筆談
莫惜珊瑚。赤相對。狂歌自有時。矯首海天同一碧

閨商丘宋冢宰予告 陸辭紀恩錄慨然有
作

古來疎傳能幾人。青門供張如雲屯。長安觀者為
歎息。賢哉二子無其倫。賀監承恩鏡湖曲。一水澄

澄十丈綠。天子其如高尚心。四明歸隱真遐曠。千
年今又見商丘。位冠九列。思滄洲。章平經術重。臺
閣贊皇世業登。龍樓身依 帝座心在野。生平文
筆扶大雅。一疏雲霄便乞身。天門拜手青蒲下。維
帝曰。俞吾重丘。引年切。情彌真。句宣吳楚。跡微
遂長百僚朝紫宸 先皇舊人維汝在。教歷中
外登元宰。魚水君臣際。會深胡為推。志歸湖海維
公卧病憶東山。風塵久矣將投閑 聖朝難拂老
臣願。隆文異數。仍頻頒。雲章膚藻下天闕。四十驪
珠懸日月。上賜五言一首。五色瑤光瑪瑙盤。玻璃硯匣

森成列。猶有深恩賜紫駟。天衢神駿當前頭。曾經
屢奉瑤池馭。黃竹迴鑾供御寇 帝寵元臣念逸
駕。天廐飛龍竟相假。太僕自拂錦絡頭。圉人手啓
黃羅帕。騎向天街按轡行。傾朝動色皆神驚。龍性
能馴號天育。渥窪晦冥曾降精。銀川監牧稱第一
養安不在能神疾。久屬龍媒十二閑 賜御特從
上林出。君不見穆王八駿具。權奇周游四海黃金
羈。上駟不聞賜周召。馳驅萬里從爾為。廣平今日
邀天眷。此去梁園萬人羨。不教唐家卷毛 一片
烏雲飛。制掣電傳家世。寵皇靈自茲天。馬守房

聖五載重來朝萬壽身騎天馬入神京

咏古新樂府 微懷麓堂體

尚清談

清言盛始江左祖虛浮啓實禍百廢墜偷安墮一義立虛聲播崇有論此定可四本論腹已果王及謝相煽殷與劉益頊宗老莊志則破奸聖道如螺蠃仇名教若水火貴自然實嘉路盡復往復通彼我入禪宗崇高坐譬顏風將鼓柝隨狂瀾鼓絳舸體無之患多坎坷排墻傾壓實帖妥何以救之焚玉屢利齒兇曹麗刑辟約法三章談者死

山濤婦

山公有婦鸞鳳棲恩寒終作三公妻微時要識阮與稽今日阮生至明日嵇子來入門羅酒漿獨與二子偕今日嵇子來昨日阮生至獨與二子偕清言結成契吾欲觀之穿我牆二子才具人中龍夫君唯以度相取不然結交莫及汝山公大笑樂卿言亦至公彼二子云將無同

蔣靜山評云以回天倒海之筆變而寫綢繆宛轉之音其音節直逼漢魏古詞唐以下無論也
俚云做懷麓堂體先生直是滑稽耳

鑽李核

李在道旁而多子此必為苦李佳李無端生意竭王公鑽其核持牙籌理計會三公之行太狡獪竹林作達亦云汰人如嵇阮相傾蓋顏家老子識不昧五君之味超塵壘山公推公復何害侍中晚節真無賴 成少時大有清操本年頑鈍松笑

悲二陸

成都遠體無遠人神政在官寺多諗人机雲翩跹入洛亂成貝錦難清廓七里澗頭悲烈風二陸功名竟不終君不見天邊矮華亭鶴清唳一聲凌碧落又不見上蔡門東駕黃犬欲去行已嗟已晚

炙牛心

八百里駭如神駒千金寶之王君夫玉輪丹轂洛城隅飛如掣掣電交長衢絕影滅沒天馬趨一時珂里驚馳驅何來王武子經過同趙李已肯豪氣拂青萍更有雙瞳剪秋水顧謂阿懷賭爾牛百萬相敵同射候射不如候命中不音 金溝馬埒當前頭王郎破的笑生風萬人驚呼廣場中指揮雲奴斷陰虹 謂牛頭探取牛心持作羹聊一下著同

候鯖君不見王郎戚里矜禁鬻人乳蒸豚水晶盤
嘗笑何家食萬錢牛心一炙良不腆

蔣靜山評云飄風驟雨拉雜筆端當時豪氣固
應爾爾

許允婦

奈何許許高陽高陽聚婦貌不揚衛尉之女阮郎
妹新婦入門初昧才具良德堪配夫夫男子交
禮而退誓于此生無復入內新婦所之曰無傷此
事待桓郎桓郎稱智囊阮家醜女入蘭房何用贈
之理宜詳卿其察之勿參商入門便捉裾詞理旨
且長婦有四德卿有几新婦所乏惟容爾士有百
行不好德薄行男兒工好色請卿正位作細君自
茲相敬當如賓想應不媿宿瘤女敢說無益慎慙
人

蔣靜山評云約成文為韻語一經點化聲情俱

有真是筆有化工

周浚妾即伯仁母

安東將軍行出獵猛雨青風忽相接室少男子閒
無人中有俠女驚若神貧家免勉羅八珍磨刀霍
匕行素鱗事精辦無其倫元戎小隊皆醉飽間

內無聲見幽峭將軍太息予薄祐此女真堪持門
戶遺吏重來問父兄遠代之遙行相取父兄一何
怒不得便相許絳秀前致辭門戶矜悻將何之耶
惜一女歸高榻方幅齒遇君所知

張季鷹

江東步兵風棱洛陽遺老推季鷹幽人正值典
午亂東京仕宦歸未能青尊萊長千里
四腮亦有鱸魚羹鱸魚正美動歸計心懷故土榮
煩慮布帆一夜挂西風知共秋雲落何處與其我
有身後名不如生前酒罍尊笑人間嗽名客坐致
身名兩相失

甕頭眠

清者為聖濁則賢隣家有酒堪醉眠青州從事封
酒泉平原督却吸百川左手為我持蟹螯右手勸
我哺醕糟百年拍浮酒池下一老兀然樂陶王
戎雖簡要裴楷徒清通不如吏部君爛醉娛此生
名教中有樂地甕頭眠卑茂世

擊珊瑚

車隆殷雷轟洛陽城東馳暮風百花錦帳五十里
洛陽道上香塵起香塵起飄蘭沙相逢夾穀問君

家偏殊疾走飛雲霞衛尉門前雷大鼓意氣相奔
相爾汝玉手一揮如意舞珊瑚擊碎公無怒公無
怒石家尚有多許携來鐵網大秦州七尺寶樹
行相酬碎鄉砮砮馬足道如爾區區真小草

蔣靜山評云沉鬱頓挫

杖頭錢

富莫富于杖頭錢貧莫貧於嚴道之銅山鑄錢雖
萬千到頭不得名一錢杖頭百錢真我有取自杖
頭且沽酒今日百錢今日醉得錢沽酒常酣睡
君不見何曾一日費萬錢便欲下箸心茫然洛陽
離亂救不得縱饒沽酒無顏色眼看荆棘埋銅駝
錢乎錢乎奈若何

蔣靜山評云一往豪上不減太白

劉越石

黃塵深上迷大陸神州競起紛逐鹿并州刺史扶
日穀志在河朔冀坤軸天王跌走依建康中原淪
胥天混茫著鞭恐後歟翱翔朝發廣莫暮龍荒悲
憤登樓激長嘯擊楫中流待同調北人聞笛雙淚
流陸沉有意恢中州太真勸進懷同仇普天意氣
如焚舟彼何人哉廣武侯深情異代桓司馬志慕

越石良非假列、清剛真好奇聲似司空微恨雌

玉鏡臺

永嘉亂後紛崩摧過江門戶驚塵埃王公顯赫同
蒿萊朱門尹姑傷無媒太真奉使寒江腰道逢鴟
雛與阿姆溫家有姑姑有女相攸竟得偕仙侶露
尾藏頭絕代才匹馬南來玉鏡臺奴老奴莫漫鳴
得意絕裾天涯意可哀

習家池

漢江江上流雲度漢江上外荆門樹峴山亭子落
日斜照見山公騎馬路騎馬路倒載歸歸何處高
陽池馳駿馬白接羅茗芋甚安所知從者誰幽州
兒

黃鬚兒

王敦賊奴敗王略南來勢壓丹陽郭建業朝臣競
駭愕湖頭舉足妖氛惡黃鬚帝子鮮卑兒身騎賓
馬飛雲馳穿雲三匝真權奇賊臣機警將見追神
龍掣電流星下手把金鞭鞭白馬迴頭却寄珊瑚
枝願謂客姥詔追者君不見漢帝凌晨入信軍魚
龍不辨臣與君

殺周侯

將軍犯順來石頭丞相一門多隱憂將軍殺人石
丞相待罪伏銅馬周侯五夜屢上書茂弘宜赦不
宜誅百口累卿漫不顧笑罵欲殺諸賊奴手取金
印良失圖陽逆陰扶理則紆志正行僻禍所趨伯
仁大戮嗟已久冥之中負良友他日三台檢救
章周侯由我死朝堂

續曩禪

七月七日方秋陽貴家兒女曝衣裳阮家道南復
道北紉綺多烜赫猶有蕭條阮仲容長竿犢鼻當
庭中為問始平何為爾未能免俗聊復耳君不見

郝隆坦腹當庭除兀然排扉將曉書

金城柳

金城柳種得長條大隄口柔條弱絲亦何久當日
金城柳時偶植一枝當馬首幾年新柳色隱隱
黯江城此日大隄上行人又北征十圍金線拂塵
陌百丈遊絲縈去旌人生榮落及覆手此後青
常在否琅邪內史一傳驂木猶如此人何堪

賢人聚

燦々耀德星真人正東行季方難為弟元方難為
兄應門有叔慈行酒有慈明誰能如陳太茲汝類

之上雙琳球誰能如荀朗陵一門之內稱八龍十
秋獨絕高陽里奕世三公自茲始太丘族群朗陵
子夷齊至三公

折屐齒

內舉違眾不辭難前有所吳後謝安圍棋軍旅徵
服豫前有費禕後謝傳瞬息平鋪百萬兵一門車
騎皆長城偏師精銳末婢手望蔡奇勳亦何有奪
得符郎雲母車獲俘萬億歸天家先輩破賊臣奴
滅一笑八門忘屐折人言畏惠是桓冲吾謂淮肥
貪天功內叛無端賴朱序天教馬蹶廣平公不然
建武雖上將何緣滅敵忽神旺萬里風雲自有時

掃蕩中原有龍亢

桓溫龍亢人先是北征恢復未
却曾修復園陵

三搥鼓

乾坤何處埋黃土鼓吏之榮勝簪組處士人豪猛
如虎今年單絞來公府慎莫近前丞相怒慷慨自
按三搥鼓漁陽古調自狎侮漢庭咫尺移湘浦芳
洲之樹青如許彩華留將賦鸚鵡肯恕曹瞞怨黃
祖千載銷沉氣不平鼓聲烈々流江聲

蔣靜山評云妥帖排界文與事稱

謝與王安及坦之同批政

鎮安朝野謝文靖簡文之崩受顧命江東獨步王

文度創執手板新亭路桓溫采赴山陵氣勢震動
相憑凌聲言誅執政骨祚安得寧從容就席賴安
石推量風流真宗祐王與謝判優劣勛在社稷何
烈々當時共詣都嘉賓死生遂決髮參軍

鹿門隱

鹿門自古多隱者峴南掩映漁樵舍季漢之世龐
與馬往衡宇往復未忘賓主通籬落共難泰伏龍
與鳳雛林下小兒女遁世水鑑翁脫跡相爾汝括
囊向塵外俗士安足語耆舊擅襄陽清流姓字芳

竹林飲

常侍既改國安豐亦漫漶縱酒劉伯倫彈琴松中
散既已荷揜吟亦耽柳下鍛阮公更清酣阿咸嗜
游譙山公獨啟事稍免入沉湎諸君中聖人酒兵
耐百戰回首邈河山黃墟意悄然

松侍中

其父陷於辟子為大忠臣父雖不受誅淫刑非晉
君明也此身受主組忍見天子獨蒙塵女子當熊
古所艷何況侍側為指紳逢丑易位代君死不辭
頭血汚車輪家有烈士父冤雪帝猶知侍中血

謝丞相

謝公未出東山時身對黃面貧婆兒謝公既出東
山後絲竹多情聞笑口中年哀樂亦何常風流扶
瑟上高堂鳳帷雅奏隱明璫銀屏雲隔巫山陽太
傅何緣見顏色夫人良恐傷盛德君不聞江東丞
相謝與王後有廬陵前武岡風流宰相相輝映同
加九錫垂金章短轡騎車一何壯長柄塵尾時飄
颻馳驅共入烏衣巷

謝丞相

陶飲酒

百年內真如寓周朱顏不能駐念平生感所遇達
人心起遐慕追昔賢時振步動嘯歌邈良晤事既
遠人心非故頌酒德深沿溯懶折腰趨治具客常
滿樽頻注襟抱開靈府露歌停雲嘆榮木入醉鄉
非岐路招酒人荷插赴吾欲飲君且佳吾既醉君
當恕吾欲眠君且去

虎頭畫

風流江左顧長康寫生妙絕稱擅場傳神奕々在
阿堵點睛絕筆明霞舉維摩光照天人界筆底靈
風流沉澁誰云妙畫不通神漫道桓郎善負人

酌長星

長星之長竟天古來天子誰萬年長星勸爾一盃
酒華林園裏酌大斗酌大斗稱萬壽長星明天下
平

淝水戰

前漢水後淝水壽陽山昆陽壘漢晉昌苻苻死百
萬兵徒然耳金剛火則強王子年喻晉勝秦投鞭

胡為爾仙人王子年披髮騁逸轡世祚雖未央淮
南遂失利堅初舉兵問國許于王子年對曰八公

草木盡驚人風聲鶴唳多崩奔歲星煌煌不照秦
謂爾堅石打破是重桓家小兒石上坐符郎歸

去終五將鳳凰鳳凰宿阿房

將靜山評錯綜變化如天馬行空不受羈馭

琅邪王

晉室東王氏興淮水絕王氏滅六字郭景純淮水

亦不絕王氏亦不滅琅邪大道王家世臨沂旁琅

邪臨大道傳家向江表優固如螭龍芳亦如虎豹

王氏有阿龍阿龍端之屬即丘子呂虔刀朱門陳

戟紛旌旄高閣行馬交一門多相馬冀識王

家隱囊及紗帽長簷金犢車桃葉渡頭錦作霞馬

衣巷口玉為沙清談接晨夕玉樹驚聯璧何物寧

驚兒揮塵同一色夷吾在江東人推冶城公累葉
青箱學紫電飛流虹太保清和好兄弟謂祥與覽
之也為王族贏得軒裳綿永世六朝簪組垂千年貞觀家
聲速石泉謂王方慶豈惟不滅與不絕萬古清門

陶貞白

句曲山上三茅君石室金庭多白雲洞天寂上几
千載通明久已通真宰乘風獨上三層樓松聲響
徹依丹丘華陽幽香離塵境萬壑烟霞月無影神
霄有待滯飛昇更注螭魚修內景白鶴橋頭鶴一

聲玉晨觀裡天雞鳴金龍不肯被文繡鉅筆要自
傳銀牘書品有銀牘貞白之目山中宰相待真誥

每向三峯吹玉笙

溫忠武

何處覓庾吳郡只在扁舟蓬底近同袍投袂征蘇
峻仗節勅王溫太真豈曰元規塵汚人士行漢狗
猶可親既同舟宜同仇圖反正又何尤義旌所指
為國謀牛耳共尊陶荊州討逆赴難揮吳鉤賊臣
懸首梟獍功在典午傳石頭自非忠武誰壯猷
勲俾桓文列通侯然犀牛渚蛟龍湫歸藩四十駕

赤虬

武鄉侯

君不聞武鄉命世真人傑手挽梁益扶天闕出師
二表貫虹霓司馬宣王久心折木牛流馬類神工
才大如山信奇絕勢吞涇渭壓關中畏蜀如虎鼠
窺穴豈惟八陣鬼神驚羽扇綸巾勢崩豁五丈原
頭落大星隱々炎精歟明滅巾幗甘心氣奪人死
諸葛走生仲達君不見燕國丞相筆如鐵一代雄
文許公埒志在珍瓏勒貞珉八柱擎天高明列千
秋此事將無同死姚崇箕生張說

蔣靜山評云觸類多通不為事縛知此可與論

古

康伯母

吳隱之真孝廉母哀動大賢刺廣州酌貪泉題
石門貪化廉冬無被突無烟牽犬嫁女囊無錢誰
見識韓康伯康伯有母幃而幃聞孝子哭中心惻
中心惻廢簪績願謂康伯汝當知汝掌銓衡宜用
之卓哉賢母殷侯妹山桑之敗何憤々康伯母乃
殷侯妹也識過其兄矣蔣靜山評云節短奇從直
通漢人雖涉議論却無痕跡大佳大佳

誅曹爽

司馬宣王受顧命韜精養暗常謝病一朝歟爾奪
大權風雷振迅下九天手持魚鉤蛟龍起城門校
尉驚欲死洛水南頭却天子奏封事將軍負罪歸
私第箇中識此誰最高內有桓範外山濤山公察
微鑑顏色太傅卧疾誠難測投傳歸未禍機偏智
囊雖往安能免生汝族滅嗟已晚子丹佳人生豚
犬及戈投首誰能挽

蔣靜山評云不做渲染自爾高妙

陶士行

陶公習勤真才傑當官府首事一切在天顧為惜
分陰在物願為惜屑木屑摘伏發奸若水泮頗類
當年趙廣漢青々楊柳武昌門詰盜時々有神異
荊州烈々勤王兵投袂南來石頭城歟存晉室九
州伯猶有文孫靖節名

蔣靜山跋云漢末洎魏晉之間極多佳事新樂
府米撫殆盡事既名高而又得此快筆寫之覺
三國志季漢書晉書世說皆可廢矣理精詞核
不為苟作傳世無疑蠅頭大弟蔣仁錫閱并誌

題朱壁揭鉢圖後有序

漁洋先生池北偶談載此圖顛末甚詳先生作為長歌蓋此圖初為太師公霽宇所寶玩後歸李本考功以及徐徵君東痾長歌殆為東痾作也後數年東痾以贈清遠堅索余詩以誌微君高誼至于詞之不文以視漁洋先生作腔乎續貂矣

依古以來畫禪蹟顧陸僧繇今昔近時筆墨數神奇前有朱繇後朱璧繇子帝釋擅隋唐璧也全規武靜藏後來等圖鬼子母解脩周昉真擅場亦聞侯翼窮奇狀險謫殊常多變相今之魔母天人

姿千秋絕伎何雄放慘淡經營虹月樓振鵬弟子追虎頭朱璧界畫得自王振鵬虹目其樓名大千

照耀維摩像山魃木客空嗽神光映徹金沙界青天一點消狂恚思白虔書寶積經寶積經是九子母出處畫書其精楷

想像靈威落天外身毒國中般若作兒

盈萬教實如羅殺人為糧播淫虐金粟如來將奈何眼者浩劫如及掌羯肌九女真魍魎世尊談笑作津梁鉢底藏身誠幻想水晶世界覆青蓮覺路微茫辨九垓一塵頃隔閭浮地縹緲如游忉利天天女魔王騁神力搜山創海無終極飛廉羅睺何

紛紜魍魎物形來相逼靈變金蛇掣雷驚雷破鬼斧蜚碎自魍魎顧露紛競林立帝江龍伯酣鬪爭龍七百姓亦何有慈氏低眉常俯首如不動妖焰傾枉教八極狂奔走火宅叢中伏毒龍神熬駕海浩呼洶拔山力盡竟消歇山鬼伎倆慈雲封三歸五戒終垂手何用雷音獅子吼琉璃盂下印禪心嬰兒自在蓮臺右翻身便是鐵圍山黃婆氣盡阻重閣乃知法輪固常轉廣大智慧非等閑胡瑗畫筆何顛掣狼毫纖健飛烟滅留得神威蒼葛林傳來絕藝香臺揭我披此岑大椿軒逸圖主人為余

言吾家太師昔世寶什襲珍異無其倫司馬府中撤瑟後問山亭畔收璵璠流轉徐陵玉臺側寶先自此生顏色自是清門老松菴公候復始非人力孽鬼傳神吳道元天龍髣髴展子虔神觀欬然憑物怪筆陣直欲凌紫烟丹青古雅堪礪礪南宋曾登多寶閣畫力千年定不虛題跋猶存寶秋壑神物終當自有歸為君太息對斜暉文矩劍圖歸秘府龍眠應真相見稀慎持此畫千金直寶篋寧隨風雨飛

附記池北偶談云先太師有龍眠摹道子十六

應真及周文矩莊子說劍圖並此揭盈而最珍異
龍眠應真不知去向說劍圖余上之 內府所存
予代問者獨此圖耳

憶似懶園聽尹爾菴彈琴長歌

爾菴會稽人明懷宗時以善推琴待詔中書
與吾邑孫禹年先生友善予少時隨先君子
過先生之似懶園得聞其奏琴曲妙擅古今
當時爾菴索予長歌應之而未暇四十年尹
與孫皆謝世先君子亦久奉諱偶爾念及惻
然有作

似懶園中花雨濕涼曉萬樹秋聲急八月天氣生
微寒有客寒裳排 入興公勢執手延故人高譙
開樽脫車笠芳園萬竹何蕭瑟中有南冠人佇立
南冠佇立伊何人七尺亭上階級分履抗禮曼
聲長話舊中間萬感集經事先帝玉熙宮七條絃
子聲第一御製鳴琴五百牀於變時雍聲吸習懷
宋最好琴製五百牀 有時應律敬南風卿雲爛
作時雍於變曲

天北極是時琴士三百人尹君稱首增高秩雷家
蛇蚺新紋深內中寶器爭什襲敗師琵琶不敢先
善才阮咸空默上 翻調不學突公子簞篋無聲衆

樂戔唯聞玉軫風雷鳴霹靂空天因龍蟄天階夜
靜時一彈萬籟萬蕭瑟秋露灑至尊解頤時賞音
召賜文綺兼酒汁廣陵雲散更何年商聲慘淡傾
玉室黃巾擾亂中原天子宵衣六宮泣後來待
從畫流離抱琴肅索辭京邑誰憐流落在江湖戎
馬場中從袴褶子昂不惜碎金徽曲中賀若無人
識明月清風又一時高山流水何嗟及風塵四海
几知音感舊鳴弦重鳴咽誰作春坊正字歌愁長
節短聲長坐中主客盡凋零五十年來淚橫臆
茫茫大海伯牙琴點淡天風生相失

伯魯祖碩隱公墨蹟長歌

端居長憶碩隱公生平翰墨有遺跡儀部家君相
國兄千秋高逸感今昔當時儀部通籍遲作宦未
久捐賓客公及相國最伶仃門戶之計良云尼第
昆負笈遠從師孝友承家守先澤相國聯蜚弱冠
時一行作吏聲輝赫公云有弟大吾門余之重負
從茲釋道遙自署伴鶴翁脫跡林泉辭六籍放情
詩酒浪漫遊長嘯邊倚天眷家世貴戚來嘉賓徒
倚園亭妙風格掉臂溪山肆冥搜冰雪為姿貌姑
射燕遊端不誤良辰開樽每使疑琥珀逸氣往

凌九霄靈風凡欲翻六翮歸休勝地雲滿山出入
寥天鶴一隻碩獨結擘窩書生平痴嗜真成癖張
顛濡髮是前身高閣上人作臧獲大書結體每尋
丈氣色凌臨几千尺有時縱筆當中堂變鸞飛鳳
舞驚人魄墨光勢奪山岳立蜿蜒逸氣春雲圻龍
跳天門亦偶然四顧八極頻揮斥華陽仙吏卧松
風千古銀鴈陶貞白神行官止如奏刀岩下電掣
何奕々亞栖周越皆凡兒此事端屬文章伯書之
仙品唯雪篆我公與之同轍迹中有神骨人不知
妙筆不在肥與瘠間如潛虬媚幽姿宛若蚪蚪翻
玉冊亦或晴雪落長松枯木寒鴉散林磧時々天
外挂長劍頗無美女簪花格興酣落筆亦無時貴
人不敢相逼索或從醒後自神奇醉墨淋漓安可
得山巔水際多留題遊戲人間隨所適零紕斷素
世所珍破硬黃臨榻如連璧林泉遺額競流傳摹
畫失真亦堪惜吁嗟手澤傳子孫野鷺家難慎別
擇辨才亦是守蘭亭却向黃衫輕一擲

顏平原書宋文貞公碑

王羲之見貽余以轉
贈希梅李子

學書人學顏平原麻姑山畔仙壇記蠅頭小楷為
世珍何似廣平碑版誌聖唐賢相苦無多房杜宋

姚皆備位就中方正教文貞白兩猶傳羯鼓戲梅
花一賦到今傳鐵石為心自天植開元之世稱直
臣退居洛下全終始生平髣髴曲江公羽扇飄零
重憔悴一朝々露棄賓客黃腸題湊東園賜真卿
奉詔撰金石萬言紀實良不易三蒼鍾鼎勒龍螭
非復俗書趣姿媚字大如掌鐵線文整峻之中見
奇肆莊嚴出入渚溪碑雄麗依稀爭座次負以靈
驚盤以螭十丈桓碑留巔巔北海雲麾未敢先率
更險勁還相避千年苔蘚鳳尾起五夜添灯龍虎
睡垂之冊府永不磨健翻奇毛刷鷹鷂王子物色
未見貽使我神移竟奪氣好奇忽憶我同人隴西
李子有深嗜持以贈之相視笑何從得此古懿器
中有浩氣泣鬼神似與頡頏爭奇秘何似燕公姚
相碑百寶橫陳殉貨利

李白乘舟圖

惡風白浪猿狖號江豚石燕聲颺々雲中不復辨
江樹空洲誰見飛漁舸須臾清霽鬼神入江空月
皎青天高中有一人宮錦袍棠々舟上迴蘭橈十
丈鉤石為長篙自稱臣是飲中豪拍浮酒池劈双
螯手援湘妃鼓雲璈塵傘脫去空天拔作使風伯

驅洪濤笑傲怒踏双神鼉更捉蟾蜍付睚眦天吳
紫鳳不敢驚曹蜍李志真兒曹厭々泉下無乃勞
丈人醉即為禪逃作賦跌宕凌雄傑不雨終當梓
彩毫古今天地惟濁醪劉伶阮籍同醅醕得全於
天樂陶々回省下士空怱怱何如老子哺醕糟江
天萬里飛鯨腰

王叔明小幅江景圖

先君以贈學使周霖公先生

至元以來王叔明黃吳倪夏同縱橫內中山樵更
特出絹素尺寸千人驚十年上下寫山水荆關董
巨輩英聲夫也非惟造神妙証入逸品誰能爭吾

家此幅傳世久烟江咫尺生光晶草樹雲嵐無定
質湖天平遠千里情疑作清秋寫江閣落帆遠浦
幽人行描摹酷似吳興筆印米似舅即賢甥諸人
勢即賢甥叔明蓋趙吳興之甥也神物由來端有主誰其識者
周霖公江天萬里不知處画中烟雨空濛々

紫雲古鼎歌

流雲浮翠鼎三脚云是顯德年中作端居仰沂建
隆前五朝改玉何頻數邛山洛水東西京花項天
子身姓郭雀兒世宗正位居伊洛江淮半壁入版
圖七姓十君推大略六年擾々戎馬間指日中原

莽清廓閑居玩物時一聞紫雲遺制良不惡搏埴
之精古所無翡翠成班使人愕天機八妙出靈怪
寶光奪目難為斲飛烟一碧偏秋天仰藉金火同
銷鏤十載良工製不傳汝奇官定同磊落世間真
贗不偶然偽者翻登多寶閣吾紫雲久留貽三世
珍如宣父爵沉烟灰冷裊篆餘斗室清齋失局鑰
不知何物空々見祛簋金椎竟飛躍至今神氣尚
消阻悵望空堂意蕭索惟將三十六州鐵難鑄今
朝一時錯

黃山谷小磨崖碑

贈司九弟

元詞類碑傳零陵洛溪之水何澄々大唐太子趙
靈武慚德焉可稱中興洛翁仙客何雄放迨々浪
迹荆江上興酣弔古自神旺長歌氣勢增駘宕誅
意之論誠非妄回首鼓彭衙事惆悵南內舊恨剝
疊嶂千秋青壁留悽愴風雷苦蘚終無恙吾弟司
允好奇者見此為之久傾瀉志在金石誠非假恍
如置身磨崖下吁嗟乎平原巨筆垂楷模形如鸞
鳳翔天衢乾坤鴻寶陳蒼珣懸崖千丈同盤盂守
以鬼母驅天吳日月照耀如双珠丹梯夾字懸靈
符山谷太史導前途來遊潑墨湘水隅銀鈎鐵線

凌錕銘上配魯公良不孤映帶石鏡光有無女蘿
山鬼啼鳴七妖蛟波臣驚瞿牛渚燃犀將無殊
千年名迹歲月徂行與太師遊清都

王石丈見貽所画双松做元人筆意余轉贈

蔣靜山並和少陵章鷗雙松圖歌以寄靜

山

海內交遊多蒼杜陵蔣子方年少吾東亦有王湘
原善駕長松入神妙高柯偃蹇蒼龍皮銅班鐵骨
青虬枝海氣西來怒濤湧岱陰千尺濃雲垂蕭々
五鬣交冥冥長風不使纖塵著吾家赤松亦雙脚
血凝琥珀霜根落他日天台橋上見揮毫賴此稿
谿絹赤城公案添一段黃鶴山人意掠亂為誰潑
墨排雙幹

題蔣杜陵手定書目後長歌

大鴻老子文章府生平著書心茶苦早年陳夏作
前茅後社追隨寄廊廡羽翼驤壇訂雅宗白牛論
道寒江許炎精銷歇漢運傾義士冬青弔陵麓公
子從亡但五人王孫張楚餘三戶一龍一蛇錢江
頭柱後惠父持繡斧厓門舟覆晚潮翻群鳥星散
驚飛羽望門張儵不還家去國趙岐離故土雁宕

天台穩寄身或著年來客齊魯惟餘作未忘情

力討琅嬛探石鼓俛仰千秋正變風磨如名岳撐

天柱金石之蹟追三蒼甲乙帳中羅四部依稀清

廟陳賁鏞寶器琮璜列駟琥既追玉屑劉真長推

有清談樂彥輔幸存錄在見瑤編文機集成臬金

縷幸存錄夏公遺文又冥觀博採留憲章搜岩啟

穴窅芳杜如入當年迷速巖唐述窟中多累牘還

從勾漏覓丹砂白雪黃芽問天姥九還指日赴神

都笑拍洪崖捉玄塵先生生平好丹道狂來自奏

鰐鰂躍醉餘按節鸛鵒舞校書七略三十車空飽

人間羽陵靈借問草玄何日成不將名字加財慮

老病雲亭意所甘山魃木客同環堵晚尋大藥向

蘭亭靈威丈人共賓主金堂瑤室七十二洞度包

山帶林屋西臺有淚洒謝翱手揮如意江天哭埋

骨山陰禹穴間千岩萬壑留終古杜陵先生竟客

蔣大鴻侍御故言故言一冊先生詩之書

陰萬以來詩道衰公安竟陵日反覆縱橫恠謫皆

織兒辟如灰輪多轉數駭人餘响未能尋弇州歷

下復傷局促雲間崛起陳大樽詩家正變元音復

杜陵蔣公羽翼之康莊千里遵平陸廓清亦有再

造功龍紋之昂扛萬斛爰除根著植芳蘭鼓吹中
和點素濮五嶽森々方寸中萬里江河歸四瀆幾
杜人極大雅流華亭鶴唳秋空肅中聲一動萬里
籟從不比哀絃與豪竹竟從聞賓作鴻溝中晚以
下為脫輻長吉義山乃醜毒盧仝馬異為烏鵲先
生放言自不放六御調節鳴輪軸不學江東鐵綽
板不厭家雞耽野鷺自有佳人絕代姿何須齟齬
魚衽服漫言遠樹明如霧豈若干尋鄧林木肅慎
休誇枯矢威倚天長劍魚夏簾自古中原有正聲
寧誇促節清商錄願從宋玉賦大言莫隨夸父群

奔逐六繫斷絕四極寧天難夜就扶桑宿小言從

此戒唐七雅道經天悚群目

沈遺民先生著書歌

先生雲間高人所著有
野史定錄及嘉靖以來

吾聞逸客逃風塵而漢高士真其人埋形或著潛
夫論不使世目為鳳麟蜀嚴沉冥惟賣卜仲長樂
志甘沉淪如斯人者不可見鴻飛冥々安得馴勝
國鉅儒誰遁跡躬耕述作唯遺民遺民不祇徒避
世著書萬卷無其倫先朝掌故亦僅見蘭臺令史
良後身甲乙之部擬武庫亭伯斷不稱四巡艱難

董狐紀軼事野史實錄凍手龜命州後史有時續
終身漢臘唯孤臣五朝輔臣列鄉輩儼如遷固膽
其真世宗以來大制作賢奸並列多紛綸嘉隆舊
跡辨微眵流芳石室為世珍此是東林布衣老杜
陵蔣子為扶輪沈先生著書得其
大鴻為校正無舅似舅今
已矣遺書何在愁終湮侯已奇字世須有大翻山
頭將問津我續南州高隱傳先生不愧冠陳荀

蔣道州方虞先生直節歌

方虞者大鴻之伯
也大鴻索余作此

君不見東海漢奄豎當龍樓煬蔽閣闔浮雲愁直
者如弦死道周曲者如鉤盡封侯方正駢首都市

頭鉤黨禁錮同楚囚三君八顧為國憂高風烈々

推陽球誰其繼者蔣道州道州偕計神嘉世魏璫

正有薰天勢權奸正招手附我獲高位不然爾翁

禍立至孰知強項正如山掉頭不往氣橫厲臺卿

不肯入奄門一麾出守甘淹滯千古同官有漫郎

賊退猶聞示官吏

元結守道州時有賊退示官吏
詩方虞先生官道州時亦嘗為

賊所困已而解去其事相類人以為威德之報

書夏奇童遺集後

蔣杜陵所手定也奇童名
完淳字存古委仲夏考功

之子相繼義奇童亦杜陵之門人

三十六塞天地黃巾雲擾炎劉季神傷洛社已丘

墟漢臘冬青盡憔悴下臺兒表榮兒千秋又見考

功兒子甫髫斷內頤阿父方殞身止水已沉江萬

里考工亦沉義士繼起殷頑民枕戈莫厲同袍恨

三戶徒為楚國人尋仇欲附孤兒隊漢時有羽林

之後奮揄血難迴漢運屯韓亡共說子房憤萬死

金椎多苦辛空餘海填精衛千里胥潮氣尚噴

育是父乃有是子人生在三義所敦遺文猶在表

英烈化作斑上侍中血借聞當年陸秀夫遺編誰

向厓門揭

題趙魏公画馬用少陵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首京韻

唐家画馬韋無忝後未更數東丹王世間伯樂亦

已往風塵不辨驪與黃驊驪驄連錢白飛出

天街生霹靂雄姿刷霧更流虹一道飛烟氣蕭索

渥窪千里自西歸同扶日轂天邊飛觀者動色嘆

神駿不知画筆流清輝一一生來白鼻驕悔冥降

精成五花天駟房星下人代若滅若沒堪吹嗟貳

師自刈天山草天子騎歸萬里沙魏公逸筆今古

絕天廐千群傲霜雪何處駒駘十二閑園人桐馬

紛羅列疑是瑤池迎八駿銀川監牧攻駒穩赤岸

澤中踏雪馳青海洲邊御風遁首荷裁過溫泉宮

玉禾移自雪山東雙耳竹批矜駿利肥腸寧與凡

馬同想當前身作罔伯飛蚪偶出雲衢中應知此

是真龍種黃澤終乘大漢風

丹青引用少陵原韻贈王石丈一字相原流

先生琅邪之文孫清標遠出通德門風流瀟灑妙

一世右丞風骨今猶存者君不似代間人非如金

碧李將軍居平丘壑自盤辟意匠慘淡生風雲曾

在嘉陵江上見吳李圖成大同殿右丞小簇超其

群摩詰于吳李圖外別蕭疎逸品當一面蜀國山

川三百里揮毫電激如流箭借問流傳誰後來湘

原隱者耐墨戰不學韓幹寫花驄筆底峰巒自不

同烟雲供養在朝夕五岳墳起排雄風黃吳倪夏

作四友太華鐵屋盤胸中古之作者任驅駕一洗

凡子歸虛空置身却在荆關上北苑巨然相證向

區上諸家盡下陳焚毫閣筆皆怙悵間摹韋鷗盡

雙松老幹銅柯具奇相不唯王寄拜後塵要使畢

宏仍阻費嗚呼君筆良入神安得絹素傳吾真類

上三毛余自媿幸與君為同世人君不鄙夷吾寡

陋我亦多君能賤貧相將詩画共陶咏放浪山川

皆閑身

蔣靜山以顏平原書多寶塔碑多貽黃鉤以

自鐫紐篆及詩箋彩筆諸珍異長歌奉酬

有唐書法誰最能險勁無過歐率更平原正書稱
第一骨氣突過虞永興爭生一帖為世重千年風
骨傳威稜麻姑仙壇小如豆書品誰云痴凍蠅我
昔忝作琅邪客漁洋先生披行滕王公示我浯溪
頌大書數百誇中興幅滿庭除字如掌氣力翻海
飛鯤鵬摩崖十丈龍蛇走蜿蜒青壁相晃凌至今
追憶為嘆絕如臨湘水雲霞蒸今之此碑多寶塔
創自唐代藏神僧魯公手跡勒金石千百蓮花叅

上乘桑門得此重聲價浮屠九級如傳燈法書一

代尊正派忠烈之氣人所矜柳筋顏骨曰伯仲誠

懸要自難相乘永師雋筆超姿媚蕭度以下如郝

勝靜山千里貽大貺正如鐵馬魚銀鷹書品有云
銀鷹負白

鐵馬相立

仰家扇子詩萬字字字顛掣蛟龍騰我

今貧病卧斗室年來白髮羞影感君寶 遠相

寄珍重奚啻如百朋况復印牀鐫寶篆伏靈芝後

來相仍彩筆如掾雲陰下江淹哀謝力不勝一時

照耀波斯室拜賜何減千丈繒長歌為謝嫂 子

何日龍門御李膺

奉和郎梅谿明府初春見寄短歌

春寒勒花花待春蒼龍盤鬱蟻未伸二十四番風
信晚晴郊草色方微新錦秋湖上神明宰城頭姑
射無纖塵雙魚逆泝孝河水尺書遠道來崑崙
崙野老久邀世淮南賓客羞言尊開雲萬往開蓬
門長歌貽我招吟魂鰲翻鯨吐雷貫耳雄風落
傳其真年來谷口伴鷗鷺柳市南頭甘隱淪松作
龍鱗因樹屋蘿衣山鬼堪同論使君惠而能好我
新篇一一驚入神春風春雨離亭柳短長條綠黛
翠

聞大司寇漁洋先生蒙優詔賜環恭賦長歌

紀盛

聖主垂衣五十載天家雨露頻下逮碩獨殷々懷
舊臣雙鳳雲中翥滄海臨軒篤念老尚書歷年出
入承明廬庭堅作士固明允偶然失出為款款微
肯詎能掩大德艱難詎識勞臣力納麓風雷 帝
念哉照臨日月無終極懸車几載蒼炭中赤舄優
游遵渚鴻經歲著書栖硯北一朝恩禮來天東溫
語遙傳值清燕侍臣承旨明光殿天為蒼生起謝
安然竹東山尚遊宴當年劍履綰朝簪御覽宏詞

冠古今退息正非 明主意愛閑偏稱老臣心昔
日講筵恩賚重粵自臺郎為供奉學士雍容入北
門煌煌南苑承光寵臣唯求舊念孤忠 賜環尺
一蓬萊宮人從洛下瞻司馬 帝向隆中問卧龍
鸞臺遺老真黃髮玉音繼終頌金闕十行詔下萬
人歡九天澤沛嘉平月元僚高枕故山林辭 盛
世抱冲襟三層樓外聞笙鶴嶺上閑雲怡素心廿
年魚水真高厚况復深恩眷耆舊叩結常思酬國
恩懶雲無力升岩岫竟勞清問入商山久隨黃綺
懸松閣秋憲府中舊遊處春明欲謝紫宸班皇家

異教良盛事汪濊恩波自天被乞息縱未入駕行
法服煌煌重下賁老臣自此隱丘樊太平歌詠樂
南軒綠野春懷裴晉國紫衣更賜李長源從茲雲
壑堪願養大耋耄期托素賞就室珍從又一時
聖朝或嗣雲亭轡見百年佳行時行之

恭祝 誥封一品夫人蔣母劉太君八袞榮
壽長歌 太君係總憲蔣公夫人仁錫靜
山之母靜山以文來徵詩

我登日觀望長安天邊飛下三青鳥微言擬壽西
王母彩霞夾七翔雲端壽母煌七稽家世彭城照

耀連雲第相夫奮跡平水陽直上扶搖九天際玉
堂散歷官列卿御史大夫登承明起居八座沐恩
寵副樟象服生光晶國榮家慶於馬極寶誥從天
輝五色六珈鞠展有餘芳彤管東房方戩職西臺
獨坐漢三子子詔謁坤寧宮房杜夫人上殿日
宣仁鶴髮開簾櫳恩波浩蕩沾汪濊彷彿天水賜
銀艾朝罷香烟拂袖歸郎第樓臺駐青靄叢桂燕
山五丈夫丹崖九苞群鳳雛蘭膏榮七佐嚴父驛
騶一一登天衢伯仲一麾皆出守百粵 中垂紫
綬緹油車蓋一丈高賜金增秩相先後潁川黃霸
將入朝漢家丞相多外僚就中李子更傑出曲江
高譙橫金貂冠古聲華力深猛手擎青紫無留影
紅杏軒中帶綠楊真能用才文章境夫人頷之應
解顏旧家門祚踐朝班艱辛不負和熊教鍾郝家
聲衆所攀自是一身集五福福壽康寧氣清淑三
徑叢生九畹蘭一庭寶樹千章木古之女士間氣
鍾閨門肅穆欽禮宗柳家七法首韓母中壘之例
載筆從稱觴競作九如想海內詞人爭嚮往崑陵
遠挹帝臺漿露盤高法仙人掌滌沆黃河九曲流
崔嵬華嶽三峰頭群山退處兒孫列衆水咸從衣

帶收三見蓬瀛海清淺麟脯手劈春雲展何用千
年問歲星且復九重邀禁繡箋君堂上老萊衣同
心上報三春暉綫山桃實固常在阿母筵前獻壽
歸

一門三義行

從叔祖太學公諱泰瑞及叔祖母譚孺人
與其婦高氏丁亥同死淄城寇難高少宰
公為作一門三義傳

呼鳴儀部余高祖二華毀峰共絕武謂伯曾祖碩
烈國公碩隱孤高清絕倫相國黃扉冠簪組昆季

筑也孤早年失怙多艱虞迨七負笈泰岱側

徂徠理學師鉅儒孝友承家見懿則還朴心聲佩
名德少厓心許伯仲間雲衢千里行修飭少保聯

蜚入帝京中外敬歷登承明蘭臺柱史躋列棘白

麻詔出稱保銜家門貴盛承天眷漢相威儀人共

羨旋馬之度章素風高閣大啟于曼倩于定國拜

東方同字曼倩碩隱曰吁弟克家隆七顯世標清

華吾責已塞吾將隱蕭然文酒栖烟霞英七仲子

露風骨王謝堂前氣遂勃撐門祚賴材雋摩天

俊鵬何崢嶸相國既沒際改革潢池盜美陽九厄

雷火翻騰鳥獸驚崑岡烈焰傷崩迫爾時太學際
險艱七尺昂藏摧肺肝睢陽罵賊聲似戟常山噴
齒顏如丹賊勢乘潮號呼洶黃巾結隊魚天涌一
時脅從多奸民挾私牋正不旋踵淄城黑子如彈
丸賊奴肆毒橫相干衣冠子弟傷俘掠朱門陳戟
多摧殘我公萬死昭大節孤臣忠氣比秋雲潔吮
面誰惜虛中丞入地盡化長弘血嘆息千秋義士
魂巫陽不下問煩冤人間空自歌哀絳上帝終當
照覆盆烈七貞心感閨閣閉戶捐生赴寥廓殉夫
不愧趙池州侍姑九死歸碧落佩玉玦分芳鞠太

清雲旗絳節光晶瑩一門三義亘終古決自先後

朝玉京門標六闕亦何憾誰訴九閭向天丰稷諭

當閔虎豹蹲臨江節士起長嘆煌煌七巨筆少宰公

萬言表墓豐碑崇丹青久矣已勒金石尚少天語

盤蛟龍從未節義獲冥佑蘭桂充庭昌厥後書香

七世大吾宗行者金紫多垂綬使臣一疏達楓宸

此是綱維世宙人九天綽楔頌金闕竹見烏頭十

丈新

題王石丈摹古画册八幅有小序

石丈道兄畫擅雅宗藝超神妙碩虎頭之

絕伎優人方家李龍眠之山莊獨尊逸品
瀟灑右丞神筆自譜藍田飄蕭元鎮仙才
孤標清閥能事不煩迫促渾如天外遊行
恹淡亦復經營豈比塵中意匠乃有厝長
王子風期久擅清流因而崑崙山樵聲氣
偶通鄭驛范中立師心造化眼前飛華岳
三峰屠牛垣滿志躊躇筆底正磅礴四顧
展卷令人神往如逢天際真人撫毫笑我
狂吟非復梁間塵飯寒具油允宜鄭重吾
謹避之扁輪間聽其飛騰君豈知客詩各

一篇：如畫幅

石丈摹痴翁筆意

畫家每祖顧虎頭虎頭癡絕圖滄洲東晉悠々幾
千載維摩照耀人天界過此維傳黃大痴潑墨真
雄奇厥後江東史庭直痴甚無終極長康子久痴
復痴癡翁之痴人不知金陵百尺卧痴樓興酣放
筆樓上頭齊名茂苑石田叟醉墨水飛與山走顛
狂溷染何淋漓高視濶步良不羈琅邪摹此有神
味還從筆底流雲氣村落人烟八九家柴門不正
自橫斜短橋人坐絕壁下長林十里松濤瀉知君

此画如有神金題玉躐休示人妙畫通靈正幽渺
慎防飛去桓靈寶

石丈摹趙承旨二女采菱圖

采菱復采菱米菱銀塘渡並權相將豈畏風不知
流下鴛湖去鴛湖上共徘徊菱葉菱花不相誤
蘭橈桂楫鑰石篙然雨蓴風起香露青々荷葉紅
鱗魚冉冉芳洲雙白鷺向晚歌聲唱米菱盪漿不
知愁日暮日暮輕舟貼水飛烟中疑是西洲路画
師想見画中人風動藕花落無數水晶道人趙王
孫采菱一曲知其故白石歌聲正長米菱落日

天蒼茫

石丈摹燕文貴秋江晚泊圖

吳興画師燕文貴山水自昔師郝惠尤工舟楫世
無倫萬里風颿歟有神今之秋江寫晚泊烟水迷
離勢寥廓千帆鱗次掛江濱漠漠雲霧傍西津孤
亭微佛當岬首遙望艤舟漢江口小山拳石砥中
流招々舟子蘆花洲王子揮毫托遐想江天渺々
停蘭漿

石丈做米襄陽秋水烟雨圖

海嶽菴甘露寺中有幽人米徵士公麟病手米画

常薄吳生作凡子道元窠臼誓不襲練裙面畫橫
秋水平生潔癖况復顏襟期蕭散無泥滓今之烟
雨滿秋山濕雲蓬勃蒼茫裏萬樹蓊鬱遠冥々嵐
頭濃翠秋壑紫范寬鐵屋脊霄間水何淡々山竦
峙我奇于征雲夢澤望見楚山在行役乃知風物
似襄陽南宮筆下飛雲起因悟達人一片心曠懷
端在青霞里作歌下拜托幽賞袍笏千秋而石丈

石丈倪雲林烟雨圖

清閨閣中一迂叟揮筆如雲不離手掃地焚香宴
坐餘直是千金享敝帚至今傳得洗桐圖不使纖
塵入虛牖蕭疏淡遠致軼倫潔疾寧居米顛後顧
獨含毫意渺然貌得高柯在林藪濛々烟雨意冲
融千尺虬枝腕中走樹根老屋三兩間半捲黃茆
鎮相守蛟龍盤拿多烈風一任嵐光迷桤柳湘原
湘原勸爾一盃酒人工巧奪若知否

石丈做巨然秋山林屋圖

荆關歟矣不復見巨然鉅筆人所羨爾來画手貴
清真金碧丹青轉堪賤北宗翻似程將軍不直一
錢欲焚硯巨師瀟洒稱南宗董源正尔若所擅重
嵐疊翠似仙山幽豁細路通一線傳世時聞水閣

圖異時價重鵝溪絹却從林外寫群峰不使逸人
卧遊傳茅舍重軒谷口居天紳遠落光如電極臺
王子同擅場重翻舊譜開生面惜君未画嘉陵江
一日馳聲大同殿題

題石丈画秋山林木圖

棘里揮毫數王子前有摩詰君後起石谷石丈余
所推倪黃至今良不死豈惟倪黃今復生画中有
詩真畫史當今近在百里間青州不數營丘李卜
居選勝師范寬終南太華頻徙倚巨壺掌劈天外
峰龍門倒注銀河水荆關並驅向中原逐隊千秋
竟誰是為余曾寫崑崙圖金堂玉闕流雲委自此
山房有巨觀芙蓉城頭去天咫今茲縱筆画秋山
藝苑流風得其髓層林疊嶂勢滢洄村落蕭然峭
壁開十盤鳥道入岩岫萬轉清溪去復迴若非曲
折菴花岸那使漁人得入來

石丈殘山剩水圖

夏圭馬遠當南渡李唐大手方遲暮何妨剩水與
殘山湘原隱者稱獨步近看林木競槎枒遠帶寒
溪數行樹江山平遠思無邊蒼葭蒼涼徧秋露画
人自古屬騷人遐觀欲作悲秋賦四顧寒江正落

潮茅屋臨崖好沿沂五日一水十日山好手如今
有良遇從來共說神妙能如君逸品人所慕請君
更與西滄洲端宜丘壑吾平素零膏餘馥落人間
自是清塵不可攀寄言今日輞川子願同携手藍
田山

颶風行

中夜黑雲接天起狂飈突過黃塵裏不周山崩摧
地維倒翻熬極神魚死儼如雷火飛神宵須臾萬
竅聲怒號白馬崩騰胥濤湧羅 又捲錢塘潮觀
伯豈隆訴真宰疎星淡月無光采鼉吼鯨吞沸五
城浪蹴天吳移桂海鳴 山鬼女蘿間道字不正
啼春山黃茆捲盡漁樵舍頽簷拔木青林下萬里
飛來海鳥毛黃沙如雨聲墮瓦 前老樹勢橫斜
天驚石破野人家五日一風不如是山農何計營
桑麻

閩寧都魏叔子翠微峯記為賦長歌

麗英仙人居大荒開鑿竇始長沙王金精揚靈紫
雲去寧都一面西南疆此山我 一萬丈十二峰
頭屹相向就中一峯曰翠微翠微大矯排雲上崇
巖四壁勢摩天丹梯絕磴飛流泉神漢湯 閩人

代不與塵世通山川飛鳥過此一惆悵金城蕩
懸青嶂凌空一鶴守天門嶺岼創影多奇狀嵯峨
虧蔽日月昏有時下瞰扶桑墩度州自古號天塹
南望五嶺皆兒孫丹霄無際翔千仞辟如劍閣橫
雲峻當時江表起塵氛三魏先生天山遯遯世蕭
然處士家手裂儒冠凌紫霞身是遺民遵漢臘蘿
衣蕙帶栖餘鈇桃花洞中携家人青壁粘天雲氣
濕世人對之應嘆嗟遙望蒼茫愁佇立五丁大斧
劈金牛巨靈翻掌撐清秋風迴棧閣入碧落空中
設險非人謀三君卜築向天半世事浮雲眼中見
章貢双江百里間雲沙浩淼冷然善一從辟地開
荆榛世間疑作避秦人陳荀父子互賓主兄弟無
箸無天親二酉洞天披寶冊大翻山頭暮烟碧師
友講學不計年勺庭種樹幾千尺茸屨或似朱桃
推閉門自采商山芝徵君往 却徵聘多謝悠
世上兒一門勞苦皆食力耕讀從來無失職龐馬
餘風人不知襄陽耆舅傳南國伯氏俊邁人中龍
長揖油幕交群公萬里來去生英風吐詞練 成
白虹仲氏季氏文中雄仙 霞舉人所宗不可一
世如孔融結交三五蘭蕙叢肝胆推與陳雷同或

為林確齋或曰丘維屏昔人道義共推許相將膠
漆金石貞善伯兵解歸瑤闕冰叔疾殞淮陰轍唯
有和公遲暮年深山高卧藤蘿月世傑死孝人所
傷昭士麗藻仍飛揚一廋文筆寄終古翠微峰下
三鳳凰

雲門行恭送學臺黃崑圃先生還朝復命

雲門之山何岌岌上有雲氣干青霄左控溟渤右
日觀震方靈秀來相朝野老驅車入廣固擔簦直
指青齊路青齊近歲建東臺朱門陳戟浮烟霧營
丘賜履古名城玉璫尚父舊專征臨淄七萬雄藩

地河濟千年帶礪盟穆陵閨樹排雲上大峴山頭
氣森爽東望層岩積翠深西來驛道平如掌鳳沼
儒臣出漢京手凭玉尺臨蓬瀛堂前問道森門士
雪夜傳經稷下生太史不遺牛馬走採芳蘭澤芝
根莠辟儒氣奪離龍習三駟盡柱談天口海色還
連十二樓文瀾萬頃隣丹丘春申上客皆珠履孔
融北海傳風流賤子滄洲蓬戶士平生落拓栖般
水明公到處說項斯圭璋特達真知己車乘耄耋
頻見招空谷何堪擬浚郊樊英恐抱登壇愧殷浩
常虞物望高國士深慚禮文重交遊鄉曲生光寵

一顧能空冀北群孫陽眈眈聲華動唯緣貧病出
無車豈云馮煖食無魚感激深思非長傲黃瓊公
府飄長裾雅意憐才自隗始殷勤物色紅塵裡尺
蠖難從宙雨飛柳絲微逐風雲起憐余翹首向龍
門品藻由來重一言長缺焉能遷代舍買絲每欲
繡平原落落窮途入帷幙扶風絳帳從礪礪安移
勺水益滄江却携碩石增嵩霍衮衣指日去天東
走馬還期賦射熊漢家丞相尊黃霸白麻詔出明
光宮

崑崙山房集

涪川

張鶴慶

歷友

壬申草

七言近體詩

夏日閑居

幽居能穢大雲天。赤帝暉暉運結鞭。汗臨風朝
熱。客閑門長夏。即神仙。閒吟所憤容疎放。夢覺桃
笙足。晝眠安得華山峰頂上。水花玉井一迴旋。

荒郊

荒郊斜日散雞豚。靜掩柴扉悄不言。徑有菊花真
栗里。門臨流水即桃源。青山似共先生傲。白眼誰
如處士尊。昨日故人相遇從。難衣蕙帶坐松根。

九月望日強恕堂賞菊

錦堂秋色泛流霞。彷彿柴桑興未賒。昨日重陽虛
令節。今宵明月散清華。蘓家內子能藏酒。彭澤先
生共采花。三萬六千能幾度。醉鄉隨處可為家。

賦得家在城南萬木村

家在城南萬木村。偶從一壑闢荒園。山光晴照茶
黃洗。冥色春浮薜荔門。白石飯牛將夜半。神鴉社
鼓報黃昏。等閑薄醉西窓下。萬竹仍依綠竹根。

野興

不做林宗折角巾。蕭然世外自無塵。菊花已瘦秋
尤早。野客無聊懶更貧。數賤依租真敗興。林深結
屋僅容身。荒原坐見南山下。自署羲皇以上人。

秋吟十六首 秋雲

陽雲臺畔畫陰陰。巫峽天高氣鬱森。幻入絳霄非
定質。飛來碧岫本無心。山中宰相難持贈。洞口烟
霞不可尋。一閉天台多歲月。赤城回首萬重深。

秋風

蕭條萬里浩無垠。大塊長鳴噫氣真。悲入蘭臺悲
賦客。涼生蘋末感騷人。驚飈欲奪青團扇。典籍初
迴白苧巾。漢武河汾蕭鼓振。蘭芳菊秀怨流塵。

秋月

金波澄澈晚涼初。三五良宵眺望舒。兔魄夜懸丹
桂斧。冰輪晴映玉蟾蜍。青天碧海偷靈藥。斜漢疎
星走電車。誰到廣寒深殿裏。霓裳三疊譜清虛。

秋雨

西風蕭瑟望漫漫。烟火空林半已殘。屢曲每憂階
草滑。愁心滴碎井梧寒。微雲河漢孤灯寂。暝色滿
湘曉。夢蘭唯有金閨數行淚。相將一夜不曾乾。

秋水

汀蘭沅芷尚依稀，望斷青溪玉一圍。野鳥忘机眠
驚渚，寒絲噴沫上漁磯。微波淡遠王維畫，綺殺平
田考衲衣。如此幽懷良不惡，南華元看自霏霏。

秋山

蜀黃荊居京父子共占秋山圖妙絕一時

蒼翠烟嵐定幾重，蕭蕭爽氣若為容。黛螺晴擁天
門警，蘿經雲寒石磴松。碧落遙連千疊障，清江洗
出一芙蓉。黃家父子丹青妙，寫徧夔巫十二峰。

秋聲

錦林琪樹自悲號，切切寒蟬助寂寥。千隊金戈邊

馬下一帆雷雨楚江潮，無端髣髴髮先時。變不盡驚
風入夜驕，萬籟清商倍惆悵。可堪落葉莽蕭蕭。

秋砧

誰家搗練意淒迷，爛爛銀河列宿低。白石塔前霜
暗下，紫鴛机畔月沉西。越羅坐使推雙杵，湘綺何
緣寄大隄。欲織迴文千里恨，聲聲斷腸實家妻。

秋葉

搖落懷人萬木丹，何堪青女怨凋殘。碧梧院落銀
牀靜，紅栢橋頭玉露寒。南浦半林隨逝水，西風一
夜滿長安。漢宮莫聽哀蟬曲，陣陣清霜下井欄。

秋草

冷烟細雨徧橫塘，一望平原十里長。慘淡誰過桃
葉渡，羊絲無復燕泥香。車輪莫碾蘼蕪路，屐齒微
沾薜荔房。惆悵王孫歸未得，綠莎空傍鬱金堂。

秋蘭

采采幽芳玉蕊新，移來九畹總無塵。憑誰結佩思
公子，憐爾臨江怨美人。每羨含香栖谷口，却因作
賦弔靈均。淒風苦雨湘潭側，零落殘枝未可紉。

秋菊

十日看花細雨天，每逢重九意悠然。畫如逸品超

神妙，清比香醪中聖賢。偏向清寒標晚節，不隨穠
艷鬪芳年。幽情千古陶彭澤，爛醉東籬落日邊。

秋蟬

駱義烏有秋中聽蟬詩

清音高唱碧梧東，雲翼初辭扶荔宮。已轉蜩九類
蘓合，又乘沈瀝入長空。九天玉露留仙馭，四座金
貂伴侍中。莫厭邇來頻結舌，若虛有客泣西風。

秋鴈

蕭蕭落日下龍荒，大漠天高是故鄉。稊稻千群過
笠澤，平沙一曲返沅湘。朔雲銀羽三更月，漢節傳
書萬里霜。迴雁峰頭休更去，楚江南望有衡陽。

秋蛩

窓前絲綿伴長嗟。四壁啾啾感歲華。怨淚絃驚
夜夢聲從殘漏泣。秋花流黃机上催刀尺。翡翠樓
頭出絳紗。可惜征衣猶未寄。又隨明月到盧家。

秋螢

似星如月

年年腐草燭先浮。又逐垂楊渡御溝。一代風流隋
苑夕。千門砧杵漢宮秋。清輝冉冉栖書幌。碧漢盈盈
亂女牛。惟有閑情兒女輩。輕羅小扇下西樓。

詠貧士

陶公也却以遠體和之

溪陰野老久忘机。抱甕歸來更采薇。寒鳥栖栖相
與適。孤雲悄悄本無依。絕樞氣色清何有。金石歌
聲聽未稀。自是長貧終古事。守貞莫使素心違。

漫興

清平里社接粉榆。黃菊青芹氣鬱芬。暗水欲投三
尺餌。入山只得一囊雲。日沉符浦青鷺夢。秋入蘆
花白鴈群。坦步幽人此持節。悠然俯仰自欣欣。

中秋

彩雲飛去意蕭條。秋色方中映汰淒。天上霓裳聞
盡夜。人間明月可憐宵。霜微玉露流金籟。清淺銀
河出絳霄。此夕流光千萬里。坐聞金粟桂香飄。

颯颯金風起。井綸微茫仙樂下。雲端清霜氣結冰。
輪滿絳雪光流玉杵寒。湘曲幽蘭紫楚佩。漢宮團
扇罷。齊紈九秋此際平分夜。誰向長空駕紫鸞。

癸酉秋日哭畢年伯載績先生十二首

先朝家世大司農。姑射神君冰雪容。帝闕有樓成
白玉。延陵無劍挂青松。雲霄夢冷三千界。鶴背笙
傳第一峰。非為感深增涕淚。士林誰不惜元龍。
清言玉塵久含芳。王謝凋零重可傷。南國風流真
吏隱。東臯舒嘯舊柴桑。微樊圃就滄洲外。矯節堂
深綠野荒。從此西州門外路。不探馬策亦淒涼。

匹馬遙來極目悲。衝泥古道下山遲。何堪物在人
亡嘆。正值寒風苦雨時。野墅雲花勞惆悵。畫堂總
帳總淒其。回頭剪燭西窓下。長夜冥冥有所思。
久從栗里闢松筠。乘化歸來欲返真。手種桃花經
歲月。誰期瓊樹厭風塵。驚傳易箴辭船輿。幸有遺
書壽玉珉。石隱園中千石丈。也應淚下碧嶙峋。
御李當時氣象尊。楚歌惆悵一招魂。林宗碑誄留
金石。孺子生芻存杜蘅。憶許新詩連北地。曾隨飛
蓋入西園。山丘華屋情何限。冥雨瀟瀟哭寢門。
當年文酒會高軒。秋菊寒泉欲斷魂。已預少微干

象緯生今物望失龍門、荒園花竹傷心麗、曠野雲
沙滿月昏、借問東流溪上水、為誰鳴咽下空村、
蕙帶蘿衣賦遂初、門前五柳舊林居、人從洛下悲
遺老、客向雲亭問著書、白馬臨風追素紉、清流磨
鏡走柴車、九歌聲裏黃雲暮、桂酒椒漿落日餘、
昔日紫琅驅五馬、今朝丹旆引雙旌、雲松晝偃連
天黯、玉樹塵埋入夢驚、愛客共推如北海、真人不
復更東行、謝安門下空長痛、腸斷羊曇感舊情、
風流端合似髯翁、寶劍光沉玉鹿盧、薤露有人悲
渤海、客星此日落江湖、陶廬三經成萬里、橋園千

頭謝木奴、身後遺文應校勘、為將尺素報封胡、

其十 公所著有滄桑微及戲史等書

司空博物定誰如、家有琅嬛三十車、絕筆華陽人
物誌、奇文白水貨泉書、香山誌墓留遺草、彭澤哀
歌寄太虛、依舊綽然堂畔月、蕭蕭清影照庭除、
挂冠昔自海陵歸、三十年來竟息机、吏部休頭餘
綠蟬、尚書邸第冷烏衣、傷心絮酒千人會、太息交
遊萬事非、况是陳荀諸子弟、德星搖落弔斜暉、
君家三老三珠樹、零落如今盡喪亡、驚聽挽歌來
北里、不聞鳴鶴列東廂、綺裘香冷悲荀令、驛騎人

歸哭鄭莊手拂綵、展生感慨羊欣那得不神傷、

賦得崑崙山下有山房十首

崑崙山下有山房、紫氣冥冥入大荒、群玉峰連天
北極、芙蓉城在海中央、閭風有路通靈苑、弱水無
波接混茫、人世幾曾真到此、步虛聲裏接霓裳、
崑崙山下有山房、誰到西池路渺茫、若木千章交
鶴語、消盤萬頃種魚秧、絳霄月令晴飛雪、寶鼎香
銷夜有霜、芥子須彌君莫笑、丹成指日到金堂、
崑崙山下有山房、天女遙來為散香、三尺瑤芝懸
圓玉、一盃沆瀣帝臺漿、飛瓊覓得紅鸞鵲、阿母騎
歸紫鳳凰、瞬息故鄉千萬里、笑看東海種扶桑、
崑崙山下有山房、天脊峰高近帝鄉、巨勝花開逢
細雨、靈桃樹老落微霜、黃姑碧漢排雲出、紫綬青
麟作隊行、滄海濯纓傷局促、歸來濛汜浣霞裳、
崑崙山下有山房、日月雙丸走電光、一炷大椿蒸
紫菌、萬年小叔飯黃粱、庸奴夸父身為木、牧豎初
平石作羊、長嘯鴻濛掉頭去、碧雲無際拂窮桑、
崑崙山下有山房、蔥嶺西頭落日黃、龍浴朝朝翻
錦浪、鸞吟歷歷中清商、飛雲萬里歸丹竈、桃熟千
年入絳囊、笑指通天臺畔路、露盤仙掌照劉郎、

崑崙山下有山房，山上群仙列數行。裊海遙環九
州外，沃洲不在五湖旁。自裁玉蕊調元鶴，閒睹瓊
花飼白狼。鄒衍談天空咋舌，不知人隸彩雲鄉。
崑崙山下有山房，桐柏仙人闢石梁。紫府丹丘身
是幻，玉砂瑤草自為糧。鵲鳴得三句熟，龍鮓携
來五色香。閒挹洗頭盆內水，誰知曲注作銀潢。
崑崙山下有山房，飢鳳神烏啄稻梁。天上白榆原
有種，海中珠樹不成行。玉禾千畝丹崖近，桐板孤
標綠蔭長。却怪小兒強覓舌，漢庭誰似歲星狂。
崑崙山下有山房，曾入神霄侍紫皇。懶逐金仙翻
貝葉，閑從玉女乞天漿。瑤池月照千林雪，琪樹風
清八尺牀。鶴背不搔真技癢，麻姑指爪亦何妨。
極目
高天遠，鴈入長空。萬里蕭條極目同。木葉影翻青
壁下，樵歌聲出翠微中。烟迷野鴈孤村暮，雲挂寒
蘿百尺風。此際幽人方獨步，遙看古道捲飛蓬。
南園中行
偶然駢背出松筠，十里橫塘傍澗濱。野豎炊烟閑
吠犬，荒原落日少行人。西溪斷壑寒波急，南浦回
風暮雨屯。咫尺吾廬蕭瑟甚，高歌終不厭清貧。

雙松

故人移植雙松在，相對青青翠色鮮。已見清聲盤
地軸，漸看虬鬚放庭隅。海天不讓三珠樹，輦道休
誇五大夫。閑戶著書真有魏，龍鱗老去伴王符。

野客

野客高歌陌上行，三秋禾黍慰躬耕。但輸租稅無
餘務，安坐蓬茅不入城。曝背自矜黃袖襖，烹芹寧
羨紫萸羹。惟憂婦嫁猶多事，五畝清遊待向平。

城南

堪笑城南處士家，秋深籬落自橫斜。當盆雖少家

藏醪，適意無如自種花。靜愛兒童爭采栗，閑邀隣
父話桑麻。寒天偃仰松窓下，粗糲晨餐莫漫嗟。

題豆腐

納納乾坤笑腐儒，誰知美饌在區區。莫慚半菽無
兼味，絕少烹葵佐一盂。瓦鉢盛來伴菹菜，寒漿煎
後似醍醐。分明酥酪含香乳，天為冬烘賜大醕。

冬日大風二首

曠野蕭條多烈風，魚然終夜撼長空。摧殘紅葉千
林下，飄泊黃沙萬里中。坐見悲號吟虎豹，誰將噫
氣塞鴻濛。杜陵老子江郊外，捲盡重茅計已窮。

共工抵死閭崢嶸。伯長驅氣未平。此是渾疑天
柱折。東南真見地。傾。寒空雷雨如憑怒。大澤龍
蛇不敢鳴。袖裏携來五色石。始皇一為煉雲英。

寄懷劉十洲先生兼題其所居繡渚園十首

神無人物若晨星。嘆息斯人似管寧。鮮組幽栖錦
川畔。閑閑長嘯繡江亭。買山雌伏秋林。說劍雄
談夜月青。為問溪邊水。香閣。几。人。把。酒。伴。劉。伶。

其二 先生嘗為嶺南龍門令。田居好為人

先生終老舊漁磯。五柳年來靜掩扉。臨渚盟心孤
鶴夢。龍門掉首片帆歸。綸竿晴拂珊瑚樹。松菊秋

宜蕙帶衣。共說魯連真義士。聊城往往解重圍。

平生愛食北山薇。綠鬢神仙步若飛。偶著墊巾來
紫陌。慣騎老馬入烏衣。栽花錦里成三徑。種柳金
城新十圍。回首碧桃千萬樹。元都觀裏久忘机。

其四 先生八旬五

埋名無恙在東籬。栗里徵君出世姿。黃葉村中狎
海鳥。白蘋洲上采江蘆。危言寄傲家莊史。帶素行
歌榮啟期。獨惜香山憂嗣續。琴書無奈付龜兒。

其五 先生少時以風流著稱

天台當日舊劉郎。流水桃花亦渺茫。對客每貽青

玉案。懷人憶度赤城梁。入門彌望蒼筤竹。逸屋新

成薜荔牆。老去江干課僮隸。橐駝傳得淮園衣。

爵林片石久歸休。老態婆娑漫不愁。七里灘頭稱

大隱。百花潭上泛漁舟。山青雲白人如菊。水綠蘋

香夏亦秋。方朔滑稽真不忝。何人同署醉鄉侯。

彭澤仙人故白鷗。羨君八十二毛斑。紅牙綠酒添

幽興。赤箭丹砂好駐顏。招客每同遊退谷。采芝寧

必入商山。年來繫夢緣何事。只在橫塘水一灣。

繡渚園當繡水均。千章老樹舞潛蛟。臨溪經側垂

畫餌。背閣堂成定燕巢。淮浦曾傳小山賦。江湖又

見大樽匏。少微自古多充隱。羨爾空村結草茅。

其九 先生最豪于酒

伯倫耄矣酒為家。到處黃墟亦復嘉。十里為園千

畝竹。半生沉醉一庭花。塵中荷錫參觴政。夢裏流

涎見。馳車愛爾朱顏能却老。安期應有棗如瓜。

九畹蘭皋晚節香。垂垂蘿帶出雲房。長廊秋水添

三尺。小院幽花落半牀。浮蟻綠醅開畫閣。鱗魚白

鷺入滄浪。對君便此巢居子。始信人間有熱腸。

寄懷焦壽甫兄弟二首

每羨君家不可當。長衢夾數最難忘。芳筵常閉黃

金鎖掃經頻開白玉堂。明月窺簾將進酒。輕風入座漫焚香。梅花紙帳時相憶。一石留髡醉不妨。故飲長鯨氣若虹。君家五斗美流風。青虬紫燕延前客。朱鳳青溪明下童。夜燭當歌榆社後。春衫走馬射堂東。平居苦憶陳驚座。投轄留賓意自雄。

憶舊遊戲為艷詩寄焦兒子兄弟十二首

猶記當年戲業坊。仙僮一曲可憐香。應門不拒張公子。持鉢常隨李十郎。閑擁紅爐調玉笛。醉添絳蠟舞霓裳。銀屏尚有題詩處。可是琅邪大道王。憔悴相如賦美人。城南往事苦重陳。玉釵簌簌應

憐。洛羅袖垂垂欲拂。幽五夜鶯花春似海。九天風露月如銀。回頭何限縈情恨。祇是難忘白紵巾。遠山作意上雙眉。月下嬌嬌絕妙辭。座上微歌驕玉樹。花前解語開金卮。平分春色思仙侶。管領東風付雪兒。每憶絕縷良會日。高唐一夢到今疑。江東棹板試雄風。鳳脰灯前膩燭紅。水月無情勞遠夢。蕙蘭有路問芳叢。神皋結佩隣正峽。秘戲藏鉤托漢宮。腸斷曲終雙淚落。自言家世本牆東。惱公一賦到今聞。寶馬香車道路分。久向青溪歌子夜。誰從芳徑折蘭蓂。桃花扇底飄紅雨。玳瑁筵

前識紫雲當日几多囉。噴曲為君寫向石榴裙。廣寒宮裏盼飛仙。月色溶溶玉有烟。半臂偏憐宋學士。曉風爭唱柳屯田。落花無語歸春水。弱絮多情上酒船。莫笑君家粉黛候。教人夢裏聽神絃。笛裏梅花法部清。流傳來自洛陽城。心懸楚女雲腰舞。夢隔秦樓少婦箏。見慣司空頻送目。坐懷處士淡無情。雙鬟舊日旗亭曲。憶奏涼州第一聲。水調歌頭發曼聲。君家爭羨五侯鯖。鴉翎蟬翼灯前出。雀舌龍團醉後清。絳雪天寒當午夜。蘭臺月冷入三更。高樓通德如相問。愁絕伶懸聽鳳笙。酒冷香殘几載餘。箇人無賴七萌車。蠻箋為報章開府。細馬馱來薛校書。上客纒頭金屈戌。兒家竈藥玉蟾蜍。繡江橋下無情水。不見東流雙鯉魚。當年逐隊彩雲中。四角龍旂路下通。飄渺歌聲疑碎玉。翩跹舞態學驚鴻。每從洛浦飄迴雪。愁絕天台怨落紅。一駕青鸞千萬里。桃花人面恨東風。佳人拾翠九雛奴。廐吏香鞵白鼻騮。碧漢夜深天似水。紅樓月落酒如瓠。聽殘鳳軫垂金絲。奪得鸞籠玉階雲。散烟消頰頰甚。絕憐無夢到天涯。落葉為身片片輕。清虛殿裏識卿卿。梁間學舞紅

襟燕柳外聞歌紫陌鶯夜雪當垓來錦帳朔風留
客下簾旌細蟬金鴈今何在惆悵藍橋隔玉京

自笑時子將有嫁女之事

自笑柴桑老倦遊絕樞主賓對林丘隱之嫁女真
牽大康伯逢人莫駕牛縱使無錢休賣賦但能有
酒不言愁年來心事知何在紅蓼青蘋碧水流

自遣

蕭然幽絕賴清貧莫怨從來骨相屯南郭子真真
大隱東方曼倩久沉淪栽花栗里能忘世結屋桃
源不見人寒盡寧憂無日瓊頭新熟玉缸春

寄懷松壑山人

平居長望少微星五十年來老管寧數里遙連三
徑碧一溪隔斷亂峰青驅馳絕壑成孤往放鶴空
山亦渺冥何事城南復城北憐君潦倒更傳經
回首三台憶舊遊丹梯百丈入殘秋紫萸黃菊重
陽後碧石青山最上頭海氣微茫當落日天風飄
渺下滄洲白頭松壑山人在常向雲嵐起別愁

其三時同遊樹百首石皆已作古人

零落交遊二十年風流雲散總茫然笠陽仙吏乘
黃鶴月麓山人駕紫烟畫閣逸峰留翠黛凄風冷

雨弔甘泉與君愁絕山陽賦回首黃墟更可憐
我作天邊石戶農龍溪東畔水淙淙采薇每念山
中客載酒難尋磻底松蘿經幸無俗士駕柴門常
有宿雲封羅紋寺裏經行處萬壑風傳起暮鐘

老屋

老屋山村接遠汀也堪長嘯向岩扃茅堂結構人
皆笑陋室新成自勒銘梁上烏衣頻掠羽堦前白
鶴靜梳翎浣花杜老雖憔悴無恙乾坤舊草亭

一枝

一枝聊寄蔣元卿自笑蜗廬計未成疊石為牆宜

薜荔縛茅結宇當檐楹常貧閑貧猶依市未老龐
公閒入城補屋牽蘿今日事山妻努力佐經營

憶舊述懷寄鹿庵八首

栗里先生久閉關避人蕭瑟似投閑半生詩酒青
山隱十載江湖皂帽還白嶽閑雲頻北望荒村古
屋住西灣郢中諸子勞相憶只是清塵不可攀
白雲山下出無車碧草茆庵烏道斜彭澤無人窺
菊圃武陵有路種桃花青藤蠟屐遊仙夢濁酒黃
雞處士家載得江南書萬卷百城吟卧舊生涯
吟成絕調向誰高二子論文夢寐勞白雪陽春留

下里青灯綠酒憶東臯君如野鶴繁雙鬢我向吳
霜嘆二毛回首風流今已盡相看偃蹇卧蓬蒿
東山山下結茆菴入世從來性未諳無恙幽懷栖
澗壑有時啼髮對林嵐步兵放浪千迴醉叔夜清
狂七不堪當日交遊寥落甚悲歌斫地憶雄談
吾子當年大將旗千秋雅調使人悲共傳七略勞
中壘雅有三都賦左思東國雄風推北海西園大
物紀南皮祇今雲散傷離別落落晨星又一時
當時雄霸氣飛揚餘子紛紛各擅場無祿人間悲
趙壹有懷天壤見王郎銀燈夜話巴山雨玉露秋
零海國霜歲歲東山黃菊會茱萸折罷總神傷
沈侯壩上昔頻過不淺濠梁興若何細藻衝波依
鷺渚寒潮激石入鯨窠桃花浪裏流紅玉瓠子河
邊藉綠莎當日惠莊知己在几時秋水共婆娑
豹山太史亦風流共向般城對素秋白衿迎風臨
雉堞清溪捲雪下龍湫嘯歌庾亮三更月凭眺陳
登百尺樓華髮飄零餘數子回頭寒廓憶同遊
寄蒲留仙

子亦窮愁昨來聞道仍多病把臂何時話舊遊
談鬼談空計尚遠驚人遙念謝元暉老來更覺大
章賤貧病方知雅道非同學故人蕭屑甚一時道
老姓名稀牀頭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淚歸
懷吳寶峴吳有詞云解羅衣杖劍學從軍
延陵公子迥無倫一去吳山秋復春望斷二千餘
驛路未逢三十六文鱗西湖結屋探幽勝東海論
交憶故人匹馬南來更何日羅衣仗劍出風塵
登東山絕頂五首
蒼杖蕭蕭出遠林東來絕嶽一登臨懸崖老樹龍
髯古跡澗寒莎鹿跡深大壑飛流環匹練奇峰積
翠鬱千尋乘風羽化須臾事聊試憑高出世心
歷井捫參勢可呼老來濟勝倩人扶空林一望啼
寒鳥岐路頻驚問僕夫直上丹梯成小憩迴看青
野俯平蕪桃花開後重遊處準擬明年倒玉壺
其三 淄城南三大峪有三川之形
凭高絕磴千迴轉俯看崩崖十丈懸一帶溪山雄
百里萬年形勝說三川蜿蜒怪石趨幽谷歷落平
沙散渚田珍重巨靈勞斧鑿令人長嘯碧雲天
暇日聊為嶺上行振衣躡躡翠微平淄青千里望

中盡長白群峰足下生絕壑飛雲樵路斷空山落
葉客心驚歸來寂寂人踪絕斜照荒涼鳥亂鳴
居然星斗摘天門霞舉真如鶴影翻衆嶺遙看迴
大陸一峰忽轉見孤村人隨夕鳥歸雲際風激寒
溪散水痕便欲凌虛叩真宰閭風臺畔邈崑崙

半生

半生生已已蹉跎夢裏乾坤醉裏過詩未能工窮
愈甚老來相逼病偏多誰云謀食甘薇蕨漫說無
衣門辟蘿終是陶公能出世蕭蕭白眼眇庭柯

西溪

西溪橋下聽潺湲白石晴沙數往還辟世邇來思
穎水稱詩老去愛香山但儲綠酒時謀醉何必丹
砂謾駐顏歲晚山中多雨雪梅花遶屋掩松關

無題

銀箭風微漏漸添暗傳錦字玉纖纖家隣正峽朝
朝雨聲遶文梁音聲乍譜鳳簫隣翠幌忽驚繡
戶揭珠簾長思夜醉蘭堂月誰見雙飛比翼鸞

年來

年來幽興寄雲林恒室閑情伴素琴酒入半醺稱
善飲詩參老景愛微吟談禪說劍真名士臨水登

山慙素心懶慢遂成愁中散蕭蕭貧病二毛侵
山客

崑崙山客日逶迤俯仰生平嘆數奇貧到室囊空
酒處愁緣多病看花時伯休坐使妻無袴綺里何
妨共采芝為報故人烟面熟相過一醉莫前期

冬日黟山道中

匹馬迢迢度遠岑青溪過盡出長林寒山有路行
人少幽谷無風落葉深蒨室千秋推大隱黟堂萬
仞積重陰三年又到荒原下蕭瑟難禁此日心
路入寒岩鳥道深客來臨眺意蕭森鱗鱗日照丹

崖石颯颯風吹榭葉林谷口龍蛇分九派峰頭臺

殿鬱千尋司農祠宇還今古此地時聞山水音

過高伯良山村

皇姑巷下谷餘舒曲曲藤蘿小徑斜慚愧偶迴通
客駕虛無想像到仙家一溪寒水流清籟十里空
山散碧霞一到桃源栖隱處秦餘何地不桑麻

題潮音菴

潮音菴下潮音洞勝地平臨絕磴偏九折河流雙
樹老千江月印一灯懸崩崖虎豹疑危石淺瀨珠
玑落晴泉便作輞川應不愧數聲清磬出藍田

仙路渾疑出紫霄。焚香莫莫復朝朝。門前鷗鷺般
溪水。浪裏魚龍振海潮。清梵六時依靜室。靈虹一
帶鎖長橋。極知此地塵根絕。常願清修對寂寥。

訪希梅

野客遙來跨蹇驢。入門一笑對潛夫。自我檢老龍
鱗甲。手種桐開蚌口珠。南浦溪聲來座右。東山雲
氣護庭除。相逕細問清齋課。筆陣新傳付善奴。

百四齋中同孫伯純讀約菴所作南村先生

輓詩已而伯純先去

十里尋溪入碧林。故人家在古城陰。來聽洛下書

生詠。何異隆中梁甫吟。九辨悲歌勞悵望。八哀唱

嘆感雄心。匆匆握手與公去。歧路晨風怨別深。

戲贈集巽甫

龍丘居士近何如。江左夷吾定似渠。九錫新頒長
柄塵。六萌頻駕短轅車。入門終秀藏金屋。照采珠
光下玉除。但使謝家生寶樹。莫令人更泣前魚。

果然遲暮慰商飢。玉雪盈盈此定殊。滄海月明珠
吐蚌。丹山春暖鳳將雛。久知飯命雙林樹。從此憑
添五丈夫。稽首河東應下拜。新人間道勝羅敷。

贈內

灞陵歸隱尚能僭。珍重卿言亦復偉。舉案久同塵
下夢。閉閣不厭太常齋。鹿車共挽黃牛駕。荆布何
煩紫燕釵。婚嫁向平猶未畢。青山無計踏芒屨。

閑居

閑居觀物向柴扉。十里明霞映夕暉。汲水山泉離
舍遠。燒畬野火隔林微。行人每向蒼烟沒。寒雁遙
從碧落飛。獨有青溪高卧客。綠莎白石舊漁磯。

自遣

漫頽腹笥誇便便。書麓從來真可憐。常笑祭魚似
白鴈。羞同脉望翻青編。老來汲古少修綆。說到達

時羞著鞭。何似青山向樵路。烟蓑雨笠歸林泉。

問焦簡菴病

聞君多病掩重幃。極目遙天尺素稀。雞骨嶙峋應
似鶴。玉山憔悴不勝衣。心懸摩詰仍高卧。夢想休
文減帶圍。七發何時真一奏。天花落處散葳蕤。

冬日

霏微霜氣閉窮冬。悵望空郊策短筇。曠野蒼烟橫
碧落。寒天白日冷青松。兩峰跨澗樵通徑。疊浪沿
堤水自舂。薄暮無人獨歸去。荒涼四壁响寒蛩。

題畢公權遺詩後

絕代風流亦可嗟。塵中秋雨夢中花。通眉長爪解
昌谷。紫府丹樓作押衙。漫說雄文無定價。終留彩
筆散清華。至今謝眺驚人句。不減漁陽醉後槌。
當年品藻重南金。絕筆驚看久陸沉。不合時宜應
滿腹。每逢好友亦論心。文能玩世偏調笑。詩不求
工未苦吟。南劍西崑添一座。冷冷山水有清音。

晚自城中歸初體口號

僕天登覽愁遙征。一出城闌星漢明。漸覺天寒畏
途遠。偶乘酒力當風行。路經怪石下駟背。人到柴
門聞犬聲。抖擻塵中十斛土。挑灯稚子來歡迎。

春日漫興

甲戌

風捲蓬茅滿目橫。連旬不雨客心驚。未能栽竹留
餘地。除却輸租不入城。芳草多情當徑出。山禽作
意向人鳴。生平每笑桃源客。誤引漁郎似近名。
勝友良晨自不無。莫嫌乞食類陶潛。風吹柳葉鶯
窺戶。雨濕丁香燕入簾。野客漫歌白石爛。春盤惟
有水晶鹽。何當結伴尋山去。一路看花傍酒帘。
一望春山隔短籬。蕭然幽徑綠離披。但能有酒無
辭醉。縱不成篇亦賦詩。碧柳窻前來燕子。青蘋洲
畔長魚兒。落花處處皆堪惜。為語東風莫浪吹。

雜詩

漫從詹尹拂靈龜。浪跡溪山任所之。小徑未栽千
樹橘。當門已長萬年枝。天生阮籍從教放。人道王
湛定是癡。五斗深盈十斛酒。此生行樂不須疑。
林嵐深處卧雲霞。欲種東陵五色瓜。紫陌淡烟飛
柳絮。清齋微雨折梨花。一鉤羅月幽人夢。三尺遊
門處士家。莫笑空山無曆日。春深一一植桑麻。

早起

早起閑行自達迤。羨他鄰父餉東菑。溪流淺魚
遊急。雲盡天空鳥去遲。老大雄心銷歲月。生平拙
計誤毛錐。風前太息花前恨。忍惹春愁兩鬢絲。

春日訪約庵於百四齋

坦步尋幽自當車。果然動即到君家。遙來背郭春
將晚。每為談詩日易斜。半榻雲陰交竹影。一簾風
色落桐花。等閑相送柴門外。桑柘陰陰去路賒。
城隅偶出此相遇。可是芒屨踏綠莎。家為買書貧
愈甚。宅因近市客偏多。柳絲十丈當窻牖。茅屋三
門挂薜蘿。塵外久從蓮社侶。風流二老漫婆娑。
節舍陰陰鎖碧苔。林亭却寄古城隈。門隣十畝方
調鶴。人到孤山為看梅。掃徑每緣佳客至。問津常

逐落花來君家琪樹知多少移向崑崙頂上栽
几日相違繫遠情粉榆十里隔柴荆歸欣我已營
三徑老笑君還擁百城丁卯雄篇寄黃葉庚寅楚
客隱香蓀結隣安得衡茆近竹塢花開絕送迎
紅塵何地是滄洲半畝宮中寄一丘鶴跡茶烟人
悄悄禽聲竹韵日悠悠龐公久矣忘賓主宗炳由
來愛卧遊每到柴桑相對處始知人世小春秋

田家

吾徒端合老烟霞薇蕨春深玉有芽曠野高寒宜
種黍園丁老嬾畏栽花閑看洞壑雲飛盡散步粉

榆日影斜莫厭田家供給少客來且與飯胡麻

過豹岩先生村居

先生卜築闢蒿萊石排雲古徑開自是有人隨杖
履誰云無地起樓臺行歌南浦春將暮拄笏西山
日几回每到花時幽興好野夫來往赴深盃

仙源只在碧溪隈萬柳陰陰長綠苔雅有桃花臨
水笑何須丹嶂拂雲開圖書四壁群山響松竹三
春二仲來消夏銀灣看咫尺放生硯畔好徘徊

聞伯良仲治談卷子溝之勝未得同遊悵然

書此

般溪千折碧琉璃精舍臨流路逶迤便蹇青山吾
欲老溯洄綠水汝何之探奇載酒知何日多病尋
幽未可期咫尺烟波真萬里安能杖策一相隨

堤上柳

不是蘆花撲面飛長條折盡尚依依麴塵拂地蠻
腰細弱絮漫天翠黛稀潮水路歧勞悵望玉關人
老送將歸臨風却憶桓司馬淚下金城已十圍

河上

偶來河上弄潺湲水石蕭疎意自閑冒雨人歸青
澗底跳波魚戲綠蘋灣沙迴溪口吞平岬雲過峰

頭補斷山陌上長歌無與和一瓢濁酒閑松閑

野興

乾坤無恙一漁矼自結絕樞白板扉戶外鳥啼山
雨過籬邊犬吠野人歸齊謳不慣楓香調楚俗偏
宜薜荔衣千古潁陽同此意萬山深處片雲飛

寫夢

夢入江湖萬里空此身遙寄海天東一樽新館竹
林綠九錫今為田舍翁人去碧山尋藥餌鶴歸青
磧響松風便思去逐元真子拍棹冥冥烟雨中

偶來

偶來野渡草蒙茸。鳥道無人碧藓封。一水沙邊拖素練。羣山天外削芙蓉。林間毛女知何在。洞口桃花豈再逢。人世光陰容易老。等閑霜鬢已蓬鬆。

贈豹岩先生

嶺上閑雲却贈誰。蕭蕭海鶴見風姿。三層樓閣山中相。一卷維摩畫裏詩。柳浪臨溪紫釣石。木奴當戶覆江籬。西風屈指重陽節。采采黃花醉竹籬。

早

靈霖去歲沒田疇。亢旱今年動遠愁。石燕不來乾柱礎。飛蝗似欲卜菟裘。密雲時見風霾色。赤日常

隨金石流。安得普天徧靈雨。銀河萬里瀉龍湫。

東望朝霞奇甚

萬里朝霞極目中。丹樓五色出鮫宮。流黃机上飄長線。濯錦江頭浣落紅。綠嶂有情初映日。碧天無際不驚風。采鷺安得乘雲去。直到蓬萊東復東。

野興

雨脚斜連山半腰。小樓閑望野烟消。冬青一樹花如雪。秋漲千溪水似潮。種豆東臯鋤茂草。漚麻南浦傍平橋。蕭蕭不道由旬地。叢菊寒松伴寂寥。

挽焦鳧子

與君壬午共懸壺。五十三年歲月得。忽見塵埃埋玉樹。常思胆印水壺銷。沉大雅風流盡。惆悵交遊意氣孤。回憶花間與花落。當時同醉錦氍毹。

哭焦簡菴十二首

余與簡菴廿年執友也。花晨月夕。說劍論文。亦庶幾耐久。朋矣。契濶三載。竟成永訣。悲夫。君歿以甲戌五月廿八日。得壽僅五十。君少余三歲。先作古人。驚痛少定。作此用寄余門人漢臣介眉。皆君之

落落晨星氣色孤。繡江雲霧暗平蕪。西園公子猶

賓客。東國衣冠痛頤廚。亭閣當年依舊社。河山今

日遯黃墟。碧梧翠竹風流甚。僅作知非遜大夫。

三載傷離路阻修。九原元別起繁憂。極知消渴同

司馬。豈意修文駕赤蚪。大夢到來真小劫。百年強

半已千秋。不堪重上淮垣閣。鎖闥瑯函盡日愁。

其三 君歿時八子八孫而太夫人尚在堂

中。壽如君信可傷。難從真宰問巫陽。子孫早已齊元凱。生元難期曷范張。絮酒黃雞懷往路。萱幃白髮哭高堂。寢門長痛知何日。一朶生芻未得將。

年年幽怨苦重陳。常向雲山哭故人。陌上柴車雙

涕淚天涯磨鏡一沾巾。彫殘玉樹埋黃土。零落山
丘起點塵。莫怪比來知己少。西川門外每傷神。
嗟余折臂久堪憐。濟勝溪山爾獨先。同學故人誰
健在。惟餘衰髮自凄然。蓮花夢覺三千界。金石盟
心二十年。回首歲寒松柏裏。兩行老淚灑空天。
士林今日推文獻。海內斯人應德星。經學諸兒延
世業。閨門百口肅明庭。人如仲郢留家法。客向中
郎痛典型。惜福如君艱大耋。問天誰與叩元冥。
年來把臂竹籬前。多病離居各一天。夢入楓林青
不斷。魂歸滄海綠無邊。芳蘭萎謝思公子。風雅消
沉憶執鞭。開篋見君前日字。鸞箋五色閨雲烟。
經時問訊病維摩。叠叠雲山客思多。名嶽向禽今
已笑。臨江洗馬竟如何。半通未綰青絲綬。長轡先
傳碧玉珂。獨賚九泉遺恨去。萊衣子舍淚滂沱。
余肯園裏久追隨。寒碧軒前路逶迤。回首舊遊雲
散後。傷心幽恨夢歸遲。素車白馬秋風冷。總帳金
灯夜雨悲。莫問當年醒酒石。平原賓客淚如絲。
早衰每囑君憐我。後死誰知我哭卿。郭泰安能續
碑誄。鍾期不復聽琴聲。交遊久已同風雨。意氣年
來托弟兄。極目傷心悲遠道。餘生從此罷西征。

其十一
君齋中有枕碧亭倚峰廊頗具湖山
之勝
憶醉孤亭枕碧流。海棠花底按梁州。浮生剎那空
遊目。夢幻微茫已到頭。仙骨難忘嶺嶺鶴。罡風早
度海雲樓。倚峰廊下如相問。蓬島原來是舊遊。
載酒南皮拂錦茵。君家兄弟喜留賓。珠簾一閉臨
臯閣。上客誰道繡水濱。霜月影中聞斷雁。茱萸會
上几歸人。他時重憶芳園燕。苦竹寒松易愴神。
奉挽畢少參淄渚先生自閩南馳驛歸葬
太荒披髮返蓬瀛。極望湖滄痛遠情。鈴閣几年依
六詔。蕙靈萬里引雙旌。天憐使節乘風下。帝軫勞
臣擁傳行。聞道羊公道愛在。峴南應有淚縱橫。
蒙舍山前掩落暉。星驚握馬重欷歔。金沙江上樓
舫度。鐵鎖橋邊廣柳歸。東海孤兒搶地泣。南荒遺
恨瘴雲飛。猶憐吏部冰頭酒。却共椒漿奠素帏。
不見遺書付所忠。博南遙在彩雲中。甘棠舊德留
諸賤。緩帶風流靖九隆。野祭竹林頻洒淚。歸來總
帳起悲風。當時走馬朝天路。誰復雄文賦射熊。
西南千騎渡瀾津。荒徼年來亦苦辛。駱將至今知
慕義。劍義終古憶王人。身經九折叩崦坂。沒擁雙
旂歟。道塵益代雄才未開府。長城萬里竟沉淪。

迢迢阿清水。閑孤臣。抱恨點蒼山。神傷馬草來。
金華路。隔龍池。覲玉顏。南極使星沉。益部炎方蒸。
府罷征蠻。武鄉千古同勞悴。丹旄淒涼。此日還。
銅鼓曾監漢將營。碧油幢下走軍聲。黑頭未竟。
時策白羽。猶傳制勝兵。萬里昆明馴戰象。十年越。
雋候。命鯨雄。過子弟。應長痛。僕射當時若父兄。
碧雞金馬賦王褒。天末驚聞仗節勞。餘闕悲雲供。
鉤。箭銘旌。寒雨泣哀牢。烟迷貴竹。塵沙黯路。出般。
江瘴癘。高多病。故人憔悴甚。臨風未得薦溪毛。
竹。即雄霸府中。趙痛災。同哀漢大夫。歸英蕭蕭無。
蒼涼清風。落落想冰壺。國恩詔作龍驤塚。家學人。
傳筆陣圖。回首麗江三萬里。忠魂一夜過蒼梧。
其九 公先為貴州學憲。後補永昌參議。
漢節當年出尚方。西偏莊蹻舊巖疆。黔陽王尺衡。
邊徵滇海金波奠富良。化俗文翁傳大雅。征南新。
息頌炎荒。生憎不及中郎將。負弩惟迎下夜郎。
平生風義走中原。揮翰臨池綺繡翻。鶴駕不聞丁。
令返。虎賁無復典型存。南州芻蕘惟難絮。北海樽。
空。哭寢門。此日人琴遂已矣。商音愁絕向誰論。

偶題

漫嗟筋力苦。遂起半畝荒園足。隱淪菊似襄陽春。
舊客松如盤谷老。遺民常垂薜荔容。當戶不種桃。
花。免問津。最喜新芻糲。而熟。狀頭聊復漉陶巾。
和崆峒先生五十三歲詩
崆峒五十三年的。我亦今年五十三。半世關心如。
過隙。一生彈指未停驂。雖無白髮三千丈。且著青。
山八尺菴。不敢臨風對秋水。恐驚憔悴照澄潭。
廣帝京篇四十首 有序
洪渤潛夫猶憶揮鞭易水滄浪下。士常思。
走馬漁陽。駭臨海之賦。帝京徒誇壯麗杜。
工部之悲。小苑多入邊愁。若乃時際承平。
躬逢嘉運。仰泰階而瞻斗極。六符不必再。
陳望薇垣而識奎文。五星於烏攸聚。朝無。
闕事。不妨為典引之篇。家有逸書。或用作。
衛謠之體。即報雖云斷爛。壽以韻語牙籤。
傳聞間。異同用助裨官珥筆。倘愛我而。
刪其甲乙。願從君而付諸丙丁。
宣王石鼓到今茲。法物真同玉牒詞。岐下尚傳初。
羽獵。陳倉猶識舊龍螭。六書文字尊蒼籀。兩序衣。
冠拜。陽晏夜。夜星芒。千氣象。不令雨露上階墀。

盛朝選士貢明堂負笈紛紛到薊方三萬生徒推
賈郭兩都詞賦儷班揚掃門不入王侯宅執戟難
希陞楯郎索米長安何太苦故裘蕭索返滄桑

其三翁頌卷九日為日成日修輯十三經

太學陰陰御道松檀星石檻碧雲封三蒼訓纂留
滂喜六籍豈碑賴蔡邕更老橫經曾稽古鑒與問
道憶臨雍祇今寥落歸東海望斷天門十二重
宏詞不是舊賢科天子臨軒結綢羅洛下書生初
應詔終南徵士覺鳴珂驚駘蹕登天廐飢鳳鸞
赴玉禾獨有桐江漁父在掉頭常自戀烟波

其五蘇中郎有聖皇篇。鴻博之微余嘗力
解舉者作守貞以見志

寂寞襄陽水檻懸閑從塵外數諸賢亡書三篋推
安世博物兼車說茂先天子思深詞賦客羣公朗
咏聖皇篇微軀不與風雲際寥落蒼洲老鄭虔
年來南內即崆峒入直金門有數公書向龍池翻
甲帳經從虎觀問丁鴻樹當溫室言猶秘獵罷長
楊賦最工嚴助承明原不厭凡人寥落五湖東
北門內相重天家旦夕人傳頌白麻博士買驢三
紙券秘書攬轡七香車璇玑賦就歸青瑣沈宋詩
成散彩霞不見昆明池上宴更聞才子去長沙

中朝秘閣重丘墳勝國刪書意自殷雅有蘭臺稱
今火更煩謁者訪遺文石渠同異人相難金匱參
差議正紛見說徐陵曾受詔几年官燭照江濱

其九昇平宴在壬戌上元

昇平嘉宴萬方同麗日和風拜紫宮鳳闕月明調
玉燭龍樓春雪照乾清侍臣扶醉天階上聖主當
筵五夜中九十三人齊作賦柏梁猶是漢臣風
上元佳節禁城開南苑遲遲御筆迴大樹遙連盤
馬地銀花自照按鷹臺恩波似海雙鸞下士女如
朝萬騎來永定門南歸去晚玉鈴羽衛漫相催

瀛臺今是古瀛洲長夏陰陰近鳳樓畫檻芙蓉連

玉棟沙堤楊柳暗金溝賞花太液雲中燕鼓權汾
河水上舟聞道侍臣叨寵眷每分禁衛向蓬丘

其十二西苑內有亭名曰流杯又有一門
即筆題曰曲澗浮花見馮相國子古

思紀

流杯亭子似蘭亭西苑仙舟覆鶴汀五柞宮中凝
晚翠九成殿裏送遙青蓮房雨濕鯨魚甲銀漢波
翻織女星曲澗浮花留御墨鸞飛鳳舞列金庭
禁城西望暢春園曾奏慈寧宴水源鶴髮宣仁來
玉輦鸞旂漢武下金根瑤池獻壽觴玉母黃竹迴

鑒捧至尊長信宮中師大練百年遺詔被春溫
竹宮裡祀不聞喧坐使金吾靜九闌已見飲飛屯
上苑更傳特進頤城門泰壇五夜龍旗出御宿干
犀豹尾翻夾道鳴鸞三十里南郊風物似江村
萬國佛航輯建章垂衣天子坐明光賁曾推警
王會 飲頭飛入職方八尺神龕修方貢五花龍
種下伊涼即今滄海無波日白雉重看奏越裳
端門百戲競迴翔樂奏鈞天正未央法部高頭珠
絡鼓宜春子弟綠沉槍大龍喚水當馳道舞馬郊
蓋上玉牀願附太平點首後大酺十日醉漁陽

喜峰口北路迢迢羽輅時巡下碧霄萬隊期門侍
玉勒千牛侍宴賜銀貂黃羊向夕呈酥酪狡兔當
風掣兒鵬毳幙平沙三十日還饒初散紫宸朝
十二閑中織錦機就中八駿似龍飛五方劇客長
矛陣七 雄兒短後衣帳外時驚蒼鵲落御前親
射白狼歸黃花戍上尋常到知向燕山大合圍
自平吳淠清紛紜苞葉連衡蕩逆氛貴竹八千餘
驛路條候三十六將軍東臨嶺表銷兵氣西望昆
池掃陣雲今日普天施雨露金甌無缺奉明君
下瀨弋莫海潮歸來露布擁旌旄九衢逐隊已

閑馬八校爭披蜀錦袍朱鷺鏡歌登鳳閣紫泥銀
管紀龍縮腐儒嘗奏平滇曲郊祀陳詩亦足豪
前年稽顙下呼韓控馭深恩假羽翰豈使權祜煩
御史寧教益鐵議桓寬海艘轉粟趨遼左計部持
籌策幹難總為廟堂多算勝扶衰不忍破烏桓
積貯籌邊亦壯圖武功拜爵自羣趨封侯閑內燕
羊胃通籍班中珮鹿盧執袴奔車邀墨敕與倭豪
筆入鴻都紫薇門下何人在空使貨郎笈暨儒
短褐難登要路津廣寧門內倦遊人玉河香水流
紅臙金闕疎鐘動紫宸寶馬游龍嘶繡陌輕車霹
靂走香輪誰憐懷刺東風裏團扇難遮庾亮塵
當年杖策入幽燕上客龍門願執鞭入座蕭朱初
結綬同舟李郭自神仙金爐歎炭登瑤席翠釜駝
峰薦綺筵北闕上書歸去後至今夢斷薊門天
其二十五 報國寺姓松一名係儒松今已毀
慈仁寺裏漫相從佳氣氤氳到處逢賀貝競傳來
五嶺休儒誰解弔雙松明珠欲化蛟人淚瓊岳移
來怪石供自是天家輕玩物肯令花鳥困番禺
五陵佳麗護宸居剎迴廊錦不如寶缺每翻雙檻
劍銀罌初試七星魚浪遊咸里開金穴休沐清班

下玉除回首風塵迷紫陌元都觀裏重欷歔
昭王舊迹苦重陳郭隗當年倡劇辛薊野秋風埋
駿骨金臺落日問涓人空傳擊筑華陽館誰復談
天碣石濱千古共憐慷慨地賣漿狗更相親
荆高舊侶久沉沉燕趙悲歌自古今季布生平艱
一諾田光片語重千金借軀結客縱橫甚投轄留
賓意氣深來日大難行路嘆桓東年少逞雄心
衛霍從來重漢京建章下直理鳴笳筵賓馬埒金
為注歡容駝蹄玉作羹紅粉香生三婦艷朱門肉
臭五侯鯖書生慚愧千夫長媿不當年拜射聲

長安士女樂清明猶記鳴鞭陌上行夾道濃香珠
履接滿堤紅艷翠雲輕烟消禁火千門柳風來微
寒二月鶯共說漢宮頌絳蠟九衢猶有賣花聲
西山朝興亦佳哉往笏遙看更几回白衿芒屨何
日到丹崖錦幃倚天開千峰殿閣排雲出百里烟
霞積翠來自古名區雄帝里頓令塵外有香臺

具三十二 桑乾河一名小黃河

盧溝橋畔几經過俠少探丸奈若何龍勢蜿蜒來
紫塞水聲澎湃走黃河時平斥堠無烽火日落郊
原散家駝近日重頒司隸法候人此地又橫戈

擊鼓摩肩去復回長安大道九重開髮頭赤棒高
軒過十里紅塵走馬迴自有春風吹黍谷更無鹿
日照樓臺行人讓路緣何事御史揚鞭霍霍來
毘盧閣上雨初晴一望秋風古北平地枕龍沙閑
玉障日臨仙掌映金莖人烟浩穰通閤輔宮闕微
芒混太清自是皇都多氣色凭欄千里暮雲橫
陪尼山前古木秋泉林寺裏紀宸遊一輪月印三
江影千聖心源泗水流玉篆宮碑看鳳翥金隄處
藻照龍湫南巡羽駕迴翔地多少儒臣奉九旂
歲歲宣防竟若何天儲日日待江沱空勞賈讓陳

三策誰挽澶淵復九河瓠子桃花方漸下淇園竹
槎已無多朱提百萬知何處蝗穴春風漲白波
浙東制府本豪雄保障嚴疆萬里中遂使七閩清
逆孽坐令百粵沐皇風益梅上相歸朝右鳩杖懸
車卧海東回首金城方畧在營平麟閣想元功
澎湖亦是粵王臺靖海將軍跨海迴已見十年開
島嶼何勞萬里貢龍媒鼓車且使驂駟駕御苑誰
將首肯裁欲識漢皇威遠意不今天馬薦重陵
玉門關外白龍堆接踵屠耆萬里來豈有癸庚呼
玉蕊更無戊己戍輪臺防邊卜式能憂國借箸弘

羊善計財但使富民多賜級寧教閑架困蒿萊
馴象遙來貢帝京崔嵬出入向承明三階立仗應
多幸七寶橫陳靜不驚肝胆推移因歲序山河風
度亦崢嶸如君莫把黔駒擬免使封牛浪得名

余冠敵矣戲用陶句賦得十年著一冠

陶家三徑已全荒多帽多情耿未忘懶慢自微衰
老態清寒不入少年場墊巾難學林宗樣危腦非
沿時世裝采采黃花動盈把還將漉酒醉柴桑

解嘲十五首客有勸余題道新今應考中

詔下 山訪逸道為將梁翰赴彤墀銀鷹鐵馬吾

豈敢野鶩家雞世所嗤顧影自慚麋鹿性凡人身
到鳳凰池此生常是甘疎放寧羨雲霄獻納司

鷄鵠自愛碧林飛金絡文犧與性違東閣漫招羣
彥入南山獨抱片雲歸早朝真使心相左簪筆終

知計尚非莫嘆寥寥楊子宅晴窓不少薜蘿衣

泉石從來意所諧百年強半卧雲嵐伯淮豈謂頻

遠詔叔夜深知七不堪縱使微車來道左忍教捷

徑笑終南但令養拙藏幽谷雪月松風夢亦酣

莫羨清班拜瑣闥崑崙外火久忘机漫憐貢禹無

車馬只合嚴陵守釣矶野鳥未甘西苑粟田夫慣

食北山薇閑花落盡餘三徑夜月虛窓少是非

其五 明經方中書自龔黃門建言

結事青蒲早拜章微書十道出明光莫令盤谷驚
猿鶴且為鍾山護草堂閑闔風高天北極絲綸雲
隔殿中央常思充隱多貽笑不敢輕拋薜荔房
緇塵休遣上綈袍白石紅泉任所遭處士風清推
郭泰絕交書就寄山時臨池自愧真當制脫頰誰
云有彩毫猶幸東臯茅屋在半林風雨蔽蓬蒿
初駕空煩走赫號元纁又下海雲西盧鴻祇愛嵩
丘隱劉向何勞太乙蒸鐵硯頻年留石室毛錐五

色散虹霓升沉自古皆前定縱到青雲路亦迷

其八 唐以中書舍人又次者為黃閣光判中書省雜事

披褐無須嘆滯淫柴車落落碧山岑五花判事虛
黃閣十畝為園愜素心牛驥那堪同櫪皂磨磨聊
復共雲林平生每薄虛聲士結網臨淵羨正深

其九

綸扉呵閣紫宸朝萬里金門路尚遙方朔何心歸
上苑司空遁跡戀中條羊裘自喜臨清瀨鳳沼終
慚侍絳霄常羨孤山林處士探梅放鶴遠難招
谷口幽栖枳棘叢難從靈鳥駕長風未能視草三

天上敢謂揮毫五夜中
蟻屈尚憐依硯北
龍池誰解賦河東
惟應築室寒林下
終老雲山一畝宮

延恩函裏許才賢
清切儒臣雨露邊
白賁旌旃司馬檄
紅雲樓閣御爐烟
微

難副朝陽鳳
貧病偏宜負郭田
却笑洛陽神處士
虛糜天子賜裝錢

其十二 唐以中書舍人為紫微舍人

佳氣氤氳隔九閨
山人何必厭深山
誰裁鳳尾三千詔
敢與螭頭第二班
青瑣玉墀休入夢
紫微仙

更渺難攀不才若被當軒黜
駟背何緣却放還

蕭蕭華髮漸相親
老去惟應卧故林
賈至未須歌

紫陌王陽誰說有
黃金靜觀岩岫閑
雲入掉首天

門御路深溪上鯉
魚長尺半飯牛中
夜漫悲吟

鶴書昨日降鸞坡
公府徵賢亦已多
鷗渚有情留

水石鳳池無分沐
恩波但尋南浦白
在柄懶逐東

華碧玉珂莫使山
靈笑通客雅圭何
事重相呵

頭顧不任進賢冠
難向龍門刷羽翰
殷浩無端笑

應辟樊英未免浪
登壇且餐藜藿同
隣父豈共休

儒仰大官半世寒
岩谷我隱鳳毛不
肯借人看

憶歷下舊遊十五首

舊遊回首客心驚
秉燭曾為逐隊行
北極宮前雲

十里南薰樓畔月
三更船過漁舍橋
通寺香滿人

家水滿城夢斷濯
纓湖上柳烟花如
雪浩縱橫

平陵遊俠喜招尋
放浪湖山客裏心
雉堞女牆秋寂寂
水閣漁浦夜沉沉
舟移竹院含情遠
花落蓮

房入夢深不見芙
蓉池上月年年離
恨到如今

當時結客少年場
細馬香車夾路旁
烏柏拂烟開

玉蕊紅渠和露濕
銀塘美人墮珥千
金佩蕩子停

鞭七寶裝惆悵年
來遊侶倦等閑不
到水雲鄉

明湖霜氣入秋澄
坼上人競采水檻
瑤瑜看

艷舞金仙樓閣晃
禪燈當樓少婦飄
長袖隔浦漁

舟弄斷簫舊日琵
琶良譙會至今猶
憶鄭中丞

試薇南來擁百靈
風流文物沒寒汀
城隅水讓明

湖碧河朔山惟華
嶠青萬頃平鋪星
宿海一峰高

敬芙蓉屏稍聞好
事諸公在今日重
新歷下亭

上元甲子慶承平
玉輦南巡出帝京
七十二泉王

屋伏一千餘里濟
源清宸遊赫奕驚
心久御墨林

滴入眼明兩字激
湍千古事高懸銀
榜照蓬瀛

其七 李邕杜甫常燕集于歷下亭

齊郡山川去路遙
當年李杜久蕭條
澣源堂上陪

珠履來鶴橋頭弄
玉簫落日蕩舟移
桂楫春風扶

補 55 - 606

醉解金貂濟南名士知誰在百里魚書竟寂寥
閑從九點數齊州起鳳坊前問跌牛靈鷲孤鶩干
佛嶺鴛鴦雙落百花洲錦衣公子邀紅粉黃鶴仙
人枕碧流猶記杜康泉上酒浪遊倚醉聽笙篴
殷許風流迥絕塵名都佳麗最宜人岢山大陸平
如掌樂水驚濤湧若輪雪色湖菱清欲絕銀絲吳
贈美無倫姜家池上銷魂處琥珀香濃醉後春
滙波門內小瀛洲兩岬蘋花急暝流白白魚兒浮
水面青青蓮子上船頭湖中拍浪看銅斗竹裏聞
歌引玉甌更有岢華橋畔月照人清夢水西樓

其十一

水經注云大明湖上有流至池今其地不可攷口補圖在金陵泉側

端居獨木道元經池上流盃覆鶴汀金線一泓秋
水碧玉函千尺黛螺青嶼山西弔滄溟墓湖口南
臨杜甫亭為報梅園鍾士季几時置酒醉林扃

其十二

華泉勝跡久沉埋遶李山川致自佳白雪樓前春
似海青帘堤上酒如淮孤舟水北紅蘭漿渡玉城
南紫燕欵舊日平臺歌舞地寒溪流出傍湖街

其十三

雄藩舊是漢王孫無復當年邸第存香水分流侵

畫閣大鴛夢覺憶朱門保釐堂上秋雲白列戟廊
前落日昏銅雀臺荒餘敗瓦祇令詞客弔梁園

其十四

天主堂西西域明行人猶解說耶荊鳥斯梵唄來
重譯回鶻衣裳編九衢造化小兒藏繡幙壺丘仙
客入元都名區像教紛紛甚妙相金輪竟有無

其十五

水經注云華不注單椒秀澤虎牙傑

虎牙傑立巒嵒峨一望單椒紫翠多佑客微歌小
垂手榜人擊棹大清河兩行毳帳闌賓至十五燕
姬代馬馱今日齊郡真巨麗泱泱北海意如何

題田綸霞中丞黔書後

終古盤江向北流渝歌蠻俗任冥搜探奇已誌華
陽國拓地常存攷異郵路遠萬山通益郡天垂一
髮入姚州印枝筠蕭應頌載渾似吾家博望侯
三輔雄談馬伏波中丞節制徧祥河金符初罷征
蠻將玉斧重開大渡河荒服尚沿獺鬼俗漢疆爭
比夜郎多試看甲秀樓中記後樂先憂竟若何

其三

羅施自昔隔蠻烟博物今朝有杜田竹米蘆葦叅
食貨柳雞卜入夷堅龍門更續河渠志應劭新

成風俗編聞道采詩獻天子明堂應列職方篇
西南山國浩無垠此日並方入廣輪不覺阮瞻頻
說鬼寧同千寶漫搜神河圖玉版摘文古遁甲開
山氣象新願授琅嬛三十乘靈威秘籙日為隣
志就虞初獨擅奇先生銀管自離披書傳譚苑醒
酣美家有齋詩志怪辭地險中分閭藥嶺夷歌每
寄竹郎祠徙薪控禦無遺策絕勝金城十萬師
奢香九譯接南條一線中通鐵索橋欲向酉陽誇
組似同荆楚紀風謠烏蠻白徠國王會楚女
僅格有苗今日剋棠來萬國水西誰說路迢迢

約若太史送余至放生硯上閑步觀魚

散步遙來借鴈樓先生送客過溪頭陰陰碧蘚干
人石森森蒼波萬頃流沙上見眠州渚晚鏡中魚
躍海天秋八功德水知非遠極目濠梁自勝遊

約若先生欲于傳家灣側置一小舟

白鷺閑鷗任意浮此間我欲賦滄洲千秋浪說黃
泥坂一葉堪容画鷁舟但使沙棠通彼岸何須簫
鼓在中流堤邊自有青楊柳繫纜明年此勝遊

又贈約若先生

夢入松風枕簟涼三層樓上近羲皇柳如彭澤紛

成列菊似柴桑分外香水石自應名退谷洞天仿
佛疑華陽蓮舟製就重相訪只在蕪陵水一方
畢劍津燃薪館中食煎中雞縱

味同筠簪出西陲幽煩幽芬與性宜朽壤何緣生
玉葉靈椿有路承金芝蒸成寶菌神仙府用佐丹
崖冰雪姿萬里携歸邀一匕老饕今日副深期
又雞縱一名雞奪

負苞出土勝蘋英赤羽離披入內京但過三湘餐
螳奪不勞千里薦尊羹金膏玉果無顏色蘆橘丹
砂莫浪驚今日齋房芝並美向康何羨五侯鯖

頌酒

平原昨日督郵至六部青州定不如王績神交大
藥著阮公偏愛步兵厨二豪侍側驚糟粕五斗題
詩美麴車自斷此生常荷師傾盃每畏綠樽虛

登樓

蓬島神仙不可求醉鄉吾亦欲封侯銀沙北渚時
閒雁白石南山自飯牛采菊一籬收野色種秫十
畝解牢愁荒村落日無人到獨上陳登百尺樓

訪約卷不遇

滿屨逶迤烏道西孤山處士去林栖候梅跡遠霜

風冷放鶴人歸落照低戶外長松垂碧蘇門前流水傍青谿相尋何事難相遇不是漁郎路亦迷

晚秋四首

九歌聲裏恨漫漫醉讀離騷自倚欄葉底蟲書疑篆細枝頭菊蕊抱香乾澄潭碧水橫秋色落日青山起暮寒楚客悲歌此時節蕭條何處采芳蘭

其二

鶴睡猿栖好閑閑陶家清夢亦難攀疎松應憫人將老叢菊常憐客不閑庭有短籬飄赤葉囊無長物買青山新成濁酒何辭醉溪上狂歌去復還

莫笑田家但鋪席煮壺炊黍故遲遲一生知己無如酒萬事輸人不止務綠水看來相與淡黃花采復莫言飢清遊若待終婚嫁五嶽應將負向期海天萬里雲冥冥人說幽栖類管寧佳客偶來時對奕癡兒以次待傳經村前古樹千章柳戶外群山一帶青昨日故人相問訊老來應共講黃庭

歲暮懷人詩六十首

上

歲云暮笑堪嗟日月具除序將改時無奈雪霜相通心懸離索既觸緒以紛來夢接笑言亦興懷于遠者或龍門久仰頓隔閭

河或蘭譜中分常思贈處或膠漆故友誼托雷陳或縞帶新盟契同僑札江東渭北悠悠春樹秋雲落月空梁悵悵天涯衰草懷佳人兮不可見空攀隄首梅花思公子今未敢言誰掌芳洲杜若獨眠玉漏指畫肚以抽思危坐蕭齋淚可毫而寫怨囊蟬既久筆札遂多地阻殊方既雙魚之莫慰感深長夜詎尺素之能將縱平子懷人每托四愁寄遠而鄭莊有驛誰為千里傳書望遠人遐云何吁矣魂銷夢斷傷如之何

往路阻修聊咏蕙葭之什余情蘊結敢申

風雨之篇

少司農王阮亭先生

漢廷計相教文終此日軍儲亦已充殷富天家兆神雀文章海內聞登叢銀瑩跨馬傳三昧先生寄此集一玉殿揮毫倡數公尺素遙來訊茅屋似憐

東野為詩窮

大銀瑩宮定山夫子

入貢賢良愧廣川先生玉尺自高懸稷門多士傳經日魯國諸生問道年猶見風詩導鄭譜不將絲

竹誤彭宣蘭臺執法年來久漢室終當相韋賢

少銀臺勞書升夫子

先生之祖中丞公曾為
金興與先曾王父少保

公為
同年

駕駘自笑真群空伯樂當年指顧中每托通門依
北海曾于絳帳事南豈常懷六傳滄浪側莫寄漫
魚沂水東建節几時紹舊業康成翹首待扶風

大司成江陰曹我眉夫子

豎陽夫子本人宗受詔成均振鼓鐘博士四門披
六籍講堂五夜澄三雖依劉我亦同王粲入洛君
先問士龍賤子終身思舊德安能江上遡青峰

山石衛爾錫中丞既齊

三年嚴譴亦淒淒白草黃榆落日低丹鳳樓前宣
玉敕黑龍江上走金雞九重聖主恩偏厚萬死孤
臣路未迷賈誼又承宣室召歸田莫漫老磻溪

於陵李質君侍御斯義

南院詞人賦射熊西臺御史氣如虹青綾久擅金
門署白簡時高柏府風書似更生新說苑人如桓
曲舊乘驄一從輦下同携手望斷天門碧海東

北海安靜子先生致遠

高卧袁安五十年佳兒玉署早聯翩藏書已就名

山業貧病終無負郭田卜築東山三徑外埋憂北
海一尊前何時老友同携杖百里魚書隔春烟

安丘杞園宗叔貞

昆盧閣上六塵清憶共憑高眺帝京佳氣自依復
闕度輕烟時傍五陵生蓮花淨土香墨寂劫火金
輪寶相明一自東歸栖故里竹林何日慰將迎

德水孫子未太史勅

繡水灘頭憶別離鳳啣丹詔出龍蟠仙霞萬里馳
炎海驛路三秋薦荔茱閩粵無人傷白壁孫陽要
自識青驄即今域內推公等莫使斯文嘆日凋

西湖吳海木陳琰。海木久客西江

明聖湖頭九里松多時不見郭林宗著書偶下三
天竺遊侶同登五老峰蓮幕采風當翼軫秋江鼓
棹狎魚龍誰知憔悴延陵子依舊凌雲嘆未逢

聊城朱令璧太史輝珏

大明湖上憶同車聞道東風入石渠往日聊城誰
肘袂祇今虎觀有焚魚傳家舊識尚書履投簡新
成太史書自是洛陽花似錦懸知夾道擁潘輿

武林唐聚占處士文奎。以善書名于筆下

西湖遊子憺忘歸襍被蕭然向帝畿自署鐵門隣

紫陌人傳筆塚寄祥扉典衣燕市行沽酒長嘯吳
山憶采薇裴兒練展今日賤蘭亭安得慰朝飢

汲郡王聚五寺康

憶共驅車入五陵難忘古剎對禪灯白麟奇木君
無愧紫燕青虬我未能張協蕭蕭秋雨笑王恭濯
濯玉壺冰探書汲冢人何似長嘯薊門第几層

雲間周虞齋此岐

爾是江東周伯仁倦遊薊北久傷神遙憐嬌華
亭鶴同度蕭蕭易水春匡嶼談詩常厭衆田何說
易憤驚人誰知寥落長安道豈樂樓前莫問津

吳江弘遜宗弟太史

尚瑗。太史有善江詩集。

司馬門前共帝鄉爾歸東壁我柴桑大官供食從
休沐內宴恩波出尚方每憶談詩過曲巷有時騎
馬入禪房銀魚玉佩無消息采采萼英未可忘

碓山何魯田孝廉

汝

澹源堂上五侯鯖一別湖頭傷我情傳粉何郎終
命薄望門張儉點魂驚家亡却隸十牛衛國典常
隨八駿行一自望人消息遠難從計更問平生

安丘卬君宗弟

在辛

羨君名父本風流游迹縱橫徧九州待欲歸天

祿閣傳家久識富平侯漢京七葉聞貂珥倚相千
年辨索丘矯首天東不相見海雲漠漠迥生愁

昌樂閣敬生

愉

公子翩翩似粉侯年來握手想風流袖中錦字虛
三歲天外冥鴻隔十洲彰義門東蒼玉佩大明湖
上紫雲裘祇今年落時相憶海濶烟深未可求

同里王叔子學博

士初

時在成山衛

憐君憔悴歷窮冬一蹇寒羶出萬峰孤館清霜臨
海嶠空山落日弔秦松勒銘碑仆黃雲合飲馬池
荒碧鮮封聞道鄭虔歸思急故鄉老友待扶筇

陽丘焦詒菴先生

毓鼎

君家焦草是吾師醞清流歷歲時千日中山稱
夙醺一樽上若負前期憐余潦倒几迴醉與爾傳
盃一問之咫尺酒泉三萬里何時重到習家池

陽丘焦吏部立菴先生

毓棟

山公啟事竟何如盡省含香懶上書白眼步兵非
玩世黑頭疏傳早懸車也知漢法惟循例誰向彤
庭一引裾回首舊遊多酒伴即山山畔有樵漁

平原又韓宗兄

時甲子駕過平原又韓魯奉詔講乾卦

六龍當日過平原馬頰河邊御宿屯聖主憐才回

玉輅文儒講易侍金根
天花飄落紅雲散
露藻琅玕日溫
此際賢良傷老大
可無挾策向龍門

歷下肖巖宗弟文其

華山西畔有蓬蒿
仲蔚由來擅彩毫
入洛聲華推顧俊
遊燕慷慨弔荆高
靈和殿裏人無恙
郢曲風前胡自操
與汝清河雖異派
年來肯內等同袍

益都孫光祿孝堪寶仍

贊皇世業冠名都
匹馬歸來玉鹿盧
五斗宿醒沾法酒
四筵雄辯倒醅醕
錦堂玉佩秦毛女
吏隱金門漢大夫
割肉東方應已厭
莫將九尺傲侏儒

益都孫伯純寶仁

相門群從擅優龍
又見當年阮仲容
濯魄秋江生玉樹
摘詞初日照芙蓉
病餘摩詰三生幻
消瘦休丈萬事慵
零雨晨風常念別
天台有賦几時逢

柏陵張南雙鑒。隱逸工畫

公子風流亦復佳
南宗圖畫擅高齋
有時四壁群山響
盡日孤舟一水涯
丹碧蕭森歸逸品
江湖平遠入幽懷
浣花堂畔無人到
草色侵簾欲上階

宣城梅耦長孝庶

庶○耦長孝庶邑時其同邑江如龍作過邑宰

爾憶汪倫下海城
頭姑射似神仙
宛陵一派推

前輩江左 風覺汝賢送別
挑花千尺水懷人楓葉
九秋天震中尼幅吳綾
在顧陸丹青世久傳

青浦王令貽原

余與令貽一別八年偶于宋中五梅花詩冊內見今

貽近

三株寶樹擅江東
京洛名家拜下風
座有蔡邕頻倒屣
文如王粲未從戎
曲江宴罷浮雲散
淮海人歸驛路中
閒道靈巖探梅信
廣平一賦共爭雄

松壑高逸人魯璣

為詢松壑近何如
坐對三山久卜居
共訝衣冠遵漢臘
人傳黃綺是秦餘
空亭招客飛鶴落
落日臨溪二寸魚

翠雨齋頭知不遠
冷峯相映夜窓虛

繡江李礎璜際昌

李蔡何緣居下中
龍西唯爾最豪雄
傳經久作齊門客
炙數能高大國風
優孟衣冠留海右
陳遵意氣擅天東
何當一笑同君醉
罵坐無妨似孔融

岫山水石髮隱君翼宗

沈石齋頭百里分
多時不見老徵君
苦吟太瘦形如鶴
短髮飄蕭鬢似銀
米蕨空山愁日暮
看花曲磴對春雲
華鬢幾番無多讓
談薌漁洋好寄聞

膠西宋楨菴士芳

宋玉多情寄海涯
陽雲臺畔是君家
豪遊玉佩青絲結
客香車白鼻驕
翡翠島中貽怪石
芙蓉湖上落秋花
祇今千里遙相憶
望斷天空見彩霞

德水宋紫函北李

悲秋公子嘆無魚
紙博呼盧意自舒
一擲千金迷彥道
空囊四壁馬相如
窮愁不賣長門賦
落拓甘來下澤車
遠勝佳兒近何似
扶筇萬里慰傳書

東阿張又仲宗弟今瑣

一從把袂向幽燕
鴻雁分飛更幾年
憐我陸沉鴈渚畔
愧君先到鳳池邊
曲江風度趨三殿
燕國家

聲入九天他日宗盟思屬籍
肯來訪舊過般川

德州魏憲武五水

信陵公子不知愁
每向黃墟問酒籌
細馬錦裘過紫陌
蘭橈繡被供仙舟
扶風門下君年少
湖上知交我倦遊
屈指長安分袂後
玉人不見動經秋

繡水張鄭侯泌

苦憶明湖蕩畫船
淮波門外碧連天
飛飛鴻鴈銀塘下
米米芙蓉綠水邊
楚國執珪僕不願
越人擁楫爾堪憐
清歌一曲銷魂處
回首靈和二十年

桓臺元公宗弟朝宗

當時薊北薦雄文
一日聲名動五雲
洛下有人稱陸海
龍門獻策數河汾
阿房賦就愁難達
太乙蒸

臨沂王玉珍佩璫

王郎天壤憶相從
玉樹當前快一逢
弟似休連兄似瑒
車如流水馬如龍
銀牀彩筆三都賦
赤土延津八尺鋒
高唱旗亭分守後
華嚴寺裏聽晨鐘

吳門陳左原先王學洙

歷下相造正暮秋
元龍豪氣本無俦
陽春未許干人和
湖海重登百尺樓
短簿祠前歸故里
長洲苑

裏想風流何時一棹芙蓉沼
更向齊都續舊遊

歷下朱素存懷模。工於書。魚簡卷皆也。時

南陽朱季美無倫
酒態詩豪意氣真
落紙揮毫朝寄遠
炊金玉夜留賓
一時藝苑高流輩
千載蘭亭是後身
昨日故人悲樂今
臨江洗馬更傷神

歷下趙豐原子京

平原公子亦人豪
雅有清吟寄我曹
對客曾題鸚鵡賦
浪遊每典鸛鷖袍
伯通廡下愁春貨
元叔車前見彩毫
聞道雁關矜食雁
可知縫腋重臨洮

沂水相文舟勳

扶風豪士不如君越石清剛迥出群馬埒金錢生
氣色牛心美炙傲清芬風流儼桓宣武跌宕雄
奇殷仲文今日兩河推俠骨由來高氣薄天雲

繡水呂寅甫

然識河東有盛名只今重見濟南生京房行數談
三易管輅當筵說五行訓纂似曾窺冊府字林久
已績家聲十年同學傷離別常憶多才洛下閨

梁溪顧當如

舊日豪遊遠世塵十年魚雁久沉淪賦成失意苗
江夏旗鼓曾當單子春匹馬錦裘敬出塞今年單

綏認前身杜陵遺老憐才甚潦倒江湖嘆戮民

邳城謝允調

汝梅

邳子山川烏紀官君家寶樹倚雕欄落花無語人
如菊揮塵清談氣若蘭江上餘霞天外散池塘芳
草夢中看不堪南望思千里擁鼻能無憶謝安

平昌李順卿

期履

隴西家世擅雄奇與爾盟心歷歲時弟畜相莊如
仲孺年因稍長類表絲虬鬚鐵面冰霜氣肝胆冰
壺玉雪姿何事藏身田鶴隊醉來長嘯譜龜茲

邳齋蒲柳泉

松齡

傳經十載笑齊儉短髮蕭蕭意氣橫八斗雄才曹
子建三升清酒管公明談空誤入夷堅志說鬼時
參猛虎行咫尺聊齋人不見踉蹌老大負平生

東萊易菴宗弟

爾是河東玉樹枝謝家庭院散威風前弱柳靈
和嫩馬上長吟薺臼辭飲策漁陽同落拓悲歌易
水自迷離與君蘭譜為兄弟鵲瑞飛揚自有期

同里畢韋仲

盛矩

當時匹馬賦西征石隱園中歲歲行一自蓬蒿歸
舊里頃今離別憶平生年來畢卓非醪酒老去龐

公厭入城同病相憐不相見綽然堂畔夢魂驚

武定李鶴洲

壽澄

相國都國先生雅也相
君時所允也

衛公定亂障乾坤今日人傳太傅墩賜帶一時歸
內府傳書猶喜逮文孫堂餘綠野三珠樹客憶朱
門五夜樽共道平泉饒世業一丘一壑總君恩

即墨周有聲

非題

黃元美

美中

長安四月雨潺潺二子遨遊宛洛間書笈常携三
島氣笑談每說二勞山當筵同作龍門客顧曲能
歌雉子班今日滄洲千萬里登樓雲海渺難攀

大嵩衡趙張又

緒

浮山太史之子

公子遙來下爵洲
脩脩瓊樹出丹丘
倚天長劍三千尺
跨海神鰲十二樓
石室傳家秦太史
金貂累葉漢通侯
祇今翹首蓬萊閣
望斷扶桑落照收

濮州南虎林

虎林。萬曆丁丑進士南公涿源之子與余累世通家也

虎林生於杭州故以名字之

先朝銀榜曲江春
遺老香山見一人
賴有榮趨為令子
遂令洛社擁閑身
孤山清韻標元鶴
湖水澄波照石麟
慚愧與君通世講
程門立雪更相親

曲阜孔西野尚基

主聖廟

次是文宣一派人
金絲堂上坐垂紳
當時幽谷生

蘭蕙此日中原有
鳳麟波行洙流增浩蕩
峰衣尼阜倍嶙峋
即今聖代崇文教
莫嘆淹中道未伸

太安趙鈞衡

國治

願日東野化為龍
百里乘雲問岱宗
戎向肅然探漢問
爾從秦嶽撫秦松
多年想像桃花洞
何日高亭明月峰
盛世莫論封禪事
但徠逸客卧雲松

龍水趙輯介

微璽

君家自失忠文冠
寥落依人行路難
嶺嶠梅花頻歲暮
天涯霜鬢入秋寒
三年百粵愁中度
萬里孤雲馬上看
今日歸來未相見
倚樓長笛意闌珊

同里王莘野名世

不見安豐意惘然
聞君學道日高眠
長齋繡佛三更月
清梵晨鐘二十年
人說維摩真善病
誰知蘓晉解逃禪
談經我亦身將老
擬共跌貝葉編

栗里王鹿友姓

同學當年共下幃
相期志不在輕肥
君如節將歸隱我似嚴
陵守釣磯
白雪郢中屬和少青雲遊
侶故人稀
祇今憔悴俱貧病
共作柴桑老布衣

陽丘門人焦漢臣

紹祚介眉

紹祚時二

子尊君簡菴新故

存歿傷心隔九京
君子父子係中情
歲時桐墓思家世
風雨麻衣念弟兄
自廢蓑義傳講席
手攀松柏茂秋城
叔孫不作逢時計
苦憶當年魯兩生

龍水趙甥孟遠

澤臨

孟遠早失怙而近又喪偶

平原舊第少華茵
珠履蕭條莫忍貧
無忌少年寧似舅
孤毛已老不如人
渭陽兩陌千秋淚
雷并余悲百里塵
珍重加餐宜努力
莫令奉倩久傷神

聞武定相國李年祖鄴園先生訃音奉挽五

首

督府當年大出師
強藩惕息向邊陲
一時西北聞

天語半壁東南控地維遂使搖光泉逐首坐看閑
粵樹降旗即今箕尾歸滄海無恙山河壯帝基
異時三鎮瞰神州上將殲戎却八竊露布飛馳頻
送喜甘泉烽火坐銷憂營平蕩寇無遺策魏相防
遲佐運籌歸卧東山能几載匡星一墮使人愁
竹帛論功憶昔年征南幕府下樓船晉公拜表因
平蔡琰傳懸車不入燕自是軍書藏秘閣豈無遺
像畫凌烟宗臣留待明堂議海國停春意默然
下顧曾隨按道侯仙霞嶺外陣雲收英公跨海三
韓塞衛國壽邊百尺樓南土秋毫留制府中朝黨
論阻維州當時王渾能無媿口不言功是壯猷
當年襍被入神京孔李通家倒屣迎奕奕龍門真
好士星星鶴髮憶談兵彩毫分賜珊瑚架綺席橫
陳碧玉羹惆悵蕭條思往事平原賓客淚沾纓
輓雲間周永持雅漁

其二

當時被褐客京華與爾南國促去車談易九原王

輔嗣傷神三楚賈長沙華亭終古誰聞鶴江上逢
春嘆落花一自飲醇神醉後中山何用泛流霞
談詩日下萬人傳不得聲名動九天念切稽康初
感舊人如管輅笑無年酒壚遊笑河山渺隣笛淒
然海月懸永定門南分平地至今魂夢在幽燕
吳下誰云是呂蒙 采薊北照天東吟詩自傍青
梧觀高議新成白虎通周顒過江留世業張華博
物讓雄風囊中猶有遺編在開篋淒然五夜中
巾角彈琴說五官周郎年少早登壇引商夜奏珊
瑚映頤回春歸芍藥欄忽入上聲移玉柱醉來北
斗已闌干只今雲散風流盡手撫遺音片月寒
寄館陶耿晏書同年 臘舉○晏書為中丞公
即不拜親公利者以物王兵 諱如祀之曾孫
當年瑤焰走風霆炎手燠天障漢廷強項一時推
傲肯義旗中路失威靈忠貞效節貽孫子清明傳
家見典型幸喜大賢真有後窮經十載育彤庭
中丞投袂氣悲涼瀝血與師起晉陽九土無人同
應詔孤軍裝甲自勒王愧非溫嶠能存晉自是張
巡欲捍唐飢卒可憐終歎窳閑憑往事黯神傷

其三

晏書之父為又朴太史

虎豹猶猶隔九閭李膺氣激小黃門若虛再入孤
臣節請室頻年獄吏尊大鳥墓前風異代夕陽亭
下痛文孫試看繼世天章閣猶有恭光照後昆

聞新曆中諸蜀國節候賦此志盛

車書久已奉神都正朔全以瀚海隅周禮職方開
舊域明堂王會廓新圖泰階星斗懸三象冠帶春
秋入九衢此日太平朝萬國保章不必更擘壺

王乃服先生自為壽壙真達人高致也賦此
贈之

先生雅志淡浮名不待臨期問九京齊視彭殤蒙

傲更一堂僑札趙臺卿上乘已悟同泡影壽域新

開寄太清回首滄桑真一瞬笑看清淺對蓬瀛

一望龍沙百里分白牛溪水傍河汾放懷彭澤哀

歌曲曠達香山誌墓文真宅何妨先卜築幽宮早

已非氤氲好將一片寒山石留待延陵十字墳

聞道名山氣鬱蒸喜看五色瑞烟凝豫謀選勝鄰

萬里莫問將來射漆灯三世幻緣真妙果百年何

事諱丘陵且從野外千迴醉知在雲山第几層

千秋自有樂遊原世法難從違者論親卜佳城臨

北澗何煩秘器賜東園沙沐布簾容狸首翠柏長

楸待墓門復土共瞻新氣象不煩羸葬墓王孫

甲戌除夕守歲四首

絕少辛盤佐鬪茶也嫌爆竹太喧譁天寒日似當
風燭冬盡人如赴壑蛇已見簷冰垂玉筋又驚庭
雪上梅花兒童不識窮愁苦猶索金錢守歲華
從來南阮今家貧四壁清風迫絕處共慶高堂爰
鵲髮自慚指大一綸巾桃符竹葉春盤薦畫袴朱
衣彩新獻壽行觴真樂事萊衣拜舞見情親
六部青州性所耽况逢度歲寄餘酣平生孤落莫
蓬鬢半世浮沉一草菴窮冬欲傳白雪野人夢

不到黃柑明朝獻歲添惆悵回首今年五十三

千山頭白雪如銀十日迎春未放春閱歷已看辭

甲戌不眠酷似守庚申萬家烟火雲花冷五夜風

寒曉色新飲到屠廡今漸後何妨老作葛天民

遊慈壽禪林登閣贈韓太冲先生。乙亥

客來蘭若問支公雙樹蕭蕭拂碧空淨土蓮花浮

紐宅看臺佛火闌禪宮雲霞半落諸天外星斗平

臨萬家中會得此間清靜理何妨徙倚虎溪東

其二

天竺先生迥出群三層樓上遠塵氛逃禪世外聞

清梵宰相山中卧白雲繡佛長齋依寶樹臨池洗
鉢散餘芬他年欲附東林社香滿廬山帶月焚

明山道中

明山山外水雲隈萬頃平時鎖綠苔芳樹無邊春
欲暮青溪有路客重來董生遮莫窺園戶尉終當
卧草萊十里吟鞭斜日落蓬門相靄望中開

咏繡球花四首

瓊姿皎皎傍雕梁莫道輕華近鞠場扶荔宮中看
欲遍唐昌觀裏不聞香乍移海上三珠樹始識人
間七寶裝二十四花信好東皇看意殿群芳

其二

傾城傾國重仙葩十二闌干護彩霞江今何須誇
玉樹蒼蘆重與問瑤花白雲搖樣浮空碧綠葉陰
森隔絳紗誰賦清平於絕調沉香亭畔按紅牙
翩翩白鶴下崆峒幻作名花曲徑中坐見瑶林爭
皎潔由來琪樹本青葱松筠有意舒濃艷桃李無
言拜下風九十春光今欲盡露華偏照蕊珠宮
候仙園裏水雲鄉分得瓊枝向洛陽宋客漫勞瑤
玉葉壁人小立辭金堂羅浮有夢疑晴雪月窟逢
春認曉霜常恐封姨將見妬東風一夜散霓裳

寄懷韓樾依時遊勞山

天風浩浩出重關千里豪遊尚未還憐我空懷三
島夢愧君高卧二勞山雲中飄笠心無著海上烟
霞意自閑倘遇安期為寄訊好尋大藥駐朱顏

又

塵中遁跡學盧敖矯首風烟向二勞垂釣自攀陽
谷樹餐霞欲覓綏山桃孤雲坐對瀛洲市一杖初
分大海濤若見蜃樓真夢幻浮生悔不解天弢
秋日王叔子見過村齋

匹馬南來下翠微清秋有客叩松扉龐公雞黍忘

賓主栗里柴桑少是非三徑黃花孤館寂千林紅
葉一人歸獨憐相送寒山道望折滄洲白石矶

聞選詩人丁瀨寓約岩太史齋中先有此寄

聞道高談碣石宮北來策蹇下西風雄才並駕同
王萊經學無雙類孝公帳裏論衡傳日下枕中鴻
寶照天來質春莫漫傷搖落廬畔寧無臯伯通

其二 陵陽侯丁鴻曾遊海上

榛蕪雅道昧真源賴有騷人細討論共說陵陽來
北海還如敬禮譙西園漢家經術千年在鄴下風
流此日存獨有稷門多野客談天未得共朝昏

羨君物望本雄豪千里清遊擁彩毫白虎觀中傳
世業元龍樓畔見吾曹苦吟不減長江薄放眼平
臨大海濤太史近來偏七略晴窓共爾藝蘭膏
海內談詩鄧與黃晉陽終罷又南陽藝林未息元
黃戰燭火難爭日月光大雅消沉終寂寞小山承
益漫飛揚平心持論須公等莫使元音重喪亡
持衡今日待夫君河岳英靈世所聞莫以談峰開
水火惟將水鑑息紛紜百家物論雖難定千古清
裁自不群共道潛夫多述作殷勤同與訪遺文

韓子宣見贈陸放翁詩係楊芝田先生所刻

古今凡見劍南詩大雅遺音未可違文采風流惟
爾共清吟展卷是吾師晉陵太史鈔書苦荆阜徵
君脫贈奇避俗携來冰雪裏晴窓梅萼半開時

乙亥秋日至歷下 乙亥遊草長甫集

六年不到此湖頭今日重來亦倦遊
菡萏風殘天北極蕙葭霜落水西樓
芳洲問渡銀塘暮漁浦迴船錦樹秋
歷下亭前重懷古千秋勝蹟想風流

和高仲治古歷亭晚眺

謝却詩筒與酒筒蓮房墜粉覓殘紅
萬家烟火連湖外十里雲霞落水中
漁舍人歸黃葉渡菱歌香

送盧船風彩虹亦在雙橋畔千頃玻璃一望通

其二

黃墟重引碧油筒紅柏橋頭萬木紅
畫檻烟消秋色裏酒旗人在水聲中
南山排闥千峰翠北極迴波十里風
白首名都跨北麓頰君彩筆賦文通

明湖八首

風塵又到古齊州白雪登壇憶故丘
萬里目窮千佛嶺衆香國是百花洲
波間簾幕臨湖舫竹裏人家近水樓
誰識清遊孤客意淡雲晴日兩悠悠
丹樓宮闕鬱岩光俯瞰平湖十里遙
暮府徵歌珠

絡鼓詞人載筆水蘭橈蒹葭爛秋光
冷菱角霜沉露氣消莫向堦華橋上望
海天一色路迢迢東來積雨竟連宵
今日晴霞霽絳霄新港依迴湖水面
女牆滅沒崑山腰望窮曲檻耽幽麗
偶過寒塘愛寂寥共道秋來秋士怨
九歌聲裏自蕭條江夏當年迥出塵
襄陽杜老到今聞側身天地滄洲外
曠代風流濟水濱一曲閑亭留勝蹟
千秋雄霸見遺大隴西盛事應堪記
誰向龍門御李君玉斧當年走巨靈
百年誰復弔滄溟齊州自昔多名士
歷下於今復古亭水面浮雲秋寂寂
湖天涼

雨夜冥冥浪遊切莫彈長缺華嶠相署劍氣青
邊李風流世所稱不令殷許佐憑凌百年南北分
壇坫一代文章問廢興雅有珠槃記晉楚莫將牛
耳議郭勝同源異派今何似河岳英靈續未嘗
盛代耆儒老衛宏名藩徵尹漢西京玉門生入孤
臣幸鐵馬歸來萬里行董傳幃中見繁露馬融帳
下有康成歷山講舍今寥落回首風塵百感生
結后迷憶十年前詔下徵賢海國逢六郡諸儒同
射策一時經術愧先鞭名都走馬驕珠勒盡舸留
賓傍渚田今日交遊雲散盡不堪重賦五君篇

乙亥秋日歷下觀秦撫軍大閱兵南郊四首

一望轅門鼓角鳴虎頭壯士坐靡旌雲屯鐵騎來
宣曲月樣雕弧拜射聲滄海乍迴金勒馬江湖新
練水犀兵練門滿上真兒戲何似當年細柳營
聞道將軍出定襄從來笑騎說漁陽齊兒雖讓期
門隊海國驚看組練光六郡良家紅抹額三河俠
少綠沉槍握奇自古傳風后投石椎牛未可忘
幕府龍驤節鉞雄金吾上將坐臨戎陣開商氣行
秋令劍冷霜華拂碧空雷鼓嘈嘈驚過錦牙旗烈
烈靜搖風待邊聞道鑾輿出說與天山早挂弓

海天霜露淨秋寒大將揮戈震鼓發白羽群飛熊
虎隊紅旗半捲鵝鵝軍函山翠黛連兵氣約哭泉
聲入陣雲為語健兒須努力龍城虎塞待論勲

歷下贈馬沛霖將軍

下澤車前馬少游伏波相向卧林丘瀟陵醉尉尋
常見槐里將軍漫不愁三輔雄談思往事一樽抵
掌自風流君看瓜熟青門外誰識東陵有故侯
田實由來未可知乾坤寄恨總成悲滌夫自是多
豪氣李廣何勞嘆數奇十載海隅留傲骨一灣湖
水照鬚眉酒酣為爾彈長劍擊碎琅玕有所思

幽燕老將亦名流緩帶輕裘亦舊遊笑解金龜投
旅館醉調銀管按伊州風塵已失髮龍劍魂夢猶
驚萬戶侯徒步歸來湖水畔避人獨上一漁舟

古歷亭與邢雲客及家弟維南同泛舟

天涯遊子暮何之歷下亭前鼓柁遲碑名垂思
北海芙蓉池在續南皮乾坤長嘯才人盡今古飄
零楚客悲此日輕舟來勝地荒烟漠漠柳絲絲
賦得濟南名士多贈雲客素存黃中及家弟

維南

芙蓉橋畔水西灣旅客蕭條鬢欲斑誰向千秋道

李杜人今此日對湖山平陵道士多遊侶歷下亭
邊數往還白雪音沉終古事危樓只在彩雲間

又

聚首名都復此時湖頭衰柳一枝枝客來窮巷秋
客淡馬渡橫塘落日遲無恙鬚眉方未老莫回離
索漫成悲濟南名士如君輩間氣中興自有期

又贈馬沛霖先生

木中與爾對虛木我病難同問酒帘果下已無行
笑馬厨中絕少水晶盃忍飢臣朔常無粟善易君
平不下簾獨有名流時過從清言豈復愧劉惔

又簡素存索書

魚山公子定憐予笑拂雲烟傍玉除能事漫勞相
迫促與爾何必太踟躕晉人風格將無似嵩嶽元
針自不虛莫以鷺羣矜道德近來多少換羊書

寄鍾衡菴于都門

桶園公子亦風流燕市悲歌按劍歸路未同雲
入岫倚里莫慰雪盈頭風塵到處傷牛後旅邸何
人識馬周為問黑貂今敝否談天宮畔尚淹留
又時衡菴應詔赴選中翰罷歸

金臺千里氣氤氳馬迹憐易水漬詔罷終南種

處士神傷薊北望諸君酒人擊筑誠何似屠狗行
歌定不群愁絕鳳凰池上路未隨簪筆賦凌雲

九日登北極廟

貝闕千尋古渡頭平臨萬象對寒洲漁舟泛泛真
如畫湖水沉沉靜不流客裏重陽虛令節人間此
日正殘秋故園兄弟風塵外莫折茱萸動遠愁

又

西風瑟瑟鴈南翔湖上蘆葦葉有霜綠酒未能浮
畫艦黃花無分對柴桑芳洲秋老蓮房盡紺殿風
高水氣涼此日登臨倍蕭屑獨憐憔悴帶他鄉

見新燕來補舊巢

丙子

驚飛重到舊金堂貼水呢喃去住忙黃口未生尋
畫棟紅襟捺亂撲銀塘依人紫頰歸蘭室愛爾青
泥拂玉筐莫使下簾妨出入年年社日上雕梁

題謝臯羽傳後

臯羽之友康淵蓋為文信國

白雲叩判久徘徊惻然悲風更几回如意故殘丞
相塚杜鵑啼徹子陵臺十年國士傷千古萬死餘
魂賦七哀許劍亭前何限恨江聲不斷自西來
閩聖駕親征阿魯特十二首

欲令四海靖烽烟迅掃龍沙萬里天帝為臨戎

先左廣人從行在識中權春風列陣遂婆雪曉日
鳴饒勒勒川一舉便應清漠北營平何事更屯田
帝里朱樓十二重王師西去見軍容旗翻黑水朝
傳箭馬渡紅藍夜舉烽錦幃連錢金作埒雕弓却
月玉盤龍誰歌朱鷺成新曲好見凌烟五等封
宣曲池陽越騎雄屬車烈烈去關東長楊羽獵三
驅法細柳軍聲萬里風魚海洗兵銀漢落龍城飲
馬塞垣空長安父老應翹首指日天山早挂弓
驚旌影裏識天威誰遣妖氛動紫微八校平鋪千
里道亦龍常傍五雲飛豹韜破敵吞戎壘虎士從
軍盡錦衣神武由來真不殺呼韓稽顙几時歸
行厨法酒挹天漿帳殿銀沙萬里霜青海波光屯
虎旅蹄林野火照龍荒轉輸稭稻三吳粟蹴鞠驂
駟六郡良飛將從軍知不少也應生得各蠶王
先驅萬隊建龍旂兵氣行看貫斗牛宿衛盡稱驍
騎尉健兒新拜岸頭侯人隨征雁連天遠馬渡交
河出塞流聞道六羸將近跡遊魂不復入西樓
鳴笳吹角受城餐士親調翠釜羹七萃新頒司
馬法十年久練水犀兵但令御帳臨戎索坐使期
門樹漢旌此日烟塵銷欲盡酬庸豈屬衛長平

西望祈連震鼓鼓手携玉斧蕩塵氛銀槍效節龍
旗隊甲帳連營約尾軍天上六師行計日風前八
陣容屯雲聖人自勒燕然石不待班生佐策勲
吾皇金甲翠雲裘玉筆前頭柱紫駟輸粟武功爭
拜爵請纓使少覓封侯飲飛起距方投石殲騎長
征淬劍鯨今目群心皆樂戰誰從曲裏唱涼州
列校分符下玉墀牙璋隊隊向西陲元和天子真
神武准蔡中書但視師萬里龍媒都護馬千金寶
劍羽林兒待邊自奪單于壘不用陳湯戡郅友
斥候非閑赤白囊皇靈有意靖西羌六軍組練來
天府百萬旌旗出尚方捧日都頭黃抹額如雲禁
旅綠沉槍天威自將非常甚要斬樓蘭入未央
鳳羽旂懸下玉樞御前親佩繡雕弧金刀夜宿黃
沙磧鐵騎晨趨赤甲都龍顏分兵三勅使虎頭爭
紫五單于太阿自是難輕授赤土何當渾湛盧
聞西征噶爾丹大捷班師十二首
漢皇自將為平羌十萬銳繼下朔方坐使可汗泉
右臂遂令王會徧窮荒千牛逐隊歸真項八駿真
從射白狼今日策勲十二轉凡人先拜黑衣郎
其二

九邊驛路淨無塵絕域車書隸廣輪沙磧遙聞歸
玉帳休屠不復祭金人提書四月頒黃屋飲至千
門近紫宸回望陰山三萬里翠華不惜重西巡
軍中白馬紫金鞵萬里閑山度若飛上將班師來
玉塞征人含笑過金微龍蛇自擁風雲隊熊虎高
塞日月旂昨日天邊馳一騎驚傳縛得賊盤歸
何煩經歲駐為支宛馬原非遣貳師銅鼓夜弛刁
斗禁牙旗畫捲羽書進免教冒頓侵甌脫已向平
城困佛狸天子由來仁聖主任他狂寇莫窮追
秦王破陣奏雲和前隊爭傳入塞歌丞相一時薤
秋壽將軍五道已迴戈鳴笳羌笛從軍樂酥乳黃
羊細馬馱競把玉鞭雲外才歸來渾脫渡黃河
鏡歌曲裏按伊州壯士雷鳴大漠秋介子尚為平
樂監嫖姚初賜冠軍侯麒麟四壁傳圖畫驚蒼干
官拜冕旒自是群方調玉燭此行早已奠金甌
軍中豈少鄧征西鳴劍伊吾路不迷萬里雷霆飛
鐵騎十行雨露下金雞甘泉烽火今朝熄紫塞行
塵落日低聞道晉天頻送喜好將京觀築鯨鯢
九伐爭傳大出兵忽從天外掃不槍回車馬度鴛
鴦渚奏凱人歸翡翠城班劍如霜龍尾耀 韓晃

日雪山明宸遊從此歸宸極萬國梯航奉帝京
風高朔野氣冥冥宣捷連朝向闕廷北斗只今無
牧馬漠南從此奏犁庭濤翻地軸軍聲壯勢壓天
山劍氣青此日漢家三十萬田中宮外暢皇靈
雲中隱隱走風雷天馬騰驤塞上回明月投戈青
海戍春風解甲白龍堆不聞鳴鎗干山外誰復傳
烽萬里來遙想廬兒稱警蹕鳴鞭直過赫連臺
靈威赫赫向車延戲下爭傳執右賢天外銘功雞
鹿塞風前洗劍鵬鵠泉已看瀚海銷兵氣不必輪
臺更戍遙指首渭橋他日事屠耆接踵自年年
霽日天開淨戰塵皇威如電浩無垠餘魂震躡靈
夔吼面縛歸來猛虎馴驃騎行師駐萬里龜茲駢
首已三旬漁陽年少恍慨不信從軍是苦辛
山樓夜月
綠樹孤村孝水東一天玉露夜濛濛林端山近先
窺月谷口樓高易受風入耳濤聲沈枕簟傍簷河
漢挂簾幄蕭蕭此際真幽絕萬里無雲一望中
中秋喜雨 丁丑 〇時在畢劍津燕中
三旬亢旱苦繁憂歲事茫茫動遠愁天際有雲蒸
曉雨人間無月亦中秋露荷滴瀝平池滿簷溜瀟

疎瀑布流翻使酒人增興劇巴山剪燭倒糟丘

又

西風驟雨潤平蕪老雅歡如賜大酺深使三農深
種麥更教五夜快呼盧濕雲冉冉停書幌秋樹蕭
蕭似畫圖天意更憐羈旅况客中免對月輪孤

八月十六夜月望時新雨初霽劍津邀同人

賞月

秋霽登空典氣清恍如身世在蓬瀛一天玉露霜
初下萬里銀河月倍明雲外霓裳方入破林中烏
鵲亦堪驚與君莫惜千迴醉碧海青天此夜情

閱青州王相客先生家傳感賦十二首

先生名若

之官大丞乙酉
白大盡節

紫蓋銷沉玉樹枯愁人楊柳白門烏石城父老哀
遠築建業道民說卞壺百折丹心懸日月千年碧
血灑江湖文山今古同遺恨正氣由來自不孤

其二

新蒲細柳痛淪亡又見南朝李侍郎尚有遺書留
碧海不將家世負青箱九原含笑歸柴市一死何
心戀首陽却望蔣陵松柏裏忠魂夜夜泣江鄉

其三

鼎湖龍去暗心驚瀕死繫臣念舊京抗志共憐周

顛沒壯懷不作褚淵生黃旗改玉愁何極白馬乘
潮怒未平沅正湘蘭多少恨有誰臨水薦香蘅

其四 先生嘗以却曹止首鳳仙

當年王謝重陪京洒淚新亭百感生賁恨中都空
轉餉驚心北府罷談兵魯連蹈海何辭死計國臨
江計未成桃葉渡頭尋舊跡風流雲散總傷情

其五 先生之祖名基為大司徒先生為郎

就義從容自慷慨鍾山發劍倍淒涼清門不愧尚
書履孤憤爭看粉署香雷雨經天悲社屋麻衣入

地拜高皇可憐朱雀桁邊路未得黃冠歸故鄉

其六

慘淡江楓擁碧燐悲涼往事苦重陳衝冠壯髮三
千丈殉國餘生五十春龔勝未能忘漢臘桃源豈
作避秦人祇今弔古墨城畔誰向冥冥負伯仁

其七

連天鐵騎壓南邦牀下軍書對御憲丞相已聊蒼
玉壁通候盡偃碧油幢巖巖浩氣雖無補烈烈雄
心未易降俠骨蕭條歸葬日遺黎痛哭向龍江

其八

回首龍髯嘆墮弓久從飲泣見孤忠神歸紫塞來
滄海卷冷烏衣傍故宮萬仞英風翔碧落千秋靈
氣化長虹猶餘入地斑斑血苦憶當年祗侍中
過江文物蕩塵霾隻手安能定泰階帝謂平陽招
楚些人從止水辨秦淮三千上客悲龍劍十二朱
樓罷燕釵太息國殤思往事九歌悽斷秣陵街
戎馬南來戰氣昏建康烽火照乾坤千金破產孤
臣恨一劍深酬養士恩志薄薛方歸盛世魂依陸
相守厓門當時鴛鴦知多少翠洛頑民賴爾存

其十一

獵獵橫山震鼓鼙牛頭復闕起塵氛願從白下追
張悌不向青溪學范雲三世衣冠存壯烈一編風
雨勒遺文紛紛狎客如江令今日何緣得似君
曲阿湖上久無家李固門生欲貫初怨入冬青留
汗簡恨隨杜宇叫桃花陌刀拜國飛紅雨鐵鎖沉
江漲碧沙異代褒忠今日事冶城寒月莫長嗟

與容亭快談十首

輓輅初停薛荔房我來下榻鐵山陽清言或可齊
支許名理何曾讓惠莊未學驢鳴輸令僕且甘蟻
屈卧滄浪北窓天際真人想不必還爭上下林

其二

此是乾坤一草亭燃薪館裏碧雲停琅函漢史堪
浮白梧兒圖書待殺青雋永羞為三語掾繁華每
饜五侯鯖布衣兒帽傳今古莫笑當年老管寧
遙來命駕煩雲東曲曲蕭蕭一畝宮賴有三升留
管輅好將七枕餉盧仝如君終步雲霄上念我端
宜丘壑中回首圖南今已矣馳驅深愧鹿門翁
自分惟應隱薜蘿倚天長劍獨狂歌速希松阮真
無味方駕曹劉竟若何憐我蕭條悲老大看君磊
落自英多漫勞設醴殷勤甚多病余方厭巨羅

其五

金山嶺下路悠悠古驛蒼茫萬木稠銜玕談鋒真
絕倒劉惔清論想風流茅堂月映千竿竹湖海人
登百尺樓若作齊州名畫記便應先數李營丘

其六

人來下馬共論文羨爾羊欣白練展我設疑城三
里霧君攻堅壘萬重雲散云博物矜龍劍錯道中
郎似虎賁自古同心真臭味願從芳經折蘭薰
浮雲嶺上意長閑高卧清齋懶避閑話到漆園莊
註我醉同叔夜玉為山終南捷徑休貽笑硯北生

生涯且未還却望群峰三十里
几時藜杖一蹣拳
惻惻麻巾白恰巾
度翻骨相不常貧
君看擁鼻行吟者
誰識巖寄廬
落人赤玉胸中無宿物
黃公廬畔
總成塵
植梨橘袖皆言
美好好先生
定是真
老我艱難百病身
支牀鶴骨尚嶙峋
同車瓊樹羞潘岳
良夜清風對許詢
元著起起人似玉
明河爛爛月如銀
却來共剪西窓燭
無奈詞源莫問津
經年契濶隔遠岑
把臂行看入竹林
未免有情揮麈尾
不須無賴炙牛心
懶雲冉冉丹旌幽
恍與氣冷冷
動素琴
擊缺唾壺悲壯志
莫將孤憤寄靈襟

與容亭劇談十首

竹溪逸客昔曾留
今日重來續舊遊
詩到無聲推顧陸
談如有意效殷劉
君家坐得無雙譽
我輩誰堪第一流
俯仰紅塵成嘯傲
乾坤何處不滄洲

其二

綸布單衣正未完
凄風常是下欄杆
梁鴻自不因人熱
花叔何曾怨暮寒
四本論成邀客賞
五車書在好誰看
故山亦念春耕早
欲種畦頭几畝蘭

其三

臯比遙臨烏水濱
傳經端只媿河汾
人如劉戶方

知我度似山濤可擬君
修綆好將同汲古
清樽偏稱細論
大願窺數日臨池
興乞取郇公五朶雲
結客豈綠意
氣新年來百里若為隣
清言何必非元度
痛飲無能效伯倫
珂里君還輕組綬
桃源吾亦欲沉淪
眼光要自空千載
不作羲皇以下人
高館陰陰落日低
匡牀石燈送遙睇
清談疊疊王平北
文采翩翩謝鎮西
疏土通池耽野趣
誅茅卜築似禪栖
有時元對幽窓下
却象何方注馬蹄
琳琅霏屑韵冷冷
玉塵頻揮走百靈
放浪形骸真土不
豪吟風雪類旗亭
狂奴說鬼驚千里
奇論開山勝五丁
笑拂薊絙長嘯處
熒熒桂火一燈青
屈指春深坐永宵
几番花信尚遙遙
君如洗馬居然偶
人道阿龍故自超
搔首絳雲翔碧落
高吟元鶴唳重霄
少丈四壁群山響
賴爾清光破寂寥
多君霞舉似玉液
上下千秋一夕通
著書莫矜旄
仗氣雄談不作馬
牛風
銅盤絳蠟流紅膩
銀管生綃綺
彩虹遮莫傳書三十乘
曾無奇字難揚雄
松間竹逕碧苔封
鄰架千年快一逢
鶴髦神仙王孝伯
龍門上客郭林宗
異時晴沼添幽興
何日看山策短筇
春草未生天宇淨
閑庭寒夜月溶溶

盆盎觀魚水檻開不知春色在殘梅自憐老病年
年甚誰道清虛日日來媿我談詩稱沈謝從君品
藻定王裴相期不少探書興二酉山前更几迴

題楊莊介公用修碧光書院碑書院為范制
臺榭公先生

修復在雲南碧山
無物楊公道像于石

清流伏闕向東華鐵骨冰心裂白麻遂使榛蕪開
六詔坐令丈米接三巴鬚眉無恙留荒徼几杖何
妨入瘴沙舊日焚魚京洛客常隨金馬麗雲霞

其二

披鱗當日撼天閭手把烏號哭敬皇抗疏長辭丹

鳳闕賜環不到碧雞坊朝衣裹血臣心苦絕域移
家姓字香老作南荒爵族客不將孤憤寄沉湘
碧山學士拜封章家世忠貞李贊皇議趨定陶存
漢嗣心非漢國薄歐陽半生走馬荒山道萬死栖
身翰墨場寫韵樓高真不朽誰陳荔子薦椒漿
折檻朱雲下九閭馳驅漢蜀奉晨昏八千里外投
荒遠三百年來正氣存絕徵也知尊廟貌正咸寧
必更招魂乘麟披髮應含笑遷客何曾似屈原

題楊升菴先生在滇南時遺墨尺牘

當年痛哭叩蒼旻百死何辭動紫宸著述自應留

翰墨科名端不愧君親夜郎萬里稱遷客蒙詔孤
臣署罪民賴有數行遺蹟在好將金石勒貞珉

其二

藍輿遊戲見生平老作滇池太瘦生嶺海斯文師
吏部瓊州醉墨識端明偶然殘雪留鴻爪如見飛
雲下赤城忠孝傳家真不忝磨崖何必讓真卿
相門才子窟烏蠻放逐南荒竟不還曠代風流思
染翰當年少壯已投閑揮毫欲接蘭亭座議禮無
慚供奉班筆底烟雲飛不盡想應化作點蒼山

先生自有筆如椽鯨牙萬里天竄後柳州真大雅

謫來李白自神仙事關典禮無辭元字出忠貞便
可傳不是彩雲生六詔誰知遺墨走風烟笑後

送沂水沈令君北上時以墨省內召

鋒車下召出蓬瀛此日循良入漢京公岳爭如燕
吏峻沂流爭似使君清柏臺萬雉霜威近梧掖繁
花露氣清早晚隱侯登鳳閣流連八詠寄餘情

西州吟二十首。哭外父高司寇公作。有序

司寇公累葉典型百年遺老青齋物望決

決大國雄風滄海宗門嶽嶽清流勝紫早

歲登壇藝苑馳燕許之休聲暮年雅志清

修習瞿曇之淨業補苴鄉邑食德者萬家
表率士林維風者千里秩登九列清畏人
知心孤雲高舉物表跨溪山之蹇衡誰識
公卿安丘壑之素衣身同常布百城坐擁
不自私其琅函三篋亡書詎能窮其腹笥
固已富等身之著述任其充棟汗牛竟忘
情壽世之鴻編不自剗梨剗棗良由撫仰
出于天性亦緣生平淡盡名根屢仕屢歸
非為朝中三黜一瓢一笠難忘海畔群山
綜貫百家信潞平之強健聲高蓋代儼白

傳之芳踪片字走雞林琬琰群歸鄭驛名
流奉魚素願厨成蛟龍門洎乎堅卧東山
埋名南陌侶勝友而佚老清課趺跏托避
地以幽尋解座成想結好生之蓮社志慕
雲栖鶴訓世之瑤箋心儀吳玠三楹草閣
冬夏一瓊百尺桐陰門庭半畝齋彭殤于
生死脫手西歸婉莊列之流風嫺栖東土
乃者辱我耆宿天不慈道停彼相春人皆
浩嘆雖上壽已登乎大壘而啣哀同切于
淪亡悼哲人之已萎實邦國之云瘁慶也

情屬甥館誼比師門風沾脂澤于冰東每
奉德音于硯北蔡中郎之倒屣舉鄴架以
畀仲宣王太令之燕閑書練屨以貽羊子
撰秋山之杖履時繼微吟逮薤露之凄涼
情深墮涕禮魂托九歌之咏懷賢續八哀
之音感舊興悲亦何知其詞費曼聲歎痛
不自意其聯篇或焚之隨追之前見太荒
之披髮抑付之木婢之手應洒淚于麻衣
其一公所居之閣前有門曰海山門

四廂堂前景物非空庭慘淡弔斜暉千章樹老涼
雲度九曲池荒病葉飛石几當樓寒峭峭銀牀流
水鎮依依海山門下如相問知與青童駕鶴歸
其二栖雲閣公所居也閣外有高桐最古

憶昔吹簫向碧空夫人峰下盼雄風司空傳物驚
龍劍大雅扶輪賦桂叢火聚未歸丹雘側安期只
在海天東栖雲閣畔傷心處腸斷龍門百尺桐
其三公自罷少宰後未久即歸田既復以爲
補秋官侍即故履乞骸
啟事明光意已闕栖遲海嶠卧雲戀人從綠野思
裴度帝謂蒼生起謝安神武挂冠新祖帳鑑湖投
老舊漁竿乞思詎作千秋計不為龍驤葬玉棺

其四

華陽逸客意悠悠，悵金龍自掉頭。老去閑閑叅
白足，平生宦跡半滄洲。雲濤時駕三千頃，鶴夢春
歸十二樓。常恨羊曇情未切，祇從醉後哭西州。

其五

公生平為人及行文大類眉山，長公而
晚年作堂于東郭外，則曰我酒堂，故東

名也

萬斛珠源翰墨場，眉山嬉笑盡文章。前身應侍端
明殿，曠代同傳載酒堂。落筆自携滄海氣，遺文猶
覺姓名香。即今多少雲亭草，後死殷勤問繆湘。

其六

閑浮每笑久迷津，常向人天辨假真。畢世逃名猶
避敵，平居濟物不謀身。宰官現相真如寄，居士維
摩爭少塵。長嘯數聲雲海碧，三層樓上一歸人。

其七

城陰結屋似藍田，高柳千行刺碧天。池上彈琴耽
習靜，溪邊命酒愛逃禪。士林輟業青編下，父老吞
聲白鶴前。此日方知羊太傅，峴山有淚古今傳。
等閑滄海即桑田，悟徹浮生不繫船。摩詰有時栖
桐水，贊皇久已鬻平泉。青蓮寶筏三千偈，黃鶴松
風八十年。為謝塵中諸眷屬，先生揮手赤城顛。

常侍雄篇日月懸，揮毫電掣擬飛仙。人來洛下思

君實，客到香山哭樂天。詩格有時矜獨運，文章老
去畏人傳。可憐後玠蕭條甚，樂令遺風憶昔年。

其十

公嘗云：成歲於春水，飲東坡前後赤壁
遊，客泛舟賦詩，飲而具詩題，一曰壬戌
之秋七月既望，一曰是歲十月之望，蓋通
達其會也。

放生硯在存河湄，葉葉輕舟逐所移。萬頃滄波
桂楫八功德，水配蓮池魚龍潮。落屯青嶼菰蒲風，
迴漾綠漪猶記雪。堂遊跡在風流雲散總成悲，
由來心跡本雙清。水鑑澄澄玉一泓，書授仲宣悲
掩卷，興停靖節哭門生。東臯遊侶浮雲散，北闕虛

帷落照明海月。一天人萬里蕭蕭已返芙蓉城，
侍燕清齋計已還。天門貽蕩駐驂驂，塵中一燕回
眸遠。海上三峰撒手歸，浮世不還隻玉珮。道山久
其七條衣赤，此仍下人間。否縵嶺明霞夜夜飛，
年來高卧似袁安。憲外梅花閱歲寒，幽壑唯聞振
勝蹟。消時早謝進賢冠，向禽名嶽遊方倦。瀛海波
濤興未闌，此際浮丘應把袂。五城明月夢中看，
英州沽酒每同遊。二老人傳第一流，是處溪山客
嘯傲。異時風雨弔松楸，青蘿洞口雲花冷。翠瀨亭
邊草色秋，執紼靈虹橋畔路。淒淒丹旆使人愁。

其十五

先是公已歸隱為魏家松推穀勉為出山故引是

懸車當日已投閑却為寒松罷掩關拜疏朝端起
紫禁驅馬海上戀青山辭榮焚闕排雲出退引三
茅計日還太息騎鯨天外應知盛代有仙班

其十六

公金石之文名重海內為御史大夫時召當世家之

北海雄文冠一時坐令碑版照天涯珊瑚早架徐
陵筆翡翠春生庾信詩紫殿揮毫驚玉陛黃門鼓
吹聚金芝老來避世甘雲壑淨洗浮名問具茨

其十七

公別號紫霞道人

蓬島雲車約紫霞只今歸去列仙家切雲長劍崆
峒子跨海靈璫萼綠華笑指十洲水清淺華搖五
嶽氣橫斜可憐塵世歌萬里紫府誰知作押衙
問天不語自夷猶千丈松崩結暗愁海內衣冠悲
碩果盛朝香舊失風流禪儀北闕無遺草絲竹東
山罷遊萬樹桃花敲馬策有人長痛哭山丘安
勝因夙世住香臺九十年中歷劫灰淨土化成人
似玉雙林獅子吼如雷蓮花界裏聲聞寂金粟光
中寶相開便是阿難初唱義一時萬衆哭如來

其二十

東坡自作誌樂天自為醉吟先生傳

人道東坡似樂天我公異世總三賢攢眉不著尚
書履乘興時登野客船誌墓自為獨行傳醉吟聊
作咏懷篇千秋文采依然在羽化誰知是地仙

崑崙山房集

淄川張篤慶 匪友

七言古體詩

甘泉谷大石歌贈月麓隱君以下壬寅

甘泉怪石眠雲房依稀天地同青蒼古未神物有時見陵谷遷變如滄桑靈鷲之峰留不住飛來淄水西南疆峭削芙蓉滋雨露噴吐玉筍生蘚裳大者十尋皆偃卧若為屹立形昂藏鋒鏑空飛動銅仙辭漢來雲罔天矯真看萬靈伏猶如大海羣龍翔霞蒸萬丈足孤秀嶙峋四面多劍鋌其餘亂

石俱奇絕仙人杖底留群羊斧鑿離奇選時列烟雲爛爛五文章吁嗟此石世所重胡為乃在山之陽登嵩丘兮臨太行選石未有如茲卿長揖問石石無語坐卧勞我留傍徨月麓主人甘泉客若栖野墅時相望我來摩挲三嘆息俯仰空山秋興長由來材大難為用年年埋沒狐鼠場嗚呼此石無人識絕磽深藏太古色太古色委荆棘三台西甘泉側長歌一曲對此石秋山日落青天黑

滴水泉歌

碧山背拂青天高龍騰虎卧何岩堯氣勢雄嚴如

雲巢守以龍伯負以鰲日南使者誅求饒鮫人涕泗衣冰綃海若嘿嘿愁無聊依夷蒼水不可招千尋石罅蒼苔交嘈呖鏗鏘如怒哮又如銀漢瀉洪濤玉女盆翻聲濤上有木客名山魑飛奔絕壁欺猿猱下有澄潭清不涸湛湛明鑑窺眉毫秋風九月孤兔驕草衰木落山蕭條嗚呼自古勝地多寂寥何人杖履來逍遙安得幽興如我曹坐令此地屬漁樵

龍水齋中作

崑崙客子離雲岑箕踞擁鼻多苦吟愁聽荆山獨鶴唳忽憶般水孤烟深長歌短歌意未已欲睡不睡彈鳴琴滿庭積雪人跡絕清露下寒夜心

其二

塵中何處尋沃洲側身東望良悠前年上書不得意此日抱病猶含愁即看雨雪已歲暮不復詩酒當高秋視山臨水空長嘆獨上陳登百尺樓

狂歌贈陽丘柴彤仙以下癸卯

長白春風下蠻麓杜鵑夜山中哭有客偷然入我門崑崙山人展書讀繡江落日念攜手蹉蛇湖海猶初服掀髯一笑碧天高陶家濁酒聊共漉青

眼高欲斗室間太息時危輒賦鵬十年飄蕩困風塵
致身終擬登天祿孫陽應不顧驚駘靈均豈可爭
雞鶩登日視今拂秦松採瑤華兮擬若木念爾昂藏
江海人清貧不屑膏粱福丈夫豈俱無擔石驅駟歸
去子真谷

短歌贈趙元子

揖雲堂中拂素紙霜天冽金風起山鬼要宵正
窺人剽竊一詠龍紋紫豪雄意氣不可當嘶盃欲
吸汾潁水英風爽凌蓬瀛海天萬里波濤駛莫
須悲悼擊琅玕會向崑丘馳騁騁丈夫富貴自有
時蕭然獨促胡為爾拔劍瞪目時一看吁嗟趙子
天下士

淮陽一老行

淮陽一老聲嗚咽泣向江邊淚成血亂離南北走
天涯骨肉飄零心斷絕當時苦為飢寒驅伶仃幼
女無家別老妻野哭摧肺肝心傷不敢從人說寸
腸欲斷楚猿哀攜家辛苦來古薛還辭故里向他
鄉身上鷄衣憐百結艱難萬里尚飄泊瘡兒何計
相提挈長男糊口走四方霜天赤腳行冰雪羈旅
何時逢故人囊中羞澁貧計拙世乱何敢言文儒

一家父子同摧折何意王君湖海人見之激發增
淒切頃囊不惜持贈君凌雲意氣肝腸熱古道猶
存衣俗間千金一諾真豪俠竟爾珠從合浦還自
茲不復離金塊為謝悠悠世上兒朱家千載良不
減

閨樹百南遊詩有贈

我生踣促猶自守五湖浪迹亦何有孫子由來江
海人入洛浮湘應不負生平不作近世詩黃鍾爭
肯同九丘邇來欲貌李崕岵遠者惟追杜援史秦
岱秦碑萬古青俯視羣山皆培塿南渡黃河擊桂
槩一棹夷猶入京口海門天風兩夜翻雷塘欲哭
隋堤柳狂歌長嘯向東南無辭十石秦淮酒武林
梅花猶在眼西湖黛色重回首江南作者皆惆悵
共捧琅玕推大手春漲高挂片帆歸詩卷携來傾
二酉高吟逸唱感鬼神江靈脉脉君知否吁嗟此
道竟寥寥大雅遺音留吾友采里王子號能詩博
典未出雪嶺石歷下曾開白雪樓千秋吾黨良不
朽

初春龍水道中訪趙齊如夜飲醉歌

以下甲

人日已過春光迫薄寒春雪千山積遠樹浮烟曉

日明初試登山康樂履一溪般水蕩微波柳枝欲
拂春雲白深山雪滿狐兔饑獵野千羣迴大澤我
來遠眺披晴霞振衣獨上崑崙石徘徊欲掉剡谿
舟忽憶故人青社驛盟心當日能幾人平原公子
豪俠客新詩不學擁鼻吟玉壺春酒凝琥珀酌歌
莫須千金裘華屋掩映珊瑚赤春花滿目君不醉
年華自古達人惜老死一丘誰見知百年歲月真
蕭瑟龍劍終隨雷雨飛長嘯海天喬六洞混已
元泰岱高日月輪環扶桑圻大笑歸來無不可傾
尊且復教今夕

天臺山歌寄臺州朱元朔

我聞天臺四萬八千丈率律可以當崑崙赤城之
霞何爛熳日夜照耀金庭門金庭仙客巾赤巾乘
飈天外從東賓景靈與飛錦輪南嶽不教魏夫
人中有華蓋青晨騎鶴太清踏紫氛虎為旗兮
旂為雲登高丘而望遠海下見曠谷歸情曠欲何
人哉劇與阮采藥行行不復返待我胡麻三百秋
洞天寂寂春欲晚我將擬向紫霄城雲軒倏忽翔
鳳輕佺并夜夜靈籥鳴紅蘭翠林隣玉京亦有仙
人過桐栢迢迢萬仞峰巒碧天難遠唱不聞其聲

但見茫茫海月千里白仰面不能望天姥世人遇
此驚心魄龍之遊兮飛蘭沙中有泛泛石籃花朱
君結廬在何處海門波浪茫無涯煩蛇當道孔彪
磨牙我欲從子水雲外安能駕霧乘龍車所思不
可見令我徒長嗟嗟復嗚咽大江不可越年年
浙水東南流夢魂飛倏天台月

三台山杜道人鑿石洞歌

杜道人不知何許人愛三台中峰之秀削
於山根鑿一石洞垂三十年乃成幽邃杳
冥出入雲壑其為此也風雨弗輟背一身

荷鉅斧斲力亦良苦矣道人不事焚誦不
飾衣履不與人作香火緣誠拙矣哉余時
來遊三台歌以記之

三台遙望修連娟中有道人坦腹肩卧雲餐霞三
十年爰此峭壁蒼崖懸鑿石為洞當山前仰面似
破青天藤蘿綠岫生秋烟道人對月石底眠晚
來自耕山下田洞中雲氣相迴旋我觀道人自匪
拙埋形豈必匪神仙問之不笑亦不語舌上禾肯
生青蓮掉臂不修羽人服抱甕常吸南嶺泉衣為
薜荔脚無履靜中似欲忘真詮殺城誰復見黃石

餐松或可追倥傯念爾若行有奇迹山中未賦歸
來篇

姑蘓臺教贈吳門王既遠

君不見姑蘓之山姑蘓臺長江萬派相滌淘登臺
下瞰幾千里但見震澤巨浪排天開林屋仙人不
可見生公說法安在哉古來遺跡盡蕪沒梅里鶴
市皆蒿萊白虎雄踞閭閻墓三千玉兔紛崩摧慷
慨弔古者誰子姑蘓王子真奇才拔劍悲歌人所
羨乘興遙來東海畔酒酣直欲拂秦松秦松峰頂
望吳觀文章往往薄古人意氣由來羞絳灌子野

聞歌莫浪悲玉笛梅花自凌亂

既遠和伊之長

竹林或

與阿戎遊柳下每從愁生鍛

既遠好

長嘯懷人天

地間臨風贈我青玉案窈窕張衡咏四愁何用遺

君錦繡以携手滄溟聽海潮長天秋夜聞鶴觀念

子久別吳楓橋落日江雲一時散酌君酒為君歌

鸛鶴之舞何婆娑思故鄉今莫踟躕閉門花老吳

姬泣紅顏的的嬌越羅詭瑣瑣不入耳君不歸

今尋苧蘿臺遙接錦帆涇何人鼓蘭棹于中流

采芳洲之笑荷君吟白雪我唱陽阿依依兄弟樂

且云多大湖橘柚今已晚客子不歸將奈何嗚呼

姑蘓臺下生寒波

答晉陵顧當如長歌

我聞大江之南龍潯鼎嶺日夜衝激夫椒山晉陵
渺然一抔土乃在其區長波間顧子狂歌向何處
辟仇十載來江閩痛哭西風天地老金臺已圯朽
騷一欲尋燕市和酒人碣石華陽半秋草東秦十
二擁山河惆悵桓伊喚奈何齊門狂夫自不工鼓
瑟請君為我楚舞行復歌年來健兒出幽朔回看
鍾阜成宛洛平津故里日蕭條海潮日撼蓬萊閣
誰憐仲蔚卧蓬蒿延平龍劍空蕭瑟我曹自是愛

時客太息摩挲五尺刀

長歌贈雲間蔣左箴

時左箴從其大人自丹陽來吾適出將赴都

江風吹三山海門暮潮落有客來南徐凌風駕黃

鶴自是機雲入洛濱十年寒落向風塵三都烟波

留不住一棹來往雲陽津通來青齊才漢渤故眼

滄浪忽起越揮手便欲招青臺蒼蒼萬里對海月

念我公麓之山樵聞門白馬望迢迢湖海交知常

落落愛爾遠下吳江潮君家父子俱作者蕓林數

公稱大雅六月題詩古薛城一曲陽春和應寡雲

間詞客陳大樽登壇昔日擬龍門吾子矯矯能繼

跡長劍倚天賦大言我將同子登日觀海波千里
何漫 扶桑若木時一舉見此茫茫起長嘆拔劍
爲子刈蕭蘭東尋巢父把釣竿聞君欲向長安道
莫漫悲歌易水寒

登般城方歌同華亭將左箴梁溪顧當如同

邑王栗里

海國烟波何浩浩萬城下見千里道此日登臨江
海人收望羣山盡衣草衣草寒烟淡夕陽萬家秋
樹空蒼蒼慘淡飛雲下平野啞啞饑鳥啼女牆當
時中第連雲起飛樓綺觀臨般水亂後兵戈二十

年荒涼誰問平津里城中日夕罷歌鐘凋窓不見
金盤龍冷落惟餘梓潼山一峰削出青芙蓉憶昔
華雄海岱南陌香車竟何在金鉤寶馬散如烟俠
客悲歌日恍恍可憐北郭風蕭蕭白楊萬樹鳴寒
條誰家萬里金盤出紅塵不見迎仙橋北郭外橋名迎仙
城頭古殿秋陰碧蕭瑟長松幾千尺城上有極廟孝水
湯湯入海流舉足欲踏龜鼈宅吾曹狂客何其多
千將一擊同馬歌乾坤萬里正愁絕回首風塵可
奈何

憶述曲戲贈顧當如

曉露幽蘭濕客簾愁竹立木葉下梧桐栖鳥翻飛
急夜來魂夢到江干曉起山城海氣寒臨風應念
閨中婦憔悴西風倚畫欄

讀丁西生詩有感奉寄

我聞東海詞人丁紫陽棄官長嘯東海旁作詩海
內流傳久三都賦就聞洛陽我從郵筒佩明德讀
君詩今未相識悠悠東望超然臺恨我翻飛無羽
翼尚憶十年前聞君曾來淄水邊我時尚童稚未
能文結當時賢私心日念丁野鶴因茲翰墨時聞
作思君不見望海雲海雲飛去何寂寞廣文先生
昔冷官蕭蕭短髮秋霜寒今君已老幸未元安得
握手傾肺腑吁嗟乎東武城邊幾千里琅邪渺渺
臨海水華表千年自一歸他日蓬山見吾子

奉懷寧波沈次如夫子

三年不見沈夫子搔首南天心惻惻淝洛文章異
昔時今我悠然感胃臆 昔 來古薛城春風雪
夜懷明德一從歸帆去爾來鄞江萬里風濤隔高
卧扁舟入會稽七十二溪秋一色江樓應念舊從
遊側身遙望湖天黑金城赤堊遠蒼茫越樹吳山
杳何極

放歌寄懷願當如

焚香道人客齊魯生平著書良亦苦飄零異地自
年年薄遊江海誰為主久懷入洛陸平原誰見清
談樂彥輔通來踪跡不相知彷彿伊人在江浦長
煙萬里望不盡似見晴雲繞蘭杜碧落渺渺五湖
濶安得從君批瑤塵我上昆丘拾紫芝長嘯雲邊
倚天柱金庭花老玉含烟生宿源枯弔神禹便欲
塞裳瀛海流貞嶠茫茫隔塵土八駿乘風化作龍
鼉鼉得勢初如虎念別何由一見君願得天風駕
鶴月鶴羽脩脩滄海濱思君不見浩無垠蛟龍鼎
竈競出沒猿猱綸非我隣片帆期爾下岱麓相
一叙平生親前年兄子般陽道山樓春曉梅花
新千秋絕業心相許賴子肆力為一振曹劉顏謝
不復遇寧使雅道終湮淪我行四海覓知己吾子
才調真絕倫挾書帝里醉燕市和歌久已狎酒人
雞鳴峰下幾時到每思放失多舊聞驅車渺渺長
太息問山遊子良苦辛丈夫華髮不得意狂歌浩
氣空嶧崎青萍三尺袖中泣康莊九折同遭屯黃
河湯湯誰問津斜陽驛路衝風塵湘江之蘭遠莫
知鶴鵲之歌不可陳但當左手持螯蟹右手傾金

微夜墮般陽溪玉軫從茲不復彈子敬人琴俱已
矣屈平流恨之湘沅宋玉招魂歸故里為詢張仁
緒近日平安否吾師之後賴有汝期君慎勿忘前
修君家父子詩猶存在敵麓元者不見生別離不
忍問篋篋一讀為君歌孤桐孤桐哀怨多離聲題
詩寄汝正長夏門外桐花傷我情

寄陽信張吉人

張氏渤海名家子錦裘如雲跋珠履玉樹皎皎真
絕塵况復臨風照秋水擊劍射獵廣武城前有絕
影後隄驕錦帶翩翩公子樂有酒即携公子妓不
惜結客傾黃金玉盤銀屏傳墮珥每憐美女笑兵
家宋玉牆東時徙倚俊才凌轡向千秋天馬騰駭
疾于駛金鞍玉勒五尺刀摩挲思逐風雲起忼慨
不見平原君世工誰復稱知己賣漿屠狗皆吾曹
寧辭取醉新豐裏消人不解求馬骨黃金臺燄昨
歸元卬郵美女顏如花十五當爐在燕市含情解
贈玉步搖迴身一窺金鳳嘴如此豪遊二十年老
去垂頭栢故里晴窗名香慰寂寥絕林葉兒從茲
始前年遊子來栢陵握手紅亭繡紅淚昨從歷下
再逢君匆匆岐路情何似大明湖上酒如施未得

微歌浮綠蟻千乘古壘何迢迢尺書不見胡為爾
北海茫茫春浪高風波千里驚宛委期君同上秦
皇臺釣鰲一學任公子

韓長公舅氏畫竹歌

舅氏善墨竹冠絕一時及司李雲間歿于
姑蘇之虎丘十年餘吳墨跡寥寥祇存片
幅對之不勝消陽之感

韓侯韓侯余舅氏一時寫竹真無比雲水悠悠若
有神烟光飛向丹青裏蕭湘萬竿虛映空消滯千
畝生胸中江靈不語綠雲泣蒼梧或與精神通應

是虛心多傲肯酒酣淋漓灑石髮彷彿坐我蘭亭
間綠玉滿眼涼颼發篋篋竹世不傳文同已元
今杳然彭城一派亦何在明暖蛇蚶空千年韓侯
寫此有奇迹挂我高堂在東壁半幅吳綾勢未完
氣色凌臨幾千人蕭蕭修篁翠不流洞庭深碧如
清秋風枝而葉何瀟灑經營慘淡神氣幽虎頭見
此應徂喪墨所未到亭亭上摩霄幹下兩龍孫依
稀晴窗自搖漾嗟乎哉生公石畔玉山摧獨在人
亡生我哀客元天涯安可問感此懷抱鬱難開至
今道浦留江浦問問墓上騰金虎玉匣深藏萬竹

尊有時高吟大澤畔作賦或可招靈均不然即披
羊裘持釣綸桐江烟水連富春作歌寄爾望南雁
知君何日來東秦

嵯陽孤桐歌 寄嵯山張某

張偉緒策者淄學博茂實先生子也先生
沒於淄偉緒自嵯來迎其喪余因得交焉
今歸鄒已六年矣今昔別離之感情見乎
詞因歌以寄之

我所思兮乃在崑山之側嵯山之陽孤桐直上三
千丈老柯拂雲何蒼蒼龍門之幹遠莫致前有驚
鶯後鳳凰托根丹堦幾千載匠石過此空徬徨清
陰濃翳三百里秦碑靖篆當其旁憶昔秦皇有遺
迹此桐亭亭長百尺何為不及五丈人玉簡金泥
銘片石一朝見伐斤斧餘斲下焦尾無人識我願
得此桐鑿為絳綺形螺徽瑤柱未終曲朱絃歷歷
背分明何人持此獻天廟令我絕纓忽大笑齊王
好竿不好瑟豺狼近日多當道携之歸去南山陰
寂寂成連海上心抱琴沈抑不得志窮途歲暮無
知音吾師吾師似鍾子自識高山與流水題詩吾
家竹石軒驚湖弟子稱知己豈意人占處士星少

圖白且冥冥起風雨

讀趙錫退大參清止閣詩有贈

宋元以來淪大雅寥寥不復聞正聲大復屹岫同
建幟一時制作千人驚昔河東流見砥柱二子力
復近咸京龍門禹蹟萬仞風雅之任何多事齊
梁蟬噪亦何有詞氣落筆紛紜橫爾時庶下邊廷
寶吾東作者稱先鳴典麗未在前元下氣色直可
開滄溟白雪樓高照春岱橫吞海色鞭長鯨奔州
司寇並驅者當時燕許何崢嶸濟南餘響久寂寞
感此踟躕千古情清止主人登壇客年少通籍歸

承明通來十載入江湖浮湘太史心跡同我讀萬
帙清止詩神移氣奪天晶晶三百以還十九首杜
林或可與之并胷中元化故如此筆下應有蛟龍
精悲歌燕趙亦慨呼將越女鳴秦箏江潭水深
波浪濶美人渺渺采香荷詩人那得即仙骨應知
此是天地英中郎亦念登樓客倒屣煩君一送迎

栗里王千古篆歌

王子奇才天下無墨池筆塚美且都偶爾篆書書
亦古爾何神解吾何愚鵝石皆為人愛惜宛如禹
穴來金冊玉花繚繞刻錯刀真旋蒼頡留遺蹟萬

丘隱隱聞文芒佞針之角生輝光誰尋三花入洞

室悠悠千載稱中郎君從何處得石斲力追六書

心獨苦君家石軍無乃疎琅嬛奇字大重府吁嗟

乎岫嵒碑玉牒辭此事終古今人思思之不見中

心悲乃知王子真好奇我携白壁不盈尺何人視

此為燕石王子贈我史章綠字晶瑩映秋碧神

物由來不妄傳頃覺几案生雲烟古色直與元氣

會筆勢石肯何仙仙憐余對此不能讀寶貯篋笥

媚幽獨蛟龍盤擎芝檢中天陰往往聞鬼哭之哭

徒懸片石青琅邪碣石同冥冥翠華來巡不復返

斯也頃德當云亭至今頑石泰岱側苔蘚空留太

古色王子何人乃能此赤文炳炳無人識世上如

君良亦稀握毫不動觀天機張旭草書含劍氣卽

公五雲風雨飛念君絕技生感慨虎觀石渠應際

會請君閉戶書六經我欲鐫之國門外

阮亭先生自廣陵以漁洋山人集見惠賦此

寄酬

我讀漁洋山人萬卷之縑緗浩氣奕奕神飛揚岷
肯屹立萬嶽峙天孫机工雲錦張元聲千載今復
見黃門鼓吹登明堂雅歌可以被琴瑟吳聲西曲

流清高壯如桐枝爲鳥擊靈夢一吼天風長麓如
月窟桂華落天女妙舞披霓裳駿馬長嘶萬里道
快鶻健翻騰大荒吟朱千兮歌晉陽流風激楚音
銷鋒不須唱皇夸請爲罷折揚揚州法曹似何遜
觀梅東閣興未央紅橋新詞清江表從事日醉平
山堂迷樓秋聲下隋苑帆帆弔古應待徑廣陵八
月詩聲發聞君一棹遊朱方三山躡屐上絕壁海
門長嘯懷感傷手招劉寄奴散髮披衲襦六朝烟
雨裏江水何茫茫蘭陵美酒飲千石得句往往投
鄧莊月明携杖戴公宅楚天漠漠高雲涼南下姑
蘇採鄧尉佳墓歷歷梅花香漁洋栖隱有奇迹卜
居將勿擇茲鄉又聞峭帆建業水豪遊日日青溪
旁秦淮明月照顏色題詩應徇朱雀橋南天道路
何渺渺憐今千里遙相望楚雲起首思何極一爲
回風寄蜀岡

雪嶺子畫山水圖歌

千年以來寫山水紛紛丹青何可量歛南徵仲不
可得藍瑛妙手時飛揚迺者孟津王宗伯落紙天
地生晶光弟子獨傳雪嶺子亦能下筆圖滄浪噫
嘻雪嶺自奇士作詩老健氣莫當虎頭前身將無

似鄭虔三絕應頌頌酒開耳熱縱橫甚吳綾半幅
當胡牀不知雲巖在胸臆興酣揮手如飛翔北堂
頃刻多變態翠微倒映青山長千尋峭壁生腕下
驚峰飛來當我旁山之陰兮宜林麓參天萬木披
烟霜茅屋掩映出廣阿若有人兮栖雲房溪谷暗
不見日月芙蓉屹立天中央其下平臨大河水長
波森森如江鄉何人江邊構水閣心知此是水生
狂側爲小溪細流絕水面隱隱聞石梁雪嶺無乃
多遠思昨遊今我當滿湖野天閉戶少塵事嵐光
水氣生微涼恨不買山圖畫裏冥冥烟雨留孤航

揖雲堂石曼卿畫大石歌

石曼卿來甘露谷是日長風吹茅屋飛沙仰面天
爲昏一塞山中尋月窟入門寂歷不逢人解衣聊
復避風塵竹林不見阮夫子仲山對客何嶙峋須
臾狂飈滿簷棟萬樹怒號松雨凍猛虎昨日南山
來風撼茅堂堂欲動潛蛟無聲溪不流衣笠振木
何颼颼雨師風伯不相借一時頓覺天爲秋此夕
狂夫雪嶺子手抱霜毫拂霜紙揖雲堂中圖巨石
嶺峯已知五嶽峙海風吹來瀛海間屹立堂上疑
蓬山水君寫此豈無意使我見此開心顏我將擬

仕崑崙側煩君為寫青山色金芝瑤草亦須多莫
使鶴鸞歸不得反復看君大石圖思君不見空知
朔何時掉臂買山去與爾長歌下五湖

遊三台山贈同遊孫朝溪

孫子跣跣談天客抱雲高卧三台石狂奴故態聊
復爾大言自是奇人迹消殆不數淳于皃侯孟談
父何翩翩三山之巔留不住乘興欲逐飛雲奔揮
手雲邊招黃鶴靈風習習吹碧落我來共坐石林
前指點雲山動寥廓爾何人斯步兵窮途洒涕
悲中情當雄辯有如此與爾長嘯吹玉笙我行
爲子長太息須臾落照千山黑雖出囊中應有時
挺刀自是英雄色

三台山馮吳行

白頭馮吳三台隱七十窮老無兒孫道人但道前
朝事涕泗發聲行復吞自言時昔少年日黃金結
客無一言三十曾爲府小吏六博場中難其論老
去遂同郭伯道日夜哀怨傷精魂放飲蒲樽誰復
見布袍歸卧面山村仕心成灰亦慨論交空復
思平原年來躬耕佳雲壑嘔牛日暮還逢門我來
登臨涉絕磴乘興落筆三山根此老生平好奇者

聞風欲識張崑崙閑隨夜客策藜杖一見爲我羅
盤餐爾曹自是烟霞侶桑麻雞犬真桃源長吟贈
爾一爲別青山十里雲氣昏

山公舅氏宅觀月麓畫雲山烟江圖

甲辰之夏六月中乘興再過山公宅是時亢旱久
不雨萬里無雲午日赤若何處避炎蒸大叫發
狂室坼幘披襟長松方未已桐陰恨不廣千尺昨
朝來自三台山雲氣隱隱留兩腋未能結屋山之
巔却使村翁嘲熱客坐中袍襪更何人此鼻淮海
張君錫我持秃筆方苦吟火雲烈烈簷前入月麓
爲畫雲山圖便覺室堂頓蕭瑟筆勢真居元化先
瀟灑自識丹青力須臾几案翠嵐出疊疊雲巒漾
秋碧深處疑有飛龍蟠山光黯澹不可測一峰忽
起欲接天衆嶺參差望何極茅屋遙在長林外萬
木陰陰片霞隔何不盡我置此間拄杖悠然躡足
履山迴谷轉出長江若爲江水怒相激寒濤澎湃
光紙中室庭不辨海天色一忽已在五湖旁耳畔
似是聞潮沙咫尺未諳千里遠但見滄茫落潮白
手腕零亂如有神風雨爭飛苦霧集石齒沆沆陰
壑寒百道飛泉一時瀉野人從未識此畫凡此爲

之久佇立便欲振步林麓際或向寒江泛孤舸神
移坐對心茫然短衣飄蕭竟安適冥冥烟江未敢
近復恐波濤或相逼丘壑滯日空依依坐久翻令
三嘆息不知身在酷暑時尚畏堂中晚風急此圖
持欲贈何人明日雲烟晚無迹

贈閩人張希聖

張子萬里來七閩矯如野鶴離清塵久客愁看滄
海月欽園橘柚來江濱鄉心日夜風波翻慢亭雲
氣渺無迹何時一望武夷山三十六峰同一碧

觀打魚歌

曉網潭邊兩枯柳小魚跳波大魚走錦鱗一擁數
百萬漁人橫截清溪口洛水赤鯉沉九淵北溟之
鯤飛上天潛蚪不動風濤息自抱鱗珠領下眠長
安城中展瑤席金盤玉脣迎上客枯魚道河莫煩
泣君不見白龍翻為豫且得

濟南贈戴比部

驅車寂寂平陵渡泣涕荆山嘆遲暮太行九折困
盤車長鳴誰復孫陽顧年來上策不見收此日抱
病猶含愁佞成經術蕭條甚平津高閣餘荒丘交
遊寥落少知己昂藏四海無人識黃金散盡黑裘

敝搔首齊門長太息使君高義驅浮雲憐余丞相
之丈孫高車駟馬落窮巷市中毛薛驚平原聞道
駟車出左掖功成長揖二千石倒屣城南皇甫規
同論十年懷刺半磨滅窮途痛哭傷精魂生平寧
羨虞卿璧飯牛歌歎湖雲白司空龍劍已銷沉獨
有傳書向黃石漢廷計日羨持平貫索星分秋月
明雲司草奏今相待早晚飛鳬上玉京

寄崇川秋水大師 丁未

海門寒濤積烟霧中有雙林隱石渚五琅山下梵
磬沉維摩亂落天花樹今日滿天有道安羊火禪
燈碧石壇人間中子須火事渡江一葉青蘆寒祇
樹陰陰雪山映潮音振海孤光動面壁朝朝聞妙
香江月年年照禪定宗雷一派寄濟東卓錫買山
白寂中南天翹首虛無裏杖策何當禮遠公

為外舅高少宰題大衡山雪景圖

黃鶴山人無與儔岱宗密雪傳千秋自茲以來振
大雅誰其繼者丈長洲意匠慘淡埋山骨灞橋詩
思梅花發蕭森欲落蒼梧雲微茫忽憶剡溪月賦
背衝寒路野烟疑是襄陽孟浩然列嶂羣峰欺玉

樹茅亭彷彿當山前公取大筆小謝賦詞人自音
留毫素待詔丹青被九州是何瀟灑推獨步我公
何處得此圖携歸萬里來湘湖使節迢迢過桑梓
披圖落日臨庭隅苑林數公爭染翰金蓮琳琅照
几研是時冰雪滿前除畫裏青山今復見東風昨
日下荒城又聞早晚入承明行向鳳凰池上去西
園東觀舊馳聲

秋日與陽丘諸友人飲女郎山之大觀樓次

聖間施愚山先生韵

女郎山下流雲度寒烟衰草迷樵路夕陽漠漠起

黃塵十里空天繡江樹高樓凭眺發長歌樽中琥珀凝紅玉
晰晰白楊吹北却歸時蕭蕭向城曲

余青園水車歌 以下乙卯

石甃作井銀作牀水車反覆當中央飛輪無端有
難測神龍噴沫欲迴翔紗想如環出甃飢覆以茅
亭蘇花碧滄海傾翻萬頃波銀河倒挂三千尺漢
陰夫人悲桔槔不爾抱甕亦徒勞何如此地兩不
設鳴金戢玉飛寒淅芳園寥廓異塵境池塘照見
蓮花影高眠閑煞老門丁汲水無煩牽素練長夏
陰陰薜荔門十圍老樹飛雲屯君看披褐於陵子

憔悴晴郊方灌園

蓋都相國孫文定公墓銘乃同邑馬相國撰

述而書丹則文定公猶子伯純筆也書法

遒勁不媿古人門次之餘慨然生感賦此

以寄伯純兼索其所書趙朝議公墓石

君不見姚公後事寄燕公煌煌鉅筆豈碑崇文章

勛業兩無憾千秋此事將無同君家少保真作者

先帝元臣推大雅佺成經述稱世賢曲江風度

何蕭灑一從箕尾去人間典型哀謝不可攀猶子

能書麗牲碣念此使我開心顏盤龍寶璫紫其側

墨光浮動好顏色遙思落筆生雲烟觀者應為三

嘆息相國之壠相國大阿大中郎白練展第視率

更奴仲邱氣勢終欲凌右軍又聞朝議松門宅曾

寫錦陵一片石驚犀更索五千言作歌為寄山陰

客

初冬莫亡室壠誌感

北風淒其日將暮朔氣陰森暮門樹四野雲垂天

欲昏楊葉蕭蕭落無數自持盃酒奠寒原三嘆淒

然感平素我生與子期昌年鳳摧鸞須悲中路葬

大骨時伴苦吟誰知偃蹇仍如故香銷總帳已三

秋愴余尚困扶搖步含愁重憶悼亡詩檢情更作
傷情賦荒郊寂歷悄無人我馬踟躕還復駐寒溪
憔悴獨歸來彷彿幽魂泣烟霧

焦太僕庭中三錦川石歌

錦江西來飛怒濤崩崖出沒青天高奔流衝激漱
石齒奇石斑斑五紋紫飛來屹立當庭中三峰斜
倚門前松間窓對此常高枕土花如練明如錦中
峰卓犖形昂藏袍笏石丈凌兩霜其下兩峰亦奇
絕一一崑峙森成列金堂為障蘇為裳高臺下覆
棠梨香停雲映日臨芳樹石骨清寒度長夏蓮花

秀比明月峰忽疑削出青芙蓉三山天外託遐想
萬里錦江起深賞君不見蘓氏堂中三假山仰喬
俯梓神氣閑即今太僕兩公子嶙峋玉樹橫秋水
與爾摩挲三錦川對酒長歌蜀國絃

詩西樵先生司勳年譜及節孝錄寄阮亭氏

部丙辰

生平不識考功面得句微聞考功羨君家兄弟真
天人早年射策明光殿一從通籍向金門獨捲寒
衲海甸掉頭似厭五侯鯖浪迹寧甘三語掾閑
戶長歌十笏堂新詩海內流傳徧共道西園有仲

宣玉樹臨風巖下電國子先生亦令官苦吟風雨
何曾倦彤庭啟事佐山公雄大不屑論封禪至尊
廷遣重賢書歐陽玉尺邀天眷官燭如綠水鑑虛
掄才寧塊平原薦吉甫由來號得人洛下文章原
不賤猶猶猗猗狗竊天門交遊竟乏當途援九閣萬
里辭迢迢進賢剏致承嚴譴歸來寄傲五湖間興
酣落筆耽芳謔女史燃脂亦偶然千年彤管金闕
彥難林買客盡知名豪遊吳越探江縣天子恩深
重賜環補袞依然收機線承明待罪几何時深文
吉綢仍相幽爰素輝返東山飲血吞聲歸謝苑

病骨嶙峋手一編自拂麻衣淚如綫猶聞易簪散
天香炯炯迴光神不眩身後誰題有道碑中郎大
字千秋善弟兄私謚有伊川節孝先生今復見司勳友人共議私謚

題安去巧偕老園

君不見襄陽耆舊龐德公鹿門妻子傳清風又不
見霸陵高隱稱梁鴻齊眉舉案驚伯通偕老園中
雙白髮千秋此事將無同蘭膏伏請數十載醺醺
如賓半詠宮大椿千雲蒼拂地膏煎桂萼生蘭叢
鏡臺素薄張京兆鹿車對挽如鮑翁角巾椎髻兩

無憾桃源避地非途窮園中何所有當皆寶樹森
青蔥園中何所見青吐抱龍花蒙茸有時鳳軫發
清響依稀秋月林房樞向平婚嫁亦云畢移來五
我當庭中少微婆宿相照耀真人此日應在東他
時難泰拜牀下司馬通家快一造

憶昔行上學憲石門勞夫子學憲之王父等
公同年口丁巳作

憶昔神宗三十年歲在辛丑掄名賢青川宗伯馮
文敏南宮受詔銜鑒懸方伯文章雄二浙鴻材颺
起驚前哲吾家少保相後先緱山瀛海森成列謂

玉君一時聯轡曲江頭帝里春深賦壯遊自茲歌

歷各中外一一奏績驅鳴騶拜恩並入承明殿方
伯保釐來海甸端皇八載卜金甌少保給廡時召
見東國人推分陝功九齡風度將無同一從家相
乞骸骨漢廷疏傳名俱崇是時棠蔭留齋魯孔李
通家互賓主冠蓋相過潛水間方伯從茲謝簪組
拂衣遂傍鏡湖潯洛下耆英寧凡人尚湖龍馭已
云遠家乘往往多沉淪吾師絕武振大雅珥筆金
門追作者天祿旋移藁火光粉暑含香和彌寡
天子曰俞吾近臣手凭玉尺東海濱孰死狂瀾此

砥柱茁乳一洗還其真紫薇堂畔思祖德白雪樓
高照顏色紫微堂司
署中堂名魯國諸生佩誦絃歌門多士
犀於式大清已往晉江水絳帳高臨憲府開前王
公
也傳經思踐迹十年徒抱陵陽壁自憐丞相之大
孫佺成經術坐蕭瑟賜書樓閣已荒涼門巷空餘
旋馬堂燕公舊業式微甚司空十乘 青箱帖括
窮年依傳士四壁蕭然歌下里生平心折王遵巖
此日重逢薛夫子燮下餘徽遂見收孫陽一顧成
驂臨河汾弟子知何限化而同沾四照樓

白雪樓歌再上學憲勞夫子

君不見白雪樓高天下無元龍百尺將何殊陽春
絕調雖已矣令人懷古增踟躕孝宗之朝富詞客
崢嶸大復稱前驅昌穀逸氣妙當代亭亭玉立衆
三吳是時歷下推作者典麗已數邊司徒滄溟繼
跡崇正始神力一往開榛蕪太倉尚書互羽翼中
原二子人所起天目山人起蒼水青蘿館畔同採
觚西曹盛事自不朽諸如擊鼓吹笙等 餘子
殷許輩壇坫序若曹與邴飛揚跋扈向江海繹絡
玉帛臨樂孟高樓白雪有逸響一灯長夜當天衢

于時有微旨公安竟陵兢水火虞山論列何其愚
南臨鮑山北華嶠百年遺迹方未徂宣城先生好
奇者危樓尚建臨明湖樓北舊在郎城東過山施人子始建于約笑泉之側
顧謂猶子重可教被以芹藻遵修途處詩文皆知于
遂復入夫子石門夫子文章伯東南鴻寶陳蒼珞
迪功司寇遂復見千秋此事良不孤元音獨擅江
湖側口呼天語來名都由來盛世尚風雅德臣往
往多大儒秋伊余小子媿驚焉益
車踰濁追响除苦吟弱冠弄柔翰音天籟方嘯
于濟南餘响久銷歇天子許我真吾徒國士思深
感知己遂萬惟恐捨枋榆名山大業在終古生平
矢志誠不渝樓中凭眺三嘆息樓前碧草聞啼鳥
椒漿為奠滄溟墓白雪遺音寄海隅
長歌寄阮亭侍講戊午
體元 天子尚風雅上有稱曰侍從近臣皆作
者萬几餘暇多清芬手揮宸翰何瀟灑上有印
太乙蒸然天祿閣漢臣詩續柏梁臺十年外吏黃
塵衆一日風雲冷魚水 聖主情才今好文異數
恩深獨承旨本朝以郎曹改相如此日賦金莖雲

霄謁帝登蓬瀛侍臣立進清平詞 天子親調碧
玉羹日一紫袖為前導蜂蟻驚看曉籌報郎官竟
奪鳳凰池駕部初傳知制誥先生以郎中改侍講此詩通也詩御筆親題清慎勅 帝曰格物真雄
文清慎勅又二字曰格物淋漓春藻下天關共綏
一幅光飆氣玉篆煌煌尚奕式盤以龍紋魚鳳翼
編史新錫河洛圖內府頻頻動顏色先生時
石環以龍紋樓船昨日濟汾河載酒瀛臺發
摧歌朝隨 天仗獵南苑暮向石渠鳴玉珂焚魚
學士饒述作集賢院中稱秘閣九重溫語共論詩
沈宋遺音寧寂寞一時陳葉多唱酬桐城太史亦
名流乾清別館人不到天厨日日羅廡羞先生與
人給卷今上作奉嚴儀 五夜校書方下殿昆
明池上詞臣譔寶炬盈盈歸院時顧問清華常晏
見為詢近日承明廬彤廷補袞將何如普天翹首
瞻經術莫漫臨風賦子虛先生紀恩詩有云
秦曉歌為袁松蘿賦其說詳自海上
曉山宮闕連天起複道飛甍三百里咸陽一代氣
如虹高閣沉沉臨渭水六國降王獻美人朱甍遙
遙遙西入秦就中多少傾城色新妝絨怨綠蛾顰

趙女當窓理鸞鏡燕姬笑整釵頭鳳鴉婢翼競爭
妍翠螺紫電交相映君王夜幸秦泉宮千門萬戶
青芙蓉明星笑綠雲濕夢迴曉月臨房櫺滿池
壁返祖龍元六宮粉黛黃塵裏楚人一炬如烟飛
飄零玉篋咸陽市地下疑有蛟龍藏良工製就飛
吳霜山魃魃不敢近盤以蟠虎當中央閨虛如
今几千載阿房故物生光彩土花隱隱照西秦碧
鮮依稀出東海海國遙連徐福城秦皇曬石鞭長
鯨菱花倒沒扶影亦文綠字真晶瑩三千童女
竟何有十二金仙郭中走惟餘鞏鑑在人間天陰
鬼哭靈風吼君不見之果之石岫嵯峨碑萬年埋沒
無人知神物由來會有時吁嗟袁子真好奇憐余
白髮三千丈不敢臨風試一窺

余青園夜雨聽李中郎彈琵琶歌已未

西園公子羅衆賓滿堂盡是賢豪人華灯綺席紛
照耀竹牀梧几列八珍主人好客客盡醉小史傳
呼教頭至檀槽銀甲弄琵琶秋陰蕭蕭雲拂地對
君疑是李龜年此情此景而聽鴟弦輕籠斜抹方促
即柔情遺韻真蛭絲几回翻調霜風冷一葉梧桐
飄玉井雲車鐵馬紛縱橫江東棹板何深猛欲如

側耳向昆陽室天雷雨驚八荒奄忽珠鈴引鶴渡
彷彿天女吹霓裳須臾火入破衣聲急絮語幽房夜
中泣人間重見小忽雷離下遷客增鳴咽洞庭天
淵水清寒遙送一鴈鳴雲端水泉窮壑意蕭颯誰
將如意摧琅玕酒酣耳熱當銀燭起舞為君歌一
曲鳳蕭龍笛且莫說湘靈不語相雲綠奏技真同
曹善才潯陽江上几曾來穿裂石亦如此繁絃
撥亂臨高臺四座無言人寂寂山雨蕭蕭下青壁松
濤夜吼寒碧軒一聲刀截忽如春閨君師授自朱
門回憶生平欲折魂宮聲曾學突公子可憐龍種
哀王孫羅程絕羗冠千載憲王樂府高當代芳筵
按拍錦纓瑜法部流傳竟何在一自煙塵黯舊都
延秋門上夜啼鳥向人不復道姓字琵琶一曲天
下無只今潦倒江湖上五絃超壁真豪宕獨傳弟
子隴西生纖纖指瓜何清曠秦聲半似鄭中丞聞
歌子野意飛騰清商彈盡羽聲起宿雲娘娘梁間
凝君不聞以師琵琶推第一崑崙妙手應難匹海
內今傳羯鼓聲高頭弟子坐相失我醉為爾行賦
詩雙芝亭上雨如絲逢君不敢輕相問恐是悲歌
萬漸離

榆木鬼行甲辰

范陽溪流下平陸斜抱一村在深麓山村何所有
滿林歷歷多榆木老樹多年龍虎蟠野火燒根產
虺蜥千尺盤擎坐烈風下視河流屢回洑柯如鱗
甲搖空天雷雨一朝拔茅屋曠野無人落日時愁
對秋山靜如沐南村多少少年子日日山前射麋
鹿晚來側耳向空林似聞鬼母秋原哭榆木榆木
藏青燐夜夜悲吟風蕭蕭草木豈得言無知世事
由來多倚伏嗚呼榆木何足傷慨一為歌獨漉
君不見長城邊戰士死化為枯骨滿山谷黃塵
捲地沙塞寒龍堆月照青燐哭又不見秋風秋雨
茂陵鬼夜泣銅仙總惟宿蒼兕黃狐走竄園土花
碧藓埋林麓喪亂千戈十載餘山中寇盜多殺戮
舊日屯營古戰場天陰往往拾遺骸當年死者魂
飛揚尚憶烏鳶啄人肉即今文物太平年猶餘山
鬼藏榆木我來過此悚心神落葉悲吟何寂寂溪
沙驚飛天欲昏野洲塵霾慘人目光蚊無聲水不
流我馬踟躕車折軸深樹宵竄來天風彷彿妖靖
草中伏我歌榆木一何哀黯黯長雲下西陸

天雨霜

皇帝三載甲辰歲山東四月天雨霜大麥小麥皆
不實枯元荒野隨風颭野老宅村日夜泣千里尺
地良可傷春蠶不眠新絲少提籠何處行采桑况
乃六月尚不雨流金鑠石重為殃山溪絕流長河
涸龜勉何以通陸陸廣陌有人剝榆柳黃塵漠漠
來道旁迺來穀賤三農困亢旱又復愁傍徨仰天
無雲三嘆息往來較雨南山岡

憂旱吟

去年此時存新穀豆苗滿野農夫忙今年豆種尚
未布秋葉乾枯穀葉黃荷鋤出門發長嘆離離爪
蔓死田塲終歲之計竟何恃公家日催輸酒漿黃
符使者行郡邑楚中轉餉何皇皇即看墟里多流
亡恨不早晚遶商羊使我猶得種豆刈禾山之陽
不然白首須臾拋窮鄉君不見山東姚相督捕蝗
人刀尚可回凶荒又不見脩旱或貯常平倉康儲
散盡歌聲揚我願繪圖如鄭監痛哭早晚排天閤

寒郊射獵行

狐白之裘居上頭鳴鞭來往黃沙洲指揮虞人持
白挺仰視天際浮雲愁合圍大獵南山下朔風蕭
蕭吹廣野金眸玉爪双鷗鷹錦帳連錢五花馬臂

鷹驅馬踏寒莎行迹飛雲掣電過短衣祛服與不
淺豪遊為樂豈云多控絃疑作霹靂吼狡兔滿地
蒼狼走渴飲黃獐嗽石泉進酒金尊大如斗上馬
常携明月弓下馬作賦驚長虹烟寒草淺三十里
錦廬矯矯何其雄白日蒼涼漸欲落啾啾野田多
黃雀歸來爛醉少年場一擲千金仍縱博

贈邑侯汪健川先生

侯宣城人。庚申

敬亭雲氣來京口 帝謂神君綰青綬昨歲雙鳧
駕海濤画裏江城一回首海上三山連六鰲玉女
青童轉前後篋笥常携壽世編靈紋寶冊藏蝌蚪

侯所著有姑射仙人冰雪姿笑指蓬瀛皆培塿情
奇世榮編

郊新種河陽花官舍自垂彭澤柳芸蘭田兮栖蕙
畝中年使者誠衆世永忝盡登場牛羊俱在藪挹
般水兮酌瓦缶安得金尊大如斗願公為吏長子
孫撫此重童與白髮印今風雨近重九坐對黃花
將進酒

強項行

辛酉四篇

古今以強項稱者漢之洛陽令董宣明之
遭化道後晉中丞耿如杞余偶閱惲道生
生祭耿朴公文悲其遭時不造殞于勤王

作強項行以志感

天津城外海波明天津城內開飛虎韶瑞氣勢壓
簪組生祠尚建奉公卿煌煌土直貌金碧妖嬈點
點相迴紫旬旬再拜者誰子坐視屈膝翻為榮建
牙開府尚爾爾脩兵仗者何錚錚曰臣如杞承帝
簡何妨長揖當前楹銀章青綬出楓陛刑餘安得
勞逢迎大夫要自正國體強項非國干載名冰心
鐵骨鎮不變應知自是天地英犀兒噴噴頌東廠
孤臣烈烈推逆萌含沙鬼域媚杜鼠黃麻矯詔來
承明甘陵南北正水火是時鈞黨還相傾節士終
歸洛陽獄善類多為吉網阮曹節憑城收杜密田
蚡虎視還寶嬰若虛持節亦云慘杖下碧血飛縱
橫三年國土辛虞盡一身百折軀命輕素皇既徂
端皇立乾坤一洗光晶晶青蒲拜表伸正氣金雞
緙絡頌蓬瀛嗚呼耿公竟不元九重雨露施金莖
弘恭未得噬蕭傅宣室還因召賈生餘魂九元寒
灰灼北門頌輪揚前旌賜環豈不願歸隱時危安
敢思尊美帝曰河東股肱郡節威命出千人驚一
日三遷自殊遇况乃推轂當專城艱難坐值陽九
運蘆茹十萬群機紛甘泉烽火憂不細天壽松柏

燔神京哀痛之詔下河朔普天大索勤王兵賀蘭
重鎮但容與諸侯壁上終何成中丞投袂奮激烈
努力授甲趨王程溫嶠志欲存晉室義旗指顧來
幽并推牛享士百不辦手驅疲卒方長征三河少
年睨玉菜五郡良家呼癸庚量沙計盡士不起落
日蕭蕭班馬鳴春軍既無北府隊騎兵已散東門
營烏賦獸竄事已矣臣罪萬死當就烹雷霆之怒
正難測白冠慘淡飄蓬縷都船再入不可出報漢
未許龍門爭相州節度曾收績不聞李郭煩廷評
赴難誰憐越千里陌刀欲賜封常清嗚呼耿公竟
就元寧與楊左俱崢嶸不死常待元潰卒九原飲
恨應吞聲馬革裹尸志未遂寸心端比金石貞蘭
陵布衣長大息痛哭陳詞終古情嚴武空餘老賓
客八哀歷歷傷國禍人生固自有元所如公矯矯
禍所攖造化反覆安可問感此憤結心難平千秋
樂布兵知己慷慨聊為強項行

平漢行

世祖皇帝問八荒威加海內恢乾綱 一劍功成
十八載 九重端拱居建章白馬之盟及四顧
策勛異姓皆侯王吳淞本自有反骨多時怙寵

西南疆

天子恩深賜几杖異數一一頒嚴廊賞賚每傾內
府藏冠蓋繹絡常相望昇平釐降逮郭暖心困
脂澤沾天香滿門紫綬沐殊典先後照耀同汾
陽親藩一體古本有不思報德流芬芳辟署紛
紛置伍被妖讖隱隱推董昌豺狼反噬亦天性
太阿竊據生光鉞弓藏烏盡詎云爾譬如鷹飽
將飛颺乃知錦彭固自取組醢馬得警漢皇廟
筭由來重南顧益酒深計安可忘詔謂屯田赴
途左逆謀或可為隄防卯翼舊勳豈不善坐令
使節分牙璋終軍雖未沒南粵陸賈非復千金
裝尉佗亦是漢臣子居然黃屋神揚揚倡亂從
教啟三鎮潢池盜弄何猖狂六詔蠻烟點千里
黃塵滾滾天蒼茫殺氣縱橫擁焚道恣氛慘淡
埋枕椰李雄草竊意測荏弱虎視勢莫當并底
有蛙蜍有毒東侵象郡西瞿塘年年烽火自茲
始甘泉肝食勞務惶 聖皇震怒重推轂東越
貝子來疆場飛雲之旂標漢幟銀槍傲節揮干
將征南幕府勒虎旅樓船上將飛龍驤十道材
官發涇渭一時中壘屯江鄉羽林孤兒盡授甲

期門 校身手強銀川監收資神駿軍中萬騎皆
驕驕飲飛射士下宣曲五花一色雲錦張几載工
林數水戰昆明此日需餘艘下瀕驚傳赤羽箭戈
船掩映綠沉槍前年閩粵已納款長纓繫頸歸明
光降王持挺不可得屬籍既削披銀鎗浙東制府
亦豪雋臨淮壁壘誠難量仙霞巔畔且平削海波
已息仍金湯平南尤元重悔禍東甌版籍登天閣
漢家寬大恤苗裔隨桃兀自班銀璫東南一帶隸
疆索號歌朱鷺音駉駉昨歲岳陽初獻捷長鯨失
水走且僵飲馬平臨洞庭畔陣雲漠漠連瀟湘天
兵已既黔中險西峇巴蜀通羊腸彈丸黑子亦何
有益寇將軍趨夜郎封豕既斃餘逆孽猶自憑城
恣陸梁賊之桀驁曰馬寶濟惡亦有巴三川元和
天子稱神武准蔡豈容吳少陽迄得呂嘉方就戮
策術懸首如犬羊區區滇池三百里投鞭或可成
康莊藝祖寧云勒遠略畔臣安得留榻旁粵自尋
師七八載海內供億良可傷少府金錢日仰屋水
衡都尉煩周章急公卜式亦憂國籌兵往往及算
商閭架初停猶未及飛挽寧堪赤白囊北閩時聞
馳羽檄東國每勞輸酒漿十室九室雞犬盡况乃

決歲憂亢暘儿多辛苦無家別哀鴻未得謀稍梁
中原赤子尚如此荆湖喪亂真荒涼王師縱有秋
毫律池魚無乃罹其殃傷心戎馬徧江國婦子星
散夫走藏交衢豺虎少人跡薪芻又復催戎行軍
書調發日夜繼荒村所見維顛牆至尊曰吁民力
竭六師安可常翱翔極知兵者是凶器豎子負義
天所亡救書煌煌現取 天威烈烈挾風霜太山
自是摧奔翼車輪那得留蛇蟄王濬坐畫平吳策
我舸巨艦臨瀟湘金沙江頭鼓聲急壯士橫戈依
點蒼雷破鬼斧大地裂釜中魚躍何倉黃元濟魂
飛泗曲戰孤城死守人為雉樓常侍一傳語驚羣
雪夜驚槍據十月之交歲辛酉雲中妖 銷寒芒
逆雖滔天罪不赦一時傳首米荆襄公孫躍馬竟
何益隗囂恃亂乘天常元凶既殲餘莫問不教玉
石焚崑岡指揮一舉靖四海星馳露布飛長楊凱
歌五夜獻彤陛天顏有喜開明堂平淮在昔重乾
斷赤符手握朝萬方太平置酒晏長樂羣公上殿
稱玉觴侍臣競進平滇頌紅雲不動垂衣裳早闕
銅龍馳御道 孝陵弓劍修燕常山河帶礪幸無
恙自斟明水勤趨滄松原燎火照天地橋山彷彿

神洋洋黃竹迴鑒歌杖杜庭駕駕真輝煌曰朕

平亂列祖志功成告廟升芝房象鰐雖桑脩朝踐

太常萬舞調笙簧登歌延几勒鐘鼎白麟赤鴈積

且祥長信宮中稱萬壽宣仁鶴髮適虞唐青宮龍

袞赤統膝再拜持將五色帟時太子既歸以三

朝聖女艱然笑看阿閣巢鳳凰帝曰運籌功

最著誰其帷幄何與良平漢重泰勛第一遙聞天

語何琳琅褒庸王府恩賜渥大綰錦綺麒麟箱飛

魚牛半陟槐棘萬金百萬一時將皇心猶復念

更始金雞四道傳未央弛刑薄賦重休息彌天雨

露霏滾滾亦知海內苦彫敝氛氣淨盡流清光上

元甲子行在即瘡痍庶几安耕桑八陣烟消閑麗

日五兵水洗傾銀潢請看歸馬華山道依舊金甌

萬里長

御筆臨趙孟頫前赤壁賦

此冊蓋已未年以賜日講官侍讀學士

董訥者訥以善書膺寵眷故獲此異典遂

勒之石余從少司馬焦公處得見此本因

歌以誌之

太平天子當楓宸萬几餘暇揮毫頻淋漓御製

寶光道鸞翔電掣如有神香浮龍案九重上墨池

宮錦飄華茵古今獨許趙承旨不惜天翰傳其真

吳興書法妙當代險勁不類歐陽詢風逸別有神

鳥態遭遇聖主為一仲齊高正書無第一仁宗

飛白非其倫晶瑩生見彩霞出腕力直與造化均

風雨時聞鬼神護中令元氣清且淳天門龍跳誰

得似畫如宛鐵鉤如銀太清淳化俱已矣賴此神

米為世珍殘戈綴補貞觀筆對茲色理翻成陳一

人有虞偶為此卷末有御寶之遊戲苑死非無

因黃金之章鍾鼎篆居然日月飛双輪神墨豈

徒工翰墨前有寶璽錫勅民西宮冊府人不見頒

賚侍從天子仁平原學士直紫閣親見染翰龍

池濟捧出瑤階拜舞畢千秋幸得為近臣奎文照

耀玉堂側璫芝貝檢光嶧岫臣訥稽首勒金石湯

盤禹鼎同貞珉已未之年十八載傳之萬古誠無

垠本有御筆自題三已未臨統以蛟螭食以墨不與凡寶

俱湮淪明堂玉冊懸泰岱七十二代披龍給嗚呼

赤壁竟不朽仰簪犀虞藻迴鴻鈞眉山詞賦膺異

數何殊圖畫登麒麟金門自古重毫素鳳池魚水

揚清塵先朝盛事兩大故人疑思白君前身流傳

秘本向樞府璽函覆以白紵巾草莽之臣獲見此
幾回仰睇仍逡巡幽憲旬旬開錦帙雲烟巨麗肯
肉自龍晉五色映虛白安得空齋留十句是時雪
花大于掌忽如春谷迴陽春 看 聖主敷文德
西平六詔東八閩不勞象序論言語同文之治何
彬彬漢家自有登封日神草誰為獻頌人 時漢高
帝平將

哀歌行挽王子側姑丈兼寄唁阮亭先生

昔時海內稱三王河東鳳羽爭翱翔琅邪盛事冠
當代桓臺時森相望金門通籍先後起親傳詔

帝登明光歸來下直自休沐鶴鳴燦燦東西廂近

者唯聞四皇甫君家兄弟安可當頃麓古調崇正

始宛如雅樂調笙簧斯文承蓋盡崔魏踰墨馳驟

追班揚交遊四海徧知己驛騎往往如鄭莊慈明

更得無雙譽惠連春草生池塘漢韶七葉紛照耀

况乃文承凌金張司勳久負人倫鑑山公啟事朝

建章典刑頌頌須火事士林樵悴深傍徨十笏草

堂既蕭瑟東亭又復歸北邙嗚呼大雅已淪喪一

時感慨愛無方端居俯仰憶時音我時總角君昂

藏吾家郇鑒識逸少璚璫寶樹登金林二十年來

風雨夕稱詩許我儗太倉風塵遊處時道從藍田

長嘯栖幽篁歲在癸卯振六翮吾家大阮同飛揚

竹林道響久寂寞念此百結毒我腸庶成之春策

進士燕許制作何煌煌十年初服亦寥落豪遊浪

迹江湖旁休文苦吟何太瘦摩詰無家重悼亡昨

歲猶倚藝圃作蛾眉天半歌清商一官終未給青

綬何則尼伯遜相戕子敬人琴長太息千尋玉樹

凋秋霜淒淒丹旌返帝里孤兒執紼來冀方伯驚

德曜俱已矣長安索米良可傷才人自古遭摧折

仰視造化真茫茫即今 天子好文雅憐君未得

登明堂我歌九辨衣聲急正成渺渺青天長素車

白馬越鄉縣招魂欲渡河無梁宋玉神傷天地老

湘蘭沅芷羅椒漿蕙有露兮蒿有里靈之來兮歸

故鄉惻惻川兄弟更何似萊蕪折罷室涕旁遙想禁

城明月夜春令原上淚千行

樂山麓聖倉頡先生墓不見 以下壬戌

公歸神兮山之阿水坑堤兮山之岵峨陽春絕調發

浩歌大雅潤世何其多公安休咎彼則那竟陵之

吹余公何嘉隆正音琴瑟和寂寂秋原理玉珂我

來憑弔當敗陀豐碑何處迷寒莎嗚嗚山鬼吟女

蘿未得挂劍深摩掌吁嗟予山有公兮今水有海滄
溟道响依然在我歌九辨一招魂樓頭白雪流光
彩

短歌行

澤國之人習見水山國之人恒見山我在岱陰滄
海側臨流亦復窮蹙攀驅車丘北走千里悠悠長
路直如矢峭華以西無寸石惟見黃塵而已矣

同水指曰一起與元不必煩
與上生不必久與祖同元

鹿角閑遇大風歌

曲路店上飛雲馳鹿角閑下風鳴悲紅塵倒捲天

四垂萬樹怒號交路遠寒沙撲面眼迷離青泥黃
土侵鬚眉駿馬走脫千金羈陰霾慘淡蟠蛟螭赤
日蕩軍紛蔽虧雄閑自肯傳嶮巖到來夾道留荒
基狂飈未息安所之風伯然然堆地維客子按轡
驚自持行路之難當告誰

黃河故道長歌

我聞崑崙之兵與天倚星宿倒挂銀河水北走金
城寒外來龍門東下三千里芒芒禹跡遍神州平
原劃出九河流漢武秋風歌瓠子宣防一寒奄麗
遊澧淵之決東南注洪波遙接江淮路望馬消沉

萬古愁洪國苦竹凌霜露中原民力莫魚龍河隄
使者勞三農海門既塞河伯怒轉漕又復當其衝
歲糜水衡三百萬風行雨畜生哀怨河身新高地
太隄蛙穴之潰頽金堰官民交困在斯時賈讓之
策徒爾為故河入海雖長計東北一帶良可悲即
今故道依稀在斥鹵平時閑人代桑田滄海亦須
史聊復悲歌以慨

德州會通河放歌

君不見咸陽帝里稱上游浮河遶渭歸雍州轉運
由來閑大計貢道豈得無良籌幽燕自是帝王宅
天庾飛挽須人謀會通開自平江伯江淮之粟輸
薊丘漕艘卽尾數百萬此地空扼真咽喉禁兵額
設資彈壓浮梁解纜通行舟近者以汶百泉涸南
來如線橫芳洲瀟瀟一水刀不任連舸画鷁時還
遙長年牽挽空嘆息行河使者常含愁金錢浪擲
事沈滯僅乃不遺庾癸羞司農往往嗟仰屋京儲
玉粒百不酬漢家自重減漕策屯田西北多閑時
勸墾從教國計足利在變法人所求東南民氣應
漸復息肩或可成少休不爾振策馬力竭異時翻
恐為國憂作歌自笑杞人慮目新涓涓衛水流

滹沱河放歌

河在單家橋下其迤北即大皇與盛大戰
處大皇以大風轉敗為勝也。按光武渡
河在真定上流此在獻縣

滹沱之水來雁門勢合徒駭聲崩奔父老猶傳夾
河戰寒沙日暮飛雲屯東郡還師淬鋒鏑勝敗反
覆如六博蒲騷自狂歷城侯兵氣遂藏獻陽郭橋
頭倒折天王旗橋下積骸令人悲彭城龍躍無乃
似黃塵捲地相追隨古來天子百靈擁穿營鳴角
神氣殊乘風威敵自天心人謀豈必皆智勇君不
見雲花鐵騎渡堅冰白水真人信有徵滹沱河上
千秋事漫向斜陽感廢興

獻縣懷古長歌 漢河間獻王封國

漢室侯王誰今名前有河間後東平免國詞賦不
足數淮南鴻烈終何成獻王被服於儒者況當六
藝厭秦嬴漢庭雖除挾書律遺文殘缺猶縱橫日
華宮裏衣冠集煌煌別館招羣英好奇不惜千金
寶習禮新成五壘城一朝雅樂獻天子人傳謁帝
登承明辟雖靈臺好制作人間又復歌聲謦粲自
賢王來北闕即看文物推西京博士初聞毛氏傳

傳書不愧濟南生孝武皇帝崇文雅屬籍冠絕稱
弟兄內庭自講家人禮中朝文承傳公卿詔王對
策天顏喜彬彬經術為世程後來虎觀石渠彥類
茲緒論開先聲太乙藜燃校天祿七略既出何爭
喋當年弟子窮經處念此徘徊千載情

白溝河弔古長歌 成祖再破李景隆于此地

白溝河上黃塵起酸風激射沙場裏寒沙倒捲天
為介殺氣橫空黯千里敗者吳淠成者燕齊黃謀
國亦徒然當時恨不誅花錯玉璽沉江誤薦賢北
平王氣真天授乾坤震蕩驚龍開長興老元已雲

奔宿將皆為兒上肉九江監子李景隆父書未讀
稱曹公壁壘烟消烏獸賦南軍烽燧接天紅捲土
重來於組練此地曾經虎狼戰狂飈忽殞大將旗
火照天門下雷電俱公郭公飛龍驟奮烈亦有河
間王伏屍京觀一何慘六十萬衆銷劍鏑土崩雲
散鼓聲死一時壯士冷寒水犯關誰云叔父賢棠
原徒累生民耳我來道此悲蕭騷陰靈燐火無昏
朝飛沙慘淡雄州路寒霧迷離月樣橋傷心幽憤
留終古駐馬踟躕日亭午白骨漂流入白溝黃城
依然剝黃土 建文曾賜李九江黃城 沉槍斷簇風颼颼時聞

鬼哭聲啾啾戰場自昔多遺恨翻使行人終古愁

周水持云石走江翻悲涼
頓挫占戰場大無此狀

望墩上戍卒

風蕭蕭兮雨氣黑曠野椎埋多劇賊十里一堡五
里墩官家設法良亦得紅旗飄渺行荷戈九不
作徒旅和霜眠露立何其多彼美人兮余若何

暮抵涿鹿是日發鄭州行一百七十餘里

早發鄭州暮涿州漫漫長路風颭颭紅塵一百七
十里馬煩車急行人愁帝城雲樹已漸近沽酒爛
醉燕市頭不然何以慰遠遊

黃金臺歌

我來弔古高臺沒涓人遺跡應消歇聞道昭王盛
宮不惜千金求駿骨雄奇萬里來紛紛一朝喜
得望諸君郭隗早定招賢策指顧而平厓下軍厓
下烟消東走苔坐見元英陳大呂旦夕遂收養士
功煌煌霸氣留鐘簾嗚呼騎劫真駕貽田之火
驅龍媒相馬一失成業墜歸然魏爾黃金臺閑憑
往事尋殘堽黃金點淡無光彩惟有蕭蕭易水寒
依舊東流到滄海千秋臺下有黃金千秋臺下感
人心憐余裘敝金垂盡駐馬聊為燕市吟

琉璃橋歌

琉璃河即水經注所云聖水。橋為魏忠
賢所建

聖水西來何浩浩蹄繚絡千里道一派遙遙鄰
范陽不堪弔古生悲悼平居猶憶嘉宗朝巨璫烈
烈橫金貂僭擬警蹕向涿鹿彩虹十道飛長橋長
橋勢壓琉璃水白石粼粼五紋紫一時輦運走房
山神工鬼斧應無比秦皇駕海鞭長鯨蜀道蚕叢
開五丁縱然費盡千夫力萬年利濟歸神京煌煌
石碣託宸藻紫閣橋臣行視草即今萬國奉車塵
冠蓋相過馳羽葆波勢遙連督亢陂迴流東曉康
王碑見水經注賣漿屠狗狂歌侶携彈飛鷹遊俠兒橋
下戲駕三十尺鋪石木蘭俱辟易我來摩挲長嘆
息水色春光同一碧

大車來

青驪白馬大車來長隄廣路多黃埃卷鬚老奴紅
手慧故裘蒙茸氣雄哉搖鞭霍霍行人間

盧溝橋長歌

秦京百二何迢迢瀟陵虹氣飛山腰幽燕亦有何
如帶咽喉深鎖盧溝橋盧溝之原來馬邑天地注

渴奔流急左拂雲中右太行渾原州下共波集桑
乾水落桑乾山蜿蜒千里渡重関雷轟電掣狼窩
口風翻雲擁柳林灣鳳城西畔石梁起游龍天矯
黃雲裏如山濁浪走東南千古名川雄帝里翠微
倒映西山長沿河堡堆修隄防拱極城邊擁百堆
丹樓霞彩遙相望王公設險在守國此意豈復行
人識但能扼吭即金湯坐令冠蓋朝西北

慈仁寺弔双松歌

我聞双松形幹老千年托迹長安道虬枝詰屈屢
盤跚鐵骨霜皮各言好拂地蜿蜒陡欲迴渴龍飲
潤鬚髯開偃蓋橫斜異几境風濤戾戾驚如雷金
元之樹苦難得却大一朝凋翠色其一在左幹已
枯凌霜不復凋欄側其一尚有半身存天矯猶作
熊虎蹲我來摩挲長太息毘盧闕畔飛雲昏其餘
諸松亦森列不及双松多磐折病痿引脰無乃勞
侏儒氣短神理竭近來此地富人烟神物應當惡
市廛若令埋迹室山裏不材或者終天年君不見
聖林老檜留東魯浩劫興哀自今古又不見避雨
秦松五大夫銅柯已朽何足數如此双松世所稀
可憐憔悴對斜暉碧雲滿地真幽絕不使輕塵上

客衣双松一名侏儒松

報國寺觀市歌

長安市上羣所趨摩肩夾轂爭前驅慈仁寺裏人
如螳三條五劇當交衢語聲喧飀海潮湧徒侶不
得相招呼短衣遊冶相照耀黃金浪擲邀惟娛五
都之市此最盛繁華紆麗天下無百貨星羅殿廡
下到門遙繫千金駒陸離異米紛在目野客見此
應模糊珍奇淫巧古所戒物力難富安可誣即看
梯航通山海百粵五嶺相淮輪工倕之技六材盡
搜岩穴穴來江湖行行疑入蛟人室不爾何看明
月珠文犀璠瑁間翡翠簪匣壁帶垂流蘇蜀錦哥
棠青玉案番灯倭扇紅羅綸五花屏列點倉石七
寶休問螺蚶鋪內家宣索似頭鳳翠黛十斛裝隆
顧共說一環五百萬兩環千萬仍如彌碧髯綠眼
羣列肆誰其主者波斯胡亦有白臂好身手手執
玉塵揮塵汚時復婉媚時做睨睨日向客埒昂昂
不作交賒太狡獪河間姹女爭斯須相逢狹斜不
相識白者朱提青者蚨五坊小兒臂鷹至腰下常
懸青鹿盧笑執調今彈霹靂買得双鞭金僕姑朱
門賤隸亦接跡霍家壯兒名子都經道前殿盛遊

樂滿酌洪梁蒼玉壺卻賜謝乘往往見散步更有
朝大夫賓客如雲賜休沐輕裘緩帶神氣殊指揮
寶鼎解真贗盤螭睡鴨以真鑑龍賓虎僕富文翰
丹青不少滄洲圖我來拂拭光凌亂囊空四海無
區區顧盼愁對賈人子自負貴鑑羞文儒京華倦
遊亦何益不如老作山澤癯琳琅敗裏耗神氣守
朴無乃留其愚唯應勉奮風塵外滿眼松濤立須
史

清明遊馬相園萬柳園歌 是日遊人最盛

長安自是繁華地交棟連雲鏡中第就中獨有左
相賢樂聖邪盍好風致流連雅事無不為那惜傾
囊萬錢費自買名園供宴游沙隄新築聯車騎城
隅一帶樂遊原萬柳千條颯寒翠堂成鬱鬱枕清
流画船簫鼓凝繁吹約略終通一水間為園自得
幽人意名區疑是曲江池清影遙連夕照寺風城
烟大少閑田此地居然稱與遠哭者為山寢者溪
十年喬梓良非易不將壯麗易孤清元老閑情偶
然寄有時賓客問平泉衣冠休沐中朝賜遊侶相
逢杜曲花酒人頻過華陽肆帝鄉况復值清明聯
翩士女翻然至車行玉驥馬行炙明裝靚服仍交

臂垂垂柳浪已聞鶯衆香國來流紅膩春深拾翠
百不愛爭覓遺簪與墮珥襄陽聞說踏銅蹄大堤
曲裏曾何異我來潦倒五陵遊城南双玉何遽次
羅袖叢中未拂衣彷彿枝葉與花媚自憐孤客困
旗亭風塵引頤室顛顛狂歌未得結荆高掃門翻
恐疑魑魅驅馬長徧歸去來英雄自墮千秋淚

贈厲伯敬長歌

將軍海曲之人豪早歲仗劍環龍鰐飛騰矯捷身
手健擲瓦跳壁欺猿猴從戎斬歷萬夫長

指

顧問旌旄正值乾坤龍戰日渡江擊柝真蕭騷新
亭洒淚几何日揚州宰相悲風號淮陽諸鎮降旗
立沉江鐵鎖名王入歸來盡隸羽林軍宣曲長楊
越騎集八閩防海佐中樞下瀨戈船習袴褶老去
仍從三輔遊慨悲敬伏櫪泣長安市上教經過
荆高之輩同和歌青絲錦障代馬駝與酣擊筑喚
奈何上東門內多鳴珂與君白眼空蹉跎君不見
長綬在腰印在手王侯卿相誠何有白日崦嵫安
得久作敬對君君知否且復頻傾燕市酒

出彰儀門

二月既望來京華故鄉楊柳齊作花及我還蝶傍

三月帝城柳色微黃發北地寒多兼苦風不與南
中節序同彰義同西村畔路清波一帶垂楊渡西
山斜日在西南千峯萬峯多雲嵐客子思鄉渺未
得譬如歸鳥凌晨翼投林之樂非等閑千里風塵
几日還

遊良鄉洪恩寺在城南故明故建

驅馬黃塵大道中悠悠長路多颶風浮生小憩招
提境山門壯麗飛晴虹寶幢雲鎖何深閤云是前
朝功德寺稽首龍宮閒寂寥千章老樹流空翠芒
習對客說興亡話到神宗意慘傷中官曾秉璇宮

今天香粉澤營禪堂堂成梵宇連天起飛樓綺觀
隣槐里威甌頻傾浴佛錢內人再拜斟明水高閣
常燃五夜灯歲時頒賜耀文繒聖母千秋方薦福
光燾代謝忽相乘滄桑回首如一髮勝地光華坐
銷歇暮鼓晨鐘異昔時寂寂空林對寒月

重過白溝河故歌

悲風何浩浩立馬古戰場父老為余言時晉傅文
皇文皇披髮來酣戰歟如天上飛雲電江東諸將
皆庸奴王門所隸豈貧賤北有秦城南夾河三戰
皆獲神助多風伯前驅而霆怒南軍雖衆將如何

北平壯士一敵萬出入不使兵威頓昆陽雷雨
虎豹驚睢水迴颶赤龍遊王師救死起幽燕譽在
肯肉難萬全漢文入絳亮不爾渭橋揖謀蓋金川
清宮雖籍東年勇孝惠之子非龍種神器由來不
易窺吳楚京觀成丘壘勝敗之勢分鴻毛此事遂
誤寧宸濠朱門長劍自無敵一蹶塗地悲風號王
未反時曾子宮中拜劍口即今漠漠黃塵裏慘淡
此白溝河大戟也
青燐血痕紫三脊狼牙露淺沙五花馬骨流寒水
千載長河歸海東消沉故壘起腥風誰過榆木川
前路亦有沙場落照紅

單家橋遇禁旅自蜀中班師

潯沱河北凱歌唱單家橋上軍容壯高牙大纛如
挾纊銳歌朱鷺神氣旺索駝逐隊來璫帳爭先驅
馬誰能讓陸離珣弓五花轡連錢玉勒青泥障手
揮蠻奴負甲伏陌頭少婦應惆悵蜀錦攜來笑相
餉

劉智社遇禁旅行

衛河東出浮橋口劉智社上無人走入門下馬來
沽酒長刀在腰鞭在手鮮帶停鞭日已西自言身
是羽林兒東家劉雞啞啞啼西隣莖豆馬頻嘶我

來驅車日昏黑路迷南北行不得潛身茅店空休
側挑灯不語無顏色遙聞壯士聲猶行矣未遂
蒼生嘆裸衣爛醉傾壺頻兀自三更夜打人

月水持曰此等五字垂九別石錄
史諸詩變調上建李孟何曾夢見

露筋石歌

此石得之賀家石屋之側青質白線峯巒
甚奇

賀家石室陰崖旁陰崖亂石如琳琅此石點淡隱
幽谷室山太古留文章風削而剝見奇骨堅栗不
肯生苔髮室中龍窟蕉晚雲石上藤蘿映寒月我

來一瞥如有神拂拭塵中意所珍雖然徑寸不盈
尺遠勢蒼蒼真絕倫青螺百斛翠欲滴銀鉤萬道
初無敵鐵幹疑作木誠懸靈氣端不埋沙磧岩壑
常留几案間自茲俯仰間心願携歸此石鬼神妬
恨無奇句酬青山露筋之女貞千古露筋之石生
吾土一在秦郵一在齊白日晶晶起風雨

筆山石歌

得自白楊峪

露筋之石吾所癖小者尤珍筆山石正面側面皆
有峰兩峰秀出盤蛟龍正如鴈摩渡江路端然跌
坐双林樹又如嵩少相低昂翠雲疊疊生晶光儼

龍賓兮配虎僕千年山骨青如冰冷月幽窓佐著
書安能置爾承明廬作歌未已山鬼笑莫以犢牛
相照耀本是白楊峪裏塵廬處空山不見人

梅耦長為畫龍水圖歌

阮亭先生為耦長或言龍水之勝耦長至
微邑予欲與同遊龍水未果耦長以意為
圖見贈

宛陵公子青狐裘風塵歷落橫九州昨歲征車隨
計吏上書未報多煩憂掉臂不歸敬亭畔驅驢浪
迹東海陬安期羨門紛在眼洪崖拍手招浮丘司

成先生好奇者尺書指點來滄洲十年曾讀顏山

記龍水孫大定公所
記者不類山惟記 卧遊恨不成良遊即今咫尺

隔鄉縣嬾慢無乃山靈羞川原百里尚如此何況

雁宕兼龍湫人生濟勝良不易丘壑之願誠難酬

雪坪長嘯向余說吾能下筆追虎頭青藤蠟屐苦

未到經營慘淡神為謀鳳山我願儼入目千岩萬

壑真悠悠無端風雨一時至腕下灑灑飛泉流須

臾紙素起叠障彷彿遙傍山雨樓山雨樓在龍水
傍孫大定公所

居名川靈氣集兩腋意匠冥索蒼然幽圖成聊以

示張子君看頗復能似不我將持此龍水畔長歌

對酒當高秋江城橘柚生離思念爾羈人不少留
喜雨行

東風昨夜吹海門老蛟行雨挾怒龍黑雲一片壓
溪口指顧風伯欲崩奔邇來亢旱三農困日夜慘
惻傷精魂經春不雨逮長夏流離顛頓安可論起
人莫辨神明意普天大澤傾河源例懸滄海何震
落錢塘萬馬驚翻盆造化功深那可測笑看星宿
排崑崙晴郊一望盡生意閭井自此安雞豚父老
在室農在野雲旗社鼓酬神恩 皇家已叶屢豐
兆金雞雨露來乾坤初在吳人故之但與粗收數斛

穀努力猶可供盤食秋原亦有無衣者安得家家
逸九閭

雨後繡江水漲因憶劉十洲先生水香閣
經時不到水香閣為問風光近何若童子沿隄記
水痕微君曳杖看雲壑庭中萬竹風蕭蕭堦前五
柳榮長橋遙思徙倚迴廊外極目江天正落潮

柏陵大水行

風漠漠兮雨蕭蕭神魚拔浪天門驕黑雲黯黯望
不見淫霖日夜無昏朝地軸橫翻海水立真疑白
馬紛乘潮晉陽不浸但三版決汾灌絳安可逃稚

子驚柘原上樹浮尸或漲清河橋長波既已抵城
郭况乃水國同漂搖白雲湖接潯山埤鯨濤百里
衝山腰邇來亢旱未布穀誰知巨浸方難消桔槔
費盡農夫力蛟龍漫沒無寸苗空陂廬井半傾地
風帳而立愁無聊有司不肯繪圖告咻怒催租如
撓泉井來水旱賴公等忍使遺民却盡周

竹林七賢歌

嗣宗長嘯亦足豪撫門鸞鳳凌九霄步兵厨裏哺
其糟窮途痛哭悲蕭條科頭散髮真吾曹酒酣白
眼天為高伯倫蕭洒頌酒德形骸土木無人識縮

精荒宴誠難測生平志在陶家側五斗解醒良亦
得巨源簡嘿早知名度勝嵇阮真公卿啟事謁帝
登承明中有藻鑒冰壺清神氣蕭蕭松中散野鶴
離羣矯霜翰玉山照人何燦燦養生自識柳下叟
廣陵一曲發長嘆南阮清貧推始平律呂神解參
中聲元音玉尺留西京長竿擯鼻當中庭聊復爾
爾稱達生一麾出守初揚旌安豐身騎巴閬馬佞
者超然何大雅黃公酒壚弄盃竿烟若飛電寒岩
下常侍毫素如有神漆園千載傳其真鼓排谷下
爾何人醉聞鄰笛多酸辛山陽一賦難重陳

阻風長白山村未遂登陟張觀四縱筆作畫

因歌以贈之

黃塵滾滾悲風號山腰草堂何蕭騷安得曳杖臨
東臯凌風恨不如猿猱千鍾爛醉中山醉春青緩
撥銀檀槽漫云幽興真吾曹高峯截業難遊遨西
園公子青錦袍孤裘珠履飛麟條清言玉塵開天
張東園主人亦足豪虎頭頰上生三毛手拂素紙
揮霜毫解衣盤薄天為高長松萬尺當蓬蒿須臾
幾案流寒濤便欲從君搆小舸經營慘淡無乃勞
凭高未遂何嗟及覽君此畫長太息傾烟波撥狂
墨與爾臨水良亦得外遊更不煩登陟風伯焉能
復相逼筆端自奪神工乃草堂從此生顏色

免張觀四為畫崑崙山人圖歌

吾家崑崙倚天脊崕峨萬仞神仙宅天柱峰高近
太清閣風墨遠展瑤席何不畫我置此中蕭然扶
杖烟霞客鶴羽脩脩入白雲金芝琪樹天咫尺摩
詰前身老画師能事不受相逼迫芙蓉城在海西
頭靈氣坐使生兩腋他時待爾向層巒采真之遊
吾將適

題戴墨舫老人傳後

錢塘吳海不先人也
公其四

墨舫微君不及見南州高士間孤蹤十字豈碑傳

季子延陵清節今再逢遺徽照耀麗牲石郭泰哀
誄稱蔡邕逸情彷彿柳塘畔漫浮小艇當烟葑生
平俠骨重然諾同甫落落關心胃江上放歌戲棹
板隄邊駿馬金盤龍瑰奇自是儒男子媚世羞作
胡中庸問天搔首西陵外置身宛在南高峰烟霞
癖痛自不解終身漢臘如西龔詞塲夙昔留毫素
穿雲共响非鳴唱管寧揮劬惟皂帽阮籍長嘯隣
青松滄洲圖画富金石湖頭自種芙蓉洲明戒
子亦何切手開三徑花蒙茸閑閑久著潛天論養
志聊為 曼容或時放鶴招逋客孤山一帶停孤
節有子親傳似薊頭鳳毛冷乃推超宗一經清白
固爾爾杜堂寶樹何瓊瑤神駒 蹊寧憚遠如玉
在掌金在腦詞鋒業已足千古雄文亦復窮三冬
嗚呼乃翁竟不朽高車駟馬行相從

長歌行寄孫光祿孝堪于都門

益都故相國
文定公長君

也以往
子起家

長歌復長歌賤子陳區 端居憶時音俯仰生嗟
吁憶昔平泉全盛日冠蓋珠履交門樞吾家東閣
久論及君家綠野臨城隅沙隄南樓四十里午橋

相望何盤紆宴遊太傅威絲竹風流不類山澤癯
有酒卽盈稱樂聖執經往：是丈儒洛社遺榮念
耆碩香山宴笑多惟娛就有賜書三十乘琳琅掩
映黃金鋪山雨樓頭閣 宸翰丹青繪作滄洲畫
眾齋侍 几何日顧盼笑對双鳳鵠羊曇欣跡宛
然在和登神賞吾何患生移物換竟已矣痛哉箕
尾衣黃壚西州門外馬策近桃花千樹悲窮途碧
梧翠竹更憔悴謝庭玉樹霜風枯何遜相獨喜
賢皇承世業蕪穰有子登天衢仗下墨衣儿时入
中朝通籍歸名都廷評太祝無不可神駿自與凡
馬殊好馬不周妻何肉亮不惡太常爛醉真吾
徒金門坐索東方米拔劍割肉驕妻孥昇平嘉燕
未云遠天街昨歲頒大酺高頭子弟紅牙板尚方
賜食青玉壺人生恨不作光祿大官良醞如醍醐
我今念舊三嘆息益都兩相天下無北海高風教
文定東山適志祗臨昉天章又見寵疏傳千秋盛
事良不孤相門有相望吾子許公大手問荒蕪去
歲余遊荊門道風烟那得同馳驅自憐短褐重坎
壖君亦丹：塵中趨西樓夜月鳴箏坐何時社酒
遊粉榆我卧滄浪君閣下安得攜手呼盧一官聊

復托微祿監厨請客無乃誣我過就水鳥衣巷登
堂喜爾千金駒謂中郎臨風北望起遙想便欲命
駕還迦彌藉問阮公何所事此行應為步兵厨
焦寶簾構亭子假山初成招飲觀劇
鄴下公子真天人芙蓉池上羅衆賓茅亭瀟灑出
塵表下有綺席鋪華茵雷硤兕觥鑿山骨巨靈巧
作放麻皺千巖萬壑在咫尺山陰道上茫無垠胸
中五嶽起方寸意匠慘淡如有神九工遠勢固無
比岑巒曲：骨肉勻山成四座各言好玉壺美酒
當芳辰人生適意在行樂一日放酒驕千春小山
自是可招飲大飲亦復堪扶輪安能寂：負良夜
微歌頌曲何其煩白石阿即亦婉孌餘音嫺：飛
梁塵問君不醉更何意自古飲者存吾真酒酣欲
續淮南賦又聽當筵白紵巾晉樂府有白紵舞歌辭
端陽前一日進次萬年溝北遇暴雨猝至山
溪驟漲平地水深尺餘儿有性命之虞焉
黑雲亭：如車蓋轉矜群峰變蒼靄咫尺誰知造
化功雨師來自南山外洪仁閣畔天為昏萬年溝
北如翻盆雷車妖電競出沒神驚骨脆傷精魂馬
首迎風屢回首須臾性命吾何有千溪狂漲飛寒

濟靈驚折足蛟龍吼我何人斯因此中衝波暨覽
漢迹窮何如歸隱一終老聽雨南軒半畝宮

賦得齊魯青未了 卅子一首

杜陵老子來秦雍起庭東郡瞻岱宗生平自是耽
奇句笑看雲壑開塵宵吳門匹練遙在眼天門萬
丈青芙蓉滄海元化帝出震嶺崦山勢蟠蒼龍上
窮碧落冠雲杪日觀越觀紛高峯烟鬟黛色照千
里翠螺隱隱迷秦松陽為魯甸陰齋野金泥玉簡
勞登封七十二君往蹟在雲亭盛事闕芳踪荒蕪
盤道亦何有嵐氣蒼蒼應萬重年來海國困輸挽

封禪玉帛將焉從茂陵莫漫傳遺橐民力蕭條誰

與供時有工書請封禪
者故未及之

三月三日商家林遇大風短歌

無賴東風何太惡連朝送我入河朔驚沙撲面天
欲昏五尺柴車捲秋篠六年曾此駐征鞍還從日
下望長安紅塵憔悴亦良苦始信人間行路難

大慈仁寺同杞園叔於昆盧閣下禮寔變大

士儼歌

長安客子當暮春驅馬日日衝風塵浮生半日何
易得偶來精舍瞻慈仁吾家大阮導前路咫尺彼

所非迷津茲芻膜拜改高閑寶相具足瞻天人由
來淨屑重像 百千萬億多化身良工治錯苦難
就仰藉劫火飛金輪偏袒右肩無往者又順妙想
參鴻鈞翠螺還繞赤霞映雪山月出光如眼跏趺
宛在竹林畔低眉嘆世非無因我聞八十一變相
道子歷歷傳其真今之化人無乃是不與泥土同
湮淪非由搏殖由幻設智珠照澈如有神在昔內
府稱青秘移來梵宇為世珍我行匆匆一投地回
看麗日懸蒼昊淨土一塵知不染卜居緇錫日為
都

長歌述懷贈宮詹歸惺惺先生

我昔逢君滄海隅平津荒闕無門樞忽有車馬落
窮巷塵埃要自驚眉鬚微詩擊鉢頻添倒作賦往
往多惟娛盟心車笠固窮約歲在壬午同懸弧吾
家大阮數晨夕文章共許開榛蕪山前輩有懿
蹟努力嗣響與瞿小憲話別憶聯榻我留渤海居
東吳是時辛亥春欲暮十年君乃登天衢廣川師
策稱第一天顏有喜鳴鴻臚綠鬢神仙侍金殿三
遷周歲君恩殊品瑩室炬出鳳沼受賜玉麟來天
厨白麻自昔推端尹北門學士皆耆儒魚書歲三

下般水交遊問訊山澤癯我卧蓬蒿急机久遲暮
山鬼群狎偷薺盛老笑入太學布衣輓轡多艱虞
懷刺成沒長安陌掃門何處容微軀昂藏病骨悲
不條自顧頗厭貧頭顱五侯七貴性所畏府中丹
丹安能趨有時出語忘觸忌高談雄辯餘氣粗生
平漫不習握算囊空始思真窮途感君高義念遊
子芳筵進食羅珍腴貧交上客夷門監狂生自謂
高陽徒華堂促席說時音燕市美酒青玉壺加餐
珍重故人意銀燈蜂蠟紅羅瑜瑤環瑜珥出見客
九苞之翔丹鳳雛唐耀王雪眉後紫那不羨爾干
金鉤我來臨池窺墨妙見君巨筆長珊瑚揮毫對
客何瀟灑烟雲一往神理具道逸風骨似大令癡
肥不肯同髯獼乃知心正筆亦正顏柳之後追君
謨先書長統樂志論後書靖節桃源圖我構茅堂
孝河側行將終老藏孤蘆九錫新膺五湖長願復
攝篆所樵夫閨風臺畔萬萬仞坐招猿鶴盟鷗鳬
喜君學富作堂額淋漓飛翰光楣樞崑崙山房四
大字野雲深處懸五廬君時拜表乞沐休賀監暫
欲歸江湖 天子曰俞朕其允詔下鳳閣黃金鋪
丈夫畫錦多氣色况復弩矢當前驅上東門外衣

二仲披寒莎兩卷携來頽冰雪五丁擁護愁見可
海客神移欲大呼細思雷雨飛龍校手收錦字方
未已威如紗舞來天魔嬌尚尤惟生萬象我欲退
舍乘六齋君不見黃陵月黑鼓瑤琴綠雲雨阻悲
湘娥又不見扶桑倒折散繁光神魚拔浪翻鯨宮
當年餘子那辨此妄謂馬瘦驚索駝仲宣北渡擊
柱稱壯劍墨畔深摩掌問史何成新安吏拾遺竈
甲揚其波今昭南夏中問史平子四愁欲絕
彷彿山鬼吟女蘿西湖采月踏重鷺清波打漿臨
金龜記是行綰晚船婦青衫紅淚同滄池君山潮
聲在几案南池一一聞清哦庭隅快讀愁日落魯
陽雀揮長戈采風誰與歆天子行吟澤畔空遠
遙即今盛世好文雅侍從多少鳴詞科風塵寥落
雖未偶羞同粉黛拖長蛾珊瑚君架徐陵筆薺菜
我希丈長陵小市有吳質南皮譙上飛巨羅
太倉遺響賴哲嗣亭玉樹生喬柯齊詠瑣細不
入耳吳歎請君為我歌安得同沽燕市酒相看醉
後朱顏酡雙鬢曼聲出雲表嬌婉十五細馬馱豪
遊帝里苦未暢西山群岫排青螺碧雲玉泉几兩
履歸來濯足高梁河風光如此良不惡局促膝下

壯集紅塵紫陌傾醞潞水牙樞戎蘭楫渠川赤
鯉迎舳艫君言芳憶舊遊地北海謁相逆臨朐貝
丘三徑無仲蔚安得車騎留斯頃渡江南去是珂
里秋風暢好淞江鯪二疏已老君止少懸車尚早
顏猶朱東山高卧恐未穩九重勉首歸皇都

請青浦王令詒及吳江弘遜弟詩喜為長歌

兼索吳元即近詩

長安陌上誰相遇東吳二子同要安琅邪清河互
照耀水何貽宕山嵯峨擔登千里路遊目東南鴻
寶來江沱中原大雅久銷歇珠盤玉敦相並席嘉

隆正音亦何罪黃金白雪爭詆訶公安竟陵等蟬
噪後來反覆無乃苛雲間黃門好制作康莊非復
行磐陀文章自古推止始窮源江漢登岷嶺机雲
入洛今復見英姿磊落何其多會稽竹箭不易得
况乃石砮張新若涓人今日正求駿寧云飢鳳尋
玉禾五陵卿相孰識面長跪避席傳鳴珂安昌絲
竹百不就魏初魑魅誰能邪長衢夾轂訪仲蔚紅
塵踏破青錦鞵阮公瞻目不復白旗亭画壁同送
蛇我時索木飢欲死愁病蕭寺參維摩相有意氣
兩不厭辟若素女調雲和管輅五行待清酒元卿

真輒刺我雖品藻姚水鑒諸君要自登鸞坡賤子
駕臨世所棄迺將歸隱滄海涵眼前馬齒吾老矣
太息不久双巽嵒山田十畝崑崙側殷溪烟雨披
漁蓑異時臨風重懷遠若有人兮山之阿江東美
爾三珠樹援下狂夫奈若何

房梁公故里懷古 戊辰二十二首

晉陽宮裏真人起龍飛豹變疾于駛瀛洲學士首
梁公猶具英風留故里虬髯公子如漢高公亦佐
命同蕭曹當時杖策隄城尉運籌臺閣真雄豪太
原崛起自天授乾坤百戰蛟龍闕廟堂謀斷賴元
功勳高發縱良不謬丹青一一畫凌烟英公郭公
相後先天策府中時入幕可憐太白忽經天禁庭
喋血非長計子武門前一何戾建成豈是管蔡儔
惟幄貪功坐相斃門戶辛勤貽玉珂終教赤族竟
如何千秋遺恨高陽主不及王珪礼法多

弭華仙隱君所貽泗濱石磬歌

我昔徘徊繡江濱眼前忽見弭逸人桃源風骨塵
外物儵然老鶴君前身有子能詩同避世柴門流
水無纖塵芳園十畝萬竿竹閑掃落葉鋪苔茵陶
家愛客樽有酒我來溪上同垂綸登堂雖忝兩不

厭舉手贈我泗水珍古來浮磬定雅樂宮懸賴此
高下均趙人牛驥非凡響池中戲躍稱徒賓今之
編磬不世出寧與燕石同湮淪携歸茅屋媚幽獨
石紋儼作披麻皴我將構一齋貯此非無因十年
計不就夫也長賤貧賤有陵陽壁烏辨玉與珉逸
人已化為異物我亦遲暮沈還暇日摩挲三嘆
息作歌為爾傳其真吁嗟乎神物由來不易致君
不見豈城劉化延平津千年泗水東流去留向人
間凡百春

後琵琶行

作李相席上重聽李中郎彈琵琶

後琵琶行

鷓鴣持作絃銀甲調秦聲四座且嘿聽我琵琶
行琵琶教頭隴西客十年不見心怍余青園中
秋雨夜四條絃上風雷鳴今日相逢正秋暮重九
已過無落英中山公子邀上客碧玉茗盃銀絲羹
妖童十五歌喉細聲翻調聞啼鴛白頭教頭
半白生平絕伎傳公卿停盃却聽教頭說靈光殿
裏吹玉笙朱門五夜自高會霓裳曲就千人驚南
樓縱目浮雲散不見當年雷海清降準子孫窳荒
野流傳法部朱雀桁以茲落拓四十載逢人怕說
師姓名琵琶似不多琵琶教頭寧比旗亭諸賤伶
賈客

聞之三嘆息側耳天外風冷初彈大絃皆避位
小絃細麗幽且清十二樓中動鸞眉双成招手呼
飛屢成連海上那得見涼風淡寒波生瀟湘細
雨忽飄洒驚沙哀鴈鳴前汀黃陵落日埋瑤瑟美
人渺寒香蘅伊涼以下自悲壯神情掉尾紛紜
橫或如始皇新鑿足滄溟鼓浪翻長鯨青天萬仞
山嶽立銅仙百尺羅金莖豈陰霹靂擊飛電冰丸
颯流金霓善才絕藝稱第一腕下或有蛟龍精
須臾萬馬一時下懷中無乃操五兵曲罷剴然風
料峭斜月欲沒天晶我愧江老老司馬苦筵梧
几臨前檻玉壺滿酌不辭醉獨憐遲暮深屏營青
衫紅淚自今古重作潯陽江上行

諸河南臨石軍蘭亭真蹟長歌

此本為李大司寇五絃先生秘珍昔在都
門嘗為王文安公攘去司寇百計致還余
素聞之未見也一日張子觀四云曾於司
寇季子葑房齋頭得一紙閱墨痕古黯幽
光如漆豪勁清潤骨內傳自真希世寶也
司寇父子皆沒此本不可復聞矣歌以記
之

千秋翰墨有懿則神物由來不易得蘭亭玉匣葬
昭陵鶴頭蚨脚金兒側貞觀時節在人間瀛洲學
士爭磨勒就中獨教褚河南定武寧須金石刻道
蹟何年到隴西尚書省東千金直玉軸香函不厭
深筆底真藏太古色孟津宗伯老且顛見之不語
亦不食長泥再拜持欲歸尚書無言長太息覽墨
下直忽入幕不惜潛身作蕭翼李公抵元向秦庭
趙氏連城終反壁自茲對客莫浪誇護持止賴紙
膝力太原楊表真異人自惜珍奇動拂拭憐爾張
衡永四愁晴窗開後舒胃臆睇觀不是澄心堂紙
素幽光杼中織即今埋沒千餘年碧烟黯黯雲濤
黑銀鈎鐵畫動且豪譬如神馬黃金勒右軍摹本
此最佳麟角之筆庭圭墨蠆尾何如屋漏痕不同
羣子矜修飾當時虞薛亦知名見此垂頭語應寒
大皇何事補殘戈此本流傳當萬億崑崙老子本
好奇聞君斯言愁嘿：當時我亦識太原人生良
會安可即尤物從來無夙緣念此踟躕豈終極尚
書寂寞無履履西園公子埋荆棘圖史漂零一個
然朱門回首空悵惻君不見古來文字伏禍机科
蚪垂魚秦火熄只今惟有嶧山碑萬古奸諛頌明

德會稽修禊本風流內史遺踪竟誰及擬山園裏
浪揮毫不直一錢程不識

逸峰閣哀歌行

逸峰閣上何君竟逸峰閣下何蕭：閑凭高閣憶
疇昔悲歌奈倒愁無聊黃門自昔本常素青灯十
載何寂寞儒林見許文章伯雄才不教賈與晁當
時逆從兩莫逆君方弱冠余垂髫二十年来一彈
指桑田滄海如鹿蕉君昔釋褐明光殿作吏江國
停蘭橈大河以北振風雅清潭唱和留孤標君才
猛鸞似無敵青天掣臂驚鸞鵬作詩往：中金石
譬如天女吹瓊簫玉雞堂畔有道响商音烈：秦
聲調製錦功成登頤閣梧垣待漏橫金貂歛如駭
馬脫羈馱：威鳳翔中朝君言富貴在適志及
時為樂當今朝生平恒苦不消百三萬六十良易
消以茲放浪縱所欲千金南國來嬌姚吳越佳人
一十二內家妝束衣紅綃微歌曉度黃金縷學舞
春歸玉步搖安石多情盛絲竹香山亦復依蠻腰
芳筵綺席邀上客銅鞮絳幘乘春宵丈夫生即五
鼎食安能寂寞同兒曹豪遊巔嶠一萬里七閩校
士飛星軺寶裝陸賈下南粵娥眉逐隊歸紅橋君

家樓閣連天起大圭山下凌雲霄陰：曲徑入深
洞濛：香霧浮輕颺畫檻珠簾方選勝銀牀別元
已魂消百年大夢黃梁熟一夕秋風墮樹凋熊經
烏伸百不售駐顏大藥無乃勞大成誤食馬奸元
豈有仙人王子喬閣上藏書自充棟牙籤萬卷空
蕭條燕子樓中燕飛去當時細袖隨風飄總帳猶
餘白鸚鵡朱絲無復銀檀槽日暮西風弄河水一
溪鳴咽鳴寒潮君不見繁華過眼同流電巫峽朝
雲暮飛散楊枝隄上送行人桃葉江頭掩歌扇遠
峰閣外亂山青回首當年淚如霰

武昌行

康熙戊辰五月叛軍夏逢龍之變督糧少
叅萊公映榴殉難最烈有道疏甚悲壯事

平後贈上邵侍郎

折柳莫折武昌柳黃鸝磯頭亂飛吼食魚莫食武
昌魚漢陽江上走軍書妖字流星驚電掣蚩尤寒
霧生跡穴從軍惡少假狐鳴脫巾一呼寶刀折大
纛高牙黃戰棹戰門叫嘯借胥袂隔江烽火照天
紅鸚鵡洲邊欲明滅城上旌旗壓黑雲城下長戈
耀霜雪四郡橫江接觸艦三戶遺民莽污穢多少

達官避賊鋒少叅獨奮常山舌百折豈同統指來
艱難坐識孤臣節以兒總角眼前看八十高堂揮
涕訣亦有金閨結髮人含笈從容佩金珰裂眦罵
賊天為昏髮衝南斗肝腸熱治粟使者無寸兵伏
劍臨風臣力竭公麼逆豈亂天常誰弑盧公面中
血不使餘生負賊朝尚留封事投金闕曰臣瀕死
上遺言陸梁鼠子憤所切紫紱金章聖主恩把
頭別秋良不屑安能委蛇待賊平致令從來甘淪
沒巖疆破壞失偏縫敢復偷活媿前哲成仁取義
是何人九元忘身捐膚髮捲卷楓宸不忍看照耀
千秋配烈忠高樓黃鶴下遙空沅芷汀蘭比芳潔
風鳴九嶷雲氣深魂歸七澤潮聲咽我歌九辨望
江天夜寒四壁吟蟋蟀子璋蘭謠傳下都即今餘
孽已平歸天家自致褒忠典桂籍重洗楚大夫板
髮太荒湘水上萬年爭說葉蒼梧

寄弘遞太史長歌

我昔板褐遊帝京與子結交稱弟兄清河世派雖
云遠射策同為洛下生江陰天子曹司成逢人說
項數張衡君向師門立風雪一見愛我平閨行紅
塵把臂兩莫逆紫陌晨夕同班荆贈我萼江珠百

斛耳畔似是聞聲誤是時青浦有王子與君相對
如尹邢鹿城司寇人倫鑒通籍久許登承明果然
聯翩向霄漢勢如高屋初建厥余方折臂似年祐
徒從病渴思金莖文字之緣長已矣扣鐘無乃仍
持挺譬如兩曜麗天地寧煩燭火室焚、以茲偃
蹇不得意避迹怕見王侯鮪廣寧門外策疲馬秋
風千里歸滄溟風鶴未聞早退舍自頽頽謂能知
兵宋五從來慣坦率惟期不負鍾山英余髮種種
願歸隱賴有諸子先飛鳴我觀京兆都試作芳蘭
竟體同香蕙幽音逸態互出入萬仞鶴羽鷄太清
筆底寧無鬼神助湘靈鼓瑟君山青南宮風格互
一變大將旗鼓來升陞神丹九轉煉金石鴻文無
範鞭風霆吾聞龍性合變化天門八翼何縱橫韓
翁以來又改轍飲如日月繁如星自古文章遜時
目風雲百出紛闕爭我似桃源無新製褒衣博帶
人所驚廣眉細腰不如式奈何株守金銅厨鄴下
衣冠盡才士海嶠惟餘癡管寧去年八月辭帝里
與君不見十易黃唐舉許負亮不謬竟爾黃氣來
天庭金與太史序具側聞聖主逸侍從百僚陪
位臨大廷建禮門前誠仙侶大官供食調御羹煌

煌連燭下崎有鳳池側馬揚前旌北學士通中枕
南苑神仙沙上行仕宦遊來崇禁院快君詔許歸
蓬瀛我卧天東釣滄海、雲漢、風冷、柴桑故
里足栖息魂夢不到漁陽城南畝種苗防儉歲東
籬水菊扶頽齡太平玉燭頌公等戎將教子傳道
經崑崙頂下結茅屋教稼土室如袁閔作歌為寄
長安道回首風塵可成生

賦得長安大道韋執紱寄懷周永持

永持雲間人且稚廉奎山先生孫處士應
垂子也所著有容居堂詩辭及填辭丁卯

與之同寓華嚴菴最契

長安大道隋狹斜三條五劇交紛拏是時車書集
筆數京兆取士開南衙我來初海君江左青絲絡
頭白鼻騎華嚴精舍解陳榻別院一一展屏遮君
之悲歎余來藻忘年握手同天涯羨君著述揚四
麓牛腰之卷隨五車君材如江復如海潘岳陸机
休浪誇揮毫側理五十萬不妨作字如遼鴉庾信
徐陵亦何有胸中藻繪蟠奇葩填詞臨川五伯仲
酒酣願曲聲呶呶琅嬛傳書三十乘作賦往、驚
侯巴豐城初出芙蓉矚警若赤土淬鋒劍雲重錯

落古者錦練成五色勞女媧得句不讓飛三影蒙
吟豈教溫八叉通來丈士尚耳食隔簾莫漫聽
豈可憐費盡洛陽紙紛餘子皆鳴蛙似舅君同
何無忘志在禽馴良非禽萊峰初自稱作者由來
大雅傳君家先哲劇慙陳夏輩崩沉玉碎真無取
談天鑒室香何極渾似吾家博望槎青藤蠟屐苦
未遂香山碧雲尋腐履鐘磬六時發清响古殿四
角盤龍蛇恍來聞參寥恍見夜梁蝠蝠飛簷牙天
街自賣烟羊胃僧房活火烹蘭芽河間姪女太狡
獼燕市沽酒難交賒當階積水少人迹蕭蕭雲潦

生蛸蛸桃笙溽暑不交睫蚊蚋攢膚爭喧譁三秋
誰織千金芥八駿時巡萬里沙長楊宣曲盛羽獵
有時側耳聞清笳愁攀紫禁城邊柳莫問佺都觀
裏花痛哭萬言長太息搔首九重天路遐夷光入
宮室見如爭洗紅妝還若邪無勞過羨西清暑歸
去且摘東陵瓜腰纏隄畔刈禾黍釣竿海外披雲
霞上書未能稍短褐下農或可收桑麻周黨奉詔
反故里劉蕡被放辭京華頻行贈我三都序已聞
得采閨閑居亦南歸覓尊萊慚愧李郭同仙槎
雲間道路二千里長淮漢連琅耶四腮鱸魚今

正好三湘湖邊休惹嘆吳天孤鶴唳江表懷人秋
水迷蕙葭他時策馬長安陌日題詩龍碧紗

李約庵齋中觀仇大司馬家所藏黃山谷真
蹟

焦山之銘傳瘞鶴彷彿猶存古臥脚學書先學顏
平原渾朴之中露鋒矜洪都老子筆飛騰寫得藍
亭四尺絹黃龍山中悟三昧相看不作癡東絕潘
谷之墨澄心紙投荒魑魑三千里萬元孤臣喜作
書揮毫每在枕櫺裏折柳亭邊憶日題蒼茫如見
索征西齋名當日雪堂子嶺外風濤走黑虬六百
年來道迹在神物烏能晦光彩墨痕矣照眼胸
內府飄零到滄海上龍門有鉅公千金玉篋秘
房龍豈無瑰詠多室閣神移氣結惟浩翁尚書久
沒諸少此物流傳待同調枕記鰲山証道書忍猊
挾石同奔峭曹煇李恣自銷沉惟有石書閱古今
他時重憶摩挲筆雲水茫何處尋

大興可畫墨霽圖

陸綬表符安可求神奇獨歎顧虎頭古相終蒙畫
師恥解衣盤礴烏足羞自古詞人寫山水蕭然故
疾大湖州湖州往作墨竹簪簪谷裏風颭颭彭

城戰材資笑傲車逆服痛就含愁今茲暑信絕
華情翠欲滴山之幽中有雲望隣茅屋展卷吾將
恣卧遊蒼茫樹色傳毫素墨光點點神氣浮齋統
斑剝欲飛動蕭瑟遠勞良悠：我生未見瀕海水
潞沅似此真滄洲龍眠倪迂不足數曾中筆墨成
丹丘世上如公誰復見画刀豈止俾千秋

恭閱 御書賜西粵難巡撫馬文毅公雄願
神道碑

長蛇封豕起六詔巴東粵西山鬼笑枕柳樹裏走
烽烟陣雲漠：千里道宵衣 天子問嚴疆甘泉

盱食勞待徨儿多列郡從風靡惟有常山鐵作腸
幽囚四載終完節閭閻盡洒睢陽血桂林：下生
悲風深比秋霜皎如月由來 聖主重褒忠奎文
擊出明光宮崇階優卹何足譽龍瀝 宸翰驚游
龍嗚呼疾風識勁草不愧鳳池沾 虜藻煌：靖
首纏豐碑上有廣運真鴻宝千秋照耀勒貞珉不
與凡筆同湮淪特將异數慰忠烈莫作尋常金石
珍

寄孫子未太史

我昔騎驢入長安敢裘蕭瑟天風寒五侯七貴不

好客君獨斲折來交惟半生落拓心轉拙大字難
從世上說五陵卿相多少年肝膽如君照冰雪是
時江左曹司成君亦曾為門下生相逢贊我不容
口作詩老氣紛縱橫感君驅車落窮巷劇談抵掌
何駘宕獨惜狂歌稷下人生平傲骨甘疎放翰苑
如今亦令官君家姓：無晨餐俸錢入手即沽酒
招客四座當夜闌湖海交遊亦何感元龍樓上知
名姓賈彪郭泰盡時賢願厨一：相輝映余亦天
涯淡蕩人相看一笑向風塵論交認許稱知己酒
酣慨忘貧賤上書北闕不得意劉蒼痛哭卞生
淚聞君拔劍悲蕭騷手握遺珠發長喙憐余抱病
歸東臯濯園十畝栖蓬蒿經年不作耕號字眼望
京洛紅塵高北來尺素傳双鯉長跪風前憶君子
擊筑遙知意不平黃金臺畔驂騑死大苑如今賴
數公何如盛世有冥鴻麟德殿前方視草右臺門
下借飛龍校書秘閣金門客燃藜太乙秋烟碧銅
盤青綬出尚方肉餒否酪皆思澤念我幽人海上
村歲寒時節悄無言山中雨雪君知否欲寄梅花
到荊門

貫休畫羅漢渡海卷子後有東坡山谷兩公

手跋真蹟

貫休晚唐之詩僧也以貫羅漢得名茲所
畫尊者二十餘人力士童子又教人金碧
工細巧奪天工而皆具有道之容尤難得
也至乘坐異獸不可名狀又擅山海之奇
笑宜獲黃兩公嘆賞不置手書誌異也余
所見東坡真跡此為神妙又勝于蜀因送
李侍郎詩美若山谷之跋此卷則微遜于
仇尚書家所藏

吾聞西域多化人此圖無乃傳其真丹青矣

今古披面奇麗如有神逍遙來自双林樹却踏青
溪波上路天魔花雨紛宵冥傲佛鯨魚代盃渡一
帶芭蕉駕海濤猙獰怪獸靈鰲或為低眉或卓
錫四顧但見青天高野馬神羊挺双角碧眼降願
証圓覺閣黎鬚髮鬚鬚力士熊脚撲朔輕塵
不上水田衣萬里風波几度歸咫尺莫辨蔥嶺道
龍馴虎嘯相同依白毫光集鑑毛髮杖底鉢如海
中月休也自是老桑門貌得金仙欲超越如是我
聞顧虎頭維摩一幅傳千秋布金百萬亦何有一
葉東來江上遊貫師好手翔鸞為禪心不作沾泥

紫面窮彩筆在人間乃是蘓黃曰題處山谷老人
為嘆嗟東坡揮毫開士家宋曰說紫面人山房鄭虔三絕那
得似至今絹素飛龍蛇嗚呼神物不易得法隱
隱照顏色恐防雷雨响空山還君此面長太息為魚氏家藏

宋趙千里海天落照圖

千里名伯駒宋宗室也高宗愛其畫集奉
詔畫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千里平時好作
小面流傳於代如盤松怪石王觀馬浮
嵐暖翠等面並見珍異以金碧擅場此面

九臻妙品殆北宋也

南渡以後推丹青入妙首數天水生光克皇帝重
毫素集英殿裏揮御屏賞賚一時頒內府珊瑚碧
玉黃金縉雲麾將軍有遺响夏圭馬遠同馳轂怪
石盤檜世所寶浮縹緲翠千人驚零統新素久磨
滅譬如孤鶴遺修翎今茲之面何所得海天落照
臨道瀛峯范島嶼在雲陰居然塵市紛縱橫月閣
雲互隱現溟海浩蕩朝玉京金芝瑤草安可數
時有仙侶飄華纓方壺負嶠生筆底又如霞起連
赤城鯨濤崩扇走寸腕依稀噴沫蛟龍腥手招徐

福呼不起三山縹緲開金庭海嶼洲渚勢迢遞
不舟葉、飛靖堤碧嵐翠露千萬疊畫工得勿勞經
營一峰忽起冠雲杪暎睇衆嶺猶列星空齋卧遊
到玄圃便欲擊汰還楊玲瓏萬頃海烟滅濯錦
錦江如練明枕碧亭邊放湘簾枕碧亭在耳畔但
覺天風鳴庭隅落日渺無際搔首海天無限情

宋趙伯駒吳宮萬里苗吳宮梅花也

姑蘇臺上東風來姑蘇臺下梅花開千枝萬枝遠
春色西施醉卧吳王側宮女如雲殿玉東學舞花
前羅袖紅錦帆泣外吹如雪响原廊邊枝欲折身
到瑤臺月似眼画師無乃傳其真趙家兄弟推好
手李劉馬下亦何有寫作吳宮萬玉苗千年梅里
在姑蘇眼冰玉几勢飛動樓樓百尺連香徑浣紗
溪上几迴春疑是羅浮夢裏人

宋馬遠老子騎牛苗上有元虞集泥金書清

荆關董巨不復返南送以還推馬遠至今傳得騎
牛圖博大真人意深穩煌煌紫炁照天東函谷閑
前落日紅我非舊日今尹喜眼底亦似驚游龍惟
有懷中五千字至今誰識西來意柱下當年太史
公千里秦關復何事看來不似戴嵩牛風行雲護

歸雍州邵菴儒者好黃老志在清淨希前修蠅頭
小字嵌金碧留與空齋對朝夕我將掛角讀漢書
拜手虛無亦何益

仇十洲摹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按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乃汴京勝槩
大約當以宣和以前繁盛之時故其宮室
城郭樓觀浮屠街衢巷陌市廛亭館舟楫
橋梁士女車馬商賈販俠遊百戲萬貨
諸物莫不畢備而富麗浩穰雅有太平氣
象為物者以億計為人者以萬計螺紋烟

結工細可知非數年之力諒不能成信奇
觀也當時與西湖爭標畫俱遠入神品今
茲摹本亦頗入妙曾時內府故藏有御寶
明代歸子茶陵李文正公有記：烏後又
流傳于宜興李文定家文定手書文定公
原記亦自娟秀而余今于焦司徒家見之
益其世傳之故也

画山不画海上山：在者霽飛雲間画水不画滄
江水：在波濤烟霧裏不如画作汴京富
麗天下無宣和以前稱全盛煩華自昔雄三都百

年太平饒物力：朝市多惟娛清河画師妙天下十年構此良非迂展卷忽然迷五色幽意老眼仍模糊睇觀乃識画工巧長房縮地誠不誣九虺之執何穰：冠蓋歷落常交衛印第樓台紛在目列肆百貨群所趨袪服繡絳出珠箔珍怪瑰麗來番馬如紅豆人如煙摩肩擊轂爭馳驅端門百戲無乃是朱樓舞榭紅瓊輪葡萄美酒醉俠少亦有操鼻來當爐王侯貴人盛遊樂翠幃宝馬青驪駒時和正值清明節市隄官柳何索紆青簾白舫載蕭鼓黃羊紫駱充行厨長橋一道白虹起葉：

帆樯連舳艫永和三日修禊事蘭亭遺韵方未徂五雲深處九重上遙望阿閼黃金鋪龍樓鳳輦駐佳氣似是天街頌大酺眼前百怪競出沒一一變相神理珠承平士女堪番繪傳之千古方知新我聞此画入神品爭標不獨傳西湖大元御府作重宝双龙小印存后：飄零兵火更出世仇英臨本非小巫摩挲自是孔真手不愧玉軸裝珊瑚西涯相公好奇者萬字作記窮根株宜興紗筆更飛洒中人什襲千斛珠憶昔開元東巡日潞州亦有金橋道子陳閼常無忝寫生萬態勢可呼天子親

乘照夜白百僚濟：披褥榆羽林園薄三十萬道帝觀者人相扶當時三絕今復見慎勿棄卿同砥砢名画由來辨宗派譬如族姓稱崔盧藏之篋等待知己群兒莫使爭柳榆

仇十州臨冷啟敬先生蓮岳仙奕同

朝陽真人冷協律翰墨往：留遺筆凌元跡宋几百秋遊戲神通時一出今茲瓊島橘中齒散淡不類山澤癯品：琪樹聳雲表置身天外極方壺桃源視此僞伯側鶴髮蕭：雲五色紫霞丹嶂挿青天石髓麟芝供朝食便欲揮手招青童芙蓉城在天之東園畚賭墅笑安石世人不見蓬萊宮一局寧知几千載迴視桑田變滄海從君寄語爛柯人故里遺墟復誰在狡獪臨摹仇十州海天眼底良悠：何時一駕長風去把袂仙人十二樓

題侯夷門雨竹圖

爰此君者王子猷画此君者大湖州驚溪素絹二百尺渭濱千畝何脩：歲也朱門老宿寒憫能無竹王侯宅羨爾湘江烟雨前依稀掩映秋雲碧彷彿遙聞吹玉簫冰丸颯：神鬼驚葉：離散象倒懸耳邊隱：長風生幽窻對此勢欲動千竿萬竿

出雲夢一任低垂自良斜倉梧淚盡猶餘痛一溪
綠雲浸寒雲八十老翁迫出群信陵門下多奇士
未必人：画此君

吕静逸云寫照傳

神詩中有画

附記侯山人名慕羸童色高士也出入焦太僕
之門者數十年不誦不詭藝人中最為有品且
其能作士人画也今諸魚氏尚多其遺墨

石隱園觀石歌呈戴績年伯 己巳七月

岱宗南來走坤軸蜿蜒北下甘泉谷就中奇石在

人間或為熊罴或鹿伏峰巒何但稱太湖米顛之
癖傳司徒石隱園中列石丈青冥山骨隣蓬壺吾
家：相眺幽潔生平愛石敬巖穴近郭山林憶往
年泰石兒孫亦羅列是時人稱兩少保平泉先後
同歸老一從人世度倉桑東閣遺墟生宿草滙清
芭水盡荒涼峭岫巨石穉為棠洛陽名園亦如此
此地冥兀真靈光海陵解組栖蕙畝堂構依然栽
五柳甲辰之歲九月中羊仲來尋杜陵吳杜陵遺
老蔣元卿婆娑石畔放歌散回頭一瞬二十載重
遊太息悲中情笏袍再拜仍無恙寫寫虎卧紛干

此誰將太古巨靈手肖成異質何貽宕嵌空飛動
青芙蓉一一天矯駕游龍永嘉綠嶂或應爾臨池
偃蹇低衆峰我來徙倚頻搔首翠黛如烟當戶牖
閑從天外招蒲衣同傾吏部牀頭酒蒲衣謂蒲柳
泉時以終于

送邑侯張石年擢天水別駕侯年滿三年以
卓異陞任

太平天子朝正畢六載時巡翠華出是時計吏集
漢庭洛陽吳公稱第一第一循良教我侯緋衣文
綺頒龍樓海隅父老望增秩頤川借冠真良謀保
障三年依衆母紫陌紅棠綰銀綬漁陽自古說張

公試聽黃童與白叟般溪地癖萬山中城頭姑射
冰雪客神君為政樂何極遊俠寧復來桓東探丸
赤白者無迹柘枝桑陰春雲白閑左不聞石壕吟
四野仍多兩歧表傳家治譜久傳家種得河陽滿
縣花中朝報最神爵仙吏焚香時放衙訟庭寂：
少釣矢冷：琴韻橫秋水細民久矣祝康桑白版
曾無別壚里署中調鶴吏人稀郊外晴光則難飛
鄉社鳴絲止讀法忽驚除目來形閑詔作倉曹向
秦旬賜金黃霸今重見鯁油屏泥一丈高爭傳異
數承明殿即今玉簫上之回攀縣無計達鸞台眼

看旌旆指渭曲供帳祖道殷成隈袞衣安得留東
王可奈微車轍召社他年榮戟列明湖福星一道
臨齊魯

題高子常畫山水員苗

一以為赤壁奈何無二客一以為桃源輕舟入洞
門崩崖洶勢欲墜萬大長松真歷落倪迂解作
滄洲畫似此蕭然淡若無雲白山青見幽峭真疑
天地留員嶠

和陳左原百脉泉長歌

湖山：色青如沐水之原出林木妖蛟無般海
若藏地肺冥濛萬靈伏蚌胎隱：照大千承露金
盤鎮相續殺紋倒胃扶桑枝沉落日咸池浴此
地從來似渭濱籀龍何減淇園竹紫閣紅泉舊朝
川清磐一板江水綠願奉金仙學閉關淨生後
誰知足即今勝地石堂前散花天女飄香玉

御製泉林記

泉林寺在泗水相傳為子在川上處甲子
聖駕南巡過此勒碑記之規制甚潤大方
伯衡爾錫先生持垂碑見示

上元甲子開太平戎 皇穆：臨上京礼官咏：

議封禪七十二代紛縱橫維帝念哉恤民力金泥
玉檢何須亟相如遺草無乃証莫使儒臣空潤色
聊復時巡駕六飛翠華九月出彤闕闕里驚傳太
牢祀車服礼器相因依重道崇文過漢祖萬年盛
事留東魯壁裏金絲中瑟琴堂前老檜盤風雨羽
衛遙從江上迴泉林風景晚相開勝地有靈隆焉
駘双流沂泗交滌泗陪尾之山當魯甸萬斛泉源
靜如練陵谷川原憶昔年素王彷彿聞長嘆弭節
停臺又一時千秋聖蹟使人思弘敷 睿藻勒金
石豐碑巋嶺纏蛟螭宸翰淋漓出異器不是秦

皇岫嶠字周几渴盤河洛首神光奕：流深翠以
聖契聖古所傳濯纓如向滄海淵天心水面發深
省終古浩渾長川草莽微臣或見此拜首 天章
五紋紫眼眉鹿日正高懸心知吾道平如水昔日
紅雲侍從臣即今分陝向東秦拂拭奎文一相示
儼如天畔披龍綸清漪泝兩兩相對作霖人復傳
帝眷微臣擬向岱宗巔雲峰之下餐沆瀣

清漪謂此作霖
雲峰皆御書也

秋日與何魯田定交湖上短歌志別

吾聞自昔卽鄆濤暫見曹植稱天人神移氣奪定

何許陳思無乃君前身驚才賦舉不易得風流旂
旄如有神早攀月窟踏繁華風雨來無垠相
逢歷下一握手蓮房墜粉秋水濱澹源堂上汲珠
履西風蕭蕭：白紵巾眼前餘子俱碌碌：風雅之道
君能振他時憶別思平叔望新明湖：上春

濟南間歸孝侯先生計音感舊長歌

庚子九

長安道上車駢：狂夫不慣千要津補衡懷刺世
所厭君獨罄折懷故人華嚴古刹停車馬相逢一
笑何瀟灑沽酒重來燕市頭乘興頻邀弄盃竿共
言壬午同懸弧我猶短褐來帝都慨為憐歎賦

客君亦將歸：盤湖是時行年四十六抱得石麟

出蘭谷繡襦盈：掌上珠玉雪可念姿清淑酒酣

贈我和陶詩彩毫錦軸還臨池朝：赫蹏走窮巷

周黃二子相追隨

即墨月居
及黃君民中

予也醜醜歸故

里聞君賜告過濟水臨胸謁相走貝丘時余落拓

離城市未得班荆快一逢徒茲雲樹隔江東今年

都試平陵道：逢黃子風塵中為言詹尹已撒瑟

太息斯人竟永畢一官十載寄京華家無斗室堪

容膝春貨仍依臯伯通孤兒懷抱未成童王曾志

不在溫飽誰意途窮：更窮

題王烟客先生故黃公望畫山水圖

太倉太原王太常江東門第何堂：相業當年重
丈肅維山對策登建章累葉銀貂人所仰相門才
子披鶴氅九工書畫無其倫與爾落筆何蕭爽自
自王家稱畫師輞川妙跡安可追南宗一派士人
画風流文采良在茲荆關董巨亦何有李成范寬
傷老醜倪迂散誕世所稀犹有齊名黃子久太常
落紙擬大痴蒼崖老樹光陸離長烟黯淡工遠勢
千巖萬壑紛交馳我生不識太常面傳來遺墨鵝
溪絹零紙斷素在人間賴古堂中画人傳轉思神
筆合元精胃中丘壑如有情藝林兒見真山水摩
詰同留世上名

益州平歌贈表兄韓益平參懷

益州益州何時平年來四海無甲兵 太祖皇帝
自天授乾符嘿握隣遂瀛真人應運久出震手辟
遼海如蠶叢南閩北閩入國藉清河鴨綠勞經營
三十六部競稽桑海天兵氣方縱橫神靈之際勝
國弱識歸龍虎天人驚楊鶴十萬一時盡驅除便
似長平阮海孺四衛古天險東江牽制終何成毛
帥功名在皮島當時滅沒如田橫可憐制將多白

面佩玉葉兮 庚坐今神器歸有道定南之屬
宵韓彭漢高太業起豐沛功成一劍蛟龍爭三韓
地勢控山海至今遼瀋稱上京星羅郡縣啟榛莽
盡如宛葉紛峙嶽君昔分符益州地飲水五載何
幽清南陽貴人識廉吏醴泉父老驚神明李密陳
情隔天聰報刺日短心悻悻麻衣如雪返墟里未
及奏最揚前旌時某懷以丁祖病足身騎果下馬
憔悴不入般陽城我之外祖汝大父平生與子真
弟兄君宰名都余落拓相見歷落悲中情逢君共
話遼陽事準擬聯牀到五更

題仇十洲畫

千餘年來推畫家張吳顧陸真堪誇畫師自古畫
人物丹青五色披雲霞李唐以後重山水石丞思
訓皆爾：大斧肩與彼麻皴雲山慘淡無乃是五
代名畫師益州天人龍兒而滄洲尤工平遠稱宋
迪蕭：發墨惟營丘仇英人物近無比貌得宮秋
良可喜樓臺重見郭恕先鞍馬無慚趙承旨今茲
禿筆寫秋山意在茅屋松雲間野籬山犬少塵迹
群峰一二皆烟鬟離：淺草空山路十里微茫辨
江樹畫中逸品不易得寒沙歷亂漁梁渡眼看樵

徑負薪歸山妻正葺薜蘿衣開扉一經松門下疑
作桃源是也非

周燕客別駕見貽標國先生遺集歌以謝之
大梁公子神仙客王謝門庭沐餘澤司農之後五
鳳凰就中我公好風格半刺遙分渤海濤功名不
薄呂虔刀自理天庾方佐郡上計飛旆輪河漕齊
州自古稱名勝山水蒼：助幽興白雪樓邊望翠
微紫氣宮前陟丹磴我來躡屨登龍門袖裏新詩
仔細論百年以後傳大雅猶有遺音流兔園願我
堂中几千卷文采風流如禁鸞海內人稱何遜詩
士林自重昭明選維余長跪捧瑤編忽憶先生賜
履年營丘列戟二十載吳紉越素飛雲烟當時未
得聆玄塵縱橫一覩文章府今日如遊標下園益
河思沈趙州土徒君更乞未見書琅嬛奇字歸吾
庐芙蓉湖上蓮花水一派香風上五車

題錢唐唐聚古為余書黃石公素書及洛神

賦冊後

虎林唐子西湖客長身黃面髯如戟奇姿倜儻江
海人曼胡短後常落拓學劍不成仍學書半生自
抱煙王癖墨池筆塚若丘山管城陽沐頌玉冊願

作才士勝頑仙刀探六書攷墳籍三體常尋太學
碑南窮岫峻北鄒嶧永和旧跡在人間手追心倣
燕冥索硯穿被何修淡生平毫素無所擇學成
把筆定有神不數銀鉤無戲畫勁媚真同太史歲
坐見霜鋒倚天脊十年被褐來京都落紙群兒驚
賈人獻壽進黃金不屑揮毫作堂額笑看萬
勵甫何人逢時自售連城璧蓋將銀榜題凌雲徐
陵自昔珊瑚赤余時亦作帝城遊與子相見長安
陌下倘同依開士家劇談風雨連朝夕窺雨囊中
筆陣尚興酣靈氣生兩腋為余作字百不與句驪

蘭紙輝、白字成研妙迥無倫墨光直與長烟碧
是時古殿殿秋陰宝相金輪展瑶席先寫圮橋黃
石書珠玑迸落流金策後寫威甌十三行宝馬流
縠紛絡繹當時拜手奉芝函至今對此神為適一
從星散各浮沉渭北江東共蕭條長歌為寄明聖
胡安得一役郊莊驛東南萬里望江夫吳山越樹
烟霞隔

題吾家舊本聖教序是南唐張氏故物

六朝以來重法書石軍之跡同碑礪紫羅裡間玳
瑁軸金題玉燮歸石渠江陵列燭一時盡太宗使

採貞觀印一時异宝出人間會稽遺筆何允叔法
藏西來貝葉編煌、天語冠其前桑門懷仁工補
綴明珠萬顆皆爭妍舊日臨池王內火鵝羣墨鈔
應如此摹勒當年朱靜藏豐碑巨石噴懷里星移
物換几千秋字痕敗落蒼苔幽硬黃臨本編海內
模糊不辨令人愁吾家此本犹故物南唐張氏堪
彷彿風塵閱世數百載宝光墨彩何辭、當年兵
燹柳泥塗卷帙狼藉堪嗟吁惟餘鵝羣紀人代何
勞錦帶裝珊瑚自古論書稱瘦硬率更無乃太險
勁萬年絕筆有琅邪長史寧煩詠草聖樂毅今稀

皂下烟蘭亭誰見出重泉摩挲此卷三嘆息宝晉
齋頭莫浪傳

題志聖堂中法黃石先生画鶴

自昔画鶴誰最傳唐有薛稷蜀黃筌河東妙手不
易得趙院遺踪遂渺然後來能事無人繼宣和御
筆驚絕世啄苔警露非凡毛掠雲舞月多逸勢先
生無乃傳其真倫、振羽無纖塵胎仙三疊非一
狀烟霞為性良易馴志聖堂中雲看、九臯之唳
來三島何不持爾贈林逋放眼孤山寒峭、

題朱素存書鮑明遠賦見贈

高唐公子朱蕤山碧梧翠竹真瑤環錦裘珠履綃
江道廟、走馬萊蕪灣學書久學王人今比肩虞
褚稱季孟擅場苦欲追古人下筆媚無兼瘦硬被
中畫肚几何時銀鈎蠶尾驚神奇為我一寫鮑照
賦俊逸便似參軍詩吳絃射眼何凌亂恍如贈我
錦綉段墨光浮動亦淋漓乃是名家弄柔翰至鴉
我愧柳誠懸揮毫及側終殘年蕤山倘許齋紙扇
好乞狂奴贊酒錢

方伯衡爾錫先生內召大京兆 辛未六月

巨山夫子文重府著書生平照今古八節直尋鳳

尾書六經膾作麒麟脯上窺姚姒何蒼茫冊府英

靈此中聚蔡邕微拂入嵩雲石室三花落如雨大

字從來經衍資有如菽粟登金簋當年曾作侍從

臣銅馬門前映管組作賦羞稱七發才下殿慵看

九功舞半刺人傳歎歷時開州別駕稱南部帝簡

名臣重保釐東郊茲舍米齊魯太平久已罷轉輸

羽書不復仍旁午錢穀安能累大賢馬融絳帳動

握吐稷門多士盡橫經漁浴生徒列廊廡白雪樓

中証异同石渠虎觀足數一時棠蔭推召公八

代雄文起韓愈天子東巡海岱旁停臺嘆息頌敬

黼有臣如此暫分陝詔謂崇班躋三輔長安遊俠
避前旌漁陽貴人多負弩漢廷京兆叅列卿寧同
朱博勅如虎即看神雀奏為台指日功名繼房杜

寄阮亭先生時晉少司馬典辛未試

前年相遇陽丘路歲在戊辰秋已暮繡江雲外一
停車流連文酒真良晤余青園裏碧琅玕徵歌玉
樹當夜關司徒第中樂相樂談詩往、霜月殘還
朝君向長安道千里風塵何浩、人傳詹尹舊宮
寮帝簡中城授王導一歲三遷恩禮殊蘭台憲長
佐中樞督捕令兼司隸職五陵遊俠驚踴僕僕區

之法嚴荒閱逋逃之數真計拙適來 聖主尚寬

仁條例一、減屢轍少年無後求桓東即看輦轂

生霜風炎荒烽火久已息坐見垂拱甘泉宮五兵

尚書頻休沐紫微門下秉鈞軸東華詔下典南宮

吉甫得人報黃屋懸知走馬曲江池 皇州春色

自歲誕羨然公門桃李樹東風晴照上林枝

題文衡山、水幅

近代画家多偽筆欺人耳食情非一古 斷素千
萬狀名流題署安可詰待詔丹青遺世間貴家處
電皆絢帙大軸累幅百不真廣鼎紛紜吾所疾此

獨何為迥不同蕭、片紙驚神逸令人一見意情
然譬如積雨秋陽出平林綠、接烟村雲白山青
覆幽室渙梁髣髴似堯源筆墨風流動洋溢看來
不似俗画工雁門世家存其真還君此画起長嘆
却憶披香頰蕭瑟

題趙松雪臨子敬洛神賦是書贈盛逸民者

詞人自昔矜純素十二龍賓鬼神護蒼茫不見女
史歲零乱猶存洛神賦大令音徽良亦稀文敏平
生志所希手摹心追扶真髓証入三昧視天机人
間不識趙承旨疑作江東王內史右軍亦曾書此賦風逸

道隱神駿姿亭、玉質橫秋水當時好友盛逸民
墨池筆塚意所親大德年中偶為此至今展卷無
纖塵畱窮猶有倪迂跋嘆息斯人筆軒豁秀色真
傳造化工蒼涼直與元氣活竟欲置之虞褚間一
金一字同戴山水晶宮裏如相問知在扶桑第
九灣文敏印章在此卷末曰水晶宮道人

宋李唐大幅山水畱李唐河陽人

政和以還稱画史東都遺老斯人耳徽宗品藻
妙入神獨數河陽配大李汴京喪乱何捨攘狠
難戎馬向餘杭八十老人亦播越丹青絕筆傳

江鄉南渡四家有遺响馬遠夏圭方競爽其時
亦有劉松年逮于唐也同爭長光堯皇帝重
画師翰林者舊良在茲千年紙素久零落而我
今朝驚一窺碧綃大幅空堂側神光黯淡太古
色遠山石骨何峻嶒金碧不施饒勁力刻鏤精深
是北宋密頭雲氣飛游龍水亭却置傍山角飛
甍隱、遙遠峰虹橋一道縹、起彌望晴波三十
里漁舟一葉過湖心彷彿西湖、上水神筆真
窮元化先令人對此心茫然吾生亦有画書癖
擬向藍田覓輞川

題趙子昂寫出師表真蹟

至元以來五百載松雪齋頭遺跡在風流學士
宋王孫揮毫往、傳湖海深情遥念武鄉侯
出師烈、扶炎劉煌、二表塞天地浩氣常
隨江漢流孤忠盡瘁傳毫素臨池下筆非
無故當年丞相管樂倚努力艱貞挽天步
即看妙迹颯有神居然勁媚世所珍墨光奕、閱
人代年欣薄紹非其倫文采如今未消歇銀鈎鐵
脚留溟渤筆陣圖中八陣畱石走江翻照寒月
斷石髮云短篇通勁而浩
斷之氣不減工部氣

於陵古城北新建三義殿長歌

炎精中燭黃巾起涼州健兒亂天紀洛陽宮殿
盡為灰闕東烽火連千里群雄龍閑歌董逃
中山苗裔稱人豪赤帝子孫應面識龍顏日角
卯金刀大耳真人生涿鹿蒲坂范陽扶日轂君臣
一體盡所無異姓猶聞如骨肉結楚販履意蕭
森大義堂、冠古今隆中未就三分計出薊
先盟一片心別部司馬爭投袂指顧翱翔九天
際碧血敷槃出肺肝坐者為兄侍者弟梟雄
之姿推豫州黃金駝紐壽亭侯桓、亦有熊
虎將蛟龍得雨百不憂伏龍鳳雛來新野寧
若桃園刑白馬意氣常留天壤間英風共照樓
桑社中原百戰日鏖兵晚節終能跨益荆成功
未已樊城危永安宮畔推龍旌石走沙翻血痕
紫旄頭星隕臨江水人言遺恨在吞吳詎意同
生亦同死萬年廟食良不孤寢堂列陣黃金鋪
何如辟地於陵子千戰貽羞蓋大夫

陽丘張南復鑒視四鑒兄弟為金画崑崙房
崑崙去天九萬里星宿倒挂銀河水閭風臺畔笑
蓉城神仙窟宅排雲起縹緲空中天柱峰飛來白

獄、雲東一丘一壑足勝地金芝瑤草紛青蔥中有

山人愛山色搆得山房倚山側山人遁世住山中崑
崙山外人不識就中識者柏陵生清河一派稱弟兄
僧繇以還迨南本吾家往、傳丹青柏陵好手好手
今復見緒江晴拂鵝溪絹為余寫得山房苗咫尺雲
烟走飛電山中嵐氣萬重深山下漁汀連遠林三尺
茅堂伴孤鶴一溪寒水環遙岑君家兄弟重毫素
奴視黃荃僕忠恕貴家兒即巧画畫賢眼千金難
一顧願獨為我寫秋山、腰曳杖片雲閑貌得寒籬
與怪石居然閭里非人間阿兄入妙何幽細沙草微
茫工遠勢阿弟放筆稱老蒼一鶴翱翔九天際物
在人止生何愁回思昔日画滄洲眼前絕筆更惆
悵為念當年願禿頭

題丘宋宸還我草廬

甲戌

江風吹水、倒流當年仙吏歸揚州腰纏落窰室
跨鶴謁來三徑生繁憂自圻華堂補闕稅家徒
四壁餘荒丘囊無長物復何憾一經清白真為流
公子翻、出塵世獨抱遺經向庭砌擁鼻人傳洛
下吟花萼輝、好兄弟有時自結三重茅數椽聊
復尋出想人道新豈是舊豐彷彿堯源垂辟

荔堂前蒲酒雲氣閣堂中放筆苗春山經營慘
淡神理在群峯一一飛烟鬟與君遙隔五十里几
時命駕茱萸灣陶公虛舍渺何許落盡松花獨開闕
跋約若太史衣衣苗有序

方伯喻公奉 朝命赴登郡航海轉粟遼
陽約若太史為作十苗題十絕句俾予長
歌跋其後 是役轉登州之粟四萬餘石

衮衣衮衣來自東鳳鳴丹詔排晴室維 帝曰都
賴分陟有臣如堯皇昔雄滄溟北顧仰玉粒六郡
飛挽鯨波通長烟浩、几千里三韓咫尺蛟龍宮

雲帆桂楫押海若東牟指日飛轅轅我公減騶趨
蓬閣手揮負弩獲經駿高春金粟吐嗟辦美
道白叟惟黃童即看遼左控畿輔鼎扇不作洪
濤風高牙列戟擁緩帶蜃樓而歌消長虹一葉飄
颻渡鴨綠坐見海氣光冲融天吳水伯爭效順我
舸画鷁雲旗紅吾聞鄒侯功第一轉向巴蜀將無
同太史作苗勒金石丹青烈、傳無窮野夫引領
望天際快從遵渚瞻飛鴻

秦松歌為王叔子賦此松不滿二尺最奇古歲山僧
祖龍烈焰驚天地十二銅仙擁神器博士驪山漫

說瓜嶽史雲陽製奇字壁遺瀉池山鬼隄雄心遠寄
滄海濱安期羨門選在眼安驅童女三千人海上樓
船騎烟駕自鞭鯨背長橋下鵲石空傳丞相碑成
山、畔銀濤瀉秦岱曾封五大夫海嶠松柏更何
殊徐福城邊有遺植三尺五鬣生虬鬚玉粒銅柯几
千載不與桑田共遷改蒼、斑駁苔蘚痕奄奄
窟裡流文采琅邪先生如鄭虔冷官一榻餘青瑣
孝伯由來無長物好奇每、窮幽偏登山遶石成
孤往拾得秦松惟清賞偃蓋青留首荷盤婆娑安
露滴仙人掌拂袖歸來罷講堂車中猶帶綠雲香
風枝雨葉何蕭瑟海氣彷彿生微涼古來神物無人
識地下金芝凝琥珀恐驚雷電下取將天陰莫使
蛟龍得

閱李約菴百四齋法書跋為作長歌

千年以來善題跋誰其繼彼黃與蘓東波掀髯
浩翁笑雲苑品藻誠難誣約菴李子雅擅此賞
鑒精鑒真吾徒遠窮韻斯近顏柳源流一、披根
株狸骨方兼截山扇晉人風度猶未徂天機滅沒
紛在眼譬如百樂瞻駒駝上下千秋辨白黑長者
為鶴短者鳬生平斗室勒金石此事請為陳區、

孝豐仙令有遺教藏書萬卷良非迂金題玉躐
性所好王符著論稱潛夫負郭有田供朝夕城市
煩類山澤癯古之逸民無乃是華陽真誥同林逋
不作碩仙作墨客百城坐擁定可娛碑版照耀鄴
侯架靈威秘籙歸江湖才兒紛、隸堂下三絕五
絕鄭與虞昭陵玉匣蘭亭出小儒發塚驚含珠
歐陽集古富考訂曾有秦鏡懸冰壺學書不成
几子華綾縹玳軸堪胡盧戲鴻來禽太瑣細征
西碑下芳躅厨肩吾書品亦草、不爭神骨爭
膚盛名往、多賈鼎鉛刀焉得凌錕鋸約巷嗜
書、亦集華鋒八陣排成苗長戈大戟不欲戰
天門龍躍黃金鋪桓家法書滌寒具率更勁筆
傳善奴百家進退在鉛 賈人嚮榻來名都有時
摩沙希世寶自笑無奈貧頭顧清吝好客少鷄黍
揮翰據几凭高格釜中一任缺晨費獨抱錦驕妻
擘但願多收十斛麥何妨萬字裝珊瑚晴窓每臨
硬黃帖門外悍吏催田租掉頭展卷百不顧墨林
譚苑於醍醐恍若寫生虎頭筆三毛神氣增眉臙
阿顛草聖復誰見欲出不出煩招呼家珍歷、探
囊數金椎玉盤分瑕瑜一字褒貶定哀錢壇拏

走曹滕郭論衡既授帳中秘海藏書吏將覆訊我
携此本若拱璧羨君持論今所無酒酣慨一再
讀天風烈、吹華鬚君家陽冰號墨妙若論藻
鑑真前驅枕柳樹裏摩圍閣納、乾坤定不孤

石鼓歌

憶歲在丁卯余被遷入成都得縱觀太學
石鼓拂拭古澤自甲鼓至癸鼓覘其黠黠
之古光弔其殘缺之剝白嚮往久之每欲
勉為長歌以韓蘇在前絕响難續洎反
里門蹉跎數載追憶舊遊悵焉太息歌

以誌之用紀勝槩

莫陳衡嶽岫嵯峨碑請置 圭玉牒詞忼慨一為
歌石鼓石鼓歷落多欹奇倉頡史皇邈千載天
陰雨栗傳軒義蟲魚蝌蚪工象物混沌既鑿無
留奇成周禮樂好制昭穆以來稱中衰黃竹歌
聲徧黃澤如雲八駿蜚龍旗宣王掘起振姬籙
烈、火德增炎熾九土衣冠集王會明堂兵牧朝
喘嗟帶裳幅寫同軌至君馬四黃臣馬驪赫然
閱武馭戎索西臨漆沮東瀝伊庀材既飭百執
事羽獵不數千熊羆四兔岐陽建大旆神京父

老硯成儀驅逐之車紛雜還手執路鼓飛雲馳
八紘氣振布天網七萃人驚推地維吉甫作頌史
籀筆煌、巨篆環蛟螭琢為石鼓誇海內太平
文物張雄詞銀鈎鐵畫傳勁力白玉為質輝琉
璃不同七十二金檢茫、元氣羅敷藝天有十
日甲及癸嗚呼此鼓乃象之雲陽小吏未敢竊
凡將爰歷焉能窺不隨禹湯淪泗水雅興典寶
同升隔何年埋沒陳倉野龍焚壓弧悲吁噫壁
遺瀉池祖龍死寶難鳥用分雄雌臨平古道掩
秋草西雅東洛頻遷移詎似銅駝委荊棘寧同
斷碣蟠元龜八分飛白雲初列示書垂露倒薤
坡長戈大劍紛入眼龍跳虎卧如列眉豐鎬以還那
辨此幽光渾噩生金芝苔藓猶存太古色刻為石
曰安可追世間萬事盡如此神物亦復論成虧隋
唐以後盛作者題詩往、驚歲誕昌黎逝笑坡
仙漫凌雲台上無 惟此鼓何時到幽薊初歷
盡仍在茲想當靖康金入汴輦珠載貝相追隨
年駝岡上紫駝背却倚舊籍歸燕陲元英大呂
近磨室碣石談經光陸離黃金之台相掩映持
敬門內交靈變金鐘大錦耀兩序奇文或者

疑完委國之大典在刑述此事振古歸宣尼石
鼓亦足登正雅吉日車攻獨見遺神器終還廊廡
下不作封禪 堂基我昔騎馱遊帝里短衣破帽
春風吹有時躡屣謁太學六館生徒群委蛇就
中英、露神駿賈危郭泰同襟期鴻都門前見
泥帚蔡邕碑下走路達六經、天揭日月点畫
每欲窮毫釐一時訂交盡厨頌文舉德祖非凡
光相與摩挲石鼓畔恍入瑤圃披瓊枝汲冢竹書
出人世西崑冊府紛未貽梁鵠皇象俱斂手三代
法物方未滿何事桐魚扣異响不與謠信爭妍嗤
盤孟之類古所重銅仙辭漢來天涯之罽澤頻
留片石相去何止微參差今人貴耳不貴目豈
惟談秦相斯我願坐卧石鼓下如對聖哲神忘
疲雖有一凡仲將墨勢難响揭歸茅茨安得乘虛
問真宰元音古制誠吾師後來荀簡起佐隸控願
應與揮金椎豈識先型勒珉石儒林世運相扶持
但使乾坤留此鼓伯英莫漫矜臨池七略糾紛逮
滂喜三蒼雜雜誣愚蚩揚雄砭、標小學訓纂瑣
瑣如亂絲說文字林競散龍六書源流知者誰魏
晉以降若無骨世傳通媚真痴肥過江猶室宣示

帖譬如田婦豐其肌銀鷹鐵馬縱揮霍圓球對校
多瑕疵憐余潦倒長安道索米常懷方朔飢探
奇時復費寢食紅塵蹀躞隨班駝五侯七貴懶投
刺徘徊古蹟良所宜江陰祭酒曾夫子許我登堂
同賦詩但愧未能歌石鼓氣弱力薄格調卑散表
上書不得意蕭寺每無晨炊衝泥九月走千里
出關三舍傷五意懷中一卷集古錄山人自怪還
山逢世緣談盡隱田舍且與兒童歸哺糜有時
課農向南畝有時采菊來東籬滄洲放廢發長
嘯不學仍下帷無人松下理瑤琴挹酒風前傾玉
卮回憶燕雲漫浩々端居牢落般水湄年來石
鼓望不見憔悴風塵又一時

王極伯先生枯木寒鴉圖

極伯先生真逸客當日風流已陳迹興酣每為
寫滄洲片紙猶存在東壁憶昔予方總角時先
生倒著白接離騎馱來往竹林畔鬚眉黃綺如
銀絲小子時捧几杖醉中落筆圖青嶂卧遊
彷彿宗少文堂中四壁群山响選從天際思真人
步履蕭然迥出塵丹青不屑李思訓羅綺常
嗤郭法輪即看枯木排雲勢點寒鴉見幽

細逸品能參神妙先不與諸家爭鉅麗六幅橫
竹文湖州偃松怪石李營丘看君不似人間世
取鶴應飛十二樓

盆中海上文石

新安江流澄見底奇石斑斑五紋紫即今盆水
照冰壺我心清切常如此石遙從海上迴珠玕
島裏蚌為胎廬山莫笑供怪石新自驪龍頰
下來

安石榴短歌

茂陵劉郎霜苗壯玉關萬里方乘障已歌天
馬號蒲梢復致節枝與筠簪葡萄首皆下涼
州西域傳來安石榴人間萬顆珊瑚粒應念
吾家博望侯

喜聞魏甬錫中丞自黑龍江召還復職

黑龍江上黃雲起照見黑龍江水金雞昨日常
人萬里孤臣反燕市孤臣載筆奉嗣曾左傳當
年別駕刀特達偏承盛朝眷海岱分陟麾旌旄
黃霸曾為京兆尹不隨搏擊同秋隼旋見點
羶擁傳來旄牛微外無停軫貴竹戕河紛聞爭
么麼蠻觸競爭噪油幢大纛失良策征蠻幕府

何縱橫用兵自是武侯短勞起炎荒非勝算九重
重數貸餘生投荒豈曰承嚴造絕塞寒沙
杳霽問春風早入玉門閑枕堆羈客驚加額
聖主恩深竟賜環蔡雖黨籍不復錮待漏仍瞻
溫室對千古憐才迥未聞雨露風霜一時遇銅
馬門前是舊遊重來五夜闌龍樓莫言朔漠
長征苦且脫南冠拜冕旒

晚歸循孝河西岸

客子歸自沙隄門荒、落日飛雲奔南循孝水
之古岸、高十丈驚濤翻大石崔嵬蹲虎豹栖
鵲爭飛互騰蹕懸崖仄徑不逢人一望寒波
風峭峭

寶坻銀魚歌

銀魚出寶坻夏露河每霜降後自海淀蛤
山出遂流北上薊州之溫泉魚瑩白如銀
偶閱寶坻誌永樂時歲遣中官監採遂
設廠簽魚戶二百供九次每次費千金為
民大累上自白龍港下至夏露河三百里
內民船皆為敕使勒索動以驚散銀魚
為罪屠中丞抗疏奏革不數年又復縣

令胡與之作銀魚說以告哀余為作此歌
嘆作貢殃民者不止銀魚也

北地小鮮美無兩活、銀鱗出水網甘脆輕盈迥
絕倫海珍應置時魚上此物流傳出蛤山潮河、
畔似銀灣驚飛玉筋遂流見夏露溪頭百里間
甸服自古修物貢鑿冰往取來江凍有司再拜上
封章里社何辭勞責送太宗亦是聖神皇竟緣
口腹遺韶瑤表延波及三百里彌天鉄網驚滄浪
海淀霜寒白龍港北接溫泉正深廣敕使頻催
進御車漁人凍折雙蘭槳御史中丞抗疏陳重書
報可息波臣如何奏革仍旋復忍令此事殃齊民
君不見薊州循史銀魚說給啗痛哭真流血何
似湘南獻荔枝萬馬無聲斃驕鐵

鷄羹歌

內弟高仲治一日觴余出雞羹五事其制
古雅其色曲兼持之如玻璃叩之如哀玉
真近代法物也問所從來云係相國梁蒼
巖先生以之饋司梁公者公以之頒賜仲
治兄弟作傳家羹器焉余為歌以誌之
我昔策蹇遊皇都慈仁寺裏觀蒼湖柴官

定紛羅列目迷五色真模糊今之難尋良工埴渾
朴猶存太古色虎雄玉舟如在眼彷彿置身丹臺
側此日流連強怨望法酒香浮琥珀光明霞爛
照庭戶鸚鵡金盃非敢望真定相公好奇者寄來
瑤爵同玉掌我公分賜作家珍六部青州任傾瀉
茲夕沉酣髡獨留玻璃在手破新愁滿酌葡萄醉
明月何妨一斗博涼州

放生磯長歌贈豹岩先生

放生磯下驚濤激一沫漩窩自衝擊惡風白浪高
于山置徙鯨翻飛霹靂匯作澄潭十丈深潦水既
盡波沉、罟師漁人不得騁濞濞魚樂秋雲陰蓮
池弘願無與比廣被人天大惟喜鉄網金鈎莫敢
施淨土移來功德水薄言觀者難與鱗蘋花葉
底聞妙香不妨作書與魴鱖極樂國裡同廻翔太
史為園傍溪口溪邊手種干楊柳盤根百尺護金
隄龍船東障雙龍走北地擬增說法台支公應為
許詢來彌天花雨落河渚蓮舟一葉烟波開極
目晴川近城郭銀灣免使蛟龍涸魚服無須困魚
豫 過河莫漫傷淪落君不見沉碑或笑杜襄
陽陵谷遷移豈有常三見蓬萊水清淺麻姑回

首聞滄桑

義節行

為越中何烈士方節婦作妻贈何孝子坎

妖氛震蕩翻江湖海風烈吹荏苒蒼兕黃狐嘯
林麓含沙颶母來菰蘆玄雲無聲黑濤立忍見
義士遂捐軀罵賊不減長山舌萬刃豈有完肌膚
巫咸不照覆盆怨力排閭闔誠無辜騎麟太荒
披素髮崩屨潮漲飛天吳嗚呼泉壤有遺憾
劇寇恨不邀天誅此時痛哭有貞婦仰天泣血
血欲枯夫死何難九京下顧眄憐爾三鳳雛龐
娥女休志未遂飲器欲漆仇頭顱撫孤画荻有成
訓謝家寶壽全茹荼枕戈十載思報越匕首未堪
方鋤劉還來河朔訪奇士荆鼎之侶真吾徒復
鶴又下士行淚半魚隕涕天一隅乃翁義烈如未
但若母巾幗真丈夫今君不歸方棄繻何時擁
傳還撫都一門節義光粉榆千秋正氣良不孤
何太苦行
噫噫我生何太苦端居兀自傷貧寒牢落風塵五
十年慷慨悲吟弔終古有酒且與洗平原齧齧絳
羅羞為伍閑采崑崙頂上芝拔劍披雲擊天柱
落筆悲令山嶽傾五色從教煉石補扶桑枝折

浦盤室琪花亂落驚風雨班張瑣細何足云潘陸
誰堪寄廊廡浩歌一曲步虛聲不學清商浪媚
嫵回看下士如蒼蠅仰天大笑誠何取李蔡為人
居下中薛堂置身當四五何如遁迹塵外遊冷然
御風向不須雙羽揚州鶴不須十萬襄陽估
但當沉醉竹林邊從事青州佐十部翻然一枕到
華胥醒來自按霓裳舞

長歌行與歷下肖巖弟話舊兼憶平原留

軒大兄

憶昔來遊湖水清與子結交忘貧亦有平原好

兄弟相將慰此平生親譬彼管寧與華邴一龍
何必非三人共將肝胆印冰雪古之膠漆靈陳
白首相知正復爾淡如秋水傳其真二十年来各
憔悴星飛雲散多艱辛蹉蛇往不得志吹竽鼓
瑟多遺迹我昔扶策入帝里漫隨賈郭登成均
爾時與子遠相左君到五陵余海濱幽燕浪迹不
得見談天碣石室紛綸更聞豪遊指吳越聖湖
上波鄰孤山梅花一萬壽六橋烟水無風塵君
似靈和殿中柳吾家何緒當其倫百篇一斗亮不
少子山落筆傳清新即今歸來濟水上囊中寶

氣光嶙峋結茅却傍華不住遠離城市難問津
君方強仕未華髮努力期作觀國賓北眺馬頰南
漂浦使予感慨難重陳

長歌贈朱素存時為余作書

義山公子神洋洋作書海內稱老蒼六書自昔揭
天壤古之作者屏翺翔說文字林辨毫髮點畫要
自歸三蒼公子嗣冠濁世不甘裘馬揚清狂左
原先生起吳下與子沉潛流天漿陳左原先生鍾左
太史太公也素
存久師墨池筆塚攬眾妙徐陵自架珊瑚牀以茲討
探運神筆天孫机上雲錦張柴几紗絨世所羨哉

山崩子真蕙纓閑閑如聞鉄門限造請未許千金
償永興河南不可作險峭每訕歐陽勁秀近推
沈唐事一時碑版傳遐荒金石照耀數十載不數
國初雲太常歷下于今見雄伯義山落紙天蒼茫
夫也登壇正弱冠千里之內無顏顏肌里細膩風
肯好有如天女飄霓裳神鵬掣海紫清湧洛神
殘帙同蜚颺吳綾半幅剪秋水興酣五嶽爭低昂
雲間既沒誰鴈行醴泉一銘無劍鉉蘭亭玉匣埋
清光携歸什襲賴有此崑崙之下吾山房長歌規
少明珠贈為覓仙人狸骨方

讀吳越王錢鏐世家題辭 丙子

衣錦將軍衣錦營石盤小兒知姓名星羅王氣射
牛斗英姿磊千人驚黃家劇賊亂天紀么麼百萬
紛縱橫臨安丘屯八百里指顧談笑驅長鯨淮南
制使作都統屢甬坐米餘杭兵北取吳會南取越
卽旄兩陣英雄城洛州刺史頌玉冊煌、金旂生
光鼎天書照耀籀文古樓高十丈摩太清錢塘
射潮、欲動勢連萬弩風悲鳴羅刹磯邊戰飛
雪危巖窵裏鞭雷霆歸來故里宴父老山川雲
物皆爭噪羅綺如烟霞春對酒酣歌發長風生
功成上書報天子玉帶名馬真英雄

李唐長松漁岬圖 以下丁丑

河陽遺墨人所羨當年待詔宣和殿建炎寄迹向
江東白髮丹青承帝眷今之長松漁岬圖不與絹
素同模糊流落人間五百載神品自與凡筆殊高
齋素壁一相向双松天矯千雲想其落筆常風
千尺盤挐勢初放松根似有虬龍蟠室當爰、
生暮寒恍疑此身入洪谷藤蘿百丈交紫旄其
上一峰凌碧落俯看松梢如劍閣山、巔密林似
范寬解衣畫史應礪礪其下渙舟兩、未賣魚

沽酒秋江隈此中別有一天地何不畫我同浮盃手
招芥亭結長夏科頭此地真潇洒準擬人呼阮
嗣宗何妨箕裘長松下

劉松年松林水閣圖

南渡以還劉待詔畫品由來入神妙進御曾傳耕
織否不數李嵩與蕭照此畫清絕世無倫長松萬
尺當水濱五鬣盤空自蜿蜒江頭草閣無纖塵凭
高臨水者誰子微波兩岬西風起綠、孤舟娟遠
天待詔丹青聊復甬注目寒江李釣絲群峰疊
翠映漣漪無邊秋色渺然去此意還應問畫師

馬遠秋山疊翠圖

馬遠由來似北宗秋山一一青芙蓉烟嵐密靨見
神筆紫翠萬狀難為容迷離林際隱村塢松花
茅屋開雲封鳥道紆迴向山麓迂僮怪叟時相
逢巖峯巨石發奇奇奇峴岩仄徑披蒙茸古寺微
茫出烟外千尋滅沒天邊峰長橋垣步見逸客
水軒遙邈波溶、尋源瀑布几萬仞画閣隱、
如閨全乃知紗手奪造化樵路欲絕風雨通君
不見蒼岩欲滴螺黛叢懸崖薜荔多鬚髯忍
疑李思訓不類米南宮嗚呼馬遠由來似北宗

馬遠松雲水榭首

唐之二李宋五馬畫史以來稱大雅

二李謂大小李將軍
五馬謂五馬先生公顯

及世宗而宋生
達與述也

傳家絕藝擅丹青風流氣韻真作者當

年寫此松雲圖山邊架閣臨水隅巔屹巨石羅虎豹
紆餘略約通平湖奇峰削出碧天外彷彿松風起
靈籟晚雲如絮浩漫漫不止團團如車蓋幔亭三
十六峰秋不雨疑作滿湘遊此中自有幽人在迅
掃烟嵐在上頭

王蒙春山烟水圖

黃鶴山人画入神元明之際無與倫比主 鎮不

足數巨然遺法傳其真芥亭何處得此幅

芥亭
章

神氣散淡清人目雲霞變滅不可方春柳蕭疎帶
平陸林下茅堂處士家開門平眺望見沙迢迢野
客長橋外矗矗孤船落日斜十日一山五日水烟
光飛向丹青裏此卷長留天地間荆浩閔全應不
死

王叔明殘雪野渡圖

吳興画史推文敏家也似舊堪接軫蕭散欲追
王右丞神奇不數在青蚓吾家昔有秋山圖風
飄雲散歸江湖對此恍如逢故友神移氣奪三知

彌孤城遠隔寒溪路蒼涼殘雪巖中樹野客騎
馱過小橋彷彿梅花寒日暮叔明遺墨落人間零
紕斷素非等閒我生好奇每成癖見此鴻寶常開
顏此雖尺幅真清玩重之不减鵝溪絹何為剪削
作圖扇藏之篋笥無人見不如常近班姬面

劉松年秋林水亭圖

錢塘画史劉黼門至今妙蹟留乾坤片幅經營
寓神采零膏剩馥同瑤瑤展卷幽情出几案卷
汁點淡光零亂縱觀咫尺千萬里對此茫茫似江
漢秋雲蕩漾似秋山嵐氣紫回香霽間亂峰古

寺互掩映水亭一曲開銀灣陰陰灌木凝深碧

有幽人方對奕回頭青影入波心誰知乃是丹青筆

趙待制仲穆石礪秋竹圖

名乘松雪先生字

海嶽從來稱画史元章之後元暉起筆鋒扛鼎
真虎兒數文閣裏傳學士趙家承肯神駿姿吳
興世業生權奇王孫龍種出天水風流文采良在
茲還想遺徽數百載於今翰墨依然在玉堂金
馬盛當時丹青絕筆留滄海擅場父子各名家
貌得神駒騰渥窪房星天育有餘枝渭川萬竹
紛交加石溪掩映秋雲碧毫素猶存太古色空濛

抱景寫新堂寒玉森森几千尺不同俗艷開霏微
瘦骨冷冷未肯肥即今新素已刊缺中有神氣
視天机看來不是貧蒼谷黯黯出光寫寒綠湖
州老可疑前身髯蘓醉墨留茅屋老樹平臨錦
石斑溪旁彷彿聞潺湲墨君堂上添幽興絕勝
龍媒十二閑

題畢介亭集古帖後

自昔翰墨存遺跡錦標掩映珊瑚赤既聞歐陽好
集古亦有明誠錄金石從來虞褚善臨摹硬黃秘
本良不易太清淳化爭駢羅戲鴻來禽亦陳迹良

工錫刻多失真金題玉鏤究何益古云瘦勁方通
神肥皮厚肉堪一擲天門龍跳竟何人鳳翥鸞姿
輝玉冊介亭好古集其尤日夕焚香展瑤席具眼
平臨翰墨場目窮奇字考墳索臨池久已識真意
管城受策文章伯銀鈎鉄画屋漏痕書仙草聖歸
絕格鐘王已往隸壇下居然相士橫玉尺秋蛇春
蚓盡棄捐冰壺絳雪留丹液譬如采玉向崑丘剖
石坐得連城璧又如緙緞宮錦袍天吳紫鳳波濤
折彷彿明窓館墨卿紫頭衮衮雲烟碧琅函珍重
付名山光氣熊能倚天脊莫將容易換鵝群至今

遺恨蘭亭客

趙松雪草書陶令歸田詩畢創洋家藏真跡
文敏亦是宗王孫辟如曹霸真清門翩翩文章映
當代遺墨片幅為世珍不使妍皮裹瘕骨玉山朗
朗如秋月一往通雋氣有餘龍驚結體窮毫
髮珊珊晴雪飛長松珠玑迸落黛色濃驚鴻
振翅向洛浦筆勢奕奕多藏鋒柴桑高子真
高蹈水晶道人傳墨妙并留逸氣在人間千載
風流見同調徵君長揖歸田居學士揮翰承明廬
山來出處各不偶無將解組嘲焚魚

元盛子昭山陰訪戴雪景圖

北風蕭蕭江上寒須臾飛霰來雲端千岩萬壑一
時改瑤林琪樹何漫漫細看此時剡溪路中有幽
人自來去山陰道上非人間一棹凌風冒飛絮此
時逸興真人豪此時氣與霜天高孤舟冥冥竟安
適戴公俗士非吾曹蘭亭佳兒几千載画裏風流
宛然在亂山寒翠玉精神千林皚皚流光彩飄飄
風雪木蘭船只在丹青香霽間淋漓絹素蒼色
古彷彿琳琅堆越山越山殘月光皎潔玉筍亭亭
筆如鉄幽幽清景誰與傳此意難從後人說忽疑

圖上丹梯茫茫銀闕無端倪畫師豈是偶然作
應訪名山入會稽

送日照西園歸東海西園名璩時候補中翰

君不見滄溟浩浩流寒潮沐日浴月如銀濤扶桑
萬丈出龍窟珊瑚百尺蟠靈鼈中有偉人信才傑
西園先生亦足豪應徐鄴下几千載風流方駕同
劉曹芙蓉池上侍芳讌南皮遺跡堪遊遨百一詩
成自慨慨倚天長劍干雲霄即令天子好文雅
妙選侍從揮霜毫鳳凰池上侍染翰雲表紫綈
風蕭騷曲江戰罷杏花綻葉珠姓字青雲高身
騎天馬走帝里豈容海曲仍逍遙

文徵仲山水圖

吾聞畫史李將軍天寶年中迫出群貌得蜀江
三百里嘉陵江色何氤氳受詔揮毫大同殿經
營慘淡無人見今日流傳號北宗金碧煌煌人
所羨千秋絹素想風流後來獨數文長洲老作
金門客鳳池侍詔歸蓬丘芥亭嗜古珍此卷春
山明媚雲霞遠隱隱丹青見匠心蒼蒼樹色連
翠嶽巖皺密麗別有神逸韵散淡留天真戲寄
五岳起方寸諸峯羅列皆嶙峋長松五鬣窮遙

睇開雲拂岬何迢遞中有遺人臨水亭簷前瀑
布垂天際是何意態幽且閑畫品直欲超荆關
人門廣本几千萬藝林未有真衡山我觀此圖
三嘆息神筆獨存太古色畫力千年定不虛他
時靜裡常相憶

為畢芥亭題元人盛子昭松陰水閣圖

魏塘盛子工絹素千里東吳稱獨步殘膏餘粉
留乾坤三百年來鬼神護此幅洞壑勢不完歲
月陰消羽陵蠹虬龍片甲享千金彷彿精英此中
聚今之松陰水閣苗咫尺蒼茫隔烟霞深林歷落
古礧旁畫檻凭欄風景暮青山遙望意迢迢石上
寒溪此中注乘興幽人時去來亦復臨流起遐慕
一片白雲生遠心芥亭應自知其故

題徐宗先所畫畢芥亭松下弄琴小像

畢城客子真好奇酒後自稱吾畫師風流文筆
証神品古之顧陸今徐熙東來直下營丘路策蹇
西風溜水渡燃薪館裏作居停一笑相逢命毫素
興酣為寫長松圖橫琴晏坐秋溪隅高山流水兩
相映胷中丘壑何盤紆吾觀双松倚霄漢千尺潛
虬起天半疑是科頭阮步兵髣髴揮絃絃中散耳

畔似覺聲冷冷松清琴韵相與清目送飛鴻風爰
爰坐看五粒花冥冥主人著書心獨苦千載龍鱗
老蛟舞青天風雨如怒號不減河陽李睟古西中漢
宋李唐之如此琴心世所稀握毫入妙視天機三峽
流泉彈賀若無絲要自流金徽王恭濯濯披鶴氅
少文四壁群山響此時靜者意忘言居然天濟真
人想折角之中何委蛇畢卓由來仙客姿三毛類
上宛然在虎頭神羊良不癡崑崙山樵歎奇絕對
此移情氣蕭屑是時冰雪滿庭除琪樹瑤林爭
皎潔堂上披圖若有神良工慘淡無其倫寫真既
已逢佳士豈是悠悠行路人

送邑學博高作肅謝病歸膠州長歌

膠西先生高常侍海內雄文天廟器早歲先登計
吏車詞壇萬夫皆辟易君家兄弟不可當舍香
画省尚書郎口叩天憲覓玉尺兩袖清風來海方
羨君命世真才傑偶携寒羶遂幽潔首盤自古
號冷官鄭虔要自稱三絕難肋微名非所求蕭然
謝病歸黔陬持竿子陵聊復爾掉頭巢父將行
休珊瑚樹裏懸明月珠玕島畔微風發獨將詩卷
避人間浮丘洪崖共超越弟初兄酬對海雲忘机

鷗鳥出座氛佳兒弱冠弄柔翰筆陣橫掃千人
軍如此風光不歸去眼前海市消何處湖州弟
子苦死劉安定傳經厭冰署冰署今同漢二疏
秋風朗月送離裾海人故人相問訊手攀若木
釣神魚

寄韓定州樾依長歌

樾依于定州治內修復韓魏公衆春園
又移植蘇文忠公雪浪石於是園作堂
以合祀二公風流映帶先后照人歌以記之

太行出雲垂冀野畿南勝地恒山下潞水移來
刺史旌狐白之裘五花馬中山自公稱雄州韓
蘇持節傳風流衆春園裏續棠蔭雪浪齋中
懷舊遊今之韓侯古韓侯相州世業非人謀作
吏聲名動天子三輔政績驚千里中丞報最久
上書循良直達明光裏韓侯天挺真人豪材
具豁豁揮鋤刀玉輦時巡向畿甸負弩邀賜宮
祀餘閑百廢漸修復前賢遺蹟何蕭蕭玉井美
蓉還看觀曲陽白石悚群目君家竹帛紀楓宸醉
白堂中好致身他時畫錦歸來日說向交遊故
里人

和露筋祠貞女歌

當年瞋色黃昏雨目斷高郵湖上渚白鳥羣飛
蔽地來千古鈔鈔此貞女今日行人為墮淚遺墟
廟貌流寒翠濁浪如山正氣存魂兮如生生不寐
長吟短詠遍官牆雲髻天衣被九章身無完膚
安足問至今姓字垂天香淮陽巨筆坐題詩驚
風烈烈譜神姿普天蚊蚋皆細响月落烏啼又一
時

問天吟

六月九日天乃雨一雨三尺農夫舞舊苗已槁種
新苗種苗何敢辭辛苦漸看平野如綠雲妄謂
豐年今載晴天陰毒霧好妨生萬頃良田嗟平
土好妨未已飛蝗來蔽天蓋地劫如虎眼看蚕
通原隰類粟淨盡終何補老夫持竿稚子呼驅
蝗不去日亭午今春斗米已千錢三冬騰涌安
可數遺民何計度窮年極首問天天尺五

新城即令君勘災淄邑歌

般陽城邊千萬樹曾是使君舊遊處河陽潘
岳美無倫銀章父綬冰為署神仙姑射本風
流飲得龍溪一盃去去年亢旱山澤枯螟螣

哺嗟教數淄民十室亦九室傷哉百憂復千慮
使君將命來勘災軫此窮黎在平恕天行為
厲達九閭有脚陽春沛甘澍南畝爭歌康叔度
仁心為質來何暮道州春陵人所慕福星速照
東州路

於陵陳太令報政歌

長白之山何截業萬仞層巒俯溟渤海氣晴
飛嶺上雲湖光遙映冰壺月中有姑射之神君
綽約仙姿流絳雪茂宰人推第一流手握銅符來
貝闕人言此是召杜傳撫字陽城真政拙釜中生
魚古所傳如藥飲冰濟高節文翁教化流士林
世循良無與埒治成拜手上楓宸梧垣柏府森
成列彷彿當年老太丘清風直與雲霄揭

上學憲徐夫子長歌

壬午闈事畢八月既望學憲崑山章仲夫
子廣招眾門人大會于白雪書院良譙
雅集余既歸里俄以副車報罷作此志感

海內斯文數吳會玉節登壇標大旆崑山夫子久
承家紛々餘子皆曾鄒君家三鳳鳴朝陽相公
早歲登明堂尚書先後推哲匠金門照耀稱班

楊履聲案：踐台斗文章司命良不朽一時牛
耳捧盤孟燕許由來傳大手官燭如根送子
京煌、文華歸承明碑版爭馳走金石難林片字
驚威赫我師汲古得修綆含香待漏鸞台省
帝簡儒臣水鑑空身騎天馬飛雲騎手携玉尺
滄海西扶桑影裏聞天鷄六郡材多八紘密稷門
下士窺竊倪宣云曹謝敢方駕雄篇一一連城價
白雪樓前枝藝時彩毫日近珊瑚架度也鹽車
上太行半生困頓走羊腸鎖關戰罷不稱意欣
逢芳譙飛羽觴勝地徘徊生感慨齊魯遺風祇
海岱眼着駿驥爭先鳴座中老馬迷盼昧抱璞
蕭蕭歸去來綸竿依舊嚴陵台此身自合布衣
老仲蔚安能厭草萊

將適闕里賦此

陰為齊分陽為魯乾坤鍾此文章府萬年禮
器留鼓鼓半生躑躅目無睹煌煌懿蹟存終古
執鞭拜親廟廡願言博帶同僊僂為問當年
相國

至聖手植檜長歌

嗚呼至聖天所鍾宣尼既出吾道東玉書麟

角本光怪况乃聖蹟無終窮生平窈莽手植檜
來東魯尋遺蹤是時殘秋已八月殿前曉日光
曠照見此樹當門右雕欄石甃閑雲封亭亭孤
自不朽寧隨凡植推烈風銅柯鉄質表金石霜
溜雨經蛟龍天體左旋正復甬螺紋蚪繆煩神
工凜冽窮陰豈見剝中有華滋元氣通眼底何
人見榮落盛衰應有造化功此事蒼茫竟何在
問天搔首參鴻濛商羊洋實有懸解安知玉樹
常青葱升沉倚伏几千載聖心聊用開愚蒙大
禮或見代杏壇講習光冲泐漢柏紫榆誰復
見春山朽壤埋秦松吁嗟老檜挺奇幹身歷浩
劫排長空吾將為爾叩真宰嗚呼聖蹟無終窮

太白酒樓放歌

賀知章為任城令賜李白于此棲居今
海寧也

四明狂客無與俦任城作宰留東州鑑湖一曲尚未
賜不可一世橫千秋道逢謫仙兩相送錦袍千里
來滄洲舉觴白眼風塵際看解金龜登酒樓麴
車流涎太狡獪眼花落井百不憂世上浮名那足
問流浪恨不如莊周七賢八達解人意逢場且戲
千金裘浮雲倏忽過駒隙百年或恐同蜉蝣李侯
李侯何所求百篇一斗銷窮愁人生有酒傾金甌

可兒卑卓眠甕頭伯倫荷鉅良悠悠陶公浮盃
常見留形骸土木歸丘自古飲者誠良謀與消燭
醉真風流杜陵老子應見收太白與知章皆飲中八仙

漢江狂漲行

是歲秦中大旱漢江上流頗細九月朔日
楚中久無雨忽漢江大漲平地水深丈餘
蓋漢中鄖陽一帶大雨遂成狂瀾襄陽以
下水陸俱阻余登郢城眺望見巨浸稽
天大有懷襄之勢歸期遂不果為之
惘然

洪濤溢出浮天地萬里奔騰翻鼎顛三秦聞道久
無雨一雨坐使天河墜倒捲鯨牙飛起濤蛟龍
驤首如山高鄖西房陵下竹箭江畔拜奔靈
鰲長年舟子迷往路連天雪浪驚相顧村村野
老盡浮家誰向雲中辨江齒憐我將歸東海東
忽看江漲嘆窮途天吳河伯不相籍陸地變作壑
壑宮登城一望家千里雲山杳杳長波駛安能
一舉凌九霄脩然鶴背臨般水

逢村宿老農家在尉氏城南

我行逶迤浦川澳望門投止田家宿老屋荒涼

八九間草堂斜帶平林木知雨原非旅店徒天寒
日暮風爰爰邀客子入茅舍我僕登階酒初濃爰
君行厨無市味青芻白飯何其速兩男傍晚野田
歸舍貽自教諸孫讀竹籜笠子艾荷衣雄雞角
向簷隕一一農器掛壁間空庭繫馬老樹禿我欲
從君問姓名避客無言向深竹古之逸人無乃是
箕山顓水子真谷老翁夜起天未明驅車早已
鞭黃犢

渡黃河古意

問津昨在襄江汜狂飈惡浪驚欲死今朝挂席喜
乘風片帆飛渡黃河水黃河噴沫高于山魚龍
作勢波濤駛東望滄溟接海門順流直下三千里
閱武林李頌將小園文選諸刻為賦長歌寄吳安陸

錢塘潮汐擁海日明聖湖邊偉人出自是江郎有彩
毫珊瑚又架徐陵筆君昔結屋湖山坳讀書富比
復峯高閣居睥睨傲千古俯視餘子同兒曹麗
詞綺語妙天下氣凌瀟陸稱作者湖海元龍八尺
牀賞酒鵝鷄五花馬仰天大笑萬里遊出門長揖
交通侯素宏倚馬草露布王粲作賦登高樓羨
君嶽嵴何歷落驅車遊戲宛與洛風烟載酒粵尉

台雄文高燕騰王閣生平喜作無韻詩頌將工文而或作詩

雕虫小技謝弗為少陵不是諸侯客酒酣時呼

嚴挺之君家隴西玉溪子長劍倚天走千里西崑

結體三十六有時倒寫銀河水君今華髮風蕭騷

將欲高卧歸林宰六橋花柳正滿眼西冷烟水真

道遥為訊延己吾好友二十年来久分手柳塘坐

擁百城書齊魯故人相憶否去年玉輅幸南州八

紘之網收枚鄒御前授簡三千士帳殿昆池第

一流堂年志壑堂中客回首風塵思舊遊舊

遊新知兩蕭瑟悠悠黃鵠南飛翼西子湖頭双

鯉魚側身遥望湖天黑

述懷長歌上漁洋先生

漁洋先生真天人千年風雅賴一振仕宦由來

早通籍輶車萬里常扶輪古來文章有司命絕

調公能執魁柄邊存山川起人傑自是中樞非後

勁當年作賦向蕪城聲華奕奕稱先鳴龍門萬

仞人所羨珠璣玉敦歸齊鳴遺老錢吳折華

行南州車騎何貽客廣大教主壇坫高令狐御

覽登甲帳中帳嶠坳上御堦漢庭七略校青藜

中朝人物王平北江左風流謝鎮西已入鸞台

躋清要便向鳳池知制誥常劇華陽誌益州陸

賈新書傳粵嶠清時物論首琅邪不祇靈光冠

海涯即丘六代尚書履列戟三槐令樓家青箱

世業推第一大令登朝頻造膝筆陣傳家數石

泉上殿英謀秘溫室即令疏廣已懸車閑從溪

渤釣神魚名山久著千秋業退息仍脩四庫書

泉綠野恣幽討窮海難林識鴻寶白傳長吟李

履道坊謝公賻墅山陰道有時自作洛下吟清

言疊疊寄雲林開樽宸翰堂中月對客論衡

帳裏心試看庭下三株樹烏衣帳裏驚人句中郎

不惜枕中書王粲何妨自來去御李憐余五十

年陳荀子弟久廻旋生平未作三都賦晏悶

前愧執鞭

夏候節婦行

風蕭蕭雨滿孤城五夜翻重熬綠林整賊舞

潛蛟長溪雨漲紛乘潮揭竿之子何嚙青巾

小兒紅戰袍寒光習習生室刀長木之敵無不標

私弓棘矢矜在腰赤眉銅馬麒麟條營中羽蓋

橫金貂官軍旦夕來嫖姚靈旗獵飛雲猶豈

有完卵存覆巢雷鼓烈焰驚赤燄霹靂飛鳴

剽賊壞王師十萬聲嘶休辟如驚擊垂神焚
遂使鳥獸紛騰逃冰虫坐見海日消孤兒不死方
訖韶下宮之難何飄飄身同嬰杵非一朝百年旦
暮求其曹烏頭十丈芳名標

感應篇贈蕭亭叔氏

端居稽家乘沉嘆懷前修緬維水木源盛衰閱
春秋清河一派寄兩邑東有般水面梁鄒當年
百里接晉組朱門陳戰渤海頭焜煌玉珂相照耀
天東甲第羅鄒駟忠定柏台稱獨坐御史大夫三
公傳少保九列踐台鼎揆席三載歸東陬兩家

貴盛本相埒疏傳乞骸栖滄洲齊魯儼同冠蓋
里江東門行優游隱縈紗帽亦潇洒碧梧翠竹
矜風流烏衣少年尚展展金埒走馬依長楸趙
李經過競投轄鄭莊千里通書郵鶴鳴東廂接
入出門長揖交通侯吾家故習稍曲謹旋馬之
庭吾所投兩地賢科間相續絕無顛秩登龍樓是
時勝國已非亂大厦將圯為國憂滄桑以後不
可說故家零落無良謀門祚既衰式微甚無乃
重貽前人羞君家卹第亦凋謝吾家無復餘
寢丘黃金皆盡賜書在清白子孫何所求世業

青箱漸荒落亂離奔走同應劉三十年来更
潦倒譬若敝舟逢石尤叔也便便飲腹笥王謝
遺澤如龍優老來遁世隱白嶽米芝堂耶夷
猶論衡四本枕中秘等身著述皆琳球立言立德
自有舊鹿門遺老真清流于茲仙翁結僊侶便如
雁當義龍湫榮期帶索足游樂無不足分常油油
黛谿鵲嶺登長嘯天風汗漫何颼颼度也竹林仲
容華半生落拓空沉浮 吟秋籟愧几响

無殊馬淳同牛溲邂逅相際桓台側石帆亭畔追
清游蕭晨時復撰杖屨自愧研耕如楚囚酒闌

太思念家世相對忼慨悲窮愁

飲賜商丘家宰御馬烏鵲歌

君不見今日廣平公清時乞骨明光宮表曰臣今
七十五引年之義將無同天子深心重耆碩寧忍
老成去台閣上書苦欲歸繁台 聖情體縉良不
薄疏廣當年寵賚深尤傳太子賜黃金公之受賜
踰涯甚兩朝恩顧橫古今暢春苑中宣寶勅
渚寧居內傳王食鳳舸頻遊紫禁中 龍顏霽
靄春無極異典從教頒尚方五言 睿筆擬河
梁陸離五色耀珍氣更有御馬飛龍驤龍驤馳

驟下天廡 牧攻駒此其右嘗奉鑾輿御節鳴
驂駟駟相先後遂從西極貢流沙非復郭家
獅子花來歸有德經萬里出入閃電騰金蛇神
駿尤憐態深穩碩步愈工氣馴謹和驚一一
中宮商天門彷彿飛龍引故獨推恩賜老臣安
車緩轡即蒲輪竿錫佳名烏獅多爭如世上銀
麒麟吾聞太宗照夜白亦有天衢如頭赤此是
黃家上六閑珍重難為後車錫今之受賜誠吉
良駿中有
馬曰吉良天育老驥復矐方風禁霧翬剪秋
水勢輕千里神揚揚珂玉鳴鸞資養老朝發天
衢菊城道上東門外僊神仙此去梁園試春草
梁園春草辨神駒莫同凡馬飼青芻請向西陂
栽苜蓿珠泉百斛奉駒餘

歷下濯纓湖題愚山施夫子石碣詩後

宣城夫子文章伯衡文齊魯橫玉尺閑從泰岱凌
海濤傳經多士明湖側慶也垂髫入泮池絳帳扶
風多異格一從輶傳去天東按部廬山開講席鹿
洞翻書大有人憲府高臨水雲白聖朝初闢宏詞
科先生首應明堂辟臨軒天子策賢良凌雲詞
翰聲誼赫璇璣一賦走昆池不數長楊耀金碧忽

貴清班侍從臣鳳凰詔下登鑾掖外臣持簡跡講
筵異數恩深爭噴噴海內久識詩完後聲價
煩解績陸沉金馬踐清華官况蕭條仍落魄長安
索米几何時薊門丹旆來南陌此地湖天憶舊
遊濯纓橋畔感今昔咫尺湖心歷下亭四照樓
空重蕭瑟

崑崙山房集三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篤慶撰篤慶有班范肪截已著錄其詩古文
頗知名於時此集乃有文而無詩疑編次未竟之
本也篤慶才藻富有洋洋纒纒動輒千言風發泉
湧不可節制如集中所載代王士禎作候補中書
吳燦墓誌銘今錄入蠶尾續集者已刪削十之三
四則亦頗病其冗漫矣其曰崑崙山房者以所居
室旁有小山號崑崙因以名集云